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〇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〇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七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〇六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宙合編□卷（存泰眞在鈞說藪三門）

〔明〕林兆珂撰

浙江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宙合編八卷》提要

以上原缺

古絶倫不直駿劉氏之乘若是編自當不朽耳溥
之人安所與于一辭之贊
方瀛子豐父

林孟鳴先生既先後選義諸書控引清源制勝文苑
矣茲復抉祕於眛莫之區鋪棻於莽罠之圃褱以機
宜絡以危緒㳟人乎弘富以就今之所爲宙合編者
小子受而讀之則意先生之編宙合也豈其微哉夫
士生三百之外學一先生之言則煖煖姝姝而私自

說至詰之以山川之倬詭物產之甿殊則什不得一
復進而詰之以圖緯之韞覊載乘之𢧐竄則伯不得
一復進而詰之以泰媼之奧照謳之精刑德奇賌之
數文機宿海之源則仟不得一瞞瞞瞑瞑爍吻不前
而一二溝猶瞀儒則又爲之理其口曰抑末也本之
非無言屬何病哉嗟乎自沉潛既義高明既經士生
其間謂宜追怪物出宇宙而奚僅因循寄籬下者環
瑋炳爍連犿無傷謂宜寥廓自獵而又奚憊然若人

身之虜而不敢有它志者彼其杓之人耶則先生之所由編宙合也先生學劇志大於書無所不窺自懸車以來它無所涸目香一炷水一泓則兠然而手一編今其編具在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凝滯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兼包博落不常一象令覽者如登山滿山觀海滿海我才多少將與今古而並驅不亦爲饋貧之糧而蒸人弘富之一大隱撰乎語曰天道廣生人心廣益是編固越越廣哉然則先生之編宙合也豈其微哉

黄佀鳳爾韶父

先生之爲攔言爲噩言爲瑩言爲璧言爲液言爲襌言也言寧吹劒也哉蒼黄未靈而墨靈矣蕨畛弗裹而觚槀矣往有多識編而世智折角焉矧余唭嶷者也茲聞新聞茲覿新覿聞與覿雙盡於此矣而聞聞覿覿者不尸也以爲寥音合不謝鳴以爲曠象鑑匪吐狀將淹劭之致靡涯抑曩適之符應演與則過而質瑯琊大夫大夫曰善賈若舞疇苞覆釜請從斯括矩度過而質峨岷太史太史曰膾譽綴鳳孰療槁且湊縍斯籍博夜之夢于是舉二家語似先生先生方啓然於宙合之圖謂予之辭也汰吾竊比葛王之抽緝而已夫先生臣葛王者乎卽復有葛王槧彈肰𩞄詎足亂先生四裔千秋有明眼矣

黄光若木父

泰眞測微集 崇字

林兆珂曰裴文季有言云聖人體無無不可以訓故擊必及有愚讀猶龍公觀玅觀徼之言乃知五千言以有證無安在其中無無已也不然既已無矣焉用申之況有未始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物不得而知而欲以人妄意之直吹影鏤塵乎哉若太極構天眞元晶灼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

流萌囷蠢莫廓析植橫吾安知玅之非徼乎吾安知徼之非玅乎第老氏之觀如超光之鏡而吾人卜度則闚君子所云射覆盂者耳雖然吾聞其語矣非一人之私言也

目錄

泰眞測微集 崇字

宙合編

泰眞測微集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地地天天道道

道德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按釋畧云世人每以法地法天法道爲句獨唐李約則以地地天天道道爲句豈不以地地也而地地者乃地之所以爲地也天天也而天天者乃天之所以爲天也然人安能法地法天而仲尼之所謂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者是乃所以法地之地法天之天而得其所謂寂兮寥兮混成之本體也又按關尹子云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則李約之訂有據矣或問道道曰凡道則皆道也而所謂道道者乃常道之道也常道之道自然而已矣

天極星

史記中宮天極星元命包云宮之爲言宣也宮氣立

精爲神垣文耀鈎云中宫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柯奇純先生考要云天極一名北極位在中央四方所取正故曰中宫故曰天極即孔子所謂北辰所謂居其所者也朱子註引爾雅曰北辰北極又云居其所不動也其語錄則云極星也動今人以管窺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此說較精矣語錄又云北辰非即北極乃中間無星處蓋邵子拘於日月所會爲十二辰遂衍其說曰地無石之處

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也朱子宗之乃變其初說耳愚按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蓋大火即心星也春秋有星孛于大辰公羊胡氏並以大辰爲大火是亦可以大辰爲非星乎蓋偏言辰則爲日月所會之舍若北辰大辰則爲星名如爾雅所釋不可易矣天極星凡五其一入四輔中者號天樞樞即極也或問辰極居中宫而謂之北者何位在北方也宋中興天文志云坎正北方也北極不於坎乾而於丑艮蓋東北者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也

太玄太一

子華子云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宫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

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宫成離下黑之象其宫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

五行

或問五行相生之說曰春秋繁露不云乎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

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忠臣孝子之行也或問五行何以相克曰周易翼傳不云乎五行相克子必爲母報讎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

火火之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循環相克無已此相克之義亦與相生合或曰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夫火爲木子而反有焚克之禍者何曰木固火母而水又爲木母水足乃能生木木生故能制火理也今水氣不足木理之生於是爲之子者不能爲慈鳥之哺而反爲鴟梟之食矣故吾身腎水若足周身之火自當爲心用而不爲心害然心靜則水生而火自抑心動則火熾而水益乾且金丹汞爲青龍是火中之木鉛爲白虎是水中之金水之克火金之克木兩者似不可相見今却和好成丹說者以爲本是一家也吾是以知五行之理一也末流濫觴則相生者可使相賊而俱盡窮源反本則相克者可使相戀而成丹故曰恩生于害害生于恩非陰符之妙旨乎

卵生水火之說

寤言錄或問飛物何爲卵生曰天生物地成之飛物不屬於地而得天之氣爲多故卵生氣散爲水水族亦卵生又問飛物何爲而飛走物何爲而走曰火炎上鳥屬火故憑虛而飛水潤下獸屬水故緣地而走又問飛物能自卵者何也曰火之氣能融物而成之故自卵水者氣之散也故不能自胎又問水族亦自卵者何也曰魚處水中其性屬火魚之浮卽鳥之飛也魚不見水而忘乎水卽鳥不見氣而忘乎氣也吾

嘗即卯字而觀之卯字增點成卯字猶女字增點成母字盖卯者兎也兎者月也月者陰也故陰能自卯得陽而雛全矣

十二次

十二次之説世多疑之謂斗牛女虚北方之宿而屬揚青奎婁胃昴畢西方之宿而屬冀也然觀唐一行以雲漢始終言十二次謂東井爲雲漢上流下應秦蜀爲兩戒山河之首故秦當鶉首之次尾箕爲雲漢

末派燕幽在碣石爲北紀之終故析木爲燕分斗牛得雲漢下流吳越當淮海爲南紀之終故星紀爲吳越之分蓋上下以氣相應耳豈以南北之位爲拘耶故命之主祀而神格以之占候而事驗也或又謂古者封國命之主祭因爲其分野不知因其分野故命之祭耳

風有四時遠近

春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横行冬風著土而吼穴風之高者其道遠風之下者其道近不鳴葉者十里風也鳴條搖枝者百里風也搖大枝者五百里仆大木者千里折大木者五千里一日一夕者萬里二日夕者天下半風三日三夕天下盡風

月光月影

巺峯林華云月借日爲光沈括隋書及儒生之論皆然竊嘗疑之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又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夫日得天之陽精也月得天之陰精也陰

陽之精互藏其宅其氣之相感固有之矣豈謂月無精華光輝必待日光耀之如銀丸之説邪隋書日月相望人居其間之説尤淺盖月之晦朔弦望由日遠近而生此君臣之義也是故晦朔之間日月同度同道故光滅自朔而趨乎望則月之由近而漸以遠日也自望而趨乎晦則月之由遠而漸以近日也漸遠則明漸生漸近則魄漸見陰陽水火相勝之理見於是矣兩弦之月與日同麗天者半故日没而月在天

之丙丁故其光弦遠近之間也望之時日没乎酉矣月出乎卯矣東西之極也朝夕相望而晝不同麗也故其光滿過此則又漸近矣晦則近而相合矣三日生明合而乍離也弦也者半居晝半居夜也故半明半魄望也者全居夜也故全明而魄隱遠而相望而不正相對對而不相避則日射月而月食矣朔也者近會而不正相合合而不相避則月掩日而日食矣夫近而正相合也則月無光而日或食焉遠而正相

對也則月有光而且或食焉則其遠近明魄之義固可見而銀丸之説誠妄矣沈括又曰日在其旁故光側而見纔如鈎夫朔後三日月見乎西此時日月尚未甚參差固宜半明何乃光微如鈎不思彼二弦之月半麗乎晝日光不能普照耶望之夜月明于天日入于地中洲大地華嶽之隔豈能一一相照月當有時而不明矣隋書日照其表人觀其裏之説亦鄙淺矣自脩煉家有三日出庚象震出丁象兑在甲乾消于辛象巽于丙象艮于癸象坤之説人皆以爲陽光消長係于此故每取以證月借日光之義殊不知金丹之士以譬金精之説焉耳又以月中之魄爲山河大地倒影其中此尤謬矣夫火日外影金水內影人皆以月爲金水類故亦以內影例之而不知金水成質與月輕清成象者其光華之施斂不同故水鑑不外施光而形影內含若月之皓魄懸空萬影在地豈有反含于月中者今張燈燭火人物之形影皆倒于

戸牖庭堂之間曾有反見于燈火中者蓋內影者必不外照外影者必不內含此陰陽互藏鬼神屈伸之理固如此也

天一生水

鮑雲龍云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于天一之造化夫金石之産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二月冬至皆肇於子子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

水觀呵氣可見且以人之一身驗之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媿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卽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

元包說坤乾

易元包太陰篇云坤戚并莫默尓森囨匿傳曰戚者春之熙并者夏之茂莫者秋之落默者冬之潛母萬

物者熙然足以布和茂然足以長物落然足以育衆潛然足以正炁坤道備此四德故曰戚并莫默尓森囨匿何謂也尓者言其衆森者言其植囨者言其受匿者言其藏皆地之性也太陽篇云乾顛亠勹盈介壽翰縈傳曰顛者仁之高亠者義之覆勹者禮之檢盈者信之充也育萬物者仁高足以濟衆義覆足以利物禮檢足以崇德信充足以布氣乾道備此四德故曰顛亠勹盈介壽翰縈何謂也介者言其大壽者言其溥翰者言其運縈者言其周皆天之象也

天地之行

春秋繁露云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而不得過夏天之數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故薺以冬美而芬以

夏成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夏火氣也芬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

日月星辰不至天

夏宏拾牘瑣言云天之高何所測其日月星辰乎曰不可以日月星辰測天何異乎以蠡測海日月星辰之麗乎天也果其如人之附地以是而測之誰曰不可然而日月星辰不至天也似乎得天之半而猶未也世以周圍三百六十五度論天不知此乃星度非

天度也其曰日行不及一度不及星非不及天月行不及十三度不及日非不及天曆家製爲渾天儀亦有三百六十五度宛然一天矣不論遠近而論其似謂是儀卽天可乎日月星辰所行之處不過一大渾天儀皆未足以盡天說者謂地去天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是測日月也非測天也其謂星之北斗每星相去九千里是測星也非測天也天非可以里數論也蓋日月星辰之內有天日月星辰之外

亦有天日月星辰之內之天小日月星辰之外之天大試使日月遁天之際而行趂趂而尾之將見愈追愈遠其軆乎其後也無異夸父之逐日又奚不及一度與不及十三度之足云

雪花雹實

語云雪六出而成花雹三出而成實夫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何也朱文公云地六爲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然春雪亦嘗五出矣其理不可盡曉春秋考異郵云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illegible]言合也五行志云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諸史所載有如桃李者有如鵝卵者其三出成實毋亦陰脅陽而然邪

禦蠱

封禪書云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伏者禳邪氣使退伏舊註謂之三伏誤矣秦紀謂初伏者伏之祠始自秦也國語云物莫伏於蠱又云穀興蠱伏磔

犬禦蠱者令其伏也易卦山風爲蠱風巽屬東方也犬金畜西方也用金以制東方木之風爾雅祭風曰磔是也或曰韓退之訟風伯有云求其時兮脩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羊祀何居曰訟風伯雖爲當日不雨而作然實刺裴李諸人壅閼主澤也未必用以祭風

雨風霧雷分水火土石

邵子推雨風霧雷而分水火土石曰水雨霖火雨[illegible]

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溫火風熱土風和石風冽水霧黑火霧赤土霧黃石霧白水雷靈火雷虢土雷運石雷霹

雲分山水旱涔

淮南子云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水波

天圓而地非方

拾膭瑣言云古云天圓地方品彙均肖形天地乃物多圓無方何也曰萬物首得氣於天耳地亦天中一

物地尚不得爲方萬物烏得而方古云地方是論其小耳若論其大地政自圓地譬樓首然崑崙當地之中其巔爲縣圃高一萬一千百有餘里四垂嶙峋磯礁壇蜒而下深入于海地之爲圓體叚已見又以天之南北論處中土者能見天周圍之半處南海者乃見南畔地下之天約三十度處北海者其見北畔地下之天亦如之是天之周環共三百六十五度而人已得其十分之六七此歷代國史鑿鑿可考句非三圓何以得此又以四方論方有四亦有八閩越之地東南徼也其地至海乃斅然而盡自閩越而逾南則爲滇南滇南之南復有安南占城等國其地伸而出者數千里自閩越而逾東則爲遼東遼東之東復有朝鮮新羅等國其地伸而出者亦有數千里使地而果方東南隅宜展爲稜胡乃更縮耶以一東南推而他可知總而論之天之圓無乎不圓地而象天之圓則圓之中又有長有短有曲有直有斜有正品彙之

形萬有不齊是其得之地而其歸皆圓者則其得于天耳若日月星宿在在皆圓則純乎其天者也

歲本

儲泳袪疑云胡汝嘉歲本謂今夜之子時卽是來日則今年之子月當爲來年故近世多以十一月爲來年或謂春夏秋冬一歲之叙也豈有冬而後春之理帝堯之曆象授時亦首春而次夏夫子謂行夏之時以其得天道之正也兩說久戰于中深思久之乃得

其故夫每日夜有十二時者太陽隨天之運而周行於方隅之十二位也故日到子方則爲子時到午方則爲午時每年之有十二月者太陽麗天而歷於天輪之十二星次也是以日次子位當虛宿之纏度而立春虛乃子位之正天中之一陽也天道左旋日次子而爲春之正月次亥爲二月次戌爲三月左旋而歷十二位以定十二月也地道右旋故每日之太陽在子位爲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位而定十二時

也蓋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爲十二時太陽每一歲逆纏十二星次而爲十二月胡汝嘉不曉曆法故知天道更新於子而不知太陽次天輪之子爲更新也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之一陽更新也

五行無絶理

何子元云陰陽書五行十二次以長生沐浴冠帶臨官旺衰病死墓絶胎養配於子丑十二辰爲五行之終始吳曾漫錄謂五行無絶理蓋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諸四絶曰巳爲水土絶申爲木絶亥爲火絶寅爲金絶五行本乎陰陽陰陽不可一日無五行其可絶乎唐呂才六壬書論五行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胞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木則曰其系包在申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

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胞其無絶理明甚黃帝經五行十二變篇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官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蓋止者系包也渾者胞也育者養也晝夜之道固無絶理絶蓋系包兩字後人傳寫失眞合而爲

一耳古說左腎其一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系包所以成胞也

五行性體

譚助辯疑云雨霽風晴非陽也陰之靜而斂也斂則清而明雲滃霧合非陰也陽之動而變也變則濁而闇是故三春多靄霧而九秋多晴霽陰陽本然之體象也夏離火用事然暑氣酷而火燄滅火氣盛而火體衰也冬坎水用事然寒氣甚而水流涸水氣盛而

水體衰也一氣之闔闢聚散於此可見北方屬水而土厚所以制水使不亢而害寒於南者水之氣非體也南方屬火而水盛所以制火使不亢而害熱於北者火之氣非體也槩與四序同水克火火克金置金於水火之間則相濟木克土土克水植木於水土之間則相資人為乎天造也油水類也不克火而資火油出於木而木生火也灰木成也不克土而滋土灰化於火而火生土也火生於木而焚木金生於土而鋤土火燥而金剛也木克土而土養木土克水而水澤土水柔而土厚也

陰陽有見有不見

陽入陰中陰入陽中則見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不見是以人之呵氣盛夏不見隆冬見冰之見日隆冬不氣出盛夏則氣出

艮兌震巽坎離

阮廷佩圖書紀愚云艮西北兌東南山澤通氣也山

降而通澤者起於閉物之戌至開物之寅則止而不復降矣是以山常潤而不枯澤騰而通山者盛於春夏生長之際至秋成萬物遂說則水泉涸而不復騰矣是以澤常盈而不竭魚鼈肥於秋冬之後得山氣也草木茂於春夏之間得澤氣也震東北巽西南雷風相薄也蓋陽為陰薄奮迅而出則為雷陰為陽薄旋遶而激則為風故雷常起於東北春回之後風漸肅於西南秋入之時雷聲達則風氣和風力勁則雷

聲伏勝負屈信相薄之勢然也離東坎西者水火不相射也火射於水則滅水射於火則竭朔而日月合則日食望而日月對則月食暘亢則雨焦而旱雨淫則暘奄而潦是故火居東方而麗於木水居西方而涵於金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雨足於春暘燥於秋火盛於夏水盛於冬遠則相須近則相害皆不相射之義也

冬雨夏雨

董子云冬雨必暖夏雨必凉何也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雨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

渾儀渾象

堯世已有渾儀璿璣玉衡是也晉世陸績始造渾象其晷度與渾儀同而形模與渾儀反沈存中嘗譏世人混兩爲一而未嘗明著其以故見者未能豁然也二器之寫天度皆以渾天家爲主而古人形容渾天最能明的者惟葛洪雞子之論也洪之說曰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是爲天包地外而地在天中也渾儀也者設爲四游儀寫日月星宿於天盤之上而包括乎厚地正如雞子之殼也是爲寫肖本形而順以求之者也至於渾象也者設爲圓毬而撫擬天度以日星傅寘毬上毬固可轉而人遂俯觀則天盤反在人下是爲殊形詭制而合於理也若卽其狀而詳言之則如權衡之上詳刻銖兩鈞斤而人遂可俯首

以觀者也是如翻倒天度傳之於外而人立天外以行省視者也儀與象異者制蓋如此也至陶弘景又出新意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悉與天會此則兼采儀象而兩用之矣然天中雖立厚地而元無所資於窺測又不如四游儀專撫天度而日星半隱地下者其制自具也則其制稍贅而不如渾象之切用無欠無餘也

地動儀

後漢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寸合蓋隆起形似酒罇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牙機巧制皆在罇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罇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承之振聲激揚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契所記未曾有也嘗龍發機而地不覺動咸怪其無徵數日後驛至

果地動隴西人皆服其妙然其術較之渾天之有度數者尤奇矣

山河兩戒

唐一行言山河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

星隕非本質

王氏雅述云星之隕也光氣之溢也本質未始窮也隕而即滅也天之關至于今經緯之象著矣隕而散滅者光氣之微者也墮而爲石感地氣而凝也陰陽妙合之義也上下飛流不齊者隕之機各發於所向也如迸激而噴也

日隕

文中子元經建興二年正月乙巳黑霧五日辛未日隕于地又三日相承自西而東薛收傳曰黑霧著人

衣如墨連夜凡五日而止日隕者日不隕也有妖物象日之形墜于地爾三日相承亦妖氣映日而八眛之有三馬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霓彌天地皆妖也天晴即無之自今言之乃日溢光氣隕于地即星隕之類也三日相承並照即日光映之耳

密雲不雨

丹鉛錄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

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曬麥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雹亦然或問東爲陽方西爲陰方是矣南方陽而屬陰北方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於子中天氣之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於午中地氣之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虹降有沴祥之異

虹陽氣之動也純陽攻陰之氣故曰虹攻也先儒謂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朝陽時虹在西夕陽時虹在東雙現而鮮盛其色赤白者謂之虹其闇而青白色者謂之霓唐豆盧署嘗語常皐曰虹天使也降於邪則爲沴降於正則爲祥因考孔子脩春秋制孝經而赤氣如虹荊軻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其言固信然哉

歲火二星

杜牧之注孫子云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

罰有德

震雷

周梁石云或問雷有形乎曰無形也無形而震者何也曰陽決也陽動而陰靜陽闢而陰翕二者其性相反也惟其相反而不相得故其勢相持如仇然於是陽動者欲出而爲靜所制闢者欲散而爲翕所拘故陽挾陰以行飛走振迅動盪盤薄或左或右勢無定在久而陰負則陽決矣陽決剛之至也遇木則木折遇

石則石裂遇人與獸虀粉矣雷何擇於木石人獸也
哉遇其決耳曰雷無形而入拾得雷斧者又何與邵
氏謂星與雷皆石氣也星隕于天而化爲石雷震于
地而化爲斧皆石氣也雷何形哉

雷起處

堯峰顒暹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麽還知起
處麽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
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會編云昔

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
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天地何以開闢

寤言錄天氣自北而東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轉
北陽氣至此大盡陰湍天地之中蓋天之初無也無
而有則氣生焉有而質則水生焉質而凝則五行具
焉及其至也凝散爲水水復爲氣氣反於無無無有
有天地之理盡於此矣

日夜食

吳淵頴云莊十八年三月日食上不著日辰下不稱
晦朔穀梁求所以解經知日之有夜食何休難曰春
秋書日食不言月食日者因其無形也故闕其疑何
緣以夜食書乎予嘗推鄭康成之説知日之必有夜
食言乎前月之晦日入久矣言乎次月之朔日出而
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
天之昏明爲節此傳所謂因王者之朝日而後見日

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日始出而
虧傷未完是朔食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可謂夜食
耳徐邈曰日夜食衆星無光蓋衆星托日以爲光者
也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世之闇闇猶故
也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也又安得
不曰夜食乎予嘗遠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已酉
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近攄宋世淳熙十二年九
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曆楊忠輔言月食在晝慶

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日食且在夜月猶有晝食又況穀梁已有日夜食之傳乎

陽月陰月

董仲舒答鮑敞曰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按王子衡云陰陽相得氣乃和暢

單陽孤陰二氣偏頗安得爲和日自星紀以往其道北行至五月而極自鶉首以往其道南行至十一月而極此以之論寒暑往來則可論二氣則不可何以故二氣之在兩間氤氳相盪無日無之觀夫雲雨霜雪之澤草木百荄之生可測矣時而資寒暑之勢過分則有之實未嘗陽盡而陰始生陰盡而陽始生亦未嘗純陰而無陽純陽而無陰也以爲純陽而無陰則陰匿於何所以爲陰盡而陽始生則陽從何而來

又按黃四如云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只月中之一日耳純陽用事是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是未冬至一日然氣化推移一消一長之間陰陽於是乎有爭矣蓋五月之姤六陽方盛而一陰相遇正如滿堂君子而一小人突如其來所以不能無爭七日之復六陰方極而一陽來迓正如滿堂小人而一君子于焉而歸所以亦不能無爭陽盛則勝陰陰王則勝陽非有搏擊非有紛競非有鬬怒突蕩而冥冥之中氣

候忽已轉移矣夫陽氣方歸而未壯君子則靜以養之是以仲冬之月齊戒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蓋聲色嗜欲皆陰類也去之禁之皆所以抑陰而助陽也至於陰氣方進而未定君子亦靜以鎮之是以仲夏之月曰齊戒掩身矣又曰毋躁曰止聲色矣又曰毋或進薄滋味矣又曰毋致和節嗜欲矣又曰定心氣百官靜事矣又曰毋刑無它聲色嗜欲陰類也滋味刑威亦陰類也所以諄復致戒

視仲冬爲加詳者蓋陽長之時其扶陽抑陰也易爲力若陰長之時則抑陰扶陽也難爲功又嘗論仲冬之月既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仲夏乃獨曰以定晏陰之所成何耶陽來之時陽氣日長一日而陽能容陰如君子能容小人惟靜以待之則陰陽終有時而定故曰以待陰陽之所定陰生之時陰氣亦日盛一日而陰不能容陽如小人不能容君子其爭也無所不至矣所以獨於此陰也既欲定之又欲晏定之庶

幾陰氣有所成就而不至於傷陽也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

闇虛

月食日形體掩之也日食月闇虛射之也日光正灼積暈成蔽故曰闇虛觀夫燈燭上射黑焰蔽光不照是以知之

雷電主陰晴

陰陽相感摶而爲雷激而爲電電在南主久晴在北主雨立至凡雷聲響烈者雨陣雖大而易過殷殷然響者卒不晴雪中有雷主陰雨百日旱雷晚必晴晚雷多不雨夜裏雷顛陰雨綿綿

霞占雨

諺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蓋雨占也然亦未可以畫一論也霞雖有朝暮皆輕雲映日爲之霏霏然散居高上日光射之乾紅透明者晴靉靉然凝垂低下日光射之間有褐色者雨其乾紅而有火焰形者

必久旱乾紅浮散滿天各成殊形異色或如樓閣或如旗蓋或如香爐或如画屏或如人物花木鳥獸狀五彩間雜錦綺莫踰此慶雲也

雷有雌雄

春秋元命包云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

北斗七星

史記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考要云七政者日月五星也曆法日歲一周天月月一周天熒惑以二年歲星以十二年塡星以二十八年惟太白晨星附日而行雖與日差有舒疾要之歲一周天北斗者所以齊七者之軌度也太史公雖引尚書要之天文家所傳其來尚矣孔安國尚書傳謂璇璣玉者正天文之器諸儒悉宗其說而天文家則以璇璣玉衡爲北斗星名意制器者取星象而爲名也自一至

四爲斗魁魁爲璇璣自七至五爲斗杓杓爲玉衡或又以一星爲天樞蓋七曜之樞機可以配北辰也二爲璇三爲璣四爲權五爲玉衡六爲開陽七爲搖光搖光卽招搖也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或又以第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或又以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

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張衡占法若天子不恭宗廟不敬鬼神則魁第一星不明或變色若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第二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愛百姓驟興征役則第三星不明或變色若發號施令不順四時不明天道則第四星不明或變色若廢正樂務淫聲則第五星不明或變色若不勸農桑不務稼穡峻法濫刑退賢傷政則第六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撫

四方不安夷夏則第七星不明或變色蓋第一星爲天故占在鬼神二爲地故占在山陵三爲人故占在百姓四爲時故占在四時五爲音故占在廢正樂六主天倉故占爲不務稼穡獨第七星之占與諸說異晉志以第一星爲三公則又與衡占異云

星五聚

古之星五聚者五見於史傳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

井甘公謂張耳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其占曰當以義取天下天寶九年八月五星聚尾箕已而安祿山作逆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占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外此魚豢典畧謂五星聚于冀方而魏有天下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聚東井而唐史不書　國朝嘉靖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樂護上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爲大災視人君德政何如耳占書曰

五星之聚改易侯王王者有德受其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家邦百姓流亡故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霸漢興聚東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栽覆傾昭然甚明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競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則所以應者失也　皇上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脩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又占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臣愚以爲諸脩内攘外爲銷夷狄盜賊之謀者宜豫加之意疏下禮部部尚書毛澄亦勸脩省乃間有起自潛邸入承大統之語若微以此應更革之象其或然與蓋黃河清亦屬更革曾見於　肅皇初生之年云時有私占者又謂室營室也星聚於室國家其必有事土木乎後果連年營建不已按荀悅有云五星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其序灾異至以五星之集與日蝕地震並樂護不以頌而以規其得荀氏之旨邪

天上帝非一神

晉五郊同稱昊天而各爲之座以宣帝配時議者本王肅言五帝即天以五氣時異而殊號非實有五也又丘郊不應異宜合方澤於圜丘從之其後摯虞上議言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明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

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道故配以近考兆位異體質文殊趣天上帝非一神又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是爲五帝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禮曰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非天抑又明矣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明堂南郊始從異議除五帝之位今宜復祀奏可其後本漢鄭玄周禮疏以北辰耀魄寶

爲天皇大帝以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爲五精之帝命曰六天而郊社雜讖諱方士家之言又本鄒衍五德相勝之說以爲天之五帝迭王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故五精帝祀感生尤嚴代承沿莫廢矣

海潮

小史宋燕肅云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亦云地機翕張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泊出守會稽移勾章皆沿海濱朝夕觀潮之候者有日矣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大率元氣噓吸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象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汐於上下弦息於輝

朒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二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是知潮當附日而又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

河源

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漢使張騫訪河源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惡睹所謂昆侖乎唐吐谷渾叛掠岷州李靖侯君集王道宗領兵踰蹟破之道宗以柏海近河源欲至其地乃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之水草士糜冰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

觀河源亦不言昆侖所在而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以爲河之上流由洪濟渠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有山中高四下曰紫山古所謂昆侖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出其間似合所謂河出昆侖者然輿圖則云西番中今朶甘衛東北有山曰昆侖極高雪下不消西下有川湧出百餘泓方八十里此黄河源也余按元世祖命都寔求河源四閱月而得於吐蕃朶甘思

西鄙四山中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高瞰下燦若列星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正西三千里雲南麗江西北千五百里寔中國山脊所自起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餘里外蓋爲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自星宿海而東爲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曰脫可尼譯言黃

河也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聚落斜木幹象舟傅髦草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昆侖也夫昆侖距河源不知幾折彼薛元鼎謂河源出昆侖與輿圖所稱昆侖西下有川爲河源鈞似太徑然不知侯君集輩所次星宿川果即星宿海否朱蕩南以星

宿川恐居海下流謂海流而爲川也然彼巳云次川達海覽觀河源非以星宿川爲河源第不識何不言昆侖也大抵漢唐道未盡通故所往每迂廻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元人所統極於河源地故得其眞云

上智若水

老子道德經謂上智若水因思俗言無水不朝東及觀方氏云東南地之所缺其形下而善下者水之性也又東方之德木木則水之所生而善利者水之德

也故趨其所生觀方氏之說則知老子取水之義書經載弱水西流蓋西方金位亦是子向母歸獨不流南南方火位避所勝也按一統志閩中臨汀其川曰汀水自北發源南流入海南丁位故從水從丁則水亦有流南云

子爲光孫爲水

淮南原道訓云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

火爍金亦煉金

說文謂五金黃爲長久埋不生衣百陶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也此論金質然亦得氣而凝乃然耳味其至理其金之氣邪如夏秋火克金也火以爍金亦

以煉金伏金之後金氣以實故金水之生母藏子中以生東木木之液水中之金也此丹家之妙理也

五行平沴異名

素問黃帝問曰太虛寥廓五運回薄衰盛不同損益相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也岐伯曰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帝曰其不及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火曰赫

曦土曰敦阜金曰堅城水曰流衍

三七百六

漢路溫舒從父受曆數天人以爲漢厄在三七之間按三七二百一十歲也又成帝時谷永曰陛下戚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直百六之灾危注漢初至平帝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已涉向其節紀也董卓傳百六有會過剝成灾前漢書音義四千六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度厄陽厄五陰

厄四陽厄旱陰厄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九厄故曰百六會按海錄碎事方丈之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之西有陽長大山此二山是陽九百六曆數之標揭也百六之運將至則陽長水竭陰成水架陽九之運將至則陰成水竭陽長水架

笪日鼇日

南唐書盧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粲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謂之笪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唐裴伷開元七年都督廣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曉星月皆沒而禽鳥飛鳴遽召叅佐暨賓客至則皆異之卽詢挈壺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因側其倪因留賓客於廳事共須日之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數月之後有商舶自遠南至因謂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鼇出海舉首北向而雙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見久之復没夜色

依然徵其時則裴公集賓寮之夕也觀此則所謂笪日者亦或神怪之物上燭於天故日爲暫蝕而星緯倏光既則日復明而時正午邪

鹹水夜動則有光

劉孟熙霏雪錄云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什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也嘗詢于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

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滴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然余閱丹鉛錄有陰火說又不如風雨之擊所云者其說曰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燄注陽燄如火煙騰起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焰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顧況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是也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山栖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僊竟何物注引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焉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劉須谿批云龍也非是坡公西湖詩又有湖光非鬼亦非僊之句與此可互證吾莆木蘭陂夜間光起熒熒如燈俗傳謂錢女神遊以意度之蓋亦陽積於陰如湖光之說也至如水經注火山似火從地中出名曰熒臺今南中往往有之火井在蜀之臨邛今嘉定

犍爲有之其泉皆油爇之然人取爲燈燭正德中方出此爲尤異楊用脩亦以爲積陽之氣所產云

天地之中

鄧球云客有談天地之中而謂卽今之中國是也予曰初時論中國與見同及觀張騫嘗使大夏在蜀漢西南卽中天竺也以天地之中故曰大夏漢地偏東不正故曰東夏卽我中國也故西佛稱我中國爲東土又觀成光子曰中天竺國東至震旦五萬八千里南至金地國西至阿拘遮國北至小香火阿耨達亦各五萬八千里則知彼爲土中矣又梁傳云何承天以博物名乃問慧嚴曰佛國將用何曆云天竺夏至之日竪晷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爲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爲歲首始悔初時所見殆謬又承天與嚴共論華梵中邊之義乃引周公測景之法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者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

營王城故以土圭測景得潁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此爲地中鄭司農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地自爲中耳讀此說則知相傳洛陽爲天下之中始明按慧嚴宋沙門也我華西偏爲東垂故皆瀕東海是爲邊義余謂寄漫于此論似非無據然我華者聖知之所居也賢聖之所教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萬方之所觀赴

也班孟堅東都之賦謂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卽關中猶遜焉況天竺於我中國奚啻滇涬然第之哉易先天之卦離居于東後天震居于東則繼離出震固宜屬我中華矣

水生骨

崔寔四民月令引農語云河射角堪夜作犂星沒水生骨

扶桑

戴氏鼠璞云離騷飲馬咸池總轡扶桑東京賦登天光於扶桑謝莊月賦擅扶桑於東沿嗣若英於西冥張衡思玄賦憑雲遐逝夕宿扶桑東坡云一醉扶桑暾半夜扶桑開淮南子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注東方之野山海經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如此則扶桑在沉寥之表及觀南齊扶桑傳沙門慧深來說云扶桑在大漢東二萬里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績

其皮爲布錦及紙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山海經多誕不足爲據楊炯渾天賦謂扶桑臨於大海李白詩謂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竟以扶桑爲日西京賦復與濛汜對說

十二辰肖

董節庵言事始云黃帝立子午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十二名獸屬之夫十二辰肖十二物雖莫知其出自黃帝與否但世俗傳言久矣能察其義亦格物之一

端也愚嘗以易卦之理後天十二卦配十二月陰陽盛衰之義而明之子者一陽復也一陽雖生於子位尚未出乎地而陽剛之性及寅方始故子爲鼠而寅爲虎鼠之爲物一剛在齒故艮一陽在前而曰艮爲鼠也若虎則剛而猛矣惟子生而未出地則丑土介乎其間而配以牛牛者性雖柔順力堪任重過此則春生之始矣故迎春者必出土牛以送寒氣也至於辰位五陽盛長而爲龍矣龍雖陽物而常伏於重陰

之下猶五陽之伏於一陰之下也故易曰震爲龍巳則六陽已極而陰已生乎其內矣故蛇亦龍之屬性雖毒螫而身常蟄穴也午者一陰姤也一陰雖生於午位尚未出乎地而陰柔之性及申方始故午爲馬而申爲猴馬之爲物健而行地故易乾爲馬而坤亦曰牝馬地類也若猴則陰而慓矣惟午生而未出地則未土介乎其間而配以羊羊者內雖很忿外實柔順過此則爲秋殺之始矣故兌正秋而謂兌爲羊者以性喜觸也至於戌位五陰盛長而爲狗矣狗外正物而常懷內柔媚之性猶五陰之伏於一陽之下也故易曰艮爲狗亥則六陰已極而陽已生乎其內矣故猪亦狗之類外雖汙濁而內實剛躁也若卯爲陽中其禽兎猶日之出卯而含月中之玉兎陽中有陰也故兎者金精惟視雄毫而孕也酉爲陰中其禽雞猶月之出酉而含日中之金雞陰中有陽也故雞者木畜能感陽氣而鳴也聖人作易遠取諸物而繫辭

傳廣八卦之象其理亦猶是耳

五嶽

五嶽其來古舜典已載之詳泰山東嶽也就東方爲萬物之始故稱岱見唐志華山西嶽也白虎通謂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故曰華嵩山爲中嶽白虎通謂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獨加高字衡山爲南嶽周禮曰荆州之鎮曰衡山是也常山爲北嶽白虎通曰陰始陽終其道常久是也夫五嶽上

應天下宰地主四方之位順五行之氣非苟焉者金世宗時乃謂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嶽抑何謬哉當時范拱以爲非議遂寢我　朝弘治初兵部尚書馬文升言京師既定於燕則恒山不得爲北嶽而醫巫閭之爲鎮亦不在北宜議改時禮部尚書耿裕欲會官議侍郎倪岳以爲不可遂止或曰漢嶽不與虞周不同乎葉時云舜典衡山爲南嶽明矣而爾雅又以霍山爲南嶽蓋漢武帝巡南郡禮

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以衡山之神遼遠又移其神於霍山也南嶽記云軒轅以灊霍爲南嶽之副武帝徙南嶽之祭于灊山承軒轅副義也其然否邪余按風俗通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蓋衡之與霍猶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自漢武移嶽神於天柱故天柱亦爲霍而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世乃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善哉乎郭景純推言之也而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按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嶽豈諸文皆自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衡嶽志云虞舜五載一巡狩至于衡也漢武帝祭灊山望乎衡也然至隋復以衡山爲南嶽而宋禮官亦以武帝取讖諱而祭灊霍爲非則五嶽之不可改制必矣馬鈞陽一時名者抑胡建議紛紛邪又雲笈七籤海上亦有五嶽廣乘山天之東嶽在東海中主歲星之精長離山天之南嶽在南海

中主熒惑之精麗農山天之西嶽在西海中主太白之精廣海山天之北嶽在北海弱水之中主辰星之精崑崙山天之中嶽在八海之中主鎮星之精此山皆與五嶽名山相連其所主星精亦同五嶽

地險

洪景盧云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裏河山蜀有劍門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吳長江萬里兼之

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幷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脫得兗州倔强其間終之夷羣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爲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時方鎭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鎭冑立爲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宋亳潁巋然中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爲言則操溫之德又可見矣

宙合編

目錄　　任鈞誦末集藏字

顔魯公筆法淵源　象耳山石刻李白書

簡牘

宙合編　在鈞詞末　藏字集

儒家禪解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司馬溫公嘗作釋氏解禪偈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而解之若其果然則中國可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所知一曰忿氣如

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期長戚戚是名阿鼻獄二曰顔子安陋巷孟軻養自然富貴若浮雲是名極樂國三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四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矣不可掩是名不壞身五曰道義脩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

釋家儒註

君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

之在前忽然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然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

萬事惟金丹地理爲逆

人有五藏外應天地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

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絪緼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

須彌芥子

襲常編云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大萬卷書從何處著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鵾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羲皇以上人

王伯安先生云人一日閒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無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

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以上人

良知眞色

伯安先生居羣弟子侍一初來學士蓋愚騃人也乍聞先生論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羣弟子啞然失笑士慙而赧先生徐語曰良知非黑非白其色赤也弟子未喻先生曰時此友之徵於

色者固良知也權子曰達於顙而泚見於睟子而瞭形於乍見而怵惕皆是物也然則徵諸面而赧然者謂非良知眞色哉吁自非着身靈識鮮不以先生爲誕矣

古今學者仕者

陳公甫先生云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

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有其故矣學爲己也其仕也爲人學爲人也其仕也爲己

陽明動靜之說

倫彥式問於陽明先生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陽明曰三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心無動靜者也靜其體也動其用也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

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酢酬萬變皆靜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薛西原曰陽明謂心無分於動靜此論殊非蓋謂之未發非靜而何謂之已發非動而何陽明說到未發却全欠理會寂然不動專就心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兼事說心之本體爲靜明矣鄧球云此段陽明之說是也心體原是無

分動靜余最愛邵堯夫見道理最透其說指夫一動一靜之間而主乎動靜者爲太極以見造化之心說得道理盡蓋寂然狀其靜時如此耳心非寂滅也寂然而有動之理故謂靜非心之體不可謂本體專在於靜亦不可觀坤復之際見天心則知人心不可分動靜

薛敬軒理氣之說

薛敬軒先生云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千詭萬

巒不可模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又云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又云　本朝祀典極正以不雜於佛老又云自近古四海九州無不崇信釋老惟今孔子闕里曲阜一縣無佛老之居無僧道泳化錄云敬軒理氣有

無恐未確也理氣俱妙於無難說箇無形理有形氣也太極以理氣言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者言此理氣之至妙至妙而若此其至大也老子無能生有無字指空虛之神有指萬物蓋謂空虛之中神運那氣生下物來故老子之教一切伏氣存神竊謂老莊佛三氏之書與吾周孔之書俱傳在世吾徒當倂讀之果能各透三氏關頭與吾聖關頭叅透自不失愼思明辨亦不必攻擊

藏心

心隱子云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故衆人心處於方寸之地猶人之處於堂也則聲色得以從門而搖其中聖人心藏於神明之舍猶人之處於室也則聲色無所從入而窺其際故善事心者潛室以頤晦而耳目爲虛矣御堂以聽政而耳目爲用矣

心欲小膽欲大

孫思邈云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

金屑玉屑

郟謙之先生云良知之本體譬如目然一塵入之精明自眩若以金屑玉屑入之病與塵等故情欲者塵之類也意見者金屑玉屑之類也

鐵關玉鑰

陳剩夫云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

匙也

殺人手段

鶴林玉露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未發氣象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陽明先生曰汝但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

斧斤牛羊

鄒謙之先生與諸生論牛山之木一章因詰問誰爲斧斤誰爲牛羊有以聲色貨利對者先生曰此公劉太王興王之具而可咎邪有以妻子貨財對者先生曰榛井臼承宗祀此吾孝養之資而可咎邪有以斧斤牛羊其咎在己對者先生欣然曰我不爲斧斤誰爲斧斤我不爲牛羊誰爲牛羊

志學須祛二障

羅文恭先生遊楚楚士有就而受學者先生曰蠶蔽也久矣世不省學爲何事會有人士歆道學之聲而慕效之者日行道上賓賓張拱跬步不踰繩矩久之覺憊呼從者問曰汝顧後有行人否從者曰無乃弛

恭率意以趨其一人足恭緩步如之偶驟雨至疾趨里許忽自悔曰吾失足容矣過不憚改可也乃冒雨還始趨處紓徐更步過焉夫由前言之作輟以人僞也由後言之則迂甚矣志學者須祛此二障而後可語云權子曰學不識眞非如前僞卽墮後迂矣或曰與其僞也寧迂曰惟迂根荄萌于矜異矜異者滋於僞者也眞脩者亦自不迂

求放心不着安排

有學者問放心難求於王心齋先生先生呼之卽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不着人力安排一友持己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傍斵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戒愼恐懼莫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恐懼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書射悟道眞

望崖錄云李將軍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也射之飲鏃後知是石頻射不入李將軍射非勇於前而弱於後也前當其志堅也王右軍半醉作蘭亭禊序用鼠鬚筆書繭紙妙絕醒後更寫百十本終不相及王右軍書非工於前而拙於後也前當其趣合也嗚呼以李將軍射虎之志求道道何患不聞以王右軍醉時之趣探眞眞何患不得神來乎神來乎未易爲俗人言也

琴御知學

趙璧彈五絃琴人問其術曰吾之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

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先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夫璧之於琴也子期之於御也不過一藝耳心不着則調於絃心着則不調於馬卽此可悟孟氏有事勿正之旨

儒有悟門

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既畜二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

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人不可細

寤齋彙編云風細則清雨細則潤絲細則精心細是爲小心人細是爲小人惟人不可細

兩足尊

法藏錄云學禪入道之人須得毒眼睛硬脊梁夫毒眼睛謂妙見精深勘破一切空相不能爲障礙如文

殊之智是也硬脊梁謂道力堅壯辦於大事克荷付囑之重如普賢之行是也學人直須善照了無退敗最爲根本久久成就名曰兩足尊

生生二肆

脩眞錄偓子名鳳子與窒璡會于九口鳳子曰余二月丙子離天汝十一月丙辰離地何相得之甚也窒璡曰降雖不同而證方之時固當同也于是各以生生二肆之符相授注云生生二肆長生之要訣

無我無人

洞山价禪師偈云吾家本住在何方鳥道無人到處鄉君欲出家爲佛子能行此路萬相當僧問如何是行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此宗門要訣也吾觀世之論學必曰無我無人乃洞山宗不爾第曰無人不及無我豈語有偏全哉此中心法竅妙惟親證方知非言議可得而顯也

佛性法性

魏書帝問杜輔玄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輔玄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問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輔玄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問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

眞好佛

漢永平三年四月八日明帝夢一金人身長丈六自稱釋迦牟尼佛生在西域毘藍園滅度已經千載云有大教囑朕取之遂遣使之天竺尋訪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將梵經釋迦眞像以白馬馱入洛陽帝大悅是中國有佛自明帝始也按始皇二十九年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齎佛經來自西域勑令囚禁後始皇悔謝厚遣室利房等並經還歸竺國夫始皇方遣

人求神僊而不好佛何也乃魏陳思王曹植又不好黃老惟讀佛經每留連歎玩以爲至道之宗夫二氏之教非一非二穀音何知善者不辨且異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而那跋摩謂宋文帝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彼不好佛者無論而明帝陳思王不反自已心性第索象竺國索經翻譯斯豈眞好佛者哉

幻化

白樂天云幻世春來夢浮生水上漚言世爲幻也又云生去死來都是幻幻人哀樂繫何情言人爲幻也圓覺經云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言心爲幻也夫如是則從凡至聖無不是幻誰能於此重重幻化之中遇物而應無所將迎順緣而過無所固必

迷悟

眞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

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按法藏有云趣捷徑者悞涉穢地足之所汙必無再往素所更事心之所惡不當追思亦復如是非異旨也迷者以爲得意悟者以爲穢地迷者之所戀悟者之所惡味斯二言可以宅心身矣

陰符殺機解

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呂眞人解

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巳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

南華鯤鵬解

李宗謙云魚在北冥水中金也知白守黑是也徙於南冥坎塡離也太陽移在月明宮是也玄關一竅曰海華池神水天地根是也水擊三千精也丹田中湧出是也扶搖九萬氣也紫府元君上奔是也坎離交媾南北混融虎升龍降金浮木沉四象五行會聚一

方自然息深故曰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北冥之魚在脩地也扶搖而後幻而化矣始於北冥以水抑火南徙而後陰盡皆陽矣純氣之守是也

夢不夢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粱也法藏錄云影外有影之像浸微而踈夢中説夢之言重增其妄貪人所惑覺心自知

大睡

分內集云世稱陳希夷大睡三年小睡三月果可信乎曰希夷未嘗睡也果不可信乎曰希夷未嘗不睡也希夷者專氣致柔全形抱一心無所知目無所見此固有同夫人之睡者世人遂以大睡稱之而謬爲三年三月之説噫亦惑矣豈知睡者希夷之形而不睡者希夷之神乎然則希夷之睡而覺矣又如之何覺則對境忘情而不睡之中自有眞睡者在焉於是

又知不睡者希夷之形而睡者希夷之神也睡則未嘗睡不睡則未嘗不睡此乃大睡之義也

宋無忌非厭火

寺偈有云爲報宋無忌火星令入地家有壬癸神日供萬斛水亞贈之以中此釋家象敎心星宋分野也無忌無巳心也令入地者心火下降也壬癸屬水兩腎也日供萬斛水腎水上昇也亞贈之以中送歸土釜之義也俗傳厭火者非是

遺教經普門品

王伯厚云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跋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此推之

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灾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横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

富鄭公謁顒禪師

富鄭公鎭亳州聞華嚴顒禪師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顒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乃趨函丈會侍僧請爲入室顒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心要及致仕居洛以頌寄釋圓照云因見顒師悟入深蒙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

僧義江答朱炎

朱炎因讀楞嚴經於眞心明妙處有省遂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

賈島悟禪旨

閑適劇談云詩亦難識詩人多寫其自得處如以其詞而已恐或失之唐賈島有詩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乃自注一絶于下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後隱居詩話乃駁之曰人豈不自知及自愛其文乃更大繆何邪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竊謂潭底影是空樹邊身是幻數息是假獨行是眞島嘗學禪三年有得頓悟也一吟雙淚流即禪家驚悟大汗

之謂嗟乎豈知異世下賢如隱居者而不賞之乎

胎息

玄譚云胎因息長息因胎住而竅中之竅乃神僊長胎住息之眞去處也然天地雖大亦一胎也而日月之往來斗柄之旋轉者眞息也又不觀三氏之書乎易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德經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遺教經曰制之一處無事不辦皆直指我之眞去處而言之所謂吾身一天地也然此眞去處也

雖曰不依形而立而竅中之竅夫豈無其形哉今乃借物以明之譬之又口然實其中則張虛其中則弛而竅之能張能弛亦復如是

胎神

女人之胎其子也卽有神投乎其中者胎神也胎神逐月逐日而棲於其外如外而棲於床褥間者床褥一動而胎墜人之所知也卽此未生之時而神僊出神之道可少槩見於此矣豈非所謂神無方無體而

道則無內無外邪由是而生也暫去形骸而爲夢中之鬼者此也由是而死也永斷形骸而爲死中之鬼者此也若謂夢中之鬼而非惺時之人不可也若謂惺時之人而非夢中之鬼不可也然生一大惺也死一大夢也而謂原始而生而非死時之鬼不可也反終而死而非生時之人不可也

心有眼

莊子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

內視內視而敗矣夫莊生大意謂分別是非探討幽隱喪眞德也自是道教之一說若據內典金剛經中說五種之眼除肉眼天眼謂在仙之眼其次三種皆謂在心之眼也觀一切法空爲慧眼見空中有一切法爲法眼幷包大備爲佛眼

大觀

法藏錄云人倫生化大幻也世事新陳大夢也寒暑往來大瘧也中外歷職大采選也官曹決事大雜戲

也作是觀者曰大觀

齊物

拾牘瑣言云衛夫人見王羲之筆法而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不知衛夫人書名反因羲之重知此而何得何失張季鷹放縱不羈對人曰使吾有身後名何如當時一杯酒然竟以此言芬馞青簡是謂不名名知此而何取何舍識牀頭捉刀之雄慧鑑也而竟以此殞身知此而何智何愚鶴化爲鷃風鷃風化爲

鵠鷂鵠鷂復化爲鶡知此而何死何生鶵剖形而合飛蝶分體而合行蠣奴璣蛣異象而合食知此而何物何我蛆蝶食帶帶食蟾蜍蟾蜍復食蛆蝶知此而何弱何强風燃火而亦因以滅火卽燃卽滅知此而何怨何德土之築也得爲闍而其墜也又爲土土乎闍乎孰得知此而何成何敗木鷄啼子夜芻犬吠天明解者曰有口便啞知此而何語何默鸞無耳而目可以聽蟬無鼻而鬚可以嗅蠐螬無足而背可以行知此而何全何虧一犢可散萬犢萬派聚爲一派知此而何合何離鳶嚇鼠飛鼯甘煙走貘嗜鐵知此而何憚何苦釣可以教騎箕可以教弓裘可以教冶知此而何彼何此秋毫之末淪於不測小不可爲內大不可爲外知此而何巨何細幽朔以丹徼爲南鐵勒以幽朔爲南而北海又以鐵勒爲南知此而何遠何近嗟乎得其一萬事畢不得其一分之而愈紛析之而愈淆彷兮彿兮吾安知其極

避名避謗

王龜齡云名與謗常相隨因名獲謗因謗獲名雖韓退之猶是也原毀曰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非因名獲謗歟進學解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非因謗獲名歟有名而有謗不若無謗而無名古之哲士必避名非避名也乃避謗也

五龍門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

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王衍善玄言惟談老莊爲事理有所不安卽改更朝野翕然謂一世龍門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晏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孝綽及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公貴子孫不得與也袁昂在朝謇諤號曰直臣雅有倫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慧持遠公弟也形長六尺風神儁爽伏事道安遍學衆經遊刃三藏隨遠共止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返三千皆以持

爲稱首王珣與范甯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答書云誠爲賢兄賢弟也時有沙門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 按說龍莫詳于易乾之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無首吉凡有形者皆有首龍潛見飛躍無所不宜而不見其首非龍之無首乾之無剛也若直用其剛剛則折故亢而悔王夷甫立名非真魚而龍服固無足道諤諤勁松下風者非李元禮乎而風裁太峻黨禍以釀龍而亢矣然名節猶自不朽任彥升孝友清潔時號任君乃欲以任筆傾沈詩遂貽譏於才盡而梁臺禪誥識者嗤之袁千里孝誠正直世推宗臣而黑白尚書覥然不赤安在道素之門世有忠節乎玆皆始龍卒蚓者也至若禪理非凡非聖非智非愚而持公皦皦自立名相適變大龍顧如是邪是故德蕩乎名善行於陰

論詩如論禪

嚴羽云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

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

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皆非第一義也

四深二廢四離二要

釋皎然云詩有四深二廢四離四深謂氣象氛氳深於體勢意度槃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闊遠欲飛動而離輕浮又云詩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澁要氣

足而不怒張

四言詩

譚苑醍醐劉彥和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常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予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慆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嶽如嵩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眞可繼三百篇矣或曰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

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稽叔夜目送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五言之祖

藝苑卮言云鍾嶸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魂幾乎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踈五首爲十九首爲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鬱遊戲宛與洛爲詠東京盈盈樓上女爲犯惠帝諱按臨文

不諦如總齊郡邪故犯高諱無妨宛洛爲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意者中間雖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

七言之始

麈史云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栢梁篇祖之劉以交交黄鳥至於桑爲七言之始合兩句爲一誤矣

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頌云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七言之始王氏亦誤矣蓋始於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産歌採葛婦歌易水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巳盛於楚矣馮惟訥詩紀云按諸家所論七言詩始惟垓下爲近之他皆襍出一二言未爲全體至於如甯戚扣牛所歌高誘注國語以爲碩鼠之詩雖未必然亦足以明南山白石之篇誘時未嘗有也他如列子擊壤孔叢子大道歌續博物志秋水歌拾遺記甯武子詩皇娥歌白帝子答歌皆出於著書者之手其文義各自爲體而辭義深淺居然有别至吳越春秋所載窮刼之曲采葛婦歌河梁之詩尤淺劣不足道而近時論詩者遂引以爲據辨七言不始於栢梁亦何以稱知言也

三古詩

青青河畔草斷而續近而遠五言之騷也昔有霍家

奴整而條麗而典五言之賦也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詳而有體五言之史也而皆渾朴自然無一字造作誠爲古今絶唱歌行則太白多近騷王楊多近賦子美多近史然皆非三古詩比

選詩巳有梁陳衰氣

鄭仲璧云選中曹子建詩懇惻慷慨頗有風人遣意陶靖節雖時作對句然不累正氣江文通雜體可謂逼眞鮑明遠横逸不可當謝靈運詩入選極多然巳

有全篇作對子者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等語尖新峭麗已駸駸有梁陳之衰氣矣

子建學風雅

小雅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云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可謂善道行役之情矣曹子建效其語云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則不逮遠矣且子建欲學風

雅爲四言而猶未忘朱華素雪之屬對此其所以止於建安黃初歟

懷人詩出陳風

焦氏筆乘云毛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見月懷人能道意中事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月子美夢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類甚多大抵出自陳風也

三謝正宗

四友齋叢說云詩自左思潘陸之後至義熙永明間又一變矣然當以三謝爲正宗蓋所謂芙蓉出水者不但康樂爲然如惠連秋懷玄暉澄江淨如練等句皆有天然玅麗處若顏光祿鮑參軍雕刻組繢縱得成道亦只是羅漢果

湯休沈約譚詩兩語

葉夢得云古今譚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精彩華玅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然其精圓之玅發之於手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又有引禪宗論三種曰其一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俟

古詩含蓄有在

餘冬序錄云文中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辭鳥飛之故鄉狐死正丘首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張景陽詩䟽流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虵胡馬願度燕風土安所習由來有故然陸士衡詩孤獸思故藪羇鳥悲舊林王仲宣詩狐狸馳赴塋飛鳥翔故林陶淵明詩羇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劉休玄詩寒螿翔水曲秋兎依山基王正

長詩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含蓄有在常應物詩流水赴大壑飛雲依故山而又云無情尚有歸遊子不得還則斬無餘味矣

太冲涉世輕世出世語

蕤苑戹言云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是涉世語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是輕世語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出世語每諷太冲詩飄飄欲僊

情景

程大昌云陶詩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本只賞菊而山忽在眼故爲可喜也池塘生春草若只就句說有何佳處惟謝公久病起見新歲發生故可樂耳柳惲詩曰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蓋亭皐常時遠望木常遮山今秋至木葉皆脫而又有飛雲焉其思致恢遠故可喜也王融少所許可特愛此句因云可以行遠此非爲其語工也意到也

詩諫

皇甫子循云宋武帝將北伐登城屬詠謝晦誦王粲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焉傷心肝流涕因之輟駕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於庭乃曰此木易成數年可庇契苾何力誦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驚悟更植以桐近乎詩諫矣

詞學貴有新語

石林詩話云江淹擬恵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皆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

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卽是此意嘗怪兩漢間所作騷文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已後詩人之辭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識之者耳

善使事不爲事所使

蒐圃擷餘云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

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浡牛溲咸成鬱玫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毁靚粧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繁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事者勿爲事所使如禪家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

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

古歌辭簡遠

麓堂詩話云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

古體近體出入

子昂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卽玄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也子美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卽仲

言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四語並極精工卒難優劣然何謝古體入此漸啓唐風陳杜近體出此乃更古意不可不知

曹杜妙句出於漢

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李陵逸詩也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全用此句而不用其意遂爲建安絕唱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正用其意而少變其句亦爲唐古崢嶸今學者第知曹杜二句之妙

而不知其出於漢也

李杜源流

韻語陽秋云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

杜律李絕

詩藪云杜之律李之絕皆天授神詣然杜以律爲絕如窓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本七言律壯語而以爲絕句則斷錦裂繒類也李以絕爲律如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絕妙境而以爲律詩則駢拇枝指類也

盛中晚界限

盛唐句如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中唐句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晚唐句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皆形容景物妙絕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斬然故知文章關氣運非人力

王右丞詩有二派

右丞五言工麗閒澹自有二派殊不相蒙建禮高秋夜楚塞三江接風勁角弓鳴楊子談經處等篇綺麗精工沈宋合調者也寒山轉蒼翠一從歸白社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靜等篇幽閒古澹儲孟同聲者也

孫思邈四言詩

孫思邈四言詩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爐烈火烘焰翕赫煙未及黔焰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于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曰中還退藏于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脈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

雖方外之事而詞語高古傳者甚少

伏龍白日

漢蔡洪化清詞云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蹻將攫者爪縮將文者且朴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嘿之保此玄樸伏龍白日二句言時不待人也千古奇句

達人之度

皎然詩式云郭景純遊僊詩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

頤何求王梵志道情詩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饑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賀知章放達詩落花眞好些些一醉一回頭盧照鄰勞作詩城狐尾獨束山鬼面恭覃其道如楚有接輿魯有原壤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

眞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卽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眞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眞乘黃時危安得眞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眞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眞爲假以假爲眞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半日閑

談藪云東坡一日訪佛印于竹林寺印欵之坡因誦李涉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印曰學士閑得半日老僧忙了半日相與發一大笑

二氏章偈皆詩餘

解頤新語云釋家者流東國結韻以成咏西方作偈以和聲奏歌於金石則謂之爲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爲唄曹子建旣通般遮之瑞響復感漁山之神製厥後玄師梵唱赤鴈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

忌者翕曇憑動韻猶令象馬蹉跼僧辨析調尚使鴻鶴停飛又若道家鈞天之奏瓊笈之章詞著步虛歌成遍豐皆詩之餘也

詩字可別用

丹浦欸言云颸卽風也而風固可對颸陸機詩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颸飛殘照卽夕陽也而夕陽卽可對殘照孟浩然詩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浮皆老本言夫婦陸機贈弟士龍則云顧爾偕老攜手黃髮彈冠

不言彈巾江淹效阮公詩則云華屋爭結綬朱門競彈巾

古人用事誤

異物志擁劍狀如蟹何遜詩躍魚如擁劍以蟹爲魚矣高僧傳支遁養馬愛其神駿司空圖詩支遁何妨亦愛鷹以馬爲鷹矣莊子野馬塵埃原是二物杜牧詩總裡日光飛野馬又以塵埃爲野馬矣博如子美謝安所攜豈是漢妓而云杳杳東山攜漢妓蕭何所居原非功曹而云功曹無復漢蕭何古人用事之誤多此類夫文亦有然如帝靈而云永蟄臣死而曰升遐謬矣

東坡文過似孫子荆

存餘堂詩話云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

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宋人耳目

蠲疾錄云沈尚書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邀王詹事筠示其草王讀至雌蜺連蜷約曰僕嘗恐人呼作霓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王皆擊節贊賞沈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絕所以相邀正此數句耳後王介甫在蔣山時以近製示蘇子瞻中有騷

語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子瞻曰自屈宋歿後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介甫曰非子瞻見諛其自負亦如此古今文士其矜已標人大較類此然郊居賦予按其全文無雌蜺連蜷墜石磓星止有冰懸埳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句豈有別本邪姑存逞評而積李崇桃輙比之騷此恐宋人耳目也

畫花在似不在似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於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

杜陵老之於詩是也

重耳輕目

皇甫子循云張率先以詩示虞訥頗爲所詆更作以示託名沈約遂爲稱嗟率曰此吾作也訥乃大慙世多貴遠賤近重耳輕目無怪乎士季假論於嗣宗陸生託諛於孔明也

宗經六義

劉勰云六經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賛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統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故文宗六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楊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

三易六難

沈隱侯云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袁永之云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乎綜覈詞難乎雅健氣難乎充和識難乎通融志難乎沈濬兼是六能而假以歲月立言之道庶矣

文法如樂

唐應德云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

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爲樂者莫不皆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於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

爲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濕鼓之音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不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倨也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澁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詑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

秦乎漢乎否也

師古不師辭

王濟之云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陽學韓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此最爲文之妙訣陶公望云予平生喜人讀古書而懀襲其語淺之曰汝食生物不化邪嗟呼化豈易言哉易曰擬議以

成且變化釀花爲蜜蜜成而不見花也釀稻爲酒酒成而不見稻也化故也文章之妙全在變幻上窮研極態

文須點定

郎仁寶云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吾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僕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定

吾文者邪又任昉爲王儉主簿儉出巳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由是敬好終身吾嘗嘆此二事達者之言然嘗思之茍有定吾文者何必令後世不知范希文作嚴先生祠堂記末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時李太伯在坐曰公此文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至今讀茲記者誰不知風字爲李太伯所定然何能掩希文之美適足彰希文耳

古人文不厭複

史記平原君使楚毛遂請行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又傳魯仲連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也今觀先生之玉

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洪容齋批云此等重沓文法如駿馬下注千丈坡眞天下之至文也若以今人減字法律之則平原君當減云先生之處勝門下亦久矣而左右無所稱述是無所有願留魯仲連當減云吾觀處圍城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先生之玉貌獨不然若此則不獨文字薾然不足道且不見得當時反覆推拒毛遂及諄諄然稱先生而尊魯仲連矣檀弓云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

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升菴叢訓云沐浴佩玉凡四用而不厭其複使後人爲之則曰五子者皆從之而祁子不從如此豈不減省索然無味矣史記多此等文法又鶴林玉露載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

封戎奴爲平津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又李廣傳廣射殺匈奴射雕者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劉須溪云寫得至此盡而前前二字精神正在重一前字又匈奴傳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須

溪亦云精神在兩千里馬字又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也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須溪云兩無奈寡人何而言有輕重句法可喜

柳子厚貞符答問二章

鄭仲璧云柳子厚貞符效司馬長卿封禪書體也然長卿之諛不如子厚之正子厚答問效東方曼倩答客難體也然子厚之懟不如曼倩之安

不語先生

牛羊曆日以白居易六帖爲不語先生程氏演繁露云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賦詞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總其書爲六帖白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者偶閱唐制其時取士凡六科科別其所

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良爲應科第設則以帖爲名取此

文章作酒

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

英光堂帖贊

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求真草千文爲之贊曰求之法妍以婉章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刻惟肖故曰袒裼不浼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余謂神合志通之說豈惟臨帖爲然學文之法亦以之

王羲之變格難儔

李嗣真論右軍書每不同以變格難儔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雁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靜壯嚴

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

顏魯公筆法淵源

唐初金吾長史張旭以善書名家在京洛有求法者第言倍加功力久當自悟顏魯公真卿往從學月餘懇求之旭不言良久乃左右眄睞拂衣起真卿從入東林竹院小堂旭踞牀坐坐真卿小榻謂之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令以授子可須思妙乃曰天平謂橫子知之乎真卿思而對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爲一平

畫皆須令縱橫有象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已而
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必縱之毋
令邪曲之謂乎曰然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
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
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謂末子知
之乎曰豈不謂以末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謂
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
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

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闇過之謂乎曰
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爲牽爲掣決意撑鋒
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乎曰補謂不足子知之乎
曰豈不謂結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
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形
雖不足常使意勢有餘矣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
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
字體令有異勢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

大字蹙之令小小字展之爲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
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有旨
字外之奇言不能盡子其勉之工精力勤當自妙矣
眞卿又請曰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古人長史曰
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在布置不慢不
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捨規
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子筆法傳之老舅彦遠
曰昔者悅書苦學有功而跡不至褚河南曰用筆如

印泥畫沙思所以未悟後於江島遇沙地平淨令人
意悅書偶以利鋒畫之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
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使
其透過紙背眞草用筆悉如畫沙其道至矣眞卿再
拜逡巡而退遂以名世

象耳山石刻李白書

眉州象耳山有石刻李白書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
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壺也數語自爾洒落非

太白無此襟懷

簡牘

古未有紙故簡牘以竹或木爲之其謬誤則以刀削之故刀筆吏持刀筆以自隨後世或以縑帛爲書蔡倫用木膚麻頭魚網敝布以爲紙然後視簡牘之制爲便矣考古人之書有簡有策有觚有方有札有槧有版簡策觚皆竹爲之方牘札槧版皆木爲之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

汲郡極塚得竹簡所謂竹簡是也策象冊字形有二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以韋貫編作冊也觚以竹爲之其形有方角亦作柧所謂操觚者可以持書也方以木爲之張蒼主柱下方書周禮以方出之是也牘以木爲之所謂尺牘盈尺之牘周勃傳獄吏書牘背示之是也札以木爲之而薄小者司馬相如傳令給筆札又曰遣札書言封禪事文郊祀志卿有札書顏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朱博傳曰與筆札使自記姦贓是也槧以木爲之而可脩削者玉篇曰槧削簡牘也論衡曰斷木爲槧釋名曰槧板長三尺西京雜記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是也版以木爲之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馬掌邦中之版大胥掌學士之版蓋以版記戶籍論語式負版者謂民數書於版也

宙合編　藏字集終

林兆珂曰說者悅也兌為口故言吝悅懌過悅必僞而陸氏直稱說㷸韡以譎誑則從衡短長之說轉丸飛鉗豈其讕讕而不中務者齊諧志怪鵬徙僅存而廣記則一部譸張或供譚助余所喜者劉向說苑劉義慶世說它如伏䩉邇說孔衍張太素說林張齊賢同歸小說各𢡟創獲足以解頤每獵稗家瓅語稍關於世掇拾記存惟段顏張舒諸事頗涉俶詭第舒事得於中陽公貽弟手書事固不虛而播去華為張同年闇然之錄應亦不妄乃知天地間有常必有怪無昔無今則楚雖異聞可知已嗚呼昔人有云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茉莒夫桔梗茉莒猶有當也余何敢居綠錢依升鬖髟研上其斯而已矣

目錄

說數髮參髟沙疊字集

莆林兆珂孟鳴父簒述

建元

建元自漢武帝始而後世因之唐肅宗欲遵古但紀歲曆無何而實應建號則建元固近代之不可易哉然乾德蜀號也因宮人鑑背而始知隆興僞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則前後相複正所宜避按　國朝年號犯前代者三前涼張重華五代蠻人張遇賢宋

方獵皆僣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上都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冢宰試選人題爲宰相須用讀書人論盖用宋事以譏內閣也然建元宜避者不止重複一節不可像謚法如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又不可犯古陵名如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襲夷狄宮名如宣和乃契丹宮門之名徽欽至彼入門見額而始悔是也又不可犯府州縣名如漢之永平燕之昌平涼之嘉興宋之紹興皆建元在先而州縣之名在後故不嫌犯若見在地名自宜避之隆慶改元係徐存齋主議後知山西有隆慶州詔改州名然隆慶實係金虜宮名失在不詳考耳

朝日夕月

漢武帝因郊泰畤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議者謂失東西郊之禮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議者又謂失春分之禮至魏文帝太和二年十二

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議者乃曰始得古禮按祭義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此東西郊之禮也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秋分夕月于西門之外此春秋分之禮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此朝夕之禮也明帝得之故曰古禮也或曰月既當於月出之夕夕之矣何夕拜之祭太宰令率宰人以鸞刀割牲未候三刻行禮曰禮云從子至巳爲陽從午至亥爲陰秋

分八月其時晝夜平分太陽當午而陰魄已生逐行夕拜之祭條詳典禮合於未候三刻行禮也

賀冬非古

何子元云冬至賀夏至不賀昔人亦有說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然賀冬非古禮也考漢雜事及沈約書疑起於漢魏間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自是歷代行之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陰陽爭

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情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乃以賀爲禮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按中皇始巡守日至柴望恒山明日始覲諸侯

迎春土牛原是二事

古人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立于國城之南李涪云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迎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卽以彩杖鞭之旣而

碎之各持其土以祈稔何謂乎勝國至元中春牛經式至今襲而爲之以策牛人立處爲芒神忙閒之異牛頭角身蹄尾籠索芒神貌像服色裝束一就年日干支爲其施設近於不經按土牛芒神取象年日雖非古制似亦無傷但古人迎春以迎陽氣出土牛以送陰氣出土牛在季冬與儺同時迎春在立春之日原是二事

元日飲屠酥

世傳元日飲屠酥自少者起晉董勛時鏡新書正旦飲酒先飲少者何也勛曰欲以少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壽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況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莫羞明鏡手把屠酥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酥不讓春

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裡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酥應不得先嘗方干云纔酌屠酥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醉後飲屠酥其義亦然按屠酥歲時記謂之椒栢酒崔寔月令云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却老栢是老藥尊卑次列以年少爲先各進此酒于尊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非最少者先飲也

三月曲水義

宛委編云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三月曲水義對以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亾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束皙引周城洛邑引流水以汎酒秦昭王三月置酒河曲二漢相沿以爲盛集帝賜皙金五十斤而左遷虞爲陽城令虞所謂曉人不當如是也及風土記所載大畧與虞同而云後漢末郭虞三女一女以三月上辰一以

上巳二日而三女產並亾時俗大忌故到是日婦人不復止家皆適東流水上祈祓自潔濯然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自洗祓濯除去垢爲大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既出始潔之也然則上巳水濱之會蓋不始於後漢其事亦不起於徐肇郭虞二人祓濯之原束皙亦一時附會不能知也

端午作襞方

風俗通五月五日以五色絲絲繫臂辟兵及鬼令人

不病名長命縷一名辟兵繒裴玄新語曰五月五日集五色繒辟兵余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爲之四面黃居中央名曰襞方綴于胷前以示婦人蚕功也織麥麵于門以示農功成也傳者誤以襞方爲辟兵程大昌云襞者積而會之也方者各案其方而以色配之也

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皆避之

陰陽書以是日爲九良星直日故不用其義亦不明按河圖九數趨三避五初一日起一居坎至初五日五居中十四日二十三日五皆居中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

正五九月

正五九月不上官戴埴云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此三月照南贍部州唐人以此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後世因之歐陽永叔治平丁未三月出知亳州陛辭乞便道過頴許之公與曾舍人書云在頴無所營爲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爾此老未能免俗亦可笑也王元美曰宋人以是三月食素誦經已可笑矣今人不斷屠宰但不上任尤爲無謂或曰宋朝火德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此三月謂之灾月官員例減祿料無羊故又謂無羊之月衆皆避之似勝

五行家赤口之說

五行家有赤口之說按古語衆口鑠金論衡云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曰鑠金其說本此

破月破人

萬齊融送人詩計程頻破月數別屢開年杜詩二月已破三月來破月開年今人語猶然又司空圖詩破人看乳燕擁一人幹某一事曰破人亦今俗語也又俗以初昏後爲人定時後漢紀班超在西域人定後召諸司馬勒兵雞鳴馳赴涉車是也

如律令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李善註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呂延濟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皆近之今道家符呪類言急急如律令葢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說恠誕不足信

斧正

杜少陵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並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少陵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少陵葢詭辭耳今人以改詩爲斧正本此

區蓋

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按區藏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盈缶亦區蓋之義莊子所謂巵言日出正與區蓋相反韓子謂人主漏言如玉巵無當無當無底也

古人隨物寓義

古者屨有約註約之言拘也用繒一寸屈爲之頭者屨頭取以爲行戒馬酒有禁士冠禮兩甒有禁是也註禁承尊之器也因以爲酒戒故名禁而飾以饕餮貪之戒也簠簋而龜飾之廉之勸也可見古人隨物寓義所以防其情之流也

古人名稱物彙

古人呼食爲頭如晉元帝謝賜功德餪一頭劉孝威謝果食一頭之類是也奴亦爲頭簡文帝書安城王餉胡子一頭之類是也呼魚爲㪷如梁科律生魚若干㪷之類是也茗爲薄爲夾如溫盲茗二百薄又梁科律薄茗十夾之類是也筆爲雙爲床爲枝如搜神記益州西神祠祈禱者持一雙筆南朝呼筆四管爲一床梁簡文帝答書曰寫書筆一枝一萬字之類是

也墨爲螺爲丸爲枚如陸士龍與兄書送墨三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糜大墨一枚小墨二枚之類是也紙爲番錦爲兩王佐云幣錦二兩之類是也衣爲裁如沈約謝葛衣一裁

佩玉佩劍

方萬里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天子白玉玄組綬公侯山玄玉朱組綬大夫水蒼玉純組綬世子瑜玉綦組

綬士瓀玟縕組綬而婦人亦有佩衛南子環佩璆然是也子婦事父母舅姑各有所佩男子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左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婦人右鍼管線纊大觿木燧左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男子未冠笄衿纓佩容臭古之佩如是而已未有帶劍者也禮記虎賁之士說劍家語子路拔劍而舞少儀僕者右帶劍春秋傳衛良夫袒裘不釋劍而食古者卑僕武士帶劍非此則佩玉與玦袷等物至戰國尚劍則巨闕干將鏌鋣之名顯而劍客以短長之術遊說諸侯東萊大事記周烈王十七年秦初令吏帶劍佩玉三代也帶劍秦也秦與三代之分無他觀其所佩而已是年秦簡公七年秦記又書百姓初帶劍又秦始皇九年王冠帶劍東萊曰始皇年二十一帶劍秦始也人主帶劍廢佩玉始此

金陰玉陽

寤齋彙編云王字一土也金以兩點在土之內偶之

也玉以一土而一點在土之外奇之也故金爲陰而玉爲陽或曰土生乎金金出於土是也玉亦出於土乎曰玉出崑岡玉亦出於土也石韞玉石亦土中物也土之堅凝則爲石也君子金玉其相式如玉式如金便自有中和之氣

木難火齊

木難火齊世皆以爲美珠曹子建詩曰珊瑚間木難杜陵詩曰火齊堆金盤按太平寰宇記木難出翅鳥

口中結沐所成碧色珠也天竺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紗縠之重安得爲珠邪

五音二變

淮南子云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樂有五音而又加以二變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爲設副也變宮生徵變商生羽

祀樂無商音

樂律問答云周禮祀天神地祇人鬼之樂何以無商

音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東笙西頌

笙猶生也頌音容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西爲陰中萬物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

太樂令知音

總章中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文收和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故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鐘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墮殆死常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疾亾其知音皆此類也又有曹紹夔者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怒之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鐘扣聲使紹夔闇名之無誤者乃反歎服又洛陽有僧房中磬自

鳴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不已紹夔來問疾僧以告俄擊齋鐘磬復鳴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甚信然冀其或効乃具饌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磨磬數處聲遂絕問其所以曰此磬與鐘合律故擊彼此應耳僧大喜疾愈

志樂鶴舞之應

韓司馬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瘍發背瘉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啓於是作志樂以爲律生

聲鐘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圖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鐘一均於朝廷宮闈宴饗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

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盛爲郎時從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則請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氣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吹之而和製琴瑟簫笙塤箎奏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復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嘻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鐘使考之曰此黃鐘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起篝燈趣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撫膺高蹈喜曰得之矣始吾志樂成九鶴飛舞於廷者久之應其在子邪然太常肄業習舊　朝議未遑復禮變樂之事無及之者

古琴陰陽材

格古要論古琴陰陽材蓋桐木面日者爲陽背日者爲陰不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面浮陰必沉反覆不易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

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可驗也

明妃琵琶

琵琶所作爲烏孫公主出塞也文人或通明妃用之姚令威辨以爲誤是矣然玉臺新詠載石崇明妃詞序曰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聲故書之於紙則崇之明妃詩嘗以寫諸琵琶矣郭茂倩著爲樂書遂載崇此詞入之楚調中楚調之器凡七琵琶其

一也則謂明妃爲琵琶辭亦無不可

申屠敦漢鼎

洛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深川之下雲螭糾錯其文爛如也西鄰魯生見而悅焉呼工象而鑄之淬以奇藥穴地藏之者三年土蝕文蝕銅質已化與敦所有者略類一旦持獻貴人貴人寶之饗賓而玩之敦偶在坐心知爲魯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鼎其形酷肖是權貴人請觀之良久曰非眞也中貴次第咸曰非眞敦不平辨數不已衆共折辱之敦歸而嘆曰今而後知勢之足以變易是非也

物性相反

睡蓮葉如荇而大沉于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晝復出夢草晝入地夜復出睡草五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茭菰根如藕稍壯人株根爲鹽俎食之令人好睡却睡草一名五味草食之不使人睡蓋世間物性有相反類如此者

鳥獸草木互名

井觀瑣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廡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竹爲草

菽園雜記余嘗題墨竹以竹爲草或云草以歲爲枯榮竹耐久不凋草何足以當之余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敘山之草木每以竹爲草屬始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木之有竹猶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奇然山海經記事書最古者古人必有定見也

荔陰

周彥通云昔嘗讀蒙泉翁論著曰荔枝流品僅可與北之蒲萄比南人不以爲然蓋護短也噫翁之意微矣夫荔爲果以實重陰不與馬紅繒紫綃龍牙鳳爪

之夸詡先後篇牘雖東坡老人於流離遷謫之餘猶以日啖三百顆爲言若不知其詞之饞焉噫美則美矣亦南方植物之珍耳一騎紅塵萬姓播越千載而下非但人病之荔亦自病之矣翁莆守也安知其意不出於此哉長柯密葉敷蔭席地日交之而翠陰成月交之而金影碎風雪交之不踈不凋荔之陰盖與徂之松建之榕吳楚之豫章同德而比義者也北人不及知南人有之而不必盡知也

榕

榕樹大十數圍葉如樟而小不凋樹上懸枝着地即生根一株可以庇蔭數畝人家於東方空闕處及院落有餘地或於道路傍往往栽之以障風蔽日然其樹拳曲軸解不可以爲材燒之無焰不可以爲新故海物異名記云榕或作櫎言材不中梓人也夫柤梨橘柚皆可於口荆氏之楸栢梁爲杙麗禪傍需而兹榕無所可用以至於此其大也彼直因其固然惠子以爲無用邪子綦以爲大祥邪彼惡乎知之余素性癡拙有類是榕故以爲號云

五大夫松

泰山有五松云秦始皇登岱封爲五大夫按秦官五大夫五非數也亦非大夫之秩也若漢千夫楊僕傳以千夫爲吏漢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米爲之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者五大夫者盖千夫等耳或云五大夫秦賞功第九爵也後人以五松各封大夫謬矣

夔一足

呂覽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漢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其言本此按山

海經東海中有獸如牛一足名曰夔許氏說文夔卽魖也似龍一足卽莊子云夔憐蚿者國語云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杜詩所謂山鬼獨一脚者也然則夔一足者乃指夔獸而言非樂正后夔也呂氏蓋傳會耳

豢龍

朱右云龍非可豢也可豢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大小致雲雷澤下土神變莫測豢養何加焉豢養得加之則非龍矣番舶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蜿蜒

長數尺魚身牛首兩角鱗甲爪牙鬚鬣具如龍舶人以木穽欄其中置海水以豢養之將獻京師且曰初爲漁網得之若黿鼉然吾固知其爲非龍也唐應德云史稱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豢龍者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豢龍爲畜龍也與龍乎可畜非所以爲龍矣

代漏龍

琅嬛雜志薛若杜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潛心傳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報春鳥

顧渚記云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

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爲報春鳥

喚起催歸

韓退之贈同遊詩云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黃山谷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謫峽川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憶此詩方悟之蓋喚起催歸二鳥名若虛設故人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催歸子規

鳥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亦謂之春喚此乃謂之禽言黃玉林云按此詩喚起催歸固是二鳥名然題曰贈同遊者實有微意蓋忿已全曙鳥方喚起何其遲也日猶未西鳥已催歸何其早也豈二鳥無心不知同遊者之意乎更與我盡情而啼早喚起而遲催歸可也

黃猿領白兒

日詢手鏡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爲黃潰

去其勢與囊即轉雄爲雌遂與黑交而孕又數百歲方變爲白唐詩黃猿領白兒誤

犺

海語犺人屬出於暹羅之崛巃短小精悍圓目而黃睛性絕專愨不識金帛木食如猿猱古樾蒙密者率數十巢蓋舉族所聚也語咿嚶不可辨山居夷獠每諳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敝絮食以鮔鮁飲以漓酒即躍然喜似謂得所主者舉族受役至死不避雖歷世不更他姓嘗役以採片腦鶴頂皆如期而獲其山多犀象主者利其齒角役以毒鏢犺挾以歸遇犀或象輒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或怒且索毋得也移刻毒發而殪犺乃羣聚叫嘯若誇其捷者相戒聚以守經月犀象且腐所遺如齒如角齒則負以兩犺角乃一犺肩之以輸其主遇奪他姓亦至死弗畀也舶人編竹爲籠紆深其制置所必出之徑機而取之以獻於夷王王大愛玩酬以蘇方木至數千斤猶衣

犺以番錦飼以嘉賓置之爽塏犺以非其主終不附也然稍近煙火淚目死爾鐵橋子曰予觀犺有三善焉格犀若象以小刺大近勇不安華構不甘嘉豢近廉不遺舊主近忠吁若犺可爲臣監矣乎

鞋頰間蛙

王龜齡記蛙云予有鞋布體而麻質其綦甚十趾不能自藏有蛙乘罅而入蟄于鞋頰間暮如厠而蛙忽鳴俯而視無所見行而又鳴既就几席坐足每動則

閻閻然有聲指模之有蠢而動者呼童子燈之脫鞋而微露一爪乃蛙也命童子出之躍而去夫鞋非可蟄之所蛙託身誤矣使其不能自鳴幾死于足間子去歲嘗和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蟆詩以戒同舍采能止殺是蛙也豈以子不殘其類故奮身而來託將以脫蠡蝕吞噉之禍於一時邪感而至蟄而免自鳴以求全蛙亦有知矣能持無害物之心而物以其類至能持無害人之心人其有不至者邪

虎銜魚

春秋推灾度云四方煩擾衆氓失恩則虎銜魚奚禺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昔也之賦鑽穴踰牆今也之賦連闥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僑如今也之姣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賦惟恐人不知今茲之賦惟恐人不知賦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為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嗟嗟尤有可異者甜劄脂以潤橐巧損羨以市聲乃羶慕之徒且有艷為謳歌者且有諺稱輿論托之奏記者銜蝦之虎其為不食生物之騶虞也邪

朝四暮三非詐

狙公賦衆狙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然則朝四而暮三乎衆狙皆喜此莊子之寓言也天下後世謂為狙詐此非詐也莊子謂之因以隨時而多寡之也大抵萬物之情朝動而暮息動則易饑息則易飽易

饑之時而食之寡易飽之時而食之多此賦之不順也宜其怒易饑之時而食之多易飽之時而食之寡此賦之順也宜其悅物不易數不增一劑量緩急之間卽化怒而為悅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與民宜之則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盍聖人治天下之活法也

蛤蚧

蛤蚧乃一甲蟲滇南粵西皆有之狀類蜥蜴守宮之

蜀多生城垣串樓及人家墻壁間其物二者上下相呼牡聲蛤牝聲蚧累日情洽甚乃交兩相抱負自墜於地人往捕亦不之覺人以手分擘雖死不開人得之以槁熱草細纏定鍋中蒸過曝乾售人煉爲房中之藥甚取效嗟夫蛤蚧以情慾殞其身人迺取以爲媚藥亦死於情慾而不悟與蛤蚧何殊故昔人有飛轡着鞭之警

海驢

海語海驢多出東海狀如驢舶估有得其皮者毛長二寸許晴則毿毿下垂陰則髦絲整也或以製卧裀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籍魂乃數驚矣島夷詑其靈不敢畜也嗟夫獬豸觸邪神草指佞皆出於聖人之世蓋希代之瑞也海驢產於荒裔洪濤之中而其遺革猶辨淑慝以效其靈亦足異矣吁孰謂靈具五常而智反畋革下邪

鷄尸牛從

韓策蘇秦爲趙合從說韓曰臣聞鄙語寧爲雞口無爲牛後顏氏家訓曰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也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何子元云非誤也口後韻叶如寧爲秋霜無爲檻羊之類古語自如此

蠶珥絲

淮南子云蠶咡絲而商絃絶注老蠶上下絲於口故曰咡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絶古本

咡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見于外如珥也商西方金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囚應商而巳

去角字譌

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或云有齒無角若犬豕似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也角當作甬謂鳥味譌爲角耳蓋以鳥獸與之角則無鳥之味鳥傅之翼則無獸之四足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以獸言

檮杌

檮杌舊註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註引楚謂之檮杌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爲戒趙岐曰檮杌者嚚凶之類與於記惡之名杌樹無枝也從木從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從矛則非獸明矣史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藝文志檮生皆作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赤壁

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唐元和志云在蒲圻縣西與烏林峰對圖經又云在嘉魚縣西蓋初蒲圻地今屬嘉魚也按史昭烈居樊口進兵逆操遇于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史稱赤壁初戰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謝疊山云予自江夏泝洞庭舟過蒲圻見石巖有赤壁二字因登岸閱赤壁其北岸曰烏林又曰烏巢乃漢陽境有烈火岡上有周公瑾廟至今土人畊地得弩箭鏃長尺餘或

得斷鎗折戟以今嘉魚赤壁合之信爲瑜破曹操處無疑其他四處非是若黃州赤壁原名赤鼻蘇文忠特借操事譏當時用事者爾

古跡不可考

洪景盧云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如堯山歷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爲堯舜時事編之圖經會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顛至於禹穴則强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實今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惟謹按張雲叟河中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即舜城也廟居其中唐張洪靖守蒲嘗脩飾之至熙寧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爲埏陶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之中泠一洲島名曰中潬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陽所爲以鐵爲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迹中潬自此遂廢顯顯者若此它可知

矣東坡在鳳翔作淩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於陳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

西王母

漢武時有西王母者降史載其事按爾雅觚竹北戶

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注云西王母在西㩆此則西王母即崑崙山王母堂也十六國春秋涼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錦煥若神宮宜立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若青鳥啖桃諸事則侈為幻談如所謂蓬萊仙人者矣

聖燈

聖燈名山之大者往往有之世人多歸之佛氏之神如寧德縣霍童山眉縣峨眉山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衡山聖燈巖匡廬神燈巖明州天童山高麗太白山數處聖燈時見蓋山之精英之氣發為光怪耳

終南先生

俗傳鍾馗起于唐明皇之夢按丹鉛錄云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耳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後世畫鍾葵于門謂之辟邪由此傳會也宋宗懿妹名鍾葵後世畫工作鍾馗嫁妹圖由

此傳會也但葵馗二字異耳又按楊惠叔書夜獵圖云終南先生棲遲巖阿乖離閉窗資輝螢雪刻意汗青揮毫如散霧吐辭如建瓴方其時孽妖竊號唐祚以傾羣小跳踉沸如糜羨先生思圖匡復汛掃欃槍欲梟二張於藁街軼五王而獨稱奈何抱藝三試弗獲一榮觸階以沒流血濺纓觀此則先王英氣死也若生生欲誅姦死而驅魔理固有然安必其不入明皇之夢乎而楊升菴乃指辟邪嫁妹為傳會二葵矣

嫁妹誠屬傳會辟邪恐非虛也

賦珠去來

唐殿中侍御史林公藻初省試珠還合浦賦賦成假寐若有告者曰何不敘珠去來藉而增之曰珠之去兮山無色兮氣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兮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榛榛果中第及謝主司杜黃裳曰敘珠去來若有神助

青衣試兆

莆陽比事翁點字沂伯肄業廣化寺夜醉擊寺鐘忽覩一人狀貌詭異訶曰汝爲誰此豈鳴鐘時也邪點曰汝謂我爲誰其人曰能對吾一聯當語汝乃云折破磊文三石獨點應聲曰分開出字兩山单石獨山单皆花名也其人頷之曰正郎言訖不見卽寺青衣神也後果擢乾道第終朝請大夫提點江東刑獄又有僊遊東鄉後坂士人陳詠於試案上枕籍而臥夢一朝宇如僊侯廟然見一青衣神贈一聯云譙樓紫氣行將見策問元來是讖詩占得魁星屬莆豐來年奪得省元歸次早陳詠大書黏于簾前柱上觀者如堵是時葉大有魁解次年葉大有魁南省先是陳詠得夢頗自負及第三場策問末果有譙樓紫氣行將見之語與所夢合不知是符葉大有省魁夫青衣之兆驗於翁左於陳則神亦有時誰人者乎不語神有以也

國君黃雲

南唐近事越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粧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盖術人餂人類如此又按定命錄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問天綱答曰神氣清秀壽苦不永又請連榻而寢視嶠鼻無喘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魏元忠謁張憬

藏待之甚薄問通塞不答公怒拂衣去藏遽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袁張天下奇術也袁非得之睡將以壽爲天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爲賤況中實瞶瞶而論人於目睫間自負子卿唐舉者豈少哉而世人率爲所愚何也諺曰有心無相相隨心逐有相無心相隨心滅噫荀子非相篇皮日休相解有味乎其言之也

碧雲騢

宋有碧雲騢書一卷爲梅堯臣聖俞撰昭陵時有御馬名碧雲騢以旋毛貴用以名書云其書凡慶曆以來名公鉅卿無不譏詆范仲淹亦在其中按此書乃襄陽魏泰所撰而托名聖俞者也王銍跋范仲淹墓誌云近時襄陽魏泰者場屋不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假名武人張師正又自出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衊前人最後乃作碧雲騢托之堯臣歐陽脩銘堯臣墓亦云堯臣平日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則可信其無此矣嗟嗟正人君子爲宵人托名以行私者寧獨一堯臣哉

瑣綴錄

余初閱尹直瑣綴錄見其雌黃當世鮮所許可即當世稱賢豪間者亦摘其微瑕令無完玉竊嘗疑之已按直爲翰林侍讀學士時禮部侍郎缺歷城尹太宰素不滿直他有舉薦　上不允內批以直爲之翼日直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

結怨尤深已而直以憂去服闋到京適兵部侍郎馬公被誣謫戍直以兵部非所宜請補南禮部未幾寵衰直營再入歷城不許後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以尚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直遂與孜省稽罷歷城而代以豊城李裕已孜省薦直入內閣諸一時同升者皆不滿物議而直誌謝司空墓以爲諸公皆剛介寡慾一旦聯陟輿論稱快夫孜省何如人其所引用何如人而直尚矜茅茹

乎且直與萬安劉吉彭華同在閣辦事司禮太監懷恩嘆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時御史湯鼐以印馬詣內閣會勑直與萬安謂曰近日詔書褒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於是鼐劾奏謂其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其他僉態不能悉跡其與李孜省萬安輩相善則論者指爲小人之尤亦可以槩其品矣嗚呼彼何人斯猶譚當世人品乎

教諂

前漢陳萬年子咸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夫文度下膝詛高懷祖子康觸屏道詘幼公世以此稱父子相左云按萬年廉平行脩而善事人賂遺許史傾家自盡後推轂於丙少卿亦以問疾獨留故則得力固在諂也咸短石顯于殿中服豪彊于郡治似有特操矣然枙腕於辥朱翟孔之先發乃賂遺陳湯以媒內召于書曰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何其媢也豈晚路方悟乃公教戒耶陽許其父以驚名陰襲其術以驚位翟氏三傾竟以憂死固天道哉雖然夜半諄諄諷以式穀祟在幼公矣楊子之論奮建也曰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二陳亦云

獨步來

渚宮故事梁安成王蕭佽天保之朝爲一代文宗有

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所敵擬者惟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佽卒同賓客候見其屈一脚乃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皆舞抃以爲笑樂嗟夫文章公器何妨雙美使佽尚在安能掩信言文名乃幸其死而稱獨步乎且今亦未見信言遺文所謂獨步者毋乃空沾沾於當日耶

潔疾

世傳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朝靴

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周欲觀之芾起取于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芾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研汚矣不可用爲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嘗以端硯呈蘇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爲遺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任太常博士時

奉祠太廟廼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其嗜潔類如此然志林載芾知漣水日莊季裕之父希甫爲曹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及季裕昆弟訪之方受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矯宗室華原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解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于衆賓之間乃知潔疾終非天性也雲林遺事倪元鎭嘗留客夜榻恐有所穢時出聽之一夕聞有咳嗽聲侵晨令家僮遍覓無所得童慮捶楚僞言窗外梧桐葉有唾痕者元鎭遂令剪葉棄十餘里外蓋宿露所凝童紿爲唾耳一日母疾延吳門葛可久治療以所極愛白馬載之可久素憎其潔癖俟雨中往途中上下故以泥汚馬元鎭見馬被汚心已不悅迎入書室復故亂其文博之具元鎭大作惡拜其母曰兒欲母速起故忍之耳兒疾雖死不願其醫矣馬洗數日乃罷嘗觀元鎭題米南宮石刻遺像詩云米公

遺像刻堅珉猶在荒烟野水濱絕嘆莓苔迹滲滴細看風骨尚嶙峋山中儼塚芝應長海內清詩語最新地僻無人打碑賣毋懷英爽一傷神夫雲林與元章寧獨書畫有入毋亦不情之潔性相投邪

嗜癖

長慶末前知福建院權長孺犯事流貶後將詣闕宋官臨行郡公飲餞于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

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撮啖合坐驚異劉邕性嗜瘡痂以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貽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啖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劍南東

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衙令人採食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以洩其氣盡以蘇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夫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殊性偏嗜固其宜也至海上有逐臭之夫余猶疑爲寓言迺人爪也痂也臭蟲也而津津飫好至此曾不若食薦甘帶爲猶潔者噫彼方矜爲獨知之契寧以爲辟乎哉大學戒五辟諺死謹二入其旨嚴矣

盧延遜

盧延遜吟詩多尋常容易語獻王建詩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建冬夜與潘峭平章邊事旋令宮人燒栗俄有數栗爆出燒繡褥時建多疑常於爐中燒金鼎命二妃親侍湯茶而已是夜宮猫相戲悞觸鼎翻建良久曰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憶得盧延遜卷有此一聯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又狐衝官道過犬刺店門開張相每稱之餓

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成中令每稱之延遜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猫狗力噫今么麽輩孔取狂藥撫掌千秋其沾沾不啻寒號蟲庸知其多觸鼎嗜砧類邪遂令署門噃面溷失鷄孳之鶴是誰之過與

梅權衡

太平廣記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場中競講論如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箠

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賦押諒字以爲師模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擧季遐且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聽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鴟拂其上權衡又講靑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鴟拂其上也衆大笑噫有梅家之靑玉案且其前無古人也

姜夔正雅樂

宋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奉常雅樂京仲遠主此議送赴太常同寺官校正夔詣寺與寺官列坐召樂師齎出大樂首見錦瑟問曰此是何樂衆官有譏文之嘆正樂不識樂器夔又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衆官咸咲而散去其議遂寢其書當時亦有傳之者噫世以空文博譽者豈少哉向使姜夔不詣太常將無以識樂流譽于後耶

七十世碑

北史熊安生字植之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噫詩不云乎樂郊樂郊誰其永號

九龍廟

嬾眞子云同州澄城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道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旣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

鄧差王叟

廣五行記梁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於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飮謂曰觀君二人遊行商估勢在不豐何爲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終止爲身

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甘美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歸至家宰鵞以自食動筋𩩲骨硬其喉病而死原化記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物唯夫與妻更無兒女積粟近至萬斛而夫妻儉嗇頗甚常食陳物纔以充腸叟常巡行客坊忽見一客方食盤餐豐腴叟問其業客云惟賣雜粉香藥而已叟問汝利有幾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

本不望其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謂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謂達理吾今積財巨萬而衣食陳敗又無子息將以遺誰遂發倉庫廣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錄云此人安破軍糧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于相州盡出其廩以供軍馬夫鄧差王叟俱以富雄麤麤是甘一旨食而遂殞命信乎一飲一啄皆前定也況其鉅乎彼營營於勢利之塲者可以惕矣

夜談鬼而恠至

柳宗元龍城錄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忽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恠至亦知言也餘冬序錄云宋岱阮瞻皆著無鬼論而皆與鬼遇

自是好笑前輩教人晝莫說人夜莫說鬼說亦何必晝夜乎避蓋好議論者必遇其敵

唐太宗好名

唐秘史司馬溫公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見于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頸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按唐書載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欲觀史迺歿後數百餘年猶見形於司馬氏求其善書甚哉其好名也

鮑君李君二神

風俗通云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鐘皷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

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又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池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二事相類皆可爲淫祀者警

三十爐

獨異志唐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其兒女哭號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苦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爲相說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爲說鼓鑄橫財我無一馬惡可並哉言訖復絕嗟嗟貨以悖入鬼亦輸之生也有涯患焉匪吉君子曰誕耶真

邪命也彼慔忮驕揚者吮人膏脂佼佼焉以冥鑄之符自兮詡而没身不悔乃逐臭之夫又乘寵預權奴焉竊其鑄餘以自封殖而耗然如酲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命無以爲小人

楚雜異聞

南楚新聞段成式與溫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閒居輦下是歲冬至大雪淩晨有叩門者僕夫視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書來庭筠謂誤

開之乃成式手札也辭曰慟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矣後世何云況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絕武子成嶅自是井障流鸎庭鍾舞鵠交昆之故永斷私情慊慨所深力占難盡自後寂無所聞溫段二家皆傳其本余嘗閱成式酉陽雜俎自托易象一卓之言詩人南箕之奧且冥跡併諾皐記二章語多俶詭豈其生平好奇沒尚能爲幻耶又雜中紀異云顏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上從之遂遣

宗族餞于長樂坡公旣飲而躍上棌跳躑謂衆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氾水恍遇陶笑語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奕郎而覩之問曰子何所來賈曰雒陽一笑謂曰幸托書達吾家許諾郎札書付之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嶺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知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此事米元章載于公之碑陰諒不誣也惜不得其書中何語然觀公之一笑則公當以千古不朽者自信必不至如段少常慟哀悲懼云云也尸解之事自古有之况忠義如公者乎子不語怪怪豈其無如公之不死又無足怪矣

黃少保錢尚書

闇然堂錄最云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之耳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也錢益怒老傭徐對曰黃家墳故某所築耳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芝園張公曰予鄉近有發張郎中之墓而墓都憲者有發王太

守之墓而墓憲副者殷鑒不遠欲以徼福其可得乎潘去華曰予官溫州問黄少保之裔零仃二三人耳皆未有室如衰草墜葉然然無有憫之者其先世墓石又可知矣

臨安疑鬼

朱思彦淳熙初知臨安鈎校官物得押錄高生侵盜狀其妻尤貪冒時高事上府先擒其妻置獄中高歸廷詰之復不遜思彦怒并係之日加絣訊一夕丞定

囚二人泣訴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思彦燕客未散遂破械使竄明日丞詣思彦言高爲胥長而夫妻盜没且對長官咆哮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名已困憊不能應竊便宜出之比至家俱死幸不殞獄不必彰聞其子亦頗斂瘞矣失於專擅此情悚然思彦喜丞之嫉惡同己且處事委曲無跡致辭謝迨反室復念彼罪不至死一旦并命豈不累己正不然將有陰譴自是寢食不安遂見二鬼裸形披髮舋血遍體挽衣號曰我罪不過徒隷乃論冥塗非得爾往地下辯證決無相捨理思彦噤不能對遂感疾二鬼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思彦告之故且曰不忍一時之憤悔不可言丞笑曰兩人實不死吾憫其困而脫之紿以亾告耳思彦驚曰若是則見形者爲何人丞曰憂疑太過所致即呼高夫妻拜庭下思彦豁然疾愈命高復故役焉嗚呼嘗讀顔氏還寃記如南陽挈頭武昌撫手事因果固然無足怪者胥

長計脫於丞而二鬼挽衣誰爲之祟余以思彦見自家之神即常張亦見自家之神蓋吾心元神原不喜忍心殘神現形仇我心惻神托形惕我常張仇也思彦惕也惕而復復而無妄無妄而神全矣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嗚呼丞仁術尚矣朱臨安亦仁人也元自實欲刃繆君一轉念遂爲菴翁所賀況高生以侵盜被訊復爾不遜非無辜者而朱聞殞而傷見主而豁試觀張乖崖一錢之案其於朱臨安何如邪

溈山果報

盡心錄載宋嘉定間潭州有程二者其子年二十餘謀欲殺之事發鞫伏獄成時眞西山爲帥疑之一夕焚香告天夢神告之曰是乃二十年前事毋怪其然旦起詰程二初不服西山曰爾二十年前事我已悉知之矣程二乃曰然彼時有溈山行者客吾館欲買度牒其利其財而殺之瘞之厨中西山遣吏掘屍果在籍其家可千緡下程二左院審其子與前詞無異

復曰彼爲爾父爾何故欲殺之其子無說西山曰汝別治生計不見爾父如何對曰不能西山曰汝能則與汝千緡對曰若得千緡買度牒溈山爲僧去遂以所籍家産盡給之程二編管建昌軍翁希登云此輪廻果報之說也不可以訓審如是則謀殺父者可得家財而謀殺人者只服編管且其所奪之財盡歸於其子也使人儌幸於佛家幻妄之說而天性大倫憯然莫知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必其流之弊也甚矣不可以爲訓也愚謂此既得其詳以法治之而已矣

儲祥知宮

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來謁熟視之蓋京師上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我已非人玆竊有所禱明日將託身爲犬實在尚書宅願戒家人善視我豐公驚曰公平生有道行何爲爾對曰某初脩道戒本無隱惡奈一事獲罪於天何豐問其故慘容而言其以朝廷方黜蘇氏學因建請磨去儲祥碑文坐

是受譴豐曰上帝亦愛重蘇公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指耳言訖失所在旦而犬生十子其一手足黑而身黃疑爲黃冠也殷棠川云蘇軾以才取忌必欲寘諸死者王珪蔡確耳一時鷹犬攻擊不遺餘力觀太皇曰捃至于詩其過微矣神宗亦云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公論蓋未嘗不明碑之磨不磨於國體何關輕重文之存否於軾何榮辱蕞爾羽流迎合致請俾沉異趣宜哉長安石工不忍刻

新縉紳士有厚顔矣何瀋陳貞胡紘之徒皆發身賢科列職臺省痛詆程朱以遂善類惟汲汲榮利甘自昧其良心不耻也彼豈冠乎何誅

蔡州妖尼

朱子歐陽公事蹟云蔡州妖尼于惠普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公獨以爲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罪醫人藥悞殺人故皆罰爲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萬物人最靈其尤者爲聰明聖知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邵國賢曰歐公之辯妖尼精矣使辯不至此則將信之乎牛能應人言物妖也尼言能使牛應人妖也妖以害正直去之耳何也

子玄

金長傾五吾尭文於隆慶丁

原缺

宙合編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毛詩多識編已著錄是編乃其考証之文分爲六門一曰泰真測微皆談天地二曰珍駕提羽皆談經籍三曰璺兵微畫皆談史傳四曰議疇剽耳皆談世務五曰在鈞誦末皆論學問文章六曰說藪鬖髿皆談襍事明代說部大都撏撦斷爛游談無根兆珂又撫明人之說部而以巳見斷之輾轉稗販似奧博而實無考證每篇名目故爲詭異篇首各有小序亦皆澁體均之當時習氣也

牖景錄二卷

〔明〕徐三重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榑亭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牖景錄二卷》提要

牖景錄卷之上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巳今之學者爲人夫爲巳君子儒也爲人小人儒也孟子亦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夫脩天爵而得人爵道立行章何害其爲爲巳之事也以天爵要人爵既得而棄之其爲爲人無復疑且所謂天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也審能脩之是不躬行君子歟第因假此以求利祿

名位則非其本目然能假之時未改之局亦儼然無過君子也惟巳棄之後仁義滅亡其人只公卿大夫則毛質頓殊矣斯人也愚猶以爲未指乞墦龍斷之徒也或事君人與今之所謂良臣者有此先後兩截伎倆也雖然彼欲要之猶能脩仁義等物卽欲棄之尚待巳得之後不知無所脩而得與不待得而棄者此何人士歟此何世風歟

[illegible]皆孟子品[illegible]

小學大學古教人之法詳矣古之人才在上者典禮樂昭倫叙防閑其非僻涵育其德性歷有年數俟

其學成道立而後推擇任用望以治國平天下之事詩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皆言造就人才之事正如農人樹藝五種播穫有時栽培有則人力盡地利成而後取用焉乃大得倉箱之蓄以給終歲之計三代以降教養無法卒有選舉拔而取之正如采摘溪毛山蔌任意掇拾聊供鮮脆一時適口罕獲堅完至以實備積備緩急恐卒無全效也

唐虞君臣開天首治其道曰精一執中其政事則平

土播穀明倫弼教當時生民之事無一不舉而司馬未聞有職也商周暫有征伐旋即橐戈其建極敷化率由仁義兵農之政伏險於順用戒未危非好武也孔子適衛之語惟富與教聚斂軍旅極所惡聞孟子陳王道於遊歷亦指經界學校二端而闢土善陳有民賊上刑之斥觀此則聖賢學術事功皆可知後世以太公兵書爲武事之祖夫太公之學在敬勝義勝數語武王受訓立爲太師而牧野之矢大會八百倒戈前徒非全以鷹揚卒事也至大定之日歸馬放牛示不再用寧有復作兵法以傳教後世啟殃民之禍無已哉吾徒嘉唐虞師孔孟直爲萬世宇宙生靈事當使無一物失所而談兵習武固倖於一試豈吉人之道乎若不免保境靖亂第討求三代遺法令有備無虞而卒有與發以大不得已凶喪目之可也

太上之世惟民而已君與仕胥爲民立也爲民立故養於民養於民故不得牟民利有祿之家屏雞豚去蔬織恐下兼黎庶爲耗閭閻求不失爲民初意

也漢灌夫楊惲倚豪勢廣田業目爲奸利坐法誅死兩漢士大夫多廉隅以營家計爲汙故曰漢道近古也後代不然士大夫田土皆兼并於齊民六登賢階便連阡陌徭役不追興發不加而里甲事一切委併下戶使日瘠月削入於流徙破亡是士大夫乃世蠹民孽耳夫安所用仕

四民貴士以志道也道由學而明古之學者以言行徵今之學者由文詞進取其本末已自不倫然文亦道之所載也取士者不知其道而觀其學不知

其學而觀其文因文以徵學因學而知道則士猶
或可明也三代而下文果皆道耶不道之文非學
也不學之士其於名實難言矣然求學於士當先
之求者求者於學無當士何由知道也嗚呼奬豈
一日耶挈策而諷詠讀乎士之書操觚而搆思習
乎士之文試舉士之所以爲士者而索諸其身心
則枘鑿規矩無合也夫名其爲士非以聞道爲學
術而根心潤身無非是耶若索諸身心旣與道不
相涉則其所諷詠所搆思皆不知何物矣此可言

學乎又曷以名士

史言霍大將軍不學無術術非他技益士君子立身
處世自有大道德性未融者需之問學此三代教
育之所成而大義乖後世路人才所自負薄藝小
能皆靡當於此由其所目爲學者與古大舛戾學
以道爲的故適於道者謂之學術彼徒以詞章記
誦爲務學而所謂術者又詭而入於權變計數皆
同適越而北轅杳非其似也楊馬遷固前代所盛
稱宏博於此義果有聞乎哉孔子曰君子不多夫
大聖人好古敏求而云不多然則所好所求更何
事此正在吾學者權度間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邵堯夫云天下將
治則人必尚義矣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矣夫君
子小人心術行事之大辨惟在義與利兩塗君子
多則世爲有道小人多則世爲無道治亂之實亦
定於此而不爽彼禎符孽象特其所醞釀而致耳
夫尚義則遜讓之風興尚利則爭奪之風興遜讓
者君子之懿德而爭奪者小人之暴行公卿大夫

相與遜於朝士農工賈相與遜於埜是天下皆君
子也天下皆君子而世道爲不治者難爲言公卿
大夫相與爭於朝士農工賈相與爭於埜是天下
皆小人也天下皆小人而世道爲不亂者亦難爲
言孟子曰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而
不王者未之有去仁義懷利以相接而不亡者未
之有夫君臣父子兄弟此家與國與天下人類之
大綱也懷利於家而父子夷兄弟鬩懷利於國與
天下而君臣異志上下相罔大亂之世此最章明

事也故古者覲於朝而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讓於德者不以勢相軋讓於才者不以名相嫌則都邑之事治覲於郊而行讓路耕讓畔親者不瀆叙疎者不逾齒則田野之事治唐虞三代世風雍熙淳泐非易民而異政此道耶然矣今之君子高冠長裾爰稱大人拱揖周旋秩然有度第旦而自考其身行宵而自較其隱衷義與利孰由爭與讓孰是試復以此審人情國俗近而比閭族黨之相與遠而郊圻川谷之成風其人果多好義而讓乎

抑多爲利而爭乎審乎此而有道亡道安危治亂之氣象宛若睹形而別色何待機祥妖沴發於天行物化而強推索以爲符驗也

孟子以仁義爲良貴而與膏粱文繡相較量雖爲流俗沉迷人說法然低昂之間終似揀擇意思在孔子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夫此二端者直當示去處不必較而輕並夫子之論似爲及門諸賢定趣舍而孟氏之談無乃爲乞墦龍斷之徒稍分別耳目妍媸乎

聖人教衰詭途交錯人趨士習其不軌於大道有日矣僻於空諦罔於因果則匍匐竺法之門恬於清虛嗜於脩煉則俛仰玄宗之室灾祥詫於無朕禍福眩於未來則恐動覬覦於陰陽數術諸家乃若功利權譎沉酣一世已不啻寒衣飢食然者則有庠序之振興師儒之誦法亦相率托足於進趨之途貯的於聲華之閫志道良希知德寔鮮乃欲於

風靡波蕩之間啟口先覺一綫之緒此後賢所以貞吝頻危而終未能實究休明大業也

孟子陳王道於齊宣魏惠滕文三君咸只言制民恒產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豈當今土地人民遂絕異於古必不可行此法哉如是則聖賢徒爲迂妄不經之論以說古自標異耳愚竊謂今日之事只重禁兼并使富強不得逾溢過度貧弱衣食之資極意體恤撫存令得保守則不碍于今亦不悖於古戶有名田人餅無頼便是當今王道豈必田以

井授然後爲恒業經界哉
古者一夫業田百畝卿大夫各有采地食禄之家無侵民利鷄豚牛羊不爲家畜奸脩之𠫔則有拔去園葵者有不受饋魚者爾時士行清美秪緣名義尊嚴若懷璧藏金慮招大垢末代衰風此義不設台鼎之臣不嫌巨穴章綬之吏目爲富公乃得以其贏餘廣田庄收鏹息凡所以爲奸利者國旣無禁世亦不非大第高門華軒繡蓋纖童麗女列鼎吹笙方共嗟異目爲神仙中人而田里力食之夫亡尺寸自占土佃種豪門之産而輸其租歲或不登便束手待斃有方丈莽身地則里甲兒推父子強半在公庭待搞朴此何治狀也嗚呼如此而謂吏稱於上人安於下規古唐虞三代之治然乎哉

陳白沙胡敬齋皆從吳聘君學然其所進乃自不同白沙以明心爲主以靜坐爲業嘗言爲學須靜坐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策也其爲學與教人大要如此敬齋以忠信爲本以力行爲要其日用功夫專在敬字動靜語默未嘗少違故以自名其齋益得力處在此二君俱前脩不敢輕置低昂第觀程朱門戶以主敬致知爲下學實功實地使其有所執持理會以究道德之域以此審二君之學當詎合也近世學者多左袒靜坐明心即程朱不憚浮議然而孔門進德居業以立誠爲主及言脩己安人將一敬字承當俱有體用非只守靜而已古學教人莫詳於大學其立教條目首務亦自大有功夫次第所謂明德者雖由心主乃在躬行而物理心知良非偏舉學者正當反身實踐窮理會通終是循守聖經途轍可無誤入蹊徑之疑

尹文思直瑣綴録云吳聘君在李文達所文達咨以下學上達之妙不能條析但謂且莫說上達之妙只說下學事文達顧予哂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此尹訾議聘君語也夫且莫說上達只說下學此語便是本義尹自不解耳蓋聖門教群弟子莫非下學事而上達之妙乃善學者深造而自得之其間不可強不能驟則有循序之功漸進之益自然

之妙俱不可以言喻者大要下學人所當爲而上達學所自詣但說下學莫說上達正是晦翁註中但知下學自然上達等語之意也夫道非有兩體但進道有定序因有序而爲上下然學達本是一理只說所當爲其自然貫通者不特言亦不必言此是本義如何謂其記註不得尹所訾議聘君諸偎事吾不敢斷謂必無何者人固有名實終始非親炙究竟不能定論獨下學上達之語當時對尹輩不易明白分析而開端未竟尹遂不知而妄加

訕議蓋出疾異求疵之心恐未足指爲聘君虛浮之實証也

朱晦翁曰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理義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禮義之人多何患政事不舉此名言也但世之講禮義者類多影響浮泛揣托附會謬戾實多而非笑之者其言曰道未嘗不明何用復講夫講者之非在標揭聲聞未覩默成之信而議者之非在枝疾同異亦非能眞識其虛實也使道果未嘗不明則是孔孟程朱皆妄生事然不明不行何以重爲大聖之憂乃惓惓惟患學之不講而啟發問難自謂不厭不倦正爲理義難明不惟需同人共濟亦欲廣及斯人故耳學者何可廢理義一途但當以所講不根理義爲病若以講理義病人是信武叔臧倉爲前代名公卿議論也當知理義果明則政事自有根本教化可興風俗可厚隆古盛明之經綸可昭然指掌於國家小小利害政事得失譬猶提綱何難張目若理義不明縱指

摘利害得失了了亦銖衡寸量終何究於遠大乎

洙泗淵源濂洛關閩傳述其人品心術若何其居身處物若何學者但當好古知德切己反躬一動有違仰慙先哲無徒揣執虛謬竄托門庭自昧欺人取誚遺訕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夫能知古人便攬自知之鏡旣稱尚友則我亦何止令人試思鄉國天下皆身先善而後能友其善正如登陟崇陵置身彌高覽境彌遠此亦操標求影之義也若但張皇浮論凌躐前脩自取不經之

尤何裨進脩之實噫此非後學所宜日省身心損
益言動者哉
文章有關氣運人能言之或以辭氣風格論此時文
之見也夫氣運之盛衰由理義之明晦理義在人
心非辭說不達文章者理義之辭說也理義明人
各以其資稟學問之所識宜發於議論其言平正
通達而爲天下之粹言循是而行不越規矩準繩
而爲天下之正行夫國論世風並歸的於粹言正
行而氣運有不隆盛者吾未之聞也理義晦人各

以其氣質習尚之偏自主其私衷曲見肆口而出
則矯憸鄙倍雜然並形是爲天下之狂言其言如
是其所行亦恣肆不檢而爲天下之詭行夫使士
風國俗相率而爲狂言詭行氣運有不衰替者吾
亦未之有聞也夫六經論孟與秦漢而下諸子百
家之醇醨昭然可辨此亦世運汚隆之往迹也世
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而孔子成春秋春秋明理
義正人心之大典也楊墨橫議仁義路塞孟子辭
而闢之廓如今七篇章句是也當時即目爲反治
之候蓋天地理氣惟此道耳道存則爲治道亡則
爲亂未有治世之道在而謂天下全無道者也夫
任世道者非士大夫責耶若忽理義好詭異長華
競以蔑此道令後世謂以文章亂天下則名教之
所不與也
明道進德豈是二事然則講學而求所行之不謬非
同挾技然秖以所能爲名而已古有能之而考德
皆實又不自處其名如論語中諸遜避語此大聖
人所以立德垂世也若但欲襲其名之美而不自

反其實之違既實不足以見乎則名乃所以開郄
非笑惡怒勢必難免咎豈在人省愆自已可也
宇宙之事非聖賢道理則不立故吾儒學術非此亦
莫可從事蓋聖賢道理體天地之心盡人物之性
故其事只是脩諸己推諸人脩諸己者正其心由
其道推諸人者與其行遂其生持己必純而無疵
行及人必公而無偏澤則聖德王功不過是而吾
徒所誦法所建明可一毫外此而別有體用耶未
學何敢遂輕言至道然聖門舍此無教學則又何

害於言之高也言之高而於道庶幾焉則窺星於管管見實星也嫌於輕言道而姑卑之則舍稻粱啫荼蓼果足以養人乎

國家以五經四書孔孟學術求士諸子百家偏駁悖謬之言一切屏斥老莊異端之尤正首先屏斥者近世士人翕然崇好其獘乃濫觴於司局柄文之人而務進趨者遂至家傳戶誦模竊單辭隻字輙負高奇乃至陳奏之中間亦襲用蓋其夸浮虛縱之情足以迷亂繩矩矯險深詭之語又以陵躐中

庸習其文入其趣服其說移其衷漸令禮教失倫風紀日墮士脩不飭世道傾靡愚常慨陰納其毒者不輕而更憂滋蔓其禍者將劇早見而亟爲轉移誰與望之

禮法古王者正世淑人之具而世趨老莊輙夸禮法之外夫豈有外禮法可以作訓者禮法重則教化可行人心可範風俗可維此綱紀世道之善物而或以拘方輕蔑之大非余所解余惟知百世而下有聖人作所以立則脩教必不外禮法云耳

司馬遷曰儒家者流慱而寡要夫儒正有要萬事萬化之大本是也彼自不知此或又見後代末學俗儒徒騖誦記而靡所要歸云爾史氏祗以舊典故聞世其家業而於聖賢大道之要未有師承而自得故史記是非多所謬戾正緣無道以主之故也孟子曰慱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不得其要何以反約不反於約安所用慱馬遷自謂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此漢

史氏習業故不足以知儒也

歐陽子送徐無黨序言所以爲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脩於身矣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又言孔門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

又言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者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夫歐公以文章名世其所言乃爾則知公之文章殆自有本矣

六經前聖遺言人之行於身施於事見於言者合此則是違此則非公承唐末五季文敝之極雅以振起自任博洽聖賢典籍議論詞章皚明豊贍爲世宗工於易詩書春秋皆曾著論以攄已意在位建明允稱典則當時文學獨推冠冕嫺爲聞人名佐獨惜濂洛諸賢未同斯時不得與公周旋論辯故精粗本末之間公尚有擇之未審而知之未允者若得一人蚤出有所倡明而公以如此才識更得深入大道之奥其立言操旨必大有窮探超合寧止爲一代文章名世鉅公哉

明道云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夫能改惡即爲無惡此易所謂復也人有惡苟非至下愚鮮不自知知見君子而掩若非自知何以欲掩然終不能決意遷改以圖維新只是自私自利之心不肯割絕而晩世又無王教士論以振作夾持之至使與習俱化將不復自愧其非居然朋人面目相當而彼此俱忘其菲薄之行嗚呼若遂令羔羊之風不振於上兎罝之士罔聞於下其何以稱世道

治世平天下之道乃帝王賢聖相傳之心學後世所謂道統者是也三代而下世教失脩即賢士大夫已不能得其眞是以鮮熈皞之俗非由古今人心不相及也晦翁序大學中間說孟氏歿而其傳泯後爲俗儒記誦詞章異端虛無寂滅與世路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眩惑壞亂使君子不幸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幸不得蒙至治之澤正言此事

觀豳風七月詩想見當時民生作業誠哉皞皞之俗

陶淵明記武陵桃源中人似亦庶幾同之中國自秦政後郡縣催督勾攝日煩但閒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之詩豈復有如此樂土倘過山谷幽阻苛政不及如武陵桃源者人那得不詫爲神仙異境

無爲自然等語出老氏而道家祖之然其不執吾道非所言異所爲言異也中庸云無爲而成舜稱無爲而治而率性之道順帝之則亦近自然至於虛受人寂通感易曾言之惟空與無聖教所絕且非

逆知將來老釋有倡此者而避不欲言蓋實有必不然者夫天所降人所成體具於中而萬物之理備退藏於密而六合之用全此至實而不空至有而不無言虛以其不窒虛則能受非玄虛之虛言寂以其不擾寂而能通非寂滅之寂若乃絕毋寡欲亦語孟所言而損以懲窒簡以體要其理咸自有當蓋去其雜與累而道著非并此理空滅之獨以空滅爲其道者以此知無爲自然吾以行無事而順天理彼以致虛極而守清淨縱此語偶同而所指截然不相一也

邵康節以離當寅坎當申爲陰陽之中不言卯酉而言寅申乃怕處其盛之意如花以初開爲方盛及大開即衰之候矣邵子於消息界限處看得分明凡事物盛衰倚伏眞是有不可得常者故欲居未足之地恐其以足而虧此雖於順受之義有未盡允然惡盈好謙亦天道易理然也惟原有此理故以人事推移亦自有合吾盡我能事而後以不能爲者聽諸天然要知退處之心必無妄動常之

事則貞吉之理亦自在矣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等氣象情態皆士君子所宜反躬熟審凡有黨必分朋而有爭有爭則務勝而植黨黨必爲同爲比爭必不和不同前代衰世人情國事之弊常如此體公利國者宜深念之毋徒自適勝心爲也

寇萊公何如人而張忠定猶謂其不學無術萊公亦自安然受之可知學術二字大有未易承當者昔

子路學已升堂而聖人猶云知德者鮮蓋剛腸浩氣正須有道主之此在入室後當自別孟子决盆成之死直云小有才未聞大道則其人不學更可知夫苟非聞道鮮能知德此聖門學術固當有精義涵養功夫古來雄才敏識實多昧此可知未易輕言而徒負文詞議論其不足擬倫此事明矣

詩書所以成君子法律所以禁小人然詩書法律原非二事士君子以詩書理義約束身心必無一毫入律令處若小人能守國家憲章事事不犯豈不

儼然無過君子哉故古人爲治在禮樂教化而輔以刑罰正所以堤坊衆庶使必入於理義者然則詩書法律果相悖乎哉秦人與詩書爲仇其所制法令乃人主自爲尊重而驅迫下人以從其恣縱侈肆無復先王弼教齊民之本意於是詩書法律乃不相關此秦之獘法然也王介甫欲以明法制科蘇子瞻有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之語此有激於介甫專意刑名而惡其忘本爲此議評夫晚世士大夫非不明律而行事在律者不少又安保當時專意詩書而所爲不出詩書耶此在上人所振勵與士大夫自好如何耳豈眞謂法律不足措意盡如後世刀筆之議也劉元城語馬永卿曰有服當看條貫非徒可以檢身亦可以治人此語可謂知作治之本

陳希夷謂种明逸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明逸晩節果以侈縱喪譽希夷之語流自道家以推斷消息誠爲妙議夫名由實章聖人深疾無聞正爲以道自致

亦以道永終何物可敗也明逸蚤志高蹈不無矯飾一旦涉世遂失故初蓋自無眞養持其恒度何關造物而云有忌乎

薛文清云凡事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蔡祭酒云處今世亦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人自擬二公語各有當然亦可並用大要自立志必當如薛公語涉世路亦當思蔡公語

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私豈可以出乎已爲名異於

人爲恨大抵負氣自喜之士其初獨任巳意而不審巳則執以爲是而不回其末至於僨事則堅守而不悔人有異議則畜恥懷佹以去就生死爭之自古雄人黠士以此禍生靈至於敗人家國者甚衆夫始事貴愼成事貴妥得不專以爲名失常任以爲咎天下豈有被其害者

且晝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此趙清獻治心之事雖然出王遊衍罔弗日監若待告而開豈不告者遂得晻昧耶是以吾道誠意正心無念不關對越惟此蒼蒼巳有寔契惡論顯臨如是即無所事告可也

漢儒多明經篤行以洙泗餘業未遐元儒猶志道務學以伊洛發明有緒晋由稽阮忽宗莊老而名教頓輕唐承六代延尚詩詞而行義終薄此任世教者所當知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疾無善可稱如齊景公斯人者所以聖人不悍朝聞夕死也聞乃聞道道明則德立寧無可稱年四十而見惡似更甚於無聞者

然無聞則取惡之事亦必不少矣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歐陽公此語益祖老氏又云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不知有常無常二道耶抑一道也公以文章名世故慱取老氏而萃其語至程朱數君子出此道確有致一無有常無常之說矣

所爲而是人不得反情而指爲非即非之未必衆同也所爲而非我不得强辭而餙爲是即自是人不我與也是以君子惟在求諸巳

詩書之所無不可爲法令之所有不可爲爲詩書所無則悖爲法令所有則罪

夫人之言常是所爲常非方其爲之也不復憶其言及其言之也不復反其爲反其爲則難言矣憶其言則不行矣

陽剛陰柔天地之道懦者柔之疵狠者剛之惡非陰陽之正也末俗常以善目懦以才目狠皆大謬夫心無妄念之謂善懦者力不能逞其惡非無惡也而自甘匪薄且稱柔惡功能及人謂之才狠者恃

其能以勝物衆所疾也而挾私自遂或能禍世夫

賢人行義柔不如剛庸人於世狠也寧懦

人立心行事凡對人可言者皆為善對人不可言者皆為惡益光明屬陽陽為善暗昧屬陰陰為惡天道有陰陽乃一氣屈伸所為而於小大往來之界世道人才相勝之幾則又有否泰吉凶之辨大都因晦明通塞而氣象情態便自相反人惟此心而公私枉直懸於一念反而辨之不難然意向初發乃誠有不自覺者此賢聖之所精察而慎持也

人情嘗自以為賢以人為不賢安知他人不自以為

賢又以我為不賢竊恐人之視我猶我視人也夫我之自賢視所遇者皆不我慊我所為誠賢於人人則古之成人矣若他人遇我又未必皆以我為賢我所為猶未協於人我豈實賢耶必也以自賢者恕人以人之不賢我者自責庶幾寡過耳

見人之善不思反躬自為見人之不善往往引喻自解此流俗之通弊也

歐陽子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不思而得旣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此亦謂能順聽之者耳愚謂處貧賤富貴之理易義至矣若於此得力則貧賤亦不必妄思富貴亦不至危險咸自有道以處之矣

朱晦翁因人說某官斷事錯了云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萬事一齊都差了信然世途仕宦聰慧精幹者不乏人於是才用智是非多謬戾此正由骨子不端正

象山門人問荆門之政何先答曰必也正人心乎今時務第一義信在正人心然非本人道明德立不

易當此事

三代而上其文本於道秦漢之世其文主於治後世文章治耶道耶夫理不體於性命議不裁於經綸縱巧思入微奇語絕世終無當也

上古之治以教化善俗後代之治以政刑防姦侮慨末世教化一事巳目為古道不復置議政刑之用又多所廢失使長姦惠忒以剝良人不知長民之職更何事事也

宋陳忠肅公瓘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實否公自

責者累日曰豈吾嘗有欺於人何爲有此問也我
朝景泰間蘇州有楊尚書翥爲人醇謹廉正嘗夜
夢入人林園私食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旦晝
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澁無地三日不餐茲二公
者非所謂晝覯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者乎暘公事
見侯甸西樵野記
昔趙清獻公每日所爲至夜則具衣冠焚香對
天告之司馬文正公自言平生所爲未嘗有不
可對人言者夫對天對人原非二事總之求不

愧此心則無不可告者吾徒矜式前哲第於正
心誠意之學實有踐履便可俯仰浩然若稍以
俗情自恕則不免昧已而欺天罔人矣
金溪胡九部從吳康齋學易造詣脩潔家甚貧課兒
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
清福其老妻笑之曰一日三飡菜粥何名清福九
部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
煖無飢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余想金溪公曾學易必大有見處其所謂清福者

自有樂事在三飡菜粥間所云太平飽煖無囚病
等事乃對室人語粗及此耳夫焚香九頓時若日
間有愧天事便不能浩然消受公之自律可知
此達命安義人乃從聖賢典訓中涵泳所辦非
同狂放虛淺之士托偏心於氣節而以崖異自
矜肆者夫樂天守道與縱志矯世者差等大有
懸殊尚論者當辨諸氣象深淺宏窄之間無爲
槩列雅操而擬失其倫也
漢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

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着車中既至荀使叔慈
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着膝前
於時太史奏眞人東行一說於時德星聚太史奏
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時巳當漢末二君子官不過
令長貧迫不辦給使一日驅率子弟偶相過從致
闕動象緯表見占候初不聞石崇潘岳諸人群飲
金谷園時有此異事也亦不聞張說崔乾曜赴王
毛仲婚席時有此異事也當時五侯七貴勢燄薰
灼天日而德星所應乃二甲品貧士人世道自可

知朱晦翁欲畫聚星圖商度前後布置擬太丘在塗與朗陵在席人數相兼難得穩當觀其答鞏仲至書嚮慕極深切嗚呼世道遥遥此等事不再出已千數百餘年豈後代知星一術絕不如古抑其人實稀也

漢代近古東京自光武明章又以道術經義崇教化故人士多高行邀節鉤黨後咸在卑位坻废閭鄉曲韞寶朝堂所乏如太丘朗陵者乃足關象緯動天文非即盛世浚明亮采之品歟所

恨長文文若二少後來多瑕議於繩武未盡耳嗟嗟余以聚星事求之縱横千百載罕覩其匹恐世道日汙佳事遂絕焉得不三致意

宋李伯時善畫馬法秀詛曰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又作馬恐為之耶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伯時大驚乃畫大士像黃魯直好作豔歌小詞法秀曰君以邪言蕩人邪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自是不作夫聖賢道德仁義之訓凛若典刑未聞士大夫省愆愧眚直如此敏速乃浮屠氏托因果談禍福一語見識眞若便墮泥犁此三代以下所以彼法盛流良由畏禍者多畏義者少

自榮利之途開世有廢名檢圖之者有壞心術圖之者有傷人害物圖之者凡此皆國家尊官厚祿為之設餌也結歡父子比肩僮僕是廢名檢圖之者也巧笑藏鋒臨危下石是壞心術圖之者也殺所仇以媚勢掠無辜以飾功此傷人害物圖之者也

夫唐虞之世因事選才受任之日左推右巽惟患不稱爾時名位非所貴知有四海蒼生之責而已後代騖利先登受爵不讓秪以富貴日美事任日忽第知位高勢亢者可以行威重取豐隆肥身軀蔭孫子又何怪乎不極三者而圖之也

刑賞是非維持宇宙之具世道所必不可無者而後世或以姑息模稜為長厚夫大舜隱惡諱語言之失以廣招來不聞誅凶斥壬亦用此術聖人惡稱人惡或為喜談人短及醜詆以快私者至於秉筆

定議則不少遷同蓋好惡之公心善惡之正論所以扶世教而淑人心恐聖賢亦不專以含糊詭曲自博忠厚也

古朋友一倫原以規過進德今者徒交往遊從燕會歡適而已語及譏謗則拂情動色雖素稱厚善亦不過恬顏好語相奬許如此何取於朋友哉夫用意柔媚則自滋諂心稍願輸誠則恐生彼釁其過不在此則在彼安所用友且自不欲善則不須友人不能長善則不足友今所交遊往來果嚴顏侃論能救正吾者耶抑吾自欲爲賢聖而取資於彼者耶舍此而自爲諂與別虞彼釁者皆不如無之故昔人有以寡交遊爲盛德事夫誠得其人則此道爲隘苟無其人則信不如琴書左右猶是調情性而助見聞有閒靜之實益而無世路之虛繁也

朋友列在人常古以離群索居滋罪爲輔仁責善必需也然所比匪人則有辟佞善柔之損故擇而後交未嘗不難且俱無交誠非通論正謂不可不慎庶幾乎古之輔仁責善則交道重矣

君臣相遇自古爲難非徒得之難蓋非相與亦不能以成厥功也四兇大惡堯以大聖人在帝位而不能去得舜而後能去之堯一旦去其素事恣勢重之人而不疑得舜以任其事也舜一旦去其往日位在吾上而又縱橫無憚者彼亦畧不敢牴牾得堯以主其事也

漢地理志謂魯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余少時見先輩接見少年矜莊自重語言動止不苟少者亦端慎守禮如對尊上二十年來長老務狎媟相款曲不然則少者目瞷心誹其少者倨惰嬉媟畧無復嚴憚恭肅之意此大見風俗之改移

漢書趙中山之地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絃跕屣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燕之俗自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

以爲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此燕趙風俗之所由來也沙丘之地一湼於商辛歷成周有道太和旁皀萬品化馴而不能革一方湼悍之俗兼爲召公封境召公布政南國能使行露懷貞野麕抗志其治燕教化必有淪浹而太子丹一倡邪風不但倏改數百年之舊其後遂相沿亡已如漢書所云殆不止當時事也嗚呼陶唐遺民卒于勤儉有蟋蟀之詠居上作法可不愼與

晦翁問吳大年遊廬山嘗聞人說一周宣幹否吳對聞之晦翁曰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此言殊切事理非有激也觀晦翁語錄說晩宋科舉條格文體之獘極爲謬戾且自謂初年取科目文字亦大有不自滿者如此掄才不知與人品所關何事於世風亦有裨士子童而習之得志則敝屣去焉欲以索生平事則風馬牛也且鶩奇立異離經背旨以馳獵競途希倖僥獲祇足喪壞心術稍毀士行以此登庸諸雋又何與於恢復中原之數乎

陸象山因學人有立議論者曰此是虛說又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老陸先生闢時文象山聞之云此說也好然闢楊墨佛老者猶有些道氣吾却只闢得時文因一笑今日時文之獘乖謬理極妄創鄙倍違亂聖言士子心術行能一時澆漓汨喪以至官常世風俱可嗟憤皆由時習蔑學昧道使然有能正言厲色闢之者豈後楊墨佛老

司馬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此漢太史官位職事輕褻。是似未列於儒類則知漢之名儒乃自有立

西晉諸人非止亂天下且亂後世不知所止其浸淫溺人如肯酒尢物不覺自莭且多才慧之士托迹其中迂言詭行立雄招迪至不可以唇舌爭卽子輿退之復作不無鼓逆相持若欲蕩廓頹風迪升周道必也堯舜在御姬孔左右乎

中丗[illegible]最患理不明心不公理不明則是非多舛

心不公則向背皆偏各是其所見各私其所好天下事何由得平此世道之所以多反復也

天下事惟誠與公爲無遺議不獨人道當然天理一途原不容爽若任數爲巧因私成偏縱得計一時理終乖變與其飾掩而悔心不若其初順理之無隙也夫古今極奸雄才智未有終始昧人耳目者且勢分倏盡瘢垢永存柰何快意目前以此易彼乎

世有喜禪說而與同聖賢之道其意只爲禪說虛曠不分析好（去聲）惡（去聲）便於身所嗜好耳聖賢之道自綱常倫理至一言一動是是非非不容一毫出入固宜見憚也

近日士人倡和禪說殊無理會大都欣於福利妄希報緣閒有指托性心揣執虛曠亦惟竊借以自爲奇然襲其說而未究其中實理果何在非特欺人亦自欺也知德者希無有能分析禁防之余謂今之談者亦不必大費分析禁防但當事者布令曰出世當一切屏絕榮利不得畧妄意聲勢有所營競吾見平日藉口之徒便攺顔華慮無敢吐氣談空寂事矣此雖淺拙亦足遏一時之狂悖

談西方者正有所喜喜其所謂在欲而行禪耳實濟其欲而虛托於禪自謂兩得之嗚呼亦異乎康節所謂明着衣冠高談仁義者矣

古者公卿士大夫皆以祿食采地有制其下皆爲齊民言貧富不甚懸絕相齊一也後代侈汰者擬王侯而貧下且饑凍死民烏乎齊

昔陳仲弓表醇德於鄉閭管幼安說禮讓於羈寓士

君子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此一人一事也聖人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益爲政事理止不出此若不能美俗臨政可知况更作不類以敗俗者其爲凶人逆德當不待播惡賊民而後辨也

周子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易云吉凶者得失之象也以得失占吉凶不爽之理也夫微言微動且關悔吝况其甚者乎自世教式微禮法淪替昔汚者不以奸義爲忌憑勢者不以敗度爲非陵物取怨蔑人之莫予反侵奪種禍恃己之力足持自

雄薄能而闇大道舞弄曲智以敵公非凡此皆取
敗之疾機恐必無免世之倖理也
大臣收攬權勢者多自植避遠權勢者多自全孰能
純推誠布公之心專奉君憂國之事則何名收攬
亦何用巽避諸葛忠武侯身係漢代存亡獨柄中
外軍國公忠昭信如清空皎日即佗方無置異議
通國賢愚惟有生頌死哀公固自不得巽避人亦
孰可置收攬一議也
建議興利者乘時自便不深思天下隱憂後禍豈仁

人用心人有爲此者意不過圖榮進耳此何不可
已好事飾功自營才地於失策之任事中及伏機
之發事後者咸不熟思而豫爲之計此誤國誤世
之人也夫不知而貿然爲之罪且成於昏罔非不
知者而悍然甘心焉人怒天刑其何辭之解
嚴松年 松問陸梭山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尊周室
是得天位梭山云得天位曰恐疑教諸侯篡奪梭
山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稱嘆曰家兄
平日無此議論此即唐虞禪受三代征誅之通義

雖然宇宙自有此理扶名教者不得輕立言孟子
處戰國周垂亡民極困不嫌爲救世及之聖人語
論作訓無頌言湯武事惟刪詩序書因典策舊文
存弔民功德而已梭山之言以解孟子則當若爲
後世存綱常則弗論可也
朱梁成大已論劾眞西山魏鶴山復爲書與親故曰
眞德秀眞小人魏了翁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當
時遂鄙笑嗤斥其言以爲小人不畏名義誣衊君
子者可見二賢學術行誼卓有定品素允於公評

不待一語較是非而目之爲小人者其人即已自
內下流矣後人分朋之議每言君子以小人爲小
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然君子小人訖未有定
論將無各以眞魏實履自反其身心則日尋之戈
息而德業之益豈淺鮮乎
昔徐偉長不沽名不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
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於時無所褒貶此況晦之
事處世所以自全也然未爲無當夫法語規俗吾
道之正而顯晦婉直取材於時亦聖賢所由李元

禮植節標正天下楷模而抗議格物識者遂知不保司馬德操隱約依世自完明哲而毋事言佳使眞不佳者亦何可然管幼安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乃談經典明德讓而不傷時人又一義也夫人各有行道在時措聖人早述詩書晩正曾史是非之不可已也不可已而托諸古偉長亦善用是非矣

寇萊公生長富貴自奉豪侈不點燈油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官舍厠溷間燭淚在地成堆杜祁公清儉

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歐公紀此二事謂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後福洪遠而萊公卒有雷陽之禍雖其遭逢不幸亦可以爲汰用之戒愚謂禍福非所以論人然勤小物矜細行亦聖人所由大要盈溢之過不止靡物其作事遇人必有任已行意而物情難堪者尤㬥所秉亦能取戾未必盡由消息也萊公雄才勁氣功安社稷而不克𢀓損此事以盡美小德雖匪人見擠無妨玉碎然張忠定忠告之意不無惜其所未掩焉

楊公綰至性清簡餘風格人初入中書崔中丞毀其別墅黎京兆損其騶御郭令公散賓會樂音其他聞風節抑者不可勝紀雖勲不大完一時隂相裁正於世道亦㝠無禆視管重位擅富寵縱侈肆於門庭下迨僮婢亦厭紈綺者寧不相隔天淵哉

趙清獻直道貞風一代名德旣致政居高齋治香火佛室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不知此欲何求王介甫行新法神宗因韓魏公言欲遂改正介甫時稱

病公謂且需其出及介甫出執之愈堅遂不復改始大悔恨公於此正少執理自斷也夫古今正人才士多牽情因果非慕則畏聖人所以未見剛者緣此一念非眞明道自信不能决然

諸葛孔明赤身扶漢運子弟衣食計惟成都桑樹八百株薄田十五頃此外絕無調度不欲有餘粟餘財以負付託此無論其用意忠誠只相君家計若是勳業自當光偉唐元載周上行私殖賄巨萬無論貪横理極勢必破敗即天道惡盈亦自無令終

理就令有天幸不被誅沒得食盡胡椒八百石也
只是一生匪人享受
宋范文正以言官舉其有相才拜參知政事曰執政
可由諫官得乎固辭不拜富鄭公以使遼不肯受
賞拜翰林學士樞密副使俱不受其視無能無功
而營求美職惟恐不早得稍留滯即愁唧無聊者
眞相去九牛毛
寇萊公屢短王魏公而魏公所推賢必寇公也張師
德兩踵魏公門而不與知制誥宰相安得如斯人

者以品藻一世人才
凡物小者爲襯大者常爲用然小者當巧大者當
拙良以耳目之意重實用之意忽也夫巧石奇硯
以雲雨之濟則不迨崔嵬與卉芬敷以縱橫之用
則不迨孤直古今人士亦然
中春之候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而禁蠮之徒兇賊如
故無乃人不如鳥獺祭魚豺祭獸皆知報本詩書
之士食其食而忘其由可乎
南風之歌薰則不酷無炎蒸也故解慍時則不暴無
災傷也故阜財古昔聖帝明王制樂調聲以和暢
八風康阜民物爲宇宙群生計豈虞後世乃以靡
曼擾天下耶
醫家脉經大要言脉以胃氣爲主即五部浮沉四時
應候莫不以得胃爲生失胃爲死而所云胃脉者
遲緩是也非直子母則所勝不勝亦皆兼此可知
通天主氣本如是夫飭身流政張弛刑德豈在急
數云乎哉
泰道之世其民重本其士勵行小人以勤苦給衣食

則長民者悅而安撫之士君子以繩檢兢操行則
在上者禮而尊隆之末世不然戶民累於尺籍不
得安公戶生計而廉吏寡賄交結即由夷不免沉
淪此治亂之明候也
古之所謂治者吏稱民安也以輸納補官吏稱乎以
稿朴聚歛民安乎漢文景時必無此二者後代行
政自審於二事果如何毋徒輕易陋漢也
天下世運係乎人材無論其亂即治世亦遜不古若
由人材之代降耳唐虞三代之士所謂中行乎漢

治近古其人益多狂狷而未失乎正晉唐承其未
流殆至不檢矣宋取端厚一時固多君子而他日
無所短長者遂於此濫觴其後則依阿爲良沉默
爲謹此所謂利於私門不利於公室明主在御何
樂於有此耶

前代初起時其人品趨尚即不能盡有實德實功然
惕身勤業大都循倣古則不甚虛薄也迨中葉則
文華日勝乃相率以虛浮爲聲價至于晚末則直
奔趨榮利朝議家圖明見身口而不爲諱匿至此

則世事大非無復可爲之道矣

宋徽哲以奸黨斥辱司馬呂范諸大賢而天下人尊
仰之曰元祐君子也宋度宗以伊傅周呂褒美賈
似道而天下人欲殺之曰大奸國賊也可知人主
所得操柄者刑賞予奪耳是非賢否公論乃在天
下人人主惡得曲攬焉大都匪人犯義作奸流弊
海內而以柔奸阿囿自結於人主其意專在擅寵
固權邀恩延世踦不得已而有進退去留亦不失
稱獎禮數以爲世路光耀不知天下人極口唾罵

明白知其奸情穢行不殊苗鯀共驩而欲借此以
自爲榮典欺其鄉曲田夫巷婦嗚呼其卒可得而
欺也耶

孟子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夫人臣之名
至民賊最不美矣戰國王公以民賊爲良臣此必
非向道志仁者孟子斥之亦極厲辭矣王介甫於
此二事講求如三代何自言能讀書

賢不肖終有定論自宜據理順人不可私以愛惡低
昂揚抑一時當途作快意事謂足酬恩怨迨其反

彼未有不自及者此天道人事之常陳跡往往可
驗人自不深思耳

丘蚓飲泉食壤與世靡求然亦有害之者偶見一蚓
身負黃物乃酉陽雜俎所載度古者一名土蠱細
如書帶長二尺餘首如鏟遇蚓輒附其身食之至
盡蚓不能脫也夫蚓穴處蟬枝棲皆有物戕之豈
老氏無身之義信爲優耶夫先王設禮樂刑政正
爲天下衛生祛害不令相賊虐也身藉先王理法
爲百年內安生畢命之人彼好異者乃欲自脫理

法以免拘制之苦恐理法廢而天下柔姦強很皆得以其毒爲吾害而吾生將無聊日深如剠高如蟬惡知別無深且高者伺吾後而吞啖無忌也夫廢先王防害之法以自縱其生又無柰人之爲吾害而并欲廢吾生以免其義不益悖其言不大有足嗤耶

天下之事未有不壞於有私人惟私心最難自克有私則彼此異同之見生而是非之公理遂泯沒而不自覺未有事失其理而卒能宜人克濟者古之

賢聖巍煥大業皆由無私無私則事必以理爲主是非昭若白黑而彼此異同之意見一毫不得介其中守天下至當之理合天下至公之心建猷立事有不光大俊偉者未之聞也竊思宋室南渡張趙二相皆利國幹臣非不各懷忠憤而卒不能消融此意共事未久嫌隙潛滋一出一入各有反復人得以此窺其間而彼亦不能相濟以成厥功及秦檜用而二人俱爲所排益得陰乘巧構其間也夫名人才士多負氣自任苟不講克猶能僨事何況小人全挾私營已貽公作奸有不誤國[illegible]者乎

元成宗大德九年三月隕霜殺桑般陽益都河間諸路計二百四十一萬七千餘株夫三月隕霜誠異事而所殺桑株歷歷有數必當時[illegible]司奏牘遂載國史古以農桑課民所失之數明志[illegible]策其重可知

晉自渡江後衰替已極四海腥穢宇宙事全非矣而當時人情於出處之際猶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

何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後世士大夫進退孰有以蒼生事作品題者吾願聞其語而見其人

萬物無特名惟馬有名騊駼騄耳之類是也犬亦有之白蒼烏龍之類是也得無以其解人識主有足比人道耶

適國邑見里巷無倡優市肆無奇巧此非其風俗素朴厚必長吏政教有本也

朱晦翁註離騷有意哉註參同易之旁義也

眞西山輯文章正宗所收文字亦有不醇者而訂駁

畧無遺義讀者宜深詳之唐詩選何爲哉若以此掄才取士是誤認三百篇徒爲聲調之語也

喜雪詩云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用意深至仁人君子之言也韋應物詩邑有流亡愧俸錢士大夫任職長民者不可不以此日省内訟

牖景錄卷之上終

牖景錄卷之下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士人去就非但道義大節於世道亦重有關係夫所據以去就只官守言責二端是也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職舉言用則行義而仕職不舉言不用則辭位而退無他說也若使一世仕宦人人同秉此義則明主自得相成之益其下者必無同惡之姦堯舜可以共濟仁功雖夏殷末主亦未能獨行其暴令天下無

日非熙明之代矣惟末世仕路類多苟且但憂官階之窮通而不復顧職事之得失朝廷之上不患無阿從之驅使而惟惡守職之梗塞至以放逐君子爲足行威命而儆愆違此俱由斯人貪戀榮進以安身保位爲得計使人主不復知天工民義君使臣事之本意驕肆荒惰以入於顛危所係世道豈淺哉

宋楊彦瞻曰嘗聞前輩云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既而宗族姻友與

客交賀焉至於譬者亦茹耻含媿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愀然曰所貴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有以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顯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奸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此彥瞻爲三衢守答省元徐霖狀元劉夢炎書中語當日殊爲忠告之益此等事所從來已

久而晚世滋甚竊思周道以降漢從州郡辟士鮮失名實如此者不惟不得辟亦自不敢爲至文賦科目之途開朝廷榮人以官人以官自榮此事遂濫觴日流日甚不足復以爲異清明之代猶畏文網自戢迨至曠蕩便已恬如所云一身之榮一害之增者大非虛語也嗚呼國家取士與士之進身聖賢訓人與人所自立天下所仰於斯人斯人所自顧天下後世名義者俱豈應如是耶若不幸出於四鄰無怪遠行如避狂寇矣

魯莊公九年齊桓公返國用管子治齊八年而霸諸侯又五年陳敬仲奔齊其後魯昭公八年楚滅陳而敬仲五世孫桓子始大於齊哀公十七年楚復滅陳而八世孫成子秉齊政後世卒代齊有國夫齊自桓公稱覇而亡齊國者即於是時從他邦來禍寧知無禍也陳兩滅於楚而與陳祚者乃以是年得事於大國禍寧知無福也

蘧伯玉使人至聖人問其主奚爲使者無他語惟云欲寡過而未能則伯玉一生德業明案具見後代

使者將安所道主人事罝謀生作產得言便開遊適已近脫略若開卷能誦記操筆摛詞賦事更自誇負名場至身心中千瘡百痍幾人有意痛檢嚴飭聖人斷以君子稱伯玉必其遊轍中交道所遇同氣如伯玉者良是希

卜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即如此言亦自難又其論治民日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亦知治之言也其後謂武帝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

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此
語又最知大體其人非錢奴等也獨輸粟一事識
者病其以財利結人主此亦由未聞大道直以是
爲捐家殉國之忠耳然其財由畜牧不損于世未
可以後人相比也
李斯被極刑其所以致此只在重持祿三字趙高邪
謀廢立時是李斯處死之日況亦未必便死也至
督責一書此於天道有死矣其後事勢必無可自
全之理卒至就僇赴市而後嘆並蔡東門黃犬何

太晚乎當秦初逐客時遂東還作上蔡布衣亦不
便至埋晦伊周事業蓋其所以佐始皇者已大舛
何況二世時愚獨可其置酒時數語云荀卿曰物
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
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
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嗚呼已知之
而不自脫免已能言之而卒自蹈其語此於富貴
權勢眞同猩猩酒屐矣
漢負信破楚子房有養虎遺患之說不如是漢業不
成然失義悖道大非美盛事後人有非之者有寬
之者定論當如何愚謂此論成漢事則無他良策
若講於聖門仁義之學則必不可項猛漢寬百年
生靈之厚幸賴有此舉彼寬之者特以後事相掩
耳譬令彼此同德欺詐相擒令人族無可憑信之
誓約世道將如何故無論唐虞揖遜時即三代初
王弔伐從向義諸侯必不出此伎倆以負天下之
大信況吾儒明道守義欲爲宇宙維世教正人心
是自千古靈類生養安全之大計豈得以後利寬

此舉高祖子房等當均爲大義受此責可也
梁武立國雅好衣冠禮樂而最僻意竺法捨軀設講
崇信極深至臺城被圍諸子擁兵坐觀自相圖併
乘危望倖恐禍利災全不復知君臣父子兄弟綏
急死生之意聖人所謂邪說暴行賊子亂臣所由
作者於此具見明效眞無一毫不相符也
蕭梁時有吉翂年十五請代父死武帝宥之丹陽尹
王志欲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君何量翂之薄也
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

何辱如之固拒而止此人志趣明識信不凡士大夫業詩書脩志行尚徒炫世取名將無愧此少年

潁昌守以忠直坊表范忠宣之第范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流俗所尚識者所耻乃力請已之胡文恭宿曾以難老坊表蔣希魯之第希魯大不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乃改爲靈芝坊此自有餘而不復以虛借爲榮者夫虛借者往往自爲榮耳人亦未必榮之穹碑大額何如無喚笑責罵之爲愈也

唐李汧公勉貧時客遊有同逆旅生病死出白金托汧公既葬以金置棺下俟其家付之及鎮嶺南歸悉搜家人所携犀象投江中此眞廉潔者後其子約亦曾與一商胡並舟商病死托以二女皆國色約爲擇嫁財寶無所染可謂是父是子矣夫居要勢而子弟通貨賄爲姦利乃父欲佯不知夫誰欺縱眞不知亦必其父道不似汧公也

宋梅公摯官嶺表著瘴說其畧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歛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輦下亦不能免何但遠方此五瘴者畧盡當官之病而侵牟民利一事尤末世南中仕宦所易傳染若能酌廉井之寒泉載爵林之塊石又何患邪沴之浸淫

唐宣宗欲以京尹韋澳判戸部澳辭乞小鎮歸謂其甥栁玭曰爾知時事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

致耳遂出節度河陽余歷觀前代中葉朝事日就隳壞信由諸人貪競名位無復端亮執持之節而深宮玄穆莫能以清論播汰之遂令相習成局惟務因循趨避漸致法典陵夷日甚一日不復可振朝支夕吾以聽大命之靡常耳夫崇廉退勵風節乃有道之主自爲社稷計也

唐穆宗初年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

競爲遊宴沉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夫唐承六代風會士大夫矩度遠不逮兩漢然遊宴優雜乃天寶以後時事則貞觀間必無也大都荒惰流連其端每起於中葉上下不復檢校職務相率以鄉杯縱伎爲委蛇而士民傚傚成風一切遂爲尋常不惟不可禁在上者亦不知當禁矣夫禮經之不肅雅俗之不淳如此事正有關係

趙簡子謂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求之無所得毋卹獨曰已得符矣言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賢毋卹立爲太子夫古之賢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後世之所謂賢乃如是乎代君夫人簡子之女襄子姊也簡子有意圖代而以女設餌襄子詭奸召會而於坐殺人致其姊靡笄自刺此仁者所不忍而有義者所必不出簡子之賢其子專在此矣且又聞簡子之疾曾之帝所帝屬以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翟犬者即代之先也是襄子之有代帝所命也而事乃出於不仁不義豈天道耶竊恐帝命未必如是非簡子托之者出於矯或其承之者不以順也

宋徐神翁謂蔡京曰上天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踐世界京問爲誰曰太師亦是神翁道流也此言涉於神怪或其意有所托未是誠語然語亦有設事立規不妨於正者以魔君斥蔡京頗切警動之意而托之上天亦知世運人才不無相涉且謂

能作踐世界則已灼知宋事受其荼毒矣此時蔡人虐焰燔灼公卿稍有違忤被禍呼吸而神翁不嫌數辱亦恃道君崇奉玄虛彼無所施其惡怒故耳嗚呼國家登用斯人藉爲股肱心膂乃徒据勢分懷私利植姦黨行邪謀以至濁亂朝常賊虐生類陷誤君國震蕩采宇此其禀受乖氣必妖厲無復疑不然豈其天地之秀萬物之靈而有若類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尹氏太師維周之砥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

毘斯人斯位若果如徐神翁所謂天遣魔君作踐
世界者世道其何堪世道其何堪
論曰天隲下土烏有遣魔理垂象森布曷容此
物竊受人形益大運循環二氣相禪其隆泰必
陽其衰否必陰陽必爲善陰必爲惡天道如是
人事大都相關有道諸君子豈必神君誕降元
氣所萃陽德在躬而體性中和光施名實可即
目爲人世明靈迨乾道消剥幽陰乘運乃産匪
類鍾其淫厲奸心詭行播弄𢡟巇正如夜遊罷

車呼嘯晦黑此即目爲妖魁魔醜誰云不然
世多有去位再起而所爲不副遂喪前聞或以長往
完名爲得然歟曰顧其人耳惟世路功名意氣之
士挾前自喜則矜而成汰借便遂私則執而成偏
鮮終靡惑也伊傅周召不聞二德且中世亦有人
矣諸葛以矢死畢事司馬以再相成功寧是不終
末路者明道既送吕申公赴河陽復贈溫公詩云
二龍閒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同
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未聞聖賢教人必以長往
完名也曰然則止足之義非歟曰如前斯人者則
此義爲允聖賢之徒不然用行舍藏幽顯一道何
差於末路曰其道維何曰信理遂志至公而不私
即古名世可幾何終之不令
人必不可欺亦是此理本一處惟理一則我不能巧
爲出入人亦便能見之所以立誠一事最簡易而
恒久若以私意巧作欲濟快心之事又欲托之於
公道正理謂足逞已服人萬萬不能何者其機局
情態與公心順理者必自不同人亦不必明理但

推究本末較量前後自能看破既破之後若又欲
強辭飾辨終是支離偏曲不爲悖則爲遁轉見窮
屈而喪名敗節莫此爲甚矣亢位之人與自喜之
士往往蹈之聖賢所不爲且有明戒不可不深思
也
李布政昌祺作剪燈餘話韓中丞雍以李有此書不
得入鄉賢祠或又謂此公大節高明不宜以筆墨
遊戲累之此語非是夫士大夫立言垂世不能端
風正俗乃作猥褻怪亂之語以蕩人志意即其人

身事無他而於世教有𥿍亦爲名賢之瑕莊列非淫慝汙濁人徒以持論縱浪爲吾道所斥目爲邪說然其言亦豈如是不典哉夫論人固不當以晏語掩大節然大節自端啟口失義亦安得是黄曾直作艷歌小詞法秀愢以福罪遂不敢作若吾徒遇此直當以正言大義力折之耳又觀往日鄉賢一事即玩弄柔翰空言猶作身後評品士論嚴核如此置身可忽乎哉

古俗質朴吉凶之用皆務實益無浮文靡具故居官

禄入與民家百畝俱足供贍力旣不困事亦及時晚世浮華無實之費什百於正務所有不支動需假貸於是耗損家業有以不及而失時者中人之家語婚嫁喪葬則蹙頞愁苦然籌其實用則所當幾何富貴之室利入甚廣大半乃供浮費彼犯義冐法以苟得者意亦爲此江南諸處吳下尤極覩風者屢欲抑塞而不能嗚呼此正末世大亂之源顧隨俗者旣溺而不察即在有識亦難遽以古義格之正恐樊槿而道窮當有關于大運之反覆也

節煩勞以養氣寡嗜欲以養精息思慮以養神道家之術不過是夫精氣神完壯則少疾病延天年理之不足疑者至盈縮脩短賦有定命四序百物不能違而獨於人乎天地理數必有終始隨盈縮而修短是化物之候惡有始之無終者天惟積氣日月星辰麗其中又惡有升其上出其外而爲神仙者古今神仙無實載經傳若雜志耳語又焉足憑吾不論其他只陳希夷是五代隱君子英傑才智挾道術而遊戲其生在唐末歷五季及宋太祖太

宗時後亦云亡計但止百餘年無數百歲也夫百餘年人世亦常有不爲仙也凡前代所傳仙靈俱未聞至今存即以覩今日亦未見灼然一人飛行冲舉者又安知前代所傳彼亦非未親見而輕聽漫言也夫山客方外無事於世往往托諸此要非實然乃愚俗好誕遂神其迹而傳之竊見前代所傳在秦皇漢武唐明皇宋道君時者盡貿術以投人主之好其妄不待辨至於生稱道術有不令其終者有不知所終者今皆録爲神仙若眞有至今

存不大惑歟如前云養生事聖賢非不知節嗇欲定心志聖賢爲之至於煩勞思慮聖賢有爲脩已治人不得不勉勉循循者又烏肯以此生必不得之數忘一世天地人物之寄而圖苟延乎

鳳凰麒麟非世絕物古來有之未必章符瑞也寛羅釋卅則遊翔近人橫網暴弋則秘跡遠禍夫知幾聖人之事物類有此安得不爲靈異後代希有亦靡足怪試論唐虞三代後郊遊沼集而得幸免彈射乎否也

象以齒焚翠以羽殺蚌以珠剖麝以香逐卄肉者屠華草者剝榮生於有禍發于用山之鑿淵之涸類由是矣故幽人貞士晦光滅影思此禍也雖然未足懷德者之終及也

明於聖義者常病人之奔溺于流俗者常病人之齒病奔之言必出於端人不遜寧困得志弗爲等語是也病齒之言必出於匪類胡紘詣朱晦翁因飯脫粟遂懷憤論劾語人曰隻鷄斗酒山中未爲乏是也

凡木冬凋者折其柯幹根復生蘖少加護養可復榮暢桑柳之類也不凋者枝幹既盡根亦旋腐而死松栢之類也夫冬凋者氣常歸根故柯幹雖拆而根氣凝聚足以發生不凋者氣常津潤枝葉間枝葉盡根氣亦耗散不復生矣

沈休文以詞章推當世至今猶若名流史載其向蕭公勸進數語似非德人事至虛名實禍之言遂令巴陵見弑有良心者惡得然將死時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令道士奏章自訴夫不祥奇祟無若

此等語或由自不慊而形諸夢道士妄陳奏奈何可誣上穹也

石衛尉潘黃門俱賈謐二十四友中人石尉貪恣淫虐非良士其所聞於後代者財而已潘令乾沒不已毋嘗誚責而不悛又爲賈后草僞書陷殺太子惡逆尤不倫二人者生平事無一可羨而後世好舉金谷河陽事稱許人人亦不相怪恕夫目其人爲共驩則極憤不平而何獨埒此豈以西晉人物皆推風流而此等亦爲風流罪過耶

山簡習池以燕遊啟戎黃公酒壚以荒貽啟俗
雖其人無大惡竟亦非佳故事也
嘗觀雜記小說所志物怪即敝箕壞箒久没牆屋間或能變幻爲妖魅作祟禍人此雖不足深信然亦未必一一皆妄竊思近代好事之室多搆致商周尊罍彝鬲陳列以爲玩具曾不聞有作怪異者豈精用乃不如彼物也此正可識君子小人之情狀
宋史載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江淮間官軍莫敢攖其鋒不知何人好事作水滸傳稱天罡星三十六

又增地煞星七十二共一百八人云俱是魔君下生而叙次其結聚始末甚委曲周詳然皆妄也小說載方士徐神翁謂蔡京曰上天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踐世界京問爲誰答曰太師亦是魔君之說必是因此言而借以附會其事者夫神翁所云魔君是指當世要人要人能作踐世界水泊中人何能爲
閭𤺥輩有爲郡者正人也治事時民操牒求判日纍皆細故可毋判者厭而詰責之民曰非故多事欲援公以公書辟邪祟能愈病者將得之以寶家室耳乃笑而判與之夫書者古六藝之一端耳不知以上事更幾許蔡中郎云書畫詞賦事之小者聊以游戲當代博奕觀此可知漢以前未有名家由非所尚也夫士大夫稱善書若果能勝服神鬼爲人救疾苦寧獨有裨人事即志行亦可稽也
聞一縉紳云有老吏於縣令初任即覘其舉動而品目低昂爲三等有令密知之於早堂時召而問曰聞汝能品第官長試言我可置何等吏對曰凡到

任首問民間疾苦者上等也訪公門情弊者中等也問錢糧多寡者下等也令深服其言此吏亦大曉事非刀筆流矣
天地之內五方風氣原自差別中原人物剛簡凝重是自端厚江淮以南文華雖盛而情覺纖離太行以北雄武有餘而温淳不及何况大漠之外不稱匈奴海嶼之間不爲鬼蜮所以徙置内地則恣且亂與之交通則殺而賊毒之所産易代不移蓋其初賦氣自殊所謂方以類聚者也

人死時或見鬼物者此必其心自有物在也夫鬼物雜見記載不得言無然幽明彼此自別何由相干乃人心必自有未慊至彌留之際不無畏與疑而精爽已失神理錯亂但覺此物在恍惚一念間目視口語無非此念所形著也倘有實然亦是吾心為感彼物為應彼氣影響是虛而吾心有物是實彼虛而我實更甚於彼之實未必不即因以為彼之實也古高賢大良不聞死時見其物其心自無彼何從有

頭昂而高視則項強知居高以俯為安足登峻而險則脛痿知處卑以平行為泰目極視則神越知明者尚斂口恣言則傷氣知辨者尚訥

世路稱許不狥心則信耳然十九是徙見影子見影子者履夷而橫依墻而桁逢巖而偃循崖而倒然皆於本形未是實見

朝廷以賢否辨仕路公庭以曲直平民情里巷以是非正風俗其為盛世無疑矣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嗚呼養已非古矣若更賊民蠹國尚可言仕乎然當知賊民蠹國亦竟是養已一念所至也

士大夫不以營利為恥非世道盛事

陽氣消於上息於下天地人物皆然故養生者固下田

急功利喜誇詐於學者最為戾習士風如此世道將何賴

在上之體日削在下之情日恣世道未有不至大敝者

持正者以觸忌中危懷姦者以曲法得援清議讙然不平當事者明自知而不畏此大非世事休徵

人士致身不宜容易商薇可劚桐鮮可綸亦安所不得也李白從永王璘止以生事耳故杜甫寄詩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嗚呼人間以稻粱缺名行觸網罟類多矣觀永王後來所作事必當先見志趣故孔巢父識幾潛引不受其咎李乃久與周旋當由疎狂自任輕脫繩矩竟睛秋毫之察其為身累卒難自明杜詩又

日蘇武先還漢黄公豈事秦楚筵辭體日梁獄上
書辰巳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殆極口爲之分析
杜李至交或知其心事未必終他但羇餌稍梁依
棲遊類既無先事之識遂干同肆之嫌此良朋所
爲永嘆而無奈何也

李文達公云同年鄒來學由戸部郎中改通政司叅
議不以爲美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無才
何敢當此若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爲虧此是
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爲非此非好

消息也遂悔謝李公言善矣公能言而鄒能悔謝
見當時朝士相與猶有忠告虛受之誠可爲佳事
第尚可商較者此官何足榮是誠何語曰無才何
敢當此自是謙懷雅旨一時應對之辭非此不可
若好消息不好消息此於仕路升沉相倚機軸誠
爲的語但思古人居此位即竭力盡此職才不充
位即度德量力奉身而退以消息卜行藏幾於着
巧古義不然也或曰然則高位而才不逮當盡去
乎曰孔明受重寄亦不敢自謂克稱只集衆思廣

忠益竭股肱之力秉忠貞之節若虛心求益盡力
當爲即才所不及亦必無僨事敗局之患人亦自
能亮之至於審巳受任不處非據以完身名其爲
士人明識高致又不待多言也

常之陽羡浙之吳興多虎患然三吳士人卜居者皆
以善地目之大抵山縣必多虎然山稅甚薄稅薄
則苛政亦無所施但令長吏非饑狼碩鼠之儔便
自可安生樂業

廟堂之事最要在論辨官材所以欲精慎論辨官材

者只爲關民生利病休戚若民生利病休戚直置
之罔聞而辨論官材畧不循是非賢否之實欲以
此稱大臣德業難矣

立春前一日郡邑官長率吏民迎春東郊所以重時
令示民勤農業本也而用伶人妓女與百戲爲道
從豈稱典訓耶

繩吏姦恤民隱長民之道也與吏相容爲姦吏安得
不公爲奬溢額之賦更苛刑以取之民安得聊生

宋元獻作相遇上元夜孤燈讀易風度自不凡未審

於學易果何如然敦尚端雅崇示節素亦盛世名公卿表正一事也夫士大夫若喜作富貴態即人品材業如寇公尚有不學無術之譏

伊川云呂微仲宰相須做只是俗漢意亦如是

微仲汲公大防宋名相也

買臣見棄於妻相如誘致人女然太守治郡可買臣不可相如漢武以俳優畜賦客政事任才吏社稷寄重臣知人哉

杜甫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絶恒飢稚子色凄凉大不如明道詩云陋巷一生顔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

唐宋之間上元夜詩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又云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三代盛王之時恐無此俗國風雅頌之什亦無此言

金陵同泰寺前有四醜石俗呼爲三品石王介甫詩曰草没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自謂當年不與謀介甫詩意美矣不知介甫元豊間與呂惠卿韓絳諸人所謀果與國事耶亡國事耶倘此石亦以同謀誤國責介甫何辭以解焉余且謂醜石雖無功尚能終始同泰寺前不猶賢於留夢炎王積翁輩朝江表而暮燕臺也

唐明皇播遷走蜀天下鼎沸社稷囚禍極矣李太白有西巡歌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又云萬國烟花隨玉輦西來添作錦江春此與宋南渡日有士人應試文云恭惟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朱勝非薦之曰書生識甚好惡李詩語得無似之嗚呼騷人放士任意援筆何情實之有比於國風黍離感慨誰是忠誠端語

唐白太傅居易作天平山白雲泉詩云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閒何必奔衝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間夫人間波浪信是末流所至白傅喜空門此語亦是空門口吻於世路塵壒紛擾似得息機然却未盡予欲改之曰天平山上白雲泉泉自涓涓雲自閒一勺長流山下去幾多膏澤到人間

張東海汝弼以草書名海内然其人矯厲自好非浮沉阿世者所作詩章往往感憤時態而譏彈勢人以此被抑亦以此知其節槩嘗題僊耳載酒堂詩

云載酒堂前草幾青東坡瀛得古今名若教時宰知公論悔不當時作從伶又過蘇步坊賦詩云東坡昔日此閒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瘂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此等語大着風刺所謂嬉笑之怒甚於裂眥然起懦廉頑亦不可少當塗之士所宜書襟三復

唐沿六朝風會士人多遊縱不檢詩篇中於淫冶事靡所忌老杜詩曰黃四娘家花滿蹊一人註曰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因托此

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夫杜詩語固不典而註意更是鄙倍桑間濮上國風所醜未聞孟姜孟弋咸垂不朽之名老杜一時放浪之口恐自亦不執名教而又何能不朽彼物且引齊魯二儒爲比尤極謬戾夫名自有在上古至人絕士道立而名不章者何限彼自於天壤無愧無怍烏用人後代見女子口爲也使二儒聞有以杜詩中物見惜者寧不激憤按劍耶世教失脩士人議論如是誠可笑也

唐昭宗畜一猴頗馴能隨班起居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後朱温簒位猴至殿下望見温徑趨其所跳躍奮擊温怒殺之程明道遊山山僧云昔晏元獻來此獼猴滿野明道戲作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夫擊朱温之猴與迎元獻之猴其品應自低昂然元獻亦稱賢相諸猴尚可自解若迎呂吉甫章子厚即鄧綰林希輩之猴種彌下矣

古來大姦能挾勢操柄設機御物者皆爲小智以才目之則非夫所謂才者若成天平地播食敷教諸人與統一百王垂訓萬世者無待言矣下此則能體誠守正雅志德業縱不遇不施或小試而無大濟不失爲才但其間固多差等分量難以一槩耳夫行能在躬之謂才功用及物之謂才懷姦任數自濟已事縱有小小伎倆利益此正其營私托身之地第能塗飾目前於大計永圖竟是昏罔止以其能巧投倖合而謂之小智尚未足言明哲之智

而何以稱才

李贄皇平泉記大湼統綺之見乃知才與識眞不相蒙也李氏數世名公生長華茂似不復知人世事有升沉去來故記末云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則其視宇宙常如目前不知天運世事推前徵後果如其言與否嗚呼三代立德永世卜之於天而明哲保身終警由其知進退存亡之義李於樹功策率亦不明練敏速動著奇效然卒不免嶺海之困應由不足於識此須理義昭明殆不可以才質

强爲也

漢薄太后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心喜自負遂背漢與楚連和漢使曹參擊虜之後入漢宮生文帝五代符彥卿女適李守貞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爲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况我乎遂反及敗歸彥卿後爲周世宗后此二人正相類大二相人術非不精而兩人因以取死故曰天道遠人事邇邇者理可執遠者難妄窺故信人事者無妄動人事不妄所順受者皆命矣窺天道而妄則窺者難徼妄者致禍孽豈由天乎

越大夫蠡眞奇士諸世間事彼惟無意則已矣稍經料理必成就至極快意顧所不能者一事長子嗇仲子狠少子汰彼終末如之何

陳文子去崔杼之逆所到二邦輒有斯人可知世道風會相沿人心習尚何所不與豈眞於考槃空谷乃可尋名教端人耶

人頌劉忠宣公大夏憂民如有病對客似無官可想見其誠心忘己如此勳業安得不光偉

國朝成弘間吾郡張莊簡公悅以清節端介爲一時碩望名臣其歷官事蹟具載名臣錄余嘗聞諸故老追述及所親雜録諸遺事如官浙江不糊名閱卷在刑部不受朝士請托久任刑書不苟求冢宰等事皆誠心篤行非有矯飾邀名之意及還政家居愈厲晚節杜門謝跡敦示儉素立朝表裏既光偉而鄉曲標舉亦不間纖微間言終始一節幽顯同操茲可謂全人矣有居第在城南濠前樹坊額曰完名全節良不愧云

古之民賊戰國時得稱良臣由世主方以富強為大業而斯人所為猶是利人主佐國事乃彼所謂良也孟子直以古道立正論利於上必害於下便厲聲斥之曰是為賊蓋古義以賊人為賊若竊貨則曰盜剝於民私於已必以二字名無疑矣

士大夫立心誠則浮氣自消秉心公則私衷自化朝以忠信為德國無偏黨之風大道之世不過矣諸葛孔明開誠布公二語信識治之要言歷觀往代叔季人情國事之弊大都反此可知治亂之理亦無多端

國初陶祭酒凱自稱耐久道人 高皇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雖此時國法嚴峻然士大夫道人之號實俱於末俗近於異流 聖祖之不悅未必無端風援習之意

宋時大盜李楫冠廣西約十年不收民稅從之者如雲稱為李王反謂官兵為賊嗚呼此可為苛取剝民之戒夫王者往也民之所歸往也乃令百姓王賊而反賊官兵吾又何以明王賊之是非哉

有漢之季貴貨而賤德親群小而詘忠正驅生靈而蕃盜賊消國勢而啟姦雄此亂事之儀監也

末世貴人於天下事有愛其便於已者惡其不便於已者不復念朝廷法典因此壞亂亦不念在已後事終非永圖良由世趣方深事理未徹雖負揮霍當煩巨亦目前伎倆論其識見蘊藉未有大異尋常也

古來雖勢人縱意身往即已事遷惟彼此各立便有不易消解處始於求勝終於慮危如此日漸必大

於國事有傷也

政府挾臺諫以樹威臺諫附政府以自固此易辨也大姦去則局改操在一人易其人而事定矣政府結臺諫以固位臺諫通政府以作奸則政替於亡紀弊滋於各私頑慢習成情恣勢蕩國事之所憂也

撫按監司不以民間苦樂察有司之良否尋常以趣媚當意為才品其下直以苞苴叙優績世道何由賄吏稱民安之治

受爲長夜之飲令男女裸逐其間其都朝歌則周衛鄘邶地豈桑間濮上遂自此濫觴耶康叔作新之政不能少滌華命之汙俗端民風者愼所感哉

桑中濮上男女自爲不淑如此未聞上之人明作法而縱之者二南正俗國女懷貞吾不知宜春北里是何典章也倡淫自上禮樂已峻教令罔施後代亂事莫斯爲甚

或謂科舉時義不用舊解而以新説爲奇可乎予曰聖賢以道立教以言明道其理不易安有新説若

無當於聖賢理義而以妄揣立新説恐道術不明士子識見趣向皆悖即以邪説詖行極其流弊可也

自詩辭繁典用事穢雜凡古來傳聞之不根及詭怪淫鄙諸説皆采輯類編沿襲引用淆亂耳目迷惑志意失正蔽道當由於斯所宜一切剛削祇存徵言懿行及典常故寔地志民風之可據而有裨者大要質理義於詩書較華實於傳志於稽古則不妄去取於垂後則不誤見聞愚見如斯以俟能者

趙孝成王夢金玉山積召筮史敢占之曰見金玉如山者憂也遂有上黨之敗有人問殷中軍曰何以將得財而夢穢殷曰財本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夫厚積之憂貨賄之穢此易曉也惟夢氣靈明故徵應不爽且晝經營靡不樂憂而皆穢不知靈臺赤子却於何地隱此神明耶

山亦高地云耳達人一視何殊乎土謂丘壑巉巖則彼自巉巖謂林木森鬱則彼自森鬱正以塵鄙斷絶耳目清爽爲幽人貞士會心之所若彼武林虎

丘諸境何以異闤闠街衢也

世道之弊全由理義不明人逞小才私智夫才智人所有不揆理義則冥執妄用非鑿則悖邪説暴行皆從此出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古侯王世國大夫士世家各以本分豎立爲後世承藉之常業故云可繼今之君子大率俱爲不可繼者何也我今日偶遭遇後人未必能同乃不爲後日不能同之業而但爲我今日遭遇之業欲令後世不我同者常

守我業而終不替可能必乎此古今事勢之異居常莫之思也若令古君子處此必便爲後世可繼之事如宋李文靖太祝廳事漢蕭相國幽僻田宅亦一証也至其後幸有起者豈不能亢宗廣業然如石衛尉者已自非家福若才止文素人非軒裳而欲以廣厚貽之將無反爲其殃乎

南唐李後主好佛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宋藝祖聞之乃選少年口辯者往與談論性命李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國事爲意宋卒滅之李

固愚矣藝祖自謂心無邪曲如重門洞開如此用意豈亦可令人洞見耶夫少年口辯安知性命若以少年口辯之性命能托西方則西方性命又惡有情實也藝祖不過欲圖人國土乘其昏惑而巧設誑誘彼因不明而誤信甚矣此外得計而內實心喳乃世間第一行詐機局也後代狡徒有托佛法誑誘愚俗士女者意在鉤其捐捨而詭辭厚貌別作一種氣象令人心偏志溺不敢有所愛恡其用術正與此同

朱韋齋在尤溪屬歷寧土寇范汝爲作亂出沒建劍間公與婦翁祝公書言此惟聚糧深遯勿以一毫珍幣自隨乃爲上策此中雖崎嶇但日夕爲遁入深山之計生意草草凡事苟且不知百歲未滿之間如此者更幾時而後定耶夫宋自南渡後世道正搶攘韋齋欲自城遁入深山即俗語所謂大亂居村落者大亂不可居城市恐遭屠掠之禍若村落復隨珍幣速禍更甚城市矣此等事此等語士大夫不可不一念夫使世道至此者何人歟

聞宋季年亡賴子群乘舟抄海上朱清張瑄最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瀕海沙民富給者以爲苦崇明特甚予嘗思尚父伯夷避亂海濱以爲樂所恭內地爭攘之禍所不及若海波無他警以一椽羈棲耕穫其間豈不可全家口生計乃不知更有茲事夫鼎沸之秋徙者便能自雄且沿海利淵多有厚藏之室此徒饞視日久乘時亡禁正得厭心於此托身寧容安枕恐朝夕驚虞更深於內地也以是知東海北海之濱非饑客餓夫不容易安生其間

小人賦性回邪用意沉僻不自畏忌名義寧復顧恤
人國家如宋之賈平章縱恣不道朝野咸目爲姦
而亂主方以伊呂周召相許寵盛禮絕又數放斥
正言公論以安其意惟恐一旦遂五湖之高天意
人情乖忤埋極改而他向則其君細頸曳俛寄命
佗方掌握爾時即切齒姦人徒付浩嘆爲後代笑
端耳每讀宋事至此輒爲塡膺蓋其主非有桀紂
之惡而姦人欺罔謬誤實可恨也嘗竊想權勢威
重薰灼天地亦不過此生二三十年事隙駒飛電

往即烟消第以平心公議自作行藏即有屏逐沉
淪亦豈利害便關死生奈何以君后奴虜之苦宇
宙灰切之災千萬世惡罵之口徒博取數十年權
勢威重之快不知斯人肺腸肝臟果別有乾道生
成耶或有謂事關大運未必由人然漳南之戮不
令獨得全軀保族此於天刑卒無疎網大要明誅
幽責原非各設苟不自招何以終及也

小人明爲大僚鷹犬以希倖勢分有摘及之者則又
盛氣狂猘相爭勝其言愈誕而可醜其意愈很而
無忌顧顯有持護滑泰指揮昂昂在群自以爲生
平最得意之舉動也寧知人道所非清議難逭彼
其身名已無足齒不開妻妾飲恨於醜形子孫貽
累於青史皆此事之明規何不以得喪多寡兩衡
之也得喪兩衡似以利言亦就彼人而論吾徒惟知非義勿爲戒慎仰慚俯怍而已

納金通都非謂人莫知者是眞無愧畏也旣無愧畏
何所不至夫彝義一介任世覺民之本也爲貧分
多三歸反坫之萌也暮夜四知禀於一念充於守
死窮奇兇逆極於滔天發於無忌

關中形勝故都趙代武衞重鎭江淮根本與宅齊梁
吭背要區方鎭之任咸得文武兼才何慮緩急無
裨江漢乃潢池弄兵之地綏懷殿服亦在得人謀
國者審之

巡撫一方重寄不可不得其人大要有學有守博大
精明者即其選也

靜坐懷舊偶得二句云曾從先進見威儀淸論猶能
及四維吟詠數次後語竟不續

郡俗浮侈間于嵩途萬曆辛卯巡方使者至刻示儉

公移一冊以遺縉紳約燕會禮儀服用之式並從
簡朴意極眞切士大夫頗有樂從者一時裁省雖
未盡如約而巳覺去甚更得長民者雅意相成而
好古者由儉入禮亦反俗之一機也輶軒甫出上
下皆背棄之始知頹風難振大雅不作咎乃由人
延方者信豐芸士价
見人用產多亦思廣置見人第宅巍峩亦思創造見
人衣食器用華侈亦思營辦見人有聲色玩好亦
思尋索先進之作俑後進之效尤安得有如楊綰

者一洗此陋
末世戲劇一節虛餙往事雜附鄙俚最可厭笑而有
絕好之者有家自習演以供宴樂者敞筵高會諧
詼震沸主賓雍容酬酢之歡專在是更無復身世
議論得相綢繆矣此必六代昏末同嬖人倖女於
深宮作此以娛孤獨消百年酒肉事不知洽良朋
臨清景垂長袖商古今何無一物暢意會心而獨
取此技况妖冶嬉褻雜沓家庭其非端良佳事更
不待深言也

長安第宅洛下名園爲世愴慨久矣想夫代運流澌
浮光奄忽此之不永彼復焉依世情居業以營造
爲至務廣堂邃室必取便安旣愜所居須充皿具
門庭巳整經始園林買石移花益新補陋志意未
厭人事多違此往彼來訖無長計唐李義琰云事
難兼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
必受其殃徐簡肅曰此逆旅舍耳何事繁華嘗恨
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究其死矣定
是誰室此皆審於不足之理酌於靡常之運而隨

分適生稱賢達之語夫儆匪德之難安識後事之
莫保則畢生勞擾不可念茲而少息乎
懷土求安聖人所非此樂道之語履盈居足達
人所畏此守分之語樂道忘物其安仁乎守分
處冲其亦幾於利仁乎
方術士有以燒煉誘人者索酬金非本意蓋在傾其
丹母也貪人自昧往往墮其欺以至喪貲破業悔
恨靡及者多矣堪輿家瞠目大言動指公卿吉地
若其手付妄意非分者傾心焉後效未章而巳捐

重賄至有損姦力而不計者二端皆妄然不無輕
重愚謂士人惑於風水猶是禍福所㧺乃知道信
命未至者若燒銀覓貨即同饕餮而士大夫亦爲
之將無爲聖賢充類乎晉郭璞精易占欲爲顏含
耆顏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巳而天不與者命也守
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耆龜有日者
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亦有
個大筭數書曰惠廸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

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
子之筭數乎夫筮卜星命近代所專信樂談以決
行藏休咎而二君猶不然之葢脩吉悖凶之理自
有足恃即後來通塞已關定運亦惡用逆知此眞
守道者之語吾儒所應自信更不待較量於有無
功效之間也

世所奉眞武即玄武乃北方七宿之總名玄爲龜而
武爲蛇即虛危二星之形似也宋眞宗因避聖祖
諱改玄爲眞遂號眞武若北極乃紫微垣中之天
樞爲天體極中處天形如倚葢而北極出地三十
六度稍傾於北故曰北極非北方玄武也自天分
五帝而北方爲黑帝從水之色玄亦黑也今神號
北極玄天上帝似誤以北極爲北方而建皂幟上
繪北斗似又誤以七星爲七宿且道家附會其說
尤有不根者夫玄武七宿之爲天文列星至明也
乃云靜樂王太子脩煉成道帝命作鎮北方若天
之神道皆由方術士脩習上昇爲之者有此事理
與老氏非尖迂怪人而後代托於老氏者既淺陋

無識又欲創虛餙詭以誑誘愚昧而濟其私乃至
不惜誣妄天道其無忌憚亦甚矣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乃天之六府星各有名所主
亦異其第四星曰司祿天文家謂主人間爵祿故
世俗進取者祀之以祈福祐云其外又有上將次
將貴相司命司寇五星皆爲文昌則司祿乃文昌
中一星也今之像祠者以文昌爲號則像當有六
若獨祀司祿又不得渾稱文昌至於以梓童帝君
爲神之隆號則又若人鬼而躋天神者此道家之

誑說也夫列星之祀統於郊壇人間祀之則爲非鬼往者像於老氏之宫後有建祠釁序者夫大聖人廟貌尊嚴衿裾之士相與崇事以爲道德仁義之宗主誦法其詩書而脩爲巳之學術德不脩學不講而徼倖於天神以競名干祿既戾立教之本意又承襲異端怪妄以天文垂象者而人軀冠服之隻雞盃酒仰而祝其私曰將予富貴利達乎此與市井乞靈櫃頭鬼物何以異煌煌明靈其降臨而左右之乎

華亭縣學舊有梓童神祠成化庚申提學御史陳選以神爲道家者流非學所當祀命撤之道士李朝陽請祀於蓬萊道院仍塑唐呂眞人像於其右按神稱梓童帝君梓童於天象無取義道士假神明以立號未必爲文昌司祿星世又有蜀人張亞子之說記石者引以作文葢梓童乃蜀地或因而附會焉予又偶覩俚俗一書云書板刊印乃自梓童始其所用刀名鐵筆則以梓童爲其人此說近似而書既非典事亦罔據豈亦因一梓字而附會之殆未可信也

東公西毋金木之氣葢以陰陽爲男女也然天地二氣相承而並運自極而復於子午中間但有消長而無一息獨行之時豈得謂東必無毋而西必無公哉陽極於南陰極於北何獨不可爲公毋也南方火火宿朱鳥以象陽氣飛揚也北方水水宿玄武以象陰氣潛伏也故爲南北七宿之名然朱鳥一體而火以地二爲生數龜蛇二體而水以天一爲生數則奇偶之不得拘方亦可知陰陽非截然

各所矣大要二氣五行有氣而無形有象而無體其爲形爲體則物而不化者也道家之妄往往執天地神化而形體之蒼白其顏澗厲其貌合土鏤木而強其依泊于塊然之中以祈靈乞祐欲其庇災而降祥神道其然乎

泰山天妃考前說由宋眞宗登封得石女像於池側頗殘缺復完而祠之像不知所始或謂舊有玉皇廟有左右侍此其右者獨存於圮毀之後耳往予北行見道中神廟旛書玉皇右侍傳言玉女碧霞

元君此道家自爲崇號也夫玉皇之有右侍而作女形必以陰道爲神而肖之耳昊天上帝詩書所稱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而昊上則高大之辭道家又加以玉皇瞀冕袞裳而像之夫既以人道祠天帝則不得無侍從天道有陰陽二氣陽左行而陰右行遂爲男女像而列左右右侍爲女則左必爲男男像既失而女獨存遂特廟以祠之相延歲久香火日蕃益徼福利者轉相崇奉云爾夫天一氣也而氣以舒慘爲陰陽氣而像之又與陰陽分而三之天道果然乎得右像而特祠之不復問其左於天道得無偏舉歟大要道家之陋妄而崇信者又襲妄而日入於訛尊天地神鬼迄禮當自有義焉而承訛以失其本義古之交神明者恐不如是也

秦作伏祠社始有伏周時無之伏者金氣伏藏之名四時代謝皆相生而秋獨以金代火乃相克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顏師古曰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不得升故伏因名伏日伏自秦始秦居西土

原缺第四十三葉

臘時在孟冬後代之臘乃冬至後第三戌日則建丑之月或言蜡與臘同祭異名或言各爲一祭蜡始於伊耆氏其祭八神先嗇司嗇農郵表畷貓虎坊水庸昆蟲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伊耆氏堯也是蜡始於堯夏商各異其名周稱大蜡其祭在十二月建亥而秦之臘以孟冬亦建亥蜡之總名爲臘或因漢不蜡而臘遂混蜡於臘與然月令之臘在孟冬而漢以後之臘用冬至後三戌可知周時臘蜡同一時蓋以亥月爲歲終物成之候合祭百神以崇報漢從夏正朔則季冬乃新故交接時臘當在此月矣魏臺訪議云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衰日爲臘漢火德衰於戌故以戌爲臘魏土德以辰爲臘晉金德以丑爲臘高堂隆論五德祖臘亦然秦靜曰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因爲之說非典文也魏鶴山又云臘先祖五祀此祭三不同康成混而一之謂以所獵祭先祖五祀今禮記註從鄭氏說鶴山似因蜡臘

爲一之說則不得獨言先祖五祀鄭氏從蜡臘各
祭之說不妨獨言先祖五祀此其說之所以不同
然玩漢不蜡而臘則鄭說與禮記今註未爲無因
也
日食必於合朔以二曜行度推步其爲月所食無疑
然詩不言月而云日有食之春秋書亦然昔人謂
闕疑於所不見可知古人立言於疑信之間最重
愼矣後人以爲日在上月在下同度同道爲月所
掩亦恐尚屬意度夫旣謂之食似或由二氣侵薄

混雜而然以下掩上之說亦尚當存疑於所不見
程子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二語已極盡鬼神之情
實古之祀典皆緣此立夫非人生物本何知功德
不由功德人心不誠人心不誠則彼亦無物惟神
鬼以民生而有物故能與禮樂相流通神姦物魅
古所辟除屏遠以防不若伯有之厲置後爲主未
聞人得家戶尸祝也後世所謂鬼神皆妄扳於淫
巫妖覡以欺人罔利自營糊口舉世恐動於禍福
生死不惜捐口資損家實以從事夫義理昭然此

原無未釋難窮之本末司民俗者何疑而不明示
正救之也

牖景錄卷之下終

牖景錄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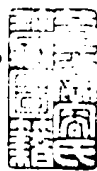
明徐三重撰三重有餘言已著錄此書名牖景者葢取北人讀書如顯處視月南人讀書如牖中窺日意也以多襍論世事故與所作語錄别爲一書中多篤實切近之論而傷於拘迂者亦頗有之如謂杜甫詩厚祿故人書斷絶恒饑稚子色淒凉不如明道程子詩陋巷一生顏氏樂淸風千古伯夷貧謂宋之問按此蘇味道詩三重誤以爲之問詩上元夜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三代盛王之時恐無此俗國風雅頌之什亦無此言謂杜甫黃四娘家花滿蹊一首爲不軌於名教皆不能謂之無理然事事操此論以往其勢未有不窒礙者也

鴻洲先生家則一卷野志一卷

〔明〕徐三重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家則一卷野志一卷》提要

鴻洲先生家則

一祠堂以奉先世神主。卽所居室東間爲之。主依世次遞列。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參。俗節薦以時物。四時祭祀儀式。並遵用文公家禮。以二至二分日行事。并歲除凡五祭。祭畢。家衆會餕。尊卑長幼叙坐。談論必禮義仁讓之事。不得戲謔及言姦利短長。

伊川程子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冬月。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國朝行唐知縣胡秉中祀先凡例云。除四時仲月正祭外。如年節清明端午七月十五重陽除夜。則宜獻時食酒饌羹飯。奠酒一杯。不用祝文。仍用紙錢。祖考忌日。只祭祖考及祖妣。祖妣忌日。只

祭祖妣。不必徧舉。仍請神主出中堂享祭。餘位忌日同。庶人祭三代。祭物稱家有無。拜禮則同。余謂立春季秋二祭可不必。冬至一祭。即屬時祭。更歲除一祭。有祧者亦祭。合於此。歲凡五大祭。庶幾不疏不數矣。清明十月朔墓祭。或使祭於家。至墓拜掃。禮如時祭。元旦端午重陽。獻奠儀如凡例。惟七月十五一祭。其說由浮屠。今世俗通行。不忍獨廢。從衆可也。忌日俱同祭祖考妣。但不必徧及各龕耳。

一凡遇忌辰。孝子當素服致祭。是日不得飲酒食肉聽樂。夜則出宿於外。

一紙錢紙錠。事雖不古。然世所習用。從俗無妨。至於崇作佛事。及祈禱徼福之類。一切罷絕。

一祠堂所以奉先。長子孫當嚴灑掃扃鑰之事。有力則特備祭器。謹藏待用。不及。即以家用常器。但須淨潔。祭物隨力豐儉。定爲常品。務以誠意爲主。祭服各隨所宜。仕者以冠帶。儒以衣巾。庶人以深衣者不克辦。即常服亦無不可。要在身心自盡情禮。器服非所宜拘。

一子孫入祠堂者。當正衣冠。即如祖考在上。不得嬉笑對語疾步。祭祀之時。務在誠敬。不得離席自便。與夫跛倚欠伸噦噫嚏咳。一切失容之事。

一古者支子不祭。蓋冢子奉祀而衆子與焉。禮也。今時俗兄弟咸自爲祭。雖若各伸其情。而一體遜讓之意絕無矣。安得尚有惇睦之風。此背禮非義之甚者。去古已遠。宗法難立。至於長子爲主。諸弟屬序。迭爲祼獻。而祭畢之燕。歡然一堂。事親從兄。情

禮曲盡。此豈迂闊而難爲者耶。事由人行。正此謂也。

一吾松賦繁役重。家業易爲消長。雖立祭田。難爲永守。惟子孫勤苦節儉。以延門戶。庶幾不廢烝嘗。祭物量力而具。不必豐侈。兄若不及。弟即助之。兄能自辦。不必取索於弟。各以禮義自盡。孝友則無祭田而祖宗血食無窮矣。

一祖宗墳墓。最爲重事。子孫視之。宜如血肉。但廢興無常。承守不易。其塋域制度。但取堅固。不在高廣

弗作無益以傷目前。使葬者無虞。生者易保。此正
悠久之長計也。
一祖宗墳墓。以時展省。寒食及十月朔。宜致祭。樹木
不得傷伐。垣宇務須完繕。冢土年久淺塌。更取培
之。家道消長有數。子孫貧富不齊。第隨力厚薄。自
盡情事。苟存反本之心。寧令先人骨肉之地。漫同
荒莽耶。
一朔望恭謁祠堂畢。至中堂。長幼尊卑。以次相揖。有
事則會議。無則退。

一每旦夙興。幹理家務。凡事須父子兄弟。同心商畧。
斷以理義。務(在)公平。子弟各盡職業。分勞効力。毋獨
顧己事。毋自(適)釋己懷。毋妬有怯無。毋背親交外。謀
事必悉心。御變則戮力。手足腹心。人人一體。此昌
門保祚之要道也。嗚呼。世道澆漓。風土惡薄。雍睦
之事。寥寥罕覩。然成敗之應。毫髮無爽。此豈皆不
讀詩書者耶。習俗所溷。家世所延。恬而莫悟。是在
父兄明理。作法於常。而聖賢成訓。具講於素。庶幾
賴天祐以共成此風乎。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
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
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
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
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盈餘。以備不虞。余
謂此數語。豈但該治家之事。溫公經綸海內。再
致昇平。卽此機軸。
一為家長最難。必明禮義。識時勢。諳事體。通人情。乃
可以主持家業。和合人心。夫禮義須讀書。時勢須

明達。事體須閱歷。人情須體恤。兼此四者。家運必
大昌矣。然何可易言。
一家長最當謹守禮法。不得妄為。至公無私。不得偏
向。又須以至誠待下。常存平恕。臨事之際。毋察察
而明。毋昧昧而昏。好惡必當。體恤必周。視一家如
一身。以一身整束一家。則法行而情合矣。
王凝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
喪祭。夫勤儉恭恕。闕一不可。
一子弟智愚賢不肖。雖有天命。然父兄須教以讀書。

皆不可令廢棄。縱痴蠢頑悍。若少知理義。亦不敢肆然為非。至不可理諭也。家貧力難延師。父自教之。弟若幼小。則兄教之。夫使子弟知書循理。則父兄亦(可)免不良之累。彼此俱有益矣。世俗善經營者。往往業駔儈。子弟狡慧。則習刀筆。二項皆可營生。第恐相安於姦利。則詩書種子遂絕。將來有不肖者。禮義廉恥蕩然。更無所不至矣。豈若讀書耕田。以清貧勤苦立家業。布衣蔬飯。世為士人。令父子兄弟。人人禮樂文章。所謂匹夫而縉紳。畎畝而朝列。顧不光隆與。

王陽明先生客座私祝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嗚呼。公教戒亦嚴矣。吾輩何敢言此。為子弟者。烏可不知。

一 溫良恭儉讓。至聖大德。吾徒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世教不脩。士風乖錯。乃以有狂怪為多能。傾險為有智。浪(語)罵視為不凡。闘群訕上為志節。喜事玩法為倜儻。鑽謀巧合為便慧。日流日甚。勢且舉上下長幼之序而踐棄之。殆於所謂(往)明行脩賢良本色事。如水火冰炭矣。夫平日講誦書傳。所載立身行

己之方。待人接物之道。竟是何語。士君子讀書。正將為之。今所讀如此。所為如彼。恬不足怪。則已沉溺於耳目之見聞。便安於心志之放縱。而不復憶孔孟顏閔是何等人。此豈獨志節所關。恐亦非身世之福。好學者無用多言。第常將論語一書理會。使自脫此氣習。

一 子弟性行。最宜檢防。其淫博酗狂。勢必破蕩者。固應痛加繩飭。至於結徒任俠。走馬擊毬。馳逐鷹狗。衍(學)拳捷。交接談邪。放浪酒食。出入坊肆。流連歌舞。

凡小時畜養鳥鵲。彈射飛走。一切無益有損之事。皆應禁絕。不得視為幼稚。漫同戲嬉。恐習以性成。便乖端懿。門戶所係。烏得不嚴。

一世故多端。人情變態。雖聖賢正道。自足立身。然不諳事機。則觸處有礙。子弟讀書之外。宜令練達。庶可以應衆酬物。主張門戶。但不可習于奸譎。同趨世風。如刁猾。如強梁。如貪詐。如欺公罔私。如巧文玩法。則入于俠邪小人之儔矣。

一閨門之體。最宜謹嚴。吾松厮養太衆。豈得無別。且

親戚之家。多有交往。初稍濫觴。末當浸漫。因俗制節。正家者何可不謹持之也。凡家室之制。須有中門。以老幼端厚者一人守之。早啓暮閉。婦女無故不得出。女奴年十二。不得擅出。男僕年十五。不得擅入。違者責之。親姻問遺。守者傳通出入。其在外一應非類。如所謂三姑六婆者。並不許入。婦女在內。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叔嫂不通言。男女不同室。居處相隔。行止相避。不共相圊清。不共湢浴。不親相授受。不同席飲食。所以謹嫌厚別也。凡諸婦於本家。父母在則歸寧。沒則否。兄弟有慶弔大事。則暫往。不得過宿。遠則不往。本家人來。惟父與同生兄弟至親甥姪。則相見。餘並否。相見時。必子弟引入。遇夜則不入。其親俗有為僧道者。雖至親不得往來。女子年十歲以外。不得從母至外家。餘雖至親家。亦不得往。若男子往外家內家。及姊妹之家。必先令人通命。然後肅入。叙坐之後。言語須極敬慎。語畢而退。不得左右忤視。蓋以禮自處。以禮處人。非二事也。

陶九成南村輟耕錄云。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虔婆、藥婆、師婆、穩婆。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按九成天台人。元末避亂。僑松江。居泗涇南村。其云三姑六婆。必吳下舊俗。目覩其事。故為戒深切如此。

一婦人之職。惟女工中饋。其有才能者。秖宜克相夫子。佐理內事。安得交往親識。兼攻雜藝。詩云無非

無儀。得無因儀而非耶。夫淫冶之習。古今大戒。其所由然。皆以防範素疎。性情無制。彼習觀漫衍之俗。而不復知有身名之大關耳。昔人謂婦女水德。縱即泛濫。稍不堤防。安得不日就[illegible]絕耶。凡婦女在內。但守家常。不得出遊庄舍。不得輒置酒席。不得赴遠親燕會。不得替闖外雜事。不得效匪人衣飾。不得通交易婦女。不得多飲酒。不得習技藝。夫世俗好譏議。往往聞他家事。則非笑之。情昵所昧。耳目不加。安知其家不更為他人非笑也。所貴明

示與則。共成端良。先身以立教。鑑藥而作法。毋謂且然。必規古昔。其責固不在好禮之士耶。

一婦人賢明者稀。况不讀書。寡見大義。其嗇以成家者。或昧大體。而樂于時俗者。尤難執德。要在男子隨事條理。一一明白開導之。若復溺于衽席。苟阿其意。彼遂習與相安。恬然自信。此非獨彼婦之過。而其夫寔成之也。凡家庭事。有世俗所沿。詩書所責者。當理諭譬曉。務令灼然知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但詞嚴義正。非甚不悉。鮮有不警戢者。若必執迷自遂。正可知其夫平日閨閫之事矣。魯夫人不德。聖人猶罪其子。况身挈夫綱。而不能相率以正。責將誰委。

一男女之辨。正在內外。則婦人不當出外明甚。予嘗至宜興。旅寓民舍。罕見婦女形迹。亦絕無往來道路。此土俗之最美者。良家子女。固不宜輕出行遊。及抵親識。至于探望姻黨。輒遣婦女飄揚街路。肩摩稠人。大非雅觀。必不得已。第可命老幼童竪。相致問信。若遠親之家。吉凶禮節。已有男子在外交

際。惡用復需婦人哉。

一婦人女子。最易以佛誘。不但傾財施捨。浮費無益。乃有交往尼姑道姑。任其出入者。乃有輕至佛寺道院。燒香遊矚者。乃有建設佛堂于家。以便焚修。併招致佛侶者。緣老者惑于福罪。少者喜于放蕩。而主者又無古禮正義以檢過之。身名家範。斃棄不惜。最為邪僻敗度之事。何只別立家規而後曉也。昔人排佛老。謂其要在明先王之道。若脩齊之士。以先正儀禮。作法門庭。安得復有茲事。

一生女許婚。宜待笄年。不得太早。世俗多有幼小受聘者。數歲之內。不惟男女變故難期。且家事亦有聚散。婚或孤貧無倚。婦家不免收養。異族同處。內外當閑。此愼微別嫌第一事也。若年齒各長。此嫁彼娶。寧後慮此。

一古者義門同居。即父兄子弟。猶嚴內外。世俗有以異姓親識。佐理家事者。出入無禁。男女雜行。卽其人素最謹厚。寧不少防其漸耶。夫禮戒嫌疑。豈因賓有斯事。而端明識士。已操終始永懷。蓋賦性難齊。居常易恣。昔人制度。予必無者尚恐其有。况或有者。寧可便策其無。凡家事。宜父子兄弟自爲經理。切勿輕納異姓。更恐將來跌移。反成怨釁。至于孤貧收養。亦不可尙。大都仁義之事。當圖永終。庶全盛美。

一親賓往來。延款之禮。酌于新故。務合其宜。必令可常。有留宿者。雖極至親卑幼。亦當出就外館。

一家人同居。易生玩狎。鮮能以禮自將。此乖忤所由生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正言

以嚴得合。因寬致戾。垂訓切矣。凡父子兄弟夫婦之禮。不過日夕接對。語言動靜之間。書記所載。素所誦習。人自不體耳。但以禮約飭。不憚煩勞。如父坐子立。兄行弟隨。見長者則起。對應必以名。出必告。反必面。事必稟命。朝問安。夕定省。諸如此類。庸而行之。習而安之。上爲而下倣之。則慢易驕抗之性。自然消融。而和順之風。未有不成者也。

宋呂汲公 大防 在相位。其兄 大忠 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挾侍而前。兄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公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于赤日中。盡禮而退。畧不顧勞。又柳仲塗 開 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家皇考訓戒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 輩

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觀此二事。可知宋士大夫家法之嚴。宜其多賢人君子。

一骨肉一體。義同憂樂。患難則救。力困苦則相濟。此天理人情所關。非緣讀書好禮而後然也。第亦須各循分義。共為君子。偶緣遭際。則彼坐視者為小人矣。倘由宄賊致禍。或以浮蕩破家。使至親雖欲救援。難為心力。則亦不足深惜矣。夫為人而使至親歎惋不足惜。誠何如人。如此猶不自愧。乃更怨人。則必無為善之路矣。

何甦白驚。使大賢慈歎。王敦惡逆。致忠盡危疑。賢者不能使不肖遷移。而不肖乃反足累賢者門戶。雖事由家運。數以天亡。而彼狂執迷。以傾墜宗祊。悲憤血屬。誠何心也。衛識相鼠。齊刺綏狐。或放利而莫辨親疎。或宣攜而不明上下。是又手足而爪牙。肌體而毛革者。茲等有生。必緣沴氣。永乎天命。終殄人倫。特志明章。用貽痛斥。

一唐河東柳氏家法。子弟學業未成。不聽食肉。非惟習於貧苦。且欲其識齏鹽之味。夫菜根滋味。往時名公巨卿。猶然甘之。至鄙肉食為膏粱騃子。又何論學業成與未成耶。

一弟子未冠者。不以字行。不以第稱。古法也。今於子姪以名。諸弟以行。子弟自稱以名。其稱父叔諸兄。則各以本等名分。加行第以別之。若字與號。則識友相呼。不當在門內也。

宋晁以道申戒子弟。皆以法度。群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

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

一子弟少而名。及冠而字。所以責成人之道。行禮似不宜簡。其儀式具在文公家禮。若女子名與字。今人類多忽之。至於俗節。多為煩瑣。而禮經正欵。乃不復行。大可笑也。凡生女則名。及笄而字。皆為備禮。使知尊名重身之義。以成婦德。顧不美歟。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歟。鶴謂人生成立事

從冠始。今此禮廢壞。縱幾冠華彩。自視不異童孺。豈復顧重身名。志圖弘遠。信知古者禮從義設。所成人多矣。

一婚姻之禮。其儀式具在文公家礼。親迎奠鴈。俱不可廢。一應俗節繁費。以古礼裁之。不享賓。不用樂。近世婚姻之費太廣。因有力之家。窮極以為誇耀。當聽彼富貴者自為之。君子自有聖賢典則可依。不必勉循時俗也。

一婚娶必擇舊門儒素。有禮義家法者。不得苟慕富

貴。古有五不娶。世多議其過。蓋欲人慎微。正士謹飭。毋緣一時囷倖之心。遂違自古經常之訓。

五不娶。謂逆家子不娶。亂家子不娶。世有刑人不娶。世有惡疾不娶。喪父長子不娶。長子。長女也。謂無父且無兄也。

一娶婦以擇婦為主。正不可苟。門戶不在豪華。而貴清雅。其人讀書知礼。守儒素。若俗陋嗜利者。亦所不宜。其女子性行。於此關一二。不可不謹。

豪華之家。其女子必侈汰。不知禮之家。其女子必懭悍。俗陋之家。其女子多不識大體。雖其中不能無閒出。要之慎始。當如是。是非聞見所及。詢訪不可少也。

一娶婦嫁女。祇據吾力所及。不必因彼處貧富。夫娶婦不望其賠嫁。嫁女不利其聘財。則彼貧富。於吾何有。但以古禮時宜。酌為豐儉之中。斷然行之。不以紛紛遷就。則自然情禮兩盡。為可通行矣。

嫁女事物由己。而娶婦由人。若為不違礼者過責奈何。曰。正使過責者弗與為婚。安得不由己。

一古者無子置妾。定以年齒。蓋甚不得已也。若孕育已繁。更營姝麗。此則明示淫汰已耳。夫妾婢既濫。子女雜出。各私其類。便生異同。若無礼義之維。難免乖離之釁。中人或衆孝敬。不肖者遂滋忿爭。恐薄世浇俗。所必至也。此竊謂嫡室或鮮生育。乃稱繼續大事。不得不有畜置。縱千年邁。不免通俗。亦須明正大體。務使相安。禮序樂和。以成家範。此在吾儒以弱修古學裁之。然又當知有子而無妾。亦家門善事也。

江浦義門鄭氏家約。無子娶妾。不得預公堂會坐。嫡妻死。不得代為主母。以亂尊卑。其所生子婦則跪拜。餘子弟不過長揖。所以正上下之分。成和順之風。信乎其爲守禮法之家也。

一妻妾大分。不可不嚴。薄妻寵妾。此市井細人。不聞詩書。無禮義先訓者。非士大夫事。無庸多言。第所生子女。均吾一體。不得任情偏向。以傷公心正道。致父子兄弟。嫌釁潛滋。其爲門戶。他日乖逆覆亡之禍不輕也。凡少而衣服飲食。長而貲產器物。一以至公。無私厚薄。且撫育教訓。使彼但知分形共氣。血肉情意之相關。而畧不自覺其所生之差別者。夫嚴其母嫡庶之序以定分。均其子父母之愛以示平。而耳目心志。又皆大義深情。不可自棄之名教如此。而猶有乖逆敗群者。此真朱管象蔡。何雖盜跖復生矣。

妻子幼。妾子長。宗廟承祀當何如。蓋古者立子以嫡。嫡同以長。重嫡也。今世俗兄弟各為第宅。而家祠止在一所。應以妻生子主宗奉祀。而當祭之時。兄弟咸在。仍以年齒序立。則德禮経宗法既不相悖。而情分亦無所嫌矣。

一喪禮儀式。並尊文公家禮。不作浮屠。不用鼓樂。不留賓設讌。不虛文費財。葬宜以時。稱家豐約。不得惑于陰陽拘忌。以久暴露。居喪時皆處守礼。不得燕飲。出外交際。與常人同。士君子畏義如刑。豈必條教森嚴。所在自盡其情。則必無違禮之事矣。夫禮亦何嘗不因人情也。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始食粥。既葬蔬食水飲。小祥食菜果。大祥食醯醬。禫而飲醴酒。喪畢復內寢。大祥以前。無食肉飲酒居內者。五代時居喪肉食。人猶爲乖逆。晉陳家諱遣婢丸藥。終身沉廢。今士大夫飲食居處。不異平時。又相從燕集遊戲。恬不爲怪。禮俗之壞。一至於此。又禮居喪羸疾者。可暫食肉。五十以上衰老者。不妨食肉。若少壯持喪。自宜遵礼。又並不當出入交際。與常人同。至於聽樂嫁娶。國典有條。士大夫已違禮。更犯法乎。

一子孫世讀書爲士人。當守　國家臥碑之訓。及督學科條。與提調師長示諭。盖當代之典章。即聖賢之名教。二者必無相背。人自不思耳。朔望入學。瞻拜　廟廷。凜凜若生存在上。得親受業。則退而諷誦詩書。便可身體力行。一言一動。自不肯苟。縱出處難必。生平必有可觀矣。敬事師長。如奉尊親。同儕交與。必先德業。不得妄入公門。不得浪遊非地。不得負氣玩法。不得屈身侻利。大士君子身心條目。載列經傳。昭如日星。若口誦心持。便是準繩規矩。固不能一一悉爲訓戒也。

世人所望於子弟者。富貴耳。吾意不然。夫富貴之權。乃在彼蒼。吾安能強之奪之。若衣食之計。所不可已者。恐一旦饑寒不能自存。將入于市井奴隸。故須少立薄業。量其才力以貽之。然使其命賦。乃市井奴隸也。即所貽薄業。亦豈能必其不終覆敗。入于饑寒哉。第自盡其父母之心則爾。他則由天矣。至於饒田大廈。盈箱滿篋。計取人財。不恤禍累。以爲子孫富貴地。吾不可知也。但所願子孫讀書後。便要立志。以孔孟行誼學力。自成人品。清白方正。凡心術趨向。一毫一事。恐落世間機轂。思爲前人賢子孫。爲千萬世子孫賢祖父。豈不愈於王公卿相。貪昧苟且。爲人鄙笑者哉。此可自勉。不盡由天。故書諭。

一子孫讀書。倘幸出仕。當以國事爲家事。民心爲己心。不得但躐榮名。苟圖身利。毋苛刻以博能聲。毋卑屈以媚貴要。毋費民以奉所臨。毋枉法以狥所畏。昭昭國典。奉以公平。暗暗下情。體以忠恕。念便

國家給俸。本足資官。獨以食費自淥。乃若不逆。於是乎苟且以充用。則不惟軽昧　國恩。而生平名節掃地矣。當思此亦國計民脂。身口之外。不得一毫浪費。則用度有餘。自然不免分外。夫分外一毫即貪也。貪之一字。古今大戒。不惟終身不齒。子孫亦且羞之。已爲士大夫。何可不嚴戒而痛絕也。若子弟官卑俸薄。父兄主家。當計所需資給。無令空乏以全其節。亦彼此相成之道。不得謂身已仕國。遂吝家物也。

唐崔玄暐母盧氏。常誡玄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息。消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于心。玄暐奉教。以清謹見稱。宋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曰。昨日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為此戒也。夫歐陽公一代名賢。此語不足為異。獨崔母以閨幃持論若此。世間即然大夫。不逆者多矣。

一藏書以訓子孫。謂勝良田美舍。然亦有不能讀而旋散失者。此賢愚屬之大運。豈得因斥賣而并田舍不貽耶。則蓄置書籍。亦自盡祖父垂訓之心耳。邇來書籍浩繁。不能遍誦。然有益者亦自有數。第取性命經綸。及典章故實。其餘若詩詞之類。已屬

虛華。戲褻諸語。益不與矣。道術不明。學者失據。往往好諸浮淺夸誕。而大道微言。抄襲讀之。如睹晴。如嚼蠟。即不敢非笑。而心思困寐。如文侯之臨古樂。豈非世教不明使然哉。善讀書者。第取聖賢道德本旨。及政治往迹。以許隱稱簡。即漢魏以前著述。尚可別其純漓。何況後代浮浪不根之語耶。知此則書籍可蓄。亦可讀矣。借人一事。古謂四癡。蓄又甚焉。若不能讀。則俱聽之耳。凡淫褻戲謔。非禮無益者。並不宜有。至於天文圖讖。妖幻符呪。秘記左道等書。國有明禁。尤宜戒絕。有則即當焚毀。毋蹈罪戾。

黃魯直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二公語原不相似狀。夫教子弟讀書。正欲觀聞往事。以脩行實。若止為文人。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與不讀書何別。

一置買田宅。彼或出于不得已。吾則欲爲子孫相延之業。議價務在公平。不得虧枉。券契須極明白。不得朦朧。不可與駔儈同謀。潜萌侵人利己之心。虛錢實契。或以物貨違負相准折。恐人心不平。天道往復。將來亦非安享善後之計也。

一吾輩不耕而食。一家之養。皆農人終歲辛苦所致。念之何可輕易。所以取租當極公平。日用當加樽節。凶荒宜爲優恤。違貸亦須寬緩。夫吾松田產。多非世業。一時苟取。不過供奢豪之費。若以日用身口之計。所需幾何。有力之家。占田至千萬。窮極口腹。縱恣耳目。用如泥沙。試清夜反思。則皆日暴雨淋。所由出也。豈不惜哉。故子孫居鄉。宜身親耕種之事。以習知農家艱苦。則自然愛惜天物。不敢驕奢。而移以居官。所謂節用愛人之理。亦在其中矣。

唐李紳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飱。粒粒皆辛苦。嗚呼。士君子若念此。恐不忍飽食衎飯。況敢縱恣口腹。并諸浪費

一義田義冢義塾。俱古今美俗善事。而吾松行之。雖爲久遠良法。子孫承守。則消長未期。付之公同。則易爲湮毀。祇緣賦重役繁。公私費擾無已。且人情洸漾。爭訐易生。主者稍歉承當。則旁生之事未可知也。每讀孟子書。於鄉田同井條。想見三代雍熙。三復致嘆。好古君子。惡可不有是念。第順時隨分。自盡情事。縱未得作法永世。而一時周旋。尤有得濟者矣。

一每歲秋收。不論田租多寡。當先以官稅爲急。預除此項。以待徵納。然後計人口食用。交際禮文。業少則謹節以省之。不足則勤苦以佐之。非義既不當得。本分者又復不節。以至虧損國課。漸積日久。負累日深。不惟法罔所徼。恐一旦力不能支。大爲掣肘。善爲身家之計者。宜深慎此。毋見他人便宜。私笑此言過計也。

一婦人育子。多置乳母。此富貴家自圖安逸者。詩恨劬勞。聖人慨三年之懷。今當俱在乳母矣。兀催之時。今渠轉展所生。或因委棄。貧富貴賤。各言其子。

存此失彼。豈仁人用心。且乳母縱極愛護。寒暑病困。能無厭苦。惟本生自乳。子必不受艱虞。若產時母或乏羸。不得已而別求乳母。亦須擇溫良端謹。非暴戾奸窃者。而其所生子亦有他托。不至失所。則彼此俱安。庶幾可偶一為之也。

一委棄子女。此村野細民。違天賊理者所為。夫殺人而死。國有常刑。殺子女不死。為知天道不為寬戮。讀書明理者之家。無此事。姑書之。或可以理諭鄉俗也。

一日用自養。乃至殺生。定非良士。魚肉在市。鬻用無傷。祀先享客。乃有特殺。然止于雞鶩。不及羊豕。亦不宜兼殺數生。蓋祖宗賓客。其不忍一念。與我同也。夫自具口腹。至于屠膾生命。與希慕富貴。雖殺人亦為之者。其意豈遠。大都天下事。非大不得已。寧止不為。便自少傷人害物之事。

浮屠宰齋素。只為養一個仁字。吾徒讀聖賢書。致名位。反因以縱嗜欲。斷有生。是使道德性命。不若浮屠實用也。識者思之。

一古者以膏粱為鄙。蔬茹為賢。肉食乃富貴之侈。兼味豈家常之素。至于宰殺。尤屬饕殘。吾徒自顧功能。兼圖作法。日用口腹。當有節度。至于相知偶過。隨有而設。雜具園蔬。稍加于自養。不脫乎家風。事則美矣。若特來設客。酌于豐約。第取可常。于客不為涼。于我不為愧。禮至于情周。何辭見懟。脫有權豪之客。過責豐儀。彼或能尊狙風波。謹當以貧辭謝。

宋張文節公知白為相。自奉清約。所親或規之。

公曰。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所失。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公此意自是遠圖。不是公孫干譽。吾郡張莊簡公悅。 國朝名臣也。晚歲歸閒。嘗書揭屏間曰。客至設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代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一服飾一事。最關性行。改弊改行。不衆為災。昔人以此卜禍福災祥。正以身之所安。见其意念所托耳。士大夫朝有法服。固難溢度。若其私居行散。務在朴素典雅。不得誇奇務新。無益市憐。徒滋佻薄。至於良人婦女。禮衣私服。自以儉質為賢。雅潔為美。奢僭逾分。尤非家風。何況妖巧無度。如匪人所飾。尤而效之。不足窺其心之所存耶。此尤非賢明婦人。亦豈宜為士大夫妻也。

唐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按韓相國生平清正。為開元名宰。故子女賢淑如此。盖不止為家法然也。

一衣服以布素為佳。不惟質朴。亦是堅久。古来賢士大夫。以此為家常。近時中原仕宦。亦多服此。三吳浮華。窮極羅綺。下逮僮婢。此暴殄消折之極者也。凡禮衣接見尊客。可用紬絹。相知便可以布素相

對。至於裏衣下服。決當用布。蓋綢紬之屬。蠶絲所就。一疋之料。計殺有生不下千萬。一念及此。使當惻怛。而可輕易剪裁。罔加愛惜。且古人蠶桑。止衣老者。少壯麻枲。第取蔽形。於節用養福。良非細事。

宋王文正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于此。亟令撤損。范文正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范忠宣公罷相。尹洛三子皆衣布袴。先生尹公因拜上馬見之。歎公俱宋太平宰執。其奉身範家如此。四海安得不蒙其休。

一江右士大夫家。燕會絕希。惟冠婚乃互延親朋。歲時享祀。則會家族。品物亦簡約。非大礼不用鼓樂。若戲劇則絕無之。此聞之一同年生。風俗最敦朴近古矣。竊謂親朋遠来。則當具飯。冠婚祭享。因事而會。人无親戚故舊而必隨力。礼无可常。或欵叙情素。或商較事理。心孚義洽。即鼓樂猶厭喧雜。何況作戲。作戲一事。猖狂妖冶。於禮俗俱無益。而賓主

一席之惟乃在是。也無謂也。大抵情僞則文繁。習弊則事侈。士大夫以耳目相安。不復反求所學。且有以古議相笑。而作俑時弊者。尚其述作前侈。正世俗。訓。嗚呼其難乎。

一古者饋遺之禮。原以通有無。周空乏。今親友歲時交相往復。施者似循常套。受者非其所需。轉展報荅。徒增煩費。而於誠心實惠。乃全不然。竊謂推義分甘情也。賑亡助迫義也。凡吉凶緩急。彼不能支。量力而濟。固是佳事。若偶得所嗜。推己思人。隨物

而餉。亦豈非人情哉。此外因俗例而強行。知不受而虛舉。俱屬浮妄。不必做傚可也。

一家僮男女。當畜自幼年。長養配合。恤其饑寒疾病。使彼稍戀撫育之恩。且積以歲月。熟識其才性上下。然後任以家事。責其報效。如此而有忘負者。真非類也。江南土俗。多中年投靠。非倫情之乎。坐需衣飡。則凶猾之徒。意在倚托。必無自能成立。已有室家。可以守分溫飽者。而更委身効力豪門也。如此之人。百無一益。且滋後累。不為欺削。則翻然改圖。往

事種種。明者思之。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迺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且勞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我矣。嗚呼。勞身惜人。聖帝明王治世安民之大德。非小不忍事也。如此慈惠。更以

莊涖。誠為養童僕之法。

一詞訟一事。最不可輕舉。人非大凶未有不可以理屈。但患不平心處之。彼此互執。訟端啟矣。此事正如用兵。侵人者敗。恃己者敗。負曲者敗。圖倖者敗。且先發首難。事更不祥。不有人禍。必有天責。況吾徒讀書明道。當思以理義化強悍。若平心之外。更持一忍。安得有此。

先大父鶴田公。雄姿豪氣。惟周人之急。而一生未嘗先事訟人。間亦為人誣訟。然於理自直。終

不受用。此人事之可信者。不必復論天道。泗水朱芝白先生。高標士也。每對余道此。輒撰先公盛德。

一遇凶歉之歲。田租既難取盈。國賦又不可負。自非大損修用浮文。恐不足支。凡家之用度。及交際禮儀。非大不得已者。悉宜簡節。蓋古者凶年殺禮。所以慎天懼災。與上下同其苦厄。亦消眚保福之一道也。

嘉靖甲辰歲大歉。米價騰貴。饑殍載塗。先大父鶴田公盡出資物。權米五百石。減賤糶之。貧乏者即賑給之。所全活甚衆。此前人德事。宜永世克念。第恐涼薄者難爲。然幸人不足而快心厚利。必非前人意矣。

一火患一事。雖若有數。然身居城市。倘有意外。不免禍及他人。若切傍公所。尤宜謹慎。廚房燈火。每夕當令人檢視。至冬寒風信。傳諭各室。加意隄防。亦盡人事之一節也。

一園亭第宅。前事嗌嗝。不爲少矣。而後來輒復蹈之。

此俗情酒展也。苟知容人爲安。會景爲樂。便當脫然。余不敢極言。恐獲罪當世。且衰薄自難辨此。無庸言也。

李文靖公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語最好。士大夫高門大宅。正由自適已懷。不復思及子孫耳。其後更有爲子孫累矣。余觀古來蹟焉。往往以先人敝廬爲雅談。夫使子孫能世守先人敝廬。則豈有朱門餓殍哉。

一家用器具。日未件件要精好。此惑也。置器以備用。反因精好而不忍用。又甚惑也。夫器以適用爲當。若取可久。惟在堅朴。雕鏤輕脆。徒靡物力。何裨實用。此貴遊子弟耳目之具耳。

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當世玩好。于日用一無所需。真所謂無益異物。乃復不惜布帛。數衆以易之。不大惑哉。

余不肖。欲勉自鞭勵。而識諳圖大。力不遂志。居常竊有八語自志室中。一曰。室無美姬。堂無俊僕。案無戲具。門無雜賓。一曰。宅取安人。田取給食。畜取

明道器取適用朝夕省誡亦不敢大有乖殊第素多懲尤此安足塞念古人寔有同此意者端以厚望方來惟夙秉可畏之年努力前賢之軌慎厥身脩遠弘家乘毋徒苟且涼薄云

崇晦老人徐三重識

男禎秩
禎稷
禎稗校刻

野志

浦溪釣叟伯同父識

端習

嘗致世會淳龎則以敦經服古爲賢末習澆夸則以奔趨駭俗爲達豈維占大道存滅實足關泰運升沉漢近古初文儒質行漸爲義節去而未遠典午披猖壞亂滋極識人早見謂同伊川益任率敗常以虛邪爲事既鮮禮法亦墮政刑人道淪亡異類不遠矣竊嘗景睎先獻熏德名世其藝大志業靡不中處己乃一二多聞濫觴於忽後復二三好事踵襲輕狂妄肆下流馮陵太上益淪浹之寔顛趾淄塵陵絕之筆依稀宏恉皆真養爲固陋忽性命爲方隅睥睨前芬瀾漫後進將恐人常霧塞天步風靡生靈厲階傚爲雲擾昔孔尼父論尸少正卞望之推奏貴遊世風所關不嫌苛責務當象示庶屹頹瀾

袪惑

西方之宗昌自漢季益立空寂解俗沉迷以爲徑于識心不知乖于弘道自正學久湮真統中墜才慧之

士。靡所典則。多淪胥其間。吾徒誦法大聖。體被天常
者。未嘗不危言排黜之。恐眩移中庸。淆亂禮從。所以
維殖三紀。統育萬靈。不容不爾也。且其偈論。多所假
立。傳者日訛而日鑿。妄將彼法化誘之譬辭。執為此
世有生之果報。於是天堂地獄。輪迴拔濟諸佚倆。紛
紛日繁。而以質其本初。亦無此義。益談空說詭。謂在
明心。而罔俗徼施。托之種福。欲窮詭誕。何待賢明。庸
愚易偏。遂至猜眷焚修。破業供奉。已大可憫。吾儒學
本天人。識緣性命。終始之理。豈無依歸。彼自謂密藏

微奇。尚不執于吾道。況今日妖徒兇說。豈足惑于名
流。固當直挈淵源。洞照虛妄。若知修吉悖凶之外。別
無因緣。則生死災祥之間。爲得復有浮屠氏可著力
也。

營業

求田問舍。豪士所羞。第家徒終歲。有不得已焉。審是
給。俯仰見聞。不能巧營。寧亡恒業。顧既取贍生。足生
便止。無容廣布。以漫浮華。上世農世其分。士世其奉。
不乏亦不贏。相承者百年而不墜。中代無常奉。則無
以業振。素有餘力。法無定禁。于是士大夫之產日以
饒。家日以靡。而蕃息之後。欲圖永百年。無什中之一
也。夫產饒則食指必眾。用塗必廣。公私之事必煩。窺
望與仇釁者必大。簪纓已絕。守之膏粱。既昧艱虞。終
鮮調度。居閑則縱心浪費。遇故則委計胥人。私索公
徭。眾積日削。內憂外除。事難方殷。中材尚堪小立。蒙
下遂至一寒。此後之事。有不可言。不忍言者矣。六利
兼阡陌。王氏之盡享。迪德福。神道所栽。若云溫飽。身
口之具何幾。倘謂吉凶。稱家之儀可約。況心開止足。

則節冗無勞生之艱。出計歲成。則制用無耗殄之孽。
均王土于窶戶。晉素法于來裔。倘謂消息之理寔、
尚進。猶不聞羕命之訓。昭、可脤乎。

稽籍

書籍之初。乃原文字。蓋一畫首象。用章太極。六書分
制。以易結繩。豈非理義政教。所由表載者耶。典謨而
還。楮筆日侈。瞽儒論議。不性命禮樂。則紀綱法程。或
淺去精于杳渺。或通變化于衰頹。反之可以裨益身
心。展之可以利養人物。所謂垂教立則。經緯宇內者

也。此彼論者。不無合者。若本始聖庋。則尊信必傳。董韓諸君子是也。其他即巧思入微。奇語絕世。然不軌于大道。不裁于經綸。思之則不根。行之則無當。僞辯醜情。將無此類。倘如立言立德。不容分途。而典籍是否廢興。特此可定矣。近代藏書之家。漫無評騭。但取誇多。若律以前議。其足存錄者。十無二三。余謂六經足道脉微言。諸史乃先朝故實。諸子恭才術之総滙。雜說廣傳志之未逮。文章代繁。擇有關于風教詩歌日盛。取致合于性情。醫卜方技。惟人事之需。畜志山經。備方

俗之致。若古言邪僻。悲娛終身心。而今文浮鄙。徒靡耳目。妖幻則國典有條。淫麗則家範宜屏。大汗牛充棟。能讀者幾。借習手披。反成該洽。顧于孫才敏。良自由天。西史後先。自資閱覩。豈在璦編錦軸。以示豪華。聚蓄搜奇。而稱宏瞻也。

本教

于弟以高朗明德為上。和端良守禮為令器。若于智健。應辨品林。夫習于狡譎。目為警敏。拏于言語。目為氣驕。巧于鶩利。目為克家。濫于交遊。目為適俗。以云篤祐。恐均未然。李敬業雄武智計。伯勝中林。而英公後慮。不如椎魯。大都夙慧徒幹。尚乏詩書之力。禮樂之維。其幸者為世小材。不幸者亦同覆轍。要于樹立。必非遠猷。昔呂廷評徽衣鑒驢。人不識為宰相子。而王元澤對客祖跣。大言殺韓富。終以湮怨作爲。并敗乃父。金陵癖濕。乃以世才屈指。可嘆也。觀二人氣象。則兩家門戶事。復何難知。故所貴于弟平居恂恂。見人恭謹。言若不出口。遇事非禮。人非類。介然不苟合。或遠引若浼。此必温良佳品。他若炫才見能。已足占

其所止。何況恍惚狂誕。謬言垢行。為兇戾浮薄之徒。如王金陵兒耶。賢不肖事。不能悉言。但以詩書禮樂。自為準繩。何患不為賢于弟。

論交

朋友列在人倫。與忠孝並大。正緣德藝攸賴。切磨所關。故于有身以來。宇宙之內。相比而立。相持而成。蓋生于父子而不辱。食于君臣而不恥。微朋友其誰歸。晚世道衰。失其初義。笑言懽洽。何取于群儔。乖怨分違。祇增其瑕釁。恬愉佞諛者。何闕有亡。將棄艱虞者。

安能輕重。蓋自漢道以還。日加淪喪。由今之俗。益覺絶然。世道人心。于茲永嘆。今即不能盡責古初。亦宜審厥才品。端良純雅。當無意外之生。伉直方莊。或有名教之助。資道決疑。是我學之所需。援溺扶顛。是彼誼之獨厚。簡潞有久要之望。傾輸無隱曲之嫌。此亦近代之良交。人類之好合也。若其傾險猖狂。貪殘橫逆。在血氣尚懷相畏。何況餘人。語曰以友輔仁。仁不足輔。即令許身相死。亦屬世情。在倫之義。曾不爲是。尼父夷俟之叩。曾子西河之責。此友道也。

範內

婦女非吉凶大事而出。即鄭衛二國風所咏是矣。河間婦不遊。終爲淑媛。孔文妻不出。何由殺其夫。此往事大戒灼灼。宇宙內者。污俗頹風。固多忽此。而上明禮儀。下畏道路。何可不痛以爲懲。凡吉凶大事而出。此在禮經必不容已者。其外即親族燕聚不宜數數。亦不宜數預。同居切近。間以茶果叙坐。或可往來。亦不得太久。妨廢彼此家務。至于無故設席。遠怡姻親。從婢甁擺。歌舞嬉樂。無論將來所趨若何。士大夫苟從詩書非絶。已知此事必非端謹善道矣。婦女何知。其責固當有在。至于寒食拜墓。今不問貴賤。習常通行。要之婦女原無此禮。第欲借以浪遊。爲一歲樂事耳。倘有感慕九原之意。何不於歲時家廟蒸嘗。一與內執事之列。不與此而與彼。其爲浪遊何辭。且粧束而飄揚原埜。爲行者覩望。大非閨閫美事。苟害于義。何容從俗。

居身

居身之術。惟士最上。即以此謀生。亦爲素業。其次莫如農。謂之務本。古人所重。故取士有力田之科。又次莫若醫。可以濟人。可以贍生。范公有不爲宰相。則爲明醫之語。眞人之言。又次者卜亦可。昔人謂天下不古。賢者隱于醫卜。此嚴君平所以聞于世也。舍此而工則賤。商則奸。俱非士人所宜。然彼善于此。寧工不商也。大抵士人擇術貽謀。孔孟而下。便無他事。市井吏胥。斷不可爲。夫貧乃士常。利爲道賊。一朝失足。末且淪濡。若學先治生。必也帶經揮鋤。躬耕志道。所謂孝弟力田。居身慎業。庶得之矣。

人道

人道所最貴者。詩書礼樂。所最重者。冠婚喪祭。所不能已者。文際往來。本之以敬順。脩之以儀文。不繁不陋。不偽不埜。是謂道德。以此置身。則為君子。以此立門户。則為禮義之家。以此治百姓。則為善政善教。苟不講于此。而朝夕為惟飲食財貨是營。則宇宙衣冠之軀。真飲喙行棲云耳。每又念世道様〻。其品可目。大畧托軒裳以資豪鉅。借文藝以助經營。廣遊識以扶聲氣。勤課籍以累銖兩。雖才第雄雌。業名雅俗。要於趨羶逐腐。狀好同途。百年而下。其勞息。其事虛矣。

節用

財之為用。王侯所以保國。衆庶所以贍生。豈謂可已。但苟取非義者。名教所汙。貪多厚藏者。造物所忌。惟於本分自有之物。省浮以節之。定制以限之。不為無益之費。不為非義之與。計口而授食。度力而舉事。務則使一歲之收。足支一歲之出。且常存羸餘。以備不虞。則用度自優。臨事不困。非富而亦富矣。如此道者。可以謹身。可以理家。可以保天下。若不自撙節。而外望苟得。以資浪費。非惟無以益。恐犯義損福。為累不細。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使令

僕何必善幹。第忠實不作奸足矣。忠實而善幹。此殆有天授。不可索而得。若索善幹人。則作奸者至矣。是在主人雄健有智計。用其幹而使不至于作奸。以濟豪鉅。然終靡龍絡。若吾儒素貧清白。自好安靜。退慎法紀。則忠實二三蒼頭。足給薪水隨從。及守户應客之役。即田畝種差諸事。仰賴

聖朝法制。而吾以平心直道行之。亦足自辦。是非不貴善幹。恐善幹者所辦亦如此。更無所用其幹。而用以作奸耳。大僕者吾所役。授吾意以奔走。苟非至愚。必有所解。若以小人之才反役我。則所損必多。嘗有人使下弄之語。殆為破的。大韓彭曠才。高帝尤費區處。况亂世奸雄。寧免傾人家國。

狎褻

士大夫門有狎褻客。蓋為圖羅請托之利。兼供謔浪之歡。其于子弟。大不為福。此等必非端良。徒營杯酌。

士大夫炰膏孳鮮。以此取快一時。他日子孫田廬妻妾。不足供其醉飽。因為虎狼蛇蝎。召寇反兵。多矣。夫王太保名德。第云門無雜賓。而李英公身後慮。惟子弟交遊非類。若身與此輩諧褻。習為縱狼。而欲令子弟端謹靜默。持其門戶。所謂源濁而求流之清也。故大賢家則。姻親之外。慎選師友。非準繩之士。不在通家。其人類取助德正過。共難托死。豈同當世徵逐進營之客。荒德而種禍者耶。

庖饌

門戶始興。多由節約。豐溢之後。恒入侈靡。然約終可常。侈無永理。豈但大化損盈。所宜懼盈。即作法沿遠。其道亦應務嗇也。末俗奬風。多以酒饌供奉為事。家常日具。亦須庖丁。竊念吾儒素分。蔬腐是供。豈宜使斯人得展其能。開子孫饕饞之漸。前代王何諸豪。祗以身口過汰。物情見訾。後祚亦替。近監入事。尤多盈虛。嗜味之殃。豈殺聲色。益有先輩高賢。躬修菲薄。創樹家風。迨其嗣人習見謹守。不墮清白。遂稱名宗。每聆雅奇。仰如盛美。夫亂臭中枕容易縱情此業。奈何

更取爽適。為作涼規。恐亡人餒鬼之孽。未必不在食經釀法間也。鄙謂日用自需。即婦女可辦。客至為具。亦不必務精。若有大賓新親。暫一催覓。亦是易事。夫士大夫處世。若專選甘(擇)肥。飫此口腹。亦可縣其生世也矣。

服飾

諺子謂觀食象者。食牛不足。蓋富貴氣習。最易染人。曰染者。一入色而不可復還之謂也。寒素士得一完潔布袍。便可與賓客相揖讓。稍服紬絹。則布袍差澁

矣。迨服綾綺。則紬絹其常矣。世逐氣習。大都如是。好脩之士。每于衣食約束。此何關大節。而談者推為盛事。所謂克勤小物。積善成德者也。故吾輩大不可有富貴態。務念貧為固常。貧是本分。恒以古昔哲人為準繩。毋為耳目見聞所搖奪。非欲節財致贍。蓋亦養廉尚志之一助也。

燕樂

燕會之用戲。縱度敗俗。最非善事。今士大夫習常用之。蓋作不善自有位始也。其強言者。謂畏逐燕集。鄉

杯出語。易生風波。作戲則言語不檢。可免此釁。嗚呼。亦悲矣。夫風波之客。何取合歡。遜辭爲道。明訓具在。士大夫不慎三緘。不脩百行。而以此免世。愚之甚矣。至於家庭設客。金鼓震動。諧謔沸騰。使子弟婦女。微葉窺望。即素有植立。猶恐沒沒。何況中無定見者耶。其因此敗墮家聲。或生浮議。往往而有。夫嘉會雅樂古道何居。今之所舉。不過酒食醉飽。所可得已之事。而爲此妖淫以亂白日。豈福祥佳兆。好古志道。飭身閑家之士。宜極斥絕。若搢紳官長。正世化俗。尤當特爲禁防。夫鄭聲猶遠。況此事乎。

戲具

聖賢道德之外。惟有游藝。其事禮樂書數射御六者。皆於治身應世。不爲無益。豈同博奕諸具。虛棄光景。惰廢德業。而于日用無毫毛關係哉。兩漢立德之士。不聞好此。惟典午大有此習。遂爲後世士大夫闢耽荒之徑。可謂萬世罪人矣。志道君子。固宜屏絕。亦不可家有此具。令子弟見聞。此等殆同妖麗。易爲志氣未定志者浸淫。一入障根。便有滋蔓。下愚不肖。破産蕩業。亦此禍媒。立門戶者。所應夙慮。夫兩晉諸人。豈無賢者。好之固已自謝類次。爲累盛德。士大夫慕謝安石。置其雅度訏謨。而直愛擁姬賭局。可謂安石云乎。

附志

吾家世農業溫飽先人方壺公居貧習儒術晚托意吟諷有以自樂余兄弟相繼為儒應科目余偶倖一第余三子亦儒次子又獲儒業儒是本分其獲倖則皆非望也益先大父鶴田公為里祭酒而好德行惠利澤周一方先人又能以忠厚善承之後人賴以竊倖兩世者非此歟乃今德薄力微不足復有所增益竊恐流泉餘潤挹之且再而未盡能幾何余滋懼五世之澤食焉而靡稱後生輩役安所

稱以得綿延固應朝夕勤念而兢兢也
余少而柔脆長而膚闊中年而病病不可已不自意幸而得老老亦非所望仕京朝三載未及考而乞身仕既無所裨退亦靡所營然有田養生有室居妻孥有書籍訓子弟寧非先人遺德徼惠於朝以食無能之軀且并及于八口亦大家倖矣病既不能勤苦閉門家中讀古聖賢書妄以其學為可寵而日諷夜省積歲不敢廢似亦略能通解即未元盡有詣而自覺終與茫然殊弟諸子尚幸制藝未能究心相發明余竊有筆記數卷以俟將來有意者或可念鄙志而不自棄絕于聖賢之途耳
始祖自加定析居華亭七寶里今改屬青浦相傳至余已七世丘壟宗人咸在焉顧七寶居民類業賈竊念賈其業不無賈其心賈其心而欲自振濯亦難矣故余常立議訓四民之中耕讀之外彼善于此寧工不商者蓋永以警吾後人也余既移家入郡新居客座有題曰蒲溪草堂蒲溪七寶所臨前河名蓋關周元公舊里有濂溪後別居不忘故

蹟遂以自號余何敢妄效斯人斯事姑亦以志不忘如見日見血肉丘墓耳
余官刑曹三年未及考而病病久不可起遂以此老人有目余隱逸自好者非余意也生既諳務即在仕路未必有當于世而身實負病窃榮名自安飽是罪也若吏目為遺世自潔罪之罪也次于稅亦非世路才後偶一第便應為時服手足之勤以遂余罪而盡仕事故 朝仕一考優閒清簡靡効短長已擢守郡守乃重任年少恐未諳吏又遐鄉不

習其風俗。深惟債厥事。然不敢不令一行者。將以重任藐乃心。以遠地見勉者。彼蒙被　恩數。顧得効萬一。而余夙所負未稱者。亦或有賴焉。曾非有意榮身也。利祿入也。聞其在官。不雄于氣。勵以勤。不敢于資估以慎。盟于中。不違于行。自許于家。能終于臨事之日。余亦信其志而願有成焉。顧妻孥不得從薪水。父母音書。累月不能達。無由朝夕詢關夫。而進告示之。不知于一方利弊損益。果得如初念否也。

孺子權守變通行。余錄當官事數條付之。不能行詳事之蹤。第粗具大綱。畧為指點。其款二十四。曰端身範以示表儀。勵廉隅以飭名檢。重倫常以彰教化。篤恩誼以厚風俗。精聽理以通冤抑。詢利弊以救疾苦。慎刑獄以恤元元。經賦斂以寬民力。重農桑以阜民生。訓文行以興士學。矜孤獨以惠困窮。簡詞訟以安生理。禁浮蕩以挽澆俗。尚儉素以節財用。謹簿書以核吏奸。慎文移以通上下。致誠敬以重祀典。豫畜積以備災荒。訪耆德以示意向。懲

奸橫以伸善良。守法度以維風化。習武備以防事變。明出納以遠嫌疑。體人情以布慈惠。以上余所思及。僅止此。故所錄亦止此。然豈敢望盡可行。行亦盡有績。若爾則古史策可能不謀矣。第仕路人不可不盡知已知之。尤有隨遇會心應手從不見全無準繩也。惟宜民情合土俗。又在任事者斟酌已善用之。頗當官大要。當如此。中間雖有少張弛。亦無別圖結撤之理矣。

徐鴻洲先生小像

家則一卷野志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三重撰此書皆貽訓子孫之語家則爲所立規條每條之後間引古人嘉言善行以證明之其言酌乎古今之間如喪禮不得用僧道而得用紙錢紙錠之類是也野志分十六篇曰端習曰祛惑曰營業曰稽籍曰本教曰倫交曰範内曰居身曰人道曰節用曰使令曰狎慝曰庖饌曰服飾曰燕樂曰戲具其詞多用駢偶蓋與所作家則相發明惟野志之名不甚可解豈禮失求野之意歟末爲附志則偶然自述家事也

湧幢小品三十二卷

〔明〕朱國禎輯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湧幢小品三十二卷》提要

湧幢小品自叙

閒居無事一切都已棄擲獨不能廢書然家罕藏書所存者鈍甚不善讀又不克竟至于奇古詭卓之調閎深奥衍之詞即之如匠焉入深山蟻子緣磨角悦惚莫知其極與鄉也惟淺近之説人所忽去且以為可弄可咲者入目便記記輒録出約略一日内必存數則而時時黙坐有所窺測間亦手疏以寄岑寂道

遥之況因思茂先博物崛起東西京之後別開一調後之作者紛紛皆有可觀而唯段少卿岳總領最爲古雅至洪學士容齋劉爲隨筆數至于五下遍士林上達主聽我

明楊修撰何侍郎陸給事王司寇擴充振發別自成書此皆以絕人之資投山放海之客爲野蔬磵草之嗜雖畸雜無收着無倫序而中間根據條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

亦未易可希將使人有優孟之誚會所創湧幢初成讀書其中潛為之說遂以名篇其曰小品猶然雜俎遺意要知古人範圍終不可脫非敢舍々而希跂也

虬菴居士朱國禎題

湧幢說

猶之乎寓也而性好動々則東西南北無不之矣動而迂僻無所諧顧好游々則煙霞泉石無不守矣游而冥心未透縣解實難計必有所寄々則形影神情無不適矣撫孤松而結廬尋雲水而泛宅皆所寄焉以適其適是未易言也惟鳥有巢山居者亦曰巢巢斯足矣何言乎幢々與巢不相蒙也而偶然象之因以

爲號此非佛氏之說而朱氏
之說也蓋求其所謂結與泛
者皆不可得則姑以意趣焉
折木爲亭〻有角〻之面六
面之總四銳之若削覆之若
東埶之若盤納涼則隨風映
日則測景收勝則依山依水
依竹樹各因其便可卷可舒
可高可下擇便而張出没隱
見如地斯湧俄然無跡或曰
暢亭或曰雲峰或曰海市樓
臺惟所命之而有人焉匡坐

其中不自量力整齊一切并
取残牘綴而補焉非經史非
禪玄亦非諧稗用以我口以
爲異珍也而畢田所不食以
爲殘瀋也而郇厨所未羅蓋
亦古者遊戲之意焉而品斯
下矣夫廢退者以逃虛爲上
忘機次之晦迹又次之斯之
未能爲懇尤爲誇誕大方所
笑故寓之乎幢〻不可著也
則曰湧〻不可幻也實之以
品〻有大非吾事也又有奇

非吾辦也合奇與大前人為之非吾敢也姑舍是蟬鳴于高秋蘭發于積腐然乎自然成其為湧而已矣

己未年八月題于黃洋墩之品水齋

跋

是編起己酉之春至辛酉冬月積可三十餘冊凡經稗海諸書所載行于世者都不敢錄然耄而忘隨汰隨忘又不可勝計要以見意濬宕自喜而已生平原無文又絕無著作間舉筆并其稿失去以為常即此亦時有散佚而存者尚多會赴

召檢出節為三十二卷付之梓歷年山居工夫上不用之

道德下不用之文章而僅〻得此子不云乎博奕猶賢乎已夫聖人之所輕後人之所習曰手談曰坐隱何等自在余此好故自不减秦老去僅可終三局一切緊關事皆慣

慣不理而反耽此不足紀之語不足傳之事積此不足有無之牘雖于心思初無所費可免枯木蛛絲之誚要以少費紙墨重為梨棗災又或者更因此取笑取憎于人豈非一生拙計垂老而更甚者乎方劃裂時如蜂採花亦自有味既成閱之等于嚼蠟又幾欲毀去夫人心亦何常之有喜則茹之猒則吐之天下事皆如此并付之流雲逝水可

矣

壬戌年九月題于西郊之睽月軒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一

涌幢小品卷之一

湖上朱國禎輯

太白神

太祖定鼎金陵凡十二年用小明王龍鳳年號小明王既死改明年丁未爲吳元年正月有省府臣對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至十一月　上夢人以璧置于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五色雲

太祖克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　上駐兵之地由此觀之諸書所載瑞異要必不誣而　上自製西征記尤爲炤灼大平陣士之龍石灰山伏兵之雨皆應之俄頃間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矣

洪武昌

洪襄惠之祖名武昌居會稽縣東門外社有迎桑神祈蠶者蠶奇亦有夫人祠武昌持杖大訴曰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神雖土偶可男女混耶悉爲擊碎社中惡之相訐以爲名犯年號達於京師時　高皇初定鼎建號聞知其祥宣武昌且曰是朕興之兆也賜名有恒敕之歸有恒至錢塘西溪樂其土風曰吾終不可與鄉人處遂家焉再傳而生襄惠今其父祖墓在會稽新通明壩之北山有言襄惠隨父贅杭誤也襄惠名鍾號兩峰繼室魏氏蕭山文靖公之女公三娶魏其四也二子澄濤皆其出澄與人濤承蔭

明輿偶讖

小史謂誌公臨歿爲偈大字書版示弟葬之人作小篆體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

道閙隨虎遇明與一時名士皆不能解或曰應在五百年後李好仁國人以雞犬解丙戌之識南北爲曹濟屯軍之應然第二句云江南事有馮馮者諸馮也蓮人生諸即朱寓其姓也酉爲雞來雞者乘雞之士爲戊申　太祖登極之年也戊爲犬即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爲庚戌是跨犬也可南位日南面北抵於子位也乘夜燈元主夜遁出建德門以去進下爲安德爲仁也東鄰指張士誠閙者滅也滅士誠即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虎踞神

龍盤結而虎爲之先若隨其後也遇明與斯然建國大號也其爲戎　太祖之讖無疑而豈區區一偏安于國之主足云哉誌公族姓朱塔於鍾山下

太祖卜其地爲　孝陵改塔於東十里即今之靈谷寺是也又於雞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闘刻預識意者　太祖其誌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殁示其兆葬即其地神矣

元順帝時張翥在翰林夜夢詩二句云獨漠爽疆天暫醉風陽君主日初明翥驚異遂謝職南歸廣陵作心事記記此夢

夢異人

高皇御天桂清台樓下寐夢異人遺以良藥嘗之味清而香其人曰服之安精神舒四體延年命卜之日常得達人果得周是修等

渡江生子

孝慈皇后以元至順壬申生少子　太祖四歲姙時年已二十一矣艱難中尚未有子或有子不育既

渡江迺生　懿文皇太子秦王晉王　文皇周王

文皇初生有雲龍之祥　后甚異之　后嘗夢微時攜諸子在曠野間卒遇寇至皆紅巾甚恐適　文皇來一馬至扶　后上馬自躍從馬仗劍殿後寇皆辟易驚逝而前有幡幢來迎須臾有瀟天樂齊鳴而　太祖馬亦至相與聯轡徐行獨　文皇從後顧視　太子諸王皆不見

永上下

世傳黔寧王英爲　太祖外婦之子而王余州以

為非曰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　帝方從寧
安從取外遇是則然矣考英以洪武二十五年卒
年四十八其年　聖壽已六十五則　帝長於英
實十七年並龍年至十七壯矣外遇而生理或有
之奈州起於宮貴却笑貧人決無外遇要不盡然
至　太祖從軍已二十五歲其年　孝慈皇后作
配又三年渡江方生懿文太子逆五年又生四子
過此方諸妃有子而　孝慈不復生矣　高皇之
晚始亦自來創業之君所無也夫　高皇諸大功

臣未有兼文事者獨中山王頗近諸生蓋感發於
高皇之訓而英與曹國李文忠以絕世雄才又雅
好學如文士自非　高皇龍種與親姊之子能然
乎

御制

太祖賜臣下御制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方
駐蹕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
日茶源關歇馬偶遇薦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
山野關黎民樂拆開貴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
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猜擬儲從其與便
勿使我多憂途間親書不備寄書人朱　樞密院
判汪同開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偶得
伏讀因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
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　高皇創業難成化
甲辰燬於火

照世杯

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
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入貢

陛赦忠裔

太祖於福壽不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龔爲德州
同知坐事當戍以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
浙運使坐胡黨付獄赦居雲南勅沐平侯善遇之
此心真古帝王所不及也

視朝賜食

太祖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　上御奉天門或
華蓋殿武英殿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門內二品至
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

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進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爲常二十八年禮部言職事衆多供億爲難請罷從之蓋是時元功宿將俱盡稍日所費不貲思有以裁之矣

象鼻嶺

陶凱陪便殿 高皇從容問居地形勢凱以象鼻嶺對且曰臣鄉人張竹屋題曰留入茶舒萬斛舟至今鼻準礁清流借王下將能行焉安得身閑伴自陶即令人刻於巖壁一日 上御五鳳樓工部進吞船之技卒臣侍觀衆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然 上問之凱曰臣惟見繞船走耳 上疑之以及於死凱自奇人郭璞之流遭 明主而不免數之難逃如此

用諫廊書

韻用尋王陰時夫所集 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縉諫以爲此免園寒士之筆所見者陋非帝王所宜親遂擲其書不復顧而 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縉

之受知深矣

揣隱微

太祖神聖凡進見者於容貌詞氣間多能揣其隱微有杜安道者持鑷刀隨侍二十二年凡征伐朝讌未嘗暫違性慎密不泄動有法度遇要官勢人如不相識一揖之餘未嘗啓口 上甚信愛之曰如安道者知其心

小山泉

大將軍藍玉等帥師二十萬北征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在捕魚海兒兼程而進次遊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韃官帳童營內忽聞聲如礟玉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衆咸懽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 上嘗夢兵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御足所駐而北至是小山泉湧適與夢符

好殺必殺

有輕天下人而好殺者凶世宗是也有重天下人而必殺者我 太祖是也世宗折服馮道謂天下

人皆可輕　太祖少經離亂姦盜害人謂天下人
皆可重此所以分也
不經之語
姚恭靖以名僧從　文皇天意也鴻猷錄謂恭靖
先知　文皇必登大位有奉白帽子成皇字之說
遂請於　太祖得之　太祖威嚴即父子間誰敢
說一字請一人又典故中謂　太祖御西樓決事
馬皇后從後常潛聽之如聞　上震怒候回宮必詢
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正可積德不可縱怒

殺人　太祖從之此村家怕老婆之言　太祖何
等氣象　馬皇后何等貞靜茹素故一宋學士不
能得而敢尾　太祖退言得失耶又翦勝紀聞言
太祖御膳必　馬皇后親進一日進羹　上怒擲其
甌中　后頸微有傷　后色不動收之更進此蕩
子打老婆之言　太祖何等敬愼　馬皇后何等
莊重而猥瀆不倫至此耶
又翦勝紀聞云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
令須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帝曰

逆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
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兵
歸駐舟江浦仗劒入謁　帝時方震怒宿戒閽
吏曰達入愼毋縱之達旣入未見　帝自疑有
變乃拔劒斬閽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
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
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日晚矣然
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頋弗爲爾且吾之
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

國我執以歸將曷治焉天命在隔已知之矣顧
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遂修
好如初
徐太傅與常平章以洪武元年閏七月二十七日
兵入通州其夕元主即開建德門北遁又五日太
傅至燕塡塹入城報捷留鎮經理未下州郡邏騎
至古北口壽與平章下山西旣克太原太傅出陝
西平章出薊州追元主平章克開平還至柳河川
卒李文忠代將太傅在陝西張良臣降而復叛闔

之數月始下王保保脾兒兵獵　太祖委太傅獨
當之間以久勞召歸尋佩將印以出而李文忠克
應昌元主已殂太傅一敗王保保再出師敗歸終
王保保世太傅未嘗離陝西北保保死太傅猶筦
從　燕王北平從容練兵不復出塞由此觀之太
傅終身不曾一當元主北及少主也　太祖成旅
太傅敢換一出入一號令必且諸京中輒敢馳歸
太傅敢擅還軍甚至突入禁門斬關吏令開而出
坐龍江舟中　聖駕自臨耶齊東之語莫此為甚

建文軍令

小說中謂　文皇靖難建文有令毋使朕負殺叔
父名故　文皇陣中諸將皆不敢加害然初用兵
時固已制為猶矣其後建文或有此令以示親親
之情而軍中恐未必然安平侯堅乖及有能中爪
令其腎馬蹶而止歎曰真命天子後　文皇問曰
馬不蹶如何對曰欲生致院長耳又所乘八駿戰
于鄭村壩諸處皆中箭為左右所拔可見矢石交
下天命所在特不着王徽亦豈南朝之令射馬不
射人而諸將及軍士揀擇而射不敢一矢加遺耶
況　文皇是時雖諸將中衆中出入百死一生竭
陵痛哭危險可知而朝廷多視中間不無坐失機會
處之皆天意也

凱旋之賦

永樂廿一年北征也先土干來降賜名金忠封忠
勇王隨入京十一月戊寅朔　駕次懷來在京諸
司遣官迎見奉已　駕入居庸關遣軍京軍左抵
宣府萬花鋪右抵涿州凡三百里布滿極目是日

天氣清明　上服衮龍金繡袍乘玉花龍馬五被
五嘴軍四十萬疏隊左右夾護時　上已年六十
四歲矣按轡徐行威容如神金鼓旌旄喧闐燿耀
連亘百十里中外文武群臣皆戎服鮮綱黃者盡
四衛劍首使騎踮道左　駕至讙呼萬歲聲震天
地忠勇王在後於馬上遙望顧謂所親曰今日真
從天上行也次龍虎臺賜文武大臣及忠勇王宴
明日入京群臣畢賀以前莫如唐太宗為秦王時
破擒竇建德王世充自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

勅二十五將隨其後鐵騎萬匹甲士四萬前後部
鼓吹以俘入燕此亦自古帝王英雄之快也

朱衣人

文皇夜夢二朱衣人侍墀下自云太守一真一假次日果有二通州同陳真陳假引奏　上省符夢俱擢知府真顧建將樂人有循吏聲

召治水

汪宗孝歙人有氣概受縻御好爭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

於色傾二丈竹水上騙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騙童子從之諸鼓舞木黑跳尤飛飭之偽見之赧然自廢也萬曆丁未入京師至蕪城病竹夢　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
文皇睨其貌長指垂膝左右以奏敬進　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有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　文皇色不懌有朱衣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三越三尖沉溺產蛙人相啖食惻然心傷之病革不可爲矣

械僧報效

宣德中有僧因旱言於官積薪欲自焚請雨聚火而走獲之發龍門充軍久之脱歸得一銅印以獻輒沿街大呼謂所獻乃紫金印復有金鎖甲在泰山之巔遣者獲之法司坐妖律當斬時爲正統二年　上覽曰此妄男子何足罪械還原伍後逃入虜營髮辮結居伯顏帖木兒帳下　駕陷虜中伯顏夫婦致敬僧有力焉終不自言　上亦不知其

故也

功德寺

四友齋云京師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　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也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　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

易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
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歎也
英皇即位尊　祖母張爲太皇太后　母孫爲皇太
后　太皇太后賢明自循僅宣德中　上不待謁
陵一次正統中倣傚　宮府陵禮大臣如王振之姦
猶欲賜劍稱女中堯舜寧有幸寺之事且有幸而
衛之理況　國朝家法至嚴除　山陵外從無
有　后妃出幸者仰　朝廷行幸有故事者亦舉
朝力爭而況于　后妃此必僧寺張大孟浪留此
不根語而甚而書之耳

撻虜徵應

英廟原有撻虜之志神武徵應甚多一夕夢也先稽
首請罪故巳巳之役實有所恃而行王振窺知其
素皆成之後陷虜不被一矢　天顔穆如坐土臺
看虜環視一虜來犯立仆也先騎而來附馬者三
慴伏有一馬噬人不可近試以進躍伏　英皇坐
之天嬌如龍虜大驚益敬禮也先叩頭稱臣以至
送歸果符夢中之兆

奉侍虜中

廣南衛軍夏福從達東虜寧衛正統五年爲北虜
所獲福解誦佛經虜酋以女妻之　英廟北狩福
隨侍虜庭陞千戶歷陞指揮僉事後入貢往來不
絕天順元年　英廟召至賞賚極厚陞南京錦衣
衛指揮同知福奏願留京師未幾挈家來命復改
廣南衛至是年老乞以孫昊代兵部言福不由軍
功例不當襲　上以福有奉侍勞特與之蓋是時
袁彬等隨侍最効勞而福則先爲虜所獲用事惟
忠且能歸正尤可嘉也

宮妃

去吳江可二十里地名八尺余詢之鄉人問名起
之義皆不可得後考之則　憲廟選妃江南嘉禾
以姚氏女應女髮素種種不盈尺過平望二十里
一夕髮委地可長八尺入宮拜安妃因以名妃生
壽王賜恩父母皆物故其弟福負販萊市中即授
錦衣衛指揮同知

山陵錄實

成化乙未冬十一月册立　孝宗為皇太子頒詔至南京方迎入忽見　孝陵山頂擁起絳雲至開讀後方散時錢文通溥掌南院有禎應頌以上恭人史倚

祀廟石函

孝宗即位左都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妖人鄧常恩所遣石函函內遺有符篆中貯沉金書道經一卷又金銀錢數枚諸色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為魘鎮之術者乞祠廟又有　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于石竊觀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各分遣廷臣以往未聞用外官撰文內臣往祭者況石函魘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石函石碑尚存於　先帝聖德恐不能無損乞令所在有司毀之凡函中所貯者各遣人驗實進繳以滅其迹抑以杜將來之漸從之

御膳進素

弘治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進素日期俱令光祿寺禁屠戶科給事徐昂等因言今一歲之中禁屠斷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此　旨只光祿寺知之在京諸司尚未有知者乞申諭各衙門今後凡遇禁屠日期自御膳以至宴賜之類俱依齋戒事例悉用素食禮部議謂光祿寺各項供應上自　兩宮之奉養下及四夷之宴賜今凡遇禁屠日期一切以素食從事於諸事體殊為未便且進素在　祖宗朝無故事惟　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愛惜物命至於如此但其間又有不容已者迴復聞有旨令進素之日所用膳內豬羊雞鵝將價銀數各封貯祿庫臣等未敢仰窺　聖意所在伏願明詔光祿寺凡寄庫銀兩就以補助缺乏今後一切供應俱令隨事樽節則仁心益廣而　聖德益崇矣　上納之

武皇聖明

武宗南巡姚鏌為山東布政朝見　上奇其狀貌獨

中官不喜御駕黒龍舟被觸　上驚問爲誰對曰姚布政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鎮駐驛中實不知次日有以告者始拜謝　上曰偶觸何傷夫夫　武宗明聖如此

王女兒

武城中衛軍餘鄭旺有女名王女兒者幼鬻之高通政家因以進内弘治末旺陰結内使劉山求自進山爲言今名鄭金蓮者即旺女也在　周太后宮爲　東駕所自出語竣上聞　孝廟怒磔山于市旺亦論死尋赦免至是又爲浮言如前所云居人王璽說與共厚利因潛入東安門宣言國母鄭居幽若干年欲面奏　上東廠執以聞下刑部鞫治擬妖言律兩人不承服大理寺駁獄者再乃與獄以請詔如山例皆置極刑

繼統祥瑞

世廟在藩邸不獨誕年河清三日而已　顯陵龍岡舊斷土一塊墳起以下小兒舉長數尺既合偃南山有妖風之聲華村莊麒麟之祥

黄衣陛辭

巳丑四月　世宗夢黄衣者數人陛辭南行其勢甚速次日詔閣學楊一清對曰黄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至在在皆滿數日爲大風所飄入海盡死是時　上方厲精圖治故見夢且能消弭云

廟池浮物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道士來本澄進紅線縧彼二花銀瓶一云濟瀆廟池内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其池時浮出銀器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不則祝之不復出且至夭折矣

時玉

世宗因正月雪降甚喜有天賜時玉之諭尚書夏言等作賦以獻當時若雨雪之類皆因禱而應故張皐乃爾後有秉筆修國史者刪去可也

芝草

世宗有詔採芝宛平縣民得五本以上御醫李果以玄岳靈芝四十本進三十六年九月禮部類進千

餘本明年秭歸縣民聚芝百八十一本爲山以獻內有徑一尺八寸者數本號曰億應萬年芝山四川巡撫黃光升進芝四十九本十月禮部類進一千八百六十四本四十三年御醫黃金進萬壽香山四座聚芝三百六十本爲之宋政和五年蘄州產芝草偏境計黃芝一萬一千六百枝內一枝色紫九餘尤奇

桃降

嘉靖乙卯　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視或見桃從空中降　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大典五日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　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群臣上表賀　上以奇祥三錫　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

祥雲

嘉靖十八年冊立　皇太子日下有五色雲見徑二丈形如龍鳳然至有巳酉之事洪武十八年黃子澄進士第一廷第三明名時五色雲見與韓魏公同符然卒有壬午之事人言卿雲未必祥是失不然十八年分封　裕邸竟爲天子開隆萬萬年太平端在此不在彼文丞相生文獎乘紫雲來故名曰天祥守日宋當天祥乾義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宋之端也于沿雲見死節不辱　高皇帝知人之明我明之端也忠臣義士同之斯夙豈羨富貴福澤哉

西苑農場

世宗立農場於西苑耕熟地五頃七十畝有奇歲用農夫五十人管農老人四人騾夫八人日食戶糧三升太倉關給仍復其身耕畜一十六頭御馬監倉給以草料其農具俱出之內官監五穀種子順天府送用倉厫農舍牛房工部蓋造每歲戶部侍郎一人郎中一人提督之所獲納之恒裕倉以備郊廟之粢盛撥太倉軍斗三十人守之歲終戶部奏報其出入之數

駙馬封侯

世宗以迎立功封駙馬崔元爲京山侯禮部以本朝

無故事爲言　上曰永樂初年駙馬王寧以翊戴功封永春侯何言無故事哉　世廟之深諳故實抑崔及左右啓進而見之詔言耶然永樂中駙馬封侯者尚有宋琥等數人不止於王寧禮部以無故事爲言非欺妄即疎漏當時尚書爲毛澄其不觸怒抵罪幸矣

中宮廢立

世宗篤於倫常嘉靖元年立　皇后陳氏八年崩謚悼靈立順妃張氏爲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廢越十月立德妃方氏爲皇后張后以十五年爰用廢后吳氏禮非之中宮之廢非小事也中間緣故史官不著一字野史亦無有及者豈宮禁事秘非外人所得與知耶余童子時一老儒爲言張后之廢實由張延齡兄弟　世宗方以　昭聖初年裁抑章聖憾甚而延齡故多恣家爲人所訐下獄　昭聖急因　上生子諭來見致賀　上辭之再諭再辭之益皇急托　張后爲言后方有盛寵乘夜宴述太后意而　太后亦先遣人傳　上云延齡事將就誅　上已怒諭閣臣謂　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發及聞后言大怒即褫冠服與杖明日下令廢黜延齡竟坐死考之史錄日月正相値老儒之言眞耶其亦齊東野人之類耶　世宗以母后不顧燕婉之好誠剛誠孝而　張后之不幸已甚　昭聖此時其又何以爲情夫　昭聖在　孝廟時專寵驕妬致　孝廟終身無他嬪御養成二張之惡武宗立母族甚見疎外　昭聖默默已不能得之於子胎禍極於　世宗所存者一虛名耳　孝宗在天之靈將何以慰耶

訛言驚走

嘉靖己酉春虜警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溶西寧侯將傳忠安伯張鋼錦衣指揮同知鄭璽僉事孫堪備給事中楊允繩于閱武場比試應襲官舍璽忽報訛言云虜入寇至沙河岳等皆懼而走允繩以聞詔責璽訛言驚衆褫職岳溶怯懦損威華坐督管事借等不能規正各奪俸二月

康陵被召

林康懿公廷㭿爲工部尚書　世廟御便殿召公顧視奇其狀明日公疏節財用省費焉　上曰朕方期若若乃言我得非林俊子耶左右或對其父亦尚書非俊子也　上頗乃釋然則　上于見素公終有不釋然者矣

對上雅語

世宗偶以暇使侍臣各述其邑里人物及地域大之伯李璣應聲對曰卿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翔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淵太阿　上嘉其敏括

王沂公曾青州人宋眞宗問云卿鄉里諺云井深槐樹麤街濶人義疎何也沂公對曰井深槐樹麤土厚水深也街濶人義疎家給人足也眞宗善其對

海榴兒

世廟初年歎輔諸臣同遊賜黃扇有木刻海榴兒大子可寸許穴其腹藏象刻物件凡一百件亦天下絶巧也

賜香

嘉靖四十年宮中龍涎香恐燬於火　上志甚命再購戶部尚書高燿進八兩　上喜命給價七百六十兩加燿太子少保賞大將中人寄竊以出上索之急燿重賄購得因　裝飾進醮日上之大稱旨加賞賚內外之相爲欺蔽如此未幾廣東進龍涎香至五十七斤

買珠

世宗以大小珠一兩及甘黃玉刀鈌一具示燿令求珠玉如式凡兩月　上意遲之復諭燿曰金玉珠寶古今常有王侯制度非不經之用爾職當思自盡無從遠族恐爲避害計　祖宗時內藏之積至弘治年盡矣然非　孝宗自用今無一二其多方摻見非買黃金四千兩進用金價於欽取銀兩內給之燿惟乃以先覓得大小珠四等共一千五百餘粒用價二萬二千五百餘兩買之以進　上以未足原旨所取之數且無甘黃玉疑司輅恔買不以時値給故民間雖有售者仍命燿亟如數購進旨姿翻乃止

戎服出郊

穆廟立偹南郊以戎服出　上喜習武服此自便非登郊壇者羣臣共諫徐文貞止之進密揭上笑曰此服原非見上帝者何慮之過

大閲

國朝　聖駕大閲惟隆慶三年一舉其說發於張太岳計費不下二万為海内因傳欲役河套其實穆廟欲馳騁自快非修故事亦非幸邊功也神考九年如之亦太岳之意然此舉儘可已畢竟是

撫按將帥事惟五月　禁中射柳衆諸徼倖若大將前試較其優劣如　先朝故事可也

御筆題詩

玄兔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圍其傍似碧空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間飛北纖煙意態安閒真是神物盖宣皇帝王中文武全才遊戲丹青並臻妙境遠在唐太宗之上萬曆九年　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孝張元忭劉元震鄒以漸入見取

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日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軸並得自用劄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君正而下三十有五人進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用圖其副勒之石其　熙朝之盛事也

御筆改字

中文定公為史官時有秋佬鬼文　神廟即位之二年　御筆改醜字致其文作於丙辰歲已十九年矣　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聞以問文定公公云此内史符人　上覽而喜遂濡筆而公亦以此

受眷且大拜矣

御號

相傳　神廟宮中自號禹齋故己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爲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抨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媚進何騃乃爾讀書人宜有分曉乃奸人入逆謀及叛逆亦坐之不恤非人

鵰郎天殃矣

兼王廟

鄭州土城無門屏相對如闕中有鵸王廟王郎鵸州人也封神應王　神廟玉體遵和　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爲新廟建三至殿於中以旌代之能胥者附焉

獻俘

神廟二十七年己亥四月廿四日獻倭俘禮成大司寇蕭岳峯大亨領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

聲嘩有威將　上御午樓朝暾正耀鏘蹌御道兩侍郎夾之首備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請犯人某某等磔斬末云合赴市曹行刑請　旨凡數百言字字響亮舒徐宜單俯伏上親傳令去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勳戚接者二遞爲四乃有聲又爲八爲十六漸震爲三十二最下則大漢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轟雷矣此等境吩可謂　熙朝極盛事是日天氣清和余以廿七日持節出國門封梁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

偶次年庚子冬十二月獻播俘禮亦如之而爽甚百官噤栗節友莊冲虛面枝曰使而成紅余面赭幾變而黑或嘲曰吳長作包德臉也宜畢因大呼稱枉辯冤一線肘外縛以朱衣朱巾名曰單中一官押之十人叉而扶且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者無慮百萬止摧轂枳大司寇督至西市僅二十里日晡方達北行刑近昏黑矣

東宮門衛

光廟正位東宮內官往往托疾引去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梃徒張差持梃入第一門只兩內官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第二門寂然無人差搶一人仆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本用等羣呼聚集亦不過七八人而已　皇太子親奏送部招出同謀云見一人打一人　小爺洪福大了語多支吾坐以風顛而止

出閣

萬曆二十二年　光廟以　皇長子出閣講學故事講必巳刻過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

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
漫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　光廟方出噤甚邪明
龍太講官最利深且長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論
皇長子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即如我輩
辛苦讀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
若中寒得病豈不厲越人甚嘶班役速取火禦寒
氣時中官各閉爐密室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開
郭言盡襟出矣　皇長子環向始覺媛適怡顏完
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郭因此受眷　東朝妖書
事發傳語廠監陳矩曰饒得我饒郭先生罷其其
切如此而諸講官方叩頭時將視　光廟袍內止
一葛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蓋初出時所御歷
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舊講閣臣一人入
直看講御案前有雙銅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
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　光廟睨內侍
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已黙寓衆皆嘆
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爲非以

非爲是余友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
問　殿下何以謂之亂德則然答曰顛倒是非蓋
化詞臣之何而槩括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爲真
天縱不可及也
進講既畢必有　王官賜酒飯所賜比常宴最爲
精腆非時撤賜又不與焉此儒者際遇之極榮也
後講官從便自攜食盒光祿寺折送其數不少乃
二十二年之講裁減不及錢許幼安常笑曰我輩
初做秀才時館穀每歲束脩不下五六十金又受
人非常供養今爲　皇帝家館師歲剛得三十金
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數里黎明講書備極
勞苦果然老秀才不及小秀才也又言大暑後處
天氣涼出入猶便大寒衝風殺手裂膚至　先朝
銀幣筆墨節錢之賜絕響端午節不見一扇　聖
上教子可謂極嚴極儉者

聖諭

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妖書事發　神皇怒甚上
下危疑恐動搖　國本則禍不獨中于臣子且移

之　社稷幸　神皇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
太子大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
書寫字及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道司禮監用義戶
傳　聖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宜
皇太子在啟祥宮賜　皇太子慰言及戒諭　皇太
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
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
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
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惶動心我着閣
臣擬寫慰言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
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
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
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
心云云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　皇太子亦合
淚叩頭請去送至殿降階賜膳品四合手合四付
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夫　禁中嚴密一啟閉關
何勞　天語叮嚀如此就中機械　神皇炯見不
待張差之旋已得之十二年前矣　一卷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

廟號　國號
年號　侍朝
講讀　經筵詞 二十首
經筵忌辰　講書職分
講官互易　不避諱
請教講官　實錄 三則
大誥　永樂大典
大明會典 四則　典禮
承天大誌　大禮 二則
兩淵 二則　善逐奸
大獄　秘書 二則
南院青猪　國書之厄 二則
內庫銀錢 三則　桐漆園
司牲所 三則　鈔稅
免稅　璫政 五則
白糧 二則　馬價
果品　雜販 二則

湧幢小品卷之二

湖上朱國禎輯

廟號

太祖廟號與漢祖同故今　尊稱曰　太祖曰　高皇帝則得矣近見刻國朝一書曰我　高祖皇帝其於漢祖亦曰漢高祖不知原是　太祖非高祖也亦當有辨

國號

國號上加大字始於胡元　我朝因之蓋返左衽之舊自合如此且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稱之詞近見新安刻一曆祚考一書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初矣

年號

國朝年號永樂乃張重華王則僞趙天順乃元出帝舊號前則兵後匆匆後則事起倉卒不暇詳考正德則西夏李遵項所建是時劉文靖謝文正當國故吏書馬鈞陽至出廻讖諸迷爲口實隆慶之號

避不犯重然改隆慶州為延慶衛亦如之承天府
隆慶殿改為慶源殿因新君年號而改祖宗舊名
時當因者為徐文貞一時亦偶未之思也
今上天啓不知何如自當與嘉靖萬曆並美並永矣

侍朝

自來天子升殿漢以羽林期門唐以三衛皆執扇
登殿唐玄宗時閣則先奏以三衛皆趫悍武夫不
宜升陛邇御座請以宦者代遂為故事至今用之
然 國朝以勳戚大臣閣臣詞臣尚寶中書科道

次侍而道引升陛則詞臣中書科道各四人共制
最當至女官隨侍女樂引道必起於呂武臨朝而
唐玄宗襲為故事亦至我 太祖革去尤足洗千
古之陋

講讀

太祖最好學海內宿儒徵聘殆盡臨朝侍左右每事
諮訪退即與之講解甚至互為辨難又設大本堂
教 皇太子其諸王諸王孫皆親加督課且日與
諸儒相上下故 太宗 仁宗皆優于文事而
宣宗尤為勝致 太宗又推此意教 皇太孫命姚
廣孝等講讀華蓋殿故 宣宗詩文妙絕今古而
繪事尤精雖聖神天縱要之預教之功不可少也
英宗即位之元年少傅楊士奇等請開經筵時年方
十歲行禮甚肅歷代因之定以初二十二廿二而
尤勤於日講至 武宗時始不免作輟 世宗勵
精於先倦勤於後 神宗初立張太岳亦儘抖擻
從事後御朝日稀不復舉行雖日講進稍不廢要
之皆成故事故紙矣

經筵詞　陸儼山者

經筵開自 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 今上春秋
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堯
國初 經筵無定日至 英廟初朝始著為
儀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
故奉 旨皆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舉行今
歲實以七月二十二日 上之勤學也
編排 御覽效精誠自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
圈點龍腦宮預進講官名

凡進講先從　內閣點題票示講官分撰講
章送閣下詳定　敕房官用高頭白手本寫
成二通講官預進東閣用象管朱印戍句讀
科發臨日進呈其一在　御座展覽其一在
講案供講
絲鞭祭酒退　朝官名在　經筵略整冠一字班行
先出隊中官伏於下金鑾
凡　經筵例用勳臣一人知　經筵事、內
閣或知或同知　經筵事九卿之長及學士

祭酒等官侍班詹翰坊局及國子祭酒每二
員爲講官詹事府府事等官各部侍郎出由
翰林者仍爲講官翰林春坊每三員爲展書
官給事中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
堂上官各一員供事鳴贊一員贊禮序班四
員舉案校尉一人領將軍入直、制敕房官
書寫講章通謂之、經筵官皆得入衙每當
鳴鞭退　朝　上將赴　經筵則各從本班
略整衣冠以俟先出分隊作一字行隨　鑾

而南
金水河頭白玉橋上公寶帶佇中貂遶巡小立瞻龍
氣　左順門高御幄飄
駕過金水中橋迤邐轉東各官俱候橋北面
而小立望　駕升至左順中門進入然後度
橋循行每望見　御幄迎風映日或時見小
傘蓋障蔽朝陽
文華殿啓　奉天東滿翠浮青映碧空講藝論經頻
設仗　太平天子坐當中

文華殿在今　奉天門之東北諸殿制稍減
而特精雅用綠色琉璃瓦左右爲兩春坊
上之便殿所常御者也今用爲　經筵之所
中設　御座龍屏南向又設　御案於　御
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　御案之南稍東入
殿中門當檻下丹石一方純潔可丈許擡
講案官置案當其北二三尺地始贊講官拜
起也
百官朝下　殿門前仗馬雙嘶七寶鞭迸正中

後步輦侍臣班從赴 經筵
上御 奉天門朝罷百官背北面拱立中使
豫傘仗馬過東 上輿下 御座乘 板橋
由 丹陛南下赴 文華 經筵官執事官
皆從
龍池似板橋朝暾 板橋初回轉角門聽唱官人來
進入講章默默又重溫
各執事官於 左順門之南門西以次相向
序立定時上已御 文華閣中門各官東行

下坡川 板橋已回出向西循河過小橋北
入角門夾道啓 文華中門內侍唱官人舞
進來外門傳唱並各官始北行徐由兩門以
入是時輪講官各默誦所講之章敬慎之至
也
殿陛森排劍戟重金貂玉蟒護 眞龍司儀起案雙
雙過 御榻前頭取次供
今駙馬都尉游泰帶刀入直立東近壁諸將
軍以次侍立各執金爪西亦如之諸內侍稍
北東西兩廂翅以次亦執爪侍立諸司禮太
監分東西班近 御案鴻臚贊目起案序班
二員舉 御案置 御前二員舉講案置
御案之南正中講案衣褚用純黃綺
橫經几子綃羅裙小對團龍簇補雲擬向 御前
安穩定黃金鎮子兩邊分
御案面衣青綠團花錦團裙緒黃金龍小閘
花序班舉案將至 御前司禮二太監自東
西來接舉至 御前近座上有金尺二條用

以鎮帙講章
第二廳協兩坊官長跪拈書瀝手攤幸對 天顏
剛咫尺禮嚴不敢舉頭看
第三廳史官廳也又曰槐廳即今翰林院正
廳之西偏史官所居是也兩坊左右春坊也
展書官悉從 內閣 題定兼用坊院近時
多以修撰編修檢討爲之今廖少允道南張
贊善治仍供展書新遐故也每講四書展書
官從東班出每講經史展書官從西班出進

請　御案前跪叩手展講章二太監接手攤書以金尺鎮定然後起至此則　天顏真咫尺矣兢惕以從事盖人臣榮幸之極而敬慎亦於此極矣瀝手香名太醫院每歲製此香以分餽各官

行出班東面與西臚舉高聲叩頭齊參差進講並手有立輸者用書孟子題

鴻臚贊進講畢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西班出俱詣講案前稍南北向並立鴻臚贊鞠躬叩頭畢展書官進詣展書畢起立則東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書畢稍退展書官復詣展書畢則西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經史畢稍退仍並立鴻臚贊鞠躬叩頭畢故進講須有參差而拜起必用北並故事先四書而後經史四書東而經史西也

兩行袍服列金緋供奉諸臣盡綱不步入殿門同磬折諫官端拱靠南扉

經筵官分東西侍立各以執事服大紅袍講官雖品級不齊亦皆服之展書而下官各服青綠錦繡惟給事中御史與兩侍儀官傍南楹作一行東西各三人俱北面立備糾察也

師保公孤儘上行元勲立近　袞龍傍紅雲不動爐煙細聽講虞書第幾章

時武定侯郭勛以太保知　經筵事立東班首西班則　內閣一人首立最近　御座餘序次立再立一行居後

金鶴飄香瑞靄濃貲爐飛火擁蟠龍未曾暫免經傳旨不怕嚴寒報仲冬

殿中金鶴一雙東西相向立盤中下有趺架俯以金朱以口銜香香黑色如細燭狀外國所貢也其下則以三山小銅屏風障金銅炭鑪兩展書官各立其下每冬則設是歲十月罷門節届仲冬尚未　傳免　上之好學可謂無間寒暑矣　聖德也

綠琉璃殿洞重門黼扆中陳攤　至尊與太官供

酒飯兩班文武盡承恩
鴻臚出班中跪贊禮畢兩班官俱轉身北向
拱伺　王者官人每喫酒飯各皆跪承　吉
內王闕干與茶齊一行般核盡列西珍羞良醖俱名
品擅點閒褒賜小炙
光祿寺設宴於　左順門之北蓋　奉天門
之東廡也依品級序坐蓋一行俱兩西珍羞
良醖二署名　賜宴惟　經筵最精腆例得
帶從官堂吏及家僮並攜嶺榼以收餕餘

姿容靄醉總低佻黃閣三公共六曹步出順門俱北
面聽　天拜舞不勝勞
宴畢出至　順門之南分班北向叩頭謝
恩而退
脇宿熏衣問夜闌齋心轉覺剛心難不知言語功
多少到得　君身保治安
凡進講示定帶旌俱熏香退即以別篋貯之
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
感動一念之誠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忌辰服次、聖躬勞淺滑乖衣寶座高排日　御批
傳帖下　龍紋重整　赭黃袍
上好學綱篤每當　忌　服輟　朝之日即
以變服　御經筵諸執事官俱烏紗黲服以
從惟帶或用角或照品臨期取　青介閏月
廿又一日　悼靈皇后發引　傳帖經筵官
照舊服大紅其餘青綠錦繡皆如　制是日
始視　上赭黃袍矣
朱衣司禮下東班風細傳言絲緲間暫倚木天西

面望　聖皇親襏　兩宮還
是日將下　奉天門忽司禮一人下東班向
內閣若有宜示者始知　上將兩朝　兩
宮矣各執事官俱暫入史館候　駕東還行
禮

經筵忌辰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　上御經筵修撰呂柟講尚
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皇后忌辰柟以書
義相關日奏乞存忌辰光聖孝奏未竟　上曰已

如内俯伏不及承　旨上疏請罪有之五月丁巳
經筵　仁宗忌辰給事中安磐奏是日當緋衣賜
宴避而輟講則廢學如儀則忘孝請移經筵前一
日事下禮部覆言經筵禮則累朝未之有改祭議
日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似專指父母而
言祖以上禮經未載　孝皇在位遇　憲宗忌辰
仍御經筵衣青綠花袍賜宴宜倣此行　上特令
暫免遂以為例久之罷不復舉大約講書講書是
好事自非上聖亦有時而厭怠人家小學生子尚

然況帝王乎議者爭此區區因廢大典若　孝皇
者真萬世之聖主也

講書職分

武宗時今文敏公廷相方進講　上忽退遊於西苑
公竦立至晚退坐內臣板房不敢擅次日五鼓始
御經筵衆以其久候立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
音洪亮理致詳明　上倚聽大喜即欲傳勅取入
內閣辦事都督朱寧朱安等各有賀禮及門公以
講書乃職分之事雖斷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
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
允不得已從權借左右貂璫之力始得俞旨乃後
門人如張羅峰翟石門嚴介溪而夏桂洲則又門
人之門人也皆為內閣大臣公竟不與焉所親有
危之者曰恒言謂有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
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公笑而不應公父榮祿
公舉原中一甲第三名以讓會元陳瀾改二甲第
一榮祿為侍郎時家人夢有報者曰戶部正堂爺
坐後小相公當繼後弘治壬戌公果探花補前之

失而榮祿公南京廷相北京皆戶部尚書

講官互易

光廟以　皇長子出閣講學講官互有更易一人多
吳音且衆止煩懇　光廟對內侍喻曰片語不曉
一人體胖講畢倚柱而喘日之大不擇此皆不擇
之故　光廟講官必衆有德器者充之不挨資次
良有深意

不避諱

宋時胡安定侍講前乾元亨利貞（貞宋真宗廟諱也）　上與

左右皆失色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畢竟諱之
爲是明言帝諱求講別封上諭之講方講纔安貼
不然亦須說明而後講臨文者文章也非口講一
作趙師尹

請教講官

宋孝宗時張子韶在講筵上常問曰何以見教張
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
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又曰入而對宦官嬪御
如何曰亦至誠又曰無所接對靜處時如何上遲
疑未應子韶曰只這遲疑已自不可上極喜撫其
手曰卿問得極好

實錄

臣讀於友人處借得　各朝實錄恭頌至　高皇
帝初克集慶路即改爲應天府矣以後宜書京師
或曰都下不則當稱應天乃每每書建康字面似
是文章家攷字用書法又月再生魄或皆氣一道
多書日日上夫日下日中日左右自是可見可書
月之上人何得着眼想因欽天監原奏錄之不加

訂攷

實錄成擇日進呈焚稿於芭蕉園園在太液池東崇
臺複殿古木珍石叅錯其間又有小山曲水則焚
之處也

實錄之名起於唐　國朝平元都門得十三朝實
錄並京修之至再　太祖實錄修于建文又再修
于永樂并歷朝所修者藏之金櫃石室最爲秘密
中文定當國命諸學士校讐始於館中謄出攜歸
私第轉相抄錄遍及臺省若部屬之有力者益不
啻家藏戶守矣聞新安有余侍郎懋學范太常淶
陽節略自爲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嘗見余侍郎

世移兩廟甚有體裁然於吾學憲章諸書及家乘別
集尚未暇及王弇州似得漲而提摘碎散覽者可
喜可愕總又望洋陳文端請修正史分各志二十
八務於詳備一志多至四五十萬餘言未幾文端
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從修列傳會三殿災奏停
蓋六月十九日也時余入史館方三日又十日病
發凡三月僅得不死而館中無復有談及者蓋余

之無錄如此有愧其名甚矣

大誥

誥凡三篇其書有初頒有續頒皆　太祖就事用重典禁戒臣民之語如郭桓贓糧一節見之屢屢而更有直書一事尤出常情之外蓋小說中謂

太祖恨陳友諒納其妻不數月生子封潭王王既長就問知狀發兵反　上遣兵討之王繞城罵曰寧見閻王不見賊王與妃自焚死余讀而深惡之謂

大聖人安有此等舉動今考大誥篇末明述其事甚有追悔之言可見　大聖人亦有過過生於忿到老亦覺得自家有不是處光明洞達其心蓋虛而其德益進矣惟第六子生於甲辰之二月去友諒死凡七月友諒圍洪都盡載家屬以行則妻之獲當在此時而　太祖於此際極見得分曉決不久留其妻於宮中以七月之孩爲己子亂天潢啓禍樞且是胡充妃所生封楚王名楨非潭王潭王名梓生於乙巳自焚於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後人見有此事遂不免附益耳

永樂大典

此書乃　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粹秘閣書分韻類載以便檢考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等再修供事編輯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本目錄九百本時之文樓　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　三殿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又明年重錄一部貯他所

大明會典

是書創於弘治十五年續修於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再修於嘉靖二十八年進　呈未刊萬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進　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徐姚之手以六部都通大爲主聯以小九卿五府而以宗人府冠於文職衙門之首據部見衙門職官原有勳戚文武四號下至樂字號而止宗人府掌王府之事在勳臣之上蓋　太祖重天潢非臣下所敢旋者若題出宗人府在前述分封命名設官王牒掌印之概此後以勳戚文

武爲敘特詳文職衙門載一切與華本末而納樂
字號於禮部庶有次第若指宗人府爲文職衙門
則是有所未安想當時不過以府有經歷一員不
可不收又以宗人府體面不得不冠之首則五府
獨無經歷等官而五府列六部之上　祖制亦豈
得獨遺耶
儀制莫重於　登極當以爲首乃居朝儀之後冠
莫大於慶成宜詳止書大略至封爵是　國家重
典並未一及

朝賀儀以　韭上冠於　太皇太后之前是矣　中
宮雖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內原自有別亦冠於
太皇太后之前均內也以婦先姑可乎裝繪以　皇
太后居先是矣然列　孝慈皇后于　莊聖皇太
后之後不已太甚乎開天　聖后乃不得居第七
代藩國俾崇之后之前雖儀注非質非等不稱日
動心據臣聽見凡附　帝　后　宮禁者宜以朝
代爲先後各衙門則以類築入可也
兩京　山陵不像十八對首言不獅子一對坐臥

各一次云石獸一對獸乃百獸之總名當何所指
或曰自來稱虎爲獸考升菴謂於唐魏徵等唐太
宗稱制臨之以太祖名虎故稱曰猛獸然亦雙文
非單舉也況虎乃武官六品服色文臣即五品皆
同用於墓道原不入帝王門隊當是天鹿而脫文
者求其狀與說不可得則姑曰獸云耳

典禮

今上初年　神廟君得元孫諭禮部曾　皇太子生
母恭妃王氏爲　皇貴妃　皇太子正妻封妃餘

皆才人供　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稱閣部
供無此書當令搜覓得　旨各降一部爲定式

承天大誌

世宗既定大禮陞安陸州爲承天府命巡撫顧璘修
誌徵諸名士王麥澤顏子務等纂輯進呈不稱
旨報罷給事中丘岳請重修勅閣臣爲之嘉靖四十
五年告成　賜名承天大誌擢岳禮部侍郎臣得
恭誦乃與府誌非承天誌也隆慶元年岳以考察
去官

大禮

永嘉議禮佐成　聖孝是也及修大禮全書身爲總裁上疏曰元惡寒心羣奸側目元惡者指楊石齋父子也夫大禮只是議論不同其心亦惟戀戀於　孝宗之無後而爭之燕甲門伏哭失於激爲可罪耳乃曰奸曰惡不已過乎乘時僥倖之人放殺無忌致　世宗含怒一時被謫諸臣終身不復收錄推其餘波忠直之受累者多矣

方獻夫霍韜又言主爲人後者莫甚於宋之司馬光光又沿王莽之說惑人最盛請命纂修官考訂以洗羣疑　上從之由此言之司馬公亦當稱元惡矣

兩淵

嘉靖五年丙戌三月天台縣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圖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惠織錦廻文體　上以其文縱橫不可辨識使開寫正文以進是時請建世室者有監生王淵其非既行淵從選人得主簿爲上官所笞上書自言雅上林苑右監丞進　世廟頌京師人爲之語曰兩淵有兩口口淵大如斗笑殺張羅峰引出一羣狗人之獻諂如此當時議大禮者既得逞志尖湧蜂起爲所欲爲者何所不至真世道一大更革之會也

豊熙以學士爭大禮攻張桂詔獄廷杖謫戍而其子坊諂附　獻皇廟號稱宗並章　上卒用其言稱　睿宗入太廟然坊已考察卒不用狂而貧率死雖有才名善書何以見學士於地下

善逐好

諸臣因人禮驟進而夏桂洲議郊祀分合得首揆汪鋐議及民間奢侈正喪葬服式之制得冢宰人之善逐好如此

大獄

李福達一獄張桂爲政仗郭勛報怨朝士四十餘人皆被杖黜福達父子獨得無恙刻　欽明大獄錄頒天下後郭勛下獄死而福達之孫同鍾妖術行徐溝洛川間自言爲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撫

按捕下獄査刻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同係律處斬都御史龐尚鵬題准同姝死福達剖棺斷屍其族皆戮又追論桂萼張璁之罪天下快之

秘書

中秘書在文淵之署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入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高梁拱閣竪一金龍柱 宣廟嘗幸其地與閣臣繙閱詢問故置示史臣不得中立設座云然臨幸益稀至今絕響其書乃泰漢至寶屢購所積不得

移出今不知何如間往往有私竊而出者此緊

神廟初年沈晴峯太史所記乃弘治五年大學士丘濬上言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致是時猶未登 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書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風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敕內閣大學士等計議並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吏典班匠人等逐廚開將書目一一比校或有或無或全或缺所欠或多或少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及雜 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爲案卷永遠存照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途中行已其

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扃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略者有纂輯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泯滅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考校在外者未聞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消耗失今不爲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體 聖部求遺書之

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庶使後世志藝文者以
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
今二說觀之是何前之少而後之多多且過三十
倍焉　累朝購求所積抑每部添副幾部與一切
類書文集俱收入充數而然耶是惟閣大臣能考
之

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
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
省等處我　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

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凡國家所有
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
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
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
收貯如故

南院書籍

南翰林院原有二大書櫃舊冊充仞皆　國初儒
臣進御之稿如邊防一本發出擬議則查某地某
朝如何形勢如何處置今則今當如何料理仰候
聖裁有累至三四幅者末署云臣某進其他錢穀刑
名等項亦如之而進退人才則又密封稿中皆塗
去姓名防洩漏也呂申石先生來掌院輒爲若干
卷將付梓分轉官携歸毀於火甚可惜也

閣書之厄

隋亡禁內閣書淪沒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
張易之奏天下畫工潢治密使摹仿殆不可辨竊
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敗惠文太子
範得之卒爲火所焚

王涯家書多與秘府侔前世名書畫必厚貨鈞致
或私以官鑿垣內之重複周固若不可窺者及敗
爲人剝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無敢有拾
者

內庫銀錢

國朝內庫以甲乙丙丁戊爲號而不及己戊茂也取
財物盈滿之意己已也止也從此漸耗故避不取
然勢亦有所必至矣

北工部用銀千以上者題請兩自百以上即題然

亦未嘗數數也

錢一緡計一千値銀一兩唐鹽利四十萬緡劉晏爲轉運使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以絹代錢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其月每貫者八百五十文爲一貫今大明律與之迥異

桐漆園

南京漆園設百戶二員甲軍一百餘名桐園百戶一員甲軍二百餘俱三年僉人匠採取不過二百斤桐園百戶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採取得油止一百五十斤 聖祖豈虛設爲此無益之費有漆愈焉亦寓兵於農之意也

司牲所

養羊三百六十餘隻每隻黑豆八合草一觔牧羊軍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內支過黑豆二千八百餘石每石價四錢二分該銀一千二百餘兩草二萬四千餘束每束價二分該銀五百餘兩米八千八百餘石布花銀七百餘兩支數如此費十而用不得一光祿卿趙錦奏免

乾明門貓十二隻日支豬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蝟五箇日支豬肉十兩羊二百四十七隻日支菉豆二石四斗三升黃豆三升二合西華門狗五十三隻御馬監狗二百一十二隻日共支豬肉并皮骨五十四斤虎三隻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隻日支羊肉六斤文豹一隻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七隻日支羊肉十四斤西華門等處鴿子房日支菉豆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年計之共用豬羊肉并皮骨三萬五千九百餘斤

肝三百六十副菉豆穀粟等項四千四百八十餘石此弘治初年耳正德中不知增幾倍嘉靖初裁減今又不知如何矣

西苑豹房畜文豹一隻役勇士二百四十人歲糜二千八百餘石又佔地十頃歲租七百金此皆供內臣侵牟影射之資又聞內馬監畜馬甚多馬料甚豐其弊尤甚每至有餓死者夫御馬蓄備 聖上不時出入之用考 祖訓每門置馬一二匹鞍轡皆備以供不時出入之用 國初不得不如此

景泰初出御廐馬載砲車今太平已久　主上深居不出一步蓄此何用此皆可減而人臣所不敢言者推此類國家虛費何極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窮乎

鈔稅

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河西務　臨清　九江　滸墅　淮安　揚州　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榷商稅本色歸內庫備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輪收或有增減累經酌議後改錢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回令原設官收受嘉靖四年設正陽鈔關專備高墻庶人供給八年革

免稅

太祖以應天鎮江池州太平寧國五郡興王之地勞民可念時免糧稅然詔中必云除刁頑不行倉完備及多科善民本戶糧長秋糧不免外其餘云云嗟乎今之免者乃皆刁頑之類而良民不免太失初意矣

鹽政

蜀鹽出於井井之大僅可如竹筒用竹井繫之五六十丈得滷水至百丈始得鹹盤其難入甚深汲甚苦有鐵釘滷針刷篙桶筒等制繩悉俱備非若池鹽海鹽之易煮也

國初禁私鹽買官鹽而又賦民鹽課鈔想亦諱私鹽之不可盡絕也聞順天府每歲計　身丁課鈔一名益　所制以天子爲百姓椅棟未知果否

京官原有食鹽後頗累及充役支解者陸五臺言於太宰嚴文靖公革去惟戶部如故據此當是嘉靖年間事然考之弘治年間如并各衙門食鹽惟十三道如故而余在京拜一同年官臺中者見有送到官鹽一引則前說似未可據並存之

宋姚寬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滷擇蓮子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滷更薄即蓮沈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滷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

俱洸與此相類

杜中立爲義武節度使徃徭車三千乘歲挽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罷飛芻將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飛芻二字妙妙

白糧

成化以前解戶上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虧害及成化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逕送

內府而害不可勝言矣

糧長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詳曰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即有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爲絕戶者矣民避糧長之役過于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有每歲一換之例有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者矣讀其言眞堪流涕糧長既革里長受累均用所以救其窮也若有來除而並一人能與其力紛紛者可以思矣

馬價

太僕寺馬價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次兵餉借去九百五十三萬又大禮大婚光祿寺借去三十八萬兩零是實貲之借不與焉至四十二年老庫僅存八萬兩每年歲入九十八萬餘兩隨收隨放支各邊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邊功不時之賞其空虛乃爾眞可寒心

果品

正統年間凡遇祭祀并進宴茶飯等項茶食果品俱係散撮天順年間始用黏砌加添數倍成化初

年有司裁革弘治中凡遇　奉天殿并　先師孔子祭祀果品俱用二尺盤黏砌每盤高二尺用荔枝圓眼一百十斤以上棗柿二百六十斤以上其餘祭祀雖以次遞減然所費已不貲矣十七年題准四方災傷頗重宜從減損凡一應祭祀除　奉天殿并　先師孔子用尺四盤其餘以次遞減俱照舊散撮其大善殿洪經等廠大庖廚等處朔望七九供養用各色果品每歲通計九萬四千九百餘斤亦並減

糴販

王大司馬見巷象乾為宣府參政知衆上粟將踊貴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族粟為六千石此所謂治國如家者推之九邊皆可行

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所各銀萬五千金共得息為五千金以資軍餉取息商賈事也可資軍實此起於撫臣郭青螺備極苦心然其法例於劉晏周文襄公踵行之本之則管子之術也而說者皆

郭自行私販宛哉人之昧心如此紛紛不得辭其責

開礦

國初救荒事例原有開礦一節　泰陵禁止成化年間太監奏文又起此端給事中徐恍和之至　神皇其說大行偏天下矣

和市

包孝肅為三司使凡筦庫供上物舊皆派之列郡積以困民公為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

農蠶

中國耕田必用牛以鐵齒把土乃東夷儋羅國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國原有此法抑唐以後傚而為之也

俗有古米之稱不曉所本問之亦無能言者蓋宋大中祥符間遣使至占城國取種三萬斛升樹蓺法傳入中國自是始有占稻其名曰冬占五十日占三十日占等數十種云

不種而穫曰穭

荒田開時先種芝麻一年後種五穀蓋芝麻能敗草木之根也

蜀中稻熟時蚱蜢群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然能嚙人

江南人食錢江以上米及外江秈米多疾涎結滯乃取南米食之即愈然彼處人自食之則不覺蓋人與地與穀各有配也

近年農夫日貴其值增四之一當由務農者少可慮可慮

瓊州田禾三熟蠶絲八登

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每蠶忙時必有小鳥連叫曰徼山看火其聲清徹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

蠶室煖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蔺用紫帚以禾草為之長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三重者名曰上山

湖絲惟七里者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蘇人入手即識用織帽段紫 可鑑其地去余鎮僅七里故以名有即其地載水作絲者亦只如常蓋地

使然其初收也以衣食業之晝夜程其寒煖之過則有傷是為護種其初生也則以之散其 候其蠕蠕而動濈濈而食然後以鵞 拂之是為 其既食也乃熾炭於筐
桑葉如 者而謹食之又上下
不可 不可缺火烈而葉缺
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
不齊之患矣 以圍火恐其
也 曰葉擻用以 刀惡其聲之踏也

是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通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餧是為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為務益廣是為出火蓋自此蠶離于火而葉不資于刀矣又四五日為大起大起則雜雜則分箔雜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雜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為熟巧為登蔟巧以葉蔽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蔟以葉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務三日而開户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繭為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與惡寒熱大寒則閉而加火大熱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溫蠶蔟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于桑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捲之多則箔晞之然節其寒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采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興起卒勵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為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

數二十年歲無敗者時謂得養蠶術焉

蠶報

湖之畜蠶者多自栽桑不則豫租别姓之桑俗曰秒葉凡蠶一觔用葉百六十觔秒者先期約用銀四錢既收而償者約用五錢再加雜費五分蠶佳者用二十日辛苦收絲可售銀一兩餘為綿為線矣可冀田皆資民家切用此農桑為國根本民之命脉也我郡在在有之惟德清尤多本地葉不足又販于桐鄉洞庭價隨時高下倏忽懸絶諺云仙人難斷葉價故栽與秒最為穩當不者謂之看空頭蠶有天幸者往往趣之余隣家章姓者豫占桑價占賤即畜至百餘觔凡二十年無爽白手厚獲生計遂饒鼓樂賽謝以為常一日賽畢有婦人矮而肥白求齋臥于地不肯去其家内外醉飽得意甚厭之叱曰亟去毋得聒擾則應曰我與汝曾祖母有連歲為汝應卜助生計不啻足矣一齋何有而慳至此論蓊將入門衆恚甚蹴之忽不見且駭且疑其堂佛忽有聲曾祖母牌已裂為二益祖母故好善每見裸蟲必致爍處護其生俟生翼翔去乃已沒已數十年矣矮婦之譏或在于此以後卜者而前者其價每每相左初猶得失半後失者居多最後價騰十倍棄其蠶于水家亦隨耗矣

嫫母傳

吳鋐卷集

嫫母者弱之魚鬼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嫫嫫然也號曰嫫母母為人柔娩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

大庇天下寒士俱帷顏也自北管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求備母以布衣進于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帚願剖吾軀刳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為殿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漸消三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意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采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視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為后曰是所

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毋有巧思而拙于印
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
讓人者耶毋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為
長桑君毋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思多矣後嘗
吐而遊之居無何其種滋蕃后視之如已出親為
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上三宮世婦之吉例之齊
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
后竦然改視為副褘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毋小
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椓物多矣后怒請帝

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
毋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剡吾腸以報雖就
鬲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瀝
腸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毋無嗣乃留其子孑遂
飛去自相夫婦其類滋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
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
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
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為天下先及尹鐸
為晉陽徵逆以為治繭千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
卒滅六國

續傳

毋蜀之蠶叢人後徙于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
生凡二種其一曰不公宅于土孑愁洎洎然自長
自化人拾而吞者充饑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為
命后稷氏主之一宅于樹慊慊然有頭目嘗微黠
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附于長桑因食其葉號曰
蠶毋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
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密室加煖則滋蕃育

旬日則三覺三眠覺則食綠葉細細環轉至盡晝
夜不少停凳凳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狀如水
晶一日自請于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比玄冥氏
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孱能禦之彼以栗吾以溫
彼以勁吾以軟差足相勝況久食大官乘郵自效
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毋性
時急時緩不自持邑邑請老帝曰凡勞者必有以
佚日來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
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遽舍朕辭去可

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醉而已將巧陛下一
枝之穩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
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製黼黻文章光運中天
而妾亦得與不分補衲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
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紫宸之餘儘有餘束願斷
之長尺有咫置妾于顱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
腹中所有圖為雲宮投之沸湯中有有細而浮者
引之掛于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而
妾殘軀或委棄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憮然從

之而皇后深念宮中克下陳者甚多如毋靜而不
喧婉而不嫉盤旋不嗌且互枕藉不苦凌壓即好
嚼紙木葉樹芽無腥膻滋味之奉一旦盡族靡爛
火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纍纍不知
其數又挾二翼栩栩欲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
人后疑之然見其臃腫蝟粉零落皮非帝所尋置
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蠶也
于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酬寄行賞而帝一日視朝
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

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懶母常有此言
恨不留之聽其虞淵以沒也語未既軸上發白光
貫斗長經天殿門外砉然有聲一神人蕭蕭而下
自稱曰孫裏衝伏衣皆渾錦無痕夸狀請軸而觀
曰此臣妙家所織也以瑩潔無類為體五色變化
為用被萬方包裝萬彙為功業而又歸本于素素
者質也大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
太素臣請得受而綸之緝之物以杼貫以梭擲以
玉甲覆以晴雲七日報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

召入探凡而上時西域貢見吾之筋東海進冰綃
之筋女媧氏方煉補天之石即以命之蹁蹮隨手
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命
南郊帝齋宿五鼓起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
肅肝香氣凝霧洋洋臨格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
軸賜三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廟父老進請分餘
縷祀為神世世脩職貢許之于是與后稷氏大會
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懶母曰錦城君賜
姓文秩比上公祿爵不禾之第曰黍麥稷粟懶

之弟曰緗爲禍學祿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
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于家曰司命之神
曰司祿之神以多爲貴陳陳相因而不省一粒一
絲無所着議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
意曰我爲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于是衆惕然
趣之紛歳大豊而冠帶衣被獨江南甲天下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

湧幢小品卷之三

湖上朱國禎輯

國寶

太祖初即位有賈胡泛海以美玉至製大明傳國之寶升遷玉圭一二年製一小玉璽曰奉天耕中四年置玉圖記二一曰廣運之寶賜中宮一曰厚載之寶又製六寶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天子之寶曰皇帝行寶皇帝信寶皇帝之寶三白三青終太祖世止此未聞他寶也　文皇於壬午六月十三日乙丑入京師十七日己巳即位十九日辛未製皇帝親親之寶二十五日丁丑製皇帝奉天之寶誥命之寶敕命之寶終　文皇及洪熙以下六朝未聞增益至嘉靖十八年造　御寶十一顆曰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曰天子信寶曰天子行寶皇帝信寶曰皇帝行寶曰大明受命之寶曰巡狩天下之寶曰垂訓之寶曰命德之寶曰討罪安民之寶曰敕正萬民之寶衛輝行宮火法物寶玉多毀則正統己巳土木之難正德甲戌乾清宮之災所

失者必多有所失必有所補或隨事隨時添造由
之內庭則史亦不得書且今查會典　御寶二十
四顆舊製十七顆皇帝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
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制
誥之寶勅命之寶廣運之寶御前之寶皇帝尊親
之寶皇帝親親之寶敬天勤民之寶表章經史之
寶欽文之璽丹符出驗四方嘉靖十八年新製七
顆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
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勅正

萬民之寶蓋丹符用小篆在舊製十七顆之內而
新製十一顆發尚寶者止七顆也然新舊之間終
與史小異亦不能淺考矣

洪武四年製大本堂玉圖記賜　皇太子盤龍紐
方一寸二分今會典有　皇太子寶一顆豈即用
此四字為篆文耶

建文皇帝在儲位夢神人致　上帝命授以重寶元
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皆理
溫栗二年正月　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睹遂
驚寤命玉人琢為大璽成親製其文曰天命名德
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命曰凝命神寶方
一尺六寸九分三年告　天地　祖宗為文宣示
遠近百官稱賀大宴于　奉天門頒賞

中宮冊封之寶原用玉而冊立則金冊金寶龜紐朱
綬文用篆書曰皇后之寶想冊立入宮方用玉寶
也　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宣德元年以　貴妃
孫氏有容德請於　皇太后製金寶　賜之未幾
貴妃有子旋正位　中宮自是　貴妃受寶遂為故

事

嘉靖末年　上諭內閣　皇祖初製六寶今止存
一其五正德甲戌火失之茲西夷有玉可示戶部
買盈尺之料補製戶部奏　詔索之買胡得及格
者三以進　詔姑留用價於官用銀內支給大學
士徐階謂不中格乃下部宣諭西夷攜巨材以入
當以高價酬之未幾又進綠玉盈尺者三　上酌
用發價銀七千兩給之然終未愜意仍命購白漿
水碧二色玉以進又召戶部尚書高燿諭重價訪

購上品未幾　宮車晏駕　穆宗登極未聞有所
製造也

紅黄玉

世宗既改　郊壇方丘祈朝日夕月壇所用玉爵各
因其色詔戶部覓紅黄玉送御用監製造戶部多
方購之不獲但得紅黄瑪瑙水精等石以進詔暫
充用仍責求玉十年部臣言中國所用玉大段出
自西域于闐天方諸國及番節年貢獻唯有漿水
玉菜玉並無紅黄二色且諸國俱接陝西邊界宜
行彼處撫臣博訪購詔可至十五年陝西撫臣
上言奉詔求紅黄玉遣人于天方國土魯番撒馬
兒罕哈密諸夷中購之皆無產者戶部尚書梁材
以狀聞　上曰卿等仍多方訪求并行巡撫諸臣
設法懸購務求必得以稱朕禮神之意於是原任
回回館通事撒文秀言二玉產在阿丹去魯番西
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有時自鳴請
依宣德時下番事例遣臣齎重貨往購之二玉將
必可得部以遣官非常例第責諸撫按督令文秀
仍于邊地訪求報可

傳璽

弘治十三年陝西都御史熊翀等遣人獻玉璽一
云鄠縣民毛志學等於趙倫村泥河水濱所得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色純白微青背有螭
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二寸翀等以爲此秦璽復出
也事下禮部尚書傅瀚等覆自有秦璽以來歷代
得喪存毀眞贋之跡具載史籍今所進璽其篆刻
之文既與輟耕錄等書模載魚鳥篆文不同其螭
紐又與史傳等書所記文盤五龍螭缺一角及方
刻魏隸者不類且又與宋元所得之璽色各不同
蓋秦之舊璽更歷變故亡毀已久今陝西所進與
昔宋元所得疑皆後世模倣秦璽而刻之者竊惟
璽之爲用以識文書防詐僞非以爲寶玩也自秦
始皇得藍田玉刻爲璽漢以後傳用之自是轉相
因襲巧爭力取意謂得此璽者乃足以受天之命
否則歉然愧沮以爲天命去之不知受命以德不
以璽爲輕重也故求不得則私爲刻造務以欺人

一或得之輒諱然以為奈璧若臣色喜文慶徧祀
以誇示天下貽笑取譏千載一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謨睿略高出千古不師前代之紀製
為一代之聖文必有義隨事而施眞足以為聖子
神孫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萬世者矣　列聖相
承率由舊訓百餘年來別無占瑞而受命永昌之
福愈降愈盛　今上大德懋昭大命所鍾　聖躬
爲福宗社眞實無僞無而符天之命有足徵者
今牝雞出於陝地乃謀以為天錫聖符交獻諭悅
蓋不自知其非耳宜姑藏之內府以備展玩以彰
聖德以正人心臣等不勝至願　上從之仍命辦賞
志學等白銀五兩

誥勑

國朝文臣誥勑務工極變皆作諛語大失絲綸之體
高文襄張文忠有禁皆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勒爲
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壙志皆
用此法止具本系生卒進封日月與子女名銘語
寥寥結曰並垂不朽云此可稱不朽乎有志者間

乞文人之筆稍得發揮然亦無幾矣夫由前言之
失于濫由後言之失于隘此亦　聖朝一偏事
無可奈何者
凡寫誥勑成化二十三年本　首照奏准年月填
寫
總督兵部尚書王鑑川崇古以金書誥軸用賞給
事中張楚城幼之改正舊規惟鐵券填金餘皆用
墨

武定勑

武定克衆之亂實有可刻削激之使變者洪武十
六年　高皇帝武定勑曰朝廷政治遐邇非殊德
在安民宜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襲間有婦
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地法叔妻商勝
資雖柔淑志尚剛貞爲里來歸誠可嘉賞是用錫
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
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
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衛吏觜如勑施行冊
息嗟乎以今日克衆之變觀之　高皇帝何神智

眞超千古也

賜額

唐太宗詔王世充賜少林寺額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逆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云云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不願者賜地四十頃額至今寶之傳爲勑以後則勑賜紛紛無之非是矣

批勑尾

李藩字叔翰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勑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勑耶後拜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王鍔賄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曰鍔可兼宰相藩取筆塗去宰相二字署其左曰不可遂癸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奏以筆塗詔將無犯上怒耶藩曰事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竟得寢此唐憲宗時事藩則賢矣憲宗能容亦明主哉

焚勑

宰相焚勑已是難事乃何益爲益昌令焚征茶詔書尤爲奇特觀察使聞而賢之釋不治亦可爲能知人用人者此唐文宗時事惜史臣忽畧觀察使軼其名何軼其地並缺典也

內外制

宋朝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爲之內制他官帶者爲外制我　朝視草者皆詞林則是有內制無外制矣而其人每自云典內外制若干並遂以官之內外分耶

別撰赦書

鄭首字晉信福淸人少年躁起有俊才能文年十九魁鄉薦朝廷新頒溫公通鑑有竊于門者首一覽輒能默識高宗南渡大赦天下首以赦書不文別撰數語遣弟子二百人馳宣於水南山下躬效縣官跪拜又以鄉人借地架屋首戲答之曰近來土地窄狹無處可借遂爲人所訐有詔賜死臨刑之際天霧陰黑太史奏東南文星墜上有旨赦之而首已死矣平生著述有六經解及榕溪文集行

於世

頒印

洪熙元年頒制諭及將軍印於邊將雲南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大同總兵官佩征西前將軍印廣西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遼東總兵官佩征虜前將軍印宣府總兵官佩鎮朔將軍印甘肅總兵官佩平羌將軍印交阯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佩征西將軍印有侮校制諭者封識繳回

印惟征虜大將軍為最重洪武中魏衛涼三公佩之出塞破虜常李馮諸公亦止副將軍左右副將軍印專征不得佩也永樂七年丘福敗沒臚朐河失之河畔時時紅光一道起射斗又每有風雷甲馬之異虜不敢過不知禍與諸將能為神抑印之靈光所浮發耶其敗卒沒虜中者後從出塞多自拔來歸有一卒知印所在言於上撈得之四周皆成龍紋上見且慍且喜藏內庫洪熙元年方補鑄然不以頒給也此外有鎮朔大將軍印出口外巡邊陽武侯薛祿等佩之平虜大將軍印有急聽征保國公朱永等佩之印皆柳葉文軍行鼓纛護而前驅嘉靖二十九年咸寧侯仇鸞佩平虜印屢發光怪一夕忽作叱咤聲又一日懸坐掛於佛燈前衆駭共告鸞入視之鸞再拜墜地聲甚厲燈皆碎鸞生時其母夢刖奴入室再拜忽自斬首裂其屍及是縱恣不法求裁病命成國公朱希忠入臥內收其印鸞怖即死後四日陸炳發其反謀剖棺戮屍如所夢

毅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勑內閣寫勑大學士蔣冕至以死捍不別取勑行之有勑必有印蔣所執曰臣不敢名君禮部則無詞以拒矣

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製金玉銀銅凡四品天子曰璽二千石以上曰章千石以下曰印朱文入印始于唐而漢器物銘多作陽識

矯刻將印

慈谿張公楷以僉都御史監劉聚軍征鄧茂七先用招降檄檄無聚印信不聽遂矯刻征南將軍印用之賊稍有降者事平劾奏奪職賊之存亾不止

招降一節且賊首負固降者偏裨亦疥其事而大
將軍印豈可矯用乎自古權宜行事多矣此不可
訓

古印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大雨衙壞牆垣下有甎池內
藏古銅印三百顆本府官以聞事下禮部令鑄印
局官辨驗有識與定二年者至順至元至正年者
因言至順至元至正俱元文宗以後年號龍鳳與
定又元末僞主宋年號蓋元政不綱羣雄角逐或

掠得元時有司之印或僭竊之徒假元年號而私
造之僞相署以號令其黨事敗而遁潛瘞於此者
命悉毀之以備別用

許松皐太宰爲司寇時得古銅印一紐（鈕粗有竅竅下有池方十餘而小篆朱文若私印然）丁閣伯仁閣得之郊人闢地者曰
延美之章與松皐字正同因摹其文圖其形裝潢
爲卷而夏貴洲題曰神錫金符此事往往有之聞
丙戌科有吳之鯨者鎮江人未遇時得一印正與
名同遂聯捷入中秘事固有偶然者亦不可謂非
數也

存問

存問大臣是　國家盛事邦家極榮有司官宜肅
恭將事以侈　君寵近見使者至城外候主家周
旋有司漫不經心亦不出見行賓主禮北迎詔時
一切儀仗俱備老臣與使臣盛服控馬趨詣所司
假從不至有經半日者是何心腸又辛丑年間中
書存問一南大司馬至驛惡其不整推隸人所司
問之大怒擒舟人捶加一倍使者皇急引避草草

了事而去眞所謂委君命草莽是誰之過與莫謂
閒散事以爲無傷也

請封

嘉靖初年吏部右侍郎溫仁和以父璽年及八十
陳情乞封允之未幾詹事董玘以父復先任雲南
知府年八十二母婁氏年七十五比例乞封亦允
之此皆未及三年而邀　特恩者雲南公知縣御
史太守致仕老益康强燈下能細書一日晨起拜
家廟瞑坐而卒

移封

大臣移封本生大父母者　國朝惟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朱衡與太宰張瀚瀚以兵部左侍郎得之尤爲異數

移封本生者京官起於　世廟年間修撰諸大綬外官起於　神廟年間長垣縣知縣劉學曾劉恂恂爲雅聚正人與余善爲僉都御史撫保定卒

行人司一署皆進士除司正副外皆八品故事八品父在可貤封沒者不與余同年友王吉士爲行

人丁父憂歿日存沒一也　朝廷豈有靳焉特未有明言者耳特疏以上得允自是司務助教等以爲請皆得允而母亦得借七品例稱孺人此眞錫類之仁也王姿貌魁偉有才哉而性特慈厚官至太常少卿

異途移封起於　世廟都事歐陽念鳴贊爵可躋巡檢魏烱至　穆廟爲例萬曆十五年停

王官封典

故事王府官九年秩滿得封贈父母萬曆新例止及存者爲王官已自可憐又靳其父母恩抑何酷也

諭祭

諭祭有遣本縣主簿者正德中王襄敏公軾其前三祭又皆參政

儀卹

大臣歸家加輿隸或四或五多至十八惟孫淸簡需止加三人子姪欲請縣官補其一公不可曰上已賜矣又煩有司耶近見杭州蘇州仰應候在家

亦有出入輿隸四人暇則守門擔柴水如家僕然此不知起于何時我湖獨無

宋朝褒崇前代名臣如求郭令公之後得其裔孫曰元亨者官永興助教余謂此事可法如宋之岳武穆文丞相官其子孫或于本縣增一廩生俾之亦無不可而惜乎未有言者雖然以顏冏之元功大烈絕世且不繼而況祇及前朝乎故　國朝法至備而恩至薄

弘治中蘇州陳副使冷庵以考察被誣歸家貧窮

背自給有司授天順例　詔歲給米五石
楊照爲遼東總兵與戶部郎何東序巡撫侯汝諒
先後互相訐奏因衛父之遇鎮感憤戰歿無子有
二母貧不能自給都御史王之誥聞于　朝月各
給米三石免三丁終其身
蕭元新喻人以廩生討華林有功後戰歿亦御史
陳金遣官祭之上功　詔賜絹二疋鈔六百貫錄
其子長孫爲臬司吏何賞之輕乃爾蕭當賜官并
廩其子可也

謚

忠孝二字不並謚蓋許國養親不兩立此顏真卿
之議也
宋黃勉夫謂本朝單謚文者惟楊大年王荊公二
三人單謚謚者無之然其後有程正公
韓忠彥卒請謚王居正謂公在熙寧時闢王氏坐
講之說有功名教宜謚曰文禮韓氏子以故事未
有以禮爲謚求易不從
補謚惟　穆廟初最多錄諸忠義致死者然一槩
覃及亦傷于太濫矣
陳敬宗至嘉靖乙巳始加贈禮部侍郎謚文定誥
云學優而正行直而堅經事歷五朝抗權貴而彌
勁司成淹六考植模範以楷俗誠一代之儒宗篤
行之君子
郭明龍在禮部銳然欲爲謚故謚議不克行而一
時人競有異議凡直對郭大言曰宋南宗時秦檜
加謚美之謚當時何當今日何當稱公欲以此
定人品末矣郭怒其欲言其人長揖而去郭憫然

曰不做也罷
日記載陳文卒議謚故事凡入閣者俱用文字下
加一字加文正文貞之類泉論郭文特改例謚之
曰莊靖此說非也謚以易名陳謚文是用其名也
王文謚毅愍林文謚襄敏亦此意或謂程文德謚
文恭林文俊謚文修何居曰程林二字名非一字
名也二字名者重在下一字
揚州興化縣高閣老穀卒而贈謚閣本禮部本及
通紀諸書皆書文義列卿傳作文毅余嘗見高文

集十二卷乃宗子相校刻者甚精好稱高文懿集不獨票答爲然葉葉中間細字皆如之宗與其子若孫必無慢可見諸事皆滲其文亦簡質所作行諸體外其贈章都曲禁中秩處士文絕不見有大官貴人酬應之篇即此可見其爲人矣

乙酉禮部題補謚者廿九人皆從百年上下採公論甚確湖得六人我湖獨居其二爲大理卿陳公恪少司馬吾師許公乎遂此眞盛事

余年友吳繼疏仁度疏山先生之子也先生湖德

重望洪應得蕭繼疏單一生精神命脈皆萃於此余丁酉至京即求其誌諮余單疏 題請皆繼疏新入吏部余曰如此恐人將以媚吏部二字疑我且新進詞臣未容草草必省臣乃可遂屬之給舍羅龍泉棟察起草所引凡十六人吾郡陳大理公與馬羅文谿以數人以後十六人皆得謚此眞生平得意事其年許師尚無恙

許師開府閩中閩士大多借尚秘爲蘇師謚葬之推尊講學令江右李見羅諭戍入閩雅稱同志甲夕會講從人太多稍有費用是以怨謗大與李九我閣學非私祝者却術擎一口牢不可破惟葉臺山少師雅所契慕癸卯師沒葉以南少宰考滿入京余會於京口以師身後事屬之時李爲少宗伯署部事葉皺眉曰李公在無可爲者余戲曰他日先生在事當如何葉應曰不負不負後議謚李葉俱在相位李被彈不能出葉乃得行其志亦天之所以相許師也

登聞鼓

登聞鼓院宋顯設官爲監 國朝以給事中錦衣衛各一員直之而無專職名而已矣大約奏者不眞眞者又不能奏甚至有自刎鼓下而無能窮究其實者即不設可也

奏疏

成化初御史姜洪陳言時事四曰辨邪正推舉在位在野諸臣凡二十三人皆一時名碩而指摘許寧謂其康能驍勇軍民悅服太監懷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儼然與吏書王恕王竑李秉並卓矣卓

矣

林見素在家劉瓚薦起撫四川其本奏謂曰宜以知巳爲報然不忍坐視將亂將危而不之救草疏與御史陳茂烈議無可托爲本又無可托賞進相對飲泣而止及赴四川移檄前稿令敎諭范府膳淨奏上而瑾巳擒復上疏慶幸忠臣之愛君如此萬曆庚子余典閩試策問人才以公爲首督學沈泰垣爲刱祠祀

嘉靖初以抄沒錢寧等房屋給皇親邵茂等此細事乃工部議量留言官余豈得又以疏爭如何動得 聖主

汪鋐亦有好處在都察院時有雜犯者南城縣人爲族人所誣其子鈇詣登聞院七上章皆格不行又再詣闕泣不絕聲汪憫之爲奏聞釋之事始終凡三十六年矣卒得終養鈇之篤孝不必言而其時當事者皆何如人耶

蕭何轉關中粟以給滎陽成皋之軍是實乃近日一計臣上疏曰蕭何轉餉韓彭因以成功韓彭用兵何地而蕭得以粟濟之耶

攻上官

胡夢豸不知何許人來入詞敎萬曆初年奏爲條陳學校急務遵復祖制申明臥碑以正士風事下部立案陞河南某府推官江西巡撫潘季馴疏武寧萬載二縣盜賊之區并德化永豐小縣之地乞用甲科制復奏爲庸邪大臣悖違祖制蔽塞賢路事潘自陳部覆奪夢豸官

千戶鄭一麟奏撫按孫鑛等遲玩乃萬曆丙申年事

攻大臣

一科臣攻大臣云凡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謝過則重伐其善言去則厚覬其留既陽爲必去之形以乞憐諸上又陰爲復留之勢以駭制羣情諂淚交流方搖尾而搾地維心未歇更礪齒以待人諂極快心而元氣已澌大臣到此地位其人其時可知矣

參偈官

有按臣恭一劄宦云一日已百未有者兼爲阿堵所遮七竅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線不過描寫貪字耳何作巧乃爾

發私書

近年有共官以事同籍投書給事中李某李發其書上聞其人遂得重譴書中必多乞哀之言憫則甚矣然直置之不答可耳亦何足瀆君父之聽即瀆聽亦不過薄常摧枯拉朽舉動非有大關繫而栗云果發私書忠直可嘉著與紀錄李後亦以考

察去官

罵人不憾

劉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退無餘言李百藥曰子翼罵人人多不憾

報恩不受

張弼脫李大亮之死從大亮貴求弼不得時弼爲將作丞匿不見一日識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大亮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願悉臣官爵與之帝爲遷中郎將代州都督弼之行誼更在兩君上若吾爲大臣且君臣之間誼不當言如弼處卑位有活人之德其人貴顯相遇而不言既遇而不任受豎賢豈有過哉

文官嫉妬

郭子儀困於程元振魚朝恩猶曰宦官可言也至李晟困於張延賞延賞文臣爲宰相而嫉妬大功臣始逢迎德宗猜忌之心故爲此險計真可恨可殺其子弘靖附于幽州天下所以報也晟祀于武成王廟位在十哲宋孝宗黜之則湯師退所爲湯殆

延賞之後身而論者猶謂戕可忝失大體余謂此正大體不可失也

韓裴

令狐綯爲裴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持不可而不能奪故事初詣省視事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而道而坐用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駭愕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坦性清儉子娶楊收女嫁具多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今受辱于

休休好佛亦非汙士而相阨如此中必有故然休
固矣矣方悍然出省坦宜何如自處力辭之可也
坦後拜相從子贄昭宗時亦繼其位帝疑其外風
檢而雕帷薄以門學士故僅僅自贊咸通中大臣
坦從子內雜交合疎偽以居故滅獲猥衆出入無
度殆此致讒帝爲釋然僅與長者遇他人坦難乎
免矣僅又解陛辰之阨

王謝

江左之晉必稱王謝王氏輔元帝號稱中興在位
不聞謝氏一人謝氏破　堅拔爲上功在位者亦
不聞王氏一人豈天之生才隨時各聚一族抑亦
有偏心阻抑不相容邪然謝安與王愉銜哥成仇
便自可見

呂霍意見

張永嘉入朝南九卿約曰仲木往賀以不識而辭
既卒約會祭乃不非日今自合從衆永嘉清而狠
致後家中有投擲事聞於御史霍渭厓在南京約
仲木與力保其家呂與　霍責其阿私黨姦且挫其

一變爲正人霍復以書辨稱永嘉十善呂不應張
遂止二公議禮原不合霍之約呂可謂不智焉西
玄爲呂作墓誌言永嘉暴橫其鄉侵田宅無數亦
或有之宜其後之不振
渭厓生而重瞳既病或言當考命書者公言志定
即命定自疑夢兆不佳兩子在遂日死斯已矣尚
借千百歲耶門人約御醫王璵候問王曰尚可藥
但曾厚吾家吾弟臨生藥如不效誰任其咎乃
止既革張目矧視曰稱天地間道理久矣卒矣嘉
靖庚子順天試其子若係賀不得與欲上疏摘餘
文及卷之紕謬并中者納賄事門人李中麓力止
不聽李又復書言所中卷多可觀諸子進取不必
在一時安知來者無入格者遂碎其疏不果上而
寺□報中廣東第九已不及見其性之刻急如此
□□□循王文又何惜焉是年順天典試者爲童
□□□學詩可亦危矣

解怨爲德

□□□□倍八永明掌翌家爲給事中魏時亮所

□□□□去魏新進未知公之素而張之親吳棠
□□□吏部不得怨公而抑之魏者公既去衆知
□齒衆吳才祭酒官魏江右人居官清整後副院
□因依少子天德行取至京深慮舊郤魏開之引
□且謝曰少年入流言誤彈劾公終身爲恨今乃
得補過遂薦入臺諫君子人相處解怨爲德如此
魏長身諤諤余初第猶及見之後官至尚書
莊依爲蕪湖令拜南給事中天德亦令蕪湖後父
子並祀于縣

忘怨感德

新昌呂光洵之父豪于鄉縣令曹祥抶之卒爲善
士曹祥太倉州人也光洵爲御史按太倉謁祥祥
已忘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
父安得改行善其後蓋感恩十餘年如一日也詢
竟夕語乃去且厚贈之祥爲衛吏不必言矣若光
洵父子不以爲怨以爲德不忘亦不諱而懇懇致
謝賢于人遠矣光洵官至尚書有名

忘怨釋罪

金誠字誠之籍贛州右衛讀書社學指使麻張較
無賴繫之訴曰軍餘乃敢效儒生邪褫其衣使離
草烈日中稍稜提之誠泣曰誠昔黃顯揚今於體
辱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
行踰乃免永樂丁酉誠領解首明年進士爲刑部
主事張坐殺人逮至堂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
言于堂官釋其罪張造誠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
以女妻其子誠教朴人以壽終

仇怨相遇

凡人仇怨能解爲上其有仇怨在貧賤而富貴偶
然相值者尤爲不幸宜求善處之策歙汪雅堂公
名在前隆慶戊辰進士嘉興司理陞刑部主事罷
歸凡二十餘年余辛卯謁吾師許文穆公師曰此
中惟汪雅堂好客盍往拜之相見愉愉公築小閣
幽折甚有致治具精甚蓋明幹有用才問其罷官
本末不答後訪之則其父原平湖丞爲劉尉所搆
太守徐操之公方爲諸生蒲伏請罪徐不爲禮竟
逐其父明年公鄉舉聯第司理嘉興二人尚在徐

衕郊迎劉自縛請罪公木不較兩人中疑厚為備徐入覩敗官疑出於公許之俱罷豈非寃對不能避者乎要之避將亦可避而官止於此避亦何益汪入庚午榜剛收焉其區先生既沒焉爲墓誌云雖耀俗貽終齡遠到耀之一字亦可思已

一　善謔

其區與熊伯閎吏部同年賀長一月以文字相知焉既貴賀尚滯諸生焉善謔賀於翀自律相會焉故以謔語挑之賀大怒愈怒愈謔賀無如之何至拂衣去且怒且罵焉只笑謔致書曰果不出吾計中也賀無如之何亦一笑如初朱生曰兩公心事真如青天白日區其先生能遊戲三昧而賀去之遠矣

其區得寒疾五日不交睫忽大汗臥寤而汗如沐日方斜坍夢出門見遠山蔽天身入空室中如紗廚外錯星夜手拭之石也行里許大海中萬山色正如鬱藍令碧相射潮聲雷震其澄徹處蛟龍鬼神可數指也仰視諸山秀色可餐忽已在足下登身而入兩隸前導啓朱門中有偉丈夫數十以旌幢迎庭中樹多異香風吹作聲如絲竹階砌峻整宮宇弘麗皆有封識俄然洞開其中物似光妙所成又似家所常御出門返顧其額曰苑委之山云夢之九年新春正啜粥箸墮地不能拾俯一笑以枕呼之不應逝矣或夢之爲城隍神阿殿出門而

部明龍五歲時曰忽有夢神人扶之從明舟火燎續有神亦面白火中引出歸捨舟登陸隨水滅頂若有木踐而升渡江風作舟側且覆與諸廬洲露

宿終夜猶吟詩不廢生時三夢爲城隍神入廟治事事歷歷可指數沒之前二日夢城隍神約日交代如期而卒

其區不甚教子弟數曰人生自性若苦督訓多費物力供師友之奉真癡人也築精舍于孤山曰得附林處士足矣所置舟西湖二女侍歌舞甚適不能飲惟作茗清香與衲子爲伍亦逍遥地行仙也

評者曰拋卻　富貴易弃忘子孫難

恭師友

黃脅直居滄州有廣人林師仲者往謁之勉以教
子曰人家有賓客動輒費數千乃不能措百千來
其師友非計也師仲兄弟感其言創義齋以教
遂有登第者至今振振不替云

師弟子禮

孫明復居泰山孔道輔往謁見石介事明復執杖
屨甚恭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此語却不然
魯固素多禮義者

門生天子

張後胤字嗣宗昆山人唐太宗微時嘗從受業後
即位召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對曰昔
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
王天下計臣之功勝于先聖帝爲之笑此與所謂
門生天子也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強力問
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
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卒年八
十三考後胤與羣臣以春秋酬難則所授之經必
春秋也宰相張鎰即其後

通家

陸務觀云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旣受
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祖父乃就坐

巢谷袁炎

巢谷字元修從步省二蘇於海上因得立傳垂名
後百六十年有袁炎炎嘗學於吳潛潛謫循州往
從之有力阻者歎曰豈可使巢谷專美于前哉潛
亦爲立傳

死不忘友

賈餗與沈傳師善餗拜相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
休矣餗宿祭請寢復夢曰事已然臣奈何餗以李
訓誅夷族然實不與訓謀也若傳師者死不忘友
今之翻面弄舌者可以媿矣

鵠樁

張司令元時人亡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名往
迎之鐵崖訶其不知書非應司令乃延鮑恂爲師
受業爲後迎鐵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
酒名金盤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即應

舉曰楊柳頭遊鐵笛風瀲楊又號鐵笛道人故也

鐵崖撫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矣辭去時可令

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鴛鴦鐵崖素愛鴦不能御随

訪頑阿瑛召阿瑛之隣人貧者分給之而去

侍狹執禮

況鍾守蘇州與吳江參政平思忠有禮部侍郎之

誼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

欲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其見敬如此思忠有

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

子畏負心

唐子畏長于文衡山自請北面隅坐其書云非面

伏乃心服也項它七歲爲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

歲詩與書寅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北面

而走矣寅長于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爲

師求一俯首以消熔渣滓之心非徼徼爲與亦使

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丰度徵仲不可辭也

袁郎中數日真心負語誰謂子畏徒狂哉

子畏知巳

子畏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其年應御史科不見

錄太守新蔡曹鳳薦之得隸名末曹初因文溫州

見子畏文奇之曰此龍門然岸之魚不久將化去

蓋子畏知巳第一人也

子與好客

徐子與先生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

負能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子與祭作書献言客

自若可喜歎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

子與得之大歎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

曰自言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客猶得意

傳示爲重

公瑕設像

吳中周天球字公瑕善大書少爲文徵仲獎賞感

之甚設像中堂歲時祀如祀先與王百穀稱登相

左見卿逝先爲辭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無子子

弟之子長康亦夭無子以甥邵姓者爲嗣亦不克

終

扮虎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窻友也程先中甲科授祁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文作回路費亦不與在途不勝狼狽後鄭中二甲除差直隸公幹程以事調後鹿縣丞又被告賍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敘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答至晚命戲子演戲宴程鄭私囑戲子其言前事戲子領命因扮二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尤餓甚欲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銜羊不採揪今朝獲鹿敢來求饒然掬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面羞程遂解印步行以歸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四

湧幢小品卷之四

湖上朱國禎輯

都城

國初有高築牆廣聚糧緩稱王之言一以為朱升一以為陳碧峯其說不一然　太祖初得和陽即分地築城此時謀臣尚未合隱士尚未搜也既都金陵皆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頗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之宮稍庳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廻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既下北平大將軍展築其城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九十丈　文皇因受封焉既即位定為北京六年北巡稱行在方平南交屢出塞且營宮殿未聞有所改作也

都牆

六朝時建業都城外僅竹籬齊高帝時有盜發白虎樽者王儉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止上曰吾欲後世無以加所謂外羅城也　我朝改作凡十三門週二百餘里包鍾山　孝陵其中北京惟腹城內外為女牆高不及三丈嘉靖末年虜患作南城如重城之制而稍庳要之都牆不可已也

羅城分工

南京外羅城舊供工部修理成化九年奏准自馴象門起八門屬木府修涂波門起屬工部修焦竑圖云　太祖築京城原工部與木府共工後府築已竣尚有餘貲建石橋於江東門曰賽工橋蓋賽工部也後人訛以沈萬三秀婦所築遂曰賽公可笑然則成化題准分修倘亦有舊例可據耶

宮殿

南京宮殿作於吳元年先十二月甲子日典工所司進圖悉去雕琢奇麗者門曰奉天三殿曰奉天曰華蓋曰謹身兩宮曰乾清坤寧四門曰午門曰東華西華玄武大略已定　登極前一月御新宮以即位祭告　上帝十年改作大內午門添兩觀中

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奉天門之左右爲東西角
門奉天殿之左右曰中左中右兩廡之間左文樓
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右順及文華武英
二殿至二十五年改建大內金水橋又建端門承
天門樓各五間及長安東西二門而西宮則 上
燕居之所也
太祖朱諸地師數萬人卜築大內與燕尾湖爲之雖
決於劉基實 北內斷基不敢盡言也二十五年
後知其悞乃爲文祭光祿寺竈神云朕經營天下

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
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
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
其子孫 云云此真大聖人心膓故 文皇北都享
國長久
文皇初封於燕以元故宮爲府即今之西苑也靖難
後就其地亦建奉天諸殿十五年改建大內於東
去舊宮可一里悉如南京之製而弘敞過之即今
之 三殿正朝大內也此得地脈盡處前挹九河

後拱萬山正中表宅水隨龍下自辛而庚環注一
皇城繞巽而出又五十里合於潞河余過西華門
馬足恰恰有聲俯視見石骨累累南北可數十丈此
真龍過脈處出西直門高梁橋一帶望之隱隱隆
隆可七十里天造地設至我明始開 天壽山又
足以配帝王萬萬世之傳實有徵哉
旣遷大內東華門之外逼近民居喧囂之聲至徹
禁御木殿經理又殿成即遇災以奉天門爲常朝
之所故諸宮闕及各衙門皆未備至宣德七年始

加恢擴移東華門於河之東遷民居於西之隙地
正統初木植已積三十萬餘他物稱是五年三月
興工六年九月 三殿兩宮皆成十一月朔御殿
頒詔大赦次日御殿頒曆又次日文武羣臣上
表致賀而兩都規制始大備矣
永樂十八年 三殿工畢 上召漏刻博士胡奫
卜之奫算訖跪曰明年某月某日午時當燬 上
大怒囚之至期從午報以午過無火胡服毒死則
午正三刻也殿果焚 上甚惜之今存三殿之火

住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天等殿門災
是日申刻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驟起由正殿延燒
至午門樓廊俱盡次日辰刻始息越十餘日 上
諭以奉天殿災尚有門代今滿區一空禁地可乎
殿庭無不復之理當仰承仁愛毋實爲忠於是
禮工二部言 正朝重地亟宜修復但事體重大
工費浩煩容臣等會同斟議 上曰當先作朝門
并午樓爲是殿宇即隨次爲之明年七月大朝門

等工淑四十一年九月三殿成時 上性嚴急諸
臣竭力從事應宜參酌須補序缺壞者補之柱小
者承之短者梁之始得集事既成工部請額詔曰
朝殿 太祖名之 成祖因之今只仍祖定惟天
字當出奉字上敬天作殿可也於是部臣謂當爲
横匾天字居中兩傍稍下相對 上復以爲不雅
取洪範字義改奉天殿門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華
蓋殿爲中極謹身殿爲建極仍俱照舊文樓曰
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

歸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治又改乾清右
小閣曰道心旁左門曰仁蕩右曰義平
太祖以奉天名殿此自來所無其名之正亦自來所
不及方幸汴梁即築奉天臺今在滿可治後蓋
太祖心與天合故念念在茲不敢忘 世宗既改大
禮盡舉臣力爭遂改郊改廟一切變易從新斥改
殿名大臣隨聲附和舉朝皆震懾不敢言 後廟
立應詔陳言者每每有役 殿名一欵時亦不從
今劫灰已久未暇議及日後工完 聖明淡念

祖德仍奉天之舊可也
兩宮之災則正德九年與萬曆二十[illegible]年各一次旋
即并復而今 新宮尤偉盖工部以殿材移用故
也若在 世廟時亦必易名矣

南內

南城在大內東南 英皇自虜歸居之其中瀕風
等殿石欄干 景皇帝方建隆福寺命内官悉取
去爲用又聽姦人言代四圍樹木 英皇甚不樂
既復辟悉下内官陳謹等四十五人于獄令鎖項

修補完備各除其職尋陞賞各殿三年十一月告成正殿曰龍德南門曰丹鳳殿後罄石為橋其後壘石為山門秀巖山頂正中為圓殿曰乾運又其後為四殿引水環之左右列以亭館雜植奇花異卉其中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宴賞

世廟中復臨幸余備史官丁酉八月遊其中得悉勝概石橋通體皆盤雲龍勢躍躍欲動東為離宮者五大門西向中門及殿皆南向每宮殿後一小池跨以橋池之前後為石壇者四植以栝松最後一殿共弗甚奇左右回廊與後殿相接其制一律想倣大內式為之　太祖欽定所謂盡去雕鏤存樸素者

梳粧臺

大內後苑山石　宣宗廣寒殿記詳矣倘有所謂梳粧臺者相傳起於遼之蕭后於之遼史望氣者言女直有天子氣其主遣使跡所自起乃一小石山玲瓏奇甚時女直方臣於遼遼多所需索因請此山自行載取女直許之乃大發人夫鑿而載之鑿之夜山鳥皆悲鳴即以其石築臺此臺與山之所自起也其後益以艮嶽當是金完顏亮以前事

宣皇止以艮嶽立論當時閣臣宜密奏補所未足而竟寂寂豈畏　宣皇英明不敢言抑原昧其來歷故然邪然遼方鑿山而阿打骨吳乞買生已久矣何益哉何益哉

演象所

嘉靖初廢大慈恩寺從錦衣衛之請即其地改為射所　上以金鼓聲徹於　大內擬改建玄明宮別以大興隆地為射所諭工部及都督陸炳炳言大興隆地亦逼　禁城不便惟安定門外有廢官廳隙地宜將宣武門外民兵教場移此而移射所於民兵教場射所舊地改為演象點視差撥之所得　旨允行其地在宣武街牌坊之西至今人變稱之曰射所或曰演象所莫知所自來也

神木

神木見於永樂間宋禮所奏遣官祭之即因之賜名焉至嘉靖三十九年鳳陽府五河縣杉木一株

闊一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涌出泗水沙中守臣上
言中都　祖陵所在大木忽見謂由河洛而下原
非所出之區謂從江淮而入又無逆流之理是蓋
祖宗啓佑淮泗效靈與大工會不偶然也昔　成祖
重修三殿有巨木出於盧溝因以神木名廠二百
年來美談再籍謹拜手以獻疏入　上令送至以
助營建

永平大雨三日雨中有刻木從若干乘高騎從西
北至者東走海去而既有大木三十餘長十丈大
數圍遺永平城下高龍王床不來莫問數十年一
過之時有昌熊瑞以恤刑至所親見者亦嘉靖年間事

舊傳高郵州新開河有逆皇木者適遭衝決失大
木二歲久湖中有二物如龍形每遇風雨則昂首
奮迅殷闐數十里遠近見聞相傳木龍出現自後
湖決雖風雨不見疑入海矣嘉靖元年州堂歲久
將圯郡守謝欲新之材木俱集獨少正梁命工營
求不得忽湖中浮一物首尾如毛長尺許遊動搖
盪人疑不敢近報州差水工驗勘乃一巨木也擡

挽至岸工人量之與州堂間架長短相合遂祭告
斤削繪綵以充其用祀而上之若神助無難於力
或以二水之道其一者郡人王[illegible]詩謝公有意建
州衙神木千年出浪花

梅溪湖在姚江之北有梅龍傳經云舜有吉梅異
時作姑蘇臺伐以爲梁而存其根旋水成塢有巨
木臥湖心水涸不露人經此神之曰梅龍靈梅梁
之根云秋七八月雨而交作有聲如雷吼聞數里
土人相傳梅龍顯了十道志與造建郢宮始取材
李明堂谿見古梅其材中梁　以還郢梁已具無
所用之一夕梅忽飛還土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
湖中隨水浮沉二云會稽禹廟梁即此木

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之繫字號結筏而下既至
蕪湖每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運舟之用南
部又來爭商人甚以爲苦剔巨者沉江干俟其去
沒水取之常失去一二萬牌癸酉一舟飄沒中有
老人素持齋守信義方拆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淵
目榜曰木龍府殿上人見旋甚偉面有黑瘢耗然

所謦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頫首曰揚已明矣惟大王死生之又傳呼曰涉書人數尚可延迷歸令一人負之而出俄頃抵岸則身在大木上衣服皆不濡既登岸一無所見

海虞王之稷爲貴陽通判運木渡黃河其最大者二忽逸陷淤泥中千人不可出爲文祭之乃起復見夢曰吾三千年爲梓木領袖今乃逆逆隨其後終當別去必欲相煩應　天子命非以下舟載不可如其言艤而登舟衆纜一呼如駕舟行其疾絶

無温塞

永樂中雲南普寧州大風折上古樹擘開稱海解以爲版山共神像著冠執笏容觀如畫彼中神而祀之有禱輒應正統二年學正楊茂請加勅封下禮部覆寢

瑞木

洪武元年臨川獻瑞木木中析有文曰天下平賀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迕者考之前代往往有之齊永明九年秣陵安如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唐大曆中成都民郭遠伐薪得一枝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秘閣五代梁開平二年李思玄攻潞州營于壺口伐木爲柵破一大木中有朱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乃表上之司天監徐鴻曰丙申之年有石氏王此地也後石敬瑭起并州果在丙申歲宋太祖建隆五年合州漢初縣中高楊木中有文曰大宋三字太平興國六年溫州瑞安縣民張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英宗治平元年杭州南

新縣民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隱出半指如支節書法似顏真卿神宗熙寧十年八月進州言柿木有文曰王帝萬天下太平政和二年十月安州武義縣木根有文曰萬宋年歲紹興十四年虔州民毀舊屋柱木理有五字曰天下太平時淳熙十六年七月竟陵縣民析薪中有四字曰紹熙五年如是者二既而明年改元紹熙果五年而光宗崩元天曆己巳平江萬戶府據吏衙解一巨木中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大字其大如斗元亡廣宋友

眞州樵人折一木中有三字曰天下趙其木丈三尺剖其字背半解揚州半留眞州

聖木

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木本徑二丈名爲聖木秦時伐此木爲鼓顙飛成忽奔逸北至桂陽

香木

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之驟賤每一兩直錢千四百味若而香酷烈又施州衛有大木乃先朝所採百牛拖之不動時時生蕈大儲如豆焚之極香

運木

故事諸省運木先於張家灣出水拽運以次入神木廠兌完始即批迴動經歲月間有水滲漂失坐累死亡者工部主事王挺參即水次設廠竹木至驗入即與解官批迴公私便之挺象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參政清約工詩文負氣有宦聲亦奇士也

府縣城池

太祖與張士誠相持得常州長興皆救城之半以便守禦湖州亦如之惟江陰城元初皆毀後鄉民指率爲土城因甃磚石加女牆守之

慶陽府土城七里三十步因高阜斬削而成東高一十丈三尺西一十二丈南門無城成化初參政朱英增築記曰城之惟堅池陴以完深以如泉高焉如山所謂削山爲城因河爲池張民臣所據以叛易守而難攻者也

凡城皆有濠在外惟蘇州則內外有濠而城之形爲亞字形故難攻以　太祖神威中山王合諸大將用兵二十餘萬圍之十月而後下匪直士誠之善守也

杭州城拓於張士誠計九千八百五十三堞萬曆四十年間每堞議用魚价石版一片覆之該銀一千七百兩有奇此法儘可通行

西寧衛城高五丈厚如之蓋李軏所築涼州衛高四丈九尺洪武中指揮濮英增高三尺厚六丈城西三十里有獸文石共一高五丈長一丈三尺周

到三丈三尺上有牛形二分鹿形一分虎頭餘石有狼形羊形鹿形者凡五

過無錫縣見其城煥然一新內石外磚皆以石灰塗漆宛若世家簫牆一般每丈約費銀二兩計城可三四千丈間皆取辦於甲里者大修城役軍不役民制也違制而動又無益事實其義何居乃知秦二世欲漆其城殊不足怪試以余言為過曉日有兩京曾用此否其人終不以為然未幾遷顧如故

城門

輿地志何茂應門之上有大鼓名之為雷鼓以威於越也寰宇記吳作蛇門作蛇象而龍角漢書王尊傳持布鼓過雷門注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湘洲記前陵山有大石鼓云昔神鶴飛入會稽雷門中鼓因大鳴十道志雷門上有大鼓圍二丈八尺聲聞百里孫恩之亂軍人砍破有雙鶴飛出後不鳴晉書亦載之舊門去城百餘步後改為五雲門

城門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數千各自立名然惟蘇州閶門及齊封婁盤蛇與杭之錢塘最著即兒童能言之南則聚寶北則哈答任城乃元之舊名而哈答改名崇文任城改宣武今皆稱舊不稱新益甚征人口角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門而著曰薊門劍門夔門荊門吳門彭門鴈門古號而成雅相傳者春明門

土司皆不許立城

椎奇築城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承菴先為嘉興推官署印平湖適倭寇至議城公夜入嘉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其居室前禦倭百姓受其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喜各任版築不閱月城成椎奇之妙乃爾然非素得民心仰役十畧非官民何急焉同時有滁州胡楷泉亦名松官太宰

樓閣臺

樓閣大觀無如南昌之滕王閣武昌之黃鶴樓岳州之岳陽樓三樓皆西向而岳陽尤偉

其定府有陽和樓雨雪不沾濕四面隨風若避故
以名
楚稱三戶久矣乃漢渤海郡亦有三戶縣即今之
長蘆地方也其地亦有岳陽樓蓋取東岳以名因
地僻故不著
四川達州有六相樓則唐李嶠李適之韓滉劉晏
元稹宋張商英也武刺史武司馬武士彠皆以貶
事至

稻孫樓在廣州太安門上宋常秋日登樓燕集見
田禾可愛問諸老農曰稻孫也稻已穫得雨復抽
穗華實因名其樓
紫閣山名在咸陽御宿川南山中杜詩紫閣行雲
入渼陂是也山中有寺山上多丹青樹其葉紅紫
亦曰華蓋樹寺有閣
青雲臺在曲阜南溪之上左傳僖公五年日南至
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亦曰泮宮臺水經註
曰靈光殿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
有臺高八十尺詩所謂思樂泮水是也東遊記云
臺有水自西南而來深丈餘而無源
余居後二十丈有范莊池廣十畝水甚清大旱不
涸池東南可里許有陶坡大水環之又東十里有
蠡宅相傳范蠡養魚種竹處泗水縣南山後爲陶
河河中有釣魚臺高一丈五尺代經大水不爲損
土人云是范蠡養魚處廟基爲范蠡宅其山下河
邊平澤爲范蠡湖蠡三致千金遂徙不定故嘉興
南門亦有范蠡湖產五色螺每年易一色

堂

堂名多矣惟彰德府有宿作堂最奇在華林園堂
周圍二十四架以大船浮之於水爲激[illegible]於堂傍
層各異下層刻木爲七人相對列坐一人彈琵琶
一人擊胡鼓一人彈箜篌一人搊箏一人振銅鈸
一人拍板一人弄盤品衣之以錦繡其節會進退
俯仰莫不中規中層作佛堂三間佛事精麗又作
木僧七人各長三尺衣以綺綵堂西南角一僧手
執香奩東南角一僧手執香爐而立餘五僧遶佛
左轉行道每至西南角則執香奩僧以手拈香授

行道僧僧舒手受香復行至東南角則執香爐僧
舒手授香於行道僧僧乃舒手置香於爐中遂至
佛前作禮禮畢整衣而行周而復始與人無異上
層亦作佛堂內立菩薩及侍衛力士佛坐帳上刻
作飛僊循環右轉又刻畫紫雲飛騰相映左轉往
來交錯終日不絕並黃門侍郎博陵崔士順所製
奇巧機妙自古未有

宋劉韐以資政殿學士死金之難贈太保魏國公
諡忠顯子子羽以徽猷閣待制拒金人保全蜀卒
贈太師魯國公諡忠定孫珙以同知樞密院事卒
贈太師魯國公諡忠肅韐族叔䌹亦死金之難諡
忠簡又有純者知鄧武禦賊見殺贈太尉諡義悲
廟額曰忠烈皆建州人合祀曰五忠堂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宋慶曆中官樞副歸休居洛
作五知堂一知恩二知命三知足四知道五知幸
諡恭惠

螽斯則百堂災燒殺劉聰子二十一人蓋僞漢所
建以居其子天譴報應者其堂當在平陽府近有

徽州刻本分螽斯與則百爲二堂應天府志收入
建康南晉之堂其謬何極

三槐堂在今東昌府淸平縣界內淸平宋貝丘地
屬大名府

韓魏公定州閱古堂勝于晝錦堂多矣晝錦堂作
于相州郡治非韓私宅也

陳修敏公鎰致政家居搆小閣得蔡君謨所書晝
錦堂石碑復有芝產于堂柱間亦完名全節之徵
也

衙宇房屋

自來京朝官必僦居私寓惟南京三法司　國初
官房　太祖謂大官人須居大房子名曰樣房極
宏壯蓋欲依樣遍造各衙門也近日南京如吏戶
禮兵工堂上及列署自以物力置官房亦可居國
子兩廂極水竹園亭之美亦公私輳合而成李九
我自南少宰轉北少宗伯倣南例買房供堂屬居
住外微見租如治家然誠非體然因此議其貪則
失之遠矣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有進奏院宋有朝集院　國朝無之惟私立會館然止供鄉紳之用其選除應朝者皆不堪居也

兩淮運使署乃董仲舒相江都時故宅城東法雲寺乃胡安石故居大寧寺其別墅云

蘇州巡撫行臺乃魏了翁澥第宋理宗賜曰鶴山書院

江西巡撫衙門在承和門内寧藩變後改承奉司為都臺織造機房為按臺浙江巡撫衙門在官巷口胡梅林總制時改于望僊橋蔡宋重華故宮地傳有鬱葱之符

唐少卿宅在紹興新河坊少卿名那宋宣和中為鴻臚少卿避守楚泗合三州未嘗家食前後門雖具未嘗開守合者自側户出入少卿長子陶為鄖州通判代還一術士善相宅至夜登屋祝云此宅前開門則出兩府後開門則出臺諫而所應者非本宗後建炎四年高宗駐蹕於越凡官第皆給百官寓止禮部尚書胡任俏寓此宅拜參知政事中使宣召開前門赴都堂治事上虞丞婁寅亮與唐爲姻家暫假投檢奏封章乞立嗣中旨除監察御史開後門詣臺供職其言皆驗

鄭虎臣宅在蘇定鶴舞橋東居第甚盛號鄭半州四時飲饌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閒燈寶錄一卷皆言其奢侈于縣伏也當宋末殺賈似道于木綿庵即其人亂其家不止稍富家翁可敬也

塾門外舍也人臣來朝至門外就舍熟詳應對塾言熟也　家廟在東西堂爲塾故曰西席

凡宅宇竹樹之類彰入窗隙内者皆倒懸陽燧亦如之中嘗有礙故也

某姓造一游舫忌者告之監司謂水中造房侵佔豪霸爲地方害監司北人大怒謂水中可造房何事不爲繩之急其人累訴不能白一儒生爲操狀曰南方水鄉家家有個游舫限如北方旱鄉家家有個馬房監司悟獄解

有以夜航船叫人者謂其中聚人偶語紛紛

以比淺學之破碎摘裂足供談笑耳

奕

王輿字廷贊常州武進人素善奕且所酷好及為南祭酒輙絕不復弈李九我亦有此好為南少宰亦停二公相類乃爾

琴

黃獻字仲賢號梧岡入內府年十一　孝皇命之學琴北得親近年七十餘刻梧岡琴譜禮部尚書陳經為之序

范文正公酷愛琴唯彈履霜一操即有事不廢人謂之范履霜

獨孤及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其得趣乃爾

葛天氏始歌陰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塤簫女媧作笙竽黃帝作鍾磬鼓吹鐃角鞞鉦制律呂立樂師少昊作浮磬舜作祟牙禹作鼓桀作棡漫之樂紂作北里之舞周有四夷之樂穆王有木寓歌舞之伎秦蒙恬作箏漢田横客作輓歌漢武

帝立樂府作舶魚龍曼延吞刀吐火之戲梁有高絙舞輪之伎唐高宗置梨園作坊玄宗置教坊俳優雜伎元人作傳奇

鍾鼎

三代制器曰鍾曰鉦曰鼎曰鬲曰盉曰鍑曰甗曰盦曰洗曰鋗曰盆曰鑑曰杅曰匜曰壺曰瓿曰斝曰彝曰舟曰卣曰角曰觚曰罍曰爵曰斗曰卮曰觥曰觶曰觚曰簠曰敦曰簋曰盤曰豆曰鋪曰錠曰錞曰鐸曰鉦曰鐃鍾有特鍾鏄鍾編鍾凡三等

鉦類鍾而扁短盉類鼎而有咮有鋬鬲類鼎而空足鍑類釜而大甗類甑而通中盦類洗而大腹有足鋗類洗而小瓿類鋗而大瓿類壺而扁卣類壺而有足彝簠形方簋形圓彝六等皆有舟鋬六等皆有蓋罍類壺容酒一斛舟類洗而有耳

鐘西方之聲其功大者其聲大垂則鐘仰則鳴一也佛家謂地獄受諸苦楚聞鐘聲則蘇故緩其杵

黃鐘生一一生萬物君子鑄金為鐘四時九乳故鐘調則君道得古軍中皆用今易以銅鼓鑼鐃之

鑄取其聲也

門絕大謂之砰鬭擲上淵之滿豐者爲昬

大名府有燕鐘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淵正殿鐘

降洪武初則不擲消守聽之寐丁通衢鐘因裂

嘉靖中樂護爲守適歲歉民貌古神物樂毀爲斧

請復之樂曰有是哉祭而懸之扣之不揚爲甚不

悅忽夢大衆宜於鐘所既再叩之鐘聲洪亮其裂

處萍亦平滿吏擁起一寸民益異之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爲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尹

朱同芳聽水果大至漂沒用廢同芳堅不聽水

亦尋涸及孫南光升蕭父老懇請南光遂止之乃

爲文以祭鐘曰鐵爲以鐘昏晨之軌民有訛言金

能利水爲民父母從此而已禦患無德隨俗可恥

鐘兮有靈尚鑒乎此南光去王邈臣繼之復令撞

鐘其家病稱相沿懼而復止

成化間大鐘二溺淮水中聲訇訇勢欲躍起總兵

平江伯陳公銳祭之一鐘遂止今懸於朝宗門樓

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

張華銅山鐘鳴之應人能言之又其時蜀土獻銅

澡盤長夕恒鳴如人扣擊華云此盤與洛鐘宮商

相應耳錯之令輕鳴遂止

分宜縣昔有漁者釣得一金鎖長數百尺又得一

鐘如鐸狀舉之聲如雷霆山川震動漁人恐沈於

水中或言此秦始皇帝驅山鐸也

會稽崇嘉寺鐘本于闐國寺鐘也因風雨飛來有

天竺僧過此識而知之

廣西太平州有二鐘自交趾思琅州飛來夜常入

水與龍鬭天明復舊所正德己卯盜斷其紐及今

聲啞遂滅

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擊倭砲無孑遺

惟桐廬縣城東一寺鐘有蜈蚣盤其上軍士懼不

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

去余居可十二里寺曰應天僻遠四周環以大水

平存者獨得免余每扣之聲清越度可聞數十

里惜懸深谷中四圍聞彈波一鐘見夢太守得

免今半沒泥中取之不可動人皆神之

銅鼓

世傳諸葛爲銅鼓然不始于諸葛馬援得駱越銅
鼓鑄爲馬式還上之注引廣州記俚獠鑄銅爲鼓
懸于庭置酒招同類來者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扣
即留遺主人詩曰擊鼓其鏜鏜從金則因起于三
代特所謂金聲者殆如此必非擬也
諸葛銅鼓皆有文其狀雕蝸刻虬間綴蝦蟆其數
皆四楊升庵編沟稱淳于古禮器也廣漢什邡人
段祖以獻益州刺史蕭鑑高一尺六寸六分圍三

尺三寸圓如桶銅色如漆令去地尺餘以手振之
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以諸葛鼓證
之疑即淳于銅鐲鍋鐃皆阿大王所製更奇異
識者曰非鐲乃鼎類也其名曰鬵詩曰溉之釜鬵
是也
音樂有歸六鬵大上小下若甑鑄無足和羹用之
或曰誦也亦無足乃其實足以兩中兩耳峙如山
形難花以爲不實其重不啻銅鼓
蠻中諸葛銅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爲上上易牛千

頭次者七八百頭藏二三面者即得僭號爲寨主
矣
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有至數十面者此必
諸葛倡之後人仿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之者

人皮鼓

北固山佛殿有人皮鼓益　世傳時湯都督沂東
名克寬戰海寇剝其皮鞔之其聲比他鼓猶不揚
益人皮視牛革理厚而堅不如故也

古銅鏡

嘉州漁人王甲者世世以捕魚爲業家於江上每
日與妻子棹小舟往來網罟所得僅足給食他日
見一物浮游水底其形如日光采赫然射人漫布
網下取即得之乃古銅鏡一枚徑圓八寸許亦有
刻鏤篆刻偶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生計浸豐不
假經營而錢自至越兩歲如天運鬼輸篋笥盈屋
幾滿王無所用之翻以多爲患與妻謀曰我家從
父祖以來漁釣爲活極不過日得百錢自獲鏡以
來何啻千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爾無勞受福天

必殃之我惡衣惡食錢多何用攜此鏡不應久匿不如攜詣我村山白水禪寺獻於聖前永爲　佛供妻以爲然於是沐浴齋戒卜日入寺爲長老說因依盛具美饌延堂僧皆有襯施而出鏡授之長老言此天下之至寶也神明祈之吾何敢輒預擡越請羅諸於三寶前作禮而去可也王既下山長老命喚巧匠爲鏡形模別鑄其一追成與真者無小異來夜易取而藏之下之背貨自是日削初無橫費若遺巨盜脊箱而去者又兩歲貧困如初夫婦咨於飛鏡復往白水拜至僧榻以情冀返原物僧曰君知向時吾不輒預之意乎今日之來理之必至吾爲出家兒視色身非已有況於外物耶常愛落落乎中無以措口茲得全而歸吾又何惜王遂以鏡還不覺其僞也鏡雖存而貧自若僧之衣鉢充牣買祠部牒度童奴數溢三百後漸有聞者盡燬原鏡作僧所提點刑獄使者建臺於溪寨貪人也認爲奇貨命健吏從僧逼索不肯與羅致之獄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財空無所儲益入獄之初爲親信行者席捲而隱知僧已死穿山谷徑路擬向黎州到溪頭值神人金甲持戟長身甚武叱曰還我寶鏡行者不顧疾走投林未百步一猛虎張口奮迅來若將搏噬始懼擲鏡而竄久乃還寺爲其儕侶言之後不知所在隆興元年祝東老泛舟嘉陵逢王漁自說其事時年六十餘

銅券

山東新城縣王氏科第之盛始于少司徒見峰公公嘗夢僊人授丹訣自楚撫歸出銅券鑄爲器食頃冶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二拳險地牝牡相合成山巒有岫有巖有洞然有猿鶴群星中跏趺真環列其巔則金仙衆而僊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僊靈皆肖生雖雕鏤不能及也

鐵爐

遵化鐵爐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寸後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闊數丈爲出鐵之所俱石砌以簡干石爲門牛頭石爲心黑沙爲本石子爲佐時時旋下用炭火置二鞴扇之得鐵日可四次

妙在石子産于水門口色間紅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擣而碎之以投于火則化而爲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沙如鎔成鐵不然則心病而不銷也如人心火大盛用良劑救之則脾胃和而飲食進造化之妙如此

鐵冶西去遵化縣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則邊牆矣舉山連亘不絕古之松亭關也生鐵之煉凡三時而成熟鐵由生鐵五六鍊而成鋼鐵由熟鐵九鍊而成其爐由微而盛由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

敗矣爐有神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四十日而無鐵懼罪欲自經二女勸止之因投爐而死衆見其飛騰光焰中若有龍隨而起者頃之鐵液成元封其父爲崇寧侯二女遂稱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龍潛于爐下故鐵不成二女投下龍驚而起焚其尾時有禿見焉

鐵一名犂耳蓋最堅且厚者晉書稱恭行唐公洛日力制奔牛射洞犂耳

鐵器

狼山把總徐正得鐵矛於江中形製古樸不類近時物其款識數字漫不知爲何等語也一日置之舟前颶風大作海潮突起都舟皆簸揚上下不能駐足立獨此舟晏然如貼平地明日置之他舟亦然又明日置之他舟無不然者

李齊物天寶中爲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古鐵戟若鋒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即以名縣諸葛亮命蒲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與鑄刀三千同

後主禪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鎮劍口山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吳長宋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人後敗借刀投之水成龍飛去

陝州鐵人

鐵人在陝州門譙樓下衣冠拱立世代莫知所始相傳爲禹治水置之以鎮水患者未知是否或以爲秦金人二人之數按綱目集覽索隱云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符堅徙入長安今陝州鐵

人不及數尺恐非舊物

僧取沈牛

鐵牛在朝邑縣東三十里大慶關東岸河西岸三唐開元十二年鑄此以繫浮梁金元時牛存而梁廢木貲悉沈于河大定十年真定府醉院僧懷炳有巧思都水使者薦于朝得旨令取沈牛乃縈石駕舟自沈于河得牛所在以長絙繫牛不轉俄已出其三份有流言乃止初起役有善泅者十人佐助師每書十字于十人之掌則入深淵如平地視聽亦了然十人皆剃度為弟子

鐵鍍釜

揚州鐵鍍府城北門外鐵鍍六口南門外四口各高四尺厚四寸五分周圍一丈七尺可容二三十石不知何代何人所鑄北門外兩鍍皆半沒入土露土外者光瑩不銹澁如磨琢然相傳元鎮南王府故物或又謂出隋宮皆不可考鎮江甘露寺亦有大鐵鍍俗傳梁武帝鑄以飯僧者蘇文忠有游公古鐵鍍之句又或以為前代壓鎮之物與揚州同亦未知是否

梁築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器釜鍍之屬數千萬斤沈之揚州鐵鍍豈即此類耶

鐵釜在北門外蘇州造船廠今移在太倉海寧寺相傳通番船煮飯鍋用者闊六尺三寸高四尺三寸圍二丈厚二寸四分

鐵棺

興化縣南法華廢寺西有鐵棺焉長九尺二寸前廣後狹相傳宋建炎間僧慶常遭其徒戕之中有物相觸作聲然嘗以鐵錘擊百不損鼓鞴鎔之不液乃止

擬棺奇繪

泰州儲文懿公正德癸酉以吏部侍郎終於南都子漸扶櫬歸海陵之第丙子塗棺于殯舍丁丑十月啓而推諸制成發視棺上變生黑暈如鐵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有古松旁出二條並葉咸備右則梅株夭矯梢綴數花其

仲右如左而樹差短八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為後有文隱隱不就呼亦異甚矣哉殆有鬼神焉之具聞者家人驚傳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剖而究之深入木理於是四境喧訛觀者與游莫不歧欸以為神異瀾乃拂楷於上模其大都藏於家廟

舉柩

劉太守鈺沔陽人舉行必舉更柩門隨吳江吳尚書山亦如之吳以郊助事觸　聖怒勒歸卒于刑國驛即用以殮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五

湧幢小品卷之五

湖上朱國禎輯

巡狩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　上幸汴梁七月丁未回京八月壬午再幸十月丁丑回京初則河南已下再則元都已平自往北幣勢且覽中原大勢有遷都之志也儀注雖未可考要之鹵簿車容氣象自是不同　文皇再幸北京俱　皇太子監國五出塞不辭勞苦　宣皇征漢往返僅二十六日出喜峰

口破虜往返僅二十七日止治兵以親王監國而英皇北行卒起倉卒百凡草草從官亦不甚多至于陷沒非臣子所忍言　武皇巡遊不過遊戲　肅皇自潛國入承大統　母后之喪大議分合　親幸承天非情自不可已往返五千里僅五十八日中間駐承天者十二日當時紛紛諫止愛君惜費一動不如一靜臣子之分自當如此若以大體論之從中將順未為不可

攔駕

嘉靖十八年二月　聖駕將南狩有軍人孫堂由西闕門入至午門從　御路中橋至　奉天門下登　金臺坐之而守門官吏莫有知者及天明堂從上呼叫方覺捕之堂言沿途搭蓋廠殿累死軍、民大半因此我來攔　駕事聞下錦衣衛嚴刑根究謂堂實病狂當以擅入　御座者律校及諸門役防範不密之罪報可而　上終不為動蓋內斷已久矣

襄府典吏王文同民人吳鑾詭列名銜為奏事語

湧幢小品　卷之五　十

多觸犯傳流道路貴得間上停止而李文魁真宜等彼川黃帖抄勝傳播東廠旗校緝獲以聞時乘輿已發有　旨逮訊文魁等以妖言惑眾律及二十餘人各坐罪有差

巡幸關係

方南巡時沿途有司以供具不辦獲罪若副使潘鑑知府劉汝松同知介朝陽與州縣等官逮行在詔獄拷訊為民其罪及將同鑾論行在兵部掌都察院事王廷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

馬料草料以躲避官員責其參治及入河南境抵
徐州供具役不給於是河南參政張思聰副使胡
廷祿陳逅南陽知府王維垣俱逮詔獄爲民嚴
旨責廷相悉斜詰怠弛者因移咨各撫按官指實聞
其及是廷相疏列參開自順天府尹郭鍚密雲副
使高金天津副使張承祚而下七十二員得 旨
各官逆設推避情慢爲甚在京令法司在外令撫
按逮治從重擬罪惧平日貪婪及假公科歛者仍
各追贓究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擬上罪狀詔鍚降

二級調外任金承祚等悉黜爲民而前此衛輝行
宮火該府官止留一二人護印餘俱械繫都護軍門
紳押前行示啟宣巡分布按二司掌印者俱逮鎮
撫司拷訊於是衛輝知府王耿汲縣署印知縣侯
郡紳行 駕前至承天杖之發邊方爲民又逮督
理侍郎張衍慶及河南巡撫易瓚巡按湯震左布
政姚文灝按察使龐浴參政樂護僉事王格俱下
鎮撫司悉黜爲民其趙州臨洺鎮一處 駕發時
行殿俱災有司官皆治罪從行人馬死者甚衆至

棗強知縣李浦以拷脚候各官境上奪職丁憂學
士廖道南獻賦以緋衣朝見 上怒其居喪從吉
奪官則又其自取不必言 萬乘一動干係極大
廻想其象以 神聖之思尚且如此況無事盤遊
哉末年 上病後論南狩取樂中外洶懼徐文貞
力諫得止

母后奉迎

世宗即位之四日迎母妃於安陸用船四千艘人夫
四丁萬江行者逃水手數千人其第一人爲御舟

挽工即狀流湍急舟穩如山余渡江其子在江干
擺渡能言之問其父姓名曰王金生時母夢仙妃
渡水踏一魚爲金色落其家人以爲瑞云後竟爲
帝聖母太后患目疾用海松子有驗命守臣於進羅
頓海諸處採進
皇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知書有容色杭州兵家女
也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已上馬迎
矣暴病而死其父充浙卒攜至京師成化中選入掖
庭居別院未得進嘗賦詩曰宮漏沈沈滴絳河繡

雖無奈怯春離倚將舊恨題紅葉惹得新愁上翠
蛾雨過玉階秋氣冷風搖金鎖夜聲多幾年不見
君王面咫尺蓬萊奈若何詩成微吟 憲宗步月
過院聞而異之遂召幸爲生興王是爲 睿宗獻
皇帝配將妃實生 世宗肅皇帝 世皇既正大
統時以貴妃在宮中尊爲 壽安皇太后元年十
一月崩上謚孝惠其弟喜封伯欽賜爲其父造墳
杭州極壯麗費可十餘萬所稱邵王墳者是也今
子孫貧貨石築十錦坊已蕩然矣 邵后又生岐

王

皇太后父母

自來皇太后之父母罕有存者 神皇即位尊
皇后爲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爲慈聖皇太后兩宮
並重其父母皆存真太平盛事 仁聖父陳景行
封固安伯以壬午年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榮
靖祭十六壇賜賻二千兩妻張氏禮部尚書張文
質女癸未年卒賜祭葬同 慈聖父李偉封武清
伯已進侯癸未年卒年七十四贈安國公謚恭簡
祭二十壇先賜營壙銀三萬兩妻王氏時入宮
聖母以家人禮上食王避席曰太后至尊奈何以老
婦褻朝廷禮賞賜不可勝紀丁亥卒祭如前賻五
千兩固安三子長言錦衣指揮僉事弟言名言錦
衣千戶武清亦三子文全襲伯文貴左都督文進
御馬監太監蓋自宮從 慈聖入內者未知宮中
何以相處兩宮並存則嫡母加二字爲別所重自
有在今已並加而其父母恩禮殊絕如此則又起
於慈懿之分別也慈懿皇太后錢氏英宗皇帝正宮也

慈懿雖加二字爲尊然特虛名且於外家無所推恩
最初正位中宮父貴原金吾右衛指揮使加都督
同知卒後不聞贈謚長子欽僅嗣錦衣指揮使次
子鍾正統十四年從北狩俱死於難既而鍾遺腹
生雄遂以後欽世其官天順元年陞都指揮使成
化初以後軍都督僉事遷轉同知卒年三十賜賚
楮鏹綵論祭營葬初 英宗重念 后族胤嗣單
弱每欲胙雄茅土 慈懿輒辭謝故終身不及封
胙雄卒後 憲宗念累朝外戚俱得封爵乃封雄

子承宗爲安昌伯而 周太后家封二伯尋晉侯
恩禮隆厚百倍于錢及 慈懿崩虺於 周太后
幾不得祔梢 憲宗明聖大臣力爭得祔蓋嫡母
雖尊比易代決不敢敵生母觀 慈懿之云則
仁聖得此已極榮耶而陳氏亦云厚幸矣

王府

國初親王府基秦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
元舊內楚用武昌蕭廳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
用潭州玄妙觀靖江在獨秀峰前以後新封者自
宜詳載而史不必盡書要之必取郡地之壯麗與
風氣最適中者用之

親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墻五尺五寸城河
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月臺五尺
九寸各有定數而殿之尺寸不著秦府殿高至九
丈九尺韓府止五丈五尺大相懸絕豈秦晉燕周
四府乃 高皇后親生故優之諸王不得與並耶

余見吉府榮府城高僅二丈餘城外並無河想仰
以本府長沙常德之城池爲捍而內城特作子城

其餘可類推矣

親王之國鄭淮荊襄梁五府皆 仁宗子 宣宗
弟用船不過二三百艘德秀吉崇徽五府皆
英宗子 憲宗弟用船亦不過七百餘艘除王府及
各官應付車輛人夫其軍校人等船令自備在途
亦自搬送不起人夫至吉王始奏乞護送人夫然
每船不過五名興岐二王之國分外陳乞至用船
九百餘沿途起夫至數萬其後復加樽節止用船
七百行李車輛自承奉長史而下各有等差史典
軍校四人共車一輛所過州縣驛遞止供柴薪不
支廩給弘治十一年衡涇二府官校恣橫至毆辱
憲臣遍取財物地方騷動事聞承奉長史俱坐罪
正德初榮王將之國所司請申明舊例行所在官
司曉諭約束拽船人夫親王并妃船每船上水八
十名下水五十名其餘裝載物件每船上水二十
五名下水十五名本府官員船上下水俱十五名
軍校船上下水俱五名

景王之國隨行官二十七員校尉六百名軍一千

名背負什物軍一百名馬一百匹共驛遞衙制雙
馬單馬起船符三道今照宣德年例只與單馬起
船符驗

福王之國用船一千一百七十三隻比潞王多二
百四十八隻隨行軍一千一百名
沿途以少司馬一人總之潞王則蕭侍郎大亨福
王則魏性存蒼衆所隨旗校內使皆擇中下者以
行即承奉備點亦不能卑而其餘兵衛獨惟兵部
所至不過依常夫馬廩給一夕而行原不爲害乃
好事者議於經過去處爲恤不知惟　車駕所過
有之潞王何爲者雖疑不行而其識見亦可槩見
矣

冊封

封王一差親王以勲臣爲正使其餘用京堂科臣
部屬中行等官翰林文學侍從例不差遣自弘治
七年十月始差侍讀江瀾次年侍講劉忠又次年
停遣十年侍讀張芮十八年編修陳霽劉瑾亂政
革六科不用瑾誅仍舊正德六年檢討穆孔暉七
年編修陸深八年編修崔銑自後增爲二人以後
紛紛四出不可紀矣

送親王

天順四年再迎襄憲王至京恩禮有加比返國
上親送至蘆溝橋車駕後王王辭曰以臣先君大亂
之道也　上曰王德厚望尊今日非以君送臣乃
以姪送叔何亂之有王不獲已命舁人倒其肩輿
示不敢背焉

親王之冤

遼王國於荆州府嘉靖中庶人憲㸅聰明絕世行
多縱泆當之以叛劾疏中有覩兵八里山之說傅
致其獄過也被執月餘飲酒賦詩了不爲意行之
日表辭毛太妃血淚淋漓余表皆淵衷既上如故
也惟語哀太守曰公知吾好文異多致文房四寶
去見者無不哀之

郴王之冤

正德九年東平人西鳳竹遊吏部主事梁穀爲言
鄉人表質趙岩等糾衆數千將爲逆梁爲本州者

姓番米粲灝粱固之後也殺居鄉兇戾行多不檢
倚惡少爲助既貴比數常往來其門頗厭苦之又
與千戶高乾等有怨聞風竹言輒意動乃遣人訪
於廂坊坊亦以賴報昔愈誣誕又有劉昇者殺素
與往來詢以故昇嘗爲千戶王瓚所辱誣瓚亦預
謀殺因并以乾及惡少姓名皆稱爲從逆者告變
於尚書楊一清遂聞於　上召兵部議尚書陸完
請敕諭山東鎮巡官密捕窮治寘與仍令總兵官
劉暉以遊東軍千五百人駐濟寧伺變進兵命錦

王入長史馬魁謀叅其子歸善王當沍安言欲反
殺復誣當沍與質進謀遣太監溫祥大理寺少卿
王純錦衣指揮韓端往執當沍復議用兵命總兵
郤永以所部邊軍及河間遊官舍餘千五百人駐
德州副總兵桂勇將千人駐大名府遊擊將軍賈
鑑大同軍五百人駐徐州仍敕河南都御史陳珂
淮揚都御史張縉分守要害京師洶洶傳言宗室
有大變旬日間所在震動及祥等馳至合兵圍王
府當沍方飲而臥與質等皆束手就執祥等按問

無反狀蓋質以武斷爲鄉人所怨又善射當沍愛
之常賞以錢布岩以候缺引禮舍人懷贄謁當沍
嘗留飲殺諸所指皆平人也乃械質等至京畀及
永等兵皆罷巡按李翰臣因劾殺報怨邀功且言
當沍之罪成於馬魁乞寘二人於法詔以翰臣爲
謀叛者隱匿逮繫錦衣獄質等既至法司以告變
由殺請逮殺與質等面證不從已而翰臣獄辨復
逮及殺乃令從對法司擬翰臣殺俱贖杖還職殺
仍依質等獄成議請得旨殺免贖還職翰臣降一

級調廣德州判官於是御史程啓充周宣等極論
殺挾私罔上鼓煽流言啓小人生事喜功之心致
大臣輕信姦謀之衆雖死不足蓋法顧可縱之令
復職乎且與翰臣不宜與罰皆不報殺初以薦得
吏部及因一清上變權貴入其言欲倣封拜如平
寘鐇故事其於宗藩民命固有所不恤矣或云府
王之叅當沍雖由馬魁媒孽之實爲在內力者所
迫權禍及不得已而發云十一月當沍降庶人發
鳳陽　祖陵當沍徤悍流賊攻兖州時嘗倡護衛

盛甲方黎率家衆登城射却之帰王以聞降勑獎
諭由是喜弄兵開表貿善射召與角勝因賞之時
縱酒多過失與馬魁有隙嘗欲納校尉李智爲家
人屬魁啓王魁不應密嗾王重繩智謫爲樂工嘗
酒不能平欲縛魁啓之魁避匿毁王責之乃乘醉
妄言欲反命殺告貿等謀逆魁遂詣之王且曰不
先發禍且及王王懼遂桊之既被執當酒曰我何
罪而繫我索其兵器乃前所借方黎也魁恐事敗
諷所厚陳瓌及咱術士李秀使誣證之復以書及

賄抵鎮守太監畢真使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者
以貿對書賄亦爲真所發於是法司會勲戚府部
大臣以貿等及魁赴諸王府與當酒驗問皆知當
酒無反狀無敢爲白者竟以逮　祖訓戍獄軍校
坐撥置論戍者五人貿及家屬戍肅州西風竹扃
昇徒口外魁以誣妄坐斬諸連逮庾死者甚衆王
賢亦死於途山東鎮巡及三司掌印官以失覺察
奪俸有差穀旨爲難端竟以一清庇獨得免當酒
之風影有言令中官護送猶未知所坐中官紿曰

謁　祖陵耳比至問曰此何地曰高牆乃大慟曰
究乎即日以首觸牆而死聞者傷之

楚宗行刑

國朝宗室雖謀反大逆亦止賜自盡焚其尸惟楚世
子英耀弑父充灼勿庸斬首焚尸二百年再見楚
藩之變蹤殺巡撫擬死不必言乃斬者三人又不
告　太廟告　顯陵行刑夫死者與衆棄未聞焚
之伊家墟墓間使其祖宗魂魄式而見之也且楚
藩乃　太祖七世孫非　獻皇之後於義何居吁

蓋難言之矣

宗案

楚宗事業有定案非臣子所敢言要其實不可得
而掩也今且勿論倘閱成化年間韓府晉府二案
錄於後

追降韓府洮陰王徵鍷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
及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磔於市妻
妾子皆斬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王曰王病
疾當不可諱無後奈何何不取家人子名之以承

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韓王及諸
王來問疾俱以託焉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
妾之女及他人男前後令妾與子抱納宮中旣長
請於朝俱受封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鎭
守內官暨撫按會三司按之得其本末恂罪當斬
餘坐罪有差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奏　上曰恂
陰謀王使王母平氏妃周氏同其妾妾子乙養異
姓男女冒封紊亂宗支罪惡深重恂凌遲處死財
產沒官妾妾子俱斬知其事者內使劉通等五人

各杖一百充邊軍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
鋹追降爲庶人餘悉准擬其令太監李榮駙馬周
景錦衣衛指揮趙璟徃涖其事仍命自後各王府
將軍等處不許附雜人出入攜引爲非違者及內
官外官皆重罪不宥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乃
致書各王曰朕爲徵鋹乃韓憲王曾孫憲王實
太祖高皇帝子　高皇帝奄有天下封建諸王藩屏
國家爲千萬世不拔之基豈意徵鋹祇因乏嗣價
戀房闈私愛輕信外人邪謀致使其母暨妃下抱
汚池之流上凟天潢之派其得罪於　祖宗負小
小哉身雖淪亡咎難容貸已革其封爵削其謚號
追廢爲庶人用彰朝廷大法用慰　祖宗靈明以
爲將來警戒嗚呼萬人滅倫春秋所誅而徵鋹忍
心害理一至於此　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常人聞
知莫不憤怒況於朕乎況於宗世乎倘恐各宗室
親王未知其詳特命所司抄錄情詞并書備報親
藩俾共亮之
晉府方山王鍾鋌有罪革爵并削故與國將軍鍾

鐪封號初鍾鐪無嗣夫人張氏與其父引及母孫
氏謀收弟婦之有娠者入府生子以爲己子鍾鐪
亦與其謀方山王爲扶同奏請賜名奇淢已而得
封至是爲人發其事且及王近狎樂婦杖死無辜
暨納賄等罪命太監尚亨及刑部郎中張錦等會
官覈實下都察院具獄以聞命革鍾鋌爵鍾鐪已
故削其封號引及孫氏皆斬張氏奇淢賜自盡餘
皆坐罪如律仍下勑切責鍾鋌曰　高皇帝封建
藩屏政欲子孫相承永享富貴柰何爾身居王位

貪淫酗暴又甘與異姓為骨肉得罪 祖宗貽羞
宗室廷議僉謂紊亂宗支難以輕宥茲特革附王
府祿米留其怨天乎尤人乎噫尚其悔悟之乃錄
其事遣書徧示諸王
今民家往往有此事大都起於妻妾亦有其夫知
之者然後多搆訟破家所抱之子多不肖又必絕
而後止蓋其家祖宗決不受決不容也嗟嗟以秦
始皇之強二世而亡況其它乎

宗人入學

近日宗室甚多祿米日減自將軍而下有文學者
得應試為秀才一時趨者願與士子為詩嘲曰願
將紗帽換儒巾所帶絲縧穩稱身老爺博得相公
叫娘娘重結秀才親一王子口占報云紗帽儒巾
氣類同繫縧脫帶掛玲瓏娘娘原抱老爺膝贏得
天潢有相公聞者皆絕倒

郡主侍養

國朝故事郡主儀賓終身不得回籍南城郡主淮莊
王之女崇德呂相為郡陽簿有壻子煥有才貌王
愛而字之既婚受封不得歸比相繼妻凌尚存主
辭藩乞恩同歸事 聞報可極盡孝敬至今人能
言之賢矣賢矣

宗人擄奪

武岡衛軍餘劉貴初倚楚府辭勢騙財害人致富
及楚王甍懼怨家來宗延其禍戕大永安王府中
尉斷柄丁家守之楚府宗室崇陽王斷休小尉英
婿永安王長子英燧養同供軍榮縃及餘將軍中
尉英烱英炕英烴等俱利貴所有縱惡少數十輩
排門而入毆掠不能禦斷休等遂競攫其金帛時
撫國事通城王適過北門貴大呼白狀遣卒詰捕
英燧斷休等反聚黨逼擊王從者多被傷走毀通
城王冠與王訟之巡按御史事未竟而斷休用事
者孫加等復以許財害人為通城王收置府獄中
斷休榮縃復劫獄吏奪出之巡按具上其事 上
以斷休恣肆違法奪祿一年榮縃英燧英熾英烱
各半年英烴等俱行通城王嚴行戒飭

二庶人

漢寧二庶人反其黨皆勸疾趨金陵即位天下自定盖狃於　文皇之事也後之譚者皆以此爲慮雖然金陵亦何易趨　文皇力戰數年習知諸將易與及金陵虛實又有導者決策直進二庶人叅其初起事家當軍帥將多端如何使能出門必如太祖以一旅前進規度自立基本方可圖空而成況當時守備甚弱非今比也試目今雖有府部內外守備七十筒倭子横行不能禦若親王一臨自可得志不知用兵專靠將所謂人怕虎虎亦怕人

寧獨怕人黔驢亦不敢犯李綱云某等雖書生然籍其位號以撫將士此真知兵者

婁妃

寧庶人妃婁氏上饒人素賢庶人有禽獸行其父康王廢欲殺之以婁能內助冀其改悔乃止既嗣漸驕蹇淫虐婁苦諫至涕泣庶人爲感動既而狂縱如初縱伶人入內庭與諸嬪亂獨畏避婁不敢犯以非禮庶人之殺孫燧許逵也婁曰奈何作此如異日何怒曰妃居深宮何自知之密捕時在旁內侍十餘人皆斬之緘送其首於婁婁發之大驚自後亦不敢復言及兵敗濠泣與訣婁曰不用吾言以至此尚何道投水死庶人既就執見王陽明以葬婁爲囑居囹圄中每飯必別具饌祀之言及輒欷曰負此賢妃

二王孫

寘鐇之敗也以其孫舂材託僧大千者與俱亾郎以家人子冒名舂材時年十七剃髮走河南永寧之千山刱庵居焉更名正泰未幾大千死舂材爲

主僧所凌復走故縣鎮寓三官廟久之舂材憤懣不勝遂自詣官言狀乃送之慶府王厚遇之與鎮巡官皆以狀聞尋致京師寘鐇府中舊人在浣衣局者已不能辨識法司會多官審訊舂材抗言曰我　高皇帝七代孫也不辱於齊民自歸君上於是　上念舂材雖不宥之例既束身歸命姑從輕送鳳陽高牆安置

宸濠世子外不諳名蓋有異志它日欲自賜名立嗣立國也故宮中止以行叙曰某哥某哥云既敗

其弟三子尚幼投于水得浮木攀之為漁家所收
尋流落民間名曰朱學嘉靖十五年自言于霍丘
縣送至京師照裔材例發高牆

兇人一律

二兇（南宋劭濬）之惡今古未有既被擒劭曰可得為勸
遠徙否濬曰未審猶能得　賊自劾不宸濠被擒
見王陽明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為庶
人可乎大約兇人志罔富貴既收猶望求生千古
一律

宸濠之反以李士實為太師配李韓公也以劉養
正為軍師配劉青田也與古之自比鄧侯諸葛者
酷似

叛宗

宗人充灼代府和川府奉國將軍性淫縱日與里
中諸惡少酣飲呼盧專為大言以相炫燿惡少群
而謏之曰安有雄傑如三將軍而貧者耶灼行三
故稱時奉國將軍俊榭俊槊俊寀俊𣝣中尉俊振
充烑充𤍠亦酣酒灼皆與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
大六十小六十八肥頭道人稀毛諸號每群飲於
市使酒刃人不給則劫掠民間富道以其宗人也
啓　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望　代王二十三
年知府劉永以憂歸灼輩禦之於門劫其裝撫按
以聞　詔奪祿由是益橫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
由已而以掠數錢為罪耶群惡相和時有羅廷璽
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癸
巳之變諸叛兵所遺入虜目衛奉者尚漏未誅或
告灼曰羅廷璽有神術移天折地衛奉知虜中要

領可急可使於是灼使人召廷璽衛奉皆至與俊
桐等歃血盟羅廷璽見灼僞大驚伏謁稱臣喧于
衆曰吾夜何其忌辰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役斜二
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天師將軍通侯印相署置議
遣奉使虜曰分兵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
衛令酋長至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徐以兵下平
陽自立為帝既又曰必燒諸處芻場使兵馬不易
集我衆事可爲今遂遣衛奉齎金帛使虜裏中諸
惡少因以火箭焚芻場於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

諸芻場同日火先是總督翁萬達以大同素反側
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
願有論及間日大同宗人可慮也問其詳不對督
府揚言曰生狂妄語耳既而至鎮城私與巡撫詹
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擾今反側子甫貼席一有所
問則收覺矣惟靜定以計擒之督府曰吾意也夫
鎮兵通感　國恩吾輩又日教閱撫循之可用也
仰宗人有異謀易與耳但當慮其走北于是召
總兵周尚文喻之曰君知虜謀入吾境乎曰知然

則豈無我不逞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今
君不以私人容布之境上而但求捕於案牘叱咤
之間悞矣乃懸賞曰得虜諜或私出塞者賞百金
不三日而詰邏之令徧矣時衛卒秦輩自虜中返語
灼曰已見虜酋察罕兒令製旗往北兵至戒下揭
旗爲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爲表許以大同爲
將且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界北朝不設
兵戍也付秦使與其黨劉大濟王儒復往秦曰當
道何故詰邏灼曰六芻場同日火彼安得不詰邏

求奸細耶決計遣行而令羅廷璽至汾州約王廷
榮爲內應使啓爲火器諸不軌物以俟秦等至塞
邏墩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探者咸不之疑次日
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榆樹灣遇雨出物
暴之而尚文所遣邏徼周現等至鎮河墩詰墩卒
近出塞者曰昨有數人當未還現等私謂曰無遣
人而曰遣豈虜諜耶率走追之至榆樹灣秦等尚
未行即反接之得其旗表諸物于是總督萬達具
論灼等反形已具無可矜疑近時虜患殊異昔時

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充灼約爲內應
悖逆不臣使其謀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若寘鐇
之于寧夏宸濠之在江西也　詔械繫京師伏誅
仍大申儆備

歷代宗室

管蔡之叛譚者引殷之義士爲比又謂周公假此
題目除其兄此書生狂悖之譚不足論若西漢則
莫甚於七國之變由漢高分封大奢醞釀所致然
實漢高深謀遠慮自與盤石以定民志也晉之八

王互相魚肉自司馬懿反噬之報唐之永安王狂
豎不足道永益靡靡無氣力堪作分外事遂覺安
靜我　太祖高皇帝分封諸王權勢隆重即漢高
遺意葉伯巨鄭士利二傳余有論著錄於後　文
皇以來嚴為之禁略無變通致庶宗饑窘中間有
材力願自效者一切禁止悍而不肖如充灼之類
至於謀叛文弱者僅僅托詞章詩酒自娛自來當
國者略不留意計惟張江陵以時以勢可任此事
亦止申條例一件申文定庚午以宗藩策士錄文

呈張作余時年已十四五讀而深喜之謂它日
當國必見施行比文定謝政年八十余往賀問及
因進曰吾師之文至今能須之然首擬十餘年未
見議及何耶文定失笑曰子可謂直窮到底者當
日既做閣老怵怵過日那復想及提及此是真心
話更見文定踏實處若他人必有許多支吾言語
且惱且怒矣

葉分教

公名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
於鄉薦入縣學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
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
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進
太學未久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
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
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
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此三者積
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　明詔乎
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

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
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
治難矣夫圖治於陵剥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
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窮今病民
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與令賞罰不准君勞於上
臣困於下治焉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
非改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
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
王優之以制假之以兵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

[illegible]皆之檄可為明鑒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詔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至丞相乘上書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瘐死獄中

鄭秀才

公名士利字好義寧海人父邦彥字國昌好學彊記能文章四子士元士亨士利士貞士元字好仁剛正有才學洪武四年同知懷慶府時方役民運鹽給軍獨革之令軍自運有挾重臣勢來撓者卒不為動人至今便之陞湖廣僉事盡出軍中所掠婦女歸其家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元以事忤御史臺嫉吏以此陷之繫獄　天子方怒甚以為欺罔行省三十餘輩字令署印者皆欲罪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方以諸生告於師侍其兄獨歎曰　上不知

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詔假公言私者治罪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　國家諸法必明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承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

之甚雖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廣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下其兒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已喟然曰我以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也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丞相禮顧倨丞相問何爲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其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　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朱史氏曰　高皇開創用法一主於嚴胡大海方治兵處州其子犯酒禁手刃之曰寧湖大海反吾號令不可違也蓋截斷如此而謂當之者有可幸觸之者有可全乎榷稅空印雖行之已久然　高皇深惡積習事無小大必經斷方與施行今未嘗奉旨一發勢在必誅於是每歲用御史查刷其法至精至密而空印事亦迄今永革當日上下相沿之習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至分封之疏利害明白誠爲正論然　高皇起徒步成混一精兵良將滿天下偃之則不可付之它人之手必且爲變故分隸諸王使之習兵盡其才以暗讋奸人窺伺之志即如　文皇天表雄奇才幹超絕決非人臣之相一恒人知之以　高皇神聖父子間周旋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且四十年豈不了了而付天下於偏項文弱之太孫何居特以倫序爲重氣運尚艱不得不盡人事之正以候天道之微故置　文皇於元之故都隱然與南並峙而　祖訓中明開訓兵待命剪除奸臣之語宛然　文皇遺矯上恭氣數下度人事而中又卜之子孫遲回審固其慮長而其心則已苦矣乃枯升之言既不足仰窺　聖意齊黃之議削又身在建文駁運中無可奈何卒之北平兵起一番掃除天河地軸皆爲掀動而藩王之權以次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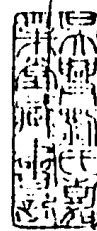
制承平以至於今日似皆入　高皇計算中意

聖心淵微上與天通有不可明言而獨自逆睹豫有以待者夫漢高淵略年不甚永晩征黥布傷且困矣料身後事尚灼灼不爽而況　高皇度越千古爲社稷蒼生計反吝於制而兆之釁乎總前後論之其初太寬勢也中乃稍密亦勢也今則錮之一區之中絕之四民之外國賦傾廩矣而庶宗不得宿飽王牒充棟矣而宗子誰是維城　祖制然乎哉　祖制然乎哉

宗禁

親王不許出城　祖制原無此禁惟　國初事體隆重凡出入必奏請并迎送先後亦　太祖自定後仍之凡遷居省墓必奏　有方行當事者不察本末因之推及郡王將軍中尉以及庶宗而條例中又有無故出城之語牢守不動此是何說今其禁已開有發賢書者亦共勢不得不開也

湧幢小品卷之五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六

湧幢小品卷之六

湖上朱國禎輯

祖陵

洪武初年間迷失　祖陵未知先陵所遷葬於泗州城西相洞壩歲時望祭十七年有朱貴者先充龍驤衛小旗泗州盱眙縣招賢鄉人年少同家祭祖貴陳　祖陵家圖親址　高皇御前畫圖貼說識認宗室相同因願守　祖宗根本　高皇大喜陞授貴為署令奉祀賜貴田宅鈔幣等物令世襲主奉祭祀其陵廟尚用黑瓦至宣德中年始易以黃

朱巷

高皇系出句容歷世墓皆在朱家巷既遷江北熙祖葬泗州爲　祖陵　仁祖葬鍾離爲　皇陵上都金陵之癸卯追封立石句容　上自爲文題曰朱氏世德之碑實宋龍鳳九年事既即大位刻石于臨濠之陵并祭四代　祖考既祔泗州圖帖立爲　祖陵則并祭　德祖　懿祖而句容碑祭假

停至嘉靖十一年縣人都御史王瓊上言其地脈跡明秘 天潢玉牒 聖祖碑文中乞加崇封遂命南京禮部侍郎崔銑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巡按御史劉良卿提學御史馮天馭勘上自何容縣西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樹根在內原係檞木四枝偏曲向上枝頭各有五指鄉人與之呼爲龍爪今枯朽惟有穴西田一段各衆稱即朱巷故址量丈尺得地五畝見今民楊春管業自巷東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存一段株木一株木下一塚故老相傳 朱巷帝家墳址丈尺得地三畝迤北荆棘並無丘壠石碑西北古廟一所殿塑神像并書何家朱姿入字椽石香爐上刻朱鄉社二十八戶羅儿七十六字總是一片荒坡 宜曰既無實跡且能

陵像

孝陵神道可十餘里循山而下稍稍紆曲石像十八對皆有靈想 孝慈皇后葬時都已製成 天壽山神道長亦如之徑直有上下龍鳳橋各二溢水自塞外南注折而東穿過神道局面寬廣完美與大地也石像宣德中始製 世宗時神道始石砌諸像并護以石欄 文皇雖營 壽陵塋仁孝皇后而其時屢出塞逐虜南征交趾勞費不可言又建兩宮數殿 三殿其時物力大悅無暇及此裝飾工程也

陵戶

祖陵泗戶二百九十三無役生 皇陵則三千三百四十二戶役生二十四親親之役如此自孝陵而下各設軍衛則五千五百然猶未及漢立縣之盛也

九陵

天壽山九陵 長陵居中惟 景陵居左 獻陵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皆在右 永陵又在景陵之左是左二而右五矣 泰陵臨溪水直流二十里制又卑隘傷哉傷哉當時大臣不得辭其責 康陵中斷豈盡人事亦若天人之窮乃 昭陵在 各陵之右 壽陵又在其下未知形勢何

如今曰定陵

陵祭

太祖得滁州自往致祭禮用緦麻特製麤布白纓衫
經北總加重恐改葬洩靈氣培土加封　文皇入
金川門先謁　孝陵方即位凡忌辰　上率百官
親祭至騎行不用　法駕既遷北京　皇太子親
祭宣德中留駙馬顯職祀事　長陵復土　宣宗
自祭間遣親王或改駙馬以後南改魏公庭臣皆
陪其列兼用勳戚庭臣分陪此辟如人家上墳子
孫哭泣得悲然讀京隔遠無如之何　天壽山相近
天子歲一親行可也

宣宗春　皇太后謁　二陵歸見畊者親下馬問之
親耒耜者三因錄其語示蹇夏諸大臣其文曰庚
戌春謁　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
俛而耕不仰以視不輟而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
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
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息曰冬

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
敢息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曷不易爾
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
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
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者常
走負販不出一二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
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
闔室失意戚戚而憂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
二我業是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
者可以給二歲溢飽薄者一歲可不憂且旦夕不
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
嘉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
抑尚有他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昔躬力役於
縣竊覩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
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
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卒旦出坐廳事
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
民亦視之如途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

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
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國朝謁陵親祭自　英宗正統後在朝不復來蓋百
二十年矣至　世宗乃克親行　穆宗亦行　神
宗亦如之又以壽工親往者三

壽陵

嘉靖五年　世宗既奉　章聖皇太后謁　廟禮
成十五年三月議興壽工三月丙子又奉　皇太
后暨　皇后謁　陵發京師次玄福宮　上親御龍

威氅絳紗袍衣被衆鞭乘龍馬秣粮護行晡次沙
河次日　駕發入紅門至　行宮召諭大臣曰此
處一帶居民所少田地荒落　七陵在此如何守
護對以量移富民　上不可再對添設一總兵南
衛京師北衛　陵寢允之已謁　長陵　獻陵
景陵從致仕官縣用卿之言定壽域於十八道嶺易
名曰陽翠嶺庚辰遍謁　諸陵壬午至沙河　勑諭
一日平官生父老免今年糧稅三分之二年六十者
布帛二匹酒十斤七十以上倍之徒給燈油八十

斤遂幸西山既夕至玉泉亭癸未由青龍橋奉
皇太后登舟遊西湖至高梁橋入阜城門四月十
九日　上復詣　七陵告興工作迄凡十日
神皇壽宮在大峪山下先擇廷臣中明堪輿者太宗
伯徐學謨少南尚書陳道基通政參議梁子琦聽
補僉事胡宥以往子琦擇獻七處皆以山淺不當
上意後命再卜陳謂已大而禮部題梁踪就不用改
卜大峪梁惟宗伯及閣臣上彈文二三御史和之
章乃得止　世廟曾欲非　章聖太后於此

而以大峪峯窄不如純山完美其出自　世宗聖
明自昕那抑有術者指之耶　聖壽萬年地必上
吉紛紛者何爲
又壽宮皆種栝子松或曰申文定阿　上意遣其
姻工部郎徐泰時往取考之陽翠嶺興工亦乘此
於蒙遺者皇甫百泉亦蘇州人也

把滑

水東日記云　太宗皇帝初營　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　皇太孫往視之過沙

河東王請却步輦就行　仁廟素苦足疾中官
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領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
滑　宣廟仰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傾
怒目者久之此則興山一鳴而後來武定州事
已兆於此矣
永樂五年　皇后崩未卜陵地六年如北京　皇
太子在應天監國次年相黃土山最吉定名天壽
十一年　上已由是命漢王奉　皇后梓宮渡江
安葬畢日　長陵久之漢王因請還京有異謀十

三年　太宗知其狀徙王安樂州北狩數出塞仍
太子監國　太孫從行監北京從出塞者一久之
太孫亦還京至十八年三殿兩宮成決意定都始
召　太子　太孫並會北京受朝由是觀之六年
定天壽山之後十八年大命之前　仁宗未嘗一
日在順天也沙河把渉之謀故其時　仁宗　太
孫與漢王了不相及

少昊陵

在曲阜縣東北八里陵前有石壇石像有石碑四
高廣各二十餘尺趾趺亦長二十尺其上無字蓋
宋時所造碑成未鐫金兵至遂廢亦奇蹤也史記
少昊葬雲陽顏師古註云雲陽山名在曲阜今陵
在平地無山形陵前又有大石方廣丈許俗為土
壇嘉靖末水汎始出其文云奉勑修僊源縣景靈
宮太極觀於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一日不安聖祖
遂為大帝立石埋像益宋眞宗時所兆老氏之宮
也

堯陵

在曹州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陵高四丈五尺
廣三十餘丈陵上有廟俗謂之堯王寺是也皇覽
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
謐云穀林即城陽也水經註云城陽城西二里有
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皆立廟四周有水
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大饑魚筍不敢采
捕前列數碑栝柏數株翳楡成林二陵南北列馳
道徑通皆以磚砌之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中
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長櫟聯蔭扶蘇

里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序云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知濮州韓鐸上狀請勑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戶免其租役仲春派掃祭給守陵五戶弘治五年曹州學正潘瑛又以爲言且云元至正間爲水所汲水去又闢爲障成化初撤寺爲祀事廢無以昭祀典下所司知之禮部尚書耿裕移文欲改正祀典已而不果歐陽修集祇濟陰堯祠碑云帝堯者蓋昔之聖王也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液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場夷替屏攝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今樹遺迹生于堯冢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讀碑後有年月蓋永平四年所建又載堯祠祈雨碑云云

古陵廟

帝王陵寢自神農而上不可考其餘皆有異同

黄帝之葬皇覽云在上郡陽周之橋山　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　荊州志云平谷縣漁子山上有大冢舊傳爲軒轅黄帝陵上有黄帝廟　封禪書有黄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成龍昇之說　魏地形志趙興郡陽周縣橋山有黄帝冢襄樂郡膚施縣有黄帝祠

少昊陵已見前說而遊中澗山圖云雲陽令長沙茶陵鹿水鄉攸縣界是也其地葬處生鐵成墳

顓頊葬頓丘在濮陽城門外廣陽里　崔鴻前秦錄云顓帝葬處陽下不及泉　九域志云頓安高陽縣有顓頊陵縣故城瀕而臨河濮陽地相出入沒臨河東九里有顓帝廟　帝嚳亦葬頓丘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山海經云帝嚳葬狄山之陰帝堯葬其陽郭景純注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死亡之後四海若喪考妣各自起土爲冢祭醱哭泣是以所在有焉　元和志云頓丘　北三十五里有秋山縣北三十里有帝嚳基　世記云帝嚳葬濮陽頓丘廣陽里　堯葬見前　帝舜之葬孟子云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竹書云陟於鳴條　尚書

書陵方乃死　墨子云舜西放乎七戎道死南紀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呂覽云舜葬紀市不變其肆　路史云諸馮即春秋之諸浮冀州地也鳴條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紀市鳴條南去紀市才兩舍蒼梧之非漢儒所傳非其實也　檀弓舜葬蒼梧之野

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是爲零陵　皇覽云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　王孫謀塚曰象封有鼻實在蒼梧九嶷之間亦嘗僭稱虞帝故始興有鼻天子塚後世誤爲虞舜所葬故有蒼梧之說孟子鳴條一言足爲破的

漢唐之陵多在陝西易攷大約多西南向前宋在河南府後宋在會稽取玄空五行天水納音皆北向湖有趙王墳蕭沂王濟王之類六朝五代俱在秣陵　孝陵一遵皆統入圖中矣

拜陵

臣下拜陵始于晉王導自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下詔羣臣遵行

伐墓柏

唐肅宗時韋陟爲吏部尚書宗人伐墓柏坐不救下遷不如借事去之乎押唐有此律令也今大族墓木每被不肖子孫砍伐販賣族中顯貴者不敢呵止則添設此例未爲不可

易冢移塋

近時重陰陽世輿家凡圖墓多從舊塋輒毀余處不以爲然多避去假中閱唐李義琰傳改葬其先使易冢移塋而兆其所高宗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高宗惜土乃能如是想亦心慈有不忍也然義琰頗清儉輕切而亦爲此何與

土窰

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塚塚小者猶延里許俗善伐塚有敗者剗其門洞而居即稱窰其穴山壁棲者亦如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共來柩日社兒等六十
人皆來死就葬於西山下共六十墓至今猶在號
日社兒墩又墓前有疏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
估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古墓

延安府井泉縣西六十里有薄姬塚高丈餘老松
古柏蓊鬱相映人不敢犯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
岡接嶺佗葬櫬車四出棺塲無定處吳黄武中交

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
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棚若龍文悉觸玉
押金俑後瑜攜劍經積上飛入江水
漢太史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芝川鎮前有祠見
存司馬遷世家龍門芝川去龍門祇隔黄河
荆軻墓在邵陽縣東數十里臨川伍福題詩曰荒
村古廟祀荆軻立馬斜陽感慨多可惜壯心為國
許排與匕首奈奈何九泉已負燕丹死千載空悲
易水歌落葉滿庭香火冷頹垣寂寞野煙蘿

四明倪公來為南兵郎過泉州輿中假寐見萬隊
雲屯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為誰曰周亞夫
也既由北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即亞夫廟也輿中
拈一籤帖夜得亞夫傳心異之夜分寢則見夢且
拜曰吾室苦為牧豎所夜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獄
縣為邑令趙完璧言之明日詢之有古祭地則周
墓在焉因新其廟立上懸匾其旁撫禾此萬曆戊子
年事趙後為太常少卿倪淮安太守
李元齊廷為開州太守聽有叢塚相傳為郭璞墓

發之不利於守公曰出佐之地豈丘壠可棲且其
純不發於此竟發之得石碣二乃唐刺史李邱所
樹者訛傳云
南宋劉錡之墓在皋亭山北小嶺下東向石獸石
橋偉壯俱存土稱劉太師墳旁有菴當是守墓者
土人云掘下二尺皆磚甚堅可用墓已穿掘前後
皆穴巨石露所余言於縣令衆之錡之忠勇在韓
岳下秦檜之黨欲斬錡以謝金晚年用兵不得志
嘔血以死可憐也

宋張十五者開汴有古墓張因貧發取其物夜聞語云有少物幾彼劫去張次日又往取銅鏡諸物遂病癡而日號呼日殺人竟以死萬曆乙未烏鎮夏司寇廷宅前有古墓發而寒之子女殞者七人余鎮人遂一墓有蜂飛出螫其背遂爲瘡大僅如豆中有人聲若呼名而詈者竟死

夏侯公好術數於洛中得善地迨其葬時其子龍岡方期已者與當開墓域不自督促委之幹者其地乃古一侍中非穴也故挪冊刻其在講不以自

取信於旁近地之筋未幾而龍岡死其婿孝廉財數爲改適矣余又補罪發焉

譙周墓

四川南充縣署有譙周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從之尔後縣中頻見緋衣貴人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遷他所避之隆慶戊辰南城吳鑑以進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張恭卒未幾母張以爲妖所殺疑是其子笞而斃之遂被劫去

駱賓王塚祀

正德九年曹某者鑿龍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塚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新少頃即滅曹驚訝閉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聞諸人有欲覓之者曹懼乃碎其石嘗考唐本傳大明中與李敬業共謀起義兵於廣陵不捷而逃通近廣陵而且僻此豈其証歟然世所傳謂其落髮偏遊諸名山今章服儼然何也豈嗣聖物華後寄而非罪復逃於擇耶抑人憐其才故厚其葬

而然耶

萬曆丙戌祀駱賓王於金華之鄉賢祠澄吾師蘇紫溪先生以怪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廣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又欲祀劉孝標不果

蔡記錄

文正書院祀希文而下世遴一人統司之曰主奉第十三世孫從規易建石表又以文正忠宣而下累世宅兆在洛者久缺封樹請於官求自往省至

葛安山尹樊里者奠封樹如儀自魏公祔葬諸冢逍封故存獨忠宣之兆延五里至則無所見問知爲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制恭曼披砂礫肆蒐不得乃歸於客邸泣連數日天忽大雨三日夜雨止澇土去深三尺餘露斷碣數尺題曰宋丞相范忠宣公之墓大驚喜乃白於守禦分閫官始按圖請加封樹作墉屋辨址界正神道植翁仲以表之勒石記事

宋時燕博爲建州判史爲治建陽嘗乘舟江上見山崖崩處有條漆棺博使人往視之則有銘曰其辭曰葬日吉龜卦內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陷被藤纏欲落不落被汝開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感歎爲後葬他里博後仕至工部尚書

景定四年王谷爲蘄州按撫使元兵至遷城于麟山得古墓中石銘云本有千年地姑借五百年威謝王判史移我過西廊

太保墓石

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治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盜者李淮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

掩墓

周濟洛陽人母葬躬自營葬域見良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每以御史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豐殺衆累年敕濟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因撫之不服加兵未晚令人齎檄往允沉吟書罔字於檄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濟曰此非無見罔者誘禽鳥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示以誠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罪敏亦慴服一方遂安

壙對

吳明卿自作生穴旁爲祠題其柱曰陶元亮屬自祭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荷鍤行之鍤且醉且醒

明年登七十四方賀者履不絕於戶時語二子事小定且自為誌無何遂卒

壙志文

張嘉孚渭南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使有清名將卒謂子孫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即有一部遺文生但餘幾錢死即有一片志文吾恥之否德不足稱明今第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紀諸石備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不則為不孝所著述辛集草上散佚戒勿收故無得而稱焉致仕家居終日不去書晚好易事多先覺秘不語人常曰不須名位不用身後之譽衷緩是吾師也嘗其庭曰四十餘年棄名却悔紅塵浪度亡何慕窗學易幾能黃髮無愆年七十九卒子家舉人孫因緒進士

築墓除妖

張惠德州人少以孝義稱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遭兵燹被瓮恭將累年惑于術士未曾修葺時公尚幼永樂十二年中鄉舉歸即謂族人曰祖墓荊榛歲久為子孫者安可坐視不用術士不擇日期以一身任其咎因冬月跣足披髮如初喪投都察院司務至南禮部尚書每過里謁宣聖畢必至祖塋視操鋤鍬增築墳壠日晡方回視成階里就竿所一舍不于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索擾就地而食當猶而言曰吾祖宗在於地下吾安忍肥甘乎夫為巳紫氏巡按雲南有御史張善福建人病於池州視仕規留治湯藥日晚散步門役曰北處有妖完來時如風聲公曰來即報知門役有報色貢治之他日報曰來矣自挾弓矢至堦下望蛇逃焚數論論畫而蛇不下令隸取席于樹下焚之良久蛇晔倒聲如倒牆公曰官得其人妖不為害今縣有妖蛇必非良吏也召縣官答之過沅陵見居民延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啣火即為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於江

祭墓

謝仿得過辛巢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近寢室愈

悲一寺人驚以爲神枋得秉燭作文且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墓旁神悲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徐氏墓東南有盧墳循浮海與吳隱之戰亡於墳處山下溪有神悲唐劉道錫刺廣州遣人係悲耳出悲耳斷悲沒劉及執徙有丹蠱痛

墓盜

郡有猾盜居掠尸者若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二黃金數錠賂邑紳包淨求解包曰此爲盜物無疑當不待發而誅者巫言於官道冥之法其禍少息近日徽州亦有此事以皮爲帳鑽土入墓骨黃者吉即易骸而葬白者凶黑大凶後皆伏法包有剛介聲歷官稱閻羅包老云

冥婚

曹操愛子蒼舒死聘甄氏死女合葬冥婚之說所自起近時葉臺山少師女死女故字林給事梓子子亦死迎而合窆千古事必有對者

葬槨

南唐沈彬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寄居高安常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間裴徊不能去戒諸子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非吾子也居數年卒伐樹掘土丈餘得一石槨工用精妙光潔可鑑蓋上刊八篆字云天成二年壽槨一所乃舉棺就而葬之

墓之凶吉

蔡端明言地理家說無了期近世魏元履葬子平坡地深三丈六尺梓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葬高燥者高則遠人燥則避風魏公之葬無乃太卑濕乎

李閣學九我自其祖原兄弟二支一多子孫文且貴一最衰落疑祖墳有利有不利也發而改葬其尸半存半毀若有吮者未幾閣學亦卒余友蔡五岳愿副乃其門生爲泉州太守所親見館友李瑨海亦言其家一支多至百餘丁皆聰明讀書顯貴一僅十餘人騃不識字

不合葬

祠土題主執事者皆東向迎東方生氣也泰和曾姓者請二秀才行禮一爲楊廷策一郭應鳳行禮歸未旬日策鳳俱卒豈未明於東向之禮耶抑康節不合葬其亦有見於此與

方相

近年諸大臣出葬其威儀可謂極盛然有一欠事凡方相併路自四品以上皆四目以余所見止二目蓋細事初不深考也

羨道刊誌

墓誌銘藏于壙內惟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銘藏矣邵陵王又作誌埋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

誌墓無愧

楊慈湖之父廷顯字時發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有過而吾獨無過乎于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或至流下象山陸九淵爲之墓碣嘗曰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惟于公無愧云

溢美

楊惟立作許某誌銘見鏡川守陳著曰誌銘之言多溢美吾弟此作益粧于誌銘之言也後有覽者尚論其世雖乎免于君子之誅矣惟立者楊公守陞也

大范志銘

大范老子忠獻公雍歷于小范老子文正公仲淹然大范亦何可易及臨歿索誌銘于小范稱曰發身如班定遠筋笑如馬伏波又曰維侯之德柔丈剛武懷彼戎寇樂彼佑害蓋忠獻能文而以武職起家故云戎人稱知州爲老子

樓啓墓志

天順七年會場之火大風士焚死者百有十六人鄞人樓啓者與焉先期楊晉菴守陳夢有人求樓志銘者心異之後果如夢

墩

蘇州葑門內有土阜對峙水中雖巨浸弗沒號曰浮墩相傳此地昔有嬰訟祭天建炎秋雖潰兵欲

代之隕石如雨乃止今放生池即其地

廣信府城中東北隅有萬松墩隆基而圓土膏沃衍前左介兩學間舊傳爲周瑜故宅

新安有篁墩以多竹名程氏始祖賜第廟食處也黄巢經其地與巳同姓者俱不殺氏懼其戕害改爲黄公墩成化間襄毅公貴考閲諜詢故老惡其以忠臣故第辱于逆賊乃復舊名予敏政因自號遂顯于時云

橋

嘉靖二十二年春方士陶仲文奏濟南府齊河縣有道士張演升建大清橋巳募銀一萬三千兩助功近開濟河得龍背一重十斤又夾出石沙一脉長數丈若有神助迄今尚未報完乞損內帑以終大工 上令給銀一萬四千兩

琉璃河建橋乃嘉靖二十年事費各處帑銀三十餘萬兩 欽助又九萬三千餘兩胡良河建橋并橋乃 神廟二年事 慈寧宮發銀一萬五千兩 欽發又五萬兩盧溝橋建于先朝後將加修葺比琉璃橋費又五十倍多矣

蔡忠惠公砌洛陽橋橫亙江中擇時揆日晝基所向鋏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壘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絳每有危險神則來相趾石所累蠣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作橋記止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不及百字悅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詼張并及神異蔑爾已

俗本傳端明造濟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而

還解曰酉月廿八日此事亦奇然實國朝蔡錫之事端明既有神助建此橋後復圮錫以泉州知府修之發石有刻文云石頭磨爛蔡公再來遂改名爲安云錫字廷予鄞縣人官大理卿有清操兩事合爲一前後二蔡殆其再世乎

石橋易敗易以木而得久者我明姜昂之于灞水也昂太倉人木橋易敗易以石而得久者唐李昭德之于洛陽也累石爲柱銳其前殺水濤不爲怒亦昭德也

吳江長橋乃慶曆三年尉王廷堅所造錢公輔有記

趙州石橋成唐大足間默啜破定州南奔石橋馬伏地不進見橋上青龍夭矯奮怒懼恐遁去

天橋在雲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使洱河水下趨處也初未鑿時蒼洱之間水據十之七鑿後水存十之三矣古人謂之石河下斷上連絕壑深塹有石梁跨之懸虛陵空可度一人故名天橋倚巖激水濺珠光如梅樹人呼曰不謝梅亦奇觀也橋之北有脊嶂又名一線天水故道也石有古色可吹洞簫

建橋改隄

濟寧州濟水會洸沂泗之水皆循大清河故道舊未有橋成化中工部郎畢瑜貴溪人創為橋牓曰濟川落成之日長子生遂以名弘治壬戌進士翰林編修又一日夢緋衣絳幘者稱宋邢恕曰公隄大道吾宮將為行路奈何亟索堤傍志石丹書炳然改築隄封其故基為文以祭匝歲復見夢曰願為公後以報詰朝生子爲濟時正德辛未進士亦工部郎孫三才與余同年己丑進士御史少卿有名

大隄

自鄖陽而下盡于黃州皆爲雲夢又曰夢澤在在有隄襄陽大隄尤所以承也余親行其上迴復如岡如陵真是偉觀蓋因漢水時時泛溢爲此障之亦如我嘉湖之有圩有圻而浙東為山中尤多想自神禹治水後帝王則爲地方計人民則爲室家耕作計恐其財力不計時不計勞皆即是公之鑿山精衛之填海亦無以過雖云人力亦天意神明所相黃河之隄莫壯于開封余亦親行效衆初黃河尚在滑州相去三百里漸決遂直抵開封城下

國初幾欲遷王府隄之所以益固也近日祇其說治運河有長隄遙隄縷隄等名其費不貲而衝決如故看來襄陽開封二府之隄紆曲堅壯制度絕佳其妙處全在紆曲因水勢既猛隄若徑直全當其鋒勢必不支惟紆曲則若迎若避迎以抵之避以

殺之今之橋埧亦用此法即宋蘇軾紙圖築都城之意乃若運河之隄勢必不能紆曲又畢薄太甚如何禦水即堅壯亦止禦散漫之水如何禦得衝決之水余行蕭縣一帶見河水湧處其身如虹其頭如龍雀雀翠數十錢入其迅且勁拗若乘瞬倏若斧鑿劈崩頃刻數十丈霹震霆擊鐵石也際隄于何有惟度其勢之所至豫設埽以待可以徐徐幹轉

隄利

隄之功莫利于下鄉之田余家湖邊有來洪荒時一派都是蘆葦之灘却天地氣機節宜有深有淺有斷有續中間條理原自井井明農者因勢利道大者隄小者塘陂以埂分爲塍久之皆成沃壤今吳江人往往用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目所經見二十里內有起白手致萬金者兩家此水利築隄所以當講也然尤莫利于上鄉之田辛丑余甫歸經磁州過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濶可徑尺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與隅可跨而過禾黍苛

然異之問與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爲樂土又余同門李太華有贊爲漢中太守築隄亘十里灌水萬頃黃昭素有記其詳此與水利之良法也匪獨所陌即漕河之重苟非從白老人築截家堤挽水歸之南旺其得南北通流濟二百餘年單國之用乎徐揖東開水利不依山尋有源之水而于京東平洋之地上靠天時下靠人力最下又靠罷畧另而有功反招怨謗亦固其所今聞涿州開水田數萬畝想必用劉李二公之法劉御科官至太守李陞副使考考致仕大約以仕氣失官要之漢中之功當世世尸祝而昭素之記必傳則李亦可以不朽矣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七

涌幢小品卷之七

湖上朱國禎輯

開科

洪武四年乃開科之首其序文只曰紀錄題辭知貢舉官二人忠勤伯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時已尚左而右皆先者以封伯故也其文官二人禮部尚書陶凱前翰林侍讀學士潘庭堅考試官四人侍讀學士詹同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場中先繼後畢書只孟子疑一篇二場論詔誥表各一篇無判三場策一篇錄中都無程文想規制未定尚簡質耳至十八年始粲然大備矣

御製策問

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第一鄧奇偉一曰偉奇字子才衡州安仁人　高皇親製策問中云有能者或面從志與有德者或無所建明中材下士寡廉鮮恥此三語曲盡其妙誰人到得殿試丁顯第一奇偉次之皆授修撰二甲馮京為編修吳文為檢討芸甲庶獻為紀善楊靖為吏科庶吉士黎容為中書舍人徐觀政諸司容後改名為義黃子澄練子寧皆是科所中

試錄

禮部所存　國初會試錄止洪武四年一本自十八年至三十年皆缺想建文諸臣死難者多係是科以後進士故盡毀之　文皇震怒為此不必言三場無一字之留何耶西楊原由徵辟　仁宣英三朝皆為首揆用事與東南楊諱言遜國一節故爾潤略乃當時諸臣與草莽士皆無私錄固是法禁之嚴亦見風俗之樸嗟乎侯城錄一綫之存天意也

試額

弇洲雜編云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鄉舉士就試者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　又云正德戊辰大學士王鏊尚書梁儲主會試相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因開科額三百五十人

按洪武三年應天并各省開科取士明年正月令設科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洪武四年三月策貢士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賜吳伯宗以下及第（是仕試錄題名出宋景濂之丁中云北是京闈鄉試中式者十二人未及貢南宮上者未用有官御史者及是會試自兩南而下行中書十有一後方試集而高句麗一十四人試指當亦五六百人矣）此後多至四百七十餘人少則三十人永樂元年癸未補上年鄉試次年甲申會試　上問禮部尚書李至剛洪武取士之額至剛以實對命從其多者取四百七十二人此後多者三百五十人少則九十五人　宣宗初即位即定省直取士之額會試所取不過百人南士十六北十四至正統七年始加為一百五十人景泰二年二百人五年三百五十人天順元年復併仍三百人四年一百五十人七年會場火改於八月三百人成化二年三百五十人五年二百五十人八年三百五十人十一年三百人十四年三百五十人十七年三百人二十三年三百五十人弘治三年三百人十五年始加為四百人十八年三百人正德三年三百

五十人六年如之九年四百人十二年十五年又皆三百人嘉靖二年隆慶二年以首科皆四百人萬曆二年張太岳為政止三百人（前辛未四百人太岳主考）餘則或三百或三百二十或三百五十雜編所言乃正德三年事此額先朝行之屢矣前二科為四百始加之額要知此乃中制房間一科則依此數皆禮部題請而首揆上之其年李長沙為政安得歸之試官且王文恪與逆瑾抗今辭位去而肯溯倒一至此乎傳聞之語原不足信又不考其時與人而書之此即祖唐人火燭跋之說削去可也不則後生小子傳以為實文恪亦發笑地下謂蘇人輕信輕寫介洲亦作口業矣

題石建坊

任亨泰襄陽人父仕林從外家姓洪武二十一年廷試　太祖高皇帝親擢第一官修撰復命題名於石建坊于門寵異之（此建坊之始要知各進士通行矣）尋請復姓　上以恩自任出勿聽殿試錄則其妻姓曰朱氏蓋母乃元烏古倫公主妻亦蒙古人故也都御

史陳鎬錄其末路大節甚詳官至禮部尚書子紳
宗孫登甲領鄉薦嗣宗不樂仕進後以廕爲吏部
指揮王事秩西安府同知時余公子後爲知府同
心協力丁內艱貧不能歸余爲猶發乃得行服闋
擢知府卒

策題

登科錄　御製策題在永樂宣德至正統初年間
用行書想閣老親筆進　皆因而發刻者其見君
臣一體與椒寮不淺景泰後皆付之中書官先一

夕傳出矣又如宋朝詔勅亦當制者親筆故皆貴
重且因之精於書法此其得體寧曰代王言而手
反不代哉　國朝自洪武正統一行遂有同文專
職其制始廢不可復見

殿試改期

舊制殿試在三月初一日謝　恩在初六日成化
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十五日至今仍之然初
一日大促畢竟十五日爲妥此雖人事亦天意之
相合也

請改試期

三歲開科八月鄉試明年二月會試至元仁宗始
定從李孟之請也入　國朝因之萬曆戊戌春楊
孫御史楚星監試衆子車裘以進便於懷挾請改
三月用皮火衣則衛禁可清李九我先生駁之曰
如此則四月十五殿試儀日燠如何操筆又其甚
者不棄殺衆子耶衆則然一笑而止
張幼于鳳翼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會試期　太
祖定于二月爲都金陵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

得春爲先故定於二月取春之中今建都北京遠
三千里宜移在三月其利有五一在觀吏後從舟
可省雇費二便於雲貴士子三減衣裘防閑甚易
四勝錄無呵凍之苦五歸家無閘河運舟之阻詳
覽其之疏止得其一而至金陵取中云云猶是臆
度之說

兵科瀛洲眞像

廷試事畢兵科設宴延執事官香開立本十八學
士眞像一卷于志寧許沈存中跋與近時所傳全

不同蓋真本也原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間希古攜入京催都尉以千金購之不得是時邊患棘希古條邊事並以此卷封入急圖進用　世宗不好書畫所言邊事又無當疏入不省讒以疏并此卷發兵科或言　成祖得此卷仁廟與漢王爭求之難兩與遂發該科可笑余辛丑供事　內庭草草一閱蓋已易換非原本矣

會場文卷

會場文卷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數百金

民已不堪用亦不給弘治七年禮部尚書倪岳議各省鄉試用度皆有羨餘請限數解部所順天府支用凡八百金以後費用日多正德九年尚書劉春奏派加舊額三之二諸州以足

會試搜檢

會試原無搜檢官嘉靖己未御史建言欲厲其禁尚書吳山持不可曰彼已歌鹿鳴而來矣隆慶二年復有言者始設兩京鄉試亦如之然終亦不能盡行其法也

密探狀元

先朝策士凡鼎甲　聖上多密訪而後定　英宗己未科臨軒已擬崑山張和第一使小黃門密至邸識之以目眚寘二甲第一拔施槃第一蓋慎重如此一科之長文運所繫可不慎與至周旋而慎則天也

元會

天順以後我朝有六元會七元會聚散不常要之常六人以上　呂閣老文懿公原　楊侍郎文懿

公守陳　楊尚書文　公守阯俱解元　姚太宰文敏公夔會元　商閣老文毅公三元　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　副使胡公廷瑞俱解元　謝閣老文正公遷狀元解元　謝修撰丕　兵部主事楊賓其以未第至者盧楷黃廷璽俱解元　內盧楷入太學救祭酒邢讓陳鑑之枉有名姚于酒中贈詩云盧生倜儻才諒矣

詞讖

李旻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將赴春闈汝人領

懋堅考送之賦正宮謁金門詞云人朕畫船馬載上錦韉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延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果魁天下

並賜袍帶

豐學士熙弘治己未廷對初擬第一已易置第二以倫文叙爲第一均賜狀元袍帶蓋異數也

倫氏之盛

倫文叙字伯疇頭顱大二尺許長身玉立以儒士

御史收進才考送中式舉會元狀元廣西全州舒尚書應龍之子弘志儒士中第六其年試錄五策皆用其稿次年丙戌舉南宮廷試　上親拔一甲第三倫以論德卒年四十七舒不踰年卒年僅弱十餘皆可惜也倫之子以諒鄉試第一辛丑進士官通參以訓會試第一廷試第二官祭酒以詵進士官郎中父子殆占四元矣文敘以訓皆不滿五十以諒六十五以詵年八十可見高科美官皆能夭人壽矣

御筆再改

嘉靖戊戌科閣臣擬茅瓚師道第一　御筆改二甲第五取袁煒第一煒南宮原第一既復改第三擢茅瓚爲狀元

失中三元

李九我庚午解元主考者瑤泉申少師欲留爲館賓轉館於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宜以狀元與之緣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而李居第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品正未

可甲乙也

易水生

乙未春試前一夕有舉子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試目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都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爲彼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爲司馬牛恭默思道是訒言其年會元湯霍林賓尹則易水生也

父子解元

史俊號柏菴涿州人中成化戊子解元官至副使子道應正德癸酉鄉試以文字呈其父即封一東道道令開封後視之乃對一聯云二三十人中文章魁首四五十年來父子解元道米解元後官至總督兵部尚書　國朝父子解元我湖謝木齋及其子不他者亦往往有之

二酉解元

吾師蘇紫溪先生濬應癸酉試分考郭青螺夢虎翰蔡先生介之入謁先師謝喜曰當有佳士如蔡

者發之乃先生房也蘇同吉夢同酉年選有同草姓水名又同先生官憲長至貫行貞修直可繼文清之後在工部分考會試拔陶學李九我第一僉浙江學政鑒賞諸生如逆椒[illegible]等人人奇駿今閣學沈銘縝兄弟抜居第一二以余薄劣亦踵其次凡二十年後魁元上選皆先生點拔之餘也

試官

永樂丁酉北京行部鄉試奏請考試官　上命行在侍講鄒緝侍講王洪主考賜宴于本部越二日改命侍講王英出王洪爲禮部主事洪杭州人進士任行人選給事中以文學擢檢討修撰侍講洪初有操守恒自負矜已傲物酔輒出怨言斥同列以不得爲學士中懷怏怏嘗希疏詆學士胡廣其父子祺爲延平府知府以罪死廣不當於實録隱其罪　上察知子祺實卒於官遂不直洪至是請鄉試官　上命廣等擇人廣以緝洪對　上從之巳受禮幣洪復奏疏子祺事　上曰此小人豈可以任侍近命禮部追所受禮幣而改命英洪既出

失措乃詣中尚書吕震方賓以求薦達震等屢言於　上不聽洪飲恨未幾病死

翰林中有以少詹事爲會試正考復以尚書爲會試副考者張惟信湖也事在嘉靖壬辰甲辰兩科有兩主會考而復主鄉試京考者柯孟時潛也會試在天順庚辰癸未兩科鄉試在成化改元乙酉科

京考

嘉靖戊子用大學士張璁之議差京官主考不用

詞林皆科部寺及行人為之其給事中不獨用於
浙江江西陝山東廣東四川雲南亦用之行止兩
科而止至萬曆乙酉戊子而後皆差京官乃用詞
臣二員或四員給事中亦同此數皆於浙江江西
福建湖廣而他省則用部寺以下或曰弘治甲子
各省亦用京官如王陽明主試山東是也作制省
試考官皆監臨會同提調監試官自聘其年山東
巡按陸偁慈谿人陽明適起服入京便道聘之非
京差也

迴避

嘉靖癸丑會試禮部三堂皆有子入試不斷言迴
避而托二王婚禮辭入院嵩亦事之相值也時左
侍郎已往永天祭告乃允右侍郎之請而以吏部
侍郎程文德代（尚書歐陽德左侍郎孫陞右侍郎閔如霖陞之子鋌中式）

制科盛際

永嘉江陵兩相公做得君做獗悍其可恨處不少
卻有一件做得意處永嘉典嘉靖己丑試會元唐
荊州順之狀元羅念菴洪先江陵典隆慶辛未試
會元鄧定宇以讚狀元張陽和元汴四人者何處
得來且同道同心事座主不阿附亦不抗忤最為
得體若天生此人以應二相之求而二相之力
亦加人數等矣成化丙戌會元章楓山懋狀元羅
一峰倫人品最高冠絕前後其爵位之崇名實之
相稱莫如成化乙未會元為王文恪鏊狀元謝文
正遷可謂盛矣然比其柄用俛于奸臣不久而去
文正又多晚年一出後則嘉靖之壬戌為會元王
文肅錫爵狀元申文定時行相繼為首揆更勝十
前而因循不肯隋不得盡行其志文肅至以哭子係

命自來全盛之事似亦若造化所忌也

小座主

弘治乙丑楊石齋主考禮闈子升菴與俱時崔仲
鳧銑試卷分刑部主事劉武臣疑其淡刻未錄升
菴見而奇之以呈石齋遂擢詩魁崔以小座主稱
焉時年十八子隨父入場且得搜卷分考官舍中
今可行否

考試得人

吾郡吳𫄨箕惟獄嘉靖丁未分考閱禮經得十人
為張太岳居正官太師殷棠川士儋官少保陸五
臺光祖官太宰汪伯玉道昆官左司馬胡石門正
蒙以會元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餘亦皆登省
監司其督學山東拔于穀峰太保于東谿中其他
潘蘇峰太保而下凡東省顯人俱經獎拔奇奇齋
賓官至都御史
池州畢松坡鏘嘉靖癸丑分考閱春秋得十四人
殷栩馬乾菴自強官少保肥鄉張心齋學顏官大

司馬丹陽姜鳳阿寶官大宗伯仙居吳悟齋時來
官左都御史益山顧觀海章志官少司馬松坡官
至戶部尚書
王尚書一夔羅文毅倫兩狀元皆尹直分考所取
尹官尚書學士
倫論德文敘董文簡玘兩會元皆徐穆分考所取
倫仍狀元徐官止侍讀
王文恪鏊羅文簡玘兩會元皆傅文穆瑄所取王分考羅鄉試解元

趙浚谷時春唐荊川順之兩會元皆廖鳴和分考
所取廖官左庶子
儲柴墟巏陳瀾兩會元皆編修張楷所取
張官禮部尚書
袁文榮煒瞿文懿景淳兩會元我郡閔午塘所取
袁分考瞿鄉試第七閔官禮部尚書
顧會元起元趙狀元秉忠皆方中涵所取方官至
少師是科戊戌余與方聯房同對詩乃兩元皆入其手顧本方初擬在第五六間主考沈閣學蛟門獨拔亦隻眼也

傳臚之謬

嘉靖十一年　上御殿傳臚諸進士皆集　闕門
一序班謬傳令備服以進首名林大欽及諸進士
中袍者百餘人次名孔天胤以更服止掖門外詔
問狀鴻臚卿王道中以為禮部失于曉諭　上切
責部臣奪司官俸一月禮部言已嘗先期揭示實
以序班妄傳遂致錯誤道中乃欲曲庇竭官厚誣
本部非朝廷設官相臨之體詔道中對狀切責而
宥之序班孫士約等下法司逮問大欽天胤等俱

免究。

進士回籍

國初新進士日侍左右，後放歸就學，近日都允回省視，甚便。然嘉靖丙戌科辦事進士應楷等九十餘人，自以銓次尚遠，乞如舊例放歸。疏上，有詔切責，楷等發身科甲，不思以勤自勵，練習政體，乃屢欲乞回自便，已私大學士費宏代請，終不允。大哉王言，可以法者。

忠愍名次

楊忠愍公鄉試第二十一名，乃嘉靖庚子科解元謝一夔主考，章內方而楚志以為丁酉，其殺也年僅四十，而志以為四十二。

遼陽試士

遼陽原附山東科舉，嘉靖十三年因溺死多，改附順天，以德州衛左所與遼之十七衛學相兌應試者四百人。是年甲午中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萬曆三十七年題准增額五人，以夾字編號，待遼士共寄戶中式者不許冒

便遷徙遼者，嚴革問罪。

減補坊銀

嘉靖中，傅忠戚言軍興，吏書吳鵬、都御史鄢懋卿乞減舉人坊銀及驛遞舖陳船隻馬騾頭匹銀兩之議，後於舉人銀兩內許照說入學童生，或加增長夫水手，以補所減之數，而士風民財所損多矣。

京尹黜卷

山陰張和往試南京，時少保鄢忠愍公為京尹，有投書忌張於公者，公大怒，召諸應舉士歷驗之。張故有目疾，與書所云合，公乃言曰：「吾已得為奸利者，然將寘之法耶？將械送於鄉，使終身不得舉耶？」蘇人有滕璟者在前，謂公曰：「公尹京廉平，有為人誣敢為奸利事傾毀人者，多揑借公，不究竟而即治之，不亦中彼人祕計乎？」公曰：「爾言亦是，但吾不可以中止，且試之。」悉出諸應舉士，留和與所指增廣生數十人，命題以試。和文先成，公讀之良久，曰：「文體略似西江，汝當是冒籍者。」和曰：「吾祖以來家崑

山不聞首籍嘗從西江人學耳西江人者謂翰林
尹鳳岐也又請甚久乃曰姑去吾知所以處子矣
既入場其房湖廣參政沈餘慶時為水部郎中俟
出問與俱過虞衡主事吉水文鳳翔論所為文虞
衡曰其文甚暢而首嘗在首選既而楊出不得
與其弟穆衆前列餘慶復與過虞衡虞衡曰吾誦
其文其習誦衆之遂為誦初終場文不遺一字曰
以此而下第吾不知也益鄭公雖惜惡人措防不
足信然竟黜其卷和退言儒者之學先治身心名

非所急且吾嘗自謂聰敏昔過目頗成誦若虞衡
一過耳不忘吾何敢望哉遂去入山中多讀書永
豐彭勗督學南京訓導張承瑜首以為言復應舉
和以鄭公為辭彭曰鄭已拜兵部侍郎矣及試而
分考蕭聰以和所判禁止師巫邪術有執左道以
惑人語謂無所據落其卷主考學士吉水錢公習
禮侍講裴閒陳公恂覆閱詰問聰左道原自有本
聰無以對因使於所落卷朱勾以誌之盜與和相
同得舉者五人時正統三年戊午年二十七矣明

年與弟穆同試禮部穆舉第一人和廷試對策稱
旨將賜狀元以目疾擢第二甲第一錢學士與諸
老入朝嘗過之指謂鄭公曰此目疾者張和也鄭
曰吾昔為京尹知盍吾嫌耳何有臥戌少傅胡忠
安濙為禮部尚書欲迎和訓其子吾於吏部尚書
郭璡雅往詣應曰諾而實不往蕭山魏文靖驥
為吏部侍郎以同故曰宗伯為禮部者欲訓其子
而使和自往耶魏告胡公別擇日請所居成禮始
往未幾移疾還蘇以道義自高有參將者禮致請

先生大年學為詩與之來蘇和恭聶先生名過其
寓參將置和上座而處聶先生下和曰吾為聶先
生來非為參將來參將學詩於聶先生則先生為
師而處之下此何為者參將方設供具拂衣去不
省又嘗與參議趙伶丁故少保陳僖敏公家趙多
識人得失和正色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
於無過中求有過一坐悚然

名先狀元卷

張黼上海人未第時嘗夢人語之曰汝名先狀元

覺而思曰吾其殆乎歸豈有登狀元先者及成化
丁未會試榜出名在二十而鉛山費宏二十一是
年宏廷試第一其夢也宜哉神示府丞字與訓北
致仕果有府丞之命

閩中鼎甲

閩之鼎甲死於非命者自陳狀元謹而外又有龔
鈴鈴字台鼎建安人宣德庚戌科進士及第第二
已授翰林院編修卒果大官沙尤盜起爲大軍鄉
道主商輅甲過賊見殺鈴博學善詩字體遒勁所

著有叢稿十集此亦死非命者榜眼而不閩
藩諡何耶又楊瑛亦建安人字希孟景泰丙子解
元天順庚辰進士廷試之當入謝遇宮闈
闕修其父謹原斷之汀山人爲祖安丞遂家焉卜

閩中定命

范春會稽人有文學嘉靖己卯場中磨勘已畢乎
試卷自校得意甚謂可取解元忽颶風驟攫去其
空莫知所之投筆歎息而出曰命也後得長汀
主簿郡守陞其微文書當道無當意者試以屬春

詰朝其草大欸實用之宿驛樓次壁間詣一廉訪
見而稱善卻爲春悵相知晚署上杭縣一恂恂少
年猶悞府使者索例千金從者皆狎淡延而誚之
閉館中中悸撫以狀聞果大恚也

萬曆己卯南試題爲窮亦以命禹華亭生員高承
禪中式上司嫌其取義與題合欲東大懟京兆內
江陰武卿乃上司同鄉爭之得免然猶印席改爲
承祚後壬辰中南宮乙未廷試庶吉士檢討與余
同官魁梧奇偉人也未幾使歸卒衆皆惜之因思

戊戌科余在會場中取中一卷策有闖祖二字與
余名同棄去陳如岡太史房中亦取一卷策有如
岡如陵字亦棄去成忠宇太史丙辰分試取一卷
有共命有谷字同其名棄亦如之所詩甚成句偶
同主司名號大寧有意而巧值見既豈非命乎
李于鱗子駒爲諸生王元美屬司理魏允孚因秋
闈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魏許之入場錄七破
爲記後檢之絕不可得既定榜則李生卷委於櫃
下座士中相歎息人各有命不可强也駒未幾亦

及無子

擬題決文

黃學士葵陽洪憲未試前擬丹場題十中七八不知何術至此為宗伯時亦有時名最精壬辰會試門下士持卷來謁者決其中否皆驗并名次亦不甚遠人以為神又三年乙未來謁者亦如之所決無一驗一人并時文不識何復其至此豈有文亦時有利有不利耶

傳題

春秋出傳題不知何始天順年間浙江場中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茫然及刻程文簡略殊甚名雖將題實則別從學者認題一時與考官相左即被黜落永嘉教諭雍懋上書言之命禮部議行至崔涓淮士會試止出單題余習此經甚以為苦皆係某家見一老生施姓名臣道者每至必挾新題一二索解則係所謂換比者是也（如舊為孚亞則易孚周公之類）一時駭為奇老生尋以貢入京係于某給事中所給事故春秋名家甚稱之其時復差京考就向給事乞題即以老生所換者與之至行道場不記所司聊且備數者王給事士昌言之乃得少止貢士不久亦死

復試得釋

天順壬午東平梁御史𥳑按河南試舉得杜明卷稱賞是歲鄉試梁實監臨杜在高等劉僉事瑄與梁有隙因指杜及同榜袁江唐照為梁所私以奏係逮至京覆考其試卷入格乃得釋明年癸未會試河南鄉試通一榜後第者止袁一人唐以乙未杜以戊戌皆進士杜後授禮科給事中成化丙午　憲廟為皇太子納徵有旨取禮科庫貯寶鈔裝盒公偕諸給事開取之庫無一貫衆愕然失色曰鈔非吾儕所收必須按究已往陞調去任者公曰按究前僚法之正也有誤大婚伊誰之責乃奏曰本科庫貯寶鈔年久浥爛不堪裝盒請下戶部行寶鈔司選取直挺新鈔送庫備用　上允之於是大婚禮成而前僚得免

場後口語

萬曆中科場被論前爲戊子繼爲庚子後爲壬子或以關節或以文體亦請首藉之技爲甲子提泰陳王之參爲丙子登子午果有不利乎丁酉北場亦彼論然意不在科場借以傾焦弱侯者弱侯一降便息

代筆

代考之弊不由生童正統二年考試明經儒士真科給事中金昭伯擬入午門欲代所親爲文事覺從喻杖遣戍　上以近侍官所行如此豈可任職

遂黜爲民未幾給事中吳繪又犯此禁枷示長安門三月戍邊近日有衆人代考者正無足怪也

斷幺絕六

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闈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汙穢至此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趙鳴陽中第六名俱吳江人事發按問並罪除名吳爲水國遂應其占亦一厄運也蘇州人爲之謠曰丙辰會錄斷幺絕六蓋名次適應其數云趙故有才

情特以簡放落其度中余見代筆者數人皆無他異所謂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末減

有制義試行凡大家必延名士爲師友教子弟即聖人復起亦不可廢居常課文課藝一遇考試同坐商量職也亦情也勞也余少年館穀餬口有某大家邀致甚力將赴之兆君子獨否曰一入其中即以文字受役不可推不可拔矣因辭之觸怒衍有解者且以明年爲期乃得免其年戊子中式由今追思先君子其始望于兒貧士有文章名者宜

於此際深思遠之稍縱可懸亦可憐也

嚙筆

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試前夕同榻一生伺睡熟密取彼生所莫之筆悉嚙去其穎明日抽用已盡禿大驚取起草者姑代則澀滯如帶乞諸隣又皆堅拒慟哭欲棄卷出俄而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寫寫既起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寫既畢仍禿筆也文卷至二門一生在場迎問曰試文稱意否謝曰無之但得完卷耳其人簡發赤趣

山宿於別所明日其名粘出不得終試禿筆生魁

選舉第

常服入試

安福劉師泉先生邦采以諸生外艱不出嘉靖七年督學趙淵檄之入粹雅起應命及門進望趙尚卞下席御步不進趙亟起延之先生以糊閉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并待士體不順應於是御史儲良才令十三郡諸生並以常服入免其檢察是秋先生中式後官御史以理學名卒時若有所遇奇秘不言嘆乎當時士風如此待士如此今不可再見矣

各省監臨

鄉試監臨非制也自御史額差乃任其事並其名余庚子典閩試偶缺御史二司問云無其人亦當存銜余曰 祖制只藩司提調臬司監試兩京則京兆提調御史監試監臨之名御史在各省科場重事自當作主今既無其人有諸公在何藉此爲且對 君上評宜塡空銜二司唯唯以後缺御史皆從此例至乙卯貴州偶缺則都御史張鳳梟鳴鶴入闈代監臨事

余以戊子中式其年盧翰撰長有胡都諫汝寧典試將至御史以八月初二日憂去巡鹽章中丞邦翰代監臨事駐松江迎之尚未至二公泊驛前藩臬往迎辭不肯上都御史滕少松伯輪自至乃上皆一時權宜之計也

文武宴

恩榮宴命武大臣主席與閣老部院二品正堂皆上坐嘉靖丙辰郭勛蒞事禮部分左右列勛上疏爭之得 旨如舊規行北坐仍左右列勛再疏上切責禮部改正夫禮部其有意抑勛乎抑舊無此規而勛以意爭也主席者執爵遞鼎甲三人酒禮部尚書為主下坐

武舉宴以大學士主席武大臣讓尚書坐其下郭勛引閣營例以爭 上竟從之

陸武惠掌錦衣 世廟丙辰年求與進士宴命序二品文臣之末是時陸已加太保富貴極矣而有

[illegible]不十未勳臣歷首武臣尾之陸亦何榮

[illegible]

試院

京師試院改作禮部爲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佗房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諒奏請改立以前皆於武學借用搭蓋苫舍耳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萬曆五年御史陳正道始易以木

浙江試場原與杭州府學相連天順間以守臣奏

士子累有作弊改於城東廢倉隙地也芃敞雄偉甲天下舊用木舍萬曆壬子御史李邦華改易以甎永絕火患

恩貢

穆廟登極各省開貢取士提學爲政浙中出論題云唐始策貢士於洛成殿衆謂此題合時極作然乃武舉策也爲廷試之始以擬太平有道天子甚不倫而又用之省試可乎是年居首者山陰朱應乃金庭相國之兄後登進士官主事卒

[illegible]

武試

長安二年初設武舉其制有長垜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此武科之始本武舉未然今之武科初場馬射二場步射三場試策論步射中二箭馬射中四箭即入格嘉靖初年兵部侍郎楊廷儀所定廷儀乃石齋之弟尚書彭澤因而奏請允之其制大簡謂宜於馬槍翹關之外廣其目如刀劍干盾之類皆取可也

進士中制

進士科起於唐其數至少治於宋至多亦無定期唐則詩爲韓昌黎文集可考未幾有禁　國朝所共數復得中制而其禁甚屬嚴　祖制之失多矣獨此尚存公道可僭越乎

焚私書

唐錢徽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誘徽求致第循渾之者懇子也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巢者李宗閔壻殷士者

汝士之弟皆與徽善文昌怒方帥劍南西川大辟
印奏徽取士以私紳及元稹知狀時稹與宗閔有
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
過半遂貶徽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
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
書而行

路巖親吏邊咸用事當與巖敵有鄧篙者相善共
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今寫書曰乙火之畬相此
近時有鄉士大夫某與郡太守交寄還往書尾云

乞擲還畬以火之猶未可信必還而後可其書誤
投於余役封固返之大祕畬散策而曰擲還則渠
二人不能自信而況他人為之一慨

王老陳少

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第四人及第少年氣銳
與相國王播同榜時播年五十餘通方戲拊之曰
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途遠何贈官也播論
其意答曰陳少陳少切莫發惡訶其為惡少也播
後人相通方因之仕宦不達以困躓終而播亦竟

罕樹立云

宋制科

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能
中選者皆第四等惟吳正肅今當入第三等後未
有繼者至嘉祐中二蘇皆入三等已而于山以太
直考官胡武平駁送降第四等

馮京

宋三元馮京字當世本產於廣西宜平之龍木大門
拜相山祖墓在焉幼流寓入滕有讀書故址後貫

籍武昌發解廣州開與鄂士討借禮部賦無逸為
元龜廷試賦畬軫象天地皆第一歷知權貴院載
我朝一統志中好事者高其名行轉相傳致私以
為邦邑重遂奪其世籍或曰滕人或曰江夏人或
曰鄂人

陳氏兄弟

陳宜中以宋朝狀元宰相國亡逃於占城而其弟
自中守分水關戰敗不屈死何不令此人及第而
蔚其兄耶然逃亦勝於降矣自中有子淬兼文武

官大司徒天亦有以報之矣孫建司經正守弥官
復召爲翰林學士不起　國初被薦亦不應及得
病却藥弗御而卒

蔡傅進士

福建僊遊縣有蔡傅二姓宋時各中進士二十五
人蔡以忠惠顯傳至蔡京父子姻惡因終惟傅氏
自如後多聞人

進士書榜首

元時及第第二者亦稱狀元蓋其時第一必蒙古

人以中國人居第二故中國自以狀元稱之其餘
進士係中國人者亦曰某人榜進士皆第二也諸
公多致疑或曰從俗所稱或曰訛殆未之究耳如
李黼榜進士黼亦第二也
唐宋人無有書狀元於已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
獨會稽楊維禎廉夫嘗元季書李黼榜進士至刻
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書之者欲自附於忠
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且與黼相知不忍忘也後之
人乃有效廉夫故事者宋文公爲王佐榜進士副

倪足爲文公重乎惟志書宜用此法蓋一榜之首
存之足以徵信也

雁塔

塔乃戊陽慈恩寺西浮圖院也沙門玄奘先起五
層永徽中武后與王公捨錢重加營造至七層四
周有纓腹唐新進士同榜題名于塔上有行次之
列唐韋杜裴柳之家兄弟同登亦有雁行之列故
名雁塔唐自祿山兵後龍池水涸殃于辛丑歲始
引龍首渠水灌池許人占修亭榭至壬寅池水泓

澄四無狀帶唯見雁塔影倒蘸于池中遊覽者無
數我　明因之中鄉試者仍題名于上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八

湧幢小品卷之八

湖上朱國禎撰

召問命官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儒者同赴召見　太祖于便殿　上問二儒者在家何業一對曰臣業農　上曰卿業農亦知禾麥之節有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　上曰不麥熟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於春至秋而獲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　上曰是能知

稼穡之艱難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儒對曰臣業醫　上曰卿爲醫亦知藥有苦而勝有甜者乎對曰蜂釀黃連花則蜜苦猿猴食果多則勝甜　上曰是能格物者擢爲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臣所業訓蒙　上曰卿亦有好惡乎對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上曰是能明理者擢國子助教蓋自洪武十三年誅胡惟庸革丞相陞六部尚書正二品各司所事　上自御　奉天門選官其慎重如此

官數

洪武四年正月中書省上天下府州縣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是年平蜀十四年後平雲南以漸增置內外官共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人京師一千四百十六人南京五百五十八人在外二萬二千七百九人

設官

周官三百六十舉六官成數言也然一官之下如醫師中下士凡廿八人計大官正數項下凡大夫

上中下士共二千九百九十二人而府史奄女史御史不與焉地官更如是周家王畿千里之地設官大小周已不下二千餘人而官官皆得自辟其途甚廣所以野無遺賢

漢設官七千五百餘唐一萬八千餘宋三萬四千餘　國朝成化五年武職八萬餘文職如洪武之數此外又有中書帶俸譯字生通事樂舞生廚役勇士匠人寫字人不可勝紀

判府

祥符東封王欽若趙安仁並判兗州二公皆見任執政也慶曆初西鄙用兵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一判二守判者大臣押文書之虛銜也陳執中乃資授范雍乃領使帶州者其實不同

增設知縣

嘉靖倭患先秋卿章煥請每縣多設知縣幾員及轉巡撫又請移襄陽分巡于樊城夫縣令詎可增而樊城隔襄陽府僅一水地雖浩繁不過附襄一

聚落耳可以大吏庇之故鄙設一通判要之通判亦贅員如杭州唐棲亦有此官何嘗見通判到衙門資彈壓耶

停廕

萬曆二年王中丞錫爵為其子方升補五代祖襲弘之廕張太岳票　旨曰罷以後年遠親盡的皆不准補此公所制亦自可喜其後遠者定以五十年為期

世廕不同

呂憲以蔭為中書舍人中鄉試官至南太常卿陶魯以軍功至右布政世錦衣千戶黃綰以議禮至尚書雖以蔭起家要不可以常格論至孫許之蔭以錦衣官二品三品忠臣之後又當別論介州公皆收入仕子官位大于所由一則然則然矣不可不辨然至近日蔭錦衣附一品加至三孤往往有之孫許之後不足言矣

永樂而後用人雖漸重科目然以才學自致公卿者甚多任子如宋長史復之子濟官尚書儀侍郎

智之子銘尚書太子太保其餘有蔭編修給事中御史者因其人品原不限以官令優者自府部五品陞遠方太守次乃得為運同以雅洞觀之賢遠在黃尚書之上止于運使加太僕少卿致仕此豈最初用人本旨耶

大選詩　許松皐集

每年雙月大選其日　上視朝吏部堂上官先於門下面奏請　旨選官　上是之承旨退待各衙門奏事畢同吏科都給事中候於御道上一拜三

叩頭謝　恩出赴東閣支待房光祿寺署官供酒
飯畢各官又赴午門外叩頭候於直房移時　上
覽本畢傳出印子本於左順門部官接出照本填
榜張掛於吏科之上西向除官看榜選事畢各官
出朝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大選候　旨
之暇次第其事作詩十首以紀歲月云耳

面奏

天曹欽擬授官資九品分題列等差奏罷階前仍
候旨重聽　龍表徹封詞

上門

曦登玉級向金臺　御旨親宣吏部來直到御前
方跪奏四承天語聽俞哉

詮選

國家利器在人賢掄選從公本奉天　聖主面前
承詔令具如造物舉生全

引官

鴈行魚貫藹如林供俐　龍樓肅整襟贊罷叩頭
瞻日表人人無任感　恩心

賜酒飯

恩賜從天降玉音大官承　旨禮惟欽　御河南畔
開新宴瀲瀲恩波似水深

叩謝

近午大官供饌畢風消日朗酒容溫整衣肅向大
門拜一食無忘　聖主恩

用印子

朱雨象印出　宸居色色官銜紀奏書從此品階由
一定朝除應值是天除

上本

印罷奏書還捧上中官傳進　九重官重瞻過
方傳出虞舜官人本至公

填榜

一印子官銜郎　御書移時傳本付尚書大官捧下
方填榜歡動除官意氣舒

張榜

看榜除官數百人歡呼萬歲祝　龍宸今朝兵弁
遵行過祿厚才疎愧此身

遷法

霍渭涯以兵部主事養病家居起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疏辭且言邇年流弊官翰林院者不遷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人輒以二官爲淸要以至翰林不畏 陛下而畏內閣中外臣工不畏 陛下而畏吏部有官以吏部以內閣爲腹心請自今翰林入閣必五品以上銜至三品卽遷外省參政及各部侍郎凡六部尚書侍郎或當兼師傅等官改除參政布政翰林六品以下俱調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六部郎中員外給事中御史俱補郡守僉事參議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卽擢郡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而舉人歲貢亦得以擢翰林陞部院不宜以資格限 上趣輸進之任所奏內外官遷轉資格令廷臣集議以聞吏部尚書廖紀等奏言韜以翰林吏部不遷外任臣以爲翰林設官之意本與常調不同在史局則國典攸存在經筵則君德所係或以備顧問或以代王言故 累朝優異之典視他官爲重所以柴

獎儲臣而責效亦自別也况九年考滿方陞二級間遇編纂乃一轉官今欲與常調比而同之非祖宗建制之初意矣其謂編修講讀六品以下俱調外任練達政體然後遷轉翰林臣竊謂諸臣俱及第人員或考選庶吉士凡儲養數年方進斯秩六品外任則知府通判州同知之屬二甲進士例得爲主事知州翰苑儲材乃欲無罪而授使爲州郡下僚反不得如常調是豈人情也哉吏部銓衡之任亦非他曹可比官之賢否黜陟俱欲廉訪其實故必公正而練達者方稱任使若資望既深量處京職亦不爲過然亦間多外補豈謂官吏部者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耶若內閣之地尤政本所關故近日所用皆 先朝輔導舊臣韜欲以翰林入閣五品以上銜至三品卽遷外省參政及各部侍郎是豈 累朝優禮老臣隆重師保之意也又謂六部尚書侍郎或兩兼師傅等職是矣又謂或改除參政是爲有罪者言歟有功者言歟臣所未知也蓋 國初法制未定人材未出故

涌幢小品 卷之八

聖祖鼓舞作興使人樂于效用故不以常格拘之今
列聖相承因時損益隨材器使爲官擇人勒爲成規
至精大備信爲世世所宜遵承如循欲以　國初未
定之制爲法別議資格以爲定守則　太祖以後
宗謀臣濟水可垂意者其將若何願　陛下詳察
馬　上曰暇以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事必賴左
右大臣協力贊佐若爲大臣而不能實察民情何
益治道翰林官有才與布政參政及提學副使者
量加陞擢用之欲其實歷政事以資聞見以備他
日重用吏部及諸曹年深者亦宜察其才識內外

兼用豈可循資輕授耶我　太祖初年法制草創
者固難比擬以後定制及　列聖成憲不可不遵
但用人圖治亦當因時制宜豈能一一拘定常格
況予奪皆出朝廷自今內外官出入遷轉所司隨
時斟酌以聞

尚書不輕授

馬文升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俸
久之進左侍郎以散亦吟事汪直陳鉞陷之謫戍
又數年起左副都晉右都爲兵部尚書蓋尚書之
不輕授如此

木兵

洪武中更本兵二十三人惟茹少保常九年嘉靖
中更二十六人惟楊少保博十年自永樂迄正德
一百二十年更四十四人乃臨安鈍于少保謙自
南宮王馬鈞陽文升咸七年十二年此外大
抵非歲不一歲陞爲兩朝亦未有及七年者

大小九卿

六部不相統攝小九卿體殺各部而事與之關如
光祿則關禮部先年光祿卿崔志端陳俊南光祿
卿牛鳳以厨役事橫與禮部爭言本寺非禮部之
屬文移往來不應自大封還劄付下部詳議至參
奏受屈由此觀之要見小九卿如太僕則屬兵部
國子監鴻臚尚寶俱屬禮部京兆無所不屬矣近
年郭明龍爲南祭酒李九我爲南少宗伯署事郭
還其劄付俱用咨文二公同年而部體甚爭不能
抗亦一變也余署南翰院院之體貌原與大九卿

亟葉臺山署宗伯事移劄付讃　皇太孫賀表葉
以書先之謂舊規如此亦懼余之抗也夫居官各
有體豈以此爭彊弱哉
九卿以大小分文移間宜有低昂且一切總于大
聽其提撥有事則知會可耳若謂之屬則與各司
官何異

南兵条贊

南京兵部条贊于成化二十三年班在吏部尚書
之上又多以南吏書轉条贊高下名實皆不相應

此制之最舛者又南中守備条贊下操勒操江衙
門傍坐故操江都御史每于次日閒操避之至萬
楓潭爲南御史上疏改正夫吏戶禮兵刑工自周
公來天造地設可容參差乎

攝篆

南中九卿篆大不攝小小亦如之李九我爲南少
宰偶缺大司成衆議歸李李固執不從人謂得體
偶閱王襄簡公有和侍郎楊惟立攝祭酒二詩亦
少宰也又羅圭峯亦以南少宰再攝國學皆故事

待來之考耳近年南大僚缺以太僕卿攝戶部事
所屬講相見儀節不知作何狀王詩軾公安人官
太子太保惟立楊首齋守陵也尾註云惟立雙生
子上字名也南城人

南京科道不避部堂臺臣猶壓于堂官在科臣則
直與大九卿公會矣考之起于成化初年給事中
王讓讓上饒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南吏科給事中
屢有陳奏剛愎自用大臣中有少忤之者必搖撼
其過立見論列或受人嗾而陰爲之報復朝廷以

言官優容之讓益肆每會議必與六卿並坐遇大
臣于道不爲禮或兩人肩輿行讓必策馬從中左
右傾而過之縉紳側目無敢與抗者三年考滿吏
部侍郎章綸頌考有大體宜知之語讓又嘗劾祭
酒劉俊俊不能平刺得讓爲出繼之子登科錄旣
書其所後父母爲父母又書其本生白氏爲生母
而不及其父後因揚言讓以母爲所後父之妾當
具言于朝讓乃慚恨謝疾去官後數年復補考察
黜之雅渭涯在南與科道交章然不能盡改也

總督總兵

文臣稱總督武臣稱總兵皆是虛銜總兵之名見于元末　國初因之中山王代吳從曰總兵官准中書省咨云云　至正統年始有定名曰總兵曰副總兵總督見于宣德中巡撫總督操從至施用之於王靖遠用之軍務庚迎麓之靖遠忡南兵部亦曰總督漕務乙巳之變于少保以本兵稱總督未幾用之兩廣又用之兩湖貴用之兩廣川貴用之陝西用之宣大　世廟時又用之薊遼保定用

之浙直江福并用之漕河正德末年　武宗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於是改總督為總制嘉靖三十年　世宗以制字非人臣所得稱仍改總督胡梅林總督浙直江福是嘉靖三十八九年事而民間至今稱曰胡總制云張經至總南直隷浙江山東福建兩廣

文官至總督方稱軍門巡撫操江不與焉撫操經過所督地方要謁見至大門外下轎由中門入後堂相見軍門上坐撫操列坐其送迎軍門俱至大門外看轎各總兵照撫操事例移文俱用印信呈文相見介胄行跪勳臣亦由旁門庭參其隆重如此然總兵行跪勳臣庭參亦太甚矣至近日操撫皆稱軍門御史按參將陵替又將何依

兩廣總兵傳皆以勳臣充之嘉靖四十五年都給事中歐陽一敬　題請革去以流官都督代領提允為例

韓襄毅公初至廣時三司官以地方殘破皆待罪行事故仍見行跪禮後因之嘉靖壬子都御史遂

呂應櫃論令改正

先朝巡撫不許攜家亦如巡按之制景泰初給事中李實等奏言鎮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一切疾病婚嫁不能相通甚有無子可嗣者乞勅各官攜妻子完住許之由是巡撫始得攜家

門旗

撫臺衙門前立竿以黃布帖軍門二大字久矣在外兵道亦用此例帖傍兵二字按臣從來無之一

月登慈感寺閣竿見二大黃旗如撫臺坐處其而
問之則鹽臣也因問上帖何等字僧曰貢鹽不知
起于何時應此有何意趣假如坐八人轎撫臣以
示威重猶可其他乘之豈不若妖

部屬凌壓

六部屬官禮部以清秩與吏部相近壓居戶部之
前何每事執可笑聞近日兵部亦壓戶部工部又
欲壓刑部益可駭

官名

國朝官制稍古爲式惟大理左右寺丞爲堂官而左
右寺正則屬官倉務稅庫皆稱大使而按察則稱
副使府縣學掌印曰教授教諭而州曰學正

駙馬教習

凡駙馬教習宣德中有本家學錄正統中俱令赴
國子監習禮請書祭酒依學規教之成化中令駙
馬二十五以下者送監讀書弘治中令習兵書嘉
靖六年令吏部會同禮部查照勳戚事例于國子
監博士助教等官或在部及附近教官內推一人
教習送以禮部主事一員司其事

調吏部

由禮曹郎調吏部者前朝往往有之近時則陸太
宰光祖王光祿守素及朱右通政敬循三人朱余
所及見乃吾師閣學余庭太保之子魁悟有氣節
戊戌以儀制郎入會場與副楊副考若都給事中
強之皆不從及太保在位君以本官入京中旅不
稱作賓抵家而卒未及中壽可惜太保因之鬱悸
又爲人言所困閒一年而沒此天人交窮之會要

之太保清約忠愼終始不渝遂時不展未展所抱
天乎何尤

調官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一時被掠州縣官悉調用有
呂平知州尚禮者拔賢晉爲五河知縣凡十年清
節愛民方陞此官到未二月甚有守禦功亦被調
爲嵩明知州此拔無謂大虜突入與民牧何與而
受罰乃爾惟壬午浙中兵變二司皆代是時頗伸
庵蔡謙代爲杭嚴兵備大能鎭服其年秋閒余入

試方納卷一卒盜竊僥而捷之犯故態不服有一長官親詣嚴喝乃默默受杖而去問之則顧公也大約人情蠢動必起于微而賞罰操縱必謹于測達權變審時勢惟知者能之

藩臬久任

先朝二司官久任各自本司加陞如僉事則九年少亦六年從陞副使副使陞按察使藩司亦然太守九年爲參政又九年爲布政有副使李隆任三年陞參政見即飲泣曰我何負于朝而陞此官乎遂致仕去正德間因速化藩臬互相遷轉而祖宗之法壞官亦漸輕矣蓋二司體最重以兩衙門出者必由大臣所薦即太守亦然今以外轉爲劣蓋由當事者輕其官懷有不肯心故人亦輕之也世道一至于此可欺可歎

監司上坐

居竹壚大山開府楚中孟公淮爲臨司公設燕罷孟公上坐孟亦不讓

考選臺諫

祖宗舊制凡給事御史缺止于進士內年二十以上者選補或徑入吏部弘治間始及中行評博正德始及推官知縣正德末年盡廢進士考選之例嘉靖初悉復舊制間嘗一行旋廢格以臣言疏再及進士王崇等十八人次年復停至　神宗初停評事不與其六館之停又嘉靖間事也

鹽運官

近日蘇州太守石崑玉以卓異陞運使時謂中上二相因惡其強直故重此官因以與石實抑之也後見章允儒通政問之則言出吏部本意題准重其事權崇其體貌與巡鹽道相抗庶幾得清利源比石將至御史副使斂其稜文遂棄官歸由此言之并　聖旨亦不作准矣何況其他然考之永樂平涼太守何士英亦以廉吏第一陞兩淮運使則前朝誠有故事而今不可行矣

唐宋之轉運使利權無所不握并兼刑名故弊勢甚重　國朝一一分析銀解藩司米歸漕儲而運使獨主鹽政其居官最著者無如耿清惠九疇楊

來里以首揆過維揚止儀雞一隻東里厚加接引爲之朝得陞侍郎當日京官外官相與如此即謂之三代以上氣象可也清惠陞後鹽政頗弛乃命以侍郎再出整理後乃差都御史且分南北曾爲二又增爲四中間惟鄢懋卿最爲驕汰可恨龐惺菴欲振飭即便見阻至穆廟初停遣嗣任巡鹽御史與鹽法道而運使令轄于吏部欲復舊制加優異是矣然不淡惟極重之勞別有調劑而俾于體貌間爭上下其能有濟乎謂宜擇其優者加兼副

使者令鹽法道抗衡得同見撫按毋班于太守之列鹽法道缺即用填補以次推擇爲布政關府則官重人亦重庶幾其弊可革而所重在彼不在此卒亦無如之何也

典縣佐

王陽明以禮幣薦典國主簿于旺又送官馬一匹帶鞍一副今有此否

經歷清廉

嘉靖十一年考天下清廉官以浙江都司經歷章獄中爲第七獄中廣東欽州人嚴貢健陞判大理府

進階

進階只從本品此舊制也品中之階有二有三亦須以漸而進後乃淪品文臣自相爲重耳末流之弊遂不可返吾郡有爲太守再進階而建坊于右曰二品坊左曰五馬第則夫之遠矣子孫妄作祖宗亦何自知之

少僊

宋人稱縣尉爲少府甚無謂且少府自是漢官名不可移又稱曰少僊蓋因梅福嘗爲尉以僊去故以稱之然僊人爲官者甚衆假如稚川爲勾漏令則縣正官便可稱大仙矣等而上何官無僊余欲衆以稱南京司業其任蓋南司業優游體尊無一事私署極水竹園亭之勝眞可當此名也戒曰祭酒何如曰有印在手便不得稱僊矣又曰南翰林掌院亦有印而無一事體亦尊獨不得稱僊耶對曰僊則僊矣食無果居無室行無徒此苦行道人

中聞者皆失笑

吏部考察

朝覲舊有吏部之制今皆舉行然亦習爲虛數耳嘉靖二十年給事中劉天直論丁大典降磨專書爲十五區區爲各數條以處各官日輪吏部主事一員帶出入大首直入覲官約可二千員首領官如之從者十之不知　何地幾何可以晶容各又其間有公會私會可盡備否如此條陳徒煩紙筆可笑也

朝覲自潘泉下至苑爲寺上林苑監各署及各處土官衙門官吏各一員名各費須知文冊進京奏繳惟市舶提舉司例免

兩京甩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後與覲察嘉靖中治中龐嵩上疏請止之得旨著爲令龐字振卿南海人由鄉舉授官後官知府有特祠云

磨舊規

考察時吏部一司屬往請大中丞宿部行事此舊例也已亥年次當主事某往吏白故某大怒罵曰若輩請各省承卿李對泉戴不得已以務胞往中丞温一齋純知狀亦不得已來赴後遂爲例余謂舊規不可廢有如此可屬使當參處身往迎中丞中丞亦可屬主事決不當赴雖細事豈可使屬官得遂倔強之性

凡　朝覲官趣降京官一班序立此天順中所定若相制則布政原坳于侍郎副都之上

驟黠

黃一道字唯大嘉靖乙未進士興化府太守有昔

政爲八閩月南於道其與論憤憤不平日唯大黠黠也崔洲洲共同鄉人閩閩布政使徐乾日唯大爲郡如何徐日閩省第一守也閩閩按察使居僑亦日唯大者閩第一守也乃竟黜也先是林方齋文俊爲會試考官唯大方齋取士也甚厚唯大守興化官方齋爲倪而方齋族弟殺人坐罪死祈恩唯大日此人命之獄媚事舉主吾不能出是捐坐黜升道及其詞日唯大受林宗伯于脫死囚獄然林獄實不脫或日方齋不訴唯大方齋族弟荷枚

在獄所瘐死不得曰黃守復任吾效已乃以金行
反間賄閩吏點名辦事南都將流言曰黃守賊黃
守畏 且以休獄訴日亦受休令 今言官當考劾
守倒日流言求官員短長得片語即折折動色曰
是實跡是實跡當之低傺亦折折曰得實跡得實
跡送紙幼旅人日科道文劾公也已不知借皆舒
張元官咏吾

門戶

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皆據在任事件實跡嚴

覈爲准前朝太宰如孫山三原迺詳歷歷可據而
又禁私揭杜中傷不餘遺力以後節節申明務在
盡慎而人情滋僞百弊叢生猶曰出於無心可以
理恕至張太岳用以逞忿乎已一案諸名賢皆不
得免而先年高中玄借閣考黜科道數人不厭人
心便有照常有在尚書侍郎者此則閣臣權重罪
亦專而張爲甚當與爲情兩了中非中同論乃近
年以門戶分別求之官評不可得則借鄉評處之
又不可得則虛以莫須有三字處之夫皆鄉背惡

原不足據而流言與有意枝求者尤不可據即確
確是實黜之矣不知是　祖宗舊制否若創爲新
法不知是公心否若善善長惡惡短今不可望乃當
事者以喜爲惡用于門外歸之其長竟大以惡爲
善用于門內庇之其短無進跪呼顚倒且古所無
且所謂門戶者誰定是天門人門鬼門爺門也世
變至此可嘆而又有未復任不銅者更可惟

兩左伯

萬端嘗以參左伯入覲有小吏詿老疾當罷公爲

請冢宰尚書曰計簿出自滁伯何自忘也公曰遊吏
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詿過在
布政何可致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能于吏部
堂上自實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
已未年閩左伯黃琮馬平人爲一主簿力爭得免
當事者甚不喜曰以二品大吏爲一小官苦口此
其人伎倆可知詿調黃有清操質實爲人所稱命
卷不如爲公遠甚故不免耳

增年待考

賈俊束鹿人爲山東副使年纔五十有六鬚髮皓
然不事潤飾補戎御史惡其慵惰因考滿將劾之
一日正色問曰賈憲副高壽幾何對曰犬馬之年
八十有二矣御史默然既退同僚問曰何故不以
實對俊曰我以我老將劾我庶認我歲以成御史
彈文之美不亦可乎及冢宰尹旻素知其賢得擢後
官至工部尚書

自嚴知人

葉公大珠婺源人爲東昌太守善總條綱立門甲

法准定隸役尤篤意人材風俗作總清御史總清
入內臺風御史欲移登州喬自巖爲太守知之曰
東人殊宜葉格不行

品服

唐制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
品青今皆以青而辨以補

武臣品級

太祖以武定天下故紀元洪武武官自勳臣外左右
都督正一品同知從一品都督僉事正二品即在
外指揮千百戶迤至從六品而止原無七八品惟
土官有從七品亦不入文階敍制之隆重如此今武
臣體貌陵夷已極遂成偏重一日有事文臣不得
復責倚以爪牙向此曹可慮可慮

參遊佐擊

左右參將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年附左右副將軍
也遊擊之名見于武則天以傅游藝爲之用以羅
織者佐擊起嘉靖年間

龍虎將軍

于文定公筆麈司房求加封兵部擬稿國云云
批加龍虎將軍謂此官中國所無而虜所甚羨考

之龍虎將軍乃武職二品加授之散官也

皇親封伯

國家于　皇太后　皇后之父兄或子姪皆封伯而
誥命則曰推誠宣力武臣夫親臣也而曰武名實
相左殊甚如張軏張輗以外戚兼軍功用之則可
餘則不可但當封伯而停其號並加保傅階級則
得其情矣

土司銜

凡土司官有武銜者宣慰使同知安撫司正長官副長官土千戶百戶之類是也有文銜者土府同知通判推官土州同土縣丞主簿巡檢之類是也長官司有爲宣慰司者有爲府州縣者有爲衛者武銜土官與爲宣慰長官專用目把漢把夷而夷者也文銜土官與爲府州長官事統于郡守州守縣令夷而漢者也爲衛長官與衛官世姻而勢難鉗制不夷不漢者也

衙門體統

衙門體統一失不可復振章元禮職符璽御史希勑用實章爭舊規班其上遂爲兩衙門所惡終擯之歸考之弘治十年南通政夏崇文被拾舊規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通政徐說畏其彈劾不能執始有手本崇文繼之欲復舊于是南科囂然劾之此亦爲助終不能中也

會議

朝廷會議皆成故套先一日應該衙門于各該與議官通以手本書知至期集于東闕該衙門印官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略爲商問遂輸書題稿再揖而退既出　同門尚不知今日所議爲何事或明知其事不言出門嘖嘖道其狀以告人者

隨朝米

大小官員俱有隨朝米十二石即于品俸內除去其翰林而上支白粲者每石值一兩門五錢猶曰從優若各衙門止支糙米每石賤時不過五錢視

正俸支本色折八錢者又減于數之內矣

李臨川先生戊辰進士觀政禮部隨朝米一石白粲加三斗後癸酉先生官禮科給事中云米不及前五倍嘗者江陵廻削爲之今四衙門一體科道尤爲雄峻其復舊例不言可知若各衙門決不可復矣

選官鬮

今之選官鬮唐人謂之傚子選格房千里有序云安知數刻之樂不如數年之榮耶千里字鵠舉河

南人

換職

常袞為宰相幼侍郎推祐甫貶河南少尹郭子儀入言祐甫不宜貶德宗怒袞罔上即兩換職袞為少尹而祐甫平章事快哉快哉

謬姓

唐許至遠知選事有王忠者被放吏誤書其姓為士欲擬訖皆成之志遠曰調者三為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

敘事

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此所謂山公啟事也想即今詮考評之類當時州有大中正能上下人品目則不獨吏部為然而其原又起于月旦評蔭雌黃之口其來久矣唐虞時即日知人官人至周尤詳臣原每一官缺慨咨訪數人俟部者所向然後題奏明明是觀望蔭恬靜之人不樂就職又不欲拂人意也以此得久安其位而當日用人行政大約可見自後雜亂至有闖于堂上大呼有鬼者歷唐及宋與時高下　國初重令舉家卿不得請謁鹽山能舉其職而稍嫌于俊盧氏為後進所習三原最佳困于內閣挌倪為許掄為盛際依稀三代不可復見矣

二大

天下無事所重只一大冢宰有事只一大司馬蓋吏治當清其何由動兵動矣吏治尤為吃緊提衡者元輔振舉者當長總制吏如溫劑養脾胃者兵如京劑疏腸胃者人身以脾胃為主吏不可一日不清兵乃不得已而用之　國朝兼長者前惟馬鈞陽後惟楊蒲州今則李長垣李若作冢宰必有可觀惜乎其不得也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九

湧幢小品卷之九

湖上朱國禎輯

使相

宰相領使最多者唐楊國忠領四十餘使元燕帖木兒領五十餘使又元人以我官銜半板寫不盡其濫如此　國朝已革此弊文臣最貴最多者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經筵制誥實錄總裁事然經筵以下非官銜而前十六字并勳階皆在其中武

臣除受封與命將不同而勳階亦如之乃官至尚書矣并以前歷官悉載之三品四品以下皆然最頌冗可厭且如一庶吉士耳未受館職者卽甚貴亦必列之豈以翰林爲重需一字亦先榮也耶

唐宰相

唐之宰相最重世系裴氏崔氏張氏最著裴氏五房宰相十七人崔氏十房十七人張氏十七人韋氏九房十四人劉氏七房十二人蕭氏二房十人竇氏二房六人楊氏杜氏皆十一人王氏三房十三人鄭氏二房九人魏氏六人盧氏八人高氏韓氏趙氏郭氏各四人陸氏六人武氏蘇氏五人其三人而下者不與焉

李氏最繁隴西四房宰相十一人趙郡六房十七人唐高祖系出興聖皇帝嵩嵩子歆歆子重耳凡四傳爲高祖昞世祖虎以至高祖三十七房宰相十一人　此外有柳城二李氏一契丹酋長徙京兆萬年一本奚族　高麗李氏　雞田李氏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　代北李氏沙陀部落皆賜姓

范陽李氏自云常山愍王之後三公七人三師二人

李贊皇貶崖州李雖得歸葬而子孫遂有留其地者至今番衍蠻人極知敬重不敢講鈞禮氏李者至多北胎于儋南沒蠻中而皆雄盛此他姓所無者

鄭綮有歇後之稱蓋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爲廬州刺史移檄黃巢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去羸錢十萬緡藏州庫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

行客撾淮南都送還祭山此觀之祭之才必有大
過人者因末季托誹諧自晦又知時不可爲宜麻
後亟引疾耳士孫侯守龍光唐末宰相性通簡嘗
曰士有行必不以巳長形彼短巳清彰彼濁同時
朱朴有經濟才亦入相惜未遇與韓偓皆不盡用
可惜

眞宗問相

王旦疾甚眞宗問可爲相者獨薦寇準得之矣又
問張詠不應似不可解看來張之才略畢竟在寇

之上乃其剛則相似非眞宗不能容也

內閣

洪武十三年革丞相學士及大學士等官皆儒臣
備顧問者至永樂始有入閣之名三楊歷年既久
名位益崇然止稱曰閣臣曰閣老不敢著輔相字
面　世宗御筆有元輔之稱後遂因之亦有稱相
者若閣中規制至景泰中陳方洲始備并奏定常
朝與錦衣衛官對立經筵立尚書都御史之上午
朝翰林院先奏事

文敏子弟

文敏年十七染疫巳棘醫者皆謝去父母具棺服
待之夜半索水飲遂甦永樂十九年仲弟義仲子
讓來省與嘉興通判陳原祐同舟行次山東天暑
舟狹適同鄉俞良與以黔陽縣丞考滿入京舟稍
寬邀與共載是夜盜殺原祐盡掠舟中財物義與
讓獨得免人咸謂公厚德所致大公之福德不必
言然當時閣臣子弟至附舟潛行通判舟狹縣丞
舟雖大亦得幾何蓋國初規制如此即大臣不敢

過分何況子弟今入京見閣臣子弟駕驛舟極宏
麗氣勢烜𤇆所司趨奉不暇鄉里親戚皆緣爲市
其風大約起于嚴氏父子後遂不能禁且尤而效
之也

焦嚴終始

王恬雲中丞集有祀焦少師鄉賢文焦泌陽人劉
六入泌陽焦逝去䟽其衣冠斬之曰吾爲百姓洩
此憤過鈞州以馬少師家在城去之二人之賢不
肖草賊尚自分明焦之入祀必居鄉果有善狀人

不能忍耳分宜之惡諱者以為古今罕儷乃江右
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余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
輿論鄉評亦自有不同處二公不作少師其今終
何疑

分宜大宗伯以前極有聲不但詩文之佳其品格
亦自錚錚鈐山隱居九年訓人儼得南人司成分
儀十年至今稱之

分宜讀書鈐山之下凡九年遂以名堂堂與學宮
相隣而山壓歷秀而且整王文恪公作銘有作求

世德世恭以昌之句遂以名其子字德求此作銘
也不害用以伀

分宜之高祖號木巷中永樂辛卯舉人官四川右
布政卒官吾鄉顧箬溪尚書撫滇中嚴之同年也
得小錄以寄嚴嚴寶藏之後嚴敗其冊復流入于
顧頎不省落埃中余偶過其家得見惜非好古董
也

夏貴溪

貴溪為鄉給事上言言官之選當取其風裁不當
取其德量當取其鯁直不當取其流通當取其珪
璋廊廟之度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能斯言可喜
而就中揀討却自有說舍德量而取風裁則猖狂
者得以自售有風裁而無德量則馳騁者終于泛
駕且廊廟珪璋其德量何如自相矛盾全然不覺
其趣筆之過耶

貴溪為禮部尚書於嘉靖十五年十月奏臣自十
二年以太子太保給授誥命又歷少保少傅并太
子太傅太子太師四階乞賜三代誥命又據封妻

事例凡繼室只許一人臣為給事中時繼室徐氏
封孺人無何夭歿又娶蘇氏今已二十年未沾封
典每遇 兩宮慶賀中宮親蠶諸大禮皆不得與
其于臣妾之分亦有未得盡者惟 上幸許
以其久可邦禮多效勞績允之可見蘇本是妾變
而立為繼室當時驕橫衆無敢較禮臣舞禮其不
克終宜矣蘇廣陵人其父曰綱少女適修石塘銑
與貴溪為聯衿綱出入兩家傳石塘復豸之說及
大喜主其策綱益自負與巡按御史芀朴通賄作

奸爲衆所嫉分宜巳一一剌其陰事伏毒深更不
悍女度河嘗指日可復得意其作漁家傲一闋適
黃恭泉至擬須示之索和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
之句蓋諷之也又人訴罵數言者逐之去去三日
而禍作蘇家女能誅貴人豈非所謂禍水曾立功
爲封疾地自無怪乃少師騎牛嬉嬉生駛入人羅
網中不訥之自取不可也
壬寅丁未丙寅壬辰此桂州八字也江西星士王
玉章于少年時預批命書云如今還是一書生位
至三公決不輕與道老來無好處君王還賜一車

斤
貴溪死時臨刑者主事俞乾驚而仆地移時乃甦
且跪乞歸衆憐其貧賄之不受同寮以詩送云直
道難容惟有去孤忠自許欲無生抵家五月卒俞
平湖人嘉靖甲辰進士
相傳貴溪臨刑　世宗在禁中數起看三台星皆
燦燦無他異遂下硃筆傳　肯行刑擁衾而臥
肯方出陰雲四合大雨如注西市水至三尺云京師
人爲之語曰可憐夏桂州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
頭砍死嚴氏日盛京師人又爲之語曰可笑嚴介
溪金銀如山積刀鋸信手施嘗將冷眼觀螃蟹看
你橫行得幾時
貴溪方爲諸生時教諭陳鉷奇而厚遇焉貴溪縣
貴鉷之子子文登進士令麻城升戶部主事知長
沙府測廉副使貴溪招之許以美官固辭避曰先
博士遺命也陳閩縣人

郎官不相

方獻夫爲南刑部主事與同舍郎劉宏相善方以

議禮驟貴惠尚爲郎務居憂請告積十四年矣循
以原官補秩方佐吏部一揖而退方銜之移檄發
稍遲待報逾年務阻之也惠終不爲屈後官光祿
寺丞卒方之忮乃爾同議禮諸臣本色無足怪也
憨闖之長樂人字有度

大臣開邊

大臣富貴巳極又自恃得君志意盈滿必欲立蓋
世功名自周如王安石之于西北蔡京燕雲韓侂

肯中原　國朝則夏文愍西麻張文忠三衛事有
來有不來皆徒費心思不獨無功甚至害民殺身
而大者遂亡其國故楊文貞等寢安南之議真名
臣也

華亭歸田

徐華亭在事既久家產又多子弟奴僕難道無得
罪士夫鄉里處又與高中玄隙未歸田之後蔡春
臺備兵蘇松性素强直一番搜擾自然不免其歸
隙于高丁蔡又或歸之海忠介者海撫吳日月徐

事已漸解矣皆揣摩之談不足信也
相傳蔡春臺守蘇時徐公子有所請不聽亦不加
禮又以他事杖其家人蔡以職事走松江謁兵道
還徐令男婦數百人皆倮形逐其舟大罵蔡只得
隱忍去果有此則蔡轉臬司而治徐非過即訓之
愛徐可也
華亭受謗無所不至近日有定論矣而併長卿深
詆之謂奸過曹操其言曰瞞盜大利受奸雄名徐
盜大利受賢相名復借汪伯玉拍手稱快爲助其
然豈其然乎長卿所坐華亭者謂徐燕監司必毀
先帝賜金銀器治具而又故令之知以示貧者夫徐
之富豈可瞞過相公雖駭必不至此人亦何肯信
此真兒童說話又謂各至延入臥內肅然若僧廬
或者其生平素尚如此決非矯亦決矯不得以此
二端實其大奸人之不恕如此

閣臣相構

王大臣一事高中玄謂張太岳欲借此陷害滅族
太岳又自鳴其救解之功看來張欲殺高其的張

不如是之癡甚中有小人窺而欲做則不可知一
日馮保之意庶幾得之 大臣原名章龍
沈蛟門倚郭明龍不必言矣那道便要殺他妖書
事發沈在閣中閣有中書茅姓者進言云外邊謂
是郭侍郎沈嘿不應遂傳出亂做郭幾不免此際
遂爲奇樂當中書言時沈宜厲聲力折只因心中
惱他罷若閙開推其微意謂便做也得遂揣摩迎
合甚至連及歸德諸名士豈嘿之一字真是相體
流禍無窮千古炯戒

妖書發四明在閣中太息謂妖人作此事必逃於外須行文各府各省嚴拿此涉語也歸德信爲實然猶爭謂一行文必有報怨株連種種大弊天下必亂亂則誰任其咎四明故不聽作愁苦分憂狀歸德力爭不置小内使絡繹報入　禁中　聖上聞之謂四明愛我憩惱歸德歸德亦終不悟後對余道之娓娓余直覷胡盧而已況用心如此亦大巧然歸德亦十分老實不能悉此情狀可以摯韓范富歐不可御呂夷簡者

中玄定論

高中玄鯁直無修飾王思質總督其弟丑同年也王大中被逮介州兄弟往叩高自知無可用力且侍裕邸人皆以長史目之又與嚴氏父子無交而思質貴盛時相待甚薄比及有事意下殊少繾綣介州固已啣之矣比非常上疏求中雪高在閣中異議力持其疏不下介州怨甚徐文貞因收之爲功故有輔傳極口詆毀要之高自有佳處不可及此書非實錄也

張太嶽

江陵爲童子顧東橋爲楚撫獎拔殊等解帶以贈且曰此帶兒忘君所服不止此也仍出其少子峻爲托東橋爲司空歿江陵當國峻來見念舊恩欲以當得廕子後之謀於太宰楊虞坡楊曰東橋有顯陵功當錄乃廕一國子生其二兒之子爭於南臺江陵移書南中丞趙麟陽錦曰此乃翁見托之言僕知己之報遂以與峻誰得而爭夫知己之報移廕可也　顯陵之功東橋本有自當長孫承之乃以與峻而又禁之爭狗私情而忘天倫大義國家大典紊爲如此麟陽既不敢執正而當日禮官與臺諫亦不敢爭可笑也

江陵歸葬所司承奉太過不必言矣既殁楊御史追劾有曰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竈那得有許多井許多竈可笑又山陰朱相國善人也有嫉者劾以十二罪翻來覆去百般摹擬悉入鬼魅變幻中讀其疏其人之人品心術了了所謂自供托出面目也

人言太岳奪情恨廷臣攻之毎罵雜倫小子余初以爲疑太岳天分儘高何放肆便至于此近見一新進罵前輩呼名指斥甚曰小畜生小奴才乃知人志意既滿又有憤激不自尤而尤人決裂妄所底止

江陵談武弁有曰夫夫也解爲三獸不解讀書服軍者則虎而與當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余版六弢是其本業率不能何況于稱首受書而稱于當世之務乎余謂此三者當文武

共之而文臣尤甚武弁流而爲三者皆文臣先之貽之也

江陵奪情辭俸光祿寺毎日送酒飯一桌各衙門毎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黄白蠟燭一百枝柴三十扛炭三十包其餘犒賜不可勝紀

神廟剛値大婚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紛紛甚出許多事來道封君死得不湊巧自古好事都難成就亦日月盈昃必然之勢也

奪情是萬曆五年丁丑七月間事十月朔彗星見長竟天大内火十八日編修吳中行疏上十九日檢討趙用賢疏上二十日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江陵大怒特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爲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造喪次爲之求解江陵曰 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即 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你殺我你殺我學士大驚趨出二十一日乙卯受杖即日

驅出國門同官不敢候視許文穆公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辨碎首黄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移思孝杖畢加鐐鎖且禁獄遲三日始僉解發戍更辛楚云方杖時鄒南皋元標觀政刑部憤甚上疏中貴入持之詒曰我是告假本又危激厚貽之乃得入廿三日丁巳杖百謫戍貴州都匀衛時申文定已爲掌詹侍郎調護甚

至鄒戚之文定致鄒為立傳而羅給事大紘故論文定奪職與鄒同鄉相厚年又長聞之大怒幾欲出揭為停其傳不行乃止夫人各有主意各有交情鄉得以我律人以此律彼近日正坐此弊所以增是非分門戶人之生也直謂各自樹立使萬物皆遂其性耳一切畦町必削去之乃稱君子乃成世界

訓士

許文穆公典己丑試余得登榜約日聚射所戒厲

之旣至拜謁余切欲祝承其教從諸魁元後挨近前列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如我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為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濟切體訪定人品高下問者謂平平無奇由今思之即是宋舉主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穆獨挈出僕人領悟當是時余等炎然不聞有座主一役一錢之費其慮長其憂切不下帶而道存矣

被劾得白

余初歸太倉相公有毋給假歸入譖言余再候不交午語一茶即別後有後言謂余家富田連阡畝居第干雲者余心知來歷然無以自明同鎮董宗伯先生座主也宗伯物先生來弔余迎之先生牽其手縱山有與來訪所見破瓦僧椽愕然曰還有廳事否余曰有之敢不延坐正後有書舍三間耳先生厲聲曰此件那箇不有徐碩縱山曰翰林先生庭戶不剪嘖嘖久之起去野次復艤舟召田父

問狀田父指余舍對如余言且曰兄弟三人共之意遂大解余復登舟送別先生執手再四曰人言豈足信余曰先生何出此言復厲聲曰我眼是肥皂核夫夫不必言以後過先生必留飯淡譚越十餘年復問家計若何對曰如初無才故至此先生大笑曰捌此何必大才這段意思銜感如何能忘今老矣益覺戀戀

先生與吳縣相公同年同大魁同大拜吳縣道逝先生愁苦一友問其處炎在余曰不見羅漢坐中

有坦腹嚬口者有撥眉淚欲墮者各有相法各有
眞受各有趣同不得論異同也
先生自謂文行冠絕今古丙戌取士拜命錄稍破
常格皆歸德爲大宗伯須言壞文體自此始太倉
怒甚然命錄果不甚作異卷大雅者殊少而太倉
之文行又不可以此貶價也
是時議從祀諸臣有大璫廣東人主白沙先生闕
中因欲以王文成薛文清兩先生歸德謂三先生
誠當從祀事發內璫固不肯輟卒取 中旨行與

閣中遂如水火矣
三王並封之議原非少宰進于太倉者太倉稱善
一時大鬨而止太倉身被攻擊絕口不言其故得
大臣體謂少宰非有心作弄者不信也其曹隙且
勿論實欲擠代之耳

閣銜

國朝閣臣大約初入爲東閣進文淵又進武英以
及謹身今爲建極華蓋今爲中極惟文華則二百餘年來在
永樂間權謹以孝行拜文華殿大學士至萬曆
三十五年加山陰朱文懿公賡亦一奇也又殿閣
迤進不相兼而高文懿穀以謹身兼東閣王毅愍
文兼謹身東閣又一奇也
朱文懿公奏疏云見章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
流離頭尾無非感傷臣等之狀乃者旌採官來即
說礦稅各處書來木閑械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
如何代對如何搪塞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
簧不過增謊 皇上于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
書揭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案之冤家日

日銜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詬語橫加云
云近日輔相眞是苦海

狀成門生免受牽累

閣臣當國勿論賢不肖歸時必牽累同鄉親友若
門生葉參亭以癸未及第又十九年而陸平泉先
生命元入館凡二十七年 穆廟登極參亭當國
已餘十年矣先生僅以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益
家居當十之九又爲南司業恬退如此其又誰彷
牽累哉此後則鄧定宇之於江陵近日馮鄴初之

於四明皆門生卓然免於風塵擬議之外陸辛丑鄧辛未顧戊戌並以會元居之更奇

閣臣勳臣

萬曆中葉文淵閣失印後鑄而閣權始日輕南中魏公賜第燬而復造火　太祖御筆甚多而勳戚日就衰迫至有投河死者兩事閣係獨在閣臣勳臣已乎

世將

世言爲將三世必凶乃薛仁貴既以壽考終子訥

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卒年七十三謚曰昭定弟楚玉爲范陽節度使楚玉子嵩爲相衛洺邢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平陽郡王卒贈太保嵩弟蕚爲留後被逐奔洺州入朝見原嵩子平河中節度使檢校司徒韓國公卒年八十贈太傅子從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凡五世無凶者

鄂蘄學道

尉遲鄂公韓蘄王不但忠勇兼有謀略晚年俱謝客學道保其身名韓復能作小詞自號清涼居士

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眞西遊記所評戰鬪佛也

韓都督應變

都督韓公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素不識生員見其巾衫異常縛斬之左右曰此生員也觀不聽曰生員亦賊耳　朝廷聞之曾曰韓觀善應變使其聞生員而止則軍令出而不行矣豈不損威望殺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觀召御史飲以人皮爲坐褥耳目口鼻儼然髮散垂褥首披椅後復上設一人首觀以筯取二目食之曰他禽獸

曰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席坐每拏人至命斬之不同首視已而血流滿庭觀曰此輩與禽獸不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戰慄失措曰公神人也竟不能劾

武而能文

岳蒙泉謫非州郭定襄以詩送之吳匏菴置之集古錄中定襄武而能文又敬重正人君子宜其顯名爲勳臣之冠也

秋崖文武

朱秋厓中丞紈夾人少負文名兼長謀畧勘定綿
戎甚著勞績倭海上告警視師浙閩性嚴急鄭令
徐昜永豐人號豐溪論事不相中命卒捽庭下加
訴辱徐舒然不少動徐曰明公怒既定可使下吏
有言乎因歷引辨如是如是朱無以難後中丞被
抑死徐因其才兼文武且直前忠敢世鮮比也徐
後爲刑科給事中
秋厓之父昇號上庵爲崇寧教諭先娶馬氏生子
衣冠紈後娶施氏生紈衣不孝與外家猾吏鈕讓

合計以毒陷入命事上庵本懦儒大懼逃去縣收
施及紈罪於獄紈繫半數月剪收絮裝之衣又百
計絕其食且中毒幾斃凡五月賴同鄉陳蕙嗣冷
庵訓戒不孝子力言于史太守白狀冊子俱出獄
上庵亦就理得釋後衣冠鈕讓俱收絕紈以從父
獨存紈清強爲名臣冷庵字粹之羅一峯有冷庵
記

俟命辭　秋厓張　勘作

萬劫羣兇獨立孤蹤八疏軍功十疏迂忠一官乎
辭一命莫容浙閩之機械則巧　骨肝之緩急誰
庸益以海爲利之家布列斷要故以是爲非之口
先衆鴻蒙披服經年正懼多讒之險乞骸請老放
千不避之公日月在天尖鎮在地　便宜救旨遂
成文具旗牌軍令遂成兒戲世慨誰開黨同伐異
知責人以常法不念呼吸之兵機知論事以常情
不念順逆之名義知一時賊命之當惜不念累年
赤子之倒懸知一時威柄之當收不念累年冠履
之倒置知坐計以旬月不念先奏稱寧待報云云

相去漳州千里知遵制以文墨不念先奏先人奪
人云云實爲　天朝爲里變虞倉卒亂非督陣之
時事機宜未奉　班師之旨九十六艘訊之醜
若云可矜若云可疑數百千航海之家何據而作
何據而止茲幸指揮䖟定大開報役之門何使反
側四起必樹激變之幟報役尚聽公行激變因當
文致不然開府職掌劾何姦宄悉見彌縫極口
條陳利害何上下曲爲雍蔽居府制貢夾因謂非
叛臣謀殺寧波巡撫謂非怙勢鄭世威未奉復職

之　旨布置陞遷張德熹顯犯通賊之私賄指營衛惟功惟忠爲仇爲屬作福作威誰大孰細且內外錄囚應死尚多拯拾之詞今爲神爲賊前驅孰無迎合之弊會議如此支吾上者得無牽制盡删原奏之要全爲佑賊之計既非賊爲慮不靖既行勘爲煩告示既慮變爲不體念當事之人既佑賊爲不恭寢開府之議軍門未撤山風之月無波勘使未來僞府之船已熾開刀至於開胸豈法所許殺人至於殺官何詞可諉將官人之命輕於叛賊

抑　天子之法輕於勢利前此一年臣奏　九重固曰不死盜賊之手必死筆舌之鋒斯言既驗俟命爲恭亂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惟成吾是

梅林手疏

胡梅林爲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爲上所憐蓋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敬謹心亦自難及孰謂公僅麤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書宋時猶然想至胡元始停耳

梅林被逮歿欲太守何東序窺時局欲羅織沒其家發兵圍守嘉木郁陽川兩爲績淡令知胡公家貧且捍海功不可泯力從護之順上印綬去乃得免

田水月

徐文長渭自稱田水月客胡總督幕服其負才禮非時出入一日飲酒樓有數從卒飲其下不肯留錢徐密以數行馳胡公公立命縛至斬之一軍

股慄

四少保

梅林被逮自謂宋以來少保當阨者三人一岳武穆一于忠肅一自謂也然胡雖有勞要非二公匹而汪南明以成南塘四之成本良將以江陵波及自蘭門謝廣西不貶得與胡之被逮者又異耶可故來

仲玉志成將軍言其以燕志托郭山人身後郭私其千金去志竟不成殁之郭山人名造卿號建初

福清人文諸名公徐天目顧冲吾葉龍潭皆重之最後葉少師臺山為之傳則其人品可知且燕史薊略皆有成書何汪之不倫乃爾豈故有怨遂曲筆耶

戚將軍鎮薊所駐三屯著庫陰備拓之并及文武廟梵宮道院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境望之縹緲若在雲中有香錢者取佐軍費公不入一錢皆以防材具有東湖因濬為險導以資灌溉護以柳堤有魚蝦菱芡之利荷亭采鷁可供遊賞忌者蜚語上

聞移西粵章下撫按會勘上言諸所征繕士不告勞為太平雅觀郎貞喪亦徘徊嘖嘖可以示遠事乃得釋嗟乎為大帥修邊戍功暇逸不得動一木一土至形論列亦大苛矣戚未幾亦調廣西坐黨張江陵無有錄其功者沒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得贈䘏天啓元年遼事大敗葉少師題請賜謚以勵邊將得謚

名將必好文名臣必備武好文故有所附麗而益彰備武故有所攄攉而益遠名臣不必言矣名將則近時戚將軍得交汪南明王元美弟兄沈紫江希儀交唐荊川故其戰功始著若周尚文劉顯父子人能言之卒能舉之皆欲為之各補未能而劉顯喜文事余與其少子國梓會于招寶山語及戚大不滿詞多假手未知其果否也

陳同甫談兵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也一日陳同甫來訪及門將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

之大驚異即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尚落落貧甚乃訪幼安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併北者如此北可以併南者如此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言因酒誤發若醒而悟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為假十萬緡以濟乏幼安如數與之後同甫上書孝宗

謂錢塘一隅之地不足以容萬乘山川之氣發泄無遺殺衆桑麻絲枲之利禽獸魚鼈之生日減一日請移都建業建行都於武昌以制中原上韙其議以問等臣王淮淮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話耳遂不復召見

同甫祀本府鄉賢有議其喜談兵事不修小節斥之者何拘狝塲爲肸學徼曰聖門施教尚分四科君子取人豈拘一律子路好談軍旅游夏辨騷字我立論短長閔仲同祀若依淺狹之見均在罷斥之科先生才高志忠文雄節峻原送入祀庶修缺典嗟嗟同甫命薄生前之坎壈死後之推敲不遇賢者郭乎免矣

繁獻千戶

錢瓊太倉州人字孟玉倜儻强毅洪武間有勾軍千戶錄威虐民無敢抗瓊直前縶之所 太祖應對稱古千戶伏誅瓊賜衣鈔還

羅湯俠氣

羅仲淵吉水人多讀古書性倜儻好施 國初挾貲游巴蜀秦隴江漢間致數千金客淮揚結交皆奇杰士縱酒自放喜爲俠日甚季父聞之亟往索分其貲仲淵盡出家中金悉叔取其半還復以所留悉分諸弟走閩廣復致數千金久之洪武戊辰應 詔貢京師告捕江寧守令皆憚爲貪市里爭訟走求平者盈門永樂初上書言便宜十事文皇甚善之 仁廟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憐凱鑑廉倡兩縣父老白其材狀後父老懼咸散仲淵獨詣

東宮陳二縣令之賢御史折之曰兩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公邪私邪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少多誠公一人可也 仁廟召與語曰縣官誠賢戰車非重罪爾謂之如何頓首曰人安能每事盡善 仁廟喜曰長者之言即釋兩縣官仍何應天府丞張軌中繫獄使人誘仲淵如兩縣官救我仲淵不可曰兩縣官誠公事故得公言今府丞私罪敢冒說且與丞俱族矣軌中銜之竟因盜官錢被籍猶不足償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逮獄長子

三錫皇恐匍匐晨夜擕千五百金償所誣鈔得釋仲淵雖以直受誣然其自負益甚諸學士如解胡金楊輩皆忌勢與交既老乞歸故里卒孫通右都御史太子少保

湯佩劬在江陰縣其知縣弗利於民將受代佩劬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斥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語侵佩劬怒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

介爲排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橫開闔隨意所如無所不快別自有傳

詰賊卜珓

林公武不知何許人建州土賊業聚作亂挺身持帛書往諭賊怒將殺之以珓卜于神曰陰陽勝兆皆死必立乃免珓倒地倚案而立公武初無喜懼色盜不敢害

博雞者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間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仰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不能直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爾彼豪民恃其貲誣去吾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卽入閭

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鬬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録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

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蟣汙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眾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眾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

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吳劉心計

吳吏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桀行爲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於有司即上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過里中吏遂問請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吏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亾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唯長者命之吏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劫誠危急存亾之秋而公雄傑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剪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爲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家彊者百人人持挺急馳之而吏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貿一遇賊輒奮鬭自巳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吏心計賊

既已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此猾暴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猾之父子兄弟

劉滋濮陽人少爲庠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無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餘年致數萬金爲人慷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鏹皆鑄大錠錠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劇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越城劫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賊見大鏹

幸甚盡力攜之人不過二錠既去劉告家人亟遠
匿賊且復至賊既登城役命于韓韓見金良久曰
不殺此人吾輩且無噍類亟復往跡之無所得韓
日敗矣携數錠遠逃去既明鄉人唁劉劉笑曰財
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
失韓所攜耳

王嵩仗義

王朝佐清源人負販爲生萬曆己亥中常侍馬堂
榷清源橫甚諸以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鋃

鐺通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
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亦搤而奪之少誰何輒
以違禁論幾爲城旦沒入田僮有能告者以十之
三畀之于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蕭然罷市矣
朝佐傭者也不勝憤凌晨杖馬箠趨中使門請見
州民譁呼荷擔隨以萬數堂懼不敢出則令戟士
乘墉發強弩傷數人衆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戶
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煬者時爲守備負
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偷

恃上黠毀猶斷也御史某擢失中使號隱其情以
格鬭聞　上怒王煬以收不發逮繫下朝佐御史
治時議欲盡錄諸脅從者朝佐曰衆吾分耳吾實
爲首柰何株及他姓時郡守李士登爭之力欲曲
赦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于朝力攻御史皆不能
得獄具棄市臨刑崛強挺頸待刃時七月二十有
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歎息泣下朝
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恤之清源諸大賈心
德朝佐歲時餽遺不絕而中使焰頓戢故州民益

思朝佐不置立祠祀之同時蘇有葛賢者逐殺收
稅人稅使孫隆故以織造至頗老成敬禮士大夫
兼攝不無擾動賢既爲倡從者數萬隆亟走杭州
得免有童　者故役巾文定府中爲州判起貲數
萬居于湖恭而從之收劉河稅變起泗河奔避中
寒斃賢原名成爲當道所取後得赦出有餽皆不
受至今尚存

虎枕不殺

許穀字本善歙人文穆公國之從姪也豪健善擊

剱挽彊命中嘗被酒卧嶺北有虎枕其頸醒而覩之屏息甚酣盖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狀許熊視曰彼無忮心乘醉殺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請立縣城不果後倭突至太守劉公承學召與議事令守東門飭武備倭不敢入繞出宛陵遂議城以殺爲將授冠帶行事却之徐爲措置立辦後辭去商于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爲神劉太守淚傷爲文以祭太守時已爲顯官即泗橋先生也

巨賈居間

刑部尚書趙公錦爲南御史清軍雲南上疏忤分宜被逮械行萬里途中墜車再偶入坎窞輪過得不死既至下錦衣獄有巨賈某亦在獄覩公而泣曰公即拷訊宜爲雙足誠得行六十金可全矣曰吾不能保首領焉保吾足明日刑至足有青衣數校在傍若陰護者則賈已代爲居間矣獄上分宜票旨杖百公自分決死　肅皇抹去之削籍歸後起撫貴州過江右見分宜棻屑道傍惻然言于監司加守護焉忤江陵再歸及江陵籍沒公召入刑部又力請寬恤乃得少解益其厚德如此跡極品享高壽完名全節非偶然已

佐軍興

弁州從兄世德字求美能馭惡嚙馬馳回中道以嫡孫故司馬移蔭爲詹府主簿會倭大入再上書極詆用事者養寇狀衆以爲迂與禮部沈郎者貢黃金不就棄官去所受腴田二千畝悉籍官佐軍興費田宅庭沼俱不省治斥綺麗其食麪餅麥飯冷淘至斗許取足而已

不喜神怪

路貴字秉彝順天人麤涉經籍少爲童子師性伉直不匿人過母喪發引倣家禮去旛幢鼓樂用人爲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趿雙屨置案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觀者縮頸貴大笑而去後以壽終

楊範字九疇號樓芸鄞縣人有學行里中有巫稱曰龍神道人談禍福如響家趨戶迎官不能禁公

作文令人讀以諭之弗止弁往見巫捽其首痛毆之巫痛伏惟叩頭求解時擁巫者千百人驚怪散去公楊晉齋守陝之祖也

豕首

東吳有張氏者業儒不就慨慷辭謝去論兵說劍走馬獵狐兎爲俠往來三吳中歸則鳴令在堂坐客常滿而亦慷慨周人之急名隱隱起一夕有客卒至體服甚偉鋒穎橫出髯髮直指腰劍手囊血淋淋下入問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謹坐定客喜動顏色曰夙恥已雪張問故指其囊曰某之首也且曰此去有一義士欲報之聞公高義可假十萬緡得諧所圖吾事畢矣張立應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去告以返期及期不至時已五鼓張慮以日出而囊首見遣家人出而埋之乃豕首也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

涌幢小品卷之十

湖上朱國禎輯

講讀學士免考

弘治十年考察京官五品以下掌院侍讀學士楊守阯疏言臣與掌詹侍讀學士王鏊俱在聽考之數但臣等俱掌印信俱有屬官進而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將坐於堂上退而聽考於吏部則當候於階下一人之身頃刻異狀觀視不雅況我朝列聖於學士之官特加優異如慶成侍宴坐於四品

官之上　祝學與三品以上官坐彝倫堂內今四品官不屬考察而學士與屬官一槩聽考其於事體亦甚不便且學士所職乃講讀撰述之事非有錢穀刑獄簿書之責其稱職與否　聖鑒昭然若非其人自甘賜黜又有不待於考察者伏望斷自宸衷循用舊例特假優禮示崇重儒臣之意從之

弘治十七年翰林學士劉機奏臣雖叨任學士掌印職銜不過五品亦在考察數內乞勅部院先將臣履歷逐一考覈應否罷斥奏請　聖裁果不係應斥之數方令臣會同各衙門從公考察允行於是學士江瀾等又奏學士所職乃講讀撰述之事非錢穀簿書必待稽考而後見況臣等歷事　先朝供奉　皇上前後已二十七年其稱職與否聖明洞鑒久矣若有不稱惟　陛下顯賜罷黜有不待於考察者伏望念　累朝之典及往年免考之例特賜寬假以示榮遇從之

合二事觀之由前則講讀學士掌印之故也由後則學士掌印與學士自叙榮遇中明前說也此免

考之始而近日所刊詞林典故止述免考不推本來歷又止稱學士不及講讀學士殊欠詳備今并其官皆為尚書侍郎詹事少詹所兼而本院廢不復設間或設于南京掌院止侍讀學士豈難其人抑靳其官而惜之耶皆不可曉

學士開概盖　國初學士原正三品後雖改為正五品而體貌崇重如故觀楊公之疏可見五品以下過部考察始于弘治年間持疏陳免亦是中祖宗舊制非因免考始開概也故講讀學士不得開

揖

又五品不逃一句乃各衙門所以嘲詞林者亦收入爲佳話獨鄧定宇先生見而哂之

東宮官

東宮官如庶子而下　國初俱大臣兼領修撰黎淳等九年考滿値　英宗實錄進呈以纂修俱陞庶子諭德等官淳上言舊制無專領者乞以大臣兼之臣等仍翰林之職不許

院中老柳

楊晉菴守隨掌翰林院稱院之後堂有巨柳數章黍天蔽日民之輸廪米者欲暴于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伐其最鉅者公不許作伐老柳賦示意今院後柳不知何如亦不聞府廪米想米歸戶部而柳皆非其故矣

瀛洲亭

院後堂東南角有瀛洲亭環以池池去玉河可百餘丈掌院學士曾植齋朝節欲溝河水注之畚鍤已具時余在史館科深謬稱爲長已詎藉求省毋學士亟來迓不得已乘肩輿往學士迎笑曰老史官當爲主乃爾推托耶時督工者爲余同年主事應雲渠朝卿學士門生也與諸公相顧未及言余曰得注水甚妙然須測地勢高下如何測之池高于河數丈學士召匠詰問曰汝言河高于池可鑿今何悖也匠不能應余曰彼只欲從事支錢糧耳安惜其他故非親驗不能決學士大笑而止乃別爲溝汲井水以灌

二大節

童承敘字大章號內方官左庶子有高才好諧浪喜說相譚死生之理自謂體太魁碩當不壽以志屬其同年王思齊僎果先二十年卒王不及志後王召爲戶部侍郎因宅文字及之感慨且述公二大節云不附石亨求官撓之終不去一朝士辱石氏黨既力爲解後　上怒索其人終不妄指追巳罪當時稱羨而世無傳焉嗟乎士君子隱德美行自蘊于暝暝中者多矣

希贊中允

陸文裕公以詹事推少宗伯同郡孫文簡公以少詹事副之　世廟獨用文簡言稱文簡稱敘中允盡爲窓久矣文裕竟卒于位贈少宗伯文簡以太子少保大宗伯致仕贈太子太保公少頗敏有人以紅燭令作破鹽舉日色如朝霞光同夜月在詞林沉默敦篤卿張桂氣燄不忍傾居鄉存厚道不忘故舊子克弘號雪居以乃祖爲延平知府號雪岑所以志也有高行善大書及畫人皆寶惜之可謂能世美矣

談兵薦起

泰鳴夏字子亨號白厓嘉靖壬辰進士癸卯以右中允主北試中翟閣老二子衆議藉藉次年二子登第乃稍安尋事發削籍幷及鄉試事逮泰下獄問住會倭寇所建白中肯綮當道薦起爲兵部主事至徐州疽發背卒年僅五十泰魁偉長身隆準白皙望之若神而止于此命也

留館職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時瀏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閣學鳳磐愛之欲張方恣雖其子居二甲馮遇之初無加禮張怒言于父曰彼恃會元決留館故爾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徵作邑邑狀江陵權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歷叙日爲馮子館事江陵惆之曰是會元還它編修蒲州悅飲盡權方出次日入朝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𠖥廬所述陸平泉

先生留館亦藉座主張龍湖之力頗相似要之分定雖介江陵雖悍決不令會元既入館復爲它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松綾之說亦未必眞渠眼孔儘大罕希窮措大一絲龍湖具銀幣之說尤贅林既留安用此且不用于先而今乃作謝儀耶

館長

庶吉士推一人年長者爲館長總挈諸務人多匿

年避之　世廟時癸丑馬乾菴自强年在數人下
獨不避遂領長約後卒拜相

館選取二十八人相傳謂上應列宿然　成祖取
有定數而周文襄以年少願入館讀書　成祖許
之則其說似不足據蓋宋端拱初已有此舉以愼
盛取亦二十八人今以選數符合遂附會之耳端
拱中第十九名爲古成之字亞奭廣之增城人廣
東進士自古始梁顥及第之年次郎成之有張賀
劉師道者嫉廣南人右已夜召飲置暗藥焉比臨

傳成之不能應太宗怒抶出再舉登第與選上聞
前事欲置二人於法成之申救謝無有上甚重之
張詠深奇其才辟知綿州長于文章政事雅亮丘
壑後遇異人韓泳邀以偓佺術謝曰方爲親仕非所
願也卒于官或曰終以偓去

改翰林

大臣子弟爲科道者例應迴避得改翰林嘉靖中
御史胡效臣以父璉任都御史當改　御批曰改
授翰林乃近年陰厚私獎准別衙門用着

南翰林

南院在東長安門外列宗人府上　太祖右文之
意可見歲久塌壞右爲衙舍木石俱盡已亥年余
以使事過南中密往觀之荒地畝許而已劉雲呂
曰寧起掌篆請于工部得百金又節公費佐之修
葺略備乙巳余以司業至刻換祭酒矣舊規本院
缺官印必屬司業院中月剩銀四兩一錢入余
受署十八月悉以了餘工并換大門樑柱栽廷中
松栢置櫃貯書檢齋中書籍重複者實之雲居亦

助足二十一史并註公簿列二大屏明刻數目于
上無得私移私借又誡後來凡司業署事都照此
例別衙門來署則否朱濬所以光祿少卿至見而
怒曰偏司業能別官不能亦醉之復發考亭諸刻
充其中此眞同心而院役系松老矣每嘆息曰纔
収衙門余旣被廢追思景象深犯喜事二字之戒
今不知何如夢寐及之覺而失笑且自嘲也

名帖

前輩寫名帖用大字各衙門尤而效之幾與亞卿

等余乙卯年三月過故鄣姚氏乃大京兆嵩溪公之孫出公座主王槐野先生單名帖稱友生字催碣頭細書是年甲辰會元瞿文懿嵩溪同年也亦有單帖稱年侍生字與王先生等次年借書于里中董遐周一舊帙中有阮西峯名單帖字亦如之而畫較細阮是時不知何官稱曰年侍生名下有一等字上寫早臨二字居中速字在右想同門之邀帖也蓋凡事之樸而謹如此今滔滔不可復返稍損之且以爲失體矣

大名

御史與主事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署名頗大王偉時爲職方郎中口占貽之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于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有士子代荅云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大亦從先百凡事體皆如此費墨文房不用錢偉尋陞兵部侍郎客往賀日大名屬公矣偉又占日諸葛大名非用墨淸高二字萬千秋于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煙不識羞衆相傳爲笑其習稍改

坊局嚴重

詞林官至坊局體嚴重稍暇即發單帖邀館中新進者或以地或以科多至十餘人聚集設榼深談因得其人之學問才情短長臧否則稱知已日後連翩爲公輔最高者不難屈己下之劣者亦陰識別以漸改用故新進史官多策勵不敢放蕩慮其卒然來邀也至今詞林中有前輩前後輩後輩不講前輩之說以後此風漸微便渙散極於相傾相賊而後止

或曰必若此言其互相黨比而後可乎曰非也張文僖固已行之矣有大不可乃上疏直言與天下共之有何不可

詞林初授官有七科以上旁坐避馬之說如余巳丑科遇辛未前輩則執此禮後丁酉年補官又有避講讀學士之說余懵懵皆遵行後官南中聞同年集弱侯前過家鄧定宇先生爲司成先生辛未科集執舊禮先生固辭曰即如俗禮所云曰七科以上蓋入科也奈何仍訛至此遂得改正後聞陞

文簡傳文簡辛丑庶吉士徐文貞癸未及第已正
位宗伯仍講鈞禮則不但七科不論并官品原不
拘拘蓋先輩之從雅道如此

翰林前輩

翰林最重前輩張太岳丁未進士陸平泉第辛丑
蓋前兩科矣太岳柄國位少師起平泉大宗伯從
人望也而欲其速去設漢數數令人刺探又數
更新承若曰修汝皮毛行當換改云爾後虛傳有
吉令禮卿捧接平泉即趣入無有乃亟請歸善始

善終矣

陞轉

舊制編修九年陞侍講檢討九年陞修撰既陞侍
講修撰矣與狀元徑授修撰者又皆九年方陞中
允蓋原五品衙門重之不輕授也成化二年童緣
以修撰陞諭德因同官王獻以將秩滿謀于大學
士李賢欲爲巳地故有是命後遂爲例至弘治中
改正必二十六七年方陞五品楊文襄召對錄可
考隆慶中申文定修撰滿九年止陞中允又一年
晉諭德未幾　穆廟登極講官皆敘陞有十七年
大拜者因丙辰巳未壬戌三科不館選缺人且值
龍飛之命也
凡陞遷龍頭借前科之半外轉讓後科之半自隆
慶戊辰後局稍稍變然龍頭猶如故而外轉流落
益多如戊辰李巽軒才名冠世歷落泉幾四十年
僅轉南太僕卿而言官攻之又詞林考察謫官見
後考察即與補官密役仍入坊局復弱侯補後一
推南司業未本　吉郎被人言弱侯豈便不堪此

官耶至王損之列考察凡十三年方補官再遷又
止陞參議舊規外者不謫謫者不外以一人兼之
吾黨之窮乃一至于此

己丑館選

是科三鼎甲外選者二十二人中間才士甚多留
者十二人惟余最薄劣俯仰三十年間初十年聚
京師濟濟皆有公輔之望自己亥年一散便分陵
谷劉雲居曰寧得少宰已不及見蔣恬菴孟育歿
于南少宰莊冲虛天合黃慎軒揮得少詹傳商盤

新德得太常卿署國子監周礪齋如砥得祭酒馮
源明有經得庶子區海目大相以中允改南王損
之肯堂檢討考察今皆作古人董思白其昌外轉
浮沉閩楚藩臬余與林兼宇堯俞皆祭酒被廢三
人僅得不死授科道者惟包大瀛見捷至少宰馮
少墟從吾顧海陽際明家居無恙而鼎甲焦弱侯
竑一擯不復收陶石簣望齡亦止祭酒吳曙谷道
南雖大拜有所阨旋以憂去從來館中之否未有
甚于此者而先一科為丙戌會鼎甲無大拜有五

亞卿皆在事久又皆典會試差以此勝
焦弱侯率直認真　元子初出閣定講官六人癸
未則郭明龍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蕭玄圃全玄洲
己丑則弱侯太倉相公迎謂曰此重任我輩先年
少著精神故到今扞格乃爾諸公看　元子資向
如何擇其近而易曉者勒一書進覽方佐無何相
公去國諸公不復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戢
纂養正圖說一冊郭聞之不平日當衆為之奈何
獨出一手真謂我輩不學耶且此書進後儻發講

將遂與古書並講抑出汝之手令我輩代講誰則
甘之其說甚正弱侯亦殺不復理後其子携歸刻
于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璫陳矩適至取去數
部進　御覽諸老大恚訓由它塗進圖大拜事不
可解矣
呂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閨範一書弱侯以使事
至呂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數部入京　皇貴妃鄭
之侄曰國泰者見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
與焉衆大譁謂鄭氏著書弱侯交結為序將有它

志疑忌者又借此下手至今其說尚盛不獨敗官
將欲啖肉文之不可輕如此
弱侯以此謫官絕無幾微怨色對客亦不復譚及
惟與余善細問之乃述此且戒余曰惟認真故及
切無然余曰不認真乃認假耶然養正圖一人獨
纂不商之衆畢竟自家有不是處
黃慎軒心口爽快其同省范凝宇醇敬先二科入
館而年差減且其弟鄉試同年也黃以小范呼之
用文正故事示重亦以為戲范大不懌遂有違言

黄好佛茹齋持頌若老僧當道頗不謂然因別事
票　有蕭修當入深山之語又因推祭酒嫉言
官劾之黄遂註籍俄一日僧萬餘人來造自宣武
門至寓所可三里肩項相接皆曰黄公所招黄實
不知也久之始散黄知所自來亟歸不出而達和
尚之獄起意欲因達連黄而達故黄所不喜也遂
得免

王損之彊直自遂諸生時文名藉甚且鼎族與申
王兩相國世爲通家兩家子弟嚴事之一語不合

便悻悻出門去兩相國每每優容素善醫時延入
不免綢繆而絕不與事談人短長饒豫章主事疏
上與杖衆喧傳王相國盛怒損之在傍從臾重處
忌者又加粉飾牢不可破壬癸間申公歸由王公
夜出將抵國門恐其爲援遂羅入考功法余在南
中問損之當日事情悵然曰戊子十一月至京見
王氏父子一次夜酌談文尋入西山習靜至明年
二月初五抵宿試院前科場紛紜何人上本何人
得罪畢試後始得其詳而饒疏在正月并不知其

影響也

余去國十八年去南京亦十一年收入拾遺中所
列事款夢想不及救出陳座師之長子心血幾枯
力辨陳太守之不貪神明可鑒皆粉飾作爲罪案
坦然甘之更因此得脫丙丁之阨見昔陀一則實爲大
幸老閒無事偶有所得稍述于後

朱修仲舍人有五計之說余亦作五計配之十歲
爲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煖無慮無營忽得忽失
其名曰傀計二十以還堅强自用舞蹈欲前視青

紫如拾芥騖聲名若逐羶其名曰貫計三十至四
十利欲薰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
奴僕欲衆其名曰丐計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變
已多仆起于爭鬭之場亨塞于嶮巇之境得意尚
有强陽失意遂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
明旣衰齒髮非故子弟爲卿方有後手期頤未艾
顧爲嬰兒其名曰屍計嗟乎如舍人之言肯作老
計死計賢于人遠矣余今已六十前二計自所不
免後三計頗覺夷然今後日損毋以老子作行屍

也

淵材生平所恨者五事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余亦有五恨一恨河豚有毒二恨建蘭難栽三恨櫻桃性熱四恨末利香濃五恨三謝李杜諸公多不能文

有程姓者善數學持某師某友書至余曰莫談且喫飯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也秀才時並不灼龜起課何則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

儒何處著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後失望煩惱更甚所以一味聽命其人黙然臨別求書爲薦余曰生平寡交只此一師一友書已先到黙然而去

惟以退爲樂乃能進退兩忘惟以死爲安故乃能死生一致尹師魯鄭夷甫之事未可輕議也

人有恩于我自當銘心傳之世世不可忘報一切仇怨不但自家當忘亦不可示子孫留筆札何則子孫不肖方且流落自救不暇如其賢也亦不報仇一懷報心便動殺機是種之禍而貽之毒齊桓公之殺糾也至筆劄刊行尤可笑有何佳事而使後人據爲話柄或悼或愠甚以爲恥即其事果實先輸三分矣

講明話可以遠口舌讀閒書可以文寂寥此老廢人上上補藥少年學此則敗矣

夜坐久之忽見燈尖散爲二奇之是夕烹茶甚清又不欲寐夜過半燈尖忽散而三度是時且三鼓矣久之忽散而四雞鳴遂廢寐待之久久忽散而

五雞三號矣其時爲三月十七日豈是應五更之數耶非耶

擇禍莫若輕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之爲禍根也明矣可不兢兢審所擇乎

生平好遊有三快事巳亥重九太和登絕頂風淨無纖雲下視漢江如一銀綫庚子三月上太山看日出早起見山頂之東紅光四射意謂已出亟赴之尚未也亦風淨無纖雲但見光發處如金絲一

深中晃兩角稍微圓天之半絲下有青黑韭數丈
韋之下則純黑不可辨此數丈者乃海水純黑者
上也坐移時日露一點如豆色勝鎔金漸勾漸半
漸圓圓時日觀頂闕有影正相對山尖尚黑漸升
尖白其下尚黑僧云山趾雞三號矣或言看有許
多奇怪疑是眼花非實辛丑中秋石梁賞月山與
樹俱作白玉色泉飛如白玉屑其聲如雷月垂落
而朝霞動白玉忽作黃金色華鶴蔽空旋繞鍾聲
四合萬山皆應一鹿自橋左突過眾皆驚走余奮

起逐之將及鹿躍上峻壁回顧作聲沿澗而去則
天明矣

太和山仰看星辰亦如常登太山較大一倍論山
勢太和更高不止一倍地勢亦如之何星之大小
過異乃爾征北記言大軍四十萬分五哨出塞
文皇至茱萸指侍臣曰到此北斗反在南矣而陳侃
使琉球記謂仰觀星辰亦如在中國一般大約
文皇出塞北不過三四千里而琉球東南海面不啻
數十萬里何星遠近乃爾有自日本來者言在彼
中看亦只如中國一般日本在琉球東南又不啻
幾萬里此皆事之不可解者

近來士夫稱善遊者莫如臨海王公士性公字恒
叔萬曆甲戌進士五岳俱徧皆有記瑰麗可誦性
既好遊而天又助之宦跡半天下雲貴廣西四川
皆徧此四者非五岳所麗而山水尤奇不親履不
必不宦遊亦不能履也公以行人給事中至藩臬
後老煉丹家貧蓋敬所先生之侄也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句妙絕妙絕然庸人
擾之猶可才智者擾之禍不可言雖總歸于庸而
禍之大小必有別矣

有譚理之書有紀事之書有方內外洸洋之書今
人慕速多出事門而諸書並採且又刊行失其肯
綮矣

巧言令色足恭佞人也匿怨而友其人險人也佞
必險險必佞實一人也

自已杜門嫌人出路自已絕滴怪人添杯自已喫
素惱人用葷自已謝事惡人居間自已清廉罵人

貪濁只是胸中欠大

人必一錢不入方是清立錐無所方是貧我輩有尾有田每每受人甞怕豈可言清言貧只是不饒裕不齷齪而已若傪然自命而曰我云云彼云云宜其招怨而趨禍也

古人只說三不惑不及氣字何居要見此字難去去了又做不得英雄直養之則爲浩然之氣

我怨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則彼厚我薄矣

我算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算則彼遜我勞矣

曰怨心便不快曰算心便不開將一點靈臺擾擾役役反出人下噫拙不已甚乎

君子道其常此論理耳若論時勢當道其變如忠孝常也變而爲篡殺淸寧常也變而爲毀裂皆當想到不及爲則淺過爲則蔥恰好則妙人

或曰聖人能盡鬼神之情狀看今來人情又有出于鬼魅之上卽聖人如何識得余曰易之鬼神造化之體段也今之鬼魅乃造化中一點乖氣也甚淺甚拙本色人看之如螢火如死菌不足道何況聖人

收佛之實以文儒飾儒之體以佐佛此皆高明人作用

一友云某背某背都是說謊余曰天地間奇奇怪怪事何所不有隨人說謊未足寫其萬一姑聽之不必論有無也

未有愛人而不自愛者此人心也未有害人而不自害者此天理也

柳玭謂文學德行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

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雨露所不能活也其言是矣然無根而有葉此色厲內荏之小人其得稱正直剛毅乎至謂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不可一日無則眞根本矣

今人行善事都要望報甚至有千善報千萬善報萬之說頗爲村婆野老而設豈背人要曉得只去做自家事行善乃本等非以責報救蟻還帶此兩人直是陡見突發此心如孟子所云赤子入井之云兩人若起報心神明不報之矣

余自甲申至己丑五年因乞耳生底遂聾竟不復
治時方聯第對尊長同僚唯唯而已人皆笑之其
秋忽大開如故不治之效如此

人到氣力竭盡時即貪吝只得放下未盡放下者
爲豪傑未起而消鑠者爲聖賢

自來士大夫中有居鄉貪恭而居官反錚錚自厲
者蓋立名進取之心勝所欲有甚於此故也亦有
居官貪暴而居鄉又循循相安者蓋保家遠禍之
心勝所惡有甚于此故也二種人甚多然不猶愈

于出處作惡爲世間一大蠹者乎

小人失勢而共力猶能鼓黨動衆攻害君子使君
子不敢開口此亾國之小人而失勢者天也國之
不即亾亦天也君子得時而其力不能拔茅連茹
摒伏小人使小人反得生心此誤國之君子而得
勢者幸也國之終于誤非不幸也

凡事君子能放下小人則否大小人亦能放下小
小人則否

韓魏公只是有福此句最妙故曰無福之人不可
與共功名

韓侂胄亦有好處弛道學之禁崇鄂王之封其當
國初誠失策後亦凶終然終不失爲魏公之後

章元禮謂宋朝講明道學　國朝受用此語極有
見解却得　太祖尊崇固是天縱聖人當日亦劉
諸君子之功不少

攻講學者莫甚于宋季至有竄逐流離者然止利
以僞之一字猶可言也近乃訾以牟利利之塗甚
多以學牟之無乃大拙若謂可兼則廉隅齷齪勢

不同塗如何說得上不過心度心想謂當然人之
愈趨愈下如此

聖人語錄是行的說的門人記的賢人則悟得的
命詞的門人修飾的下此則摹倣的安排的門人
附麗的又有一等人絕不知學窺文苑之中斑染
三教之餘唾亦嘵嘵爲此是尚口的改頭換面的
其徒讚頌誇張的古有借經此則借語蓋亦有反
而思之

讀書不求甚解此語如何曰靜中看書大意了然

惟有一等人穿鑿求解反致背戾可笑故曰解是
不解不解是解

疾之已甚亂也難道是容他作養他小小惟他此
處理會不可說盡

有必不傳之書何勞闕他有必傳之書又何苦闕
他

翻刻古書甚害事刻一番錯一番以後者爲是則
必以前者爲非

我輩居林下不是至人莫作懸空齊得喪語直是

向閉門掃軌中尋出許多滋味看世上人紛紛疊
疊到老不休眞是可憐心下便乾乾淨淨

做官只有兩件爲國家幹事爲自己營私二者俱
做不得眞極癡極獃人反而思之自是明白不要
說着造化二字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此是何等語又是何等意
思人却引以自命襲此口吻長了浮薄豈當日立
言之意

以石激水水更清以雪壓山山愈淨以火煉金金
益精尋常體帖于激處壓處煉處不要胡亂討箇
鎭心丸藥如達子倭子殺來力與之抗中國人定
狠于夷狄方寸靈明定勝于外感也

不道人短便不說己長若說己長必道人短

宋朝人物亢李若水之才可以爲張乖崖亢張乖
崖之才可以爲管葛韓范富歐只到得這地位其
分量然也

呂申公用韓富范可謂曲當其才議者謂其挾佻
用間何居

虎豹鱷魚擒而殺之易耳爲文驅得去方難

人都願兒孫聰明讀書取科第富貴予謂如許兒
孫誠佳但富貴行其惡斲伐元氣根必立枯卽做
好人行善事亦發洩秀氣今年花茂來年無花不
若平平一頂頭巾爲鄉黨自好之士乃可久上策
也

世謂竹有節而嗇華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
香惟蘭兼之其說未盡竹無華故中虛而挺不然
是君子乃插鬢畫眉也梅無葉故枝疎而老不然

是野叟乃錦衣博帶也松尚香故干霄而花不然
是偉丈夫乃薰肌膏髮也蘭草本無支幹與三友
另論

余丁酉病幾死病中常覺此身立萬峯頂上兩下
俱深塹或臥危隄上兩下俱大海要見生死關頭
只在此處

病中必有悔悟處病起莫敢忘了

與一友譚五福六極戲言今之君子特不惡耳每
犯六極之五小人所欠特攸好德一件耳多備五

福之四古人云居四之中又須攷考終命爲做僊
人方快此是一說然君子獨無是心乎要知考終
即是僊但不必去求故老年人只以保嗇爲主沉
沉過日即不必富而四福可以穩取決非小人所
能及

近日一名公學問只有三件曰貧可使富賤可使
貴夭可使壽甚以爲疑一日悟云貧可富燒煉也
賤可貴鑽刺也夭可壽採戰也此語太峻却可障
邪

妙語

呂仲木曰行藏猶饑飽吾自知之吾自策之如以
吾腹而度它人之心是既飽而強飲此語最妙然
日身上事推之件件皆然不獨行藏大段而已

范伯達被召問于藉溪藉溪久不應再三扣之藉
溪云凡學者治細述商量義理可以問人至出處
二字不可與人商量也

滇人馬腆游名雲龍以子文卿貴封御史嘗曰枯
體變爲榮體榮體即是枯體綫體變爲絲體絲體

故是綫體有味有味

方揚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志行端方嘗語人曰
善陽也而爲善宜陰此人身上眞水也

齊武帝許杜伯明云矜其功不收其拙收字最妙
凡拙者收得好儘自可觀且有滋味不收則害乃
癡拙也

良法

懸錢屋梁日用一塊此賈耘老韓忠獻之法東坡
效之此後張無垢諸君子爲之甚多眞良法也

韓非子言爲上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可裁削口目小可開鑿此可爲建置處事者之法

好事難幹

義田本是好事宜與徐文靖行之至請于　朝垂永久而其後不免于爭見震澤長語常熟嚴文靖亦有此舉爭又如之共于中翰治訃戶以田價償之乃得息世間事皆如此爲善者實難余少年慨然慕立義舉今老廢不能辦尺寸要之幹亦終歸畫餅口實而已

言不可行

梁闇先生賀欽遼東人清操絕俗講學宗陳白沙師事之甚確乃　國朝有數人物陳言時務疏欲革東嶽玄武行宮教坊司除娼優雜戲恐亦難行但爲之節制可也先生子士諮性通敏博極羣書陳白沙一見稱之曰老眼識鳳雛弘治壬子鄉舉抱道自娛不赴春選都御史張文錦薦召首陳十二事不報辭疾歸先生可謂有後矣

張文定獻十策其三封建豈不迂闊斷分財以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于今也行不得

寇萊公欲斬李繼遷之母真是沒學問

捲簾審視

呂端鎖王繼恩抗李后立真宗大事真不胡塗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不拜捲簾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賀此時帝座上若非真宗將如何必死之矣

人心異

文潞公薦唐子方爲盛德在今日則爲套子張乖崖請寇萊公爲良規在今日則爲惡戶王沂公除丁晉公爲妙手在今日則爲險計韓魏公瞞宮娘公爲獨斷在今日則爲擅權匪獨時異亦其人其心異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終

湖上朱國禎輯

韻均

五帝之學曰成均古無韻字韻即均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二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鶡冠子五音不同均可喜一也

太學國學漢晉時名也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入
國朝因之

雍政

鄒明龍爲南祭酒條陳雍政一款眞可歎息疏云兩京國子監則辟雍也此　陛下之學也今天下府州縣學其大者生徒至一二千人而小者至七八百人至若二三百人而下則下縣窮鄉矣臣自受事以來在監諸生數僅六百一時縉紳誇以爲多則往歲之寂寥可知也夫人才盛衰實關于國運隆替臣不意　陛下之學乃不得比於府州縣之學臣謹按往牒洪武四年　詔選府州縣諸生俊秀者入國子學得陳如左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監生悅慈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樂十九年監生方瑛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宣德四年監生程憲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正統十四年監生金聰等四千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監生黃夢麒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順八年監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二人成化二年監生任蘭等六千二十人正德三年監生洪濡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監生徐何等二千一百五

十一人及至今日寥寥如此非所以風四方示後世也臣　請下禮官廣立科條大興學校夫納粟納馬非　祖制也今未敢議減尚不敢議增也臣初試士衆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長考任前列者盡選貢耳向非選貢一途太學幾無文字矣臣竊數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腐文而太學之士乃半居爲假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不無以行誼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挾亘橋者遊士之猥厚穢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學諸侯進

其選士造士最俊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郡邑以其被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歎也郭夫劉幼安代之余爲司業劉毎歎曰成甚國學朝庭設此騙局騙人栽兩銀子我爲長兄爲副亦可羞也

鄧劉相似

幼安少豪爽登第後收斂一以鄉先生以讃爲法定宇官南司成夲母喪以養後轉北少宰母憚跋涉先生不出喪殁未幾先生卒贈大宗伯謚文潔幼安有母罹官守次第升贈謚與其學問大略相同豈天之竝生奇人抑志至而天亦從之耶良不偶然矣

定宇先生爲南司成蘇士乞一鄉紳書爲先所用禮幣中有一詩扇受之則皆細剖名人真筆合粘而成者有某公至授使觀之嗟嘆不已先生笑曰寶劔贈與烈士即以與之其人喜過望而蘇士甚惋惜謂爲暗投不見賞也

丁祭演禮

兩雍丁祭北因特遣肆于本監彝倫堂南肆于神樂觀皆道流執事

太學生分教

國初重太學北方初平選太學生爲府州縣教官所至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彼選者多驕横奴視吏民不爲禮後徵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至數百緡蓋上之所重必有偏勝處雖神聖當天亦無如之何後事聞多坐死者焰亦少息

好秀才

郭士淵台州人在國子諸生中以文名爲祭酒甘所忌譖殺之　太祖覽其文恨恨曰好秀才都壞了追戮甘極慘

歴事

監生歴事起于天順時兵部尚書馬昂所題謂曹務機要上下疏虞關係不宜專委吏胥當擇監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俾專司稽録因課功高其入銓常資部下所司通行著爲令

民生

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輕之在庠士下逵甚考之
雜圭峰七試有司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人
頤自立豈在小試利不利而俗人眼孔淺以此分
別可笑

余同年生吳徹如諱正志宜興人天才絕世尊公
安節先生丁丑進士爲江西豐城令攜之任慮考
試往復狳走過金陵入貲以去後中己丑進士同
年泰滙宇尚明有氣槩來爲令痛抑民生每形詞
色凡編役不得免尺寸吳方建言歸頗不平一日
笑曰請自隗始爲道本末泰駭然起謝過遂待民
生加等

泰居出入

居拜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浙中持法嚴竿牘俱絕
先任爲泰鴻洲梁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
靑衿居間可以豢取時有泰晉居出之謠居陞南
太常少卿萬曆初張江陵爲政繩下急改爲祭酒
治如督學時而周儆菴子義爲司業周亦無錫人
和厚得士心時又有居毒周旋之謠至形奏疏居
尋轉太常卿

居以乙丑年考我湖先君子與焉禎方九歲從入
郡中考之先夕盜發署前正先君子寓所次日出
題乃譬之小人二句先君因戰悸不能書書亦難
辨居閱草稿批曰此有學識而書法乃爾必警于
盜者寘二等居先生其殆聖乎外嚴而中實婉轉
能體人情

先生按湖時舉小望風搜詐生過失一生宿娼家
保甲夾脇兩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擕以入保

甲大呼言狀先生佯爲不見問者理文書自如保
甲膝行漸前離兩槩可數丈先生瞬門役判其脊
曰放秀才去門役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
先生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
言與大杖三十荷校幷娼逐出保甲倉皇語人曰
向殆執鬼諸生咸啞之而感先生曲全一兩色上
也士亦自懲卒以貢爲教官

沙汰罷官

趙鶴字叔明江都人督山東學政郡邑士汰其十

六又杖死訓導爲諸生所訟勘明調薊州兵備敎官而至于杖又至于死豈偶然耶抑酷刑耶可見前代敎法之嚴如此至沙汰生員又不始于張江陵矣趙詩文刻厲言言自作奇人奇人

精鑒

正統元年兩京設提學御史各省設僉事彭勗永豐人往南直隷松江府應試取十五人華亭七人或以爲少請益之不許曰吾所取皆決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錢溥第一徐觀第三張恭第五所遺

者華亭二人耳其精鑒如此此後南畿督學最著者毋若衡水楊宜與我浙江山之趙鏜楊扳瞿昆湖趙扳申許王三相國鏜以僉都卒于家三相方在朝分作墓誌傳表亦盛事也楊至總督侍郎

天人

李獻吉督學江西試士袁州舉巖介溪來見時巖方讀書鈐山堂有盛名獻吉亦雅重之談次巖偶及其生文字曰此儘佳何不寘上等獻吉爲舉其詞自首至尾不遺一字且誦且問曰如此可得上人否巖駭服曰公天人也不敢復談文字長短矣性高簡獨待士甚厚令勿謁上司行跪禮故事五日一上察院聚揖至是亦廢遂與御史江萬實忤互訐奏萬實謝病去而左布政鄭岳恭政吳廷舉與獻吉素有隙吉安知府劉喬尤甚皆以侵官奏廷舉至棄職去獻吉亦累疏劾辯事下總制陳金金以寧前多事不暇請以各奏詞併付巡撫任漢及紀功給事中黎奭等勘理漢等顧慮不能決於是給事中王爌言江西羣盜縱橫之時各

官不能協濟時艱逞其私忿自相搏噬有傷風化乞特遣官究治乃命大理卿燕忠往會奭按之忠等奏岳喬賦有實跡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皆宜罷黜廷舉論事過當擅離職任罪次之又劾金臨事托避漢中立不決萬實奏詞半誣布政使黃瓚按察使王秩僉事李淳等承勘遷延亦俱宜罪都察院議覆詔黜岳喬爲民夢陽冠帶閑住奪廷舉俸一年瓚秩淳各半年金等俱宥之萬實後以考察去而獻吉在事寧王陽禮重之請得陽春

書院記後寧王敗遂以此陷獻吉林見素救之得免凡忩雖險薄之名加者無所不至至天啓元年始　賜諡　公論乃定

持舊制

孫世芳華容人以職方郎出督雲南學政爲寬科條凡試士既命題度不盡記者示以所由日稟質由人撰詞由質苟不及此即宿搆何爲御史某欲合試諸應舉者持之日非制約士以八月五日始集會城御史卒不得試其僚由左布政遷爲都御史撫滇還之日勅諸司不得乘輿傳呼公曰制內三品始得與外三司與非制也然都御史爲布政時業已先之且都御史與四人耳今用八而以禁人不與是五十步笑百步走也其人爲斂容謝

停告考

各省巡按于科試年大放告考自昔行之正德中陳公鳳梧督湖廣山西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其巡按以民生送入學者拒之眞一大快陳後至副都御史泰和人　神宗初年我浙中亦有告考丙子年吳御史從憲收至千五百人中試者幾三十人近年始題準而督學自以干請批送者甚多吾友陳赤石大綏至盡黜之又一大快陳浮梁人

免追廩

舊制廩膳生員黜退者追食過廩米甚以爲苦成化九年北提學御史閻禹錫引考察黜官爲比免追從之

督學發策

唐元山書爲剡城令多善政後唐漁石龍至時召父老咨而行之元山服其義遂相知重及元山以議大禮位宗伯與宰衡異同時龍督學陝西因鄉試發策論朋黨陳列大義以諷元山閱錄曰是策專爲大察非唐提學不能作亟呼泰吏語曰爲我謝唐君謹受教矣元山丰裁甚峻此段屈己受善亦自難及然未知眞能受教否尋病命入閣卒不起則改之亦何及矣人生少壯時不克己從人消鑠氣質老而悔之眞是可惜

親行冠禮

萊艮材崑山文莊公之曾孫也督學御史張鰲山以名臣之後親至學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文莊之澤遠矣鰲山亦君子哉

嘉靖甲子安福鄒穎泉督山東學得邢知吾侗曰異日當文名天下時邢年方十四召諸耆省之司衡堂親行冠禮東方傳爲盛事

重教職

國初最重教職所司不許差遣教生員必有登科合式者方敍陞或辭職得去官廣東博羅人林厚

字萬重以舉人歷四學職凡三十六年方允歸令勒爲定法積三四年一轉惟有氣力貢緣者上進又進士得告改大郡副榜舉人得大州縣其擢尤易尤速而貢途老死不自振益懈于教矣

不上名

陳賢糸政觀之爷永樂初徵人館修大典先後八年爲諸儒所重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感賦上奇其才　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于今

爭以徇君耶論者劾其違　詔不忠忘親不孝衆爲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竟置不問

歷清淮湖口南康教職方客京邸有邑子暴病往視之已喑不能言篋數胸其橐已屬賢賢檢視橐中裝且百金慰之曰得無念此乎錙銖弗致而家者吾責也覓全歸之在南康常出江滸見一人病擧爲同舟者所棄舁歸學舍予飲食求家人護視問其家知在嶺南移書又不報亟斂而瘞之

奏彈靖遠

正統十四年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宮聚等奉　命征思機發不體　上心惟縱巳欲行李二三百扛動役五六百人挾帶私幣等物密儎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違　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萬以用及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傷殘畧不惻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逮米六斗搬負艱辛何以養銳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馱糧爲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

江邉攻圍不克被盜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
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
爲功欺天罔賞昔唐南詔有管侍御史李宓將兵
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
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　皇上
深居九重豈知此弊乞將驥聚詭付法司明正其
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
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議遣御
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覆

勘明確具聞　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
先是驥等奏捷　賜勅獎諭令還京尋雷驥勦貴
州苗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免刑書而加祿進封之
典賴以寢矣

竹背學

戴冠長洲人爲諸生高則下視曹耦人多忌而非
毀之然卒莫有過者試必居首背學御史紹興人
以文章自負或譖曰戴秀才嗤宗師文御史怒將
黜之會罷官得止後以久次貢爲紹興訓導與御
史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死其家謗云爲戴
教官激怒以氣疾殁遂歸雅有志尚小時即上書
有司請査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
王公以都御史撫江南特愛重每召見輒款語移
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倦歎知非經生也及貢至王
公已爲吏部尚書見之驚問嗣尚衆子耶因問當
今切務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又勸
公不棄過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推奪志其言謇諤
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爲患有韓參議

者從訪水利得失條上皆行之

不負心

俞綸滄州人少負意氣爲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入
海時有閩寇充民兵有斬艾功不自敘爲諸生舉
于鄉赴京過沛沛令馮鄉人也貸十金既下第謁
得歙縣訓導馮已死矣遺介還其子珏珏以無券
弗受綸曰貸金無券信我也若遂弗償非負汝父
負心也汝父復生其謂我何爲文告其墓强與珏
乃受廣西聘典鄉試有以金賂取者賦詩憾遣

之其人愧謝去任惠州過贛按察僉事陳公壯以卒送之道經南康卒謂尹曰過贛乃陳姻家也尹信之厚致賂辭曰吾非陳姻卒紿君矣　憲廟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方在貶抗疏請以己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

書香窩

劉昂字孟頫祥符人性狷介與衆寡諧家貧績學勤苦成化間江浦張瑄巡撫河南聘爲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之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

聞而嘉重館魯齋遺書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以身爲教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者多爲名士貢禮部授内丘訓導敎士不倦内艱起補棗强郡太守知其賢委攝邑符政令清簡百姓安之日讀書堂上事至又能立辦弘治庚戌滿九載入京上崇守令重儒道二疏爲當道所沮遂歸歌曰職冷宵微言諳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致仕歸築室扁曰書香窩日吟哦其中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

教職入臺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弘治壬子鄉舉爲江西德化教諭典試咸自主斷交薦考上選御史敎職擢臺臣自清始清在臺逢逆瑾之禍廷杖謫米運敗復官備兵左江貴表事蹟歎曰可以歸矣居家蕭然寒士霍文敏深重之夫前朝敎職尚入西臺今并國學各堂俱寢不行科目日多人才愈下非一日矣可慨可慨

執蓋護行

劉文靖之父名亮以貢爲滄州澄城教官性嚴毅士皆畏而服之在滄病暑夜坐雨中諸生更執蓋立侍去澄城道梗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與盜角不能近此雖公之教法而一時士風之厚亦可見矣

禦倭

唐欽堯嘉定人爲諸生有名好講論世務慷慨有大節貢入京倭奴犯境亟歸言于大吏權假州廳兵爲援賊薄城下親仗劍登陴冒矢石一夕賊遁

城三面鼓譟惟西南闃寂然疑之即躍馬往見賊
方伯林麓中進邏出將濟河命連弩射之賊惶駭
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
首犯請易漕粒以銀奏留十萬粟以是城久圍而
民以無恐時狼款兵被調城守出私財厚撫其豪
長人人得其權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

材略

黃暎莆田人偎遊訓導知縣王羿以二百金寄之
雖所愛妾莫知也羿病歿先生呼其子來授之歿

麗水時浙寇張甚衆推其材略奉以拒賊即加部
署諭以忠義衆感激效死鼓之而進賊奔北境土
以平陞廣元教諭與僉事董應軫同時濟江董船
覆呼近岸諸小舟莫肯前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
囊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而渡董獲免衆義之刻
石書其事

贈文

賀鈞廬陵人家嘗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
無所問爲麗水令見官不能俯仰張羅峯方赴召

驛傳絡繹獨不一見改應天教授日與諸生講學
必依於孝弟忠信贄儀悉却有強之受者則曰吾
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即
惠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
之誼今乃復見南宗伯渭崖霍公加敬禮贈以文
稱其詞不飾以屏僞禮不縟以崇質言不諾以自
立儀不炫以衷乎誠求自得而無外羨云一日出
城訛傳與賑落水士子傾城來迓則方坐池亭吟
詩相與奉之而入

執正存厚

陳芹應天府上元縣人爲崇仁教諭其令峻刑併
斂衆大譁有二生員素有私憾遂揭于諸司誣以
倡率鼓衆聽者不察牒下仰芹執不發奏記曰
令奉朝命不能禁民無越志而謂倡自二生此理
勢必無臺持三尺法祟以加之若拉朽耳芹司敎
事而坐視誣陷是不得其職則當去也若二生自
以別情取戾則寇約自有一等薄在豈肯輕縱當
道是之二生得免其一官教授一恩例冠帶皆善

士也此弘治間事　先朝重儒官所用得人故敢與令抗當道亦雅信重令則唯唯曰可殺便殺之矣又有一教諭曰李登與芹同縣亦得崇仁有肆侮貧士者衆爲白于令令有所私不懲遂積疑移怒于登搆于上官時令亦被它搆屬直指使者密委它官訪令事正登之親故也因爲詳解得不罪人以問登登曰吾自分已矣令方熱中仕版吾安忍重傷其意人咸多之

課士

王士和字希節候官縣人正德丁卯舉人甲戌署錢塘教諭縣自弘治丙辰丁獻登科未有進士幾二十年公萃諸生試之日課文一通親爲改定盡日輒第而警策家故饒豐酒饌與諸士飲食如親子弟或貸與錢物不校諸生感奮凡二十年成進士者十五人連考鄉試晉繁昌令高郵知州調海州以優之棄官歸卒年六十

天遣故人

廖輕字鍾毓崇仁縣人幼刻苦力學正德八年鄉爲署海鹽學事與同寅陳琀相友善琀莆人也敦行誼善詩文二人愛慕皆出肝膈公歷任廣楚常修候於琀及謝事家居琀年已七十餘忽攜僕來訪相見對泣旋復忻慰居歲餘琀遘疾弗起公揮淚曰兄毋慮天遣故人終於吾手喪具當勉力圖之琀顧僕點頷而逝公爲捐貲厚殮立主於家服朋友服爲喪主率子侄朝夕哭臨七日訃報琀子至則厚遺歸其柩

直責主司

李鳳祈州人嘉靖三年爲象山司訓古貌古心博學能書內子雙瞽愛禮有加其子得金于市屢使還其主坐齋舍中日爲諸生多所發明會主司恣睢任意士子少有忤者辱以非道出醜詆語鳳整冠揪鬚直前厲聲曰大人爲斯文宗主士子觀法何躁妄如此因言不可者三同列皆股栗主司氣奪從容步出閉門求歸畱之終不可得

救難生子

嘉靖十三年甲午陝西鄠縣丁邦相者攜其幼子

六兒往投巴縣劉主簿主簿王姊夫也至則不禮會劉亦失官歸王不得已乞與同舟又且病主簿恚之至潜江欲下諸水屢不得死乃推而棄諸路旁逸去父子匍伏行乞市中居無何父困子獨行乞問乞于學諭任良幹所且告之故任哀之曰嗟乎吾不為計將父子同死誰為還鄉知若者遂躬詣困處致醫藥飭設備至王病且死泣數行下公亦泣曰若無憂吾為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葬立石焉收六兒于家與弟同臥起令學書報書于王之族兄為順天府通判者無幾通判亦卒書未達郭而王氏以主簿獨歸意兒殺訟起成獄則通判之父為王翰林九思得遺書篋中六兒手模在焉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垂死見之泣曰吾兒其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潜江取子當是時任已行取起京行時誡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錢至則家盡却其金而厚遣之母子得全王主簿獄亦解任後官中陽知州祖母尚無恙父母具存五十後生子人以為有天道云

肥香

于良臣錢塘人名軒受業姚文敏公之門經術精專以貢為松谿教諭時年五十無子棄去不赴陽明先生為賦當年一詩家本饒中落晚年轉劇後自號曰肥香道人後有子曰元世其家學為休寧訓導家復完年八十三卒肥香之名亦佳

正德中欽方肯堂司訓我湖門人吳御史巡按浙中行部謁廟畢詣司訓齋執弟子禮如受業時方平受不辭宗家行重斯脫重罪司訓怒斥去若兩公者真可以風矣

辭貢

許西溪岳安吉人嘉靖丙辰當貢入京以疾辭或問其故曰吾少壯不克致身於明時今老矣無能為也吾嘗勉友人某以恬退不吾聽卒齎恨以歿幽明之際吾何忍負且自言而自背人謂我何將學阮函峰高其志署牒云北生殆病疾煙霞足媿世之沉湎榮籠競進不止者傷有司具冠帶禮幣旌之

兩歐陽

歐陽閎字崇勳泰和人文非公之族兄也從王文成游宸濠有異志進曰以時事論將有漢七國之變計將安出三問文成不應而密詔之曰書生何容易論天下事可謂易洗心一句沉思有悟乘長詩賦童庶子重之語人曰歐陽生理學之由賜詞賦之在宋也父資爲林邑訓凡五歲滁州學正與其鄉先生胡莊肅公深相結滁人號曰歐陽家又一醉翁矣父之拂衣歸子況字曰方博極羣書爲

文敏而贍尤工四六亦以明經貢如京師例入太學同舍某病調護盡力沒則棺斂其子以謁選補代界之數百金無何卒於官馳往伏哭其子謝收責也邑瀰感公收淚言曰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吾鄉者過于一泉而出涕豈有恨耶急取券付之曰事有不可知若父方仕而忽然吾奈何能長有此也遠近傳誦其義

海徵

程文恭休寧人爲邑諸生介然特立有所不可義形於色邑令李遇難郡大夫嫁禍於余孝廉璉侍御史行縣問諸生皆不敢對獨前盛言枉狀辭氣俱奮事遂解學使稍更張不厭衆心具言其不可得止爲西安訓導擢遼東海州衛教授少夢渡海作破海詩曰日月乾坤鏡波濤魚鱉家攬觀窮宇宙指顧判夷華遼負海此豈其徵也尋告歸年九十卒

奇中

楊松字孟岳建寧人正德中貢士授廣州府訓導

丹爽歸貧甚莫自存也乃時時自踞宇宙道義場中不會饑餓倒人服闋復授廣之香山香山僻在海隅上習樂游衍犯身利松謂之曰陳公甫非汝郡邑偉儒乎彼其一孝廉倡道白沙崛起南服至今江門煙水白龍池之風月揭揭如在同時握鼎爲持衡樞者今安在也而況如諸生耆樂游衍犯身利哉學士黃佐爲諸生時貧甚松却其贄重遺贈之佐父善星曆多奇中而松謂之曰子[illegible]人多中余以文占汝子亦奇中如予矣佐果以其年魁

多士

胎色

蔡黄卷晉江人字于省故名黄囡生時胎衣色黄故父以命之後學使爲改曰黄卷精易學嘉靖中貢授雎州訓導督學罷優劣二簿卷持不署日所名劣士非劣也貧也某不願吾黨有此名抑平原獨無何害轉汝陽教諭識楚賢孔惟德於諸生中其後賢至南京吏部尚書而惟德來爲郡太守卷不往賀惟德率同官來拜乃出見其後率以朔望率同官省候至則二破竹副床而已守請卷各用其一侍坐而丞判推官猶列坐破小竹凳惟德或時寄問曰吾師有以示之蓋望其爲邑子請者卷曰願公愛民如子于願足矣不知其它盜附永寧城指揮某當連坐重辟惟德來問卷曰法不可貸也而情則亟政弛久矣事起倉卒一擁弁其安能支指揮竟得生後聞其故齎百金爲壽怫然辭卑曰吾何與吾何與仕終唐府教授雎汝兩地並祀之學宮

浚泮池

翁興賢尚書正春之父也以貢歷金山衛學職陞兩淮運判不赴在金山武弁慮文盛軋已爲木將軍關弓射文廟甚者毀棄聖像爲厭術翁素究青烏家言捐俸濬泮池得木將軍聖像于污泥中未幾諸生張鼎軫李夔雲徐光啓相次登第光啓中解元有名

世俗溺人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爲近體詩有警句性誠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爲的爲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欲遷其嫡母之葬而以生母配祔請具奏草志力折之某公猶焉志曰以若所爲非獨禮悖且不免于法某公乃將他訓導錢延者草疏以進　英廟哀怒責某公所爲謀者枷號于市人皆服志之有識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肯強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病祓面以死人指以爲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于禍則服以爲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則指

以爲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説愈久益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

掾令修志

郭南字世南鄞人以邑掾起家初爲吳江典史築長橋有功遷常熟簿昇攝令時推能吏虞山出軟栗甚肥美民摘以獻南食而甘之乃令悉伐其樹并絕其種曰後必有以是進奉病吾民者南自負博雅修邑志人頗訾之滿九載歸

擒盜

張汝駿陝西涇陽縣人以掾吏爲眉州判官署嘉定州大盜入劫庫自呼壯卒健僕格鬬甚力盜引去至明偵其黨伏鑽洞深入擒之皆盡先在司農辦事庚戌虜警在事者計無所出以問掾應對如流倚以集事嗟乎世間人才既異途沉下僚者豈少哉掾雖不顯而壽八十一子問達官尚書天因有以優之矣

三不貪

郭文通慶都人嘉靖末以掾爲碣石衛經歷時征賊伍端諸將皆敗獨文通大開城門使卒環侍持滿以待動賊懾視不敢動尋遁去居民賴之後屢討賊有功擢至肇慶府同知嘗語人曰吾有三不貪官也錢也命也嗟乎不貪官高士也不貪錢清士也至不貪命則忠孝大節皆從此出此聖賢豪傑詎易及哉

公庭詩思

吳孟謙莆田人爲府小吏性峻潔容止端嚴弘治三年爲順德丞民供折薪錢數日丞何功受此番

畀後山之役轉俯久多浥損自以俸償卒于官郡立齋時謫吏目詠之曰君裳蕭疎君貌嶼嵎公庭如寺詩思如水

天下第一

鄔尚達福清人少剛介就掾執役藩司以潔廉無害除得任丘尉執法不撓邑人大學士李文康嘗語諸部使曰吾邑尉賢者凜有司直風惜位卑耳憂歸除補雩都復爲王文成所賞識有天下第一之譽轉大冶主簿故苗地長吏多不樂往代行令

事多方撫恤盡卻例金錙銖無所取至饔飧不給
郡民有饋門粲者旋却之民苦請非敢涸公不忍
公貧耳公曰我貧尚有祿尉毋慮也歲荒邑多逋
賦坐奪俸民聞更相責讓曰吾簿無俸不餒死耶
爲日夜輸納課更以最任久不調力告歸邑人追
送數百里號泣載道爲祠祀之郡守吳希賢贈以
詩曰十年作簿貧如洗不改生平一寸丹抵家貧
甚所居卑短𥚃敝縕俱盡族人有爲河源尉者積
金錢巨萬以衣一襲遺之不受卒饑寒寄寓以死

臨没謂二子曰吾作官二十年無分寸遺子孫愼
毋假貸治喪累汝其族以採史與者甚衆獨公最
清白人謂有陶靖節風韋山先生其姻也感慨書
一聯贈云濱海村落許多此處見衣冠家文物吾
鄉縉紳無數惟君是清白吏子孫

自稱名

黄清上饒人起吏員淸勅擢官嘉興同知加四品
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通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
于寶應之寧國寺蓋上官忌而擠之水以没也至
不能歛以病卒聞贈䘏有加黄伉直與人言必自
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隄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錙銖
磨算上下皆不得欺冒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
病水次謁所司令人寮促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
復甦扶入城凡二日氣絶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
日也年僅五十八㕘聞有艮工苦心難以名言之
語管理海塘採石我湖先祖月溪府君親受役見
清徒步出入慰勞夫匠倘徉勤苦運石甲首自扈

酒勞之無絲毫乇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逸
爲盜事發逮捕獨移文昭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
後聞變致祭哭三日祈亦不知何許人嘉興題名
記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
始知爲上饒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淸官之後多
不振劉司空元瑞其一也天道信不可知然吾亦
未見貪者厚積世世受用總只各挨所見各就得
意處行去不必相笑相訾議也

批内官

蕭景腆晉江人以椽授定遠尉定遠經大盜残蹂之後百姓流離景腆與令弔死問孤修城鑿池身先畚插以憂去服除補長洲時織造太監張志聰恣睢横索長洲令郭波持法挫之志聰恣甚誣令撓御造龍衣毬而倒曳之車後景腆聞領所部弓兵奪追直前手批志聰落其帽市民從旁觀者盡爲景腆張氣梯屋飛瓦群擲志聰志聰阻折去竟奪令歸志聰還訴　世廟有旨械下詔獄時令已先擢入爲工部主事亦與景腆逮下鎮撫司拷訊

廷臣壯其義會疏救之令落五級而景腆仍調尉永從吳廷舉巡撫吳中爲景腆立仗義英風之碑碑於長洲之縣門孫騰鳳舉進士官運使

罰水

田濡尤溪人正德間以椽授處州衛經歷剛毅持重　武廟南巡逆彬檄諸衛以遼金二書進衛無以應擬醵金軍士以貨使者濡獨不肯且上記言書籍宜問諸學宮衛所不過軍器若文冊而已無從取辦彬怒將逮捕太監張永阿曰安用此扳在國子監乃索諸海濵耶衆大懽笑助之聲徹　御幄　武皇訊得其故亦笑曰江平虜此箭射不着當罰水二鍾詣內侍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攜之走出自此喪氣濡後遭繼母喪徒步歸脛腫血流塟廬墓側以哀瘁終

代罰

王蕖寧夏人吏員爲保定府知事　武皇南巡過之巡撫伍符設讌符素洪於飲　上聞召與拈鬮賭大觥偶不勝甚慍連罰符數觥潦倒匍匐階前

上大笑蕖直前奏曰符老不任罰臣蕖請代　上睨而問曰汝小官能勝幾許對曰不敢　天子遠過撫臣　上拍手笑手大觥賜者三執壺者將復注上曰止不要採它這蠻子會賺我酒喫着扶巡撫去符出謝曰今日微君幾殆欲薦之曰是薦酒也覩聽不雅人且議我後卒辭之

發橐

陳景弼莆田人弘治間省祭先後上疏十餘皆切時政後授潮州衛知事署海陽饒平二縣愛惜民

財不爲勢屈有給事中以使事過里諸貸以厭率徐卒發其橐送其贓物于府庫時論壯之

袖金

曾仍與化人爲藩臬從事以待次銓曹時郡守林慈邑令張朝博士黃暹相繼客死於京悉爲之經紀博士病且革囊三十餘金置仍袖中曰奴輩非所托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廣外渡告歸授其子曰此先人爲纊時寄也物論高之鄉人林學士文語同列曰椽行乃爾吾儒㢘有弗及者遂與定交後官小鹿巡檢竟棄去

禁入試

太祖開科取士以吏員心術已壞不許入試然在建文時張祖之識力義氣卽士人中不可多得見此後獨非洪武中人才耶何絕之太甚如此蓋當元末法度廢弛士豪奸僧相扞爲惡皆此輩爲之耳目左右故恨甚且用重典懲其不法者一意興學校教士其俗頓改并吏與其子弟之納名者頗惆悵自愛先朝名臣就中擇而教之有取科第以去而其餘入仕者儘有可觀如十二掾吏傳亦可矯矯挺拔類中也竊恐 太祖在今日亦當開禁而惟書算一涂最爲弊蠹各縣戶房窟穴不可問或增派或侵匿或那移國課民脂蝕損靡有紀極甚者把持官長代送苞苴吏不過拱手聽其指揮飲餘滴耳萬幸頻役滿則出門而此輩積數十年互相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牽連吏禮兵三部尤甚 太祖見此不知又設何法以治余謂縣官能治此卽稱卓異部官治此卽忠良當大用矣

實効

張祖惠安人建文時以宦吏入部考入格留爲吏部吏其時建文君方與方孝儒輩講求治古經濟之事多變章奏 太祖舊章下吏部剳午祖爲尚書張紞所信愛密言於紞曰 高皇帝起布衣有天下立法創制規模遠矣紛然更改未必勝前徒滋人口願我公重之夫爲治亦顧實効何如耳紞深然之而奪於羣議是時添設京衛知事一員佐經歷理刑名詔吏部選可者紞曰無逾祖矣授留

守知事　文皇即位除罷建文所置官出祖爲湖州安吉丞居九年有治績方紈被譴自經弃戶歸屬吏無敢往視祖日經理其殯殮畢哭奠去

三司獄傳　　瀟見龍集

吾閩蓋有三司獄云其一爲孫一謙一謙者溫麻人也爲將戍子已丑間爲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爲利於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須繫囚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

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劑一杯杯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杯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視囚衣㡚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饑者予囚飯之卒因得不死獄卒無敢名一錢者每曹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就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瑯琊王公世貞皆加歎異欲爲之地而一謙　滿三載考轉靈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楮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遷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歸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爲某地主者與之應答妻子駭之不數日遂卒其後十餘年有同邑陳繼源繼源爲大勝關大使關七人皆愛大使不背我錢及遷溫州司獄窮老矣亦即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

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此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乎蔣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能供饘粥依老僕以居予深憐敬之又聞其爲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未幾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死矣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繼源與孫一謙同里相去二十年並以椽吏著名繼源今尚

鏤鑠無恙

又有閩縣蘇夢暘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謁予予以一謙事告之夢暘心動至獄問一謙所爲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暘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於是盡舉一謙所爲踵行之而益戢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鑼令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鳴者與同罪於是獄中肅然其他踐更稽察撫恤病苦法甚備郎中沈玹嘗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也

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爲收瘞者率置竇中群犬恣食之夢暘惻然適料囚米有餘即白視獄諸曹郎請爲櫝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賓丁公時視秋官篆聞之喜益發衣絮諸物令夢暘給施諸囚未幾轉粤東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遷於是特奬夢暘貲遺之甚厚予語夢暘曰幸矣子之遷也王郎中何如人是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者仰吾莫敢望今丁公以予並稱不其榮乎夢暘曰某則何敢當雖然某聞念經作佛者不爲福田吏目何病某行矣於是跳身之粤夢暘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薄不携家其爲吏目亦然蓋有志者也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二

湧幢小品卷之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兵制

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木爲兵蚩尤以銅鐵爲兵揮於作弓夷牟作矢湯桀五庫藏五兵秦孝公以戰獲首功多寡授爵秦二世發閭左民戍邊漢惠帝令戍卒歲更武帝置八校尉五偏國宣帝募佽飛射士初置屯衛屯田後魏作府兵後周置十二衛兵隋置軍器監始募民爲驍果唐玄宗募兵宿衛募丁壯實邊昭宣帝文民面爲軍五代晉籍鄉兵　國初立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後五都督府而衛所則立于元年有京衛外衛之分親軍十二衛不在京衛之列中都河南山東大寧有入衛班軍　文皇就中摘出北征分爲五軍歸則團操號曰京營大率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二十人爲一百戶所其官增設無定員召募始于正統已巳踵于嘉靖庚戌征倭處州兵河南毛葫蘆山東槍手皆募兵也兩廣用土兵洪武初已然後四川雲貴亦如之在制馭何如大征居其十八

京營

徐文貞謂京營兵世世有月糧暇時又營生事不調從征平時　郊祭上　陵拱衛　車駕寓甚盛當開操時如法訓練萬一如庚戌有警登埤白不乏人正不必責之臨陣此如大家世族多義孫一旦呼之可壯顏色若邊陲如戚將軍練薊兵勝略固自有在此言切中京營育祭若欲練以從戎捍敵是以小兒夜半捍大盜其家安能抗人家禦盜不別募壯丁而責蒼僕與二三童子日討而訓之何益

清軍

余年十四五爲隆慶庚午辛未間見清軍御史至搜剔操切民間騷然每區甲有充軍一名里長解去給一帖爲據赴縣掛號御史至據號徵帖先考心齋府君藏其二先祖川溪府君忘之久矣諸甲長漸忘失無存者比御史至莫不皇懼先府君以

帖上乃得免先祖嘗若吏牛其係死捶楚者無算
後見楊襄毅公集以邊患防一御史上此說行
之二年無所得遂罷後讀楊文貞公傳條陳清軍
一件謂南北不相習以極北往極南極南往極北
是驅之死因引祖制除逃軍仍着其餘軍丁各就
近衛服役因會議今後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遼東
諸處雲貴兩廣四川湖廣江福浙江南直隸皆發
附近者分及邊海衛待補足其缺填腹裏之缺允

之天下稱便余謂今之犯罪遣戍者亦只發之本
府縣相近衛所使武弁拘管屯田則惡人束手受
制流官軍職皆得治之又免僉解纏累之苦嘗見
僉解有民壯有里長兇日夫解又買軍妻費可百
金而得者勾吏害經年不行在在宗詐弊不可言
且原有妻者索血另買到彼處掛號食糧逃歸則
糧係彼處官支公私皆受損可惜可惜

家丁

唐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
食思亂盧鈞撫之乃定此家僮即家丁也隋張須
陀有羅士信王君廓有李存事晉戰乃家丁所自
始

民壯

民壯之設介在軍民間最爲得用　國朝威于王
陽明在宋謂之弓手

弘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
教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
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

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
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
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
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
糧

土兵

其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刺爲兵者是也然唐
藩鎮與漢郡國所用獨非此類乎　國初胡深在
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

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遼請下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供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因在也行之數年使所在兵强而財阜此制最善然則元法度寬縱又當優擾時故可行且不獨深有此言韋濟父子兄弟周已親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陝西撫臣盧祥之言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僉民壯亦入其中量加優恤凡得二萬人時毛里孩方强盛驗邊備之不敢深入　世宗庚戌以後建議欲練新卒而不及土兵毅撫成功王恩質以此受禍唐荊川以此受謗今邊方有事處處招募未知此制可行否

調兵

調之說凡二一調邊兵一調土司兵邊兵起於正德六年流賊猖獗允兵部尚書何鑑之奏調宣府延綏奇遊兵五千五百至涿州聽總督官調遣亭益以遼東大同二二枝數數追賊敗之事漸于提督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馬俱病請悉遣三之一部擾從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宣大軍過京犒勞後至京　上方好武事遂留不遣并保定兵亦召入尋命京軍邊軍互調出入大臣爭之不聽然京軍終不出而四鎮士馬團操大內號外四家其軍馬依威寵人皆畏而避之至　上晏駕乃始散歸　世宗時虜微各邊互調而調守薊州者尤多　神宗二十年前邊上安堵免調比征寧夏征播征倭悉借邊兵東西萬里驛然煩動矣

土司惟川湖雲貴兩廣有之然止用於本省若隣省未嘗上中原一步也亦流賊時微入用之有功嘉靖間南倭北虜無不倚之且倚爲重如湖廣土兵永順爲上彭翼南保靖次之彭蓋臣其兵甚强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五重其餘皆置後歎呼助陣如在前

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揀選宣慰親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勇者報名眾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有功但沿途苦剽刻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委故也其他若安若岑若奢大約相同餘瑣瑣不

足道

土司兵近年官數亦調至萬矣其實彊者亦不甚多乃官則增之以張聲勢而彼亦願增以徼糧餉賞賜本司不足則借之他司又或收集地棍爲助而中國亡命與不得志流落者投之如鶩漸多漸黠漸橫漸不可制而我軍實又盡虛此西南之大患也且如號物之數曰萬女直兵滿萬不可敵蓋言精也匪獨女直即南方號稱脆弱兵滿萬而精

其可敵乎更下一轉語女直精兵滿萬而將非阿骨打等其可勝乎譚者襲口吻而不究實際往往如此

背水陣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人人能言之又必引韓信背水陣以實之是矣却其中有緊要六字讀者全然不講可笑六字者何曰殊死戰不可敗是也此最用兵得力處所謂人之命根屋之柱棟而太史公文章妙處亦在於此若舍此不去著實講究

而徒曰我欲云云即十萬二十萬置之死地圍而居之如羊豕豕然豈不可恃其又何益再有進焉水上軍不可敗亦全賴間道赤幟二千人得此一著方纔收功不然水上軍抵定亦濟得甚事此絕世神謀閎計出九天潜九淵者所爲而人乃引以資口角可乎

多多益善

此四字惟韓淮陰自道是實話其曰陛下不過將十萬猶是君臣間體面話頭奉承幾分而下亟足

之曰天授非人力大意可見益帝王與臣下不同自當別論此後在唐惟李靖至我　明惟中山王可以當此靖知幾能事唐太宗中山間道能事我太祖然爲靖易爲中山難其氣象自然有別而靖之氣象又勝於淮陰所以然者淮陰自是天人然當秦末焚書之後流落奔走衣食決無學問工夫觀其自請假王可見靖讀書曉禮義識得眞主雖有欛柄而中山王則亘古聖賢豪傑不可得而擬議讃歎也夷狄則粘罕伯顏亦可語此

詞林譚兵

兵家自有一種天才不分文武至詞林譚兵者前則吳中徐元玉有貞精悍亦力工天文每言將星在吳深自負不知韓襄毅雍已出世矣謂紫微垣星皆動力主遷都以此蒙詬要之土木之陷業已應之此際所謂毫釐千里固未易辨也然元玉自奇才若委以軍旅之任必能破虜立功惜相左僅一見于治河且有金齒之阸則命限之也嘉靖中王允寧維楨譚之班班時無能用者讀文集想其氣象要自不凡他如王恂以修撰攺大理丞撫貴州楊鼎以編修兼御史同元玉蔡兵其方略必自可觀嘉靖庚戌趙文肅貞吉以諭德兼御史賚五萬金勞行營督戰旣還杖謫詞林皆奪氣爭附麗工青詞求入直無敢言兵者惟近日或練兵或本兵崛起詹翰中爲衆所仗大足吐氣矣

塘報

今軍情緊急走報者　國初有刻期百戶所後攺曰塘報塘報之取義未解所謂其說亦不著閻馬

塍藝花記云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堂一曰煻其取之此與

三軍

三軍者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壯男待戰壯女負壘發梁撤屋給從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牧牛馬供費此商鞅之論乃若春秋之三軍殆不如此蓋皆堪戰而以大臣互出入分將者

士戲

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朴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爲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與千古不白之冤更令左丘明扼腕無以謝得臣杜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

敗將弛法

自古敗軍之將必服上刑遼金稍弛其法即國隨之矣我　朝丘國公敗死革爵徙其家于嶺外自後遣將多以文臣督之即逗鎮以贊理爲名而事皆歸其掌握故大將亦不敢力戰深入即敗亦有分責不獨得坐一人矣

射禮三不入

射禮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敗亡之耻莫甚焉不入固宜爲人後者亦如之何故馮文所云賤夫妄爲者也然則宜爲後者當入矣蓋射本觀德德以孝爲先既爲人後則本生父母不得執三年喪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觀德之

場乎先王蓋以教孝也由是觀之爲人後者當列不幸之科矣馮又曰非大宗非賢非德而後之皆曰妄棄其親而親人爲利幾于夷虜禽獸吁何至若是甚乎其不妄者豈無十之四五乎武者馮公有感之言不可爲據

兵器

旗有五等曰高招　曰角旗　曰門旗
曰督戰麾旗　曰隊旗

纛有二等曰牙纛　曰皇纛

盔有二等曰明盔　曰襯盔

牌有四等曰挨牌　曰圓牌　曰藤牌　曰皮牌

斧有四等曰鉞斧　曰鑿斧　曰鐵鞭　曰鐵簡

刀有五等曰腰刀　曰斬馬刀　曰捍刀
曰眉刀　曰鉤刀

鎗有十等曰長鎗　曰線鎗　曰叉鎗　曰看鎗
曰蛇鎗　曰神鎗　曰飛鎗　曰火鎗
曰戟鎗　曰拒馬鎗

鎚有五等曰重　曰臥　曰蒜頭　曰骨朶

曰
棍有五等曰雙頭　曰悶棍　曰腳棍　曰操鉤
曰狼頭棒
弓有二等曰馬　曰步
弩有三等曰斗子　曰諸葛　曰俚弩
石有二等曰飛　曰蒯
砲雖名十一等近益增多矣
武藝十八事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撾十四殳十五叉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白打即手搏之戲唐莊宗用之㫾郡張敬兒仗以立功俗謂之打拳蘇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死之速遲全在手法可以日月計兼亦用棍棍徒之說殆取諸此

左都督馬芳少爲繼母所虐走出遇虜掠去從俺答飼馬雖小輙能騰躍控御無敢踶嚙又挽弱木爲弓矢每發命中後亡歸隸周太傅尚文幕下充騎隊虜至通州以三百人橫貫其陣分爲二虜大驚引去累立功至極品謚嘉靖末一名將也黃酋嘗請與公約日手搏許之爲壇塞上方廣五百步各携虎士百人去弓箭兵器散手羅立壇側公結束登壇威容若神交手墮立意氣閒暇黃酋望見震懾不敢上抽砲矢三發而去虜皆退走出此奪氣不敢窺塞者數年公猿臂壯偉走及奔馬太傅短小精悍坐而竦身兩足跨坐屋梁以爲常乃議者謂太傅武藝雖非所長練兵亦有可取蓋阿分宜之指欲彈治而北方正賴其力又恐搖動軍

心生他變也至馬公雖始終無異議而末年以鄖吉納降爲非是坐奪職夫武人言戰是本等事乃以此課去留何耶如此人物若使文臣知兵有方略者將之捍奴虜如秋風掃落葉可以一空而動多牽制不盡用可恨

刀兩刃者曰拍刀起于隋闕陵

火器

火器起于周官有矢枉矢絜矢利火射枉矢之屬以變星名能飛且有光也春秋焚咸丘焚者燋之

也晉中軍肆柴焚之也魯取齊攻廩丘之郛主人
焚衝焚輣車也楚奔燧象齊縱火牛孫子五火之
變此其最著水戰之火起于赤壁東吳灌脂用以
濟舟魏唐以來火箭射梯巨礮飛石宋曾公亮編
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蒺藜霹靂之毬
國朝火車火傘大一二三將軍等銃四眼雙頭九龍三
出鐵棒石榴等器最利者爲佛郎機鳥嘴近又增
火箭火磚而用無可加矣此外則猛火油最烈今
未之聞或云出高麗東數千里日初出處烘石所

融之液化物遇之即化爲火唯真琉璃器可貯
陸戰用火莫著于陸遜秭歸之役水戰用火自赤
壁外莫著于我　太祖鄱陽之役然皆草木葦荻
之類束而灌脂又趁風勢踶間以毬砲未聞全用
火藥火器也惟建文東昌之戰燕軍爲火器所乘
死者萬餘人味一乘字則戰酣而用非全恃以決
勝也　文皇因之有神機銃砲之屬其製始盛五
軍鐵騎恃之益彊能逐虜數千里外至　宣皇喜
峯口外之戰先以兩翼飛矢虜不能支而後以此

乘之則用之次第可見自後兵不習戰專倚之爲
護身符敵佯挑戰誘我武騎所擄掠我中國人先
嘗我火器盡發敵益爲進退藥盡敵衝而前全軍
潰散甚有不見敵而發火敵至不及發而先走者
則火器誤之也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
提至九十斤次者提至八十斤下者七十斤必鹹
鹻去盡春擣極細試然鐵上著火無滓方妙大銃
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冒霧雨放之雄烈遠

去百步入火箭火龍火磚諸器之內雖二三年可
用則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吐濕盡糜
無用矣

陣法戰法

劉錡王德樂全入于拓皋用萬人持斧如墻而進
此陣法之最整者葛榮眾號百萬爾朱榮以八千
騎討之分騎爲數處處不過數百人揚塵鼓譟使
賊不測多少臨戰不聽斬首以捧捧之而已大破
擒之此戰法之最神者然必慣戰久用精兵指揮

如意方可語此近年撫臣有以萬人持刀演爲雪花陣又有以萬人持挽演爲一字陣真同兒戲吾友莊復我督糧莊浪每稱西兵慈勇云百數人遇虜殺盡不肯退用兵者有此站立脚跟方可言陣言戰而喫緊尤在選將將如何選那得有宗汝霖一隻具眼拔出岳鵬舉只于練兵見之看其人骨格堅勁意思深沉木吶有志尚者付以二三百人練成一隊卒而試之果能站定不擾亂益以千人又儘其力量加至三千人便是一枝上好戰兵能加至萬人即大將所向無前更得文臣知兵者與之共事而所謂監察巡視者各竟其文法公其舉劾何施不可

步騎射

古人之射穿楊命中今天下之大豈無其人而省直武舉騎四矢以上步射二矢以上即爲中式聞射騎在十步之內即步射靶子亦不過六十二步苟有妙手與平日習慣中之亦非難事而從來騎未見有中至六七矢步未有四五矢者至十發十中想二三百年中無一人矣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至此

僧慧開弓

開勁弓者古多有之左右射者亦有之惟董僧慧能反手于背開五斛弓此自來所無僧慧丹陽人慷慨好施吉在南齊事晉安王子懋子懋舉兵不克死僧慧葬之悲慟而卒真可謂義勇士矣

紙鎧綿甲

紙鎧起于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劈紙爲之勁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孫也官至平章事太子太保子彥若官亦如之有功仁恕之報也

綿甲以綿花七斤用布縫如夾襖兩臂過肩五寸下長掩膝綿綫逐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起鋪地用脚踹實以不胖脹爲度曬乾收用見雨不重黴爛不爛鳥銃不能大傷紙甲用無性極柔之紙加工鎚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浸濕銃箭難透

甲胄客法

元太宗攻金懷孟人李威從軍患世之甲冑不堅得其婦兄杜坤密法創蹄筋翎根別爲之太宗親射不能入寵以金符威每戰先登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冑惜乎謂諸將曰能捍蔽爾爲國家立功名者威之甲也

廷杖

廷杖始于唐玄宗時御史蔣挺決杖朝堂張廷珪執奏謂御史可殺不可辱人服其知體然本之又起于隋文帝本記稱殿庭撻人此其徵也其後北

魏金元皆用之蓋以夷狄施中國而其本俗止有斬殺原無此法

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綿底衣重氊疊帊示辱而已然猶臥床數月而後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又成弘間下詔獄惟叛逆妖言强盜奸生打着問喇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鎮撫司問轉法司擬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説之旨正德以後一槩打問無復低昂矣

凡廷杖者俱豫知狀或自分疏入必不免得多服藥節嗇以待然間有死者惟廖恭敏莊諫 上皇事久謫中不報矣以母憂領勘合入見 景皇想舊事大怒命錦衣衛着實打八十送吏部取驛丞此尚不致莫天祐也余同年有爲刑官者曰凡卒然與杖即十下亦可死有意待杖至百亦難斃葢心血不上冲故也然刑人者亦可念巳

族刑

戰國而後有三族五族九族之刑 國朝乃十族

鄒陽則謂荊軻湛七族不知如何算帳

木丸塞口

刑人者以木丸塞口始于武曌殺郝象賢象賢處後之孫嬰銜怨因事誅之臨刑極罵用此法令離磔其屍斸夷祖父棺塚人生不幸遇大難度不可脫只默默以死何至情極以自取酷烈且累及先人骸骨耶讀方正學傳尤令人酸感

申文見殺

凡獄囚往往爲仇家賂獄吏或承上官風旨謀以

疾申不數日輒報死實殺之也成化弘治間曹子
文爲司獄吏主書寫申狀多矣一日與衆坐獄舍
忽旋風從外來文色變神亂張目若對語曰某人
某所命某人某所使非我罪也隨語隨困殆昇歸
家語不絶卒時謂衆鬼殺之也里中人親見皆能
言之

伏氣

魏宏字揖之寶元中進士岳州司理叅軍嘗鞫獄
有囚閉口不食莫能詰宏乃引囚問曰吾以一物

塞若鼻能久不食乎囚懼遂承伏或問故宏曰彼
必善伏氣若塞鼻則氣結死矣

革鞭夾錢

洪武末年湘陰縣丞劉英以生苧爲鞭長三尺中
夾銅錢撻人至皮肉皆裂嘗出行以巡檢未卽迎
怒而撻其妻幾死　上聞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
故聖人常加欽恤惟恐濫及無辜英一縣丞可酷
虐乃至於此獨不聞劉寬蒲鞭之事哉且律載刑
具明有定制乃棄不用而殘賊如是是廢吾法也
難論常律逮至戮于市

刑人而笑

寧國諸生周世滌有僕逃孝豐抵罪當贖金械送
本縣縣令欲斃之獄周代償而舍之其子俞旦舉
進士爲北司理公訓之無深文無淫刑古者怒而
刑人今或笑而刑人怒則仇矣笑則衆仇之已甚
又可樂乎余儘見有刑人而笑者不獨有司此言
眞刺骨可痛

鸚鵡墮地

陸綸字理之號南洋歸安人爲雲南太守一日之
野有鸚鵡向前哀鳴忽墮地則赫然死人也就而
視之已復爲鸚鵡呼老嫗問故家先殺人壓屍鸚
鵡籠下掘之如生命仍其子孫畀以殺人者四境
頌若神明

神斷

伍典爲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青鈕
携囊金市產鈕陰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撲殺鈕
携其橐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且禱于神詣事

必下公始得決已而南寧道果以屬公檄至公得
鈕妻所上叔所貽書方思爲之計神忽見夢公因
策夢中語謂事當起于僧人因于府治白石山結
僧堂一區令方僧至者率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巳
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者適類又因詰
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
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卽公頃所詰問僧
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陳琰字公信江都人貢生嘗授雲南每出入則乘

顧院東民家煙樓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長開
諸後堂復遣人詰其家文書匣檢閱有江西販客
路引乃呼家長出訊曰汝丁寵所謀害江西客人
某因取其貨汝罪當死卽伏辜盜屍壓寵下出入
見煙樓中若有人手招以訴者衆驚以爲神後轉
陝西布政

余一龍婺源人爲江山令妻戴以封服瘵姑卒繼
李人署合丞夕慮有乘間者潛出見邏卒醉獄戶
啓重囚將逸悉捕獲之郊行見婦哭夫於墓而不
哀有男子從召問若與彼何親曰婦夫友也廉其
隣里婦故淫夫暴死家無朞功親收婦繫獄陰語
獄卒來視婦者告我前男子頻致其私獄卒以告
執訊之吐實邑稱神明

戚守長垣人舉人知雎州有殺人北城者街卒射
聲尋迹不得來白祭中有無良數輩忽馳騎迹
之一人臥褥下有血刀詰之以屠豕對笑曰屠豕
何避人爲而負刀以臥北城之事汝實爲之出不
意語塞服辜

顧承顯臨淮人太保尚書佐之孫爲廣城令鄉民
覘如川者顧居積一夕室有棄尸而喪其元家人
恂恂懼不測馳往熟視笑曰是不類生人手刃者
殆讎之爲挾睚眦而思覆其巢奴輩利汝財耳命
徧索諸野得新所有遺首焉携至脰合跡其人得
之立承曰公天神也

增官壽

彰德部中有大盜發覺株連士族數百家馬端肅
寺禮爲司理獄鞫盡釋之後晉爲郎病甚夢帝謂

曰以彰德獄事增壽三紀後年七十四官太子少保左都卒爲郎時正年四十其數果符然則公不但增紀且增郎秩至八座矣

年少編發

兩廣擒賊率多斬首年少者亦幾于獄嘉靖三十二年總督應檟題請革扶道等皆年二十以下積惡未深乞編發湖江浙爲軍兵書聶貞襄公覆允活人陰德大矣遠矣

非法用刑

南齊時孔琇之爲吳令有十歲小兒偷刈鄰家稻一束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小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遂致於辟又有吉翰爲徐州刺史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閤齋呈事省訖語令且去明日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取昨呈來謂曰卿意欲宥此囚昨於齋中見其事亦欲活之但罪重不可全貰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此皆出理法之外亂世之政不可爲訓乃吉翰收入循吏傳而史贊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何居十歲必無按罪之理典籤卽受斷欲活死囚進邪說何至於殺既可捨囚無活理此時君臣任意誅賞讀書有名稱者尚然況武夫悍將哉大約惟勢家彊宗任意恣行無敢犯而格者生人之酷寧獨編民卒伍爲然可哀也已

門客義男

樊舉人者壽寧侯門下客也侯貴振天下樊負勢結勳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亾事實

爲怨家所發事下刑部刑部郎中韓紹宗具知詰主奏以實對曰樊舉人爲此于是捕樊舉人是時樊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下獄數日韓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韓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爲書也詰之果服同僚咸謂此畏笞誣服耳何乃自爲此韓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僚驚問曰何乃自爲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以勢斬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欺我耳郎

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發戍邊訴寧疾雖心惡之然無如之何又胡奇因徒中有亂義男婦者坐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能對韓前對曰義男犯其主與子犯其父同科有之乎冢宰曰然韓曰同也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弗死也冢宰雅知公乃愈益重之後官副使歸苑洛先生之父也

神示抳吭

馬應祥爲歙縣知縣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

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循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經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詐人縱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久之因抳其吭遂絕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遂執而抵于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來抳吭耳於是縣中稱神明

雪冤解獄

保定御史欒尚岳家居𤸶疾微得其奴妾姦狀與婦議欲撲殺之妾聞告奴奴厚賂一屠夜入殺御史夫婦而密灑血宿仇趙某之門及所經道上已乃佯驚大呼集衆跡之以血爲據案無于奴妾卽訐趙坐大辟趙不服兩訴覆鞫時青陽章時鸞爲守一見疑之密詢奴所最厚者何人知爲屠也擒屠毋詢之立得實蓋伏事而御史之冤雪趙氏之獄解

馮小二

衡陽有少婦秦氏孀居有姿色姑欲嫁之不聽降少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毒其姑佯爲助喪求與婦合婦大怒詈有中之因訐婦有所私爲姑所禁詈號爲陷于辟有管思易者鄰人以恤刑至疑之夜夢老婦牽一馬泣訴曰馬實殺我非婦也徧求馬姓者不得視獄在尺牘有馮小二忽悟曰是矣遽呼詢之立承婦遂得釋管後與尚書吳中爭獄不勝憤而卒

同宗二獄

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爲窩法當死以冤走匿陶諧爲僉事日第無恐果冤吾爲爾辯之煥九出公以雜諸隷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鞫之門外鼓而嗣者執以入盜叩頭曰渠實昕我建昌獄中使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其爲此也立出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案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鸚鵡能言使持刀詰之鸚鵡言積夾處發之得屍事遂白咸以爲神

斷朱英

尚書才寬爲西安府太守有治才過客失金于店急白寬寬仰見飛鷹又有蜘蛛墜案曰店中必有朱姓名英者爲盜執之果得金民皆神之謠曰才寬斷朱英

嗚咽聲

鄒平王之士爲河間守民婦趙年二十六無故死訟于官王手其牒心動如聞有嗚咽聲廉之則姑

與少年通因逼趙不從斷指自誓窘之百方益厲不從姑與少年擊之死獄具稱神明

支解不孝子

唐剛保定府新城縣人告其子鉞不孝知縣吳瑗令居者支解鉞而燔之事聞以專殺論虐瑗永遠充軍嘉靖十九年事

二主事得罪

正德十三年下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於錦衣衛獄初刑部獄卒例有供食後移爲公使費而以四糧之羸者給之共弊已久會錦衣衛千戶王注與朱寧有連挾寧勢縱恣有替者善歌出入注家替者之兄與人鬬不勝注爲執鬬者綁掠之尋死其家訟於刑部撝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纘知其故置不問員外郎劉秉監代文纘署事再撝注又不發秉監即據衆證成獄注聞而懼求救于寧曰我親戚誰不知乃待我言陰諷東厰發遣用四糧事將懋德桂相繼提牢遂收繫獄且言諸堂官皆利其羸餘請窮治於是三法司

皆恐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於寧子麟及侍郎金
獄民胡歆造寧謝過寧佯不知三人者以秉監獨
稱尤之秉監稱病不出然寧必欲陷獄秉監乃移
兵馬司覆勘指爲病死注得陷擬而死者之家以
誣反坐汪始詣刑部見尚書侍郎皆與揖拜若賓
客禮及謁大理寺亦即報允寧怒既釋乃寢內徃
事不治懋德桂木非其罪竟謫爲州同知懋德臨
清州桂平度州

爭田

江西新建縣民毛鳳與同甲民徐均仁爭田有舊
怨相訟久不決會朝廷遣南刑部侍郎金紳巡視
江西鳳乃嗾人誣均仁頻年在鄉劫殺拒捕凡路
其縣官妄報於紳及鎮守太監劉傏巡按御史段
正同儆三司及分巡等官遣百戶葉俊往捕之鳳
又賂以五十金密諉害均仁一家快私忿俊率兵
四十人鳳集二百七十餘人操火銃兵器以從圍
其家縱火焚之家屬死者二十三人杖死者五人
盡縛其未死者二十六人送于府轉達于巡按御

史皆信之獨按察司疑均仁等稱冤停已重而無
贓其事必誣令府縣重鞫死于獄者又十七人存
者徐細仔等三人令人訴之新巡按御史熊翀翀
奏其事　上以鳳等挾仇聚衆謀害一家人命命
刑部郎中吳昊錦衣千戶潘旺往會鎮巡覆勘得
實鳳等及俊坐凌遲死仍籍俊家從者俱斬并責
問守巡等官境內有大獄久不究理令具聞處治
後俊死于獄磔屍于市

寢大獄

李健齋名茂功文定公第四子也爲興化令少年
舉不第詢而過市市人咸目之曰將日虎曰地煞
邑令喜事博名高知非公所欲也私告變孳使者
黨數百人有異謀下令捕繫具獄孳使者儆公覆
案公嘻曰屠沽兒醉飽得過惡足與治乎爲戍一
人城旦舂三人除杖而釋之郡人大安同時吾兒
汝器守建寧亦有此事活數百人既歸即生二子
人謂有天道云

鬼撓搏類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萬祚嚴州府人巡江至蘇州治豪宋僕衆翕然歸之常熟有女巫妖淫惑衆土人擒以獻其罪甚確王覽牒忽大怒坐誣與杖各數十衆出不意又暑月斃者十餘人巫即謝去王得意甚回京忽發鬼撓之搏顙叫曰這是我不是這是我不是流血立死

雪白

諺曰雪白百姓謂人身上無一點瑕纇也此二字即某王不能免惟雪無之故以爲言然古不云乎一家之中大者可誅小者可殺此又何也百姓中豈無隱過豈無無心之過以雪白二字概之不可舍二字而苛求不可余所歷府縣正官甚多有一最快事錄于後

里中有某者父子濟惡道路以目與宦族方盛無如之何有謝氏子家可千金少孤而某誘之賭博其祖尚在老矣且懦甚屢往尋歸歸而復去盡其別有誘之之術落其度中心巳蕩不可制也歷兩年其善田宅悉勒契質于大家矣謝老大憤欲告于官某聞之笑曰此所蜻蜓撼石柱者余叔父謝老之儕也來就謀畏之亦數數勸止即余亦以爲非敵時縣主爲楊楚璞應聘懷遠人癸未進士有強幹聲謝老奮曰楊公好官即死且丞一遭狀入不省謝老大窘曰寧死又何言衆揶揄尤不可忍蹌踉而歸大白某方緩步街市悄尋謝老所在播之尾而譏者數百人忽捕者至衆失色猶傲然挈其子以往既至楊不與語某微覘氣色回顧同類曰事敗矣楊治宅文書畢喝與大杖三十其子求代并杖下獄而召謝老慰諭令歸俟晨畢待理益不齊家人父子云衆聞之皆大驚呼楊青天蓋其人縱惡久楊巳刺知待時而發後竟伏辜里中肅泰者可十餘年此後來錢塘太守尤快尤多然以此府怨遺謗而楊之威德亦竟無人明之者漫錄出俟後

湧幢小品卷之十二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三

湧幢小品卷之十三

湖上朱國禎輯

埋羹撤茶

王璡昌邑人洪武初以儒士歷寧波知府堂饌用魚肉命埋之號埋羹太守有給事來謁具茶給事爲客屈關公大呼撤去給事慚而退又號撤茶太守

中官祈哀

僉事陳誥字克忠恢諧正統初有中官阮巨隊奉

命來廣徵虎豹誥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言阮多用肥壯者負客徒貢彝虎使驚諸塗阮大恐置酒謝誥酣謂阮曰爾子非閹者近娶妾然否阮請閱諸室誥見羣罌知爲金珠佯問何物曰酒也誥笑曰吾素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留其半廣人至今傳爲談謔誥永樂戊子舉人初爲給事中奏事聲震朝宁　上令餓數日奏對如前　上曰是天生也呼爲大聲秀才忤　上命爲坎瘞之請瘞者云吾今夕乃爲大鬼所苦請北故則罵曰叱嗟汝不知耶　朝廷瘞人當如爽可令速死瘞者從之遂得屆伸凡七日不死釋還故官誥性剛直屢仆屢起歷卿寺僉事知縣長史同知以壽終

歲月正合

洪武間貴巖縣丞方冠之後頑敝殊甚有幹林心月者年八十餘寓西橋善易數預知吉凶嘗爲人言後此五十年有周令者來氏始安果有周旭鑑者貴溪人以學行三楊薦知縣事凡九年縣以大治父老德其歲月正合群訴請留即陞台州通判

仍縣事仰陞知台州府事又加右參政掌府事前後凡三十餘年台人賴之貴巖遂爲善邑

試諸生

韓公雍巡撫江西每對生員稱說詩書時江西科目方盛生員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安得稱說詩書公聞之命提學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陽爲論閏餘成歲爲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雖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連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服

杖知府

朱公英總督兩廣繼韓襄毅之後一切以簡靜治之民以大和又薦陳白沙皆賢者事具杖廣州知府林㮣亦莆田人天順丁未進士知廣州性豪侈每日易紗衣數襲烹茗確不再用以紗一幅封其口用畢即棄去燭大如椽使童子執之動即輿杖閲訟以己意出入縱吏爲奸英杖之啓其裙褲皆紗製英歎曰民力竭矣即逐去民皆稱快

掩金寶

榆林雙山堡之東有所謂柳樹會者舊柳州也土人于瑾耕地得金磚金甲諸物所值萬餘金鄰人訟之鎮督姚公鎮令僉憲姚文清鞫之問其所自瑾云其下隧道數曲有巨室三楹東西皆金銀堆積中則金甲胄數十又有金耳環如今製而長者數兜所積以千萬計蓋西夏金元故物也姚僉憲請公差官勘實聞于　朝而發之以實庫藏則百萬之積可具鎮曰若是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獲何以自明且榆林鎮所少豈獨此哉于瑾一農夫耳而天賜之不可奪也乃斥訟者以金歸瑾仍厚封其地以絶後患後至者議即故地發取旋思其言而止

操縱蜀府

羅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僭鹵簿蜀王氣沮藩臬俱來見問狀且曰聞報王罪且不測今且奈何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復來俱曰無策通曰易耳宜密語王但謂

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之耳玄元皇帝唐玄宗立蜀建祀老子者也從之事乃得解王亦遂自斂通始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始驚服

都郎中

戶部郎中劉爾牧號堯龍東平州人尚書源清之子也進士在部八年方大司徒鈍器重舉奏必以爾同列不堪目爲都郎中卒坐杖歸里尚書公尚無恙

清王事

張隨字子貞山西芮城人永樂丁酉解元授戶部主事極清苦　宣廟微行至其家見其躬汲水內子舂米甚嘉歎後坐法　上曰此清主事也勿問改工部以疾歸三十餘年茅屋村居不異寒士或曰張巡之後巡芮城人有墓在焉有東張南張二村史曰巡南陽人蓋自芮而遷死節後土人憐之具衣冠以葬

林公四知

閩林氏祖父孫三世五尚書最後南工書仲山公煙予同官南京恂恂篤實人公之曾祖父名鏐永樂辛丑進士撫州知府有善政吳康齋大書金井玉壺冰五字褒之入覲乞致仕歸其友戴弘齡素方嚴愼許可稱公大四知僉曰楊震故事予戴曰乃公饒為之更有進者知縣知州知府又知足也公為士猶令山東寧海州守俱乞歸展墓見許祖制之優郎外官乃附

却餽負稅

丘司寇檊本清方之士然其胸次淺隘好爲名高不近人情其在省中時淛廣撫臣方廉餽之五金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爾不直之遂謝病歸里其後居鄉力卻上官餽遺而多負國稅有縣令惡其矯稍所卻餽遺數百十金滿於兩臺以抵其逋稅丘大慚方在告時有薦之江陵者江陵曰此君怪行非經德也終不肯起江陵沒召爲侍郎往籍江陵大宗伯于公愼行深規之未幾丘之子雲肇中進士官亦不達

騎士榜檄

吾師劉晉川以少宰起少司空理河漕事方憩于門二騎士持檄予訓其田父也揖曰爲通王君公請而入肅衣冠出見之騎士驚伏罪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耳此等事古有行之者又見于公亦自可喜

習成節嗇

梁司徒材爲廣東左轄旦夕皆飯堂上佐以青菜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薦

紳皆佽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呼始知其節
嗇乃習慣成自然爾視所服圖領用浙焦極下者
衷服布素澣補惟兩褚鮮潔

止象鑿山

世廟末年滇有都御史某請行戰象之法于北邊
錢塘陳敬亭善時爲右轄極言象產炎徼不耐西
北苦寒事得寢陳居滇久昆明之傍曰榜山山陽
有田五千頃地高苦旱陳視白石崖有泉在上游
可引溉而爲橫山所隔議鑿山通渠衆咸難之陳

力任矣衆禱天久之未就衆嫉之陳引去行有日
矣橫山水洞忽報開通咸驚爲神助云感之立祠
至今享有永利屢薦未能用在家優游二十年令
終輿論崇重與松江莫中江如忠金昌袁裕春洪
愈並稱云

三速六字

郭青螺子章與夏仁吾良心辛未科同年同爲左
方伯郭得閩夏得江西郭問夏曰何以從政曰予
有三速速收速給批速放夏問于郭曰予有六字
一錠收原封放二公兼用所長皆有清聲皆聞府
郭泰和人夏廣德人

投書

胡澧字伯鍾三水縣人弘治癸丑進士彊力有幹
爲松番副使討賊有功胡端敏薦之忤柄臣歸吳
清惠又薦之不起後霍文敏爲少宰熟知其才且
善射精韜鈐值大同兵變薦赴京擬僉都御史任
西北有投書者發之中四字曰何如如何求其人
不得命未下而卒

二于

于達眞字子冲歷城人丁丑進士以澤州知州爲
兵部員外郎兵部未滿歲陞山西僉事飭兵昌平
神宗閱壽工昌平孔道以才選擇三年中　乘駕四
出應之沛然後官至參政殺人咸惜之初第以詩
文名諸生時與于文定公俱爲我郡吳峻伯所拔
稱二于又善騎射總兵董一元兄弟較獵數數勝
之天與之年必爲名制閫

吮金忘名

鍾西溪直華陰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先爲浙按察使歸安知縣某被告發扑欽爲金按之知縣懷白金求僞求解叱出之治益急會遷河南乃止及公治潰事則知縣爲御史起役赴京過淮上修謁執屬官禮甚恭公喜而宴諱及浙偶忘其爲御史也因言生平未嘗苟取如浙屬一知縣犯贓饋金求解叱出未竟及今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別去諦思卽其人也大悔已無及某入臺以劉瑾黨誣公遂罷

楊太守

楊繼宗爲刑部主事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遇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兹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可全汝母子之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審之得實二人遂俱得活其眞盜後亦爲人所擒

公在天順中陞嘉興太守成化元年丁憂九年服闋復補嘉興先後滿九載今人皆知公之德政而不知其先後兩任也

守嘉禾久時清北都等鄉禾每莖離根二節節間又生三莖秀三穗或生四五莖四五穗者有之竟畝計之三穗者一二百二穗者數千百在在皆滿府經歷司蓮缸內栽禾二本亦如野外生莖穗公自爲文記之滿九年考以素苦風痺自治行訪醫送者偏郡內外不得行願乞一物以示永永解靑紗衣與之有姓臧之祿櫃眞三賢祠右後卽家起

浙江按察使至僉都御史撫雲南公字承芳山西陽城人爲　國朝良刺史第一又有黃懋者元氏人亦滿九年有惠政尙拔呂文懿于諸生陞福建布政遷卒嘉興遂葬于邑北板坊子中領浙鄉試墓數廢數復子孫尙存

楊公陞浙按察使以憂去民挽之不能得旣行十餘日相驚訶公奪情復任催呼載道迎候者塡溢城門月餘方息近年我浙賞廉使子佣棄官去自杭至平望挽留者塞途無慮數十萬人則余所親

見者

神識

范檟會稽人守淮安時王山滿大盜謀劫王府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賈客入僦潘氏園寓挈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心疑爲盜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鬭相捽縶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謁客西門過街肆捽者前訴卯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府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鬭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儆備而令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處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往捕賊首已遁所留挈妓也于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于杖餘賊散潰鄉官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里中患海夷之亂藉爲絕衞道自閩府判出經其邪門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

命隨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縶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陰行判偵知之不得發則賂于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臬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于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日鞫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髣兩髴傴而趨默范曰噫是栢魂也而縶覺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是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于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勍一日忽下令曰令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裲脫而覷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濺耳解其裏血漬霑續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裲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執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稱爲神識少

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公誦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神者諸孫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何公笑曰吾今死矣年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年也馬屬午在午日予果以六月午日歿

王公政教

王統永平府遷安縣人進士景泰間爲彰德知府統長身修髯顧眄生威有權術尚嚴政治察郡中吏民賢不肖賦則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亡得爲姦出必輪關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縣吏以賄聞者察之即令去他事不中程者笞督令故案深究事情吏民畏之如神每行郡城中民皆閉戶亡敢立道旁藏遠雞犬恐有聲統時策馬過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居俱作修廊於外浚深溝而潦得洩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樹栅門有鑰甲夜即閉門釘板仰臥栅門外伺察夜鳴姦人莫敢入郡地也尤留心學校凡朔望謁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發疑無異諸生

皆居學宮籍識姓名政少暇令隸持數籍造明倫堂諸生持籍來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黌序間讀書聲洋洋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陞降揖遜甚都參政姚龍行部至府往見之出而歎曰此雖同學亦無以加也

陽和俎豆

呂大川字中源浙新昌人成化甲辰進士守惠州有善政征剿賊張權大川隨軍將領察務從詿誤者釋之所至召耆老諭以禮義禍福莫不感動番禺張詡曰呂惠州可謂霜雪之陽和戎馬之俎豆也竟卒于官

妄捕藥官

妖賊王子能已于贛州龍南縣當陣殺死報功敘賞矣後惠州通判署和平縣事復稱子能未死今在民家自所司持徙贛撫移書令殺役捕者滅口太守孫光啓不從拂衣歸孫嘉興人正直忠厚余于昭慶寺一識面與有過人者未幾起福建參政

卒官

藩國兩名臣

胡興祁門人進士授三河知縣　文皇帝封趙王擇輔以興爲長史濮庶人將反密使至趙王大驚將執而奏之興曰彼舉事有日矣何暇奏乎萬一事洩是趣之叛一夕盡殲之濮平趙王讓還護衛兵　宣廟亦聞斬使事曰吾叔非懷二心者趙遂得免興歷傅多智慮歷輔簡王惠王及王八子佩佩節遺自任

趙準嘉興人長身美髯性剛毅方嚴終日無惰容不輕言笑年二十餘始讀書時有𢽾少年日記數千言趙先生恥居其下日所誦書必與之埒日不足竟夜讀忘寢舉順天鄉試爲學官景泰間選趙府紀善好諫諍常思死節王令諸郡王皆受經爲講說甚詳懇門弟子常數十輩雖嚴諸生步立皆有則尤重背誦以身先之無倦諸生侍側凜凜時太守有十子五子驕縱甚雖守無如之何一日聞趙先生嚴自領其子來且造一朴廣二寸厚半寸書其面曰專治五子毋及餘生諸子一望見即凜然皆折節受學守親致于前置上座亦不讓惟仲兒之父少時出門下致祀于家

誓不啗食

顧昌字德輝長洲人鄉薦爲恩恩府同知清介絕俗人不敢干未嘗受一蔬之餽晚年家居詣人家誓不啗食雖遠去數十里寧飢而歸文章簡潔似其爲人

麾兵抗席

太倉周雲川怡試泉州值倭變署事調兵食有方士皆懷之新守秦姓者至年少任意不時給兵大譁公出麾之立散遂罷守以公爲代公受業于王大司馬思質弇州方幼與公爲爾汝交狎擔席不至思質忽延公爲師抗席正顏指摘文字亡所避弇州小息即攝齊請去退恐謝罪乃已後補永昌不復出

夫婦却金

南樂魏節齋怡以貢爲彰昌通判行部泰州賦戶

投金于几覓而祭之逸去乃付州庫夫人楊氏東歸復過其地州吏取以獻夫人又謝却之生三子長允貞丁丑進士官侍郎允中丙子解元庚辰進士吏部主事允孚甲戌進士刑部郎中侍郎子賡徵甲辰進士官宮察世著清節云

侍郎撫山西日廩止受八分京朝官以使事至者亦如之或嫌其薄曰計肉食可五豆必食前方丈而後快耶一僉事行部至澤州州守爲吾友許繩齋雜新事之無失禮而僉事少年舉解首素豪奢自用撻其承事人許怒停傳給凡三日僉事窘馳去中文侍郎云州乏供具僅殺一母雞而食批云食雞有何不足而尚以爲傷露筆作罪案耶僉事大愧引疾去

立應軍需

張愷鄞縣人宣德三年以監生爲江陵知縣時征交趾大軍過總督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即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鑿其中以鐵鍋實之又取馬槽千餘即取針工各戶婦人以綿布縫成槽衣槽口綴以繩用木桩張其四角飼馬食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爲法後周文襄薦爲工部主事督運二大得其力

補盜庫

嘉靖乙丑盜劫長壽縣知縣劉熒清吏也挈印踰牆大呼逐寇庫中一空邑中人相率補足竟以嘔血死爲神民德而祠之祈禱必應

救覆舟

李一寧字應坤東莞人正德丁卯舉薦爲蘇州教授清苦端方後知懷寧縣豈弟愛民卒于官無以爲殮先是泊江干遇一覆舟心動令人鑿之得一婦抱嬰孩猶活詢知長沙人隨身宦遊一家淹沒扳掛已二日矣爲買舟歸其鄉

雙槐

黃瑜字廷美香山人有學行景泰丙子舉人歷長樂知縣有惠政以勁直棄官手植槐二搆亭吟嘯其中自稱雙槐老人曰子孫更植其一則吾志畢矣蓋希擬三槐也作雙槐歲抄

編差

洪範金谿人字邦正進士弘治末爲嘉興令初至不事事吏卒皆侮易之及編差糧長太守發其不任屬諭之洪歸集里胥庭中焚香與約吏卒笑卯如初洪大怒杖而懸諸樹中令日多用人廢時日且牟利每區只里老二人敢妄與者即代役毋貸庭中肅然皆以實舉盡日而畢上諸府府驚曰此重事須幾更日月乃辦何草草乃爾範曰姑覆之即辭還府召應役者問人人稱允守歎曰神哉令

乎吾眼幾聤在官鋤强扶弱廉靜寡慾以此揚繼宗云

苦里正

韓翁字秉彝苑洛先生之叔知武清縣忤梁昉罷歸杜門不出縣尹以禮致之不得予堂叔繼宗應里正尹故苦以爲公必可致公曰彼苦里正于我何與竟不往尹後愧悔言之分守車平章平章曰尹誤矣致賢豈以威力哉率尹踵門請數次乃見尹誠俗人然悔而請教于上官則俗而不失爲雅

若在今則禍且不測矣

編役連拜

長洲知縣郭波福建人與致仕尚書劉纓有小隙編其家糧長七名役以謝罪爲辭造其廬連拜二十餘拜既出門號于衆曰我欲拜死老賊耳劉年八十餘不勝憤憤而卒其孫不能承役逃移四方家立破矣

縣巢

陳善仕廣東欽州人洪武中以貢歷任知縣官居三十餘年皆有能聲妻子不入官自號其居曰縣

巢

請旗牌

陳岷蘢爲德清令甚有聲益亦快士也後爲御史監遼東軍救朝鮮發憤請旗牌督戰此提督事如何可行部執不與怏怏遂卒于軍贈光祿少卿廕其子（陳名效　四川人）

增筆畫

一王受洛川人以監生爲東阿丞邑民王虎嘗受重

役賂吏改其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公曰此必王虎也筆畫可增請府籍質之果王虎也遂伏罪

名宦

平度州名宦故祀漢臣王成判官陳有勳見之嘻曰此非僞增戶口者乎草牒請廢黜未及舉以憂歸有勳副都克宅之子太宰有年之兄也志節爲時所重

婁璘東陽人成化五年以監生知順德縣性剛果好摧折權勢刻廉自喜鬪貪者輒厲聲罵雖上官不避人多嫉之遣子就外傅令自執恭曰是隷役于官非汝役也竟坐誣去後祀名宦萬曆十二年所司檄削士論惜之夫削名宦非撫按即提學也當查其人實之

生祀

地方官生祠自上達下往往有之惟學院絕無蓋教以嚴爲主不欲苟悅于人情也惟南京有陳督學一祠余友劉幼安見之必嘻曰提學乃有生祠又謂有秉寬政者嘻曰秀才爲汝造生祠矣此言甚有意習俗相沿寧獨提學爲然

蚤致仕

常熟丁南湖名奉正德戊辰進士南司封郎中年三十九致仕謂古今賢士終此官者得二人焉宋則席汝言明則莊定山昶且云同入泮者二十五人三進士同鄉舉者六人五進士皆先死而已以年少獨存又多子孫快然自幸亦達人也孜公以母徐太安人喪服闋致仕累薦不起時同鄉陸太宰完爲政將用之固辭不赴太宰其母舅也臨卒作入山待盡詩別六孫別穌居小棲數詩皆有超然之識先是　國朝戊辰科本縣中進士者止洪武二十一年施顯正統十二年吳淳官皆御史皆有文學皆不壽至公亦入御史選以母老辭改南吏部早乞休所著有南湖晉稿而壽亦甚永要見天有定數人固能留之矣又築假山于家名曰代勝自爲之記

冢宰有媿

鞠珍字廷玉臨朐人成化中鄉薦奉親至孝不信

浮居毋卒斯及上成其後選南樂主簿常祿之外一無濡染詰部考績珍乞歸田曰老不能任職餘祿足以養身復何求焉縣宰王公歎曰吾有愧乎爾矣歸家杜門不出尹嘗詣其家以遊從珍與糧以往尹聞之驚曰何乃爾遽令罷之非公事不謁人稱有虎臺之風焉

章齋名

章楓山先生同時有竜品者字廷式號愼齋與先生齊名成化丙午舉南試丙辰始登第爲兵部主事以雨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求明不自炫而卒著書甚多其學問行誼不後楓山而有傳有不傳則後死者之責也

勸父隱居

嘉興包凴隱居不仕父爲池陽太守欲棄官歸意未決凴奉書勸無他言惟左太冲招隱詩而已池陽遂歸歸後學神仙無所遇孫樫著副使代有冠冕

恐習

曹憲副時中華亭人隣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望書公名于牛後向其傳加鞭因極口肆詈欲以激公怒僮歸以告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無勞觸生不能難于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實誚訳令人直入跪上之公不發曰休矣待吾備火既而從者至命火燔之曰知若主于我無好言也生愧而止年九十卒卒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尸人以爲仙去

歸壽

吳蔣全椒縣人舉進士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青苗法行曰一語藉藉蔚洋錯得宜民以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夫知廣德彭池二州所至興學勸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夕夢人示四大字曰龜著必良覺而誦曰[illegible]者歸也龜壽而藏神吉兆矣即謝病歸終日[illegible]色凡十七年卒年八十四

安貧

顧瑱字英玉璘之從弟也官副使以伉直歸貧甚朝夕不繼晏如也嘗曰食斯詩斯與武斷鄉曲雖

有差等然皆非知耻畏義者之所爲

藏賢書

貢生陳職號鐵峰東阿人性淳古愛賢書藏之不復出一日客有泊舟河上陳詰之語及江南多士欣然往不復與家人別追之至淮而返

知機掛冠

永新縣蕭公樟以舉人署江山學諭凡十年登進士官刑部主事大禮被杖幾死告歸南京刑部執法號蕭鐵漢屢忤要人陞曲靖知府公知機械所

自掛冠不赴

老萊衣

葉孟禎惠安人永樂丁酉舉人司訓高州念親老陳情乞歸省隨改授泉州朝夕子舍備盡孝養久之遷順義教諭陞陵源令棄官歸稱爲廉吏邑有陳御史者橫其鄉里苦之公上書陳狀御史坐削籍惠安人皆德之莆田林太史文有送歸省詩後四句云江燕迎人語山雲傍馬飛到家歡侍日應著老萊衣

耻掃門

程學庸孝感人伊川先生八世孫也九歲善屬文鄉三老劉公騎而過之揚鞭曰孺子行矣爲拱立道左不移足劉愧下揖趨而別焉爲諸生力學手兩程夫子遺編服膺勿失常言兩夫子產黃陂前川有望魯臺邑東有讀書臺百世之下聞風興起而後爲顧屑越之乎一日坐磯石咏陽明白沙詩數章豁然開悟題其壁間有消消銀海陶塵慮皎皎明月照匠心之句宗人坐事走白監司約公往

曰吾不欲屈膝貴人前往者皆溺死邑人士以公前知云與江陵弟子同籍偕計入都衆皆修謁公獨否或言相與雅相慕也公以正對掃丞相府門者何人而子爲我願之耶授榮澤知縣有惠政

拔髮

杜傑黃岡人父子鳴爲僉事傑少時日者言當以刀筆得官怒而自拔其髮誓以儒顯有朱廷相官知縣女字里中豪朱貧且死豪停婚僉事公歎曰爲令而貧君子也焉有君子而其女患無婿者爲

公委禽夜夢朱栽冠衣緋來謝君誼甚高得請於
帝美報矣復夢神贈以言有天上日初長人間春
正好之句是歲戊午公弱冠遂舉于鄉主司初擬
不錄詰朝卷自展案上如是再異而錄之衆甚傳
其故以爲天所以胙德也父客死滇扶服萬里將
柩而歸値暑瀧瀬大如馬瞿唐不可下公撫棺而
哭頭搶地顲天驚濤忽滅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
老相顧且駭且喜微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授長
寧知縣採木萬山中一切馭以信義夷酋咸樂爲

盡力水涸木不行露禱于天比曉諸溪澗不雨而
溢石激之跳沫丈許木沿流無所阻觀者讙爲神
夢告歸卒

抗中璫

吳宗堯欽人爲益都令稅璫陳增至横甚誣奏福
山令下詔獄餘皆震恐往往長跽如屬吏吏白公
公叱曰豬眉男子乃爲閹屈膝耶不往見而之登
州謁海防使者德王使人諭增此非他令比也增
陽諾公還王使兩璫來翼公輿而入增無可如何
下堂迎卒成賓主之禮而退然恥爲公所亢銜之
浹公過金嶺鎮鎮驛長金子登擁騶從如上官公
訶之已盛供張復麾不納孟圻山有鉛礦子登說
增此可鬻金幸以相付月得金若干爲壽增遂檄
之公數詰責子登遂行譖構增逮諸富民誣之盜
礦三日至五百人公憤甚疏其狀增反誣遂被逮
初公見增惡已書而藏之笥曰吾儕七尺軀戴天
履地託足聖門豈可浮沉容談自類穿窬際會當
幾則張膽明目爲民請命爲主達聰爲縉紳作氣

身外榮瘁都付浮雲郡守胡士鰲甫上官五月以
疏示之士鰲曰君有二親不虞貽其憂乎曰有兄
弟在曰爾君貧曰可以筆耕略無戚容士鰲卜之
靈棋曰金精欲起賴得元士左手抑之乃獲止息
其詩曰疾風如勁草板蕩識忠臣藉此臣扶力乾
坤物又新公曰金精所謂六庚白虎客星害氣也
左手抑之桎梏之象扶乾坤者誰乎下鎮撫司送
刑部益都民欲殺增者洶洶增恐徙徐州俄夢牛
在山上齧曰其出牢之徵乎會增以所括時倖等

貲數十萬進而陽乞貸公儀郎鮑應鰲偕其友六人謁四明相曰南康守星子令徼惠得正祿牖下盜都何獨不然四明秘啓入即日釋公歸方劾增尋上書乞放還山皆不報父母念公俾公婦來視至淮聞逮止不進公使吏翟士朴奉書還而奄迹得之士朴藏書壁隙令旁舍兒馳去奄考朴亾所有舍之乃得免公歸家尋卒人皆惜之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四

湧幢小品卷之十四

保全功臣

湖上朱國禎輯

韓信以告反被執赦爲侯居咸陽舉望嚇人至今樊噲稱臣漢祖又用兵燕代留信于腹心之地安得不死且假王之請自有以貽之彭越原非漢臣事定封王隱然敵國勢不竝立方追項羽約與韓信會兵而不至如何免得一死雖呂后用刑恐亦蕭何之謀居多高帝聞信死且喜且憐亦是眞情

所發其赦欒布亦是憐韓信之餘然則二人之死過于地位未可盡罪高帝至元功十八人無一人殭死者則漢高之保全亦至矣而坐以殺僇功臣可乎

亞父用壯

范亞父之爲人蘇老泉評之當矣中間如張良獻玉斗拔劒撞而碎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計事是何等氣質言不用歸至彭城疽發背死是何等涵養看來是憤激用壯之徒止能望氣不足與成功隨

乎趙其墓詩曰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

先主伐吳

劉先主與雲長結爲兄弟意氣甚重方即位而雲長敗死平時共患難死生不少須臾離而一旦委之虎口既忝爲兄又做皇帝戴乎天冠而弟仇不少泄當日管言謂何又何以見天下故先主之行決不可已即不行亦須打受張翼德一番臭氣駐于不得惟一敗氣結而死故可以下見雲長而先

主之心亦可以無愧無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爲輕義爲重者況乘此機會及其鋭而用之直下吞吳亦未可知當時孔明知先主之心亦不強諫既敗泣下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縱行必不傾危亦是感慨無聊之言非孝直眞能制之而保其不敗也

三謀臣

擒王當在陣上若人以好來而我懷惡意從酒席上取人此最無行者所爲史籍中惟田蚡用之灌夫蚡之所以爲蚡叩頭伏罪而死即如磨磐魚膾亦是盜賊甚殺之行亞父以此動項王取沛公看來項王英雄豈屑爲此既不聽又用項莊舞劍當時多了項伯翼蔽一番即使項莊行兇必有雲龍雷霆將此宴攪得一場掃興喃喃送沛公歸營決不死於小人之手亞父之謀拙矣悖矣他如法孝直說昭烈取劉璋劉穆之說宋祖取劉毅二主皆不聽方有氣槩方成些事業項王才氣實勝二主而敗于垓下天也太史公之斷不足爲據而謀臣

如范如法如劉風斯下矣

三召平

史記所稱召平者三其一其項羽紀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勝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項梁爲楚王上柱國令急引兵西擊秦其一其齊悼惠王劉肥傳朱虛侯劉章欲令齊王發兵以誅諸呂齊王乃與中尉魏勃等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後爲勃所賣遂自殺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其

一具爲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據此二召平者姓名偶同非一人也齊王傳小司馬索隱注云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此用修史記題評於引記召平云召平如廣陵人於上者正與東陵召平異也又後漢書廣陵郡有東陵亭博物記亦謂東陵聖母祠在廣陵疑此東陵即召平所封地也

兩顏子

吳門徐禎卿字昌穀一曰昌國以進士爲評事覲老求改使地當事者抑之降五經博士初善詞章後好玄學晚乃從陽明遊凡三變年三十三卒陽明比之顏子

徐愛遊陽明之門正德十三年卒年三十一嘗遊南嶽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歸與陸澄謀晰雪上之田不果分前說觀之陽明得二顏子矣要之陽明豈有此言必出王錢二公之手若使羅念庵鄒東郭爲之更自渾成

兩廉頗

梁武帝時蜀人藺相如爲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者爲別將立功淮上後卒戰歿有風雨之異祀爲神

兩逍遙公

北齊韋瓊以高隱封逍遙公唐中宗時韋嗣立以宰相阿附韋后亦封逍遙公逍遙二字亦有幸不幸如此

兩施全

秦檜十客其狎客爲施全而刺檜者亦曰施全爲殿前軍使以爲一人或以爲非要之既爲檜狎客乃天下下流至不肖者豈能復作此等忠義出格事而檜老姦豈有與其人久處而不能覺眉宇氣味幾入其手乎老節婦決不裝淫娼而老嫖院亦決能辨識于微渺間也

兩王保保

元有二王保保其一擴廓帖木兒其一征行元帥

王綋之子襲父封復以軍功歿于國事贈武德將軍盤屋子

兩龍光

吉安有龍光從陽明兵間著奇節乃其先泰和縣亦有同姓名者爲松江訓導克振師範人比之魏文靖弟郁工部侍郎于伯並士慈谿知縣張莊簡有龍光先生傳字士熙號素齋

兩六如

鯀門公號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龍一如

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丘鶴一如瀟湘鴈唐子畏號六如取佛書之說不如前說更爲脫灑有意趣或者當時所取在此而更托之彼使人不可測耶

兩小友

張曲江呼李鄴侯爲小友畢文簡士安于王元之禹偁亦然

兩傲弟

牛弘王旦俱有傲弟一殺駕車牛一擊破祠廟百壺酒俱無一言

兩燒尾

唐進士宴曲江曰燒尾而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亦曰燒尾

兩大索

秦始皇大索十日漢武帝末年坐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爲異人命收之男子棄劍走逐之不得亦大索十日

兩峴山

殷仲文從桓玄之逆黜爲東陽太守得免于誅足矣猶邑邑不得志以炎嘗登縣南二高峯以擬羊叔子立亭其上曰雙峴何叔子之不幸耶馬之純有詩詈之

兩吳興

我郡曰吳興孫皓以烏程侯入即王位侈而改之也浦城縣舊名吳興江文通嘗爲其令夢五色筆于此縣有孤山因號曰夢筆山

兩天台

我浙天台郡縣皆以之得名陝西鳳翔府麟遊縣亦有天台山在縣南五里九成宮之西

兩孤山

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潍縣之孤山乃伯夷避紂之所而名不甚著則地之衝僻不同而好事者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兩富春

富春在嚴州釣臺不必言矣乃濮州南四十里亦有此山相傳子陵應光武聘嘗經此駐足此必有

自來未可盡以爲妄

兩太岳

禹貢太岳山在冀州河東彘縣東上黨西即霍山是也　國朝尊武當爲玄岳一曰太岳而其名乃移之楚要非其本稱也

兩水晶宮

僞閩王延翰跨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携後庭游宴從子城複道中西湖之名甚多惟水晶宮獨見我湖渠亦妄慕效爲之耳

兩淞江

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也而淞江亦因其名懼水災故去水以禳之眉州有江即蜀江分派亦曰淞江

兩湖

東坡謂杭州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王梅溪謂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可謂貼對鑑湖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頃湖高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後爲民僥佔今之存者視舊額不知何如間

陶家堰上下一帶皆其地也至西湖往往有之特不如杭州之佳麗著名河南上河亦曰西湖差可相亞

兩尚書

鄺尚書埜清謹士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己巳之難丁尚書汝夔長厚人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庚戌之誅人事乎氣運乎皆有不可逃者

丁尚書坐死殊可憐後六十餘年萬曆癸丑其曾孫鳴階舉進士余覽齒錄得其家系良喜同時死

者楊守謙尤可倚楊本世家不知其子孫若何至鄭公之後又未及聞也於我心有戚戚焉

尚書坐死職方郎中王尚德從坐丁獨自引罪王得減死丁赴西市問王郎中免乎王之子化在旁謝曰免矣丁曰爾父勸吾出兵吾爲內閣所悞不從今一死一生天道也即死不恨吁丁之人品可見宜其有後也化爲平遠知縣會田坑賊力戰破之超拜副使妻許烈婦自有傳

兩海運

朱清張瑄太倉人皆爲元海運萬戶　國初則朱壽張赫懷遠人亦海運皆封侯何同姓乃爾

清傭于楊氏殺楊諒妻子財貨官捕之終不得瑄行劫被縛時洪起畏爲浙西提刑夜夢錄囚十八人中一人虎形可畏明日所解賊數與夢合瑄在其中貌特異遂貸死未幾宋亡瑄貴顯事洪終身

瑄目不識丁書押文卷但攢三指染墨印紙上狀如品字雖巧作僞效之終不能

陸文裕集云沈都遠登宋進士第仕于楊州會元

兵渡江復仕于蘇夜夢雙虎蹴然據獄比明入覲果有兩男子荷校者察其異縱之即張瑄朱清也尋罷官寓蘇之烏鵲橋後瑄清以海道功爲萬戶貴顯物色之一日過諸途遂拜曰吾父吾丈即奉以歸爲卜居之地伐卜築焉始爲嘉定人至今子孫日衍稱大族[illegible]

宋亡有都統督領船五千泊崇明島元使招命朱清招安問用兵幾何清但求勇士二人與子虎偕[illegible]行至島順舟發矢如雨清曰我朱某也皇帝著我來招從者富貴登舟宜貴顯違者即斬以徇眾皆降悉籍還之後清被逮曰我世祖舊臣亂海無比豈敢從叛斬與宰相鬪哉財貨以至于此[illegible]行也

清瑄雖死而清子虎瑄子文龍仍賜海運所沒田宅清孫楓密院判完者與諸孫皆還太倉守墓墓在北門外松柏如山武陵杜青碧云太倉風水賴朱氏山林茂盛以致殷富及張士誠據吳赭夷成丘矣又清之子旭不樂仕進退居田野與士大

夫遊博涉經史長于小楷篆隸好施勇于爲義人咸德之

兩降夷

東漢末其降夷徙處内地漸漸能讀書通古今故晉有五胡之亂我　朝降夷内徙者尤多推厚其廩賜止射獵有娛其桀者以武顯爲參將副總兵終不佩印稱上將其封侯者間出佩印而内顧重不敢爲惡故己巳之變雖在在蠢動猶不爲大害又因用兵徙之兩廣故百餘年四海宴然蓋

祖宗控禦之略歷代綢繆之功視漢爲密而功德基本又篤倍于司馬氏要不可一律論

兩大界

用夏變夷王政也晉武用之劉淵而五胡横行以夷攻夷上策也殷浩用之姚襄而一敗塗地晉武是承籍不是創業英雄之主殷浩是清品不是用兵老辣之才在國運爲華夷之辨在人才爲文武之分此世上兩大界也

殷浩悟空

殷浩既廢夷然無幾微見顏色桓溫遺書以示引用今僕之意殷答以空函斥之亦戲之也溫雖大怒而無如之何咄咄書空蓋已超凡界入初地矣道生之對亦是至情後溫果殺其子涓以報辱桓玄得志著書痛詆浩以成父志既收劉裕建義止競武功何暇改正故余謂晉書有二大冤屈桓氏之于殷王庾二氏之于陶士行是也

告反

張嘉貞爲天兵使人告其反按驗無狀當反坐嘉

貞謂重兵利器皆在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恐塞言路爲後患遂得減死嘉貞以文士起故爲此言且以中玄宗意此後告祿山反者皆不聽以致大亂夫反是何等事而可輕告告必按虛實方可示懲而後之以實告者至矣

褚遂良被誣

褚遂良眞命薄言者坐以譖殺劉洎猶曰許敬宗爲之至常思謙直諫有名亦以市地虧直露章劾罷遂良爲宰相豈虧些小之直其爲誣捏無疑常

方輕信太甚終不得入名臣傳

皮日休避廣明之難奔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孫璨爲元帥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見尹師魯文集集中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可攷子良璨之子也今唐書乃謂日休爲黃巢翰林學士誅死何外錯陷人乃爾

蕭穎士才識

蕭穎士再拒李林甫及永王璘兼東都先陷勸李承式及崔圓保淮南通貢道識力經綸當是李鄴

侯之流而以官不達僅以文苑稱然則人果不可無官官果能重人耶

釘座梨

崔遠有文而風致峻整世慕之目曰釘座梨言座所珍也後與白馬之難

定命

古之尋常人亦有奇者如段文昌帥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若韓昌黎奇崛人藍關之雪

已之僅前此者命之通塞爲之淮西碑文一仆一起其文何損乎後日月光誰復辨之

唐次者唐儉之裔孫也以禮部員外貶開州刺史韋皋表以自副唐德宗惡而斥之自以身在遠久抑不得申采古忠賢被讒毀被放至殺身者凡不悟爲辨謗錄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上雅惡朋比傾陷者覽其書善之詔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編錄未盡可廣其書

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起周訖隋增爲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噫次可謂苦心矣而時君有怒有喜豈非自己命中利鈍而亦可觀時矣

取幽州

宋太祖欲北伐取幽燕謀于趙普以曹翰爲將印以翰守之普皆不敢聚惟曰翰次孰可代之太祖默然則明明是翰不可取不可守燕亦未可取未可守故設此窮其辭趙普得諫法宋祖悟意表奇

奇

南使折虜

孔道輔使契丹優人以宣聖爲戲公正色對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高今優孟侮慢先聖而不禁北朝之過也虜君臣默然此對似矣而猶未盡當日宣聖並乾坤配日月本朝尊崇凡皇帝幸學必拜致禮九夷百蠻無不知無不敬而其使臣則其爾孫也北朝獨不聞乎何禮文之有則虜之慚悔又不止默默而已

欽宗劄

完顏方飛求欽宗所與李忠定劉忠宣劄子不下數百十大約云賊銳不可與爭鋒宜遏逐出境此譬如教條子弟們門上遇一兇人畏而惡之只謂家人自打他不過趕他出去既打不過尚可趕耶哀哉哀哉

不學亂髯

趙永忠泰州人本姓胡名清少慕班超爲人因遊岷州遇積石國大酋齊黎結猶與相交善後至交州結猶移書永忠告以其國久失王子莫知存亾

可僞爲王子歸國永忠乃西行結猶迎之國相撒斯金麗斯等咸納款焉永忠居王位六月致書青唐守仲威求歸宋或阻之曰爲亂髯不亦美乎笑曰亂髯一海會耳不足學也狀上宣撫童貫貫遣威至境上待之永忠率將相偕至河州貫掩其功以爲非戰不敵而降授忠州刺史團練使賜姓名趙永忠貫慮其言于朝誣以事謫監韶州酒稅建炎南渡虔東盜起宣尉司檄諸郡各出師討賊韶守命永忠將兵大破雄連諸寇擒其酋復解南雄圍造二子分兵破循梅潮諸寇紹興二年被召至臨安未及朝見卒初永忠聞徽宗結女直圖遼謂韶守曰朝廷此舉非善計也後其言竟驗人服其識[illegible]一本作胡澄

宋用李綱

弇州謂宋用李綱未必能滅金還二聖固是一說然用李則國勢必强可戰可守僭逆僞命之法行則人心知儆咸思自奮敵國即未必滅亦必懼而連和還轅復三京地自在掌握間嗟嗟畏彊欺弱

人猶嘗試而況禽獸夷狄乎

淵聖之識

方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尚無恙也自從太后回鑾而淵聖竟不返初如金人欲留以爲質宋雖有請彼或靳而未許聞宋之語頗冤見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于虜蓋有深故也先是兀朮下江南屢失利而張通古之來朝之忠計者慣不肯和宋勢益稍振矣是時劉豫滅金遂欲立淵聖于南京以中分宋勢賴和定而止既太后

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與九哥與丞相等言吾但歸我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知朝議大不然遂不復語自明受太子殂高宗竟乏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以撼動江南耳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在虜宋遣亟使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復起至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擣兩南下日中已無宋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先殁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作史者都不能究其竟淵聖隕于虜又阨于弟兄自從來帝王之際無有過者

大劫運

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皆逢大劫運三主皆聰明人亦前知其厄切儆于心凡梁之捨身唐之厭勝宋之騎禱無所不至然皆外勸兵而內忘武備畢竟及禍雖然大劫難逃內備雖修又必發之意外令人但成敗論人耳

南宋末造蒙古兵勢漫天漫地蓋來又加以謀勇如何禁得他金虜悉力支撐終歸淨盡幾宋亦儘夠耶到此真無可柰何此古今劫運第一所以太祖之功爲大

宋亡好箇美才張世傑張木降人姜被虜復歸即配巡逵何愧

讀宋亡死節死難之人上自大臣下至戍卒眞是流涕皇天殊欠慈憐

錢俶

錢忠懿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宋太

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辛剛一甲子復與父元璀卒日同人皆異之杭州有保俶塔因俶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今誤爲保叔不知者有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

歐陽永叔以妓故銜錢惟演序誣其祖元佐以下重斂虐民或引錢氏納土後王方贄均雜稅減二斗爲一斗之說實之謂爲不誣是則然矣然吳越之民追思錢氏百年如新錢之子孫即失眞王其福澤綿遠子孫代興至蒲江南何哉宋雖減爲一斗而銜前各役之費多至破家錢雖三斗而一切差役俱免又錢立國置營田數千人于松江闢土而耕共奇器精纖皆製于官以充朝貢民老死無他繇累且完國歸朝不殺一人則其功德大矣而永叔無一字之及何耶

生他郡

宋諸大臣多生他郡亦多徙他郡韓魏公生於泉州歐公生於綿州司馬公生於光州二程生於黃陂李綱生於華亭朱文公生於龍溪王巽公生於

吉州王荊公生於臨江豈皆若風氣厚多毓賢人耶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億由眞定徙雍丘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純仁由蘇州徙許州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歐公由吉州徙潁州二蘇由眉州徙穎及陽羨司馬公由夏縣徙洛陽王文正公由大名徙開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節由范陽徙洛陽朱韋齋由新安徙建安離鄉井去墳墓於禮合耶否耶或謂宋都汴諸公之徙亦近聖之意耶以上二項不能悉數入我明徙兩京及鳳陽者以開右徙雲南者以罪謫隸錦衣太醫欽天者以官籍餘大臣則李文正楊文襄而下甚多至程襄毅由河間徙歙則又歸原籍也

辟幕客

范文正公言幕府客須可爲我師者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其論甚偉然要看自家力量如何

簡肅心事

曹利用力擠魯簡肅幸眞宗察知得寢後曹獲得

罪循儒方病問之歎曰利用何罪但倔强不識好
惡耳欲救之報已押出國門驚悸脈絕而卒此等
心事又在文彥博救唐介之上

王蘇

考亭謂大蘇早用即是王安石此亦必然大蘇佯
老王擬大蘇後老王柔大蘇可以機挽老王難以
理奪考亭因程伊川惱蘇氏因張敬夫護張浚大
賢亦有未化處
程子若能容大蘇便是孔子對面服得大蘇便是

西方至人

上疏仰藥

宋仁宗國本未立諸公爭之不能得有監察御史
裏行陳洙發憤上疏且云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
臣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上仰藥卒仁宗愍之
賜錢百萬以葬元祐初司馬光以為言官其子涞
字思道建陽人慶曆二年進士為烏程令有聲

刺客同異

軍中刺客引領待刎之事本出韓魏公考亭作墓
誌歸之張浚此必本于南軒行狀豈真有是事耶
然在魏公一以為駐延安軍中一以為鎮相州宜
乎劉齋宿記事者信筆而寫往往如此

蘇雲卿評張浚云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然浚
所短畢竟短于君子一箇岳武穆在而前幾交數
語語又磊落便艴然逐他還山去又殺了有文有
武的曲大所長安在至以邵宏淵副李顯忠益憤
憤矣
浚開府視師諸將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

將從之李椿為參謀官亟奏記曰復仇討賊天下
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
議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諸將已為輿尸之凶矣況
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
制未允議論不定雖得其地不能守也書未入而
師已行又言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算俾進退可
觀毋損威重不聽果大敗于符離浚之輕率寡謀
如此宋安得不弱若李公者籌略精明真將相之
選如時之不用何

石大門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降庵初進士任天台尉遷
臨安府教授與朱晦菴爲友丞相史浩薦其學行
改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朝政言甚剴切其曰朝廷
辟如萬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
而私開便門不知便門之私乃復滋甚一時以爲
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門除知武康軍晚登著學不
衰云

辭燕樂

鄧浩爲揚州教授呂中公守揚命浩爲宴集樂浩
辭焉公詰浩曰他日爲翰林學士何如浩曰爲翰
林學士則可爲祭酒司業則不可公被召臨別謂
浩曰教授器識不凡當自愛至上前首薦之

坤爲金

姚祐者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
爲金坤亦爲金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
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
臆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

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教官全城

宣和間睦寇猖獗所至同惡響應州連陷凡五六
建德而下將至永嘉守貳欲棄城走教授劉士英
湖州人憤激于衷曰吾徒誦詩書講逆順而俛首
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守禦策
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內習安郡無
武備而忠驅義感獨恃人心爲守保全城以還天
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驚遁上功劉通守太
原命余房犯城死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祿不居
以布衣終

學正抗敵

宋末國子學正周泰臨安人元兵至糾衆抗之不
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
節信國也後徙無錫五世孫曰廣濟號月窓子數
號煦菴工醫嘗曰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皆以
壽考終孫仰禮書文恪公子義份孫炳謨今官宮
僚皆學正公之報也

五日受用

孫偉字奇甫學於劉侍制孫初爲静州幕官侍制謫爽陵自静請見曰某生長南方未見北方賢士大夫聞先生學於司馬公此賢士大夫之冠所以求見不敢說從學但求聽說話數日足矣劉許因共飯五日與之語既五日孫以所聞盡錄爲一冊請曰所聞如此恐錄記有所不審更住半日先生爲看過乃辭歸孫生平所受用只此五日所聞噫古人好學之篤與實踐精專如此

救善類

莫汲湖州人自號月河紹興間爲國子監生秦檜惡其救援善類謫化州士之秀者多從學焉

臨安三學

宋時以京尹之學爲國學臨安三學之横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諭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招權納賂豪奪庇奸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閽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雖京尹不敢過問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極力與之爲敵于是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膳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不敢發一語及似道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者

大盜籍口

殷文珪池州人乾寧中進士朱全忠特表薦之文珪惡其姦逃去全忠大怒追捕不及每言窮措大率皆負心白馬之禍亦引爲證古言待小人不惡而嚴匪直道理如此亦以免禍息亂況大盜握重兵而可輕犯全忠非文珪白馬之沉自不肯免晏之籍口有由來矣

鄉官多口

澧州同知甘玉衆陽朔人也弘治間條奏猺獞積歲劫殺之慘兵部是其言請於　上令撫按相宜

勦撫首惡聞之猖獗愈甚數掠玉聲家至取其人殺之必欲赤族而後已爲縣令者又揚言甘鄉宦云云欲盡誅汝輩恐嚇取厚賂以爲解嗟乎玉聲爲地方計未必有益而家先受禍爲縣官者又因而取利余近日均田之事㗖與相類益惟口之禍如此吁今戒之晚矣

均田

命坐磨蝎無事得謗余不幸坐此宮生平所被猜疑譏訕無影無形横加者都出意外自知自忍自憐亦自笑今都忘之矣惟均田實自作之孽豈得盡歸咎磨蝎然此議發之已久余有所感揭之撫按誤揀發下時編審已定衆當憤結時鬧然並起適按臺馬起華從聘自嘉興將至衆往迎大刻均田便民四字粘于道傍處處皆遍因隨按臺舟自平望至郡城一百二十里布滿極目不見首尾愈近愈多號呼投水者往往而是既至登與衆擁枳不得行擒數人施釋之抵署問狀兩縣主又失辭按臺怒却立曰民情如此三日不靖于汝乎取之

於是大譁泮宮揭排幾至墮橋權在百姓不在縣主兩縣主亦怒據均字以一切法齊之而各大族之子弟互糾集直犯府主加惡聲府主震怒多潛遁去有二生適甚自以名宦之以示無懼遂逮捕不可解而初發時率其僕從可千人抵潯焚余居未至三里或云小民聚且格鬬乃返余妻子皆惜不知又分布郡城各門欲執余余亦惜不知而守道謝某至欲請兵處變好言慰諸子弟曰可速問之朱平涵尼洶洶者旬日乃小止既議上矣撫按會題戶部駁下按臺怒勒所司毋動且行十年是時許敬菴師亦深爲余危之余曰事已然無可柰何第後有言入師耳者幸以理裁惟丁長孺公深主其說且屢爲解于許師儼亦所謂推波助瀾者非耶

初一冊爲辛丑年第二冊爲辛亥年合郡公議已定余懲往事不發一語且法原非一人所得主亦未有久而不變者我亦何成心之有最後縣主曾簡若紹芳來問只駁官戶貼銀一欵惠之曾不知

何故臨期仍主均田恨乃益深第三冊縣主曾有稽園禎暇時偶譚及余曰罪魁也何敢言惟我父母政成將內召矣再做一篇好文字終之造福在此不朽功業亦在此有卷默然遂精心求之以均之一字為主順人情從中晔為参酌不一月竣事上下帖然未知余之罪得小解否痛減思痛毛髮尚自凜凜恐老死無能自明乃略叙始末及均田初議與贈有稽文字存于篇末總之所謂罪案云爾

揭帖

揭為均田定役以救民命事東南財賦之外而杭嘉湖在浙尤重嘉靖以前編審均徭如庫子民皂門厨之類悉僉鄉民應役朝充夕破重以倭警官吏使漁公私俱盡於是龐御史尚鵬首行條鞭法計直徵銀而民力大紓載在名宦尸祝至今可徵也又議革去糧長以里長收糧彼此互管貧富通融十年一審大約中人之家應役有期力均時暇不至破家破亦有救當道可謂苦心地方亦云大幸矣然而法久弊生聖賢不免遲至今日道以人弘豈偶然哉前先言弊又先言一縣目擊之弊禎烏程人也辛未之審幼不及詳然刹法未久當無甚害辛巳則羅知縣用敏在事是時豪貴把持首進在閣選閣在甲選甲之說羅亦利仍舊貫苟且了事民雖怕懟悟于威刑愛惜身命且力未甚窮只得隱忍逃至辛卯袁知縣光宇以至今辛丑祖述其說而民遂大困不可支矣與衰各異偏重不均有一甲全然無田者有一半畝產而充至數分者有戶絕丁存妄報分數而親族代當者一僉解戶必至逃亡係糧則有劫不免漏落則安坐自如凡勢家之佃戶叢僕疎屬遠親與其蔓延之種田產悉挾其聽畝數不啻萬倍影射那移飛詭變幻三十年來無一手一足應公家之役無一錢一粒充應役之勞今者適當此新之會在上者皆大賢大民顒望絕命復蘇朽骨再肉而牢不可破殆有甚焉不曰脫漏何妨則曰斷然不動開口與杖爭辯投枷惟圖止積哂如山頁免買免報德報讐公

然無忌而一種奸猾又從中把持或子女或田產
器具乘機矜奪此誰之責誰之過哉亦試度五十
年來能保閭里閭閻閻甲甲盡如其舊哉當此勢
窮理極之時大奮便民除害之際力主均田爲民
造命恭酌優免以重儒紳均派餘田以恤編戶直
下憲牌責以如式弗以批發了事弗以異議動搖
弗以已成懼改則恩波與江海同深愛戴共乾坤
無極豈不媲美麗公且超而上哉除後項條款外
爲革弊均田以救民命事應否會稿通行理合具

掛須查掛帖者

緒帖

再照編審之弊不能盡言病根積於在圖還圖在
甲還甲兩言蔽以滿丁不查報頂不允而民之生
理盡矣夫甲止數人若係貧難別無援救貧者日
貧併如索酒一盞之中索有一碗之內斷不終日
其偏一也勢家大戶實繁有徒關作一處同上害
人富者日富殊無饜足甚至把持官府搖惑視聽
正論難伸伸亦旋過其偏二也有一二巳故大宦
從公存恤表爲不可而拏小用事形影欺瞞主或
加充僕隸幸免卯背叶騙逃之輩尚爾坐擁高貲
公然不動恭如王侯睥睨自若不知何緣概衆順
庇其偏三也等則不均成行愈甚凡貧難下戶止
有逃移自盡一路決不能控陳告訴滯水病兒一
直到底下既無日無天上亦不聞不見久成者卒
催遣改後來者無可奈何其偏四也逃絕既多勢
必累及親鄰展轉扳扯展轉躲避以一害十以十
害百以百害千其偏五也凡此五偏病其大略至

於瑣屑發竹難書故處今之勢別無善策惟均田
一節直截簡易若曰便於民不便于宦則一縣極
富極多田之家不過數人就中分派大段既定彼
亦無所虧有子弟奴僕寄莊取美非士大夫本心
而士大夫於優免之內尚未足數者比比可屈指
數也今長興金知縣業行此法彼中士夫素稱強
直然巳帖帖親認郡中頌金長興者藉口加一豈
可行于長興而不可行於各縣哉若各縣不行無
論失此機會十年內民無孑遺而長興士夫且將

搖以爲辭與日又將變而歸之民矣可不慮哉可不懼哉千載一時宜汲汲爲之所矣惟仁人君子哉之終之過其人而不得行則地方氣運正厄小民命脈當斬非人之所能爲也

客問

或問于朱子曰均田之說當路斷然行之而子從旁多口當路其大將也子亦麾下一衝鋒勁卒也戰雖作勝敵亦甚難又添生兵爲與其種百萬大將不日引旗鼓去而子以隻身乘障竊爲子危之

朱子曰其然其不然得失者事也公私者理也緩急者勢也成敗者天也天不能違勢而可以權奪理不能離事而可以衡平目前則我急何者當路秉山嶽之重誰敢與議朱生要不足當斧鑕內無期功濡近之援以窮人犯衆怒如踏虎尾如履春冰段機已見烏得不懼雖然懼亦無益君子道其常不以人之洶洶也而易其節乃若日後則在事者亦急何者余即甚口然不過一時憤激條陳千百人之一耳能奪撫按若郡邑權耶能驅使小民非有意邪怡大家使之受役且坐罪耶天日皎然人心不死此七尺者一任判斷惟是因均而役法無定與日必有伏幹必有更張是在事者能始不能終得其名而遺其實所需人人作用猶有未盡也人情難與慮始賢者困自不凡諸家之紛紛當然無足怪以操縱之權治不遑以永久之利定新規以公平之衡挽偏重大家安之以爲當然小民惡之以爲何有一種伉情之夫亦自懟且悔曰上人良法美意如此惜乎不勝躁而以子弟爲俘以

奴僕爲殉則湯武仁義之師也夫所謂大將者剛撫兩用劇越一家候通爲里民無大吠之驚乃始稱賢豈其以一戰奏凱而弃其精卒以與敵而不顧乎必不然矣客笑曰子禍不遠既任勝安枕無多謂後議均役役均而大小並舉公私供支隊伍兼太中之力條

條議自序

守拙者必愛閒閑廟請急歸家憑觀定省外三時禮拜焚香爲聚門之一字自分平生受用高可以寧徹上下亦不失散人已矣無端爲管城子所役

草均由一節言之再言目擊親當殊多感慨偏衷信口頗似識彈當道揉而行之一時大閧謂判及況宗猶未足盡朱氏之學也初只暇筆端自遣實不意遂見施行又不意為衆從而鼓踴役偏家人累纍巨室撰之情理委自不堪總之造物妬開故以不相干之事援之非直德薄命薄自驅陷穽已也繼至者如江湖之魚悠然以逝東入者如山中之獸即是麒麟亦難安頓客有云云以告者笑而不答歸之有命既先慈見背因卧無事一月曝書

偶見彼時底稿放之且慨且激憶敬菴許師謂籍學問不足樂之初本部論亦如之良師良友致自難得若早承教何至猖狂然而功罪所由終不可泯謹將原揭不改一字存之梓工以俟大人君子要見狂詐止亦如斯事辭別無波及情同當轍情與令沙望在改絃心非扞罔苟有益于細民當無辭于大僇本末既已詳明罪案可以公判至於家居梗概衆論是馮天地鬼神黑白難變若夫多口殺身則古人云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揭竟難全嗟何及矣

駁官戶貼銀一欵

貼銀在小民對支共力相抗或可入手若以士夫論稍癡人也只從自身上體帖最急官銀棠縣主持帖來催亦遜謝待明日矣來僑故要緊無所懷然逾節令或散館數日微有矣猶曰蕞之欽也其以書帕至者每兩貫五分已至微細有不九折八折者乎折矣有不用新傾水絲者乎此雖世套亦人情之常若以貼役侍務而至必孔夫子陶朱公

合為一人又當暇閒莽擁時自可立地發出三者少一吾知其必不可得也再從身上體帖門戶非高深也僕從非簇擁也然其人有敢突然至前者乎至矣家人有不索謝者乎拒而有不怒肯再通者乎通矣良朋勝賞雅歌投壺有暇料理及此乎若夫湛思績文或恐冗疾病與留得一錢之時有不告之且去者乎去而復來來而復如故又去又來其人或怨嗟或無狀有肯容而恕且與之如數者乎委之家將舒有賢于其主者乎進之必陷官

收之官散之官可盡法手脚愈多弊不滋甚乎法
當稽其所弊有名無實斷然不可天日在上我輩
官法難加民隱難達妻子奴僕皆塗掩耳目之人
岡吏文移亦雕喪心術之具無可自致只是出力
當差耳　天子臣職也替小民鄉誼也爲替積德
大利也習事練手遠謀也故貼銀之説諸公謀之
當道主之納決不敢間命在官言官狂瞽之見止
此別有高論請問之高品高官者共可

曾有菴贈文

公之蒞我邑也大要嚴不求察寛不隨流明足懸
斷而斂又足以赴機稚潔性成尤能强記過目入
耳終身不忘歷政餘四年正直編審此我郡先二
十年變法余實建議均田至今爲口實供刀俎者
衆方覩望公精心處之念此字安得有弊或者弊
自議生謂領議之人得陰陽上下其間也停之審
則立推必衆所允服始爲貲成妙在嚴任而出之
速又或者弊自隔生謂上下隔絶情不得通也令
比議有未盡者再三往復必愜當而後止寧成毋

增寧谿毋畀絶不震以威施以敲扑妙在用和而
出之遲又或者弊自左右生謂供役諸人得窺伺
行其術也就一二質實畏法者諭以至誠密爲體
察其人感激効用等爲身謀視如家事互相告誠
密佐聰明妙在愼擇而守之確於是高卑遠近輕
重之際各叶于則罪赤者盡除負重者裁等縉紳
優而不濫閭閻摘而不驚萬衆懽然四境謐若均
之一字始爲曲盡克臻大成此皆他人心思所不
及精神所不到然亦惟公行之能握機中的有歸
于神明黙成之中而余初識之罪或者因之少解
夫今之賢令尹不過五年見德稱審則再之十年
果共盡美又可引之數十年公承前草創啟後規
模此之功德再之永永當日龔黃卓魯未知何如
乃以眞心任事淪浹恩施要亦若斯止矣余沉沉
宇下樂覩厥成以極寒極熱之夫世皆欲殺公撫
之有加而余最與細民相習所見出入耕作無不
舉手加額願公此去居要路爲大官者不知何脩
得此益亦至和之旁礴天籟之自鳴也余久閣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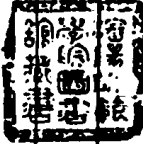
無意當世之得失第良心尚在言其所明其于贈行之文蔡茂如也

先兆

余既坐均田得罪後徐檢吾以撫臺一行于蘇松衆大閧謂祟發自吳興徐玄仗以鄉紳一議于嘉禾與賀伯闇相駁甚苦今不知何如大約彷彿均之一字爲主而賢有司臨期參酌故得相安近來田價日增不知時和年豐旣庶且富使然抑田役均平民不甚苦樂趣爲長久計也記得先慈嘗言

戊午歲朝夢太守至家編役籍而余生而余甲申館于滙沮潘氏一夕三夢甚清初爲烏程知縣夢中深思鄉黨如何相處比覺以爲灘亂無當少選合眼陞湖州太守再合眼陞浙江布政起來失笑由今思之皆田土戶籍官也一生作業神先兆之想數有不可逃者亦何用慰且悔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四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五

湧幢小品卷之十五

湖上朱國禎輯

天文

國朝最重天文童軒以景泰辛未進士爲都給事中陞太常少卿管欽天監事考正曆法癸卯予告歸再起掌監事日食陳修省之要益公原占籍欽天監精於天文故也後改巡撫歷官南禮書卒贈太子少保嘉靖初南給事中華湘主事樂頀改光祿少卿掌監事後以傳禁書出爲知州

帝車

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故謂之帝運動不居故謂之車又古者造車之初有取於斗柄下鑴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者豈非因其象而名之與唐有北斗賦王伯恂復爲帝車賦實一題也

五星聚

嘉靖三年五星聚於營室司天樂頀上言星聚非大福即大禍聚房周昌聚箕齊霸漢興聚東井宋盛聚奎天寶聚尾祿山亂占曰天下兵謀星聚營室

彗星

萬曆五年彗星之異光芒數丈掃東南經歷斗女凡三度觀者無不駭絕一曰蚩尤旗也嘉靖八年亦有此異

王李二生

但調元江右人有高才鄉舉遊瓊州遇王某李某講天文奇之謂爲異人盡得其說癸丑會試策第三問偶及天文條對甚悉謂前代及　昭代諸名

家皆不足信惟海上王李二生可聘入修定其一二場佳甚主試葉師相取爲會元定巳七日矣閱至此篇大驚批云如此荆棘之世何物二生乃妄言又有妄信者公然筆之試卷遂致斥落然則此生瓊州之遊豈非尋業對自阨其進乎故天下奇異之事奇異之人在見者擇而用之不可胡行亂說也

雷電

二月雷乃發聲發五日而始電電閃雷乃益震

此陽氣之以漸而張也擊石者始擊則先有聲擊而熱火乃出焉非二物也

祈雨法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寢其上復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雨立至此宜城徐華陽尚書試於蜀中有驗人謂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不虛矣

藏冰

南方氷薄難以收藏用鹽灑氷上一層鹽一層氷

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味畧鹹可以解暑愈病

雪報

春雪不宜過多若多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謂之雪報最傷農

雪蓬

黃哲番禺人字庸之有學行 國初聘入翰林應制當 上意尋出知東阿縣浪溪有怪物噉人哲爲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震一青蛟斃於水上人稱精誠所感初北上時倚蓬窻聽雪詫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欣然自號人稱雪蓬先生

余錄黃先生事時乙卯臘月廿七日在餘溪舟中蓋余誕辰在元日且屆六旬以病如徑山避之正大雪有感先生聽雪之趣泠泠會心余嘗有雜記曰風來有影非塵也雪下有聲非珠也意亦如此然先生自東阿歸橫經受徒歲凡數百人又多名士後徵判東平坐註誤死余盡謝親友以文贄請

敎者瞠目不答弃絕意仕進人亦力擠且爲之決不復然然則學遜先生而禍吾知免矣惟聽雪有感欲作歌未能也

罰雪

趙綸字廷言上海人進士爲內江令識拔趙大周先生有善政民有利姪財手刃七人者紿爲盜公片言折伏衆驚以爲神蜀素無雪是歲雪盈寸又蝗不入境粟一莖五穗士民刻石稱三異僅南京刑部主事卒

迤南雪至少而吳元年二月昆明縣雪深至七尺五寸

雪三色

神宗四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有黃紅黑三色城中屋瓦勿論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不知何祥丙辰二月廿六日時清明後六日也余掃先墓過唐栖下雪珠澱入蓬窻甚巨鵠首頃刻可掬

望氣

吳元濟未破數月吳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牙旌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蜿相交武陵告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日在木舉其盈數不悶六十日賊必亾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

節令

文皇時上元節午門張燈聽人縱觀亦與民同樂之意庭臣有父母多奉之來觀　上問甚喜至加賞

賚十三年正月壬子燈山焚有倉卒不及避而死者都督同知馬旺與焉　上甚惋惜時在北京敕　皇太子修省凡各衙門進送物料悉皆停止以紓民力

正統中每歲立春順天府別造[illegible]春花進　御前及　仁壽宫　中宫凡三座每座用金銀珠翠等物為錢九萬餘　景皇即位以明年春日當復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陳訴言被兵之後人戶耗減供辦實難其春花乞買時宜花充用從之

西湖志謂清明前兩日為寒食琴楔則曰前十日一曰前三日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訛也

五月五日江西曰競渡陝西洋縣曰踏石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甖感之入黃瓜一條於中黃臘封口四十九日瓜已化盡水清如故可解熱毒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又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爲端午也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又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至往往者冬至除也則除夕亦不獨歲暮一夕爲然也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爲七夕至今仍之

夔門有武侯八陣圖士女以七日遊此謂之踏磧

八陣圖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楊升菴謂在永安宮者乃武侯從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非也此圖乃武侯應先主之召入蜀時所布非伐吳也先主伐吳武侯未嘗從惟臨終受遺托付又一到永安耳而說者謂孔明預知先主敗走設此以迷陸遜未知果否

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故大祭以報成功也夏日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

月忌

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天寧節於十月十日遼懿德皇后改坤寧節於十二月蓋亦因俗忌也以帝后之尊尚不能免異哉異哉然則五國城之酷十香詞之冤又何尤於粘罕乙辛耶

俗忌五月官曆不與焉此是正當道理不必言然亦有可異者 太祖以閏五月十六葬孝陵果有靖難之師建文一支灰飛不必言而 文皇之勞苦亦已甚矣 英宗以五月二十七立 皇后錢

氏皇后遂多病無所出又七年 英宗北狩 后在宮中伏地祝天晝夜不輟因而流濕折股又幽棲南城者六年景王以五月十三就國葬卒無子歸葬西山帝王如此而況民家則忌之未嘗不是也

律灰

律管吹灰術甚微妙須用河內葭莩灰試之方驗餘灰即不動也

九州不同

爾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
相近豫州豫舒也在河之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雍州雍壅也東據龍門河西距其氣蔽壅厥性急
促荆州荆强也又警也北據荆山南及衡陽其氣
燥剛强梁又南蠻數為寇逆常警備也揚州揚陽
也據淮南距海直大陽位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兖
州兖信也越濟水西北至河其氣專厥性謙信徐
州徐舒也東至于海北至岱其氣寛舒稟性安徐
幽州幽要也自易水至北狄其氣深要厥性慓悍

岱之正東曰青州以青丘名東方少陽其色青其
氣清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曰營州以營丘名蓋今
遼東西之地也此爾雅之文上與禹貢不同下與
周禮又異禹別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是夏
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
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獨無梁并疑是殷制也據
此則爾雅又在周以前郭景純之序無乃未盡與
杜牧云冀州者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
已破冀其必彊大也并州者力足并呑也幽州者

幽陰慘殺也

西南寒暑

風土南北寒暑以大河為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
異如黔中則多陰多雨滇中則乍雨乍日粵中則
乍暖乍寒滇中則不寒不暖黔中之陰雨以地在
萬山之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三日
晴地無三里平也粵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
陽氣盡洩故頃時晴雨疊更裘葛兩用兼之林木
薈蔚虺蛇嘘吸煙霧蒸横中之者謂之瘴癘宜也

獨滇中風氣夏不甚熱冬不甚寒日則單夾夜則
衾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刻漏
按之與曆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冀日咸西南風
更不起東北冬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同即二三
百里內地之寒熱與穀種之先後懸絶星淵地多
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不濆不堙
猶人之首上脉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邇
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
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

府州郡縣異同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角各立僑寓名色至百餘州而郡即帶焉隋并天下廢郡存州州即郡也煬帝改州爲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州即府也我明府州並存但州有直隸者有屬府者以此稍異

雲南自段氏改天水有郡之名胡元入主中國有

州之名我明始有府之名惟雲南縣則始于漢

各府地方其平洋曠遠自平陽府而外甚多至山谷幽邃而又遼濶者莫如漢中府自鳳縣至白河南北凡一千七百餘里東西一千二百餘里州縣相距多或二三百里設官雖多勢不相及其地分隔則臺于金州添設僉事控制尤易產藥甚多何首烏有一顆至十餘斤者然枵落無味不堪用余嘗試之笑其大而無當也

金州謂秦頭楚尾余謂當作秦尾楚頭

古揚州山有會稽今分於浙水有彭蠡今分於江右震澤三江五湖今分於蘇州亦猶烏程之分爲一州六縣及宜興餘杭華亭之分爲松江三縣又分嘉興也

地名支干

西安府南百里有子午谷有子午關杜詩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是也陝西西鄉縣有子午谷子午水宜君縣亦有子午水慶陽府合水縣有子午山廣東惠州有甲子門成都綿竹縣有

庚癸山福建福州有丁戊山汀州府有丁水有寅湖德化有丁溪廣西桂林府有癸水陝西沔縣有大丙山有丙水有丙穴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湖廣辰州有辰溪辰水酉水酉陽大酉山小酉山湘東王繹賦訪酉陽之逸典是也其源皆起於漢之戊己校尉

地名訓義

地名櫟陽讀作藥陽蓮勺作輦勺隆慮作林廬蕩陰作湯陰不羹作不郎平輿作平預宛朐爲宛劬

沙羨爲沙夷不共爲不基太末爲闔末番和爲盤和烏氏爲烏支𪓰玆爲丘慈番禺爲潘禺荔浦爲肄浦陽夏爲陽賈如此類甚多此必有義未能詳考也

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龎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眞萌渚之嶠五嶺

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龎水經注作部龍前渚與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尉屠睢發卒五十萬分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鐔城在武陵之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于此俟考

渡瀘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爾沉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椎沉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也瑟琶一作虱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胊忍

漢地里志有朐忍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朐腊挺也其俱反字既從句與地名何干通典作朐䏰朐音如順切䏰如尹切讀如閏蠢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朐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朐乃叶閏字之音朐䏰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爲名又謂朐䏰爲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横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朐䏰故地也辯文字與辯職方者宜知之古李

巽巖胸恐辯可謂互證考千古之謬矣

息壤

永州龍興寺有息壤㮰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磚甓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耳土烏能神其說甚正然萬曆庚辰餘姚蔣勸能分部永州有要人冀據此寺爲宅郡邑皆唯唯獨蔣持之不與以此得謗罷官後數年地竟歸要人土功興執役者八人一日盡死未幾要人亦卒宦永者貽蔣書曰使公早與之則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聞者相共驚異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即此所云鯀竊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㮰以勞疫當之者亦臆說也而舊有詳爲辨者未知孰是

息壤辯

山海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長若人之贅疣然是睐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壤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緩是息土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壤注壤亦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樹藝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歐陽傳注粲益問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扶其陳根擊其堅塊也又漢令解衣而耕曰襄壤字從襄言解衣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於迓四夷云降壤交歡太宗以嫌于裳析析壤易作從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鯀竊帝之息壤蓋指柔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鯀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畝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編戶

縣有編戶一里者金州之平利縣是也然東至洲

廣郎陽府竹山縣三百里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寧縣一千里西南達縣一千三百里北至金州九十里東北至洵陽縣二百四十里中間遼濶乃爾大約皆谿山膠結而居民稀少也其景象亦可思已

栘船

戰國時楚項襄王遣將莊蹻代夜郎軍至且蘭栘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栘船牂柯處乃名其地爲牂柯牂柯繫船杙也

哀牢古姚州永昌郡當在滇今以廣西爲哀牢想必有據

新豐南遷

嘉禾城東三十餘里鎮曰新豐塘曰漢塘相傳以爲漢新豐人遷於汴又南遷於此者

洞天

晉安閩洞天下洞天之首

長樂縣有華陽洞洞庭山有林屋洞我湖有黃龍洞余皆得遊奇詭不可殫述惟林屋洞門下連塗淖遊者必臥板上拖入攸進者絶稀

滁有秋山洞每天霽即洞燥欲塵將大水飛瀑從洞出頭高丈餘如疋練老農視此覘旱潦

白路貫頂

泰山懸崖絶壁不可攀援處時有白路迤邐貫頂而上葢因風雨晦冥時爭龍求珠不可得怒抉其石致然理或有之且不獨泰山也

火井

阿迷州有火井煙來水出投以竹木則焚卬有火井以外火投之生發光數里

幔井見月

宿遷縣西北馬靈山凡中秋遇月張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無所隔餘日則否時有白氣冲出下必有異人不能測

聖井

陳高祖生我湖長興下若里其宅址猶存去太湖僅十餘里以東弁山爲案六水環注焉宅有井相傳始生時井水沸出以浴帝名曰聖井有紅羅浮出爲好事者屢爲去其縣藏出之歸震川先生爲

令往視作亭于上勒銘焉

泰州井

泰州有天女纅絲井相傳董永行孝之所每蠶熟特井中有白草根長丈餘如絲又有度軍井泉雖淺常不竭汲且盡擊其檻泉復溢出岳武穆經略通泰領兵過此飲之不竭故以名元淮南王聞其異取檻置庭井中擊之無驗遂送還至今人呼爲聖井檻頭云

井署井脈

賈制使守揚州有黃冠持畫軸來見展之皆雲章鳥篆不可識問之亦不應冉冉上昇足有紫雲急拜禱曰已涉下界奈何不留遺跡黃冠復下趨出入后土祠井中因縋獄囚下視見一洞署曰玉勾復使入則水漫不可尋矣蜀岡上禪智寺側有井味極甘冽脈與蜀江相通有老僧洗鉢蜀江失之從井浮出爲寺僧所得凡數年老僧過而見之驚曰何緣到此脫衲衣贖歸

山池船

無爲州天井山頂有池出泉四時不涸弘治間池偶湧沸流出一敝船船有篷蓬有斷繩

蝦池

白蝦池在開化縣北金水鄉三十里余仁合家左廣七丈深三丈清獻趙公抃嘗館其家後爲四川制置使以白蝦遺仁合仁合朴雅不好玩弄置之池內厥後生息不絕有求而他畜者其色變赤

石潭

安定縣後淩潭有兩石似龜或擊折一頭江水爲

赤數年又有五泥人卓立如人形知縣有清德則沙開成潭而泥人出若貪汚則淤塞而泥人隱相傳吳定定羅呂作令時潭深數丈餘皆填塞

峽嶺山洞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縣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得金鯉魚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城南有標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州將來討夢神人謂曰見幡即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挂幡焉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

化為九童子泉遽涌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下為大小水簾洞泰安期生隱處始皇嘗遣人訪之武云子城東遺跡尚存蒲磵溪磵中產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僊

崇陽洪

崇陽縣北有崇陽洪兩山相夾中有三洪堪輿家謂鑿山有利遂興工石工暴病歿乃止久之山長復如故

石油

延安府延長縣石油出自泉中歲秋民勺之可以燃燈亦可治毒瘡浸不灰木以火爇之有燄滅之則木不壞

周公廟泉

岐山縣有周公廟廟有潤德泉在東北隅世亂則涸治則出其出必有數日烈風雷雨弘治十五年九月甲子雷風交作山澤震裂泉乃復出蓋不知涸巳若干年矣

溫泉

溫泉最多而驪山安寧為佳驪山泉出有二穴朔後出左穴望後出右穴澆田至五里外方冷煖水灌禾必枯而此水無恙其泉清澈深五六尺毛髮都鑑又水中蹲綠玉石坐而浴甚佳驪山泉出穴甚熱到浴池正溫安寧出穴即可浴然初浴覺稍熱久之反溫新安黃山溫泉亦佳余嘗浴之正溫雪天坐樓上望之氣坌出如蒸雲泉當大嶺之下販米者踰嶺而來弛擔就浴必百十人涸甚少鮮即清蓋泉出右穴流於左方也初出處手之甚冷

楊用修以硫黃賓之恐未必然浴而有硫黃氣者是也斯最下

靈泉

博平縣西三十里有靈泉一名洞管洞巨石甃成六管三竅以洩暴水永樂九年疏會通河其水遂塞可見水溢不在彼則在此一會通河不但通南北咽喉而天地之氣斬以節宜多矣

井泉

東昌府茌平縣西北有丁家岡出泉甘洌釀酒甚

美諺云茌平丁塊酒又稱曰酒泉余同年程肖義嘗就閘下造酒以歸號爲天下第一余過訪飲之眞絕品嘗與易州相配

醎水泉

萊州府濰縣有醎水泉在濰東三十里劉村地勢甚高平泉流數十步伏流于地他水在左右者皆淡惟此泉獨醎因甃爲池立祠祀之其地去海近豈一竅所通而然亦奇

第四泉

天下第四泉在上饒縣北茶山寺唐陸鴻漸寓其地即山種茶酌以烹之品其等爲第四邑人尚書楊麒讀書於此因取以爲號一曰臙脂井以土赤名

石穴水

蜀黔之水都出石穴處州東十里有龍泉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消則涸漲則渾人莫能測若京師玉泉之甕山我湖之廣苕山自趾及頂在在從石罅溢出而草㴻之又不必穴也

品水

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正統壬戌及第三人使安南却餽陞翰林學士作金城黃河二賦李賢劉定之皆稱美之好品評泉水自郊畿論之玉泉爲第一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爲第一作京師水記每進講退食內府必啜廚井水所烹茶比衆過多或寒暑罷講則連飲數杯曰暫與汝辭衆皆譁然一笑石亨敗以鄉人有連謫廣東通判評廣州諸水以雞爬井爲第一更名學士泉諫博

學多藝工隸篆行草而尤長八分後詔還卒於南雄

禁城中外海子即古燕市積水潭也源出西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滙爲七里濼紆廻向西南行數十里稱高梁河將近城分爲二外繞都城開水門內注潭中入爲內海子繞禁城出巽方流玉河橋合外隍入於大通河其水甘洌余在京三年取汲德勝門外烹茶最佳人未之知語之亦不信入內　御用井亦此泉所灌眞天漢第一品陞

列所不及載至京師常用甜水俱近西北想亦此泉一脉所注而其不及遠矣黄學士之言與先得我心

南中井泉凡數十餘處余嘗之皆不佳因憶古有種石頭城下水者取之亦欠佳乃令役自以錢雇小舟對石城棹至江心汲歸澄之微有沙烹茶可與慧泉等凡在南二十一月再月一汲用錢三百以此自韵人或笑之不恤也

俗語芒種逢壬便立霉霉後積水烹茶甚香冽可

久藏一交夏至便迥别矣試之良驗細思其理有不可曉者或者夏至一陰初生前數日陰正潛伏水陰物也當其伏時極淨一切草木飛潛之氣不能雜故獨存本色爲佳但取法極難須以磁盆或潔者布空野盛之霈一物即變貯之尤難非地清潔且埶高不可某年無雨挑河水貯之亦與常水異而香冽不及遠矣

又雪水臘水清明水俱可用但雪水大潞取不能多惟貯以蘸熱毒有效

家居苦泉水難得自以意取尋常水煮滚總入大磁缸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潔開缸受露凡三夕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亟取出以罈盛之烹茶與慧泉無異蓋經火煅煉一番又泡露取真氣則返本還元依然可用此亦修煉遁意而余創爲之未必非水經一助也他則令節或吉日雨後承取用之亦可

石名

鄭磁之青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洛水之石

卵吳越之奇石此宋所採者 國朝白石採之近畿之大石窩宋時未入版圖班石取之徐邳二州黟陵之役黎陽出白石若神啓之云

奔石

昔有神人驅石之海祝曰蒼蒼爲牛鑿鑿爲羊羊牛來斯曰聚而驟石皆羣奔鞭之流血既出谷遇老姥問之見吾羊否姥曰奔石也羊吾不知又問見吾牛否曰奔石也牛吾不知神人曰惜爲汝道破因忽不見惟羣石存焉

磬石

寶慶府東五里康濟廟有一石約長五尺濶一尺四寸厚一寸五分中穿爲竅以鐵索懸架以爲磬擊之有聲嘹喨聞五里上有一線紋相傳昔有漁者兄漁于江獲石片以歸兄弟爭分遂化爲石因异廟中

津石

宋元祐中韓相國玉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文而人自薦曰吾可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居其所以祭封人辱吾文而之垢若干年矣倘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令相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吾之至幸與明日抵某所果見一穹碣在泥中世光遠碑巨代刻非丈之應所拜磨其刻舉至津所柱于津而梁落成

石婦

廣平府城東庄有二石婦俗呼爲石婆婆其一折腰庄人相傳夜有一婦人入人家竊飲水漿防者

以刀中之亦不知爲何物也明旦視石人其一腰下兩斷遂以爲異咸來祈于元旦濃抹臙脂焚香拜禱頗有驗遂搆亭以居云

姚石

漢彭姚時遭亂姚方出汲聞賊至棄汲器走還與賊遇賊縛姚出溪邊將汚之溪邊有峭壁姚呼曰皇天有神否我豈受汚於賊奴之手遂以頭觸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姚即趨入賊急逐之山復合賊皆壓死姚遂不知所在遺下汲器化爲石形似雞山曰石雞山潭曰女姚潭

醒酒石

李德裕醒酒石在河南長春殿南色微青今改曰姿巃石作亭覆之因以名然不若仍舊名爲得大凡古人命名政不必易

五丁石

五丁石道在漢中府褒成縣境漢永平中司隸校尉陽厥又鑿而廣之

太湖石

禾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叅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時宋史軼不傳公崑山縣人韓侂胄用事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聚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為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為四方過客之所瞻仰其冡間大石尤奇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詭類韎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歸震川先生得之記云公我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復如對公前十年於閶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置仆庭中今立于西垣云

朱勔進太湖石昇者千人徽宗封曰盤固侯

惟石

英德江中有怪石為患衆神之創廟祀焉需滑厓舟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驟沙江為安流清遠飛來峰有虎患霍穆文山神虎遂絕今其文豎寺中世呼驅虎碑

廟石

石船石帆鐵屐鐵屐郡國志塗山有石帆長一丈云禹所乘者十道四蕃志聖姑從海中乘石舟張石兜帆至此遂立廟廟中有石船船側掘得鐵屐一量寰宇記宋元嘉中有人於石船側掘得鐵屐一雙會稽記東海聖姑乘石船張石帆至二物見在廟中叅江北禹廟也

田州石

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盧蘇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

劍門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

南宮舊物

壺中九華石此東坡題識高不能踰指廣僅周尺巉岏巇怪山立九峯相屬如神劖鬼斲米南宮舊

物後入嚴東樓家尹洞山有記

石碣

弘治初廬州府店埠東北居民修橋掘土得小石碣一長可三尺許上鐫愼縣界三字背刻少避長賤避貴六字

石筍石鯨

文王射于豐有石筍一枝長二丈五尺圍四尺七寸見存因名曰文王山其對峙者曰武王山今在同官縣內

渭水石鯨長二百尺

石光射人

正德六年桐君山下傍江有石發白光皎潔因爍圓大如簸箕每日自巳至未射人目爍數里遠近皆往觀如是者瀰月而止

石人賭錢

壽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即今衛治是也忽一夜守宿軍聞人賭博爭聲趨而視之乃石人得錢數千次早聞于郡守閱視庫藏鎖鑰如故而所失錢如所得錢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嶽廟等處其怪遂止

石青

永樂十七年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淨沙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失之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來進

文石

王之輔新城人大名同知　壽工與督採文石於黎陽鑿地無所得有田父言丙夜見火光燭地狀

如星質旦往視之文石在焉得萬餘方

獻石

屠丹山太宰父松窻公好治魚池及丹山母憂時將鑿池以悅其意而未得也一夕夢神人謂曰吾當獻之覺而大驚異已而于居之乾隅購得隙地因鑿池得石多且巨又瑰奇可愛歎曰夢徵矣殆天意乎乃即池爲山名曰天賜並構亭于池前曰崇覲亭云

端溪石

端溪舊石久不可得萬曆間採珠内臣至其地測舊坎水深數丈用皮囊絞至百日水盡人縋而下拾取鑿成零塊頗多水忽大至縋者亟上得免時憨山和尚在彼覓得致王損菴五六方大者長尺餘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思白題識細潔瑩淨宛如碧玉天然奇珍可愛

社義立石

黃裳字廸吉番禺人在政和時修縣誌論社所以主石之義曰社祭土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而成天故其精爲星陰氣積而成地故其精爲石石擊則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爲陰也土爲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爲主時稱其善論

無字碑

泰山頂上有無字碑色碧文理極細高可三丈每面六尺唐高宗乾陵中亦有之乃于闐國所進

癸巳碑

龍泉關壇山石上有吉日癸巳碑乃周穆王所刻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勢今移貴皇儒學儀門内

韓文公碑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視象鞭精緻鄭絪出鎮時林靄守高州獻銅鼓面闊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蟇周帀今藏廟中宋真宗賜南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焉

汾陰碑

宋真宗祀汾陰立碑石今在榮河縣寮院東高丈餘濶三丈光澤堅厚上鎸二聖配享錦俗稱蕭牆有鐵人四高各六尺在碑前奉頂焚爐之具后土祠東獄祠鐵社各二

仆碑起立

南宮縣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頹碑仆山陽劉安爲知縣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非數百人弗能起告于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

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起立安以銀觚奠神就付諸廟中因具上聞且請新其祠詔許之召工薙草萊增基址與版築掘地獲錢六十萬緡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刷成正統辛酉春安旣科目久乏人乃割俸資市巨木送學宮語諸生曰吾以科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坊是秋白圭鄉薦舉進士歷官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出俸金厚贈之自是人才輩出科目有人後同官于浙師生僚友各盡其道云

什碑生杏

司馬溫公之葬也勅蘇子瞻爲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仆其碑有杏生于斷碑之罅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令建祠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封殖繪圖傳之

勒石題名

勒石始于李斯題名始于漢文翁禮殿二碑止題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川文矣

禁立碑

劉宋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爲立碑者宜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幾可防遏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遂行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至五代而弛今之立碑者徧帀普天若行此例悉摧作階砌亦快事也

詰龍浮碑

歐陽公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安永豐之瀧岡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歐陽子官於泰而歿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官於隨歐陽子年二十除隨州貢二十四登進士歷任多在中朝及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歸祔崇公之兆葬後還潁嘗於青州刻瀧岡阡表以歸舟泊采石夜夢神人從公假觀阡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投碑於江黃山谷爲文詰龍項之靈巍湧碑出沙溪沼中有龍王點跡數行如鏤取置西陽宮爲亭覆之後宮

火衢碑亭無恙

擲碑熄火

靖康元年尚書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碑擲火中遂息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僉事張袵往視亟令人拽石碑入火中亦頓息張蓋熙宋事投而試之果驗豈氣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耶

乞碑

去思碑與題名碑凡負時名執法有功蹟者必經

營乞更以淺深為高下國子監則姜鳳阿寶吾郡則萬太守雲鵬姜不過奏增監生坐班日月耳根之如此萬一時勁吏千古人豪其名乞至十餘蓋補而復磨故深乃爾近則陳筠塘劬學其有以朱筆添花者則某公也

碑神

越雋道上一石碑高三丈許中有大唐地界四巨字苔蘚緊如虬龍獨繞字傷若巧避下有青石方濶可二丈滑淨若人素所礲者時有神鬼出沒人至憇且立者必有禍一老叟過而悅之坐石上良久出酒肴解榆捲酌而且歌其捲甚精非世間物有神人自碑躍下笑而揖曰今日之飲樂乎老叟與對坐飲且數杯慷慨縱譚曰別三千年不謂相過於此又曰已被此子覷見去去非久留地也遺一器飄然上昇有樵者隱叢薄間遙見亟趨至器中尚有餘瀝剗入口覺精氣勃勃自踵貫頂歸家不復思食後辭家不知所往

供御捲

唐曹王皐有巧思精於器用為荊南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覩者訝之曰豈足尚耶士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皐捧而歎曰不意今日復逢至寶指其剛勻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皐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拌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捲於拌心以油注捲滿而不浸溢蓋相契而無際也皐曰此必開元天寶供御捲不然何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在黔得於高力士之家

白紬帳

安祿山叛吉溫還朝敕吏設白紬帳于傳慶緒親御而餞之此時正極奢靡而以白紬爲重豈紬一時獨出而貴或北方所少耶今宦塗以爲常物帳用至錦綉矣

人輿

三代時人主乘車皆預以馬故曰輅車乘馬惟桀用人輦謂之不道至穆王猶用八駿漢黃屋左纛襲秦之舊當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東漢陰就始

用人爲井丹所叱唐宰相皆乘馬武元衡被刺馬歸始知之裴度馬上被砍氊裹厚得不死猶斷鞅而去張弘靖以宰相鎭幽州用人輿出入將士創見且駭且怒馴至於亂是時朝官出使皆乘驛馬間有乘擔子者夫皆自雇然惟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乘驢有進肩輿者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朝臣有賜者力辭乃受南渡時行在百官皆賜汪浮溪有謝表然止肩輿秦檜入朝施全刺之壇裹厚不得入則轎矣今制兩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轎四品以下即少詹僉都祭酒皆乘馬用雙棍京師人謂之馬棍甚厲若乘轎則棍反拖後不得施矣在外自大吏而下皆給馬武官勳戚皆乘馬惟年老公侯拜三公者賜轎内相掌司理東廠者如之亦必　欽賜今南中無大小皆乘轎惟有四人兩人之分猶曰留都稍自便北京亦用肩輿出入即兵馬指揮若衛經歷皆然僱直甚賤在外惟典史乘馬恐不久亦當變矣

有部使者王化按浙一舉人冠員帽入謁王問曰此冠起自何時對即起大人乘轎之年王慚反加禮焉蓋前此外官三品用幰轎部使者止乘馬故也

織錦剳

書剳至用銷金大紅帖奢已極矣聞江陵盛時餽者用織錦以大紅絨爲地青絨爲字而繡金上下格爲蟒龍蟠曲之狀江陵見之嘻笑不爲非也江陵振厲有爲不甚通賄賂獨好承輓人以此求媚

理或有之要亦駭甚如此權勢何不率先儉樸而爲人所窺乃爾

習套科禁

宋末柬帖虚套有學際天人即膺召用台候神相等語又有場屋喧謀之禁今有大台柱大柱國即宮詹即開府即銓省恭候台禧等語習爲固然而場屋喧謀亦以成風日甚一日然所司秉公者亦自帖然即此可以覘事可以觀人矣

告示

前在京中過安福衚衕見兵馬司告示大于巡城御史後歸家見驛丞告示大于知縣乃富翁之告示僉以朱筆懸之通衢蓋人之不自分如此而風俗紀綱可槩見矣

京師老媪

京師惟内官婦人遇轎不下馬不引避宋栗菴太宰轉長安街一老媪向前不避隷人誤以爲男子呵而觸之媪露面指太宰而叱曰我在京住了五十餘年這些見了千千萬萬箇希你這蟻子官從者失色無如之何亟前行老媪亦不顧去太宰到部笑語同寮曰今日悔氣空受了老婦人一場大罵同寮問故語以狀又大笑曰也不是蟻子了聽者俱失笑嗟乎此婦人眼界亦不小矣

施錢

乘輿濟人孟子以爲小惠今有大臣行長安街携錢以與丐者每一出丐攀號求施纍纍綴行不絶彼自色得人亦豔而稱之不知於政體有當否即不能平天下獨不能如先朝姚文敏奏令五城收

養活人耶比余官南中亦有大老行之者敬以諷余余不應此老亦悟雖行之自若然輒令閽人曰勿令朱爺見

涌幢小品卷之十五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六

湧幢小品卷之十六

湖上朱國禎輯

聖表

先師四十九表至援神契所志甚弘所謙姑布子卿所稱老萊弟子所識荀卿司馬遷所述益未一及顏髯漢文翁刻遺像與唐大觀元年所刻吳道子畫像孫淮海先生跋其顏鬚髯皆不甚盛然則今之所刻殆亦稍失其眞矣

道子畫像在郃陽縣元末紅巾起焉至一處不行篆之不動疑有異實掘之穹碑立土中則聖像也徒置一屋衆羅拜而行從此道官僧牟俱設宜尼像以避兵火饒州府學昔爲天寧寺國初陶學士安知府事以原有先聖十哲像遂陳爲學曾奏奪不得近年行人陞起龍欲得聖像廣文不欲開端假巡道力一時摩數百紙陞得七十紙以歸有乞者皆不應

啓聖祠

凡啓聖祠以孔鯉顏路曾點孟孫氏配其說發于

先儒熊禾至　世廟時工部主事劉魁申其說遂下禮官擬議另祠乃正殿山亦有議欲立廟于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或各祀於其子之墓孟有墓在鄒縣顏墓在曲阜曾墓在嘉祥然不如禾說為妥丘亦未之見也宋濂溪孔子廟堂議曰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

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莫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余謂表叔似不必拘

解大紳大庖西上封事曰孔子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啓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舉起　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易主之始

先師易木主　世廟時張羅峯當國議行然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瀾曾有此說疏上謫為雲南廣西府經歷又天順中林鶚守蘇州先師像歲久多壞鶚曰塑像非古也　太祖建學易之以木百年夾俗為之曠然未壞者猶然況過其壞耶蓋木主之說有自來矣

聖稱聖裔

孔安國先聖遠孫追稱曰先君此最得體孔穎達亦然今人卑以稱父而稱其遠祖曰家某或以官

或以字

湛甘泉稱孔子曰庶聖謂庶人中之聖也其語生拘無意趣且為魯司寇原非庶人如陳剩夫王心齋等可稱庶賢耳

衍聖公入京下程自宣德後用羊一隻鵝二隻酒六瓶麪二十斤茶鹽醬各二斤油燭十枝其初欽賜後改禮部又改順天府今仍之

曲阜世以孔氏裔孫為令　世廟時有不勝任者議改流官諸大臣謂此前代故事卽不職當擇賢

者以易何至以一人廢數百年盛典遂復世職如故惟令撫按考選

曲阜令故不上計萬曆中孔弘復號桂寄請于大吏願入覲許之考三年滿進知州六年進同知又三年進運同皆掌邑事

先師四世獨傳楊子雲五世獨傳

厄臺

漢祖追項王于固陵其地今在陳州西北三十里汲長孺守淮陽即今之陳州也州城中尚有所治

閼遺址州有厄臺蓋孔子絕糧之處其地以厄臺夕照作八景之一王元之記云

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禀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帝舜厄於歷山大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聖厄於陳蔡其道一也于時周室卑危魯道迷濁仁義路塞奢侈源開列國用權譎芒而起壞禮樂爲糠粃視詩書如蕘蒭孩提上宇變壞儒風俎豆不修軍旅用事肖

有衣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叱之三綱五常蓋掃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之大裂嫉四維之不張刳道德爲舟楫將欲濟天下之墊溺斵禮法爲耒耜將欲芟天下之荒穢故不程其力不顧其勢聚三千之徒聘八十之國應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蘭於鮑肆孰聞其香施法於亂主孰知其政所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枝而扶之厥惟艱哉故教不用於哀定位不崇於季孟辟逐於陽貨見忌於子西文行忠信未得用世

卒致天厭聖道絕糧於陳顏冉之徒餒目相視我先聖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容鳴乾未嘗太息蓋聖人爲人也不爲已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欲綴皇綱之絕緒闡帝王之坦途酌二代之禮文垂萬世之典則彼王澤浹于生民苟道至於是雖不食而死復何憾哉吁姦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飽飫道醉德飽者謀萬世之利功故教不用於當時而用於今世位不顯於生前而顯於殁後何則祖述憲章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爲君臣父子者不

可斯須離也得非用於今世耶名載典籍身享廟食得非顯於歿後耶與夫闔一日之佚者又何遼絕哉余客在宛丘得覩斯臺之地披蓁訪古馳筆而銘曰

借祿尸位　歿則絕祀　所謂伊人　若敖之鬼
夫子耻之　不其餒而　飽德醉意　歿則垂世
所謂伊人　東山之士　天子求之　可謂仁乎
巍巍聖人　生而道迍　歷聘求合　絕糧于陳
箕山之士　可齊其名　若敖之鬼　決非其倫
廟食不匱　祀典惟新　我來舊國　荒臺磷磷

拂石勒銘　德音益振

孔子臺在盧州柘皐鄉狀如圓壇可容千人宣聖與弟子嘗憇於此故名

占鼎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也賜且至矣詰朝子貢果乘舟而至

遊海

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於澶州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為誕俄有群鵲數萬啣土培城侯始信之乃城曲阜城訖而齊寇果至

群鶴

金貞佑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廊廡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萃鶴翔鳴良久而去

仙跡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拜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足跡存焉文曰仙人脚

曾孟

世廟時詔官曾子裔孫質粹為博士傳子至孫承業貧而盲宗人有豪者上書爭襲已嗣官矣承業父子號而行乞不能自滋陽劉公不息為禮科給事中奏狀奪還之人心稱快

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有五色

雲覆孟氏之居焉

配享孟子之始

孟子配享起於宋神宗時晉州教授陸長愈之奏太常寺看詳初以不同時爲疑禮部言從祀但取著德立功相成爲主不必同時引勾芒乃少昊之子以配伏羲爲言議乃定

章時篤靑陽人父夢神授以孟子小像置膝上遂生號孟泉英氣勃勃不屈後以奉人爲鄒縣知縣有善政官至副使卒時夢鄒民千餘迎公赴廟豈

孟夫子轉世抑官其地而先之兆也

太祖欲黜孟子配享固因錢唐等力諫而止然其時風雷示異 太祖業心動所謂巖巖氣象者亦眞可畏也至孟子節文乃劉昆孫等奉 旨所爲後昆孫以科場事坐死說者謂節文報應豈孟子乃一遷怒而然

宮牆修禮

鄭大同莆田人卒之旦會新文廟有江西木匠數人於昧爽候見公服大紅拜廟門内出廣橋忽不見頃之一匠過其巷聞哭聲歸相訝曰早有長髯偉貌行吊吊如鶴衣吉服趨入廟門内拜者非侍郞乎蓋公宅近宮牆每過必入謁故其卒也亦脩禮而行如此時嘉靖之丙寅年也

余以丁丑入縣庠見有司行香皆黎明入廟禮畢講書三春乃退今聞隨便過門一拜不復知講書爲何事而聖殿宮牆荒頹不理其他一切祭祀鄉飲尤草草了事甚至 接詔重典若等兒戲 論祭鄉賢視其家之隆殺爲遲速厚薄大約世變江

河州日重禮日替而政事可知已

夾室塑像

楊止菴先生未生其父瑜公夢行紺宮夾室左右皆塑像金碧欲剝瞻公揖之其衆一手答曰是將以某月日時降于家及公生而歲時日月悉符夢中語他日嘗公過學宮則又見所謂夾室金碧而揖公者狀貌甚肖乃以問先達蔣公蓋嘉靖中文廟改用木主諸賢遺像盡藏夾室中

黜從祀

吳草廬許魯齋以仕元黜從祀然則孔子有靈乎
元祭祀決在所吐考之元史獨宦官李邦寧主祭
風雷示異餘皆平平無事則八十九年中享其祀
已二百七十七次而其餘祭告又不與焉天以夷
狄為驕子驕子獻食有何不是而拒之驕子用事
之人苟非齊惡間有恂恂知書人在旁方獎之不
暇而反奪其飯曰何故事吾子則亦非人情非天
道矣

驕子一日逐嫡長據其家政而事父母師友如故

父母且無如之何師友從旁只得與父母伺隙徐
徐改正而所謂家統家教固不可一日廢也辟天
地雖極晦冥極變化之際曆日支干可得削而去
之否

為學兩端

晦翁云近時為學不過兩端一則徑趨簡約脫略
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過高者固為有害
然猶為近本外馳者詭譎狠狠更不可言吾儕幸
稍平正然亦覺欠涵養本原工夫此言蓋為陸象
山陳同甫發也

多目星

晦翁與呂東萊同讀書雲谷日夜銳志著述文公
精神百倍無少怠倦東萊竭力從事每至夜分輒
覺疲困必息而後興嘗自愧力之不及爰詢文公
夜坐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據踏良久精神倍
增數歲後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有目光百餘云
多目星現嗣是後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
必就寢

得水解毒

晦翁中烏喙毒頭岑岑漸煩懣徧體皆黑幾至危
殆深山中又無醫藥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言
汲新水連飲之大嘔而解此神明所祐亦平日精
力完固之驗也

晦翁之祖名森字良材

晦翁門人可攷者三百三十八人亡攷者五十八
人得夫子十分之一

宜林神

古有善聽者其神名曰宜彬吳淵穎先生久病嘗
聽作爲宜彬辭先生名萊字立夫初生之夕父直
方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止於內寢因名曰來
南嵓方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
詩中更曰萊好學無所不窺體素羸弱年四十四
久病不自振忽夢作重汪琦贊覺謂人曰汪琦殤
者也今歲殆不起果卒私謚曰淵穎先生宋景濂
出門下其學大抵多出於先生云

學者歸宿

景濂自稱白牛生想生平出入所乘者元至正戊
戌作諸子辨起鬻子至周程子凡三十四人具九
家者流而終之以周程示學者有所歸宿也中間
疏別觚排各有深意又佐　太祖議禮制度考文
之功確然爲　本朝儒臣之冠與薛河東並驅而
文學過之俎豆　宮牆不爲過乃不幸謫死子孫
零落門人方正學又死靖難遂無有發明者正德
中論文憲嘉靖初錄六世孫德舂爲國子生

陳白沙先生

先生以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以累薦徵用入
京朝見赴部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題奉　聖旨恁
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illegible]說先生以病久之不赴
部終以病不就試上疏終養此必吏部以應考題
而疑　旨者亦仍之是時太宰爲尹旻挨路爲萬
安劉吉皆不向學拘例抑之失最初徵聘之意矣
且康齋授諭德而先生止檢討其意可見父樂芸
年二十七卒母林氏年二十四寡先生遺腹子也
母後以節旌年八十餘

先生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葬于圭峯後二十
一年改葬皂帽峯下湛甘泉倡之各司皆有助新
會縣典史賀恩督工餘置祭田買其前湖湖曰白
然

先生題羅一峯先生詩云狀元文史少微星翰苑
爲官漫兩京此二句說盡一峯生平歷履又云青
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綱疏一通說盡行事只此
四句可當一篇好墓誌人誰做得先生之詩大約
得溫柔敦厚之旨法律之精又不必言其談詩有

云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蓋其所得深矣大儒之不可謚如此　國朝諸儒除荆川先生文集如先生若羅念菴之集俱不可不細讀也

近日文字中間爲上官而作如考滿入覲賀壽送行遷篇累牘有一人而至二三首者非不美觀然套語諛辭若出一轍其于文格益靡且遠惟先生一切謝絕即劉東山爲廣左伯郡太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應其言曰所不敢施于當道一嫌于上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

厓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祀典之舉最初皆發議於先生及副使陶魯右布政劉大夏僉事徐紘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致百謝于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立于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生吊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

先生精神嘗與神明通居外海陳謙宅有異人來見嘗夢遊天台至第八重而覺又夢一長髯道士以布囊貯羅浮山遺之八月十五日夜忽夢玉宇無瑕碧雲蟀燭南斗下大書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臨殁夢與濂溪兩厓答歌於衡山之五峯皆紀之以詩蓋其神之極清故所感如是昔人所謂夜驗之夢寐者也北歸時泊舟江滸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算因得免也

先生作潮州三利溪記盛言太守周鵬之功鵬道州永明縣人濂溪先生之後也故下語尤眞切後知其妄悔之作詩云欲寫生平不可心孤燈挑盡

幾沉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與人間潤筆金王侍郎哲見而歎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今有明知而故爲諛更有獻諛以要賞彼此懽然不但潤筆且以乾殁者矣

先生既授檢討歸復有薦者與中書舍人王汶同徵弘治二年之十月也汶未抵京五十里卒于舟下汶號齊山文忠公禕之曾孫稌之子成化戊戌進士初第即請爲教官竟得中書非其好也謝病歸讀書不仕鄉人尊之而不名稱曰齊山先生年

僅五十七

王陽明先生

先生起征岑猛啓行過郡城前驅一人衝道縶之蓋軍法也有陳生者將從之受學問知狀曰是且威鄉里遂去之陽明聞頗悔大減導從去

四友齋一款云陽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時武宗南幸住蹕留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　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

先生擒宸濠知諸邊將領兵至江西欲令釋放俟上至親與戰擒之不得已將濠取浙河北上至杭州以濠付臬司獄適太監張永至浙與語知其可信遂以付之後諸人讒毁終得永之力免于禍此時中貴氣燄赫然乃能責之具領狀耶

又云陽明廣東用兵回經蘭溪城下過時章文懿尚在陽明往見在城外即換四人轎屏去隊伍而行蓋陽明在軍中用八人轎隨行必有隊伍也至文懿家陽明正南坐茶後有一人跪在庭下乃文懿門生任爲廣中通判以贓去官欲帶一功以贖前罪文懿力爲之言陽明曰無奈報功本已去矣然本實未行人以爲文懿似多此一節余謂誠朴之人易爲人所欺然心實無私言之益見其厚

楓山先生卒于嘉靖元年陽明廣東用兵在六年遠不相及事平七年陽明告歸卒于南安舟中未嘗至蘭谿城下也爲門人請托先生必不爲陽明有道人可不可自然以情告寧有未發本而

誕言已發之理狙詐之術庸人所羞而謂陽明爲之且以對長者乎或者江西俘寧王過蘭谿相會未可知要之先生決不爲一門人力言果言陽明必有以處決不作誕飾也

又云章朴庵名拯楓山之姪釋褐爲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朴庵有慙色

楓山先生卒時朴菴方爲布政治其喪請卹典比

尚書竹旨歸則先生卒已十餘年矣俾餘五伯正
見清操何大不樂先生素待人以禮叔任之間義
不掩恩賣買生息之言乃市井小人之口先生決
無此語也

又云　武宗末年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
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
卒也恐其倉猝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王晉
溪晉溪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
賞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武宗晏駕在十六年辛巳三月十四日楊石齋即以
遺詔散豹房威武營官軍至十八日誘江彬入內
奉　皇太后密旨擒付獄中石齋故與晉溪相左
前十二月改晉溪于吏部以王憲代爲兵部矣

莊定山先生

先生以南行人司副家居三十年奉　旨赴都過
吏部堂止三揖不跪補原職遷南驗封郎中中風
疾告歸明年考察以老疾罷官主者倪公岳也丘
瓊山深嫉定山曰引天下士背叛朝廷者自泉始
也

後渠評品

崔後渠評大匡李世卿集云李子未知詩其詞險
其調戾文則庚矣古而窒簡而腴奇而妥
又評圭峰集云羅景鳴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異
而奇于典其昭于細故而闇于大然能自冶偉詞
不乖于類習評白沙禪而疎一峯尚直而卒定山
好名而無實又云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峯行鄉
約而僇族人定山晚仕而敗獨推重章楓山是矣

然指摘三公處殊不盡然禪與疎二字非白沙本
色其交亦非泛泛者僇族人事必有故苟爲所不
可除之何害定山以老疾被察典不可謂敗也
英皇之狩袁彬沙狐狸揚銘實從門達自以詗察得
幸仲兒謂袁彬門達實從必別有據至其恕李文
達之奪情猶可言也而譏周文襄則非北人入詞
林不熟錢穀事空其以餘米爲訾
後渠長子滂少賴異以子房孔明自期後渠屢斥
其狂後鄉舉強力治田圖寬後渠家食甚賴之嘉

靖巳丑辛年三十四

薦賢

蔡京爲龜山石亨薦康齋趙文華薦荆川薦而得召自然當應世乃以此爲病何與雖然此三人者尚知薦賢今之忌嫉者是何等心肺究其以薦者爲病也

康齋先生以訟至縣庭原以墓田此大不可已大不得已處何損于日月乎

邪正

凡眞正道學決被攻擊推敲卽賢者猶不免致疑于形跡間而惟一種邪說横議最能惑人爲人所推舉閩趨之如狂故以李卓吾次之匪敢雎黃聊志吾過

李卓吾

卓吾名贄晉會之邳州舟中精悍人也自有可取處讀其書每至辯窮輒曰吾爲上上人說法醫嗟上上人矣更容說法耶此法一說何所不至聖人原開一權字而又不言所以此際着不得一言只好心悟亦非聖人所敢言所恐言今日士風猖狂實開于此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爲奇貨壞人心傷風化天下之禍未知所終也

李氏諸書有主意人看他儘足相發開心胸沒主意人看他定然流于小人無忌憚

卓吾謂只有東南海而無西北海不知這門頭沒時鑽在那裏去又到東邊出來或曰隱于崑崙山然日縣上之正中則下亦空然決非旋繞四傍而

無上下者凡由上下則四傍在中只四傍豈能遶上達下乎理甚明白勿多言

卓吾列王陵温嶠趙苞爲殺母賊夫對使伏劍陵其如何嶠過江東原欲奉使卽歸苞母在賊降而救母得矣然必敗之賊母子俱死國法忠孝兩失悔將何追古人値此時勢萬不得已幾許刻心嘔血尚論者又復苛求究其竟于胡廣馮道也

黃叔度二誣辨　徐應雷著

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入　明嘉靖之季崑

山王舜華作（名逢）有高才奇癖著天祿閣外史託于叔度以自鳴舜華爲吾友孟肅公（名在）諸大父余猶及見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確自初出有纂入東漢文于舜華尚在而天下謂外史出秘閣實黃徵君著則後世曷從覈其贋乎叔度故無弦琴曷橫加五弦七弦誣之也近復有温陵李氏著論曰牛醫兒一脉頗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自爲顏子自謂既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学回視國家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汚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兎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原之學不可以不早辨也此李氏有所激而言也李氏嘗曰世間有有激而言者不必說盡道理明知是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李氏蓋激于鄉原之與世浮沈也而移色于叔度竟不考諸史傳評叔度之始末按朱子綱目于漢安帝延光元年冬書汝南黃憲卒當是時天下無黨人又四十五年爲桓帝延熹九年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

二百餘人下獄逐策免太尉蕃永康元年六月赦黨人歸田里又三年爲靈帝建寧二年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史册之章明較著如此計諸賢之就戮去叔度卒巳四十有八年夫諸賢之最激烈者莫若李膺范滂李膺且死曰吾年巳六十范滂之死年三十三遡叔度卒之年李膺年十三范滂正未生故曰當是時天下無黨人蓋憲卒之十有六年而滂始生憲卒之三十有八年爲延熹二年而膺以河南尹按宛陵大姓羊元羣始與時忤又七年而黨事起則黨人之禍于憲何與哉憲雖大賢安能救諸賢之就戮于吾身後之四十有八年耶豈謂當憲之時黨人有兆李膺雖幼而有長于膺者范滂雖未生而有先滂生多年者叔度曷不化誨之使不及于禍耶噫卽使叔度與諸賢皆同時自孔子不能改一子路之行以善其死而何以鉤黨百餘人責一叔度也豈謂不能維持國事使吾身沒四十年之後刑戮不加于善人耶則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而何

以貞不就徵辟之一布衣也是故叔度之隤然處順潤乎似道無異孫登之嘿何以曰不能如孫登之汚埋當叔度之生存尚未有寃人之名何以曰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諸賢未至于就戮何以曰不能與狐兎之悲又何以曰回視國家將傾諸賢就戮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李氏之輕于持論如此不亦無其事而豐罵名賢盛德乎哉且叔度之爲顏子爲千頃波盖諸賢之目叔度不閒叔度之目諸賢也何嘗互相標榜叔度稍

以言論自見則爲郭林宗叔度不死遭亂則必爲申屠蟠總之必能保身何嘗自謂既明且哲夫以李膺之簡亢獨以荀淑爲師乃牛醫兒年十四荀公一見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以叔度之才高傲自謂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爲偶而見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叔度蓋易之所謂龍德耶何以曰賊德而鄉來學因此鄉原之學也且李氏既惡鄉原矣顧于胡廣馮道有取焉何也蓋李氏奇人盛氣喜事正不能無事以濟世爲賢而不以避世爲高故喜稱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絕不喜叔度之無事今李氏方盛行于世恐覽者不察也余故以綱目之大書特書辨之雖然千頃汪汪萬古如斯澄之清之河海不知余固辨其所不必辨也

余守拙于人無敢短長獨于卓吾云云自知爲衆所笑及讀二誣辯乃知此老本末略被人窺破又見太僕瞿洞觀墓誌有最不喜溫陵人李贄一句而朱大復幾議最堅一旦問曰李卓吾何如人余

直以意對大喜要知世間自有同心者乃大復以獄中不堪其苦書乃自刎爲夭報事有無不可知只據所刻書評論至欲翻倒孔夫子坐位是何等見識何等說話惟焦弱侯尊崇之若關此言必且推凡夫罵弱侯自是與人獨其偏見至此不可開耿叔臺侍郎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說不聽難相處乎問爲誰曰孫月峯李卓吾與汝父也

焦弱侯推尊卓吾無所不至譚及余每不應弱侯

一日問曰兄有所不足耶抑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余謂此字要解得好既列中行之下不是小可孟子舉琴張曾皙爲言而曰嘐嘐古人行不掩言不屑不潔吾未敢以爲然蓋孔子嘗言之矣曰狂者進取取而曰進直取聖人也狷者有所不爲有不爲直欲爲聖人也取字徑捷爲字謹密乃二人分別處故聖門之狂惟顏子可以當之曰見進未見止狷惟曾子可以當之曰參也魯此其氣象居然可見下此則爲狂簡之狂至三疾之狂又須別論蓋一則界中行狷而言是其品也一則一冠矜　而言是其病也如德字有吉有凶仁字有小有大悍字有精有麤有兇古人用字義各不同今乃一概混而稱之狷狂無忌憚者引以自命聖人固曰賢知之過已豫憂思有以閑之矣

卓吾初與耿天臺不相入焦弱侯受天臺國士之知在南中建祠堂會講其弟叔臺又爲操江都御史相與推尊卓吾亦以二公彌縫焚書中大加讚服天臺學問自住獎進後學尤力與張太岳最相善奪情致書爲錄於後

去冬蒼皇顚啟奉慰時尚未悉朝議本末伻還辱示奏對錄一冊仰惟　主上眷倚之隆閣下陳情之悃精誠纏綿溢於緗帙雖今世有仲淹而綴之太甲說命篇中當更爲烈不可論古今矣某嘗思伊尹毅然以先覺覺後自任初不解所覺何事近始省會捷市之恥納溝之痛此是伊尹覺處蓋君民與吾一體此理人人本全顧未肩其任便覺之不先譬彼逆人視負重擔者共疲苦艱辛自與睽隔故不無拒蔽于格式而膠紐于故常也惟伊任之重覺之先其恥其痛若此抑欲自好而不目天下之非議可得耶夫時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權莫深于易易以知進而不知退者爲聖人亦將位所乘道當然也古惟伊尹以之茲閣下所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攣于格式而膠紐于故常哉乃茲議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憶昔閣下爲太史時曾奏記于華亭相君所士紳僉艷頌之

一其嘗以請而閣下故志曰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
耳其時懱然竊謂世成藉藉欽爲忠告訏謨而先
生故以爲毒何也積疑者許年近少有省于伊尹
之覺而後知閣下之所爲毒其旨淡也夫今士人
自束髮呫嗶以來便惟知以直言敢諫爲賢而其
趾其痛不切君民則世所謂爲賢非毒而何某非
閣下之覺亦終蒙毒以死矣

天臺所經相公用事者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
皆不甚齟齬觀所與江陵一書大略可見王陽明
初不爲楊新都所知後不爲張永嘉所喜極于桂
安仁之娭妬既歿猶表可以已矣椎敲彈射無所
不至甚至奪爵而後止陽明和粹造到極純熟地
位豈果有所自取乎大抵經霜雪一番增一番凜
冽經煆煉一番增一番光彩安得人人而沉之爲
大臣者亦大可以思矣

權臣受枉

郭青螺爲胡廬山直墓志云副使入京補官江陵
猶加禮延之上座既別致書不答考之江陵集中
答書甚詳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即如分宜之惡
古今無兩然惟殺楊焦山沈青霞郭撰菴出其父
子主意張半洲李古冲則趙文華結搆得罪千古
可恨其他受禍受擯出其報復者固多却有　世
宗獨斷與部院公評歷歷可指今其子孫皆推之
分宜名下以自解又如嘉靖癸亥以後事體皆推
之華亭隆慶庚辛兩年事體皆推之新鄭萬曆十
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推之吳縣二
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倉此後相權日輕其風稍
息而終亦不盡免者則祖前人餘說也

閣部爭權

萬曆十七年以後閣部如水火部臣不安其位反
得享其名夫有所不安則閣亦不得獨安矣有所
享則閣之所享者又可知矣此國家最不幸處既
閣權日輕部臣自覓稍稍相安此際得一名世大
臣如馬鈞陽劉華容其人主之內調宰輔外統百
官崇廉黜貪獎恬抑競天下可大治無奈時之乏
人何也循資而進老者居先二三十年回翔出入

垂涎之精神一旦如願急欲發揮偎無所之憤無所分別悻悻必欲求振其權適有一二既人窺之投入懷中其氣其辨其作用果自不羣遂深信任爲腹心倚爲命脉而又呼朋引類張局作威辟之老和尚領袖衆沙彌鼓鉢百花喧閙中只得隨其奔走甘受驅使不自覺夫其人果正人也必不乘勢暗牽其鼻竊其權既竊之矣何所不至且誰之權而可竊也竊必私私必離兩者膠膠結結極之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官常日替紀綱日滋四民失業百蝟背張以至今日其禍乃烈然則竊者與被竊之失主當坐何律律所不載在家爲家運在國爲國運在天地爲天地之劫運噫存而不論可也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七

涉陑小品卷之十七

湖上朱國禎輯

羅先生

念菴先生年六十門人欲爲壽以書辭之曰今世風俗凡男婦稍有可資逢四五十謂之滿十則多援顯貴禮際以侈大之爲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某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能金以爲之壽至乞言于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爲文飾以傳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數十年以前無有是也夫滿十而不容無言交游親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若今年十月十有四日幸滿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顧惜教誨之專誠不意遂至于今至于今年且六十不可謂非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之予與予所以自倚以終其身者反之綿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惟洪先爲最以悲傷得罪之人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而爲樂乎自洪先有知以來以生日未能奉一觴於先人以爲報

也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爲樂平日不敢自爲樂一旦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以爲樂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惟執事亮之且古者六七十之養於學校者尊其行也故養之以乞言又其老也則憩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言傷人之也不敢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肯空生無比數因矣槩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以辭不然將掃跡一樓是絕其承教於君子也惟執

事亮之

念菴之高祖曰慶同號善菴以孤子出繼承家難之後卓能自立有奇行厚德然則念菴取號必本於此乃小說謂念菴之父爲知州過一菴中接流尸葬之生子名洪先號念菴考其尊公諱術字遵善號　弘治己未進士刑部主事副使歸隱不出未嘗爲知州

遵善公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裝中廁褐同舍唐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訪得之比入座唐故戲探其裝出褐示曰是不類君家物耶繼目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褐相辨則趨出向其人曰唐詐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曰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爲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管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佯若不論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時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魘語

起問之已爲鬼物所侵返視戶戶閉扃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

唐先生

荊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航船敝甚不蔽風雨中僅五尺偃僂而坐几三四年自如一日泊陳波舖家人取路傍碎磚舖人出譟曰此官牆磚安得盜之糾衆爲難中有識先生者乃得免後以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敝以小樓船易之至楊塘遇豪僕舟

舟牽罣其尾遂僕怨甚扶牽夫以磚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遜謝以名帖投之皆不省痛扶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説謂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航可免倘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自省矣

陳后岡東没後貧甚有賻金數百兩先生收之爲經營而歲歸之息又以田租時周其之其子漸能讀書言于督學雷古和進之學宮噫只此一節先

生之過人遠矣

先生以鄉賢事答學中書云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　國家彰癉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鄉國之祭鄉先生于社者當太牢于三桓而不當太牢于一棲棲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于社與祭于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叔紇之名於鄹僑吳札之　上矣故曰稱天以誅之稱天以謚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爲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説大率出于有力子孫遊揚門戶及無耻生員餔啜之徒共成之絶無足爲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耻其父與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宮牆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

乎既作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説於後

萬文恭語王文肅云吾師唐荆川刻身練名節習于世故實爲倍不敢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鋒鍔而不斂倦倦藏拙自守嘿而罔疚過已爾此語最公道然爲文恭易爲荆川難

先生以郎中差往薊州閲視士兵時總督則思質王司馬也先生自以學達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輩也出山任事日中已無司馬司馬自以名位已重王眷甚隆又世家也乘時立業視先生爲下僚老

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馬受禍弁州兄弟以一卒
不練之言歸怨先生然　世廟實以邊儆悽怒托
此爲詞而司馬亦不欲以練兵二字開于朝何者
恐各鎮徵兵藉口日減力所不能支也

吳先生

先生諱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
開海寧祝先生萃者報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
居教授往從之學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
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百里及其門就江滸濯

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
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啓人竊慕先生
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
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寧得居乎
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人
掃除塗墍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
余時祝先生持教故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
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裏一敗絮襖又時
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於室中
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益軼
綺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怏怏有赧
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從謂束脩不備也小
禮不大妨執是而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齎米二
石布二匹遣贈吳生爲歲計事且要明年當復來
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以
晉昂也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
除夕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即徒步詣祝先生比明
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

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
昂者備矣士感知己可奈何由是憤厲激發日錢
心鉛槧學大成後舉進士官福建右布政歸混跡
農漁意甚適人或侮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艋入郡
城會郡中兩措大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詰
蓋公素貌侵又眇其一目布衣敝帽局促舟中舟
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爲農庄人欲道辱之公
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偶觸舟不足辱倚令舟壞
當代爲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携至西門湯別駕家

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曰呀公玄逝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即兩不相慎也偏責公不可如知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恚幸覓之至此又敢所宥請以白金二錢爲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瞿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之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簑苫枕塊擗踊號哭如子於父人尤多之

沈鏡宇先生

先生雖出貴族而淸約簡素無異寒士官禮部高中玄爲尚書大作氣勢以事詰某主事甚厲先生遣一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以爲不可高矍然立延入謝過久次丞光祿告歸入京俟補張太嶽在事見謁刺曰何處冇沈光祿僅與尚寶尋晉卿南中見時態日異告歸不出

方在告予正館其叔氏家每考試入城見先生從水次步至鴻禧寺可二里許幅巾舊衣屐遇者不知其京卿也嘗乘小舟過昇山一人挽縴一人把桿遇農船縴罣不能去自頂席扉揖之適與予舟相値拱手一笑而已

先生父巽州翁醇誠正直號稱宿儒余備館賓相見必談舊人舊規舊事余間能酬答則大喜謂諸子曰這先生儘可與談比余通籍見一貴人用此法亦借此以諷貴人笑曰安用及此深悟德之短長有無意只角上見之可不愼與

翁旣宿儒試多居首獨阨于秋闈嘉靖戊午宗師以奚冠冠素爲題翁舉古製冠名實之鏡宇先生只輕輕點綴翁閱甚怒至欲與杖其館賓進曰案發而嚴未晚也乃得止比發則翁居劣等先生名在第三意不自得竊去時去貢期甚近亦不顧也鏡宇卽是年中式次年成進士是時沈氏闕科第已十年矣

翁穎敏絕人幼時父老以科目按使誦一覽輙誦不差一字比時年八十餘三子三孫皆貴又三十

年諸孫梓其時論二十一篇古質宏雅兼理學經濟有之余得為序了一生景仰與其家三代交情心事矣

許敬菴先生

余非知學者亦非能講者惟念許先生同鄉前輩亡仕起功名之會恬愉得喪之塗因往見之和氣藹然令人心服遂禮為師先生starts寄囑曰我湖翰林甚多德業未見光顯子勉之余聞汗下由今思之負愧多矣

師嘗深闢輪廻之說余曰刑罰所不加者多矣即無此事猶當設出儆戒人況實有而闢之闢之則其說益長矣師欣然笑曰此等議論儘好然不可以訓

一日與師坐舟中談升沉事余率爾問曰先生以銓部轉僉事聞報時意下如何曰也有兩日不自在徐曰若在今日則否余曰先生前句是真話即是聖賢話後句到多了同坐者相顧愕然師顏色自如曰正是學問相長處

一日會講峴山寺請吳養晦先生為主先生師之鄉同年也年老而貧日午未至師候之出入寺門數次立隄上遠望見小舟必問其僕曰是否久之傍偟曰吳兄在舟中冷矣餓矣既至親下隄扶掖懽甚問途中安否禮置上座極恭時列坐者甚衆或言妖書事語侵郭宗伯幾至攘臂相競師厲聲曰不必譚此等事決非讀書人所為語次一座帖然因此益服師之才情蓋精神管攝有在言語機鋒之外者

李見羅出獄戍閩道上仍督府威儀既至福州城外師出見勞問垂涕項之正色曰蒙　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艴然曰迂闊而師氣色益和丁敬宇今行敢亭先生令句容清勤愛民如子入覲當留為御史故張太嶽門生也謁見朝房張亦素聞其名問句容後事如何對曰得復任五年方可盡行其志張厲聲曰迂闊夫復任　節訊不可行然却是先生真心真話所當奬重而詩師之言乃人臣正理止

法皆不免迂闊之誚何耶

敬宇在南中勤於事與余最相得每顧而歎曰早用十年幹許多勾當今老且憊矣唐張嘉貞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誰爲至者此言出于人臣爲干進用人者于此細思則汲汲引進與愛惜保全之意當油然而生矣

錢滄菴先生

先生剛直孤介深于理學尤長經濟晚年登第僅以武選郎罷歸替同官某搆于大司馬楊虞坡楊信而逐之也家居坦然勤于農事至親操春鋤諸子皆有文章丙子年長君　時名三試皆第一俄暴疾卒先生年六十八矣瞠視不能言動亦不思飲食如木偶然惟目睛尚動氣休休出入而已幼子士完新入學應遺才試往武林來別亦不能應比放榜士完中式報至先生躍起焚香拜謝下復如初又二十年乃沒士完即吾友繼修今爲山東割府續齊清和蓋世其家學旨也

先生少貧茅鹿門先生見而奇之以從女歸焉生三子先生過同年陸布政論女事陸氏避茅歸謂茅曰杜女唇紅生子必貴遂許子陸納之果育繼修茅愛而孔之愈於所生爲聘沈巽洲先生之女先生甚重其壻女亦賢孝相敬如賓可見貴人出世際遇不凡茅夫人三子弋夭或貧繼修極力拯之不使失所茅眞賢婦八終亦食報而兩先生具隻眼得子得壻俱非偶然者矣

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於許敬菴先生歿而許先生誌之最許末云論學確爲孔門涓派而陶鎔氣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於激或大而失於疎或處家庭鄉黨有偶蔽不議洽之處先輩秉筆公直如此許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賢益顯今之諛墓者豈非無善可稱故無病可見一槩以游詞塞責與

先生試於督學林公當受餼同試生邵鉄以爲搭劣等先生正補其缺抗言於林謂邵生文劣行便

宜餽如故林色動允之

李臨川沈繼山二先生

沈先生伉直不爲人所附僑居湖城余亦畏之不敢見李先生其同年也一日與余會慈感寺中謂余此有意思人既在湖不可不見余即隨往言次頗合兩先生有山水誌集必拉余入會沈先生莊雅修飾頗學晉人風流語雜詼諧李先生嚴重渾樸好負手獨行而于風致亦不減沈嘗遥指私謂余曰道老子只可管錢穀做布政李回首嘻曰莫說你定不能又一日背指曰道老者面冷鬚張乃近婦人納妾妾見此嘴臉如何喜他李廻頭厲聲曰他偏肯喜你沈拍手大笑此沈先生七十共游蟒湖沈氏園亭席中譚及名伎薛五李津津色喜沈愈譃愈喜竟席極懽此一段景象令人追思何能已已

已酉十一月同李先生如嘉禾訪沈先生舟晚行將至東門有馮孝廉船賠中與官舟相觸食器有碎者官舟去馮舟適值李先生舟牽之求償泊於岸余舟亦相並先生呼余同坐見碎器陳於舟側亦不爲意俄沈使至下舟盡踢碎者於水馮之舟人奉主命擒去拯之納於鷁首中孝廉二人怒目斷斷若不可解先生呼曰本官舟所觸我舟無與我是李其以名帖投之亦不省俄沈使至者漸多沈先生亦至乃出其人還之默默移舟去沈先生止自讓其僕不以爲意也

沈先生赴潘氏昆山之宴竟日夕不能次早過余舟催行從容問曰外間謂我何如余曰謂公口太很好罵人先生憮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其非然不可改也余問故因慷慨曰人要做成一片段若刓方爲圓歛喙而黙人將謂沈繼山要做尚書尚書寧不做此片段不可改也後入朝與孫太宰大說孫一日過之好言請曰願與解開正色曰公解可我解决不可竟被攻而去此亦前舟中之意也余既重其義又感其情廉頑立懦自是有數人物而議論猶未之及毋亦見其貌未得其情泥于同而未稍忝獨與

李先生初授新淦縣令蕭公廩方為御史有名過之先生來謁未即見先生曰柱史至涤界則令為主公為客令來謁則公為主我為客不得遲遲蕭頗愠曰偏只知縣多口既見色甚厲後會曾見臺談及言狀曾曰此賢令未可輕議蕭後再過李再見深引過謝之前輩風度如此

李先生有口號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間有利取不了架上有書讀不了閒是閒非爭不了不如頻頻收拾身心好此語極有省悟處唐子畏一世歌云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即此意也得李先生而始詳

沈先生好古書畫珍玩李先生獨否頗好吟咏亦僅有致家貧止一敝舟出入或勸易之不應所雇乳母適其夫至留宿有娠大恚曰吾何面目見王翁縊死舟中先生憐而葬之并棄其舟一日借它舟過余頗華壯余目之良久先生笑曰我已添得此舟矣余曰未然必定有説坐定吐實為法然久之所云仁心為質者于李先生見之

丁石臺吳平山二先生

丁先生狷介方正素師事黃博士晴川榜登鄉書下第歸復延晴川于家事之如舊晴川繩趨尺步動以禮法督諸生呼必稱名稍不如意長跪呵責未嘗以孝廉假借先生尤斤斤李先博士自南徐歸貧甚廩之終身沒則贍其妻先生既卒子元薦繇其志周給至今且二十三年不少息吳先生敦朴自孝廉時出則授徒歸則力耕置田百畝下漈每洊于水丁先生有祖業頗饒辛未同第時相過從亦最相契聞吳貧周之不肯受曰大丈夫不能自食乃仰給于人丁先生憫然自失曰我乃不知吳公吳以春秋魁其經時總裁為張江陵本房則王太倉兩相公也江陵將引入吏部會丁丑分試吳以次得與閱文最精勤所取多名士為主考蒲州相公所稱江陵疑之會居平亦自落落乃止後竟得脫黨禍出守江州改郴州孤子行一意衆嫉之坐墨罷歸家去太倉僅二百里素以文字義氣相知歲必一往餽米十石綿百兩太倉亦喜曰吳

一生衣食我也既罷復往拒不見餉亦不受吳向門再拜慟哭棄其米綿而去然脩歲事不廢凡數年吳邑邑抱恨殊甚後余過太倉譚及百口明其不然相公喜謂其子祿山曰平涵非妄言者其冬吳復往引見出不意跪泣問故告以實乃就坐受餽懽好如初吳歸余適遊其國引入番澎日非公誰為我剖此心者

先輩

直道厚道先後一也而先輩得之最多一則氣運醇龐一則學問博洽或師傳或庭訓其淵源又自有素彼行之以為固然初非分外稀奇事有談及稱頌者面即發赤且怫然不悅益其意以為窺我淺待我薄且原無要名立譽之心故也有此心故其神常清其理常直其氣常壯歷平陂夷險略不為挫折子孫亦有所承藉得守其家法衍其餘慶人徒見子孫富貴以為才且賢而不知精神命脈乃祖宗積而培之非偶然者噫不獨因此見人品抑可以觀世道矣

彭澤艤舟記

鄒南皐先生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舟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先生坐後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先生懼舟舟楚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先生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遣祥刑要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為王茲詞暴氣麤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為世戮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

[illegible]維

王塘南先生服闋北上舟至儀真時兩岸巨舟

集日且暮風忽起舟人緊維於巨舟之尾巨舟人斷其維先生舟飄入風浪中幾覆舟人皆號泣先生危坐不爲動久之復挽他巨舟得維焉晨起舟人欲白有司究斷維者先生曰舟幸安矣不必問也

槎捧

羅近溪自盱江赴講學之會舟觸石敗溺漩渦中衆度不能救呼號而已俄一槎衝至足下捧若盂坌中有神語曰莫逡殺此先生得出整冠大笑曰洗得清清淨淨更好江西講會莫多於吉安在郡有青原白鷺之會安福有復古復眞復禮道東之會廬陵有宣化永福二卿之會吉水有龍華玄潭之會泰和有粹和之會萬安有雲興之會永豐有一峰書院之會又有智度敬業諸小會時時舉行地多溪㵎水學者毋揭裳而濟一生素滑稽見漁舟方隨流撒網呼曰兒頭漁父綱如張盆手如梭舟中應聲曰歇面書生口若懸河心若漆泉大駭且怒挐舟將追之漁父長嘯放舟倏忽不見嘯辭

徹林木隱隱數里不絕或疑爲僊也題曰漁父何遷次孫登事有無直從煙水去巳絕洞庭湖

修民敬

郭原平會稽人以孝義著稱常于縣肖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鬪者爲吏所錄衆皆逃散惟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余之欽敬於官長久矣遇事安能免罰故凛凛自防不得少越

徃役

蘇州曹太守新構官衙欲凛繪需諸書史有僞沈石田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留其所當書者旦夕赴事不敢後或曰此賤役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遂潜往訖工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曹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巳而見相國李西涯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

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匏菴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詣問誰爲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書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爲書耳曹乃徧謝過吏卒勅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肅曰閭閻賤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爲禮索田家餐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爲謝卒亦不滿伏庭階也

篤行

葉廣彬字大宜號月窗少聰慧日記萬言爲舉子業甚精以親老兄爲諸生遂輟業治田園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筭術無不淹貫貌最謹樸若無能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有詈者即走匿帷中戒家人急閉戶毋外窺俟其人去乃聽出家犬小皆笑其怯恬然安之父賈閩清邑有謝生貸百金計息當倍而謝生以父憐其孤悉蠲子之後次子往徵盡得其數分半歸公公曰父蠲之子受之耶遂親獲利其失多矣堅不受事父母甚孝妻沒尚未艾竟不再娶有鄭士者嘗貸金不償更貸其子復不償往徵有讓語心不能無少望欲訟之官已思曰彼貧故負金急徵且鬻田宅是禍之也檢券還之鄭與妻子泣且拜曰我無以謝公聞公未孫此鄉有九天一炁眞人祠其神靈甚我夫婦朔望爲公禱以此謝公踰年生臺山先生乙巳大歉貿粟於福安館人利其金鎖臥室

招鏞夫三人令殺公漏初起忽邑尉至其家警夜遂亡晨發鄰人密告曰公知夜來危乎所共飯鏞夫磨刀霍霍者意在公也笑曰有命晚年結社談詩自題月窗曰天光清淺夜如練桂影高低月下明坐向中宵猶白晝卻疑月窟在靈扃又曰小構幽窗與月通清輝瑩徹此心同仰天不語無人會坐對明蟾獨省躬喜熟寢一日其子桂山問曰寢安乎曰安殆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物甚惡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

獄亦杳茫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愼勿效世俗供佛飯僧薦福也因自誦曰八十年來識更眞深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愼行無些過細數吾鄉有幾人巳復泣下子曰怛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待在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耳遂起拜天地祖先復卧語音尚琅琅而耳鼻漸冷又問堂上客語至索衣欲起逝忽曰吾逝矣遂終年八十二居家儉素課僕力耕躬自飯牛至老猶然一日爲牛瘦傴什子奎謂大人何不自愛作此細事公曰百里

奚飯牛而牛肥此細事邪汝試使僕往牛必餓牛餓則無以耕是廢農也可不愼歟

高行

關中貢士樊天敘字敦夫有行誼其妻背而去之故有一侍婢即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跽請再娶峻拒之曰余德非曾閔恐貽家累由是終身獨居許敬菴先生時爲督學弔以詩曰丈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軼謝公車布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虔奄附少微星殞殁令人灑淚滿襟裾

辭錢

張貞幹人以買之上郡有僧行乞輒所食食之再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爲此細事寧足博名高貞曰吾食有餘而彼不足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僧因附耳語極知公長者嘗掘地得錢如困窮不曉所從來以界公固辭僧謝曰奈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錢主迹盜多所連染貞獨得免嘗貸里人楊氏子百金楊氏子病殆矣舉

子母還之辭曰余藐焉特依恃此何爲不聽內諸其篋而去南遊雲間嘗溺血水于地水入壁隙中如注發視之有錢一罌遽掩之子與行舉進士官重慶太守

引髮

孫文驪僑居撝李值島寇瘞死者以千百計一日鄰人避亂相遇奉其貲解與之戒速去毋返顧則寇追蹤步間矣投于河若有人引髮緣蘆葦委曲出之山而鄰人已中三刀死矣復取貲以歸

不食官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晏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繫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獄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何可稱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諳蘊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

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蘊奇曰此可食也出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于衛官始出其子于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網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巾則舉家懸磬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之甚欲分一為謝蘊奇竟却不受年五十一卒蓋己酉八月十八日也今侍御楊鵾令長安為屋三楹居之扁曰高士

酌水

猗竹城耘川南太史之子也以蔭傲忤嘉禾節推坐死高中玄當國出太史門營解得免仍入京中玄執手示六卿云此座主之子天下奇才也趣者輜輳却之不應商人以萬金求請亦不應高失位隨至蘆溝橋檢囊中僅三十金付之歸貧甚歲暮大雪坐涯次酌水給諫李臨川時家居謂侍兒曰此時猗必大困載酒熾炭棹舟從之共醉賻貲而歸未幾卒詩集傳于世

真我

沈潛楊州府興化縣人家貧嘗言吾有真我而假我者從我以丐衣食一狥其請則真我者喪矣故我于飢寒疾病乃至風火倏至一以真我禦之時大采烈武挾之炙于日中謝曰與吾妻同宅幽陰而我曝日以自偏以為不義而不可為也後生卒以飢凍垂斃友人裹糧候之至日噫潛死矣

儒宗可見

胡孔範南昌人倡理學稱儒宗閒寧庶人厚招遊

士避入匡廬庶人反有客過言兵威甚盛大署蒼
客官職公方飯怒以筯擊客折其齒子儒方數歲
仰曰客欲作賊何不打殺公摩其頂大咲曰可見
可見儒亦以明經世其家

占地

謝迷字維正崇仁縣人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
界者輙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嘗室塘為基鄉
人襄糧而赴日以千計曾莫詳其姓名三日而基
成年七十五卒子孫日蕃多顯者

散家財

元季金華倪子貴以世亂悉散家財里中有王仲
和者驟富子貴自書券以田貿與之不取直所親
或以為訝笑曰子貴田有送處仲和無處送也仲
和果敗

陳湖道士

沈萬三秀之富得之吳賈人陸氏陸富甲江左秀
由其門甚見信用一日歎曰老矣積而不散以釀
禍也盡以與秀棄為道士築室陳湖之上日開遊
觀居之竟以壽終

萬三宅在周莊所藏有瑪瑙酒壺其質通明類水
晶中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因號月下葡萄籍沒後
為吳江共甲所得以贈吏梅元衡元衡死其物不
知所在天順間邑人李銘教童子為業一夕於市
中見溝渠有光私識之詰旦往發獲此壺有劉姓
者曰若持此獻鎮守張太監可得僉嘉興一郡鹽
鈔李喜諾遂與之賚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千金劉
分其三之一李領鈔渡江舟覆皆濕毀太守楊繼

宗追捕前鈔庾死獄中劉廢產與償懷璧其罪信
非虛語

道化惡人

大梁張勰靖康之亂家破航海致富居婺州謝故
業為德于鄉黨歲經額吉境上天大雪失道夜投
何人家棟宇閎麗如王侯第臥未安聞牖外嘈嘈
語且泣雜五方之聲起窺之則數十女子萃處一
室纍然若囚縶且私問於鄰鄰人吐舌曰君何從
見邪主人翁歲歲剽掠子女鬻之遠郡累貲且鉅

萬矣亟閉口勿語且弄禍我張上謁請見徐以利
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領解比復過其門
有指以語張者曰是翁去歲遇異人遂盡舍故業
所掠皆護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歎咤
不休不知乃張也張亦不自言而去

忤子心動

萬安縣劉過號艮溪布衣有淳德里人陳雪鈞之
子忤而[illegible]子對忽[illegible]父所邀艮溪泣曰吾已

不容于天也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願以
爲托艮溪諾之明日子果暴死治其喪數年雪鈞
死亦如之人服其義

竹軒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
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棘矜面折人過
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諷中其肺腑曰吾
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水東岳蒙泉輩皆禮爲上
賓素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斂殯請之必往然非
禮致不輕造訪訪亦不候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
書手自披對鈌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
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
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償金

海門縣崔鎮以稅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券
而負焉鎮廢產以償時王端毅公爲守廉其狀命
訟工對曰鎮家已破若訟鎔工是又破一家也公
歎賞不已鎔工聞且媿且德其庇已也遂償强半
子潤孫崑曾孫桐世貴桐解元及第官編修少府

事學士

全稅金

趙倫字序之號五溪高平人好義而饒縣令使總
輸邊賦三千金盜夜入索金固不與曰公家財小
民膏血吾不忍數千戶重累也盜怒擬以刃死拒
如初剌殺之蠱其私藏而賦金扃深處得全令丞
親臨弔祭妻李氏尚少厲志敎二子家日起二子
伯積仲科俱官典膳孫三次軌進士給事中

致寓物

何炫號介菴榆林人其父輸粟粜下得官疾革時指窯金相目曰此王威寧寄物也致之死不恨殮甫畢炫以騾橐載如涓王駭曰今世乃有爾父與爾爲子者分千金與之不受王後起總制乃檄炫將以相報避不就王終念之隱巳功畀其名授百戶炫竟與從子人兩得之巳賈于廣陵爲德日益甚終武略將軍子城字叔防與嘉靖壬辰進士庶吉士堅舉應天鄉試皆出呂仲木之門

免禍

章叔良文懿公曾祖也洪武初創造黃冊時叔良充里長縣傳陳管冊遲悞被逮赴京冊局里書各逃竄叔良獨携十金追至三河舟中臨之陳曰汝同事相周患難可無補報乎叔良悄然曰此一都里書意也因得免其以黃冊遲悞坐永軍者三十六家又　國初令邑各里造軍衣既畢叔良計令以餘布縫各衣襟仍書管造姓名同事訛之及解至京　高皇帝驗視餘布獨叔良者一挈領而見得免侵欺之罪且賞以鈔今縣中各都皆有永軍籍獨本都無者叔良之先見也

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賈齊魯間同舟者四三輩不知舟人皆盜也數因事嫚罵之應期獨否又時時推飲食勞苦焉一日舟人遲遲不肯進若有所待同舟者誶欲加鞭頂之盜發會天大暑舟人擁應期坐樹下剖瓜啗之且相誡曰公長者願毋犯執同舟者榜捷甚楚刼其貲一空比去應期索械識如故居平好行德人皆義之

與傘

慈人馮景茂嘗下鄉督農中途遇驟雨有一婦哀求附傘馮曰吾雖不忍爾露濕然嫌疑當遠委傘與之而自跳入民舍後乃於其地割田一方立石亭使行旅雨暍有所休蔭題曰休休亭夜夢神語之曰爾有陰德與爾三銀帶後生子彰武昌同知孫安江都知縣曾孫震御史亭在縣東五里之八都

報謝

丁小良中都人有友相與甚密友之子流落忘歸

毋死捐棄付士艮曰與吾子無益且重之禍也語
畢即瞋哭而收之人無知者他日子歸即舉以付
子復散盡又數數周之不倦十艮不善持籌生計
蕭索一子鈍甚忽能讀書入國學謁選得縣丞爲
上官所知委差羸得千金父尚在貧以老忽道士
入門語曰某托致謝已有以報則友之姓名也長
興沈姓者貲數千金爲賊守㕑生一子將婚族弟
代爲之守竟啓櫃竊官帑八百餘金去覺而罪及
守者易產代償其竊資者越二三年事發繫出盜

金置田百餘畝晚亦得一子愛之甚托于縣之豪
家併所置產因而寄籍爲子即婚于豪有遺言挈
妻以逃而其產竟爲豪所得

有蔣姓者撫其寡嫂一日廣所居佔半焉方擇日
安梁嫂額手呼天忽大風龍挾雲霧入其門將親
遇見仆地龍爪注欲出墜田中飾飾皆斷余方館
溫氏聞而往視咸奇駭以爲有天

瞽揚

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瞽爲業人呼爲瞽楊天
順初迎　鑾之役武官胄士爭乘勢納賂以冒官
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搖手謝曰我瞽人
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
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
也其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
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贍其女
俾不失節暨其壽終其子斂又贍其女弟以居

步皇城

蔡通府軍衛籍既老而代每步行而皇城見其甎

石圮壞黙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
幾僱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
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
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呵止之索傭書錢不得
乃潛脫銀釧具疏竟上之項郎中文泰惡其瀆也
送法司訊治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
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
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
遺失及遭沮抑概歎曰　朝廷養士歲糜官祿幾

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爲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管天天雖小乃眞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爲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至于恭送獨何心哉

清計簿

余昌字興盛樂清人性孝友潘公潢時爲令察而重之躬禮其廬因請昌淸計簿條飛詭以千數民

大悅而豪右皆怨中以危法久之始釋以壽終潘公聞而咨嗟爲文弔之

處士

前朝湖州出一吳甘泉玩富而躬處士之行學問淵源氣骨甚大近日蘇州出一徐弊遂應雷貧而固處士之節學問淸徹力量不小卓哉兩人千古屢見皆非遊大人以成名者次則王子幻遊必擇人皆有終始有一人背而疎之終不出口亦一妙人可敬

山游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果北上來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于人亦曰山人田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淸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

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爲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于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游山必非眞賞

截頭尾

一山人多酒遇富人輒自命曰浮雲富貴余曰且與汝細講聖人言語切不可截了頭尾輕用只如此句上有不義二字故他是浮雲下有于我二字故我可浮雲他若富貴而義則彼是浮雲又對待

者是我我者孔夫子也不是孔夫子亦何可浮雲其人嘿然第曰道學先生

酒禁

古人多設酒禁即 太祖初年有之弁禁種糯以絕其源胡大海方用兵處州其子犯禁衆皆請赦曰寧大海反吾號令不可違遂手刃之其嚴如此蓋深慮軍食不得不禁禁又不得不嚴今承平日久酒日多日隹糯米之直貴于粳米而世家子弟向號醇謹有法度者多事豪飲以夜爲晝種秫亦倍往時余恐數十年後必復有嚴此禁者似亦循環之理也

頭腦酒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寘大碗中注熱酒遞客名曰頭腦酒蓋以辟寒風也考舊制自冬至後至立春殿前將軍甲士皆賜頭腦酒 祖宗之體卹人情如此想宮中進膳後出視朝遍用之近侍推以及人無內外貴賤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罷之而百官及民間用之不改

瑞州敖宗伯銑與吳宗伯山婣家相近敖豪飲大嚼吳方初度具冠服過觴之及門已苦饑矣吳戲出句欲敖對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敖應聲曰寒朝最愛頭腦酒一笑共飲極歡

醉龍虎

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尚矣此後謝玄飲至一石人指之曰醉虎蔡邕飲至一石人名之曰醉龍今之子弟有飲至一石者當何名曰醉狗耳

清歡

陶月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醉後詩文

恩州王興宗字友開跅弛不羈豪于詩酒詩文必醉乃能爲之愈酒言愈奇無酒不能作尋常語得濮州學正懷檄飲市中醉而追之將行親友祖送如言其故衆咸咋愕王曰命焉爾毫不爲動至元二十九年突謁御史中丞張養浩哆吻奮髯忒似

武人張素聞其名許之握手如平生辟爲椽無何暴卒王初謁選時有權臣握政乘醉突入省撲袟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當路聞者掩耳閉目走目爲狂子、

趣擊賊

嘉靖庚戌虜十萬騎入雲中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皆驍勇善戰御史胡宗憲夜飲醉趣二將擊賊達謂有伏兵夜出不利請待旦乃發胡大怒將劾之達不得已以二百騎夜出至紅寺堡大虜圍之

數重與椿皆力戰死敗所去衙府三百里胡上書爲二將請䘏典而匿其發縱狀給事中　禹逖劾總督郭宗皐巡撫陳燿俱逮問陳死杖下郭戍陜西靖虜衛

新拱教範

林桐字茂材海外人有襟度然遇酒即狂肆大醉後或着䘮效古牛觜舁四諸飲或舞蝦蟆鶴鷺漁唱巫歌讙座不休一日乘醉造王處士瓚宅見所頫壽具大駡曰此惡物吾讐也平生恨見之何爲置此怒呼斧破之瓚急移置以避後以上舍生除章貢司訓生徒方羣謁見其醉懸木杪皆却退桐以手招曰休避休避請看新拱教範士皆驚訝後偶不飲時斂襟危坐議論英發且持廉仗義始知重之丘深菴嘗譬之爲水秋則澄山平谷折木崩岸入冬則成川爲淵供飲利漑

繪圖私諡

唐桂芳歙人以教官家居扁其居曰三峰精舍有當道若舊交來見酒酣必大嘑起舞太守李公訥

喜之繪爲圖嘗私諡淵明爲酒聖陶先生王無功爲酒賢自稱酒狂凡歲時令節以圖像祭享設酒漿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沈醉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自放識者謂有托而逃葢佯狂云

酒趣

酒中之趣高人輒逃以自名曰酒聖酒僊醉鄉侯尚矣唐汝陽王璡自稱醸王兼麴部尚書甚佳近日廢遼府軟陽王孫豪俊能詩自稱麴部尚書因以名集尤佳余蓋僮中下而嗜甚安得此名今年

老減且十七八詩不能工頗好典籍又逝居農庄
稱曰林子監學正可乎

大噱

張萬里字廣陵閩人嗜酒輒罵其坐人醉吐街市中且行且吐羣犬輒隨之張目叱曰勿爭吾且盡吐所有市人大噱萬里敏于文久不第得官經歷致仕

八崖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飲酒終日不醉放口論人

淺深略不旁顧才稟超拔文筆燗然所著有八崖集八崖其地山名臨江有奇石

酒喻

林偕春漳浦人以翰林編修出爲副使督學浙中子補考拔陶石匱祭酒人稱其精鑒陞參政罷歸能飲酒所至命觴登覽飄然格外同年顧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德爲言戲報曰昔人以酒爲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弟落落無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氣虛弱溏泄爲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乎乃知醉白有限此祿亦不易也頗飲中友故相往復如此歸家日與同好痛飲老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悲吒成血疾疾時令人奏管絃倚醉欹枕聽之迫亟問以後事皆不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金石兩手交舞其達生如此

浹洽

劉俊深州人在官終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

時或對飲惟蔬菜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吾典在是非浹洽不可奬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詭絕衆以致仕終于家

飲會

王遵巖云親戚常人之會俱已辭絕惟士夫之會不得不應恐其以爲立異相拒而起怨謗也然細思之身不惜而將好性命陪伴人口語可笑余自通籍後即辭絕士夫會而好與親戚常人飲欲免怨謗其可得乎

貴人持齋

一大貴人奉六齋嫌味薄怒捶厨人乃以腥汁合作清潽色素品和之貴人甘甚詫曰奉齋何不作而人乃嗜葷貴人之姪余主其家一日飯素亦怒甚嚇厨人凡易十餘品皆不稱余笑曰何不鬪齋其人一笑而止

心口

今之脩齋誦經者每每有佛口蛇心之說余初以爲疑後試之良驗葢世之矯誣者多矣天且勿畏而况于人乃知其言有味郄添一蛇心也有托之佛者有托之儒者有托之玄者總之以善門爲操行其惡機殺機逞志而縱欲要之善門原大作惡藏機者到底賴之存此根核故愈見其大人能爲蛇蛇亦復能爲人仁人心也此天地生生之機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七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八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精經史

羅泰字宗讓閩人學精易春秋及史傳隱居教授不樂仕進永樂間南京尹聞其名聘爲考試官亦辭不往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都人士也安敢與知去取

國初南城縣蕭泗其父兄皆仕官泗獨爲農而通經術多讀古書時稱曰布衣學士此名甚佳如在今日便以隱士求徵辟矣

陸彭南字去邪號象翁明毛詩不仕文章動健與陸伯盈孫名伯靈字子敬皆松江人嘗講論戲曰君談詩何敢思無邪象翁應聲曰子讀禮胡爲毋不敬人稱敏妙

士夫守禮

宋時士大夫家守禮法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進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致詞相稱慰慶賀周旋俯仰辭

氣甚恭元人入主中國此法遂廢爲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言語衣服以自附于上冀獲速仕然有志之士猶私自權守不變而金華廣信建寧尤多既守禮法便不屑仕一意讀書敦古而儒術反盛太祖龍飛諸君子悉搜出佐大運而宋鄭王爲冠冕豈偶然哉

啖助解義

春秋胡傳中數引啖助啖字從口字叔佐趙州人受公穀三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于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史佚狐之云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者丘明也

史名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名史

班史

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詔收固下京兆獄固弟超上書具列固著述意會郡亦上固所爲漢書天子奇之除蘭臺令使成前書唐天寶初鄭虔滎陽人爲協律郎綴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子美有詩贈文之名起此虔追譯故書得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班鄭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檜則禁私史　國朝原無此禁亦不明許人著所謂由道而立能者從之　聖意遠矣

唐史記

有以一研示孫之翰者索三十千孫曰何異而然曰石潤呵之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擔纔直得三錢此語欠雅只云得水不難便了公有唐史記七十五卷取入秘府中間譏褚遂良不諫劉洎太子疾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琯李光弼不當幽史忠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略皆舊史不及自首乃

成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就索止録施崇論與之後蘇內翰與李廌書云録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

宋史

宋史列傳李綱至上下卷猶可言也李全亦如之無乃太甚乎三百年文物屏于胡元之手真可涕歎永樂中編修周敘以爲言詔允自修竟不克成余初爲史官亦欲手筆削另立一書而不果今老矣無可望矣

元修宋遼金三史吉水貢士周以立上書爭之謂遼與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始漢唐而有光金之爲金比元魏而猶歉宜有分別附金于宋書奏不省揭傒斯深是之而夾臣自相爲力主之捐不能違也

不列監修官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晏駕若水監修實録有馴犬號吽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遣之詩曰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爲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録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史難信

世言伯道無兒謂無天道夫避難時子姪不兩全棄子抱姪猶曰念兒無後不得已棄之然子能脫縛走至暮追及獨不可并携去乎又再縛之而去

則天性滅矣其無子固宜余謂此史臣描寫太過伯道決不狠戾至此甚矣史之難信觀者不可不辨也

信大節

無垢居士言讀書考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缺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宜慎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子京爲晏

臨菑門下士吳公罷相制有蔗䈂產以殖貨多役兵而殖利等語亦未必遂眞也

襞彩

古書中僅有襞彩處只如膌䏶二字從月從耳眞源賦便云舜耀米平陽爲父舐目口以先明

儒禪演語

禪語演爲寒山詩儒語演爲擊壤集此聖人平易近民覺世喚醒之妙用也

訓詁

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此訓詁之最繁者如何傳得

字法

尚書堯典連用六哉字成湯禱旱連用七與字哀公問政章連用九也字此歐公醉翁亭記與蘇公酒經所自昉也

通典有本

杜祐通典今行于世凡三百篇其先劉秩據百家倂周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祐以爲未盡因廣其闕號通典然則劉秩開創之功不可少也

房綰用劉秩而敗秩子玄之第四子也安祿山反楊國忠欲奪哥舒翰潼關兵權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係不可忽房琯見而稱之其時兵勢不敵二人亦無如之何也

撰記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唐武后時平章姚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起居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館從之璹字令璋思廉之孫

平賊作記始于裴肅肅爲浙東觀察使剿賊栗鍠誘山越爲亂肅引州兵破之作記一篇上于德宗生三子仲子即裴休也休爲相與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裴家父子可謂詳于記者矣

文選

文選所收多濃郁蘭亭脩禊自所不取或曰天朗氣清似秋或曰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諸公又曲爲辨俱揣摩之見

文選五臣註呂向字子　涇州人玄宗朝官主客郎中以李善註爲繁自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解今稱爲六臣云

韓文

韓昌黎之文本之于經而得法于孟子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可之可之沒其法中絕後王臨川得之獨深而邊幅稍狹可之有集在秘閣武宗時稍錄于人間

文公佛骨表自是事君忠愛之言從福田利益上說事暗君道理當如此嶺外與大顛往來亦人情之常何勞諸公苦苦迴護此際惟考亭最妙考亭極重韓公註經昔外便註韓文故文公決當從祀而議者異同今且不復講矣

攻佛者惟昌黎一篇淺淺說去差關其口故佛子輩恨之至今嘵嘵若不共天其餘極口恣筆自謂工矣味之都是讚歎誇張却不爲恨

退之肥而髯韓熙載小面美髯熙載亦謚曰文後人題像遂誤以爲昌黎

潮州韓文公像狀如浮屠此後人因公闢佛而故以此挫之以實大顛之說郭青螺爲守易以木主最是

蘇文

東坡文字至近日推尊極矣在宋則朱考亭比之淫聲美色蓋以程伊川對頭故作此語覺着成心王葉少蘊何人而亦痛詆且引歐陽文忠爲證其誰信之

東坡身上事件件與快只程頤姦邪四字見之便欲氣死

浙文

浙之文章莫替於宋都設四川江西奪去王　國朝金處諸公開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鄭澹泉茅鹿門王敬所唐一庵張甬川許雲邨徐子與蔡白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

號成家而近日余濮城孫月峯亦錚錚獨上又如為具區文集儘簡質可讀唐荊川天才駿發法度不足入目要欲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端敏之奏議雖不以文名而大手筆大議論足蓋天下矣唐泉之史筆何減孟堅鹿門之敘事庶幾龍門余嘗執此說為人所笑要之後世必有能許之者

焚枕文

梅谿江天祥與張姓者為仇勒衆拒捕一郡大駭欲請兵行勦唐一庵先生言於當事與之約就獄

訟從長繫免其家凡再三往江信先生至誠出就縛無何倍約竟斬之滅其家先生私撫枕哭之作焚枕文謝過有云我負伯仁伯仁者江之字也江雖死其名得先生而傳從賢於生可謂知所從者至先生仁心又在邢中數萬人子孫必與今尚式微殆天之未定者與

敘文首尾

王文恪公作丙辰同年會敘曰首某人殿某人此南宮之次又曰某某此臚傳之次又曰某某此私會與坐之次甚得體今則科名以殿為恥齒坐以首為恥矣公是年典試會元陳瀾狀元朱希周皆蘇州人在今必疑私其鄉人生口舌

啓戲

侯總戎名元一歸家買田于文定公作中肯諸水不耕訟于官文定公作啓戲之伏以龍韜虎略方圖乘耒之耕雀角鼠牙遽速穿墉之訟堪為捧腹未足介懷恭惟大將軍戲下望振百蠻威宜九塞拂衣玉帳斂操吏安夏之才袖手青山為問舍求田

之計本見禾麻之野翻成煙水之鄉汪汪千頃之波惟見浴鳧而飛鷺閒閒三畝之壑虛聞佩犢而帶牛已懸餅於案中尚輟耕於隴上反勞訟牒致見北追陶令尹之西疇孤舟可擬王將軍之武庫東矢何充曾無批亢之能可劾弄丸之解紛負三尺之法律亦何傷入而之威風聊陳舉怨之辭日釋作中之愧

文字簡古

國朝諸集大約流宕者為多其號稱簡古惟崔仲

見文集盛行次則桑氏擇有集數卷序金文靖前後北征錄凡四百餘言中謂宜王淮北之伐謂定師師定者埋高祖平城之役爲漫師師漫者挫隋唐高麗之行謂荒師在涇王則亂在英王則挫宋太宗收復幽州謂之棘師棘則不支我　太祖爲萬世之師　太宗爲繼武之師其題朱淸花閣堂詩曾二句云可惜名花與勢利東家偶擬西家去大有情致今之不爲名花者寡矣

文冗長

文之長短疎密各有體裁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長亦已甚矣事未必與恭後人欲誇潤筆之多而曰字三縑何遇我薄則其態可知已凡讀古事當以時論以理推

楚志縣至四千餘字廣東志序則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文照顧

敘事文雖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王人者之曰必曰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與傳作史思明語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豈像思明口中語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不直替易生拗而已

有作李太白祠碑而甚訾老杜曰同千遇主白是枋榆避地三川依人轉側卑棲待哺不與鶴鵝很云愛國愛民許身稷契煖假而當一官受一事即啁啾奚翅爲夫文字中毀譽是已非況罵堯以譽舜乎

嘉魚城記曰乜則病庭下則彭蠡待崔爲郡縣當其衝猶孤注也考縣境衛臨洞庭而去彭蠡尚隔武昌黃州蘄州九江凡千五百里矣

造橋記曰上控衡皖而縮潯陽彭蠡之口蓋不啻數千里矣古人作文約大而小今之作文推小而大煩簡亦如之此所以分也

三品以上身後文字于其卒皆曰上聞震悼其至封君亦用此語上果震悼否其人果堪震悼否

某公作某尚書墓誌所引前後諸大臣凡二十餘人皆稱其字夫前人有名者尊之稱其號或字曰

共某先生蓋舉世所共知共曉者以爲重然不過問一及之或引證或點綴以益文之變其他膚淺者即貴至三公數至千伯人何足有無而人亦安知某之爲某也

文淫妖

布衣王穉登字宗常有操行爲文本經術會稱楊維禎以文主盟四海穉獨稱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詆之洪武初召修元史

文奇字

林鉞字克相閩人與鄭善夫同時鉞爲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習第臨文檢古書用稍久或指以問鉞鉞亦不識也官至御史武林近時有虞淳熙字德園亦如之官吏部郎隱西湖不出

序文之多

沈晴峰太史文集可二十卷宏雅可頌每卷有序凡二十四篇

河下皂隸

一達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何如漫應曰河下皂隸耳蓋謂隨便答應沒甚緊要關係也其言似過却亦切時病

懺悔

王弇州云志表之類雖稱諛墓尚是仁人孝子一念至于後進少年偶得一二雋語便欲据西京超大曆官評僅考中下輙稱韓馮州黃潁川老而不死多作誑語異入地獄觀此則公之懺悔已甚而近日諸家文集當有以自振矣

換字

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其計無復之則曰便之寵勉曰閱兔尤甚日郅甚新婦曰新負異曰异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姊字代妺字古稱姊妺乃斬首分爲二也奉母改作奉妣妣指已歿者而言

塑像藏稿

陸象望建祠堂塑已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于水廁中皆生平詩文親稿

千字文

千字文周興嗣所作周字思纂世居姑孰衍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文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纔被知與王齊昌隆中謝朏雅善興嗣薦于武帝法帖中有王羲之所草千字文文帝患其不倫命興嗣以韻語屬之一夕成文本末燦然

百千萬姓編

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爲門邵思撰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我郡夔氏因衍萬姓統譜

志録集

夷堅志原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二卷蓋病其煩蕪而芟之分門別類非全帙也如博物志止存十卷此皆可惜

牛僧孺撰玄怪録楊用脩改爲幽怪録因一世廟時重玄字用脩不敢不避其實只一書且非刻之誤也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白爲詩題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邊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慚弱質蒹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聞三卷其餘尚十餘種

劉敞字原父有公是集弟劉攽字貢父有公非集嘗曰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難

書名先取

玉海一百卷乃王應麟所集王應麟文天祥爲狀元亦名儒也考之南宋張鎡有文集數十卷行于世自名爲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善也凡佳名率古人先之矣

書已先做

近年新安謝生改三國志爲季漢書尊昭烈以繼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園吳先生者從庵忠訓之父以歲貢授子封不仕老友饒文學亦篤

定三國志訂正統名曰續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
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稍爲妥

俞羨長山人刻類函百卷其書盛行然　世廟時
原有此書乃鄭虚舟山人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
書成而鄭卒于清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不知視今
書何如豈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耶俞吳江人鄭太
倉人

紅線雜劇乃吳中梁辰魚伯龍所演今時所用不
知胡掛禮已先之更勝于梁胡南京人

古板不可改

刻書以宋板爲據無可議矣俞羨長云宋板亦有
誤者余問故曰以古書證之如引五經諸子字眼
不對即其誤也今以經子宋板改定則全美余曰
古人引經子原不求字字相對恐未可遂坐以誤
俞嘿然余謂刻書最害事仍訛襲舛猶可言也以
意更改害將何極

碧雲騢

宋有碧雲騢一書宛陵梅聖俞所撰碧雲騢者厩
馬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少
留之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色碧如霞片故名
之聖俞書意言旋毛世所醜而見貴以刺范文正
文彥博諸公官雖貴而行可醜也其毀文正尤甚
言文正附會范仲尹遂改姓名相從盡取其家資
及仲尹既歿家破畧不撫恤又媚宰相賈昌朝至
呼其夫人爲婆婆大都皆不根語一曰魏泰所作

正楊

楊用脩博學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
楊辯則辯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
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鬨然
相駁不免被前人暗笑

文人喜惡

近代文集及著書若雜志中間必有所喜而褒者
又必有所惡而疵者皆非公心公論叅諦下自見
文集自王陽明唐荊川而前少此破綻雜志則自
古往往有之惟吾鄉陳楝塘先生見聞紀訓李臨
川先生見聞雜紀絶無此弊

宇義字起

篔簹說書四袁簩字下注云篔簩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𥫗國產竹可爲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鴻詩曰鵰一箭擅芒𨀤𨀤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簩𥴦箭𥴦青石𣜳箭鏃采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爲嚼甲之具用之日久則微𥴦箭霜狀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澁復初及作溫𥶢東坡有詩云倦看澁勒暗螢村

詩韻如迴回游遊等字皆不可同押

字書云漢都洛陽以火德王爲水克火改爲雒此自無疑楊用脩引春秋會雒戎并左傳皆作雒字以駁是則然矣然春秋左傳之板豈刻西漢前者乎至五代時方有刻本安得不從雒也

古法字作灋爾雅翼云从水言其平如水从廌去者廌之所去法之所取廌神羊觸不直者咋不正者即豸也御史冠廌亦曰執法

元命苞符曰刑者㓝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者陷井刀以守之割其情也

倉頡制字八厶爲公盖分厶即公非私外有公也古人取義殷簡而直

樂記獶雜子女鄭註曰獶當爲優孔穎達曰獶雜謂獮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獮猴間雜男子婦女無分別也然則倡優之優當作獶字一曰優者俳也謂俳他人面目形色舜氣也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戒將另之註另古冎䥜即剮字也剮一作咼

臥鵝二字爲壯年諱官不承者言也今皆槩用如此類甚多臨文者忽諸

唐人云於字必字無艸今於字草作お

禮爲礼處爲処與爲与皆說文本字棄爲弃饑爲飢亦正文也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孟子老而無妻爲鰥今人從之未有用煢者

大學曰失諸正鵠小爾雅云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

之棨棨方六寸今之解者俱合正鵠爲一不知正
與鵠乃有分也

索與繩一也大曰索小曰繩空棺謂之櫬盛屍謂
之柩自換字之法行扶柩悉改爲扶櫬而長年用
帆檣所呼爲力索者亦以爲欠新改爲作力繩櫬
則何屍而繩則何力邪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
者墓而不墳也邪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
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

重複改爲丘墓起墳非也

韓文涉有新船不知者改爲涉朱子考異已著其
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戣墓志蕃
船至步有下碇稅即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
鐵鑪步至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水經
贛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
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
步今河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
墟水津曰步罾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

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
步金陵岡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
庭筠詩妾在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載臺城
故妓詩曰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云蕭
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劉子
彬云紫步于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字又作
埠今人呼船儈曰埠頭律文私充牙行埠頭

山之取義不獨高峻而已今人稱鹽作商曰上山
佛寺曰山門曰開山燈曰燈山骰曰合山江淮人

伐獲曰山上夫蓋多而叢聚亦謂之山也又祝萬
壽曰山呼

牛僧孺以拍板爲樂句韓愈皇甫湜大賞之其名
遂震

假父之稱起于唐李侍隱善射者爲一軍曰挽硬
手隨身胡奚雜類亂須者爲一軍曰蕃落健兒稟
賜十倍使號爲假父

子雙生曰孿又曰孖

官名二字起新唐書歸崇敬傳

捉筆二字起唐書劉瑑傳又見劉禕之傳
唐突二字起于南史陸厥傳
俠遨一作蔣敖
債帥二字起唐書高瑀傳時裴度韋處厚爲相用瑀爲忠武節度使士相告曰我輩作相天下無債帥
勝國二字起于張養浩遊龍洞山記
後赤壁賦結語七字同李翺解江靈止改一啓字曰開
弇州卮言深詆鉅斗二字乃近時有稱名公集古文題曰鉅文此又斗之流亞也
棘字之義一曰荆棘爲棘刺之棘明矣曰棘闈者蓋取警急可厲之意如云事棘又如雨雨束溼不可放鬆之謂非謂主司畏萍圍之以棘限出入而遂以名也今之衙門四墻何處無棘豈獨春秋二闈哉前朝云鎖棘放棘甚無謂　國朝月入簾撤簾簾之中曰簾內簾外簾遠地則堂高其事愈重而意愈深矣

漢文帝以日易月原三十六日唐玄宗始變爲二十七日君臣同之
唐之酉午不許出城此是何意今之親王亦如之同于囚矣
纂書進御覽起于唐韋處厚
度僧道取資起于裴冕
諸王駙馬非以上親不得任京官起于魏少游
布帛以濟西北始於韓滉
五君詠起于張說詠蘇瓌以感動其子頲進言玄宗得召還其後祖之至咏五十何太濫也
冥服襍襘起于黎幹亦古尸服之義也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走馬樓起于許敬宗號曰連樓令倖走馬其上
以茶市馬始于唐貞元回紇入朝
燎松丸墨起于唐王方巽方巽少孤毋李被逐居鳳泉里執若養毋以墨致富後爲名臣
硯一名墨海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篆曰帝鴻氏之硯然則硯墨之來久矣

老學菴謂楊文公遊岱之䰟一句出河東記韋齊休事然駱賓王代父老請中宗封禪文云玳木殘䰟遊岱宗而戴蹝又在河東前矣

王文公父名益故字說無益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為未妥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芝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効之非也

孟子曰惡是何言也惡字蓋脊容問發語不然之辭乃方言之祖也

廣西方言近楚者多正音與中州同近粵者多蠻音與高廉同共俗字頗多皆鄙野依附如奀音穩人坐穩也奃音矮不高故矮也奀亦音穩不長故矮也奀音勒不大故瘦也𡶒音勘山石之巖窟也門音閂門橫關也氽音負人在水上也氼音懸人沒入水下也閄卯臧反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也𣬠音[illegible]毛卩故剃也丼東敢反以石投水有聲也自范成大帥靜江時已有之見桂海虞衡志今又有[illegible]泵之類殆難研究

俗語有五葷三厭之說厭字殊不解後讀孫真人歌謂天厭鴈地厭狗水厭烏魚鴈有夫婦之倫狗

有庖王之誼烏漁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洛義

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緣益繳纏而成弭卬今之角弓左傳曰左執鞭弭是也

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者邊也好者孔也以邊孔大小及相等分三者之名卣中尊也尊之不大不小者

鳥罟為羅兔曰罝麋曰罘彘曰羉魚曰罛又曰罾

繒帛全幅長八尺者曰旐又以帛續旐末為燕尾者曰旆載旌於竿頭者曰旌有鈴曰旂剖鳥皮毛真之竿頭曰旗以白練為旐曰旃

一染曰縓今之紅也再曰赬三曰纁

山上有水曰埒石祟金埒蓋布錢於大道之上也

石山上有土謂之崔嵬土山上有石謂之砠山有穴曰岫山大而高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眾曰巋小山曰岌大山曰峘屬者曰嶧獨者曰蜀上平曰章中央平曰隆山有脊而長者曰岡地自生起曰丘大阜曰陵木及上頂

㟅陂曰翠微山頂脊塚者曰岑又曰㞕㞕一曰巘巖山如堂者曰广如隄防者曰盛長而狹者曰巒山形如累兩甗者曰隒山絕曰陘多小石曰磝多大石曰礐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峐山嶺無所通曰谿隄防曰墳莫大於河墳人力所作絕高者謂之京

厓內為隩外為隈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為滸重厓為岸涘厓水邊也不通之水為氾別通於谷者為澂泉見一杯為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從上溜下也仇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河水決而復入者為灉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汜也水有沙堆出者為潬源潑出於底下者為瀵水決之澤為汧汧水不流大波為瀾小波為淪水草交曰湄湝行為湀

水注川為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橫絕其流而直渡曰亂水中可居者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為為潏

世言四通五達之衢非也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逵

水草交曰湄湄眉也如眉臨目也

字義異同

孝宗初即位禮部尚書周洪謨上疏言御製各寺觀碑記及遣祭諭祭各王府幷大臣文字代言之臣多有用字訛謬者宜令改正以示將來又近日撰先帝謚議有陰寓詆毀之意宜逮治為安等罪以為人臣欺罔不忠之戒 上命九卿同翰林院會議以為洪謨所奏止是摘文字一二異同非有關於朝廷大經大法使其言皆是亦何補於治況言多紕繆徒為煩瀆洪謨曰御製大學碑云在宮城之艮隅宮城當改作都城議以為自古帝王所居之城或曰皇城或曰帝城或曰宮城或曰禁城隨人所稱初無分別今國子監在皇城東北碑文所言宮城即皇城也不必再改洪謨曰御製靈濟宮碑云在宮城之西當改作皇城之西民庶莽惶當改隍為黃議以為宮城之西即皇城之西也古韻

惺字註云惑也恐也遽也又蒼惺亦作蒼黃然則蒼惺蒼黃古人通用洪謨曰御製東嶽廟碑云輔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古昔聖賢皆生人世可言肖像如其生今東嶽精神非曾生人世者當改為如其式議以為此類貴神世傳皆有姓名貌像故碑言如是今洪謨欲改為如其式不知有何式可肖洪謨曰御製重明顯佑宮碑云禁城艮隅海子濱古者天子所居謂之禁禁城指皇城言禁城艮隅則是在皇城內艮隅非皇城外艮隅也今顯

佑宮實在都城坎位不在禁城艮隅議以為本宮在皇城之北少東非正北也洪謨乃謂在坎位是目謬耳洪謨曰御製大慈延福宮碑云卜吉址於城東城指都城言城之東是在城外今延福宮在都城朝陽門內不可言城東議以為本宮正在皇城之東非差也洪謨曰勅諭百官云文恬武嬉出唐韓愈平淮西碑文按翰府容玉當作熙字議以為韓愈蓋言當時太平日久將相偷安嬉戲以致淮西反叛用嬉字為優洪謨曰御製龍紋脊景詩

云肖耕旋歲來東阡萌書云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今議以為東阡萬里郊圻晴郊古云城外百里為郊邦畿千里為圻萬里郊圻是盡天下四海皆為郊圻矣議以為禮部韻註云路皆曰阡韓文亦有東阡西陌又圻字與畿字同周禮夏官畿內方千里曰國畿國畿之外又有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東西南北各五百里則所云東阡萬里郊畿皆是洪謨曰御製祭趙府儀賓崔瑞文嘗恐不爽祭都御史李侃文嘗其不爽按韻書

爽者明也又差也今言恐不爽則是意義不同議以為不爽正不差之意詩小雅蓼蕭篇云其德不爽韓愈祭竹林神文云神無爽其聰明祭文蓋取諸此洪謨又言中庸合外內之道及金縢曲禮傳註輸字異字俱宜改議以為合內外與合外內文義皆通其輸字異字官板原是紓字異字恐近時書坊私刻錯寫合行改正洪謨又謂 先帝諡議遊豫絕稀於田獵為誤殊然議以為論語子絕四註云絕無之盡者蓋絕稀即絕無也諡議實是

稱頌　先帝聖德殊無詆毀之意況諡議係禮部掌行當時百官集議洪謨何不明言改正今既進呈乃妄行陳奏希恩於已嫁禍於人　上曰御製文字既考據不差周洪謨偏執淺見妄肆詆毀亦當重治姑貸之仍罰俸兩月

事起

前封孔子之後起于梅福

前韓文公配享太學自皮日休始日休推崇文中子以及愈開伊洛關閩之源其功不小

紙鳶起于韓信從人用之引絲而上令兒張口以引內熱

漢制總率官爲廳日省分務而專治日寺

鑿石崖爲佛像起于魏高宗時與曇曜于武州塞山壁開五所鐫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奇偉冠絕

考亭常平義倉法雖師漢人意然其法實始于紹興庚子年樂清人陳光庭之集義倉

將領親兵起于韓魏公因好水川之敗諸將戰死麾下無救者遂疏請自總管以下各置親兵有差將赴敵死全隊俱斬故戰比有功西虜臣服今之家丁即此意邊將皆賴其力列郡施藥亦起于韓魏公

署書始于李斯

郡國立學設助教博士學生以次減始于北魏高允

五五進坐起于北魏之高祐祐允之從弟也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可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以進

天子爲臣下立碑始唐太宗之於魏徵題碑額始唐玄宗之於韓思復

糊名易書起于唐而李揆相肅宗大陳書庭中曰上選士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士論歸美宋之制科用此例故得人最盛

去任官百姓脫靴起于唐崔戎歷今遂爲故事即貪酷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懸樵樓亦直道之未泯也

功臣賜號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虛誕褒嘉苟悅彊臣以代爵祿宋神宗時罷之至　國朝文武並用名實相稱居然華袞可光金石矣

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畢昇始

鐵斛起于周文襄公後　朝廷下所在通行賢者作法不肖者守之何憫君臣之有

名姓字號

箕子名胥餘　莊周字休　仲雍字孰哉解者曰雍孰食也　梁武帝法名曰翔磨　蘇子瞻一字和仲　嚴光本姓莊新野人漢時避帝諱改莊曰嚴其妻梅福季女福又有女嫁徐道暉　壹闘三老姓令狐名茂

祭邕父名稜母袁氏袁公妹曜卿姑也今傳奇作秦氏

胥牛金之子遇患改為牢又改為牽豈因遁[illegible]耶妃事覺被罪而子為此計耶

李姓甚少晉書有李靈傳近時廣昌有李節婦生員李邦楨之妻

元次山之祖曰元亨字利貞全用易四字可異棄官隱居年七十六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用仁字义可異

唐張倹之兄曰太師官至太僕卿與羽林兵三千年未嘗有過古之命名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今以極品之官為名殆不可曉

以古人之名為名不知者勿論乃知而故用之如吳郡陸氏兄弟厥字韓卿絳字魏卿襄字師卿其義何居襄原名衮字趙卿因奏事者誤字遂改之改而又用尤可笑

苗晉卿十子發丕堅粲垂向昌稷望咸皆與帝王聖賢同其借竊者不必言矣同后稷文武二王亦不避可異

范希文少孤從母適長山朱氏即從其姓改之名說節度集慶軍始更名還其姓

暨陶字粹翁崇安人元豐五年進士初定陶第一臚唱者以湄音呼其姓迄不應乃以次名遞陞唱第蘇頌云當以入聲呼之陶乃出可見姓之平仄

亦能誤人進身之高下矣

劉靜修云近世士夫多爲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其說有二一以矯俗一附于老氏後人多效之然又有自道心事如近日陶石簣之稱歇乃眞歇也

桀一稱大儀謂多力能推動之故以爲號要見綽號之名已起于桀矣

稱謂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婸彪稱其妻曰郡里

白樂天稱劉伶爲酒僊稱韋蘇州爲詩僊茅鹿門稱韓信蘇東坡爲兵僊文僊

范文正稱御史爲端公蓋取臺端之義今用以稱首揆蓋端揆之義

黃幹考亭先生之壻也先生行狀出其手余見其手筆止稱門人

農丈人

余漢城寅慈谿人以古文自負稱曰農丈人因以名集改之張東沙致仕歸力農俗收租署田上農夫張于余爲同郡先輩余蓋後起效之者

名字互重

吾郡蔡侍郎名汝楠字子木而沈大中丞名子木字汝楠沈視蔡爲後輩猶相及居相去僅三十里決非有意其偶合也亦自可異

二王改名

正統中翰林編脩有王振司禮太監亦曰王振振既陷　駕土木王編脩恥其同名請改曰恂從之時方有兵事陞恂大理寺丞鎮雲南尋召入爲庶

子成化中編脩有王臣江南買辦妖人亦曰王臣臣既伏誅王編脩亦恥之因奏臣名初誤犯七世祖諱乞改名舜功有　旨王臣名乃其父所命何得犯其祖諱吏部看詳以聞於是尚書尹旻等劾臣名本父命且授職時黃已定輒欲更易非惟有違父命抑且煩瀆　聖聰當治其罪有　旨王臣無故擅本當治罪姑宥之有味前之見許必以直陳而後則托言祖諱文致參駁不知是淵中所畀抑　憲宗英明自能檢察耶今則一概批允矣

呼名

四友齋一則云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無乃爲佞乎當時人亦有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爲謝待二人哉曾覩雙槐歲抄云王忠肅自總督兩廣入爲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入爲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爲異

楊虞坡爲兵部尚書趙大周方以南吏部郎中陞南光祿少卿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虞坡改吏部尚書此時大周以侍郎家居其年　穆廟登極次年吏部題請錄用諸臣大周與焉起禮部侍郎尋掌國子監事則虞坡已一品九年考滿矣此時相見恐無呼名之體三年九月大周以尚書入閣十二月虞坡致仕相去僅三月若大周卽恃閣臣體貌公然呼名勿論虞坡不受而大周乃狂誕俗人行以爲大周明年大周致仕與虞坡再不相値矣[illegible]

元朗與大周相善極意推尊不知此語從何處得來錄之登刻夫聽言當以理觀著書立言何可草草七盤山呼名之說亦未必眞一說曰馬家世家者近是

朋友間直呼其名見于微生畝此亦前輩施之後輩若等夷爾我之間恐無此體故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非君父之前自不得槩施鄉黨中直以名呼聞北方若江右與近地新安有之然對人而言取其簡便易明非坐次彼我直致如此故稱謂間

老翁之類誠厭人聽必欲稱名非君父不可或以行或以字古之人已行之矣惟文字必稱名庶幾人視者易曉故曰臨文不諱

大周起自謫所改南吏部郎時周簡肅延爲南吏部尚書謁見周置席于左趙拂衣逕出大言曰我不知吏部尊如是杜門不出闕之當路改南光祿少卿始來謁周周辭不見趙亦不再往堂屬自有體安得有所挾以一切紊亂夫是非曲直可以抗詰卿天子不避而行[illegible]隨侍之間卽布衣亦有定分

何况堂官大周此舉吾未敢以爲是也

南小九卿除國學外凡遇大九卿皆先下轎俟之上亦下轎街次對揖俟大九卿上轎乃上大周既轉南光祿少卿相遇不下對舉手而已至今獨光祿用此例餘則否

街次對揖

南中下轎對揖之禮想在前朝一時相知者偶爾爲之後遂爲例最可笑最可厭六科易馬直前而拱自成化年間給事中王讓始因此得與公會海忠介至南獨不然只轎上舉手爲憾海一人行之諸公不盡爾也總之南中優閒日夕聚會講論而又路遇得一遇一揖爲快要未知大體何如從時從衆可矣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九

涌幢小品卷之十九

湖上朱國禎輯

祀神第一

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須知冊以祀神爲第一事各神俱存本號而後代泚加之稱悉皆撤去爲之一清其不入祀典而民間通祀者聽前代有毀淫祠者而 太祖有舉無廢蓋重之也 御製冊序云五經四書有志之士固已講習即日此青蠢俗實爲官之要機蓋有事 神明推崇經術共聖不自聖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稷於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築之應天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廣東西進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百斤爲率仍取名山高爽之地所傳張士誠築王府基取三吳之土爲之謂與長興宜興與此相似然張以便身 太祖以事神築基之土必多 太祖以百斤爲限此典亾

所出興也

朝天宮

兩京皆有朝天宮事天禮神并爲習儀之所南建
於　太祖卽位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二門外紆
道屈曲最可喜北則　宣宗八年始卜築於皇城
門之內宮成有景星之瑞其規制宏敞勝於南而
雅秀則不及嘉靖中陶眞人請重修輝映益加於
前矣

城隍

北京都城隍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　國
初舊物一老卒云其石長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廟
三字旣建北京埋而露其頂埋矣又露不知何意
儀門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對其香火甚
盛每歲順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則布
政可以配省城隍勢位略均而一坐一立何居豈
幽明少異而儀門所塑武者後人附益非經禮部
考訂者耶
再思在外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並不聞有各省城
隍廟卽如江西城隍爲灌嬰亦相傳舊說前朝及
國朝亦未嘗祀之爲省城隍也然則都城隍者乃
都城之城隍耳豈如都御史都指揮之云乎其位
次亦可辨矣
洪武二年應天開封臨濠太平四府滁和二州城
隍皆封王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爲侯正三
品縣爲伯正四品應天袞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
府州及各府九旒九章州縣七旒七章王矣公矦
伯矣仍遞其品章服各異似不可曉豈幽明各異
獨加崇重與

景惠殿

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事
世廟從侍醫之請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殷
宋川士儀爲尚書川侍郎王希烈議上疏謂三皇
繼天立極而列醫師之中于禮不協請撤祠進歷
代醫師于一堂院使以少牢行禮報可

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氣

象餙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虜患甚棘修撰姚淶題黜元世祖之祀其言曰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劉石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給事中陳棐亦主此說上疏堅請且謂 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劉基等中元進士受其豢養之恩㒰假元以帝統謬與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又謂北虜方橫祀胡虜之君何以禁胡虜之侵肴來元世祖大有好處趙氏子孫不殺一人舊臣多所錄用卽文丞相遂負州再就擒延至數年以星變方就僇其

餘善政種種可錄豈非夷狄之聖主與 太祖祀之帝王廟又立廟于北平歲時致祭追順帝之謚封崇禮而歸之每曰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爲元百姓受其養育吁此豈腐儒所能窺哉二公彈不得 太祖便彈劉中丞嗟乎仕於元者豈獨一中丞中丞亦何慾於元而 世宗方議禮大有改革又憤虜橫議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廟規制

帝堯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後徙於東南唐顯慶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爲文思殿前爲賓穆門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後祀玉皇總曰光澤宮正統中左布政石璞郡守蔣觀以左右二祠不合經典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閣爲執中閣顏堯殿曰廣運門曰俊德協和舜殿曰重華門曰玄德禹殿曰文命門曰祗德增屋五十二廊六十八合爲三聖廟已更執中閣爲殿而于堯殿前爲閣顏曰光天最爲雄峕於是規制大備冠于西乘然前人祀老子猶曰孔子嘗問禮西入流

沙不甚悖也至霸王入秦坑卒縱火一猛悍武夫而與老子分東西且上配帝堯不巳甚乎石公之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議興工一夕大風拔木積廡下皆棟梁材也人咸神之

孔廟

兩京孔廟各見志書中萬曆二十八年始易以琉璃從司業傅新德之奏也曲阜廟刱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章宗大定開制乃大備元凡三修 本朝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雞鳴

山下即六代樂遊苑故亦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教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　上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朝　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殿恢爲九間欞閣門廡皆倣其制弘治十二年廟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庚子春余得恭　謁

陛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目所未見入廟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儗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郊汝璧連標等復開櫺星門以闢神路

祭用常服

歷代忠臣廟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獨此用常服想當時請　旨未下府官草草行事遂以爲例今當改正者

不領祠祭

京師諸祭皆領于祠祭惟城上馬房洲自建祠以元旦冬至　聖節遣内侍主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許廟祭田

許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許之後有名忠者藏其誥令見存并新其廟額祭銀八兩後減三之二及括祭田故所優以輕折者並罷去之萬曆十二年忠訴於縣令陳某爲請于兩臺得復

蟂磯

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孫夫人曰蟂磯甚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摧哭自沉又曰孫劉有郤夫人歸吳舟檥磯下不忍見仲謀遂殞于此夫人貞烈丈夫也蜀既不傳吳亦遂諱宜其爲神血食萬世郭青螺榷蕪秘并塑先主像改曰蜀望臺

薩法官

建陽縣橫山王廟甚靈驗迤歲郷人祭賽必用童男女否則疫厲隨起宋紹興間薩守堅入閩至建

陽是夜橫山王北夢朱文公曰廟久為蟒蛇所踞遞年祭祀渠實享之今薩法官欲罪我而重譴之徼惠先生一言為救文公夢中問之曰法官安在曰寓關王廟施藥次日往廟中果有一道士詰其姓名曰薩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薩曰先生說關節耶姑免究比歸則廟已燼矣惟有一大圓石鎮其中今人呼為飛來石是夜文公又夢曰業蒙救矣亾以為謝此去護國寺風氣甚聚可為宅兆君其世世獲福宜急圖之後文公議建學其間即今學基是也

苻神

苻堅死于新平佛寺見夢于寺主摩訶曰改為吾宮則已不則盡殺居者果疾疫相繼因共改寺為廟遂無復疾疫正月二日氏競祠以太牢號曰苻家神

飛天神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末方建大殿殿西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道士呂元藻數夕夢神從空直入其形接天遂為此像隋末多事不果就然靈應則多矣太和中杜元穎鎮成都時南詔侵沐源川分道而來掩我不備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寇忽大驚奔潰州境稍安有得夷人覘候者乃言本欲徑取嘉州忽旗幟徧山兵士羅立有三五人金甲持斧長二三丈聲如雷霆坐二鬼之上麾兵士直進蠻遂驚潰而去是日蠻會眾者三人始知為飛天神陰兵也自是郡中祈禱無虛日有人將下峽乞福於神

瞿塘水汎波濤甚惡同行之舟皆損失其人甚懼見神入立於岸如飛天之狀使二鬼入水扶舟舟得無恙開元觀之名益著觀在府岡之上下眺城邑俯視江山二水廻潔眾峯環抱為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棟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而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為馬廄有門扉制古且堅無絲毫朽蠹置之木棧之旁既而有光炯然可驚以其為怪棄而不用遂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縈門楣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

所之

鍾葵

鍾馗之義筆叢言之最詳且不止堯鍾葵而已隋
時又有喬鍾葵爲大將軍大約辟邪之神隋唐以
前往往取佛僧鬼神爲名葵馗音同雜出俗書鍾
馗戴軟角巾便有開元進士之說

猿偎神

韓苑洛爲浙江僉事王鎮守諸之被逮時山東魯
橋有廟曰猿偎神者能預言人禍福官校係百戶

等謁神且布施神一見即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
乎衆曰諾神曰韓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
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近日來自京科道部寺無
一人不惜其在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日
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之衆應曰不敢神怒曰張
某役猾無狀不念爾六歲黨膊于兒乎張股慄叩
頭蓋張年六十餘始得是兒項短而遇韓無禮故
神言之張大驚扶其曹致賀自是待韓愈恭而張
某尤甚

霍廟池氷

御史閻睿行邊經圻連暮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
比曉雪滿地詢諸左右曰山徑氷滑霏雪馬不可
度山後有霍將軍廟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氷若
榴梨瓜果狀衆咸奇之

舞陽侯

樊噲原武康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爲沛人今縣
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衛公生日

安吉州李衛公廟初在孝豐玉磬山陽上方寺前
宋乾元年間風雨暴作廟移於山之東即今址也
熙寧甲寅隕石於廟之東嘉定己卯隕石於右廡
下元泰定乙丑隕於左偏棟宇像設一無所損若
避之者成化辛丑復隕於後殿損桷之梢弘治初
歲大旱邑令舉神禱雨雨隨輿至須臾霑渥癸亥
夏旱且酷熱禱於神神額有汗如珠拭之復汗雨
亦隨應初神微時射獵霍山投宿朱門遂有乘龍
行雨之事則神之靈異其來也遠矣每八月十八

日相傳謂公生日衆先期醵金置酒酣宴演扮先代人物鼓吹歌唱之聲晝夜不絕謂之李王會

河神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戚畹憤不樂仕隱金龍山㭊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損家貲飲餓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携太后少主去義不臣虜赴江死尸僵不壞郷人義而瘞之祖廟側　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虜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清河河塞不流司空爲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暮過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史曰若官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爲此厲民爲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史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石像

晉天福以前有巧工來自霅川見有石浮于水數日石豈眞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夢一老人揖而前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以報遂取以爲石像奉香火惟虔煙随風飛直至蘭溪縣止于芧峯之巔邦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一題曰福祐括蒼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合第十卷陳平之詩讀之亦可悲矣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貞觀初與弟仁應俱隱蟠山誦道德經深得其奥沒而爲神有巫何氏虛謂禍福惑人神甚惡之現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萬斤至山之巔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葉生焉巫者驚走人名其樹曰亂錫立廟以祀廟前有池歲旱致禱水湧沸山上三石雲起有蛇出于池入廟升屋雨隨大注山下一小兒失已三日途遇老人呼

曰隨我閉目勿得開從之聞風雨聲甚厲少頃撫其背曰至矣開視果其家曲巷中也

老父指路

孫明濰州昌邑人李瓊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濾膺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逝倀倀亂行有老父教之曰見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岡隄鹽場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衆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

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啟視之明也急挽以入初父止生明明之子孫逾四十人孫惟中字伯庸有孝行廬墓通書史居家嚴肅三子長尚志入　國朝爲禮部主事

神鬼所護

趙尚書祖祥符縣人有異質善賞識臧否正統中錢塘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時公謝政家居于數造其廬以前輩禮事之甚恭一日公執于手嚙之出血于即悟泣拜請教公不答頃于出其孫惟問曰大人何嚙于手公憮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耳公先爲郎署時一人犯大辟久獄中出其屍實閉氣詐死也越四十年爲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見呼其姓名曰汝非曩死獄中者邪訊之伏辜人以爲神公在襁褓母避亂抱匿林莽間有虎至母攫置公於地虎熟視而去暑夕寢黌舍中羣狐來麻葉作扇扇之驚呼曰趙尚書方苦熱吾輩敢憚勞邪公聞之益勵志讀書

顧虔崑山人有孝行坐事以命走西南夷萬山中經辰水麻令山烏江紫竹蠻洞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沙山山神夜來與語貌甚偉曰吾姓褚導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事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渡者皆死獨得免永樂中以人才徵不就

詩鎮

我湖慈感寺前橋曰湖音水清徹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及忠

請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爲動徐訴曰久窟于此歳彼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鎮卽彼懾伏永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頃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囙悟曰是矣慈感蚌珠之仇也牒于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死于錢溪之北　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　朝問狀

對曰此皆　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聽命臣何敢與焉　上甚悅楊文貞請録付史館　上不許萬曆己亥余遊太和至荆州文貞六代孫現爲兵使者對余言如此

劉忠宣免難

忠宣公少隨其父廣居官廣西歸至赤沙湖誤墮水風悍帆滿急舟行已遠浮沉水中遇漁舟掠出送至舟已半日矣癸未會試塲屋火舉垣數四皆爲後人挽下喘喘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乃送脫垣旁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不答摽衣號于市亦無應者

陸莊簡風火

莊簡公館于陶氏夜夢三神舁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徼以公在薄其罰語畢倏起公又力懇曰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翌日果燬三楹宵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淺洲免焉自是遂戒牲庖

濟風救難

劉佐中部縣人生五歲值歲凶民有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佐問易以何爲大母曰將衣汝佐曰今米與衣孰重亡米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佐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佐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正德丁卯鄉薦解元邵昇未冠登科有俊才劉瑾從孫女妻焉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急奔佐匿之閱數月佐又匿之他所武止之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與瑾

事我知之夫不推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脫昇於難

劉瑾爲姪女求婚時有戊辰探花戴大賓丁卯陝西解元邵昇皆未娶說者爭以二人姓名進瑾曰吾關中人歸邵生其可苦辭不得昇因閉戶絕人事瑾誅衆以昇無所與事免誅斥爲民昇字晉夫才調超逸能詩絕不以得喪攖心年僅四十四卒衆皆惜之戴尤早夭均犯忌才之阨矣

神人救阨

金峯胡公宥新安人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帷嘔血甚劇夢黃冠假艮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術祕不語人嘗自城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闃無一人舟發彭城賴居人出之溺公問故則神人夙戒謂賢者有阨宜亟持勺繘以救見屠者將解牛市而豢之守塚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

初生時母毛孺人夢車駕臨其第方以臬司入覲歲在癸未會廷議相壽工有薦公習圭測者受命往視屢賜御膳車駕之幸其在此乎同時往者南

司寇陳道基通參梁子琦請改而禮書徐學謨不從止

辟請威靈

徐楚淳安人爲辰州太守甲寅疫癘大作公亦昏憒恍惚覺身著金緋坐殿上兩楹間旛幢飄揺署曰威靈几前大尚爇香黃冠在前問曰此何地我何在此對曰此城隍廟也郡人請公生爲之公怒曰誰爲此議我肯向汝作土偶耶道士怒不見旛幢殿宇一時都沒翌日士民若旱祈而執牒請公署名公曰有如夢我當應禱纔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絕疫癘頓蘇先是公以內艱歸遊山東聞有高孝廉爭舟怒毆復舉大石擲公幾中額且曰異日見我廷謁毋悔乎公笑而謝之後至辰州高乃補沅陵令辰之附郭邑也大爲跼蹐高頻頳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雲夢者八九顧勿復言爲雲南副使周龐者廣西人有所親人周岐岳選蒙化衛經歷死矣龐訓其子曰滇廣萬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我之官所得與而共之龐竟赴

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而岐岳家有七人來龐恐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燔其屍有朱經歷者故識岐岳密以告公公佯檄龐往事隣縣而擒其妻子訊即服捕龐置極典滇人稱爲神明子憑貢巳北進士參政

黃冠授藥

劉繹字斗山代州人也成化丁未進士理遼東糧儲逆璫惡之械至京枷午門前枷重法嚴凡枷者十餘日多死公枷月餘不死時同郡王沈庵以死

侍側不去有黃冠者至遺家人一丸藥曰剖一分食之盡則難脫公是日亦夢僊人自宵而下內藥口中覺來尚有香氣監守者俱言有老人送藥忽不見語喧聞上達九重太宰張西麓綵乘此與言之璫得釋爲民張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朝野稱爲鐵漢後陞衛輝知府長蘆都轉運使此一鐵漢阨于璫救于僊而又見知于璫後之見知則又黃冠誤之也故官不甚顯

神示

任汝亮猗氏人進士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舟失足墜沒僕自投下援之亦不復見向晨舟人駭而譟有頃與僕忽躍而出神色晏然或問公溺時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百丈駭以爲神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鯉湖神神示之須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縉紳有以夢告者疾行左右言支干不利公策其馬曰農夫閔閔望歲所言不可以過今日脫有災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孜兒入山中經一峽見石

理若文字隱起拭蘚讀之云巨雷開石神泉湧出見者神彊食之無疾以傳以頌良二千石郡人爭來觀有疾一歃立愈命內計中蜚語左遷知興國州泉亦先涸

神儆

蒲州高嶽爲黎平太中黠夷以獄西人不習土風聚而掠供張物官之獄乃與杖械緊復奪去傳檄將吏悉收斬以徇夷衆懾服無敢犯官閉戶臥漏下已三十刻有紅光奪月跡之實燭自然默禱其

猶火也神其以示儆乎部署村官梁馬厲兵寢戈
操甲欽欽如對敵壘衆竊惟之已而刻郡夷我殺
官長以叛臺檄撫調孟兵討賊孟兵蓋獲之後劃
輕敢戰尋罷不用兵恚曰是謾我使僕僕道路士
孱兵頻不則受賊斯耳將甘心於罷者鼓譟蹋邸
而入左右無人色辟匿撫坐堂上以一吏侍胥之
入意氣自如徐呼而前以爾討賊乃自爲賊耶吾
貰爾縛賊自效衆頓首願受約束倍日并行卒獲
渠魁還報

斷獄

歸震川先生令長興好評文于聽訟非所長有鄉
豪與媳姦爲僕所見挾刀殺之知事不可掩入室
取一婢殺之提二首赴縣告以獲之姦所欲脫己
罪偶大雨沮城外其夕先生夢城隍神告以殺死
本末先生辰坐堂上其人攜二首奔入未及言先
生大呼曰賊賊汝殺人如是如是遂伏罪衆咸以
爲神自後無敢欺者

却羨

吳猷新喻人任兗州府通判庫吏傷福以羨金千
餘兩私猷取之猷不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
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賦金沉于江者五日詰旦家
僮狂叫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兗藏金今所
沉者稱是盡以長綆繫鐵鉤曳取之必獲亟如神
言果獲同事者乞神效之僅出空橐焉

王春元

王命河間饒陽人滹沱大溢水及城不浸者數版
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時饒有兩王春

元問上名指曰君也殺牲爲文登城望祭祭畢而
水落迄不爲災或問以故婦曰渠東斗星也翌日
復問其婦惜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後爲鳳翔知
縣潔己愛民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
黑緣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即爲文率衆
禱于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士民爲
圖頌之嘗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梓
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覺以語醫醫言非對
證藥已之既復夢如前卽和而服之遂愈

青衣持檄

嚴天祥朝邑人爲絳縣知縣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傳說祠側嚴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属有急不得入拜憩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傳丞相要公嚴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爲嚴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異日竢我爲御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

有之非夢也嚴默然誡左右勿泄及甫爲御史輒鬱鬱不樂卒其後從人始言之

易榜

綿俗尚禱有白牛廟者民競誇謝其妖以爲神藏賢爲監司行部見之曰此必伯牛廟之訛也遂命易其榜禁民無得淫祀其中衆初以非其神譏之後獲斷碣於瘞地果立以祀伯牛者遂皆服公明見

焚像

尝銆爲貴州副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銜枚疾走怪之左右對以貓王神最靈人輒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像纍纍令軍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而請罪公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

心計得情

戚南玄賢爲歸安知縣民嘗夜被盜未曙戚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云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素有心計善刺奸能持小物得人情實有蕭總管祠甚靈且厲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雨廟且毀罪不赦也舁木偶道橋上竟不雨沉之水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起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戚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

蓋請賽者所沒人所爲也遂焚之

井神

貴溪縣仁福鄉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既而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置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旱乃天數非吾獨專小民不修誠動天而晝夜聒井何爲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建前誠吹角井上角復墜井

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僵坐不仆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坐如前如是者數四屍竟不去亦不朽敗是夕見夢於鄉人曰吾郭巫也向再入井見龍龍謂數入宾闕不令出旣因命我掌祠出屍以見異我嘗爲鄉人効勞者今神有後命而數數苦我奈何鄉人往驗之信爲立祠凡有禱則應

竹神

陳岸爲閩錄事死之明年妻哭之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以讒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見夢於妻曰吾不知死聞帥言方悟吾當報讐然公署非可卒入帥爲我訴冤吾當隨之明日妻往訴至鄰遇一讐吏於橋上擊其首卽仆而死及入凡吏嘗害公者以次十死八九惟二吏奔至臨江得免王埜蔡襄有記神墓前忽有竹二根從樹柯中出衆以爲異因爲蓋竹神祠

石鹿神

青州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甚靈刺史王神念以所

禱或祭毀廟壞像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撲打不能得走入海水時陰子春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請見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宿記經二日知其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朱衣人陳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陳謝子春心喜供事彌勤果以功授南青州刺史又遷都督秦梁二州神信有靈逐于神念禍于子春辟之于人遇合乖違各有緣分

保障爲神

吳江縣黎里泰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貲得官其始祖乾當宋季之亂集鄉兵自保寇不敢犯依以全者甚衆詔授護民太尉沒而爲神祀之至今攷五季之末民間聚兵保鄉黨者率稱太保故有遍地太保之稱宋末則稱太尉非實授職銜也中間有豪傑有彊衆江左以來豪傑最著者程忠壯公次則泰公觀其能蔭及後人則當日行事大略可知已

石吞爲神

瓊州臨高縣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者二人長日祈次日律與鄉人王居傑獵于山憩石上祈爲石所吞陷居傑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間忽作聲曰我爲昆耶天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一祀我言訖遂沒入石中不復見宋靖康間逆酋王文滿煽亂率衆環攻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吏民乃禱之於昆耶神須臾蜂蠆彌空肆毒行螫羣盜奔潰民賴以安益神其祀

神燈廟

姚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火光數點起自大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十百點多至萬億爍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定漸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沒俗傳三月既望爲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然讀書龍山上者言不特春季爲然凡遇天氣鬱蒸往往有之第畢處不見如登山絕頂見江南過屋皆赤即環山半亦是甚有人坐樹下倏縠樹如旒至集人衣裾拂之不去西門桑神廟俗呼桑九郡王併祠其子周舍史舍周生時館穀外邑廳而絕其妹家嚴氏妹爲具鷄黍周怒何爲以骨飼我衆日肉也妹家實以祠神竟不食歸告其妻趣具湯沐吾將去爲桑郡王子浴竟而逝史名自張蜡年從學舍歸途遇一丈夫鬚髯甚偉曰豎子而非史氏子乃郡王桑氏子也史驚懼歸告其母夕發寒熱語語若神投竟夕傳邑人十月間具旗傘鼓樂舁桑神及二舍迎于途至桑巷祠而返歲以爲常

丹臺記

蔣燾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蘇遂占籍長洲父原用娶武功伯徐有貞女而生公原用登進士出知樂亭歿於官燾尚孕於母未育既育旅邸七閱月母始扶櫬歸少穎悟五歲母口授小學即成誦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隸學宮十四應都試金陵文譽馳公卿間又三歲而卒當未卒時常夢上帝召為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祕之姊壻劉棻入其齋得所為辭帝文以語母母惡之抵于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蓐慌惚見道流三人入房須刻間失其一即免身常以為異欲及卒後母甚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隕淚母又夢燾來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燾曰兒死從首上以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日而蘇既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將不見若聾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跽於庭云奉人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輿北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跽請曰當去輿從步頃刻間已失輿兩人挾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跽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制可十餘里至闕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蔣燾耶蓋余為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呼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叱此我故人無追之王曰子淵前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上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平生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朱書總核其罪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得專也主在帝寡人為故人受罪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毋為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出已出門復呼人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警傳世

黃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
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
者咸下車與叙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
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既近則其屍卧於床心惡
之黃衣推之使附乃甦又兩旬而黃衣復至詹事
遂長往矣

神惠記

葉先生朝榮號見山少師臺山公之父也中年得
奇病病不知所由來亦無他苦第不能睡毎睡欲

合眼則背逢逢然動始如斗大漸縮至背心僅如
錢孔則湧起醒矣以此三年不成寐遂骨立延醫
診之醫不能名其病第見其骨立則以為損也用
參苓諸藥補之愈補愈甚且將就木父憂之遍訪
名醫得十人莫適與也則具十人者名祝于鄉祠
女神劉夫人者枚卜而筊之良者陽筊否則陰十
筊皆陰大驚吾兒殆哉其不可藥矣不然何十醫
而無一良也家人相對涕泣計無所出先生忽見
一人星冠道服自空下揖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

丸愈矣遂倏然去與之以詢醫醫曰方誠有之平
平無奇耳安能愈君君病久恍惚何言神也問方
載何書曰在丹溪心法問何療曰療鬱先生矍然
曰得之矣往余再喪妻四喪子復喪妹最後喪母
骨肉之痛連綿不絕哭泣悲傷五衷菀結今茲之
病由鬱生也神告我矣遂合一劑服之即成寐再
服則通宵安寢三日而起矣友人來問病者皆大
驚謂君遇茅山道士授還魂丹耶何起之驟也遂
釀錢具餅餌酒果羅庭中為拜答神貺時巳甲夜

矣忽爐中有火熒熒如炬光照一室友人皆見之
先生喜占一聯曰危而安方識神功廣大微之顯
莫言陰敎虛無更十年讀書三山忽一夜前神復
至語曰君何尚留此其亟歸謀避倭時倭已逼去
鄉人安居無恙殊不以為然第念神曩者救於垂
絕今豈我誑耶因五鼓就道徒步疾走二百里以
夜分抵家明發即欲行而家人及父皆不信以告
鄉人鄉人咸揶揄謂其駭不得已留二日竟彊父
挈家去止東城未十日倭以風便突至鄉人不及

避誅殺慘毒至有一家無噍類者而吾家辛宄居東城數載倭難平與家人浮海歸故居業登舟矣神復來告不利意雖信之而難於易舟適有友人王散軒者亦以避倭浮海歸勸附其舟先生從之方有所待未即解纜而前舟先發不數里颶風作覆其舟舟中人皆葬魚腹遂得俱免惟神救者三皆大難大厄心思意想所不能及

先生弱冠時肄業三山之開元寺社友十餘人過之送于寺門至鐘樓下一老人年可九十餘野服倚柱立挽而語曰在相法君當刑四子時猶未娶心惡之又曰無慍也子雖晚當貴已又曰功名竟有迍邅耳時方年少氣銳謂一第可立取聞此愈怫然趣出老人復笑挽曰更有一言門下多賢士諸所言皆忤默然悵之他友人意其善相人也問爲俱不答再訪之去矣詢之僧僧曰無有也越一歲先生始婚連產俱不育已未少師生先生年四十五矣爲諸生累舉不第試多前列而不及貢乙丑京口姜先生試首年已五十一心念已老即貢無益力讓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貢戊辰穆皇登極詔選士充太學遂得與焉歲試復不第久乃謁除得九江別駕鬼嘯于齋中不爲動齊故戰場也芟而闢之產五色芝滿六載移守養利州州治深入蠻夷中拮据三載欲歸不得卒于官老人所謂迍邅豈不信哉方爲學官家貧歲常就塾弟子有聲庠序者至二百餘人登科第者彙彙不絕在官時延接諸生教以經義多成名而瑞月科甲厄且七十年署邑試士首拔李汝祥其年遂舉于

鄉門下之多賢亦不虛也而當守養利時少師亦舉進士官翰林細思老人避退數言盡平生無一謬者曩已卯歲以攝郡代太守人訂過善風鑑者謂先生有道骨當遇異人驗矣

神術

賀朝用綿竹人少遇異人授神術百不失一然深祕之一假於相有官將赴滇別其署事州判溫君而栗溫請曰先生遠行何以教我應曰相公萬福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溫大駭徐曰勿憂

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拐爭於州前果剸刃焉

幕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甚愛召之相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曰吾爲一省主顧不如郡守邪對曰不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隅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陳然之促太守至熟視之曰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不酬陳大奇之以書薦於劉巡按劉見之曰吾雅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予察之曰甚佳名列賢書

第幾已而果然其術多如此後以任事爲人所構下獄數日數也遂自引決先謂妻曰子亦不免歿後妻亦從之

蔣侯授矛

劉白川景韶在軍中夢建業蔣侯從空授以丈八蛇矛盤舞如飛其卒也夢蔣侯以天樂來迎凡文臣立軍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朱書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幼從羣兒之塔莊獲蟾羣兒釋之卒不爲祟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牀下神人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稽首謝歷三日流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邢臥自如

假神

平湖金貝字汝規爲人朴而迂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與人既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求禱於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自稱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熒煌則以爲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臥內挐取衣被其妻以爲神惡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衣非潔淨者不須挐去及賊倒囊篋運糧米心稍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矣年八十四已見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

者有以補之

假妖

王海日華少時邑中迎春里兒皆歡呼出觀獨安坐讀書不輟母岑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荅曰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快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龍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習文數月之後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歎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騶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

曰爾獨不顧令郎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荅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我方誦書恐彼亦何誚呵責錢因語父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公獨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爲異假妖試之每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齋[illegible]門[illegible]僧從壁隙中覘之方秉燈端坐

神氣自若輒私相歎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荅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荅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色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亾過諸師兒爲祟邪公笑曰非是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illegible]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

情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

精爽

梁觀字大用分巡潮州廉介剛果決獄如神會天時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沒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祀之觀雖沒其精爽不沫有祈輒應同庠謝乎爲御史時領兵平百家畬十湖夜宿行臺每夕戶鑰無風自擊乎坦然不之疑已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詰鑰乎帷問之守者曰非

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
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于窗隙見之第無命不敢
出耳予知其爲觀之神也恐隸卒驚駘之曰是我
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鏑擊如故乎乃默曰某奉
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鑒相使公私
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搏我莫
耳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卽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
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

馬發解州人與其兄王燕醫張圯館圯卒而無子
爲買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婦後爲松江同知背疽
幾危一夕夢圯來視疾明日尋愈人以爲圯之冥
祐圯初爲行人使蜀館稱多怪人莫敢居徑入因
夜坐視書忽壁上如人持梃而擊者三觀書如故
不爲動居父憂廬中磬不扣自鳴燈下見賊影如
斗亦處之如常祟弗能干自松歸渡江會大風陡
作舟師震懼無人色從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
君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俄而風恬浪安須
臾數百里矣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游姑蘇得一廢宅先是
居者多祟遂以微價售於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
中有二女笑語於前陸知爲怪叱問之二女曰妾
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
臂没早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其
聲錚錚啓下一石版版數甕滿貯黃白陸遂用饒
富後貲沈氏生萬三爲江南富族之甲已皆籍没
於官

李瀚沁水人爲欒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
作祟吏兹土者多病歿人爲危之公一日毀豪斬
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爲南京戶
部尚書

熊翀光州人少年業南園同事十餘人忽睹絕色
女立松樹上衆皆錯愕翀略不爲動女尋滅遂以
刀刮樹皮書曰作怪風雷滅戌形斧鋸分明日夜
半雷劈之後官南戶部尚書卒　武宗時已得恩
典　世廟立夢稱臣南京戶部尚書熊翀見明日
咨大臣稱其非表峻越買附老南塢以先朝名大

臣對冉賜祭不但攝鬼魅且聲靈通帝庫矣

孫繼先禹縣人以御史發居背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即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民病預瘴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

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避正人

閩溪北隅明遠樓左偏一區等雜其顛周密四傍垩之以白粲其前若圓月形障以紙天光照映處明瑩徹常若月在其所而無虧也扁為月區文懿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三鬼來瞷驚曰章大人在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曰奉命灑掃侯北斗使者攝獄如何可違方逡巡未決公隱隱聞之曲肱未動久之聲漸遠乃起歸家數日門人王覺言醫士夢一鬼兩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爲主者所撻乞藥傅創公笑曰正人亦何須避

役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尚慰司奏差龍沙即世謂祭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祈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滕篇忽聞窗外悲嘯聲啟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厭弼乃祝曰豈予藥殺爾邪尚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兒

閻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諸僕十人爲之證弼曰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有哀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臥兒焦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咒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剃其髮纏以綵絲次穴胸剖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搽而爲丸

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咒劾制使爲奴稍怠輒鍼刺之蹙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俱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術共十人者皆混㳽係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鞫之始猶撑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槖遂獲符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

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大曆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鄜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令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

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維處稠人內術陽問輒爲僞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赤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叫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處死于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荅吏罵曰獄由爾與今反不語邪月西曰殺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尚賢竟以賂免初術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問對泣聲術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宛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術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

子而吾儕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術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實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之皆如和卿而鄜與劉不與王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術家晝相隨行夜同術臥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術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爾焉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燕豕泉暘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術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几西曰爾爲某惡行所某取

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爲端人耳會易其
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酬飲則唱灌東山及
他樂府爲壽酬速以酒酹地頑童穊醉應對皆失
倫客戲以酩代之頑童怒曰幾誤吾喉吻何物小
子惡劇至此嘵嘵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
西尤號黠慧時與酬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
或理屈向有祭虎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兒何
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洪武
四年有司興其能薦入京師賜衣一襲遣歸

鬼道姓名

賈節婦陸氏徐州人舉人王鄰女弟頗解文事夜
讀史至舜誅四兇心疑之曰何物四兇乃敢爾耶
忽窗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應曰某等在此啓
戶視之寂無所見媪遂得怖疾而終年八十餘矣

鬼報恩

青州益都尉某舉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郊野
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謂盜曰汝冒雨穴壁必
不得已盜曰我管卒也以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
尉曰吾有絹二匹取贈之盜謝去復詣管請于軍
則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前蒙恩
誓必報今不幸歿于軍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
題送出三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
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盜都尉不可不受有
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
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率衆往
捕會馬驚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
俯伏就執

鬼怖

元末有羅文節者廬陵人以掾吏督造至樂安憇
廨中或告以鬼物所憑不可居笑曰惡有是酣飲
而臥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一丈夫長而青立與
檐齊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比明
視之並廨有大樹甚茂人祀爲神曰恠在爾矣歷
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樹枯恠亦隨止後官至瀘州
同知年八十官雖不顯而生平勁挺不可奪乃知
鬼所畏者正人不必盡達官也

冥獄

邵溥字公清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十年爲眉州守郡有貴客素以持郡縣長短通賕謝爲業二千石來者多委曲結奉邵雖外盡而凡以事請輒不答客銜之會轉運副使吳某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州取奉邵獨不與客知吳巳怒乃誣邵過惡數十條以啗吳大喜立奏之未得報即逮邵繫獄成都獄司理叅軍韓汴儒吳擇深刻吏僉判楊均鞠之眉州都監鄧安民以護力得邵意主倉

庾之出入首録置獄十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體無問即承如是半月許肩之吏民連繫數百死者且十餘輩提點刑獄緒雲周彥約縮知其寃亟自嘉州親詣疎決邵乃得出圄責其罪無有也但得其小酒餽遊客及用官紙劄數過多等方具獄楊即死獄吏數人繼亾明年邵坐貶三官歸犍爲之西山其社眉山士人史某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輛衫花帽騶卒控大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廳事坐上緋綠數十皆揖史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爲政何必辭吏前白日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來也俟君登科畢即奉迎矣史不獲巳就坐欠伸而悟不爲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赴廷試過荆南時吳適帥荆得疾親見冤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而死史還至夔峽小疾會同舟者曰吾當死幸報吾家令取去年秋所書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

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亾於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民冤巳得伸陰獄巳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揮牘尾請書名巳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戒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却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溥得家學之傳洛黨被禍伊川沒時人皆避匿弔不敢往誌不敢作溥獨素衣白馬會葬蓋眞知道者

冥司牌

張才少與鄭生者善嘗夢冥司遣一卒持牌書才及鄭名攝之既至主者檢其籍曰張某猶有二年鄭某繫獄閱數日鄭果物故才尋舉鄉薦又夢至一冥府守者名呼才曰葉落凋相公請見居頃之一人青衣絲絛自內出從者曰是葉落彫相公語才曰爾壽止三十二緣心地好增筭倍之才趨前謝遊遨闤闠間忽僕馬擁從甚都其乘輿者烏紗幞頭緋衣金帶葉策一蹇從見才傍立遂步擁向神曰此張某神揖才如葉語且云已改註祿籍神去葉留後速才歸才曰乘輿者爲誰葉曰天下都城隍語既而別才覺流汗被體後才以子琳貴棄其淶水學諭歸年已六十又四年卒果符前夢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

關雲長

湖上朱國禎輯

自古忠義雄勇士不得志寃死兵死者何限獨雲長之神最靈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擬之聖人繼天立極每每神道設教聖人不生則神自設教雲長必明神轉世姑托此幻躯著姓名結兄弟馳騁干戈投擾之場聳動人耳目著之史冊中俄然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氣運薄故寥寥二千年間聖人不生生亦扼于有位于是有神焉出沒隱見其間以待聖人之生以補聖化之所不足我太祖則大聖人出世矣猶謂佛教暗助王化而倍傳雲長爲伽藍神理誠有之不可得而擬議也

三國志雲長謚曰壯繆想其義謂壯于出兵繆于料敵云耳衆以穆穆之義解之夫以穆爲褒詞耶不足重以繆爲貶詞耶不足輕大抵英雄不能違時時命大繆則雲長取實仁而不足且有陸遜擬其後時命大順則石勒取王浚而有餘孫緯以勁

兵遂極罷不能得之掌股間也

山西鹽池在解州雲長所產處也相傳黃帝執蚩尤于中冀戮之肢體身首異處而名其地曰解其血化爲鹵遂成池宋崇寧中池水數漬張靜虛攝雲長之神治之池鹽如故雲長見像于廷于是加封拓祠祠最偉神亦最靈池長百二十里濶七里周垣守之每大雨輒能敗鹽必禱于神而止蚩尤以其血爲萬世利而雲長周旋承此利源同于煮海奇矣奇矣

蹇理庵達廉事雲長每事必告居院蓼侯語之爲我公祖已守平陽解在部中後起總督薊遼稅璫高淮張甚禱更力陰得濟其請內帑亦然累世信卜卯之奇驗嘗與聯和至百韻後爲一小令來贈末云雨揮戈劍北重整舊江山果驗

岳武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　世宗龍飛升州爲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于城西岡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遍見天門開一人衮冕迓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碑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矣大約明神

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歿于土木客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析幹爲二植墓前名分屍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檜妻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淶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

余葬先君子于皐亭山之麓其山故元伯顔取宋屯兵之處也步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言其家駐此六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顔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伯顔知有異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而伯顔曰是矣此岳公護本國現靈異也亟宰牲爲文致祭曰王槃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敢不仰禮但氣数如此王雖有心不能逆天若旦日宋以三千人來戰卽欽兵北歸如只力竭講和亦不能合囊中物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天晙深如故宋無一兵且納欵伯顔入城又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亾余問其言灑然有異方往來此中將尋歸骨處佇先君子因欲買地立廟合雲長公祀之題曰關岳廟而老廢未能也

武穆七世孫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于汴少負清節隱居不仕廬墓九年　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孝先生所著有遺安集

文文山

文丞相夢至天庭坐不孝之罪於戲忠孝不兩全已孫丞之矣

丞相嘗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絶者命名自玉屑金鼎至單騎見虜爲四十局玉居益公所居之山也吉州泰和縣瀕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亢旱民禱輒應公生潭沙清淺公歿潭近居民夢神騎騶從甚盛乃公也自是潭深暴如舊禱兩任頼

州提刑江水泛溢勤王召募溢尤甚又暑月喜溪浴與奕者周子善于水面以意爲枰行奕決勝負愈久愈樂忘日早莫或取酒炙就飲啖荆南草竊成衲亦類此盖神有正有惟自不同也

丞相兵敗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数間屋忽然自山頂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公乃得脫去鄒渢等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今宋史丞相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濚紿元兵以免盖史作于元之盛時極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欺妄尤甚同時从義效力者薦文殊父子梁克中尤最與遊滿不書而全子仁驕淫不事事無智略死爲人所遁乃

直立傳史家之謬如此

趙孟僩宋之宗室年十七及胄舉文天祥辟爲參謀天祥北去居吳依親友以居越十年爲道士名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爲僧名順昌因自號三教遺逸改道堂爲本一庵臨終手辭以訣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

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體便無收拾此正天之所以成人美也千少保更賴得一刀乃知左右之贊與徐石不殺于謙今日無名之語爲有功

黃冠歸故鄉是何意實欲出來舉兵復宋蓋寧敗寧多殺人而此志不肯息也留夢炎之言已覩其深矣

文陸二事

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事初自江西起兵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所訊洞丁造隸門請甲仗不肯數萬而尹玉實爲驍將大氐冠指揭衆皆請鬪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乃除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吊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遠奪其印不予淺補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攝陳宜中又絕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首揆補宜中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夺逝收集亾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正固

交馳貞僞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間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專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于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又淮陰龔開所作文陸二丞相傳云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强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爲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太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進用儒臣爲通判其權雖分其勢遂弱不音所割境土終不能復

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亾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湖之間內政不修惟恃夫江淮爲外藩久之且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籬自撤荊襄受圍鄂渚交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閫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蓋無愧焉卒之文國瑞陸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于古今者於戲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京師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騣霧鬣豪骭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甚高古殆亦不愧秀夫者

崖山舊有石勒云元大將張弘範滅宋于此嘉靖中督學陳瑲磨去之改曰宋少帝及其臣陸秀夫死國于此并篆文丞相正氣歌立碑于五坡嶺吾友區海目有詩云崖邊滅宋字濤有撼胡聲瑲字山甫號毛平招與人官參政殺分宜惡之族其黨楊以誠劾退之居林下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七子孫蕃盛一說作林泮泮關人官尚書匪字用孺高明人官中允

張世傑已溺死諸軍椎欲焚屍島上其中膽大如斗更焚不化衆皆號慟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大聲曰太上以我驅馳闖係不小以多方措置恢復矣由是軍心皆不移葬之香山之赤坎村從秀夫誌以詩曰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蓋說郛之說如此然崖山之敗秀夫負祥興帝入海世傑知事不濟奉舟先去行收兵欲再立趙氏後遇楊太后告之故太后大慟从世傑葬之海濱欲投占城颶風溺死則在秀夫赴海之後矣二說再詳然謂世傑葬陽江之赤坎村則陽江無此村陳

白沙因陽江令何旨之說封基立祠作心賀卷贈之盎誑白沙也君子可歎以方信矣

于少保

于肅愍改謚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文定公慎行題易乃萬曆十八年事而其說則發于王鳳洲至吾兄鳳翔入臺題奏忠功於是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即陞都督功臣者胡總督宗憲也得世襲衛指揮

傅公疏未入少宗伯黃公鳳翔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傅疏乃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

我朝虜叩京城大掠者二己巳之變于忠肅以大司馬即爲總督帥石亨等禦城外有請即從不必覆奏軍中諸將受成絕無牽制故能力戰却虜有建言者請重將權　景皇批答曰于謙總督即將權也其專任如此庚戌之變丁大司馬坐于內樞怯無謀楊少司馬赴于外權非獨握仇將軍以勁兵要功不敢戰又不受節制而嚴少師又陰持于

內雖有韓白無如之何矣

己巳之變鬨遷都主固守人猶能之惟人心搖動極危險只一二月間聚兵教戰陣城外者已二十二萬則守城與各處把截之人又豈下數十萬分布經略齊力奮擊此其才與所謂多多益善者却虜後陳循撓于內羅通鬨于傍處之泰如二人亦心服不敢動其氣象何如羅之才不減忠肅然後弊之舉史云自陳曾與密謀不報一云石亨來邀不從要之忠肅之禍循亦端成則羅非曹石之黨明甚而多此一疏遂添蛇足

南城　東朝之事誠不能爲忠肅解然　景皇剛決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肅和顏進曰羣臣之請亦借以紓邊患耳　帝始曰從汝從汝朋友相處要識性避其所短況君臣之間又如此性格乎阮浪之獄得不上侵沂邸之釁得近　太后爲知非公委曲調停以至此柔事　景皇如擾龍馴虎中間備極苦心啞子吞黃連自知不可告人者故西市之變　皇太后驚惋　英皇自追悔曰好個于謙

宸皇既立昭雪贈謚夫以　二聖英明不以爲怨而更以爲德孜孜不忘則其始終心事與默運之功鑒在帝心久矣公既不言外人又不知　二聖更難發明一腔熱血灑地知之者其天乎後人責備更又何惜

當時君臣相信可謂至矣然篤一徐有貞爲祭酒不可得至叩頭謝罪而謂黃竑邪說可以力阻乎辭免宮傳心良苦矣

于墳祈夢靈異人人能言聞太倉相公以子病往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并爲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眞不作虧心事而見病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否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請于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辨俱皆死太倉矜名飾于此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寃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固已存深作罪過矣

責備

責顏魯公者以不從方鎭之議以不能高飛遠舉避禍爲先責岳武穆者以金牌還師以樞密請還兵柄責于忠肅者以　南宮之錮　東朝之易責蔣武者以胡中生子責方孝孺者以全身遠害責許衡者以仕元責文信國者以黃冠歸故鄉責狄梁公者以失身女主此等事存而勿論可也

蔣子卿娶胡婦生子是天之哀忠臣而不絕其後也不然安國死于卿爲餒鬼矣

張南軒責諸葛瞻不能力諫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與王一悟兵敗身死僅賢于賣國者嗟嗟野者乃爲此言

海忠介實際

海忠介在係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
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款之忠介飽啖飲酒如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飲之甚對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伸頸無疑主事

告曰莫快莫快　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
用耳公問曰果否曰果矣仰大慟投觴肴酒盡嘔
出狼藉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
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嗚呼到此然後
知公真忠一片心腸有貫徹千古者人須於此處
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實際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
垂千古其他居官之勁正清苦又其餘事也
忠介父翰爲秀才母謝氏年二十七而寡忠介僅
四歲家貧謝矢志教育有戲謔必擬詞正色誨之

忠介卒爲名臣謝例應旌表忌忠介者竟沮止之
忠介終亦不自請也

死水拱立

高宗南渡有扈臣忠者字信臣豬縣人侍行上駭
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脣無背官止此矣後扈
蹕至建康虜騎追溺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
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
斂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忠魂助戰

逆亮南侵有統制魏俊王方死于瓜州之戰我
太宗渡江見雲助戰立廟府城祀之嗟乎異代忠臣
能識天命如此

江濤得完

顧圭上虞人少負奇氣方國珍來寇集鄉兵與戰
曹娥江敗死里人瘞尸于江岸其塚爲風濤蕩折
而塚獨完越七月其孤謀反葬啓視面如生次日
其地盡爲江矣

魏公有孫

韓魏公之孫浩知雄州金人來寇力戰死之此史
所未載

袁氏全家死難

袁柳莊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殉
德祐之難全家俱溺凡十七人僅一孤救免又百
餘年而有柳莊云

孝廉

河南人楊宰字松年有至行李廿方求顯以書薦
於尹曰執事之部孝道楊宰父茂卿從田氏府趙

平皮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宗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發羸襚有可憐狀雖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啣哀而血行路稠人為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為兒嘗操如此未聞執事及門唁而吾顚之登樹風狀教意耶且鄉人能留疽剖胜急親之病皆一時洪爪俗榮表其閭脫之倦上有大禮則差間以粟帛金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擾而牢徒步請尸化乎與夫合屍忍豫者詭多

牢絕乳即能詩洛陽兒皆壯於牢者皆出其下問牢之贖喪然帥償其費其葬也府帥賻之財斯挑事之事他人既墓之矣即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役乎其激昂自任類此甘舉賢良方正沮鄭注貶封州司馬卒牢後亦擢進士第

一

代父飲酖

賈直言代父飲酖死既而毒自左足洞出乃蘇事聞減父死并直言流南海嗟嗟如此孝子不免行戍唐代宗之賞罰可知矣直言後為辨郡太守自言苦飲酖時岑岑然覺毒沿五內于肢節其痛逾于鐵灼適體不可名狀既蘇每遇天陰則又甚焉診蒸及足脛色皆如墨其傷攻出六孔膿液紫淤臭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惟飲啖無減乎昔故得不死嗟嗟如此孝子天有神丹何不悉除其苦使之優游仕路耶

青天歌歎

呂升字德升淮安人事父百歲翁至孝幼失母遂不入私室與父同寢務悅其心父年高齒不任堅

每食盡肉一斤升率妻子供飪必極精爛父出入必呼升隨或適旁近舍升不隨行則不往若嬰兒不能頃刻離其母然父年益高便液不時升承順益謹夜嘗四五起遭元兵火升負父避鶴鳴山出視賊為所獲知其孝子也善視之與食飲不入口輒泣下賊亦憐之令歌升為青天歌浩浩歌歌已輒泣夜令擊刁斗升為思父歎賊感動縱之歸升夜行晝伏凡三晝夜還家扣戶侍者以為鬼物久之啓視乃升也相視大哭出其足故刺一握升固

有美夼父所皆鄉豪竊之并奪其地升爲文游城隍神即遣豪疽發背曰還孝子地乃已豪妻子匍匐叩門還地疽即愈

一　船灰塗頭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後幼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冬元兵至伯父被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泰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紿兵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而遁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兵曰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出願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斬之仆地兵既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頭骨已斷而喉尚在遂捧其首合于頸適人家有修船泊灰因取以塗其瘡試以水滴其口稍能嚥王泰以扉舁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子甚孝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若冰雪痛遂止凡八越月其創始合而首克偭

禱泉溉田

張杏孫慈利縣人以孝稱鄉人皆重之爭訟者不

詣公府而詣孝子里有虎鹿泉鄉人素賴其利歲大旱泉竭詣孝子請禱孝子沐浴拜泉泉初出如縷衆喜曰泉至矣復再拜沛然如初所灌方數十里歲以大熟人益信其誠孝子通尚書以授其子兌成進士有聞于時

和盜詩

泰和鄧學詩性至孝元季母子俱爲盜所獲盜魁知其儒者哀之與酒食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死盜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與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兒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賢未知天從否應口和曰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盜喜道之出城得遠去學詩後以薦爲校職考終嗟嗟此盜可應舉做官

梅高報母

梅應發居闤門市中母嘗有病將藥弗療割股爲羹以進母啖之疾已他日母復疾危甚應發露立

北面稽首以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益母壽是夕天陰暝微頂雲開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二星尚沒頂之雲復合及返至母所見母擁衾坐牀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灌灑遂霍然而蘇詰旦母平復如常年八十餘而卒

成化末武城縣生員高謙之母為人毆死謙父得重貨焚其屍謙哭不已父乃訟于朝章下按察司行東昌府驗問知府楊能納賄顧指謙佐言謙母實自經死上狀副使許進與按察使不渠無所可

否謙遂走闕下擊登聞鼓奏上并言渠亦受賂既入因自刎不殊錦衣衛執以　聞命刑部郎中吳欽往會撫按暨三司官雜治得其死之本末逮渠等下鎮撫司重鞫殺人者始伏其辜刑部論能受昧聽囑罪當徒渠失入人罪以為長官得減當杖獄上有旨能降四級調除邊任渠等罪皆准擬時渠已考察閒住矣

未盡之祿

彭方伯應時父南坡早卒配蕭氏哭之哀一日而坡附舍人兒語及生前事歷歷券合諭蕭曰未盡之祿當以貽汝年八十四仲兒其年當舉子後二一不爽蕭雙眥一日用鍼豁然蓋方伯孝養天祐之也方伯泰和人

見星斗

淮安衛人王鉉年七十久喪雙目嘉靖丁丑暑夜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燎然如童子其人心田明潔人或不能償債則焚其約少事父母至孝年至一百三歲猶強健善飯一日無疾而

終人以為孝義之報云同時有不孝子目瞎復明方自詫可比于鉉忽雷震死

孝犢

王仰湖廣崇陽縣人余己丑同年也除廣東肇慶府新興縣知縣有僕王效貞等三人同衙役作奸入覲後事發怒甚會調閩縣未果治而時時恚罵新興有雞爪蘭花蓋斷腸草之類食但立死葉則少延數刻時三人竊藏之聲言事急自盡王倖悶且夜淡食于外三人搗藥汁入豆芽菜中夜半死

根究三人服罪其子王廷試請于官面質三人於城隍廟藏父劍擊殺之立斃廷試僅弱冠孝憤所激揮刃若有神助衆咸奇之事　聞得　温旨旌孝子可傳後而王霦機不即治又不即逐之此與元嘉逆劭之事同

萬里尋親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詩書能文章補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攻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

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下荆州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瀍洛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兆必規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達于金陵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從侯二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挾其書至湖訪茅鹿門憲副時爲萬曆乙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問其家世曰離家時兒重萊僅七齡母與姊妹及

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門贈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五載猶僂遲東海并匯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没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羨其母妹姊與妹詩曉鄞于郡太守而出泉庵言迅之華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凄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華復自忖

曰吾少不識父貌即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定也别爲緝綴里系及父年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傍之官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爾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宫道士間携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宇曰嘉岭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詢

曰若父與年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上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潁壽東涉淮泗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鈎簾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被盜掠其貲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

杖錫而前雙眉覆面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徃又傾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翁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汝鄉人也於是挽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翁得無即吾父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此僅七齡存亾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携而哭并出所囊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即爾父也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晝始末父子遂相携哭而拜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過寺刺本末共爲嘖嘖太息不能已

廬墓

國朝有三世廬墓者丙城李錦字尚䌹錦子澤字

公溥澤子柄字子權錦與澤父母各三年俱歲貢錦卒廬所柄爲生員亦卒廬所澤聽選卒于家可悲可悲人言三世讀書必發李三世矣又純孝如此不知子孫何如

工人孝義

滁生者富陽人世業泉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閭出與人執塓甓治館宮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强壯少延母

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備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毋勿憂既回鶻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眾禁人毋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經過道遇一女子鴉鬟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倘挾我得同歸乎於是日操瓢道乞夜泊茆葦中雖顛沛流落親狎日久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

送我到庄乎因及女子上堂見父母皆涕泣起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樂飲酒半執觴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詎辭暴淮楚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亾歲丁薦饑鄉閭必離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兒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田用給饘粥吾女賓君箕帚妾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爲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況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萬一母死兩弟倘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遂死吾母也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弟亦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節婦給粟養子

宋制凡節婦死者給粟養其子此制甚妙今之有司可倣行之

二沈妻

吳人沈思道妻孫氏沈樹田妻宣氏兩家居近情交洽孫夫婦相愛樹田暴戾無人理宣歸見父母

父母對之泣宣曰此不足傷大人心兒自是命也樹田死宣哭極哀沈思道亦死孫送夫喪過河下見宣以死相要同日自縊宣有救者復甦而孫竟死後三年宣父母謀嫁之宣覺亦縊死嗟乎孫死宜矣樹田何面目見其妻乎然樹田病時宣進藥詬之曰若毒我則死爲厲鬼罵婦又未可知要之鬼必靈于人也

滕奴死節

眞奴黄巖縣人滕鍾氏嫁于符松僅十三日松死

松遺腹子也母解氏尚存鍾有異志奴竊知之告于松之從父諷之鍾怒不省因造告于解氏曰安人不幸至此爽敢辭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他日見安人與安人之子于地下而已言訖血淚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咸驚歎泣下衆議葬之以從其夫鍾不顧竟焚其尸以共同時邑中有阿菊者從陳氏嫁于郭宗文生一子而郭死陳改嫁菊夜抱其子歸于郭詣方石爲立傳

節婦湧江

嘉定州王懋明妻張氏少寡守志萬曆十三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沉之日八月矣服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

母喪不嫁

節女都從夫家上起見惟元時容城縣王氏女以母喪感念不嫁終身獲旌命此外更有貞學清淨而不嫁者又一種間氣也

大饑甘餓

荀城李氏二女成化甲辰歲大饑父卒乏食二女年已笄箱中猶有粧具人勸其出嫁二女慚不肯出伏于箱饑死

伏毒食醋

康對山先生子㮚先娶于涑波女生一子並死繼妻楊氏未幾㮚亦死楊服砒霜以醋湯三碗下之蓋食醋則藥不可解也毒發容貌安舒略無倉卒奇哉㮚有才志又得良婦死節天之待康先生不薄矣

守節自信

安吉州節婦郁氏歸于陳婦居矢志無他庭下故有井或曰非利居者且不便客塞之宜郁曰井地道也何與人客不便孰與同室婦女河汲不便乎門爲隣樹所蔽術者曰伐之則貴氣弗聚斯利舉子郁曰吾聞窮達在天力學在人顧尤之隣木耶子艮謨登第官參政所稱棟塘先生者也郁旌表贈安人子孫繁盛且優文學天之報之正未有艾也

節婦膽識

迋地吳節婦沈之鑾之妻沈以溺死嗣子汝家政甚替業日拓汝有俊才早貢爲博士有郎廷贊者貸金十鎰淒以償吳聞亟還金贖之盜入室吳厲聲曰我沈門老節婦刀不去手犯即自刺盜駭愕散去其膽識㦷㦷眞女中奇男子也

求見不得

章丘遠經生之妻于氏守節不出門門內草生如無人之境嘗三日不舉火隣人餽之米鹽却不受

隣人報縣縣餽米一石方得活嘉靖間長清知縣武金過縣武故遺腹子聞而謁之求一見終不可得曰婦居以來皆不見男子官非男子乎武拜門外歎息而去節婦卓矣若隣人與武亦可謂知義者哉

芝竹

王士崑山人能讀書婦陸氏方娶後其基劚枯竹更青凡三年三生芝草皆雙並比四年芝不生士病死婦從歿以烈婦稱此嘉靖初年事瑞芝之生恒于壽考富貴康寧而于烈婦見之此可覩天道矣

三屍繞門

成化間海康吳金童攜其妻莊氏及一女避賊于新會寓劉銘家傭以自給莊有姿色銘屢誘之不從謀之鄉人梁狗同其夫漁于海推下水死越三日莊氏尋之海濱得屍手足皆縛乃夫也歸家攜女赴水抱夫屍而沒時年二十有二翌日三屍隨流逮銘之門去而復還鄉人驚訝感傷共瘞祭之

然未知銘之殺也久之事漸露猶畏銘殭暴未敢發士夫各爲詩歌聞于官得實磔殺之審錄員外郎奏聞旌表其處立祠

貞烈

曹桐丘鎮長子禱生而痴不諳男女事故聘錢皓女未敢娶以情辭錢錢不聽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嘗之終不諳復申之錢解盟別聘女私聞自經死未幾禱死沈氏亦守終身桐丘公爲立後至萬曆三十五年疏聞並旌

桐丘公之祖原吳之自出育于曹故一姓曹祖歿葬吳墓余高祖氏與公吳甥也貧甚歿亦葬吳墓與訟之官親友和息歸價數金而止蓋先氏之忠厚乃留其地辛丙與三水俱會桐丘公先發庶吉士主事食事歸年九十餘卒善繪畫有清名長子補痼病錢沈雙烈葬其後余家遲發余亦庶吉士檢討司業祭酒長子辨病亦如之媳沈氏儀郎惺予公之女歸十年而辨歿沈猶處子也賢孝能自立與日必繼前烈但余拙宦不媿吳吳分嗣子田九百畝余僅得十　而嗣子尚有待又自念多病然旦夕霜露且文翰無一長何況繪事其負媿多矣

慇貞哀感

萬曆己酉夏五月夜半延建水大出漂尸蔽江人從臥棚中流出盡無衣一女尸年可十五六一手掩目一手掩陰若不欲人見者余友董考功應舉瘞而謚曰慇貞慇言哀貞言操也

哀感孺人楊氏祈玉妻鄞人夫死守節玉好飯魚

非其舊矣

周德威後唐名將也其五世孫愉避亂自河南徙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詔者十世同居凡四百餘人趙抃帥越聞于朝旌門免傜役

隆慶年間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㙛等二門合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鸞二世仇朴三世仇勲四世仇佾等五世仇承敎等六世仇栄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長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諱栄者承其後尤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雞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季年倍之用儉以給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殁栄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三年卒家無夭者四十八年矣栄卒年九十二卒時里有鼓樂聲有虔請公爲福寧地主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視栄栄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紊武歎美而去

義友

陳東已死棄其屍其友李猷偶寿婦翁詣行在所知狀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葬而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啓我心越一日得屍又一日得其元如生合而斂之歸葬猷字嘉仲鄞縣人

義姻

宋張齊與相州部民張其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州詰其故曰其之姻共貧困常納息於其家少負必被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爲姻家報讎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讎已報願就公法州曰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亾命對曰姻家即其讎若不獲盜彼豈得安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紲曰我若滅口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州曰吾將聞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爲幸州嗟歎久之卒按法誅河朔聞

無不傳其事者

義僕

我朝有義僕阿寄李溫陵發揮謂在我輩之上近閱諸史記楊忠一則似又在阿寄之上蓋寄只勤勞知禮而忠奮刀挽幼主于流宕之後即犯死亦不顧尤為奇特阿寄傳見田汝成集中楊忠宋時人諸史宋沈俶撰所記似皆實事而名曰諧豈真諧耶抑別有所寄也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避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奄之曰主第走養能捍之即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鬪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旣免思養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

王環者曾后塘銑之僕也方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為百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遐鄙為溝中瘠乎環闔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銑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閱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厚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終

孫明丁尚書汝夔之僕也尚書坐虜闌入誅仲子懋正論戍蹇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啼泣抱兒往村嫗丐乳

歲市牛羊酪哺之每遇有司行部至輒哭訴寃狀淚盡繼之以血官尊者憐之為脫其籍得歸間關數千里負兒且行且泣乞食已不食不令兒餓也夜宿輒擇溫燠與同臥起也閱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為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其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兒名繼志得為邑庠生明以老壽終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濠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

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宰若遍與目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為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覩於往來為主所禮敬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為一言毋附宰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為木主像以歸尋得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師偶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養正葬

歲輒上冢哭而祀之

眞州袁山人服麟有僕名志失其姓山人好飲酒性曠馳慕為方外遊及諸秘戲幻術年二十餘妻死遂終身不娶遊行郡國輒以志從歲丁丙之夏山人逃暑金山與所親紀生者飲而醉夜且闌矣二人各踞石臨江如廁山人恍惚間若有見物挽之入水紀生見急呼志汝主溺矣志倉皇奔水濱審其已溺遂自投下紀生急呼其僕善水者助之丞其僕胡盧曰入則俱斃耳前救為假褰裳水際舉手左右援之不及也志既入江挾得其主盡力持之不舍沉而復浮者數四自分必死適為旋湍所激趨至崖側與紀僕手相值紀僕援得之大呼主來救於是四人者俱臂而出出則山人死矣志哭之慟痛絕紀其食寺僧聞變皆來集謀何山人蹶然而起都忘如醉夢中體亦無苦時五月十有三日也翌日二人乎復如常衆俱歎異之工部郎謝在杭在眞州故與山人善親得其詳作傳

書傭胡賀傳

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某書某卷某葉某字一脫手檢出待用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常熱隙抱中丞諸某為助校其書傭家亦有一僕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助而僕隸天亦饒之荊川先生有書傭胡賀作胡賀傳記

書傭胡賀蘆游人父兄故市賈賀少乏貧不能賈而以善鈔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充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彼圈點竟則以付賀

使裁焉如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于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猾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老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為此賀于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為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于書不能及古人繭絲牛毛之萬一而賀所為則繭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于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賀

則余事無與成然賀非余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也哉賀平生無他嗜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于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厭否賀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椽之庇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頷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余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蓋知指書之樂視向所為披閱點竄若讐我者蓋始以為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賀雖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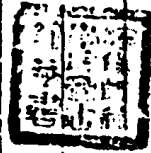
以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然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賀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余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賀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余其為我從事父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為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謂父之人則余之勤因以不沒而賀乃無以自

見是余與賀之功也余之書則亦以還功於賀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爲讐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賀之碌碌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豈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慨之有

僕惜字紙

為南江恩有僕馮勤其父傭者也素多病日者謂其短造甚憂之問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爲傭不能積德惟勤灑掃惜字紙乃可延耳傭乃市

其帝徧歷所居街巷凡有穢惡悉為掃除見一字則取置于筒至壽終之歲以為常壽至九十七無疾而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一

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父子

古謂父子不同舟蓋思風濤一旦併命絕嗣也與老子壓石磨縛大繩覷井同

續博物志以鮌爲顓帝之子

夷狄禽獸知母不知父都邑之士知尊禰大夫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

呂向生父爲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玄宗聞咨歎官爲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懌其心

程大中先生自撰墓誌子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明道又次伊川兩先生次韓奴蠻奴皆夭女二席延年李正臣其婿

父子與慶成宴

嘉靖四年郊祀慶成宴大學士楊廷和子慎左司馬姚鏌子涞皆爲侍撰大司馬金獻民子皐爲檢討皆父子與宴爲盛事三公官高有名而皆有子其子爵位清華而皆不甚顯可見際遇極盛者亦造化所忌與而不必盡與也况下此者乎

二及第子

父爲顯官而子賜及第者程襄毅信子敏政謝文正遷子丕皆至侍郎白恭敏圭子鉞至尚書當時慶成宴亦必並與待非同時耳至子爲顯官而班于父之上者往往有之子居津要而父爲卑官末秩尼在得之戒者尤不可勝數也

兩翰林父

翰林父爲官者甚多乃余年友吳瑞谷閣學父一龍岌遐知高郵州方嚴有品格林兼宇宗伯父坡雍鄉進士官恭議温裕有才情庚子外察閣學方爲編修以使事抵州畀長跪促歸閣學子有樂邦者者宗伯子銘鼎會魁萊州太守

同居異室

呂文穆公父母以口舌相戾遂異處文誓不復娶娶呂既貴泣請同居然終異室而處

學士少年牧豕

曾學士棨少不得于父父怒之俾牧豕豕突塞其足又恐不豐逐之學士即牧手書笑不輟遂擢大魁

乖父至孝

賢母

陸天全完爲冢宰母夫人葉氏貽書以物禁太咸爲戒陸敗籍沒葉亦逮詔獄神色怡然後出獄死

於長安官舍人咸智而傷之葉之幼也庭有積水一兒溺焉女伴曳之愈沉葉奪而縱之兒遂起識者謂有司馬公之風

馮南江父子忠孝人人知之然嘗被逮考掠時訛言洶洶欲籍其家家人奔潰其母吳氏挈孫行可入京灑血爲疏奏曰兒懇無狀萬有餘罪但妾臨年不忍見子刑僇願身贖罪以延嗣息事雖不報而行可卒申其說末減戍雷猶得補考績封吳太孺人 世廟英明寧可測請盡亦深鑑慈德而默

以旌之矣御史歸遂葺慈訓堂以居今御史父子有祠而于太孺人竟何如也

我郡守栗公祁號東陽東昌夏津人余年十二以童子試望見之白皙豐下獄獄有神清操振絕公生一二歲孤母蕭年二十二撫之貧甚一夜風雨大至抱兒起坐壁壞壓焉隣婦聚火照之類楹覆傑室中之物皆虀粉母子被髮裂裳體膚皆無恙遂持長齋以報神貺後公爲山西恭政致蕭尚在敎二孫時中用中亦才名世其家

栗飲量甚洪過吾里董宗伯宅巨觥猶未洽覓海斗可容三觔侍者持以前戲曰此秦大不能任宗伯即以壽平飲自如將畢又曰不可再凡三進乃怡就坐巴飲而別然公顏色不變若未嘗飲者遷官抵蘇州一兩菜乃衙中物母夫人見之驚令役持還

李及泉願母夫人張氏有賢行懷姙時流賊入境往山穴避之適其兄過于途曰彼穴人衆不可居余家近地可避遂從之去甫入而寇至寇退往視前一穴則石崩百十人皆虀粉矣及泉守我郡有名余出其門後官右都御史治河開命不擇到官即致盍有先兆也

少宗伯張玉陽名一桂既卒母太安人劉氏治家斬斬有法裕於宗伯存時諸孫皆成立爲諸生年九十一卒

嚴母

韓蓮峯名紹宗爲憲副母張氏嚴甚蓮峯爲刑部郎中配閻氏亦兩封至宜人矣張氏命閻與婢負

水蓮峯歸而見之命三隸人爲代張怒持杖迎出將擊之以杖指蓮峯罵曰汝有皂隷可令代無則不喫水耶蓮峯笑曰媳婦身强有力豈不堪負婢子孱弱且有姙是以代之張怒乃解張生蓮峯數月而孤後上其事旌之即韓苑洛之祖母也

賢繼母

平湖沈晴峯修撰生三歲母俞卒鞠于後母張甚有恩意忘其爲俞母出也少善病忽劇夢一婦攜之去曰若眞吾子有翁奪之歸乃甦以質大母

具言被服客止則俞母也於是始知所出而張母撫之甚厚公薦卿皆俞母復見夢爲史官事張母甚孝張母至欲全以產付公今巳父喪及巳身後事而後分所生子相守二十餘年乃卒盖繼母之極賢而俞母得安地下修撰得報父若前後母亦近世最難得者修撰有文學以科場事見糾調外不復出有貴園集爲時所稱

三柄臣母

柄臣之母其因子享榮華不必言矣然先歿而猶蒙子之休者在昔爲宇文護母閻氏賈似道母胡氏有後歿而蒙子之庥者在今爲張江陵母趙氏其餘大臣非無存者然氣燄豈敢埒三臣之盛宇文之母先陷于齊贖歸賈之母先爲婢有娠寄于其寮故不得與張母比要之天下大福無得全者又可見天道矣

錢袁二母

錢鉞杭州府昌化縣人以都御史更撫山東河南貴州三省繼娶曹氏鉞以正德二年卒前在貴州裁抑中人恨甚言于劉瑾曰錢鉞顯宦積貲鉅萬瑾信之構河南祿糧事藉其家無所得毀塋及墓勒民倍直鬬境騷然執曹氏以下凡五十六人以北嚴寒困頓幾死械繫久獄不可成諸大臣爭之司從山陰王鑑坐免官竟分戍固原并浪肅州三處曹過涿州病痢劇甚諸子倉皇號泣治後事忽遇異人授異人蔘臟九一服即愈再踰年爲正德庚午會赦得釋家人亡者過半行抵闕瑾誅詔罪狀瑾以都御史錢鉞受害爲言于是還其封誥及

故籍物仕子應禰亦錄用爲福州推官孝養備至至嘉靖十五年卒年九十一子六人一婦人更盛衰之際中遭奇禍卒以免晚更榮華壽考吁亦奇矣必有大過人者矣

袁文榮以會元及第受　世宗眷遇拜相可謂盛矣然素性跌宕未幾以病乞歸道卒無子時爲嘉靖甲子其夫人管氏攜嗣子扶柩歸獨持家秉加甚嗣子夭復爲立嗣其伯及撫弟姪有恩事繼姑張甚恭張歿臨葬病不能送柩重不可舉管與疾

至乃舉義賑貧飼餓所行義事甚多萬曆丁酉李年七十九去文棨歿凡三十四年然則文棨乃袁氏一枝奇卉而夫人則袁之根幹也人生在自立何必分男女哉

兄弟

張九齡之弟九皐九皐性孝友常泛海兄弟異舟風濤大作中夜漂泊自分俱沒詰旦並在津亭餘舟鮮有存者皐至御史中丞南康郡開國公章經略節度使諸子俱顯貴魏公浚亦其後云

安福彭文憲公時以少保贈太師超六資同時三從弟文思公華以少宰乞歸不允特陞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又乞歸乃允　先朝之優禮儒臣乃爾彭氏一門得至盛矣盛矣文思父貫僉事弟禮左副都御史文思入館時文憲正司教習

文思過邑城座客有持收簇故券說以爭產不已公以齒坐獨下獨抗聲曰若券果出昔除年庚辰當以建文三年書今稱洪武三十三年贋可知矣一座皆服

宋南渡時居姓兄弟二人自陳留隨行一居鄞一居嘉禾代豪富　國初籍沒有一公者贅楊氏得免未幾楊亦被籍復以異姓免數傳爲康僖公同時居鄞爲康惠公子孫皆有冠冕今乍浦教場廣袤約三里相傳爲居舊居

康僖公長子應填辛未進士歷參政踈厲慷慨甚有時譽後家居過自貶約多靳恤作客過從不設飲食雖子孫亦瑣瑣不忍予與居官時若兩人或諫之曰吾惡夫擁貲而身安逸樂厚自奉養以餘

遺媚人者

劉李有兄

劉忠愍公球既沒權貴人觸御之不置將採危語傾其家公之伯兄理號盎軒奮曰是不可坐待也即日戒行李詣闕白其情且踵權貴門直以事告其人亦慚而止後其子與忠愍子皆至大官

李崆峒先生之兄曰孟和字子育號北野爲儒不成能殖財第宅田園壯麗膏沃崆峒觸瑾下獄事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出貲往來賓客遊說爲端李

脫于女公好氣慷慨性友愛喜施蓋奇人也年七十五卒子女各四　丙子舉人九孫用恒用謙用觀皆有文名

忤兄請罪

方獻夫之父遂全州學正遺腹生獻夫後以大禮拜相五十即致仕嘗㫖其家奴忤兄茂夫意至置酒長跪請罪

敬兄之怒

嚴鳳號溪亭歸安人以御史歸家族兄並老而貧迎養凡宴客必令兄逓盞自執箸以從一日進箸稍遲兄反顧怒批其頰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旣醉送兄歸臥而後出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醉否臥安否每誡家人曰事有悞我容得大爹容不得恢汝矣以壽終慟哭葬之盡禮

兄弟賢貴

蘇松二府同時兄弟並貴且賢者太倉王閣學文肅公弟太常少卿和石名鼎爵王鳳洲尚書弟南太常少卿麟洲名世懋雲間陸尚書文簡公弟僉

都御史阜南名樹德稱一時盛事更有異者兄皆極貴弟皆京堂四品又皆先卒而三家子姓登第者二王各一人皆長公出陸二人兄弟分出三家三代共十人兩解元兩會元兩會魁兩榜眼尤奇之奇

起家工部

蘇州皇甫氏兄弟涍字子安濂字子約汸字子循皆起家工部止于部郎僉事其父錄亦以工部政禮部官太守我湖竹墩沈氏兄弟子木字汝楠子來字汝修儆焞字仲育儆炌字叔永亦皆工部子木官至右都儆炌見南京兵部侍郎與儆焞皆右都之子兩家初任授官相同進士同而沈氏官最顯且賢址與家傳其所居地前後宛如工字地之能印人如此理或有之

三仲

席書號元山正德庚戌進士由戶部主事方伯中丞以議禮至大學士少保諡文襄季弟春丁丑進士號虛山庶吉士御史以兄貴改檢討進少宗伯

季弟彖號梅山甲戌進士給事貶死贈光祿少卿蜀中以三席比三蘇文襄幼時夢涪江漲落見沙磧之碑其文曰三仲連芳果應其兆近年蜀中有三黃則予同年黃愼軒輝官少詹事弟緝軒煒官按察使弟燁舉人楚中有三袁則丙戌會元袁玉蟠宗道官左庶子弟季修宏道官吏部主事弟小修中道丙辰進士皆奇才也

兄弟年遠甲科

同胞兄弟登甲科者最多然其年皆不甚遠惟盧

陵習先生孔敎嘉靖戊午解元隆慶戊辰進士官禮部侍郎卒且三十餘年而其弟孔化以萬曆戊午舉鄉試去其兄則一甲子明年進士其父亮封編修兄弟相去若隔異代雖曰幼子然其父之高壽亦可知已

兄紿得歸

上海人釗銑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既代而銑歸紿其父母云已得赦歸鈍以客死鈍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爲醜飮食之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爲鬼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銑聞遁去鈍生二子玉璵璵進士建寧太守玉子兗汀州通判兗子兆元懷慶推官

義姊

陸浚明以直諫謫遠惡地妻沒二子幼時令嚴當遠往其姊嫁氏舍其家以來爲育之至長浚明自永新令謝事姊乃歸吳人義之以比魯之義姑

姊遂以稱之浚明事如母終身

婦人知兵

上源驛之變以李克用雄武卽宜發兵擒朱全忠矣然竟以劉氏言而止蓋左右勇士多死于難其氣已竭且孤軍無後繼勢不可輕用欲而不能非能而不欲劉氏亦姑托辭耳女丈夫也太原被圍克用欲走劉氏諫止亦與此同自來婦人知兵無若劉氏

女將

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巳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廞吳中作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及孫恩亂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亳之譙人也時方征遼募兵孝烈痛父耄羸弟妹皆稚騃慨然代行服甲冑鞬橐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

尚書不受懇奏省覲及還譙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之見也遂以事聞于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媲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惘追贈將軍謚孝烈土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云

婦人有鬚

李光弼之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鬚數十長五寸爲婦人奇貴徵（光弼姓李而母亦姓李者蓋父原契丹賜姓故也）閩林文恪母黃太夫人亦有鬚寸許黃有奇術立柱下卜吉凶其術莫知所自來立柱以晴日向日月趺坐徐伸兩手加額默視引右肘於鼻端凝視久之漸見小如一髮吉大則凶卒之年謂諸子曰今年不佳吾立柱幾如股矣果卒年八十一

弘治六年五月丙寅朔湖廣應山縣民張本華之妻崔氏生鬚長三寸

賢夫人

胡端敏之夫人李氏不妒亦不自識其貴有問汝

夫歷幾官今何品列應曰丈夫自知之婦人焉用識此以壽考終

喬劉二妻

喬白巖太宰卒妾二人縊死劉白川尚書有二妾亦如之兩公其以情感耶抑選得貞烈人而後娶故若此耶亦奇

長爪妾

翠娥秀娼家女也以處子適松江管軍副萬戶薛徹爲小妻徹卒護其爪不肯嫁卒完其志年

踰八十爪長尺餘卒

瘠妾

嚴澂字道徹文靖公之仲子也年三十無子納妾二人皆陋一日過姻家見侍女年且及笄而尚未蓄髮詢其故主人以素瘠卽蓄髮孰收之澂惻然謂第使蓄髮吾將以爲妾其人以爲戲未信復爲申約卒娶之文靖聞之喜曰兒合天道必有後後三妾皆生子澂素持白衣陀羅尼且堅守不殺戒凡舉子多重胞之徵人皆異之安小范又云二妾

一瘠一華

姊妹繼娶

古人娶妻多以姊妹爲媵唐宋甚稀或先娶死而續其妹者入 國朝益稀惟濮陽李伯承先芳元配盛卒繼任氏卽以妹助遂焉號曰仲任季任仲任卒繼許氏又卒乃以季任爲内主伯承豪宕爲尚寶少卿能詩文無子年八十四卒

妬后化龍

梁武帝郗后以妬忌化蟒入夢帝爲懺禮得復爲好女子來謝釋家及小說往往見之今梁皇懺是也而南史謂其化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湧于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祀之故帝終不立后其說小異或先爲惟如史所稱而後得度未可知也

妬婦

鄒觀光字孚如楚人有才名爲南京光祿少卿余起家南司業自幸得一見請益比至問之則送客

江東門暴沒輿中甚駭之一日劉司成座中譚及吮嘅且曰鄒精神甚旺而斃于妬婦嘗一日相遇塗中拉歸寓所從容談笑甚適呼進午飯其妻内搥一婢聲徹客座鄒巳失色劉逡巡辭歸鄒又固留搥久不止聲愈厲其婢氣垂盡劉跼蹐告辭鄒面如土竟出門而去未數日變聞蓋妬婦之爲害如此亦可憐也

正德八年刑部主事陳良翰妻程氏杖殺女婢解屍置木櫃中他日復縛一婢欲刃其胸婢脫走得

癸東廠廉得其事并艮翰俱下錦衣衛獄拷訊得實都察院覆讞程氏窮兇極慘比擬故殺律斬艮翰縱妻爲惡謫戍邊衛

俗語謂法馬爲乇子乇者法字之訛也謂兇架爲天平由來尚矣吳中有天平山山石林立皆劒拔甚銳而勻眞奇觀也學憲范長白得之曲折築園奇巧夫妻時遊其間妻徐氏能詩而妬范遂無子情甚篤蘇州人爲之語曰范長白夫妻上天平乇子聞者大笑長白名允臨能文章精書法名與董

思白相亞年尚壯聞已得子可塞蘇州人之口

爇衣

葉朝寵狠魁偉能讀書福清人初娶魏再娶林林悍甚與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山林復與姒娌日閼爭寵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語其所善吾夜夢一緋衣神人持炬火爇我我避之不能覺而體猶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爨下炊火飛出焚其衣衣帶結不可解倉皇以水沃之愈沃愈揚遍體糜爛生蛆臭穢難近竟死

妻妾投繯

錢首曾號罟軒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爲兵部郎中遇妻妾嚴舍中風烈所掛蒲纖稍觸損皆惶懼投繯死事聞　世廟下法司廉其事無他且在署得不坐後娶一室不受羈束詈罵胥郎反脣托郄行約友人篡取之去

妾禍

吳中張獻翼奪軍人蔣貴妻王二爲妾嬖之張夜宴五鼓就寢蔣操刀伏山石中先殺張及王并門

客七人手提燈自厠逃過一婦人不見也婦人愕立如槁溺其身去次日就擒投河而死張爲人多佻撻臥具宿府縣獄中各二夕自爲犯人使奴持大杖痛笞之三下不見血者反與杖自稱朝奉人稱亦如之方喜

家庭之累

君子每處家庭不幸事眞可憐瞿洞觀有道人也娶徐司空鳳竹之女悍甚忤其姑李夫人至憤欸洞觀逐居別室司空訟於官十餘年洞觀卒不屈

上書以死自誓且許再嫁乃得免同時嚴中翰治亦有此苦欲離異文靖公以姊翁相與厚命姑忍公沒後乃行其志中翰以貴公子能文章被服儒素外處休邑而中多邑夢以此近日士大夫有爲子所累者尤多真是不可解之業冤余姊甚拙不我援二子不甚學問性頗因循此一節猶有可慮偶感書此自幸且勵二子毋荼毒老人爲也

人有有志爲善而兄父不見亮反抉子弟之勢横行者如雲間張狀元瀛海諱以誠刻意自立父兄

不住里中有來訴者稍進正言便受荼毒無如之何後凡來訴者告云汝只去訊張狀元死如死了父兄無可恃汝輩庶得免累果萬曆乙卯暴疾去登上第僅十五年真可憐真可憐乃若子弟奴僕爲政而我輩不能禁則已必有過焉奴僕猶可言子弟之窮兇極惡者聖賢豪傑亦不能化也而況我輩乎

善處姪仇

宋王之望之父綱襄州穀城縣人家饒好行善其姪任氣好酒與無賴子爲仇時相鬭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房陵衆皆爭謂一去必不來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盡遂逝去爭者咎之綱曰吾非不知此人得錢而改化爲良善益莫大焉今其逃與吾姪無杯酒之釁是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也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獨王氏僅存之望貴顯則積善之報也

子孫

齊神武子姪多夷滅獨清河王岳謙約畏慎故其

孫士廉以文行自顯梁武子孫亦多夷滅惟昭明太子孝友下士故其子岳陽王詧立國江陵傳數世其後名德相聞與唐終始蕭瑀蕭俛等俱貴盛八葉宰相說謂無天道乎

謝玄立功于晉盛矣而子奐不慧殷景仁輔宋文帝爲宗臣卓矣而子道矜亦不慧奐子靈運有俊才至不保身道矜之後更無聞者

桓玄雖滅其子誕字天生年數歲流竄太陽蠻中多智謀爲羣蠻所宗屬于魏爲太尉督襄陽公卒

謚曰剛子暉襲爵卒弟叔興襲立功傳者數世

桓冲盡忠王室史傳亟稱之卽劉裕起義亦全一孫示報乃冲孫時朝議用謝輶爲江州刺史冲怒奏輶文武無堪遂自領州事吁橫亦甚矣蓋將門之胄卽忠順亦不能盡華也桓彝儒者以忠死而諸子皆以武顯卒王滅門可惜可惜

王猛子永起義佐符丕死永弟休休子憲仕魏爲并州刺史北海公卒年八十九世世興重太原王氏本田齊之後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

王安石生性執拗已自不幸又生出兒子不才放潑短命受了多少謗議多少悲哀范文正之子最多最賢西夏用兵卽一有病兒子得其力不小宋璟四子皆不肖韓休五子皆賢幼況亦至宰相天之待人其亦偏有輕重耶

安石子雱爲待制卒有與化尉胡滋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中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孕產子安石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跡訪與夫人常坐於船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胡尉之船乎旣而得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泣涕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遂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帶金陵丑年餘欲得此兒其母不可乃遣之

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凡事先與謀然後行及拜相僚人戲曰右丞今日大拜皆是夫人裙帶蔡嘻而不言後卒以敗名荆公生子女皆聰俊其敗類流禍乃爾眞間氣之鍾也

宋學士之禍孫愼字子長以洪武十三年庚申十月二十八日死年二十七次子璲字仲珩以是年十二月八日死年三十七一子瑳之子懌從祖父子性以喪歸長子瓚字仲珪與懌同學士赴貶所學士次年五月歿於夔府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於茂州安遠驛傍之蓬族惟懌以孤童治喪三子愼先死愷俯穉之幼子懷以卒之年始生嗟哉學士事　聖主而不克終三世顛沛流離至此亦可憐矣

毛東塘長子[illegible]號白山長厚質直中懷涇渭多識

典故喜別人物子世卿鄉舉試不少見喜色終太保之世無盛滿之咎睢盱之際皆其力也太保頗疏其短智羅念菴在座解曰公胡責細行而忘大節太保驚問狀曰禮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于人而使人曰幸哉有子此孝子之大節也太保竦然爲起謝

劉莊襄公家孫守家深理學嘗蔭文於讓其叔溧又軍功蔭錦衣千戶讓其弟守平試在高等嘗既讓族叔溧人曰泰伯三讓孔子稱爲至德守家似之

大學士劉珝之子鉞蔭尚寶卿兼翰林博士歷官四十年進階三品加一品服致仕歲給夫四名俸米六石此與奇事鉞八歲受蔭召至　文華殿拜起如成人門限高楊邃菴提携過之終太常著述甚富

多子

慶成王鍾鎰諡榮惠晉恭王之曾孫也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撫楊澄等奏王子女至九十四人恐其中有收養異姓之弊且爲子鎮國將軍奇瀐等請年冒支祿米乞下禮部議處并乞限各郡王以下妾媵之數禮部查勘覆奏謂王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宮人室女所生別無違礙其冒支祿米法宜追徵還官得　旨王子女既無違礙其支勿論冒支祿米不必追徵准作以後年分該支之數法司原奏有不許濫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會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數再會官定議以聞禮部復會議覆奏謂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過四人

各將軍不得過三人中尉不得過二人從之著爲令王後生子至百人俱成長又皆隆準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今本府數至二千餘人他府有止二三十人者

漢張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玢子三十六人皆玄宗之孫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張耆四十二人杜子徽一百四十人馮益三十人

宋初李偓佺一曰後周人眞州人任本州刺史生男女六十九人緣江十餘里第宅相連偓佺鳴笳道從往來其間子孫來見者披簿以審

宗室謀瑋所輯異林中有多男一款備矣尚有未盡者故摘出如左猶之乎千一也其三十人以下皆不書

無子

三代以後帝王無子者在宋季如漢之平哀宋之光理不必言其賢於宋仁宗而無子尤莫賢於我孝宗雖有　武宗猶之乎無也當是大菩薩轉世不以此爲有無重輕至大臣賢而無子者多不具述以余目所經見李九我開學爲南吏部侍郎年踰五十尚未有子丁改亭起南大理丞切切勸納妾共夫人立屏後聽之甚惱改亭知狀再三至大言喚一老媪出見我我自有說旣出語之曰說與奶奶知道你老爺會元及第官至少宰無後它日官生却被姪兒受用你老爺精神尚王急急納寵必定生子旣生子于奶奶只隔一胎却是老爺親骨

血撫養成人就是奶奶親生一般日後祭享大家並坐入口若是姪兒先與老爺也隔一重何況奶奶其言切至老媪聞之亦下淚夫人悟納妾生二子後孫月峯尚書以叅贊至改亭亦依此法言之孫不應後漸厭拒不復見改亭固求見則自後門潜出避之盖孫方續娶應接不暇其自言曰釋迦不以羅候傳仲尼不以伯魚顯終不立嗣

乞養子

此類甚多以余所見隆慶戊辰進士司汝霖本張姓汶上縣開河里人生而明秀方數歲失母江陵人司鏜以督運至與其父林遊甚驩見而奇之使爲對受命如響遂乞爲子教之年二十二登第歷文選郎中太常卿副都撫八閩鏜與妻羅兩受贈封三年之喪畢奉使過開河里行求宗黨得其叔父宗彝考問家姓乃奏復故姓名汝濟亭年五十三沒之日援筆爲書以授諸子曰開府非平僥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于天地益悔之也夫童子能爲對則已有知矣旣第齒錄科錄本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生父母何以皆不書攷其日月鏜夫婦沒在萬曆五六年間初入吏部將其復姓其移封最初即可舉行何以遲遲至萬曆十五六年間始復而移封一節亦不講及謂脉所自來則世無此事謂爲司老所制則察其氣韻非受制之人亦無可制之理于心于例皆所未安意者江陵當國時以同邑嫌于自外不敢題江陵沒後以事久嫌干擬眼不欲題此題復則官高不及報滿罷免慚負以歿始見眞心嗟乎聰明伶俐人三十年驅馳熱路何暇議及猶幸京卿稍閒得復本姓不全然作乞家堂下人耳

附異林記　二則

田常專齊國之政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爲後宮有子七十餘人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是爲孟嘗君出史記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史記索隱中山靖王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人漢書晉永嘉之亂吐谷渾始度隴而止於枹罕有子六十人十六國春秋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後秦記 左衛率胡潘南昌人有子六十人多不遵法
度坐罪徙遠州宋書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
三十人　陳宣帝四十二男太子則陳後主其封
王者三十三人除始興逆誅岳陽死隋難餘皆令
終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
封主者三十八人陳尚書僕射王冲歷仕二梁年
七十八卒有子三十人並至通官俱南史　趙宋時侍
中張耆家多姬媵開總直廡舍先使馬合牝牡縱
內人窺之從而幸御罔不成孕有子四十二人

並產

哀牢國之先有婦人曰沙壹觸沈木而孕一產十
子最幼者才武而黠是曰九隆諸兄共推以為王
其時哀牢山下復有夫婦產十女者因而妻之
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嚣曰良許僖公一產二女
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而雙男曰貞夫女曰
瓊華　吳回之子陸終娶于鬼方氏曰女嬇孕而
不粥三年啓其左脅而產六子一為昆吾二為參
胡三為彭祖四為云鄶人五為曹姓六為芊姓

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唐檀以為京
師有兵氣　唐淮南程幹妻茅氏連八年孿生一
十六子　宋郯城民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胎
南齊王融王琛同是四月二日學生後以四月
二日同刑死　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馬氏
一產三男唐主以為人瑞皆封將軍其後蕃衍號
千秋康氏　宋會川尹氏伯仲以嘉熙三年正月
朔日孿生至元泰定丁卯享年九十皆聰明強健
方國珍之婦一產一男二女　景泰三年宛平

縣民福祥妻一產三男部人予月米三年　天順
中揚州民婦一產五兒體貌相似無夭者　成化
中曲阜人孟麟孟鳳皆學生麟官陝西布政使鳳
官刑部尚書德州人王楠王楊亦孿生楠官南鴻
臚卿楊官右布政使　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實
妻陳一產七女　嘉靖戊午舉人顧合璧顧聯璧
其父四舉胎生八子　萬曆戊申仲冬乙巳福州
軍蘇九郎妻鄧一產兩男兩女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二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放生序銘

唐乾元二年詔諸道置放生池顏魯公手書序銘其詞略云去殺流惠好生止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實勝如來疇庸允格眞卿勒銘敢告兆百今闕皂山放生池見存魯公墨帖亦載此銘

贊詞有本

世傳米元章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而前未見孔子孔子而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益本于舒元輿玉筋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于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米益化其意而近滑稽只因逵恭無人一贊敷演出來泰太虛所不能蘇了瞻所不爲者

謝太傅贊

方秋崖有晉謝太傅贊云絲竹雲林妓女冥壑此亦一安石鬼蜮老姦風鶴勁敵此亦一安石益太虛之雲無心而空谷之響無跡要未易窺敵手之恭而皆折齒之餘也此贊得真得韻乃安石千古知己

笠屐圖贊

王文恪公作東坡笠屐圖贊極佳其辭曰長公天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竄崖儋耳鯨波汗漫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載笠著屐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千停百卞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無菴贊頌

孟無菴珙任荆湖制帥創書院以處流寓之士每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袖中客退以所受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諦聽之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貼之行營自作無菴贊云老拙愛遊戲卅裏放癡憨正當任麼時無處見無菴混沌菴之基太朴菴之梁太始菴之柱太極菴

之坊兩儀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菴之窗白雲菴之頂清風菴之墻誰人運斤斧大匠曰羲皇明月為伴侶萬古共如常欲知吾富貴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玉壺光臨終又須曰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君子曰無菴之詩超悟如此是豈尋常進乎道矣

洹溪圖贊

千巖競秀中有虛堂穿檽拂檻白雲泛泛雲為堂幕堂為雲雲無心出岫來往徜徉 白雲堂

流水高山鍾期已矣山樵獨柯厥觀亦止胡携琴還獨囿棋子歸去來兮風旌可念 琴棋臺

一亭岧嶢千峯嶻嵲下瞰萬松古色如鐵清風徐來寒光凜列千頃翠濤凌空灑雪 翠雪亭

誰開繡嶂于彼山阿色非采繪文非綺羅深碧如嵌空翠不磨探幽攬勝對此婆娑 碧峯嶂

石文如繡石膩如脂補天可煉織錦堪支丹青地湧彩繪焉施尤還誰餌以俟煉師 石牀

恒嶽自石晉時沒於虜矣朝始復入版圖志書刻于近年乃越王二公所纂中列劉賢不知即出其手抑前人所闇摘出使知者越名之錯尼本人王名驥初山陰解元太保王文端之子

蠔山連房

韓文公詩蠔相粘為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名蠣房一名蠔生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蠔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宋崔忠憲焦山詩僧居蠔山迹向背佛牢爐氣成吹噓

河畔雪

唐許渾詩河畔雪飛揚子宅海邊花發粵王臺廣議郎楊孚字孝元嘗移河南五鬣松於廣州北岸宅在河南今下渡頭村前即其故宅也越本無雪至此乃降城南民有張現者掘地獲其得一磚云楊孝元宅現以為瑞因號南雪自是聰悟漸能賦詩

宋祖變號

南宋劉氏諸帝稱祖者裕高祖義隆太祖彧世

許渾詩宋祖凌敲樂未回三千歌舞上層臺金指
武而言武荒淫殘忍殺而稱祖者因討平逆劭追
尊義隆爲太祖後以爲功故後人亦因而尊之也
臺基今尚在采石驛渾者認爲高祖裕謂裕清儉
寡慾無凌敲樂事是矣而實未通査且謂一朝必
一祖亦不料宋之有三祖也

十幅紅綃

韋楚老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沈存中駁云十幅
紅綃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眞可
笑古人但引成數亦必定曰三十幅耶

殺妓百詩

羅虯官鄜州從事隱之弟也乘醉殺官妓杜紅兒
作詩百首傳於世紅兒直得一死矣

慰童僕示人

韋莊窮時賴内外奴僕之用作詩慰之有曰努力
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又曰他年待我門
如市報爾千金與萬金其言雖但其事難期而其
情則可悲後唐込入蜀爲平章不知能報此二人

否百韻詩亦起于此

丘道源詩

遊至山陽郡守召之夜飲望月作詩曰醜卻天下
美人面正得世間男子心又至儀眞太守召看牡
丹作詩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教此卉太妖妍王
孫欲種無餘地顏巷安貧欠買錢曉檻競開香世
界夜闌誰結醉姻緣可卸村落桑麻處田叟饞耕
婦不眠又至五斧以詩上太守云碧睛螢蟬頭纏
布黑面湖兒耳帶環幾處漫臺背枕水四周城郭
半同山又云廟上腥臊僧兒子戶中濃血吐檳榔

又云風腥蜑市兮日上瘴雲紅康定中嘗上觀風
感事詩三百篇往往譏刺權貴嘲宰相張士遜詩
曰中書堂了朝綱後方始辭榮學退居又嘲張耆
詩曰西鄙用兵閒處坐可能羞見碧油幢又嘲執
政曰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遷金銀一
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且以詩多及
朝廷休咎欲是言於上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古有鄉校議謗市其斯人之徒歟皇祐中

以爲光祿寺丞有詩云三聖艱難平九有幾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民窮士卒驕太陽日日無光彩陰霧漫漫甚可驚臣道昏蒙君道蔽天垂警戒最分明太陰度度臨南斗南斗當寅屬艮官月是大臣艮是主何人敢爾竊天功太祖艱難恢帝業庚申起曆到庚辰庚辰自是元九數國事邊機合鼎新大遊太乙臨西北便有干戈動域中五將三門如不會謾言邊吏盡英雄小遊丙午歸東北內外宮中兩相來客筭雖然二十五其如迫身也成災好是四京兼九有人人盡著窄衣裳天垂芙意還知否急迫須憂萬事忙取士只憑詩與賦謀猷方畧悄無聲今朝正是求賢際又把科場引後生枉費民財修郡學總言丞晉比文翁共中只聚漂浮輩敎化根源恰似空 道源名滄[illegible]人天聖中進士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歷官殿中丞嘗語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至池州一日起盥沐索筆爲赤草詩畢端坐而逝年八十一殮時衣空衆謂屍解後數年有黃衣人持滄書抵滁家人啓封持書者忽不見書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衆數謫爲泰山主宰

王梅溪詩

梁清之東地名左原中有古井深數丈時冬旱水枯井僅盈掬有女子數人挈器而汲綆絕溜墮俄有男子銳然解衣入井取之旣而不能升震山谷井深石重咸謂壓者必糜粉矣越三日事聞于邑尉周以職事來環井而視惻然嗟悼命役夫具畚鍤扶石取骸將以葬焉自旦逮午猶未及[illegible]旣而役者驚相告曰井底有聲其鬼物乎周曰此陷者不死須吾以生於是捐資募出之衆力爭奮頭顱稍露而語可辨矣上石撼動勢將復壓救者驚潰周乃整衣焚香叩井而拜命工植板以捍石危墮益以繩錢哨役夫俾蹈死以救時尚未飯吏以進郤之曰必活人而後食日沒井昏繼之以燭用長綆繫衾挽而出觀者數百人讙呼震動喫與之梅溪日學其事作詩一篇以紀周名郃字嘉成婺州永康人

君不見溫公年方髫齔時倉然擊甕活小兒至今遺事在圖畫活人手段眞可尙又不見耿恭昔年困疏勒孤城鑿井臨千尺整衣一拜精神通俄頃

枯泉飛爲液渠清有地名左原地幽非古知幾年
一朝陷溺誰氏子萬石壓腦沈黃泉路隔幽冥生
望絕三宿沈冤豈能活鬼神莫救功莫施天遣仁
人爲之出彩旆來臨驅五丁抉石求屍俄有聳頭
顱乍露語未辯人疑鬼物相視驚拯溺辛勤功未
果土圯石欹紛欲墮爭言陷者不復生救者徒遭
顛歷禍梅仙惻然臨井匆焚香再拜祈彼蒼散金
募衆蹈死救手植板幹加隄防土石相銜危不倒
虀粉餘生僅能保須臾奪命鬼窟中萬口讙呼喜

填道翕然輿論咸奇公興車行將達帝聰感物誠
居耿恭上活人手與溫公同況公才學俱超絕吏
隱邪能久淹屈使君前日飛鷃薦循事詳明已廉
潔餘生桑梓居此間具書日見非妄傳太史採詩
備見取願付銀筆書青緗將見大書特書屢書不
止此史筆芬香此其始

桂下十二子詩

竹子脩　井子深　梅子先　桂子蒼　蘭子芳
呂陽子仙　黃子嘉　丁子素　柳子春
槐子夏　菊子秀　黃子野

有詠史詩一百六首君自伏羲至周世宗皆自由
余至徐有功

象棋詩

小藝無難精上智有未解君看橘中戲妙不出局
外屹然兩國立限以大河界連營梟中權四壁設
堅械三十二子皆一一具變態先登如挑敵分布
如備塞盡銳貴勇持重何彼怠或遲如圍莒或
速如入蔡遠砲勿虛發冗卒要精汰負非繇寡少

勝豈繫強大昆陽以象奔陳濤以車敗匹馬郭令
來一士沒黥在歠俘將策防得雋衆稱快我欲築
壇場詵可建旗盖藥候天機淺臨陣識向背縱未
及國手其高亦可對弈捷敢饒先諱輸每索再寧
爲握節死安肯屈膝拜有時橫槊吟句法尤雄邁
愚慮僅一得君才過十倍霸圖務斤弱兵志貴攻
昧雖然屢尅獲詎可自傲怵呂蒙能械羽衛瓘足
縛艾南師未宜輕夜半防斫寨

到後村詩

後村詩自萇弘至劉蕡爲十臣尹伯奇至唐寧王
爲十子伯夷至司空圖爲十節許由至汾子豹者
爲十隱荀卿至王通爲十儒孟之反至劉琨爲十
勇廣成子至孫思邈爲十僊瞿曇至誌公爲十釋
衛姜至盧江小吏妻爲十婦召南媵至綠珠爲十
妾毛遂至周戴爲十豪鬼谷子至蒯通爲十辯墨
翟至李衛公爲十智韓起至桑維翰爲十貪尹氏
至馮道爲十險巷伯至張承業爲十嬖神農至韓
伯休爲十醫巫咸至袁天綱爲十卜項它至阿買

爲十稚漆室女至竇照爲十女各五言四句寄意
而已其臚列未當也

謝方石悼詩　註云是寅以去詩一册追念不已因成四韻

肱篋分明奈爾何鶴聲一一已無多朱絃自愛齊
門瑟白雪誰酬郢上歌分東定應供覆瓿苦心寧
復念填波也知不是豐城劍敢望神靈有護呵
先生口吃自爲詩云心自分明口不明向人堪笑
亦堪驚可應黑白令難辨大道糢糊過此生

項潮詩

項王廟有李山甫題詩云爲虜爲王盡偶然有君
羞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
俗傳有云仗劍爲何惧舊恨漢家今已爲幽人平
分天下猶嫌少一紙金錢値幾文雖非詩亦有好
嘗謂項王之死正在不渡江方有些氣槩一下船
便索然生爲擒虜死爲怯鬼矣何者初起兵時氣
盛決死席卷而前自然成功今一番英雄業已做
過業爲逃虜氣竭情盡勿論自家羞見人江東子
弟亦決不來助杜牧之詩眞是可笑惟王介甫獨

窺其深

完顏亮入寇至和州于項王廟乞珓交卜渡江不
吉大怒欲焚廟俄大蛇出屋梁後林木中鼓噪若
數千兵至亮驚而逝

白櫻桃詩

櫻桃有白者韋莊詩云王母階前種九株水精簾
外看如無只應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瑚白露珠

香人雲詩

高子章蘭谿人能文章晩年謂其友杜端父曰吾

先世封樹之地兩桂當庭屹若古君子對之則往昔之典刑儼然吾取蘇文忠公何氏讀書堂語扁曰香入雲子其爲吾賦之端父隨占近體云緣曾分月種故發入雲香予章曰似矣請吏散語端父再屬長篇云山麓有庭存古意不種凡花惟種桂苦封薛㓨逬蟠鉞雪勁霜頑聳蒼翠栽培豈解一日成愛惜至今尤不易來人不必問典刑對此儼然前輩是樹前翁仲不可求樹下子孫能幾世子孫立竹滿庭除前人於此見心事近年喬木幾家

存是中林壑何階翳前人種樹愛讀書種時已盼書中義後人讀書念前人對樹頗能歌蔽芾八月九月秋風高金丹變化乘飄颻剏元顧祖歸寒殿仙香直入于雲霄老兔凝蟾開鼻孔奏微虛皇應得寵虛皇錫賚萬瑣瑤賞君愛護月中種

雙頭蘭詩

金似孫植蘭于庭自號蘭庭其蘭忽開花雙頭吳應奉爲之賦詩金和云手種盆蘭香滿庭剛來趣味獨幽深敢誇雙蕚鍾奇氣秖根孤根出晚林長倩生男不得力滕公有女淑縈心援琴欲和春風曲却對毉寬費苦吟西京雜記長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金男女各二故其詩云然

瑞榴詩

嘉靖二十二年瑞峯陸太學庭中盆榴重樓並蔕同郡太史程文德詩云何處盆榴有異花銀臺仙吏陸君家已知多子非凡種今見丹心更瑞葩並蔕紅蕖憐艷態重輪赤日擁青霞知君世德原忠孝西福層層正未涯徐姚都督僉事孫堪詩云炎夏繁朱英柔枝解無力烈烈娶秋風耶耶露衷赤

竹生室中

括蒼王叔誠爲倪山長家館賓其齋室中生筍一莖叔誠奇之愛護勿折長踰尋丈幹葉猗猗有拔俗離羣之意叔誠因賦詩云書齋壁左生孤竹似與騷人伴幽獨高節不承雨露恩此身已免斤斧救色侵書帙長猗猗歲寒相守仍相知吁嗟竹壽不可期後人見詩當愛之童艮仲亦有詩云筍穿苔砌到書房愛護成竿過壁長秀色不須承雨露

子理奔還武昌 高皇忿其城久不下將屠之忽
軍門外有自稱詭譎秀才求見者 召入曰汝安
得尚在此語良久復命題西山夜雨詩徹復進曰
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肯與周
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 高皇會其意即下令還
建康命諸將守之初吳人將乘虛入寇至是其謀
乃寢未幾、 高皇再行武昌始下比登極屢下詔
物色之竟不出永樂間忽歸田而色瑩然復出遊
搢紳或以范增目之而多其豫識云 聖祖有增所

不及者

賦詩言志

劉伯川泰和人家富而輕財年四十有田數千畝
一日悉散予其親閭并臧獲一切遣去獨與其妻
處敝廬數楹僅蔽風雨旦暮饘粥而已平居不與
俗人接然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
孟潔游伯川村中二子皆其故人子禮款特厚一
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
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
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印景一首云飛雪初停
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
梅花過野橋伯川傾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
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爾士奇笑曰寒
士寒士鼎彝器也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子其勉之惜子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為
庶吉士而卒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少師生于袁州宜春之鳳臺山蓋元至正末其考
君子將者[illegible]亂而至公 公嘗送袁守詩曰老

夫猶記鳳臺生至嘉靖中尚有別業存焉
少[illegible]代孫[illegible]歷官內外皆 神宗中年前
[illegible]首[illegible]正[illegible]文貞四朝御札長短叶楷稟
封以進因親將致不報寅秋字義臣號飛瀑有才
略以憲長征播死軍中贈太僕卿廕一子

野史詩

楊文懿公守陳其先未有仕者至公與弟守阯守
隨相繼發解父子兄弟同朝者七人居第在縣南
鏡川有野史作詩一律獻公云昔年曾向此中過

門巷幽深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
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
看新第宅煙波綫棹聽絃歌公歎賞不已謂叟曰
君詩誠吾家傳也珍藏貽後欲飲食厚餽之固辭
而去

詩句

呂紫薇詩云春盡茅簷低着燕日高田水故飛鷗
共滕王閣詩云小艇元從天上來白雲自向杯中
落

種樹爾春仕編茅待雨過

僧螢集詩云晴看漢水廣秋覺峴山高

朱宸宇寵之安吉人少好學爲晦庵先生所賞恬
澹不仕燈夕思人招之不往謝以詩曰賴有半窓
知我月巳多一點讀書燈

張之翰有鏡燈詩云一池鉛水蘸冥火半夜金星
犯太陰人呼爲張鏡燈

溫州永嘉縣民朱良覲良直信婦言爭財而訟時
何文淵爲太守知其故以天倫大義勸諭判辭有
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序分之句其人感
泣退修親睦

余入楚從馬行沙中沒踝跡深數寸輿人曰馬坎
見又武陵谿中架魚梁以其網邏捉因水緩急甚
有製余友溫允文深喜之賦詩曰沙晴銜馬坎水
激鬪魚梁真妙句可入唐選

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王右丞詩也允文用
爲門聯余曰子出門纔得幾步乃用此惟永樂中
余肅敏士也年五十餘于萬全稱洲洋爲賊所俘
至日本擬其國俗祝髮爲浮屠久之乘間泣言母
老在堂俗惻然白其主得釋遂率其徒賦詩名萬
里一歸人卷以贈之及歸母尚無恙而年已七十
餘矣

祝融口號

祝融峰有道者口號云大道應修及早修世間萬
事總虛舟勸君莫戀黃堂印歸到青山兔白頭似
爲本處太守來遊而諷之者

過李全詩

雖一峯之論雖由李文達賓學士陳文主之文死
山陰薛御史綱以詩挽之有九原若遇南陽李之
句今錄其全文于後學士先生早蓋棺雞歌聲裏
路人嘆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塩井
已荒今日利米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遇南陽李
爲道羅倫已放官

大明易覽

天順四年五月丙子朔壬午江西萬安縣民羅學
淵錄詩歌三百餘首名大明易覽以進中有詠

蠶風割祝婦及阿諛宦道詞多謬妄　上覽之怒
出其詩命法司錦衣衛會諸大臣廷鞫坐造妖言
律新命禁錮之

中興詩

一名公謂　昭陵詩云聖主中興陋漢光詩家用
語跌宕自不甚拘雖然漢光何可陋惟我
太祖遠過漢高陋之或可然要非　太祖之心
世宗入繼大統斷續之間能革弊政則可謂日中興
非少康光武不足當臣子諛語那可承襲入大家
作手

走馬燈詩

余與董伯念分詠走馬燈董正雄感余結句曰炎
炎誰稅駕蹴踏是歸程伯念捏紙筓然黃平倩亦
有詩云團團遊了又來遊無箇明人指路頭除却
心中三昧火刀鎗人馬一齊休更快一云平倩詩
見楊用脩集未及考也

俚詩有本

茅鹿門先生文章擅海內尤工敘事誌銘　國朝

諸大家皆不及也晚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語多
率易次子國縉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
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黃洎已先之矣
洎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
御試日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
准今如出一手然則先生未可笑也

月君有附內詩中一聯云神僧尊聖陀羅呪佛授金剛般若經即此堪備隱者矣貴有探龍釣磯二集作詩甚多中以東西南北爲題

詩讖

彭教字敷五吉水人天順甲申狀元有才氣頗負善屬文在翰林稍收斂過于刻厲作詩時遇讖諷狀元眼界歸省餞以詩云何用有才如董賈不愁無命到公卿或云上去二字可爲敦挽詞未幾卒年四十二人以爲讖云

華空塵

華鯨章丘人以繪事妙天下每落筆輒題咏其上云空塵詩畫故邑人稱曰華空塵云兼工詩其佳句云秋老留紅葉風來轉綠蘋雨霽閒啼鳥風停數落花鐘頭留宿火花徑鎖秋雲愛此疎林月兼之一磬清評者謂有庾鮑之致云

集杜詩

自古名臣才士困阨者多諷杜詩且集句遣悶如洪忠宣困松漠諭欽表文丞相囚燕中皆沈酣於此若與飲食俱蓋悲壯感慨即具會心真是窮苦中好友即此便非諸家可及

夏忠靖詩

夏忠靖公會宿我湖慈感寺有貝葉曉翻龍側耳珠光夜吐蚌傾心之句又登道場山有泉迸石梁存虎跡寺名金蓋擁龍蟠之句俱切實可誦公之父名時敏洪武癸丑以布衣召有才學俱優之褒授本縣教諭

處士和韻

顧榮吳人晉名臣也今吳人亦有顧榮字大順以處士稱能讀書敎授里中有兩尊宿人無敢抗榮與接一日爲百韻詩馳云立索和用之榮不視令門人唱韻倚席趣成還報詞又勝焉兩人大驚有慙少酬酒格傳之然不校他日遇諸塗其人愧匿呼與揖戒曰與且過矣榮日向彼爲酒使耳即求以報不亦酒乎儉朴惜禍卿人愛重之孫雲鳳進士守京兆有名今駐常熟之顧墩

困賢詩

邵二泉有國賢詩一卷皆以哭李西涯者辭極悲愴陸儼山深與修撰何粹夫瑭盛希道端明謁文正丁私第議及國事公手揮雙淚不能已儼山以詩哭之末二句云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雙漣邵陸皆賢雖門人決不阿所好其言如此則西涯之為人可知未可輕議也

作詩送劵

江西趙尚書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之一日常作詩及劵送之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

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褉事今非晉桃洞仙人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有幾年春尚書慚歸其劵

王翰士

王翰松江人兇暴淫虐以死瀦其宮久矣後鄉人錢溥學士還里修宅第用丁夫築基有老人趨事甚勤慰之曰負且勤士甚美何自來耶老人釋負對曰箇便是王翰士錢且愧且駭遣老人使去某公因即其語為樂府以諷焉

錢學士瀛洲人玉堂金馬當青春歸來故鄉廣田宅築室役使官家民不問老與少荷畚負鍤來鄉鄉老父負土殊殷勤學士慰勞方逡巡對言此乃王翰士學士流汗魔而嗔君不見翰之惡通於天翰之死何足憐詎知富貴不可恃覆車之戒猶昭然學士讀書破萬卷底事老父之言是殷鑒

雞伏雛

山中田家有雞伏雛無腳鼓翼而飛蓋晨化也范平仲有詩云羣雞唱罷山月落一雞巽冠却無腳

膈膈膊膊轉雌聲乃與雄雞相對鳴有翎飛不高無足胡能行徒為牝晨禍門庭羽毛之孽何由生氣淫運乖非祥禎德輝之鳥翔千仞安肯下食與爾相喧爭

猛虎行

壬子夏六月有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過紙廠二四自林中突出噬其半以去降人僅身免許公杲為賦猛虎行

邊城猛虎日蹲踞厲爪磨牙過豺貙不能噬虜偏

噬馬餓梟突起誰爲虞昔年敗北昆陽戰今見穹廬盆股幷降人萬死幸歸來何意遺雅恣跳踐撏肉能飛似綦蓁考精解學九方堙一吞數十未屬厭咆哮猶說道傷人何不紿徒庸侶請勝窟雲錦千群還棲棲降人驅馬能幾何充腸一飽無遺骨安能弘農化太行渡河北去惠蒼生又安得中黃選絕拔手摶太行驅彌類

小國引道神

廣東有道士年九十九狀貌奇古目光射人自言

來自交趾別號漫叟因渡海船壞結庵於金仙水石上養二雞大如到掛子日羅桄遊啼即夢覺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蟆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盆中時使出戲衣褶常以詩自娛詩云流動乾坤影花露雨霧香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鼓角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汙禪林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知所之

季芳小西湖

岳季方以閣臣出爲興化太守城中有水自西來堰而滙之立石爲記題小西湖三字道勁有韻婿曹石者因騰詢者彭惠安邪人也力明無他僅得致仕公憑几上一紙飛下中有一絕句云年來爲戀小西湖塵世飄飄一幻軀日下雲生扶杖天邊露滴掛冰壺宛然手筆其子亟入公書室見硯有墨汁筆濡如新

石東夢思

葉天裕字順父號石東洞庭山人工詩有警句年

三十餘娶妻於吳江遂家焉萬曆初有故人官於湖湘往訪之去三年不返或傳初去卒於丹陽道中縣令知其詩人買棺斂之其子扶柩令復資之以歸及啓視髮黑不類姑葬於所居之旁後有傳葉題詩於太白樓歲月識甲戌云徐尊庵先生有詩云湖海萍蹤任所之杳然長去失歸期詩飄零落今安在旅櫬虛無汝自知遠宦故人曾過否酉家稚子但傳疑游魂只道鄉關近頻向清宵入夢思

四喜添字

相傳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隆慶戊辰科有以敎官登第館選者吾師山陰王對南師相戲曰四喜只五言未足爲喜當添二曰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某公大笑曰莫說莫說是敎官金榜掛名時了聞者絕倒壬辰科問翁青陽正春以敎官登第賜第一甲第一名余同館黃平倩戲曰四喜七言猶未了當于後再添三字

衆問之曰第一句添日無珠子二日暮可見三日選駙馬四日中狀元翁尙亦解頤

謔詩

郁勳弱冠爲華容令素戲謔作詩曰華容知縣是區區三甲多因不讀書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同知總上司怭褱無心吞冷飯閒中有口嚼乾魚前世業緣今世苦華容知縣是區區

吳明卿二子皆肥而矬又皆饒才致喜謔嘗往謁汪伯玉辭歸索贈言汪知其好詼諧也乃口占云泰伯由來有後昆身如泥塑面如盆喘月一雙肥水牯拜風兩箇壯江豚並肩儘教塡深巷獨立還堪塞大門共矜自謂稍清於兄乃啟汪云小侄不似家兄太胖老伯何不少分別汪即應聲云我正無結句只以兒此念足之懸知梟那無君分不必爭長跐腳跟

秋蟾詩

范秋蟾者台州塘下戴氏妻也琴棊書畫靡不所精尤工音律一日其夫與客同賦詩吊泰不華未

就秋蟾出一律曰江頭沙積正交舟江上人懷百戰憂力屈杲卿生罵賊功成諸葛死封侯波濤洶洶鯨橫海天地寥寥鶴怨秋若使臨危剛苟免讀書端爲丈夫羞時戴與方谷珍婚張士誠遣能詩妓女十餘來見谷珍送至戴與秋蟾角藝無所軒輊及其行也秋蟾又製一新詞被之管弦送之凡十乖張妓大服後戴將敗婦女皆溜泆爲桑間之音一日忽童謠曰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帶烏摘箇大姑摘箇小姑巳而

洪武末年戴之家竟籍沒惟出嫁二女在此其先讖云

丐詩

詩丐者樂安人李姓名與生年六十七患風痱遂條戶箝眼喎手攣欲食則仆卧於地乃能下咽欲言則畫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董侍御時望未第時往鄕會中丐適至命令獻董詩丐首肯須臾就中云鵰鶚直衝霄漢遠瀧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展爲霖手莫道蒼生望八荒董禮而食之欲使養于官辭以老母在遂爲送其事時望成化甲辰進士孝友廉潔有雪峯稿

恠詩

宋時涪川謝諤胡昇讀書於峽江之頂山寺夜坐窗外有聲破紙隙窺之霜月皎然小木橋有一物如黑猢猻蹲其上須臾又一物如枯槎長二三尺與對蹲俄而逡巡起黑者先吟曰風定長林靜雲深片月沉誦之數過白者續曰寒霜打枯骨夜味嗣聲吟互相稱賞忽寺犬自竇突出且吠且逐俱踣而去

宣德間安福華巖寺僧忽於月夜見兩矮男子行吟其一云幾度人間結善緣百花叢裏鬧喧天纔亂一去無消息獨坐空階五百年其一云梵語無多語空門即善門夜深風露冷有口不能言後頃之漸沒入地循跡掘之得無舌銅鈴一銅鈸一云

誕妄

姚嗣宗題崆峒山寺與張元雪詩宋人以爲奇而誇之姚曾入希文幕府亦一無表見此等事皆庸流不得志者作誕妄語欺人可唾原不足稱詩或者乃以此等人爲豪傑可用善乎袁益之言曰夫吳安得豪傑而用之使吳有豪傑之士則勤王不反矣

賦

賦之名色最多乃楊夔著溺賦以戒田頵則又可笑矣頵事楊行密謀叛而頗好文士故褻佞之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楊再思亦此意也

六合賦巳自可笑至黃滔有太極賦甚于六合矣

又有乾坤篇雖非賦體乃亦賦之意其餘東西南北之題又紛紛不可紀也

遊客酬嫌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于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献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匹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侯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又張齊賢記云梁祖讀至此令軍士諷誦之赦一字酬一嫌不責前事

書家之祖

董北苑曰劉德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德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然三國志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諸賢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叟卿大書

石叟卿真書大字妙天下湖州經史閣石學士書隻礎間移書門之兒宮墻已亾之久矣必有沉淪處再當加意

草書第一

張士遜生百日始啼既拜相致仕仁宗遣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卒年八十六子友正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古帖中時時有之

偽趙

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尋效趙松雪并媚可人時染古紙偽作趙書猝莫能辨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用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甚多并其屋一日盡燬人多傷之

書法論

李善長之父號恐菴善大書撰書法論

扇上山水

蕭賁齊文宣王子良之孫也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爲遥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有西京雜記六十卷

幸蜀圖

宣和中求畫甚急而明皇幸蜀圖以名不佳故不敢進徽宗微聞之心動曰此天也果有北轅之禍終不能逃

村梅

蕭州有大梅樹如數間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楊補之日臨畫大得其趣以進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敕村梅更作疎枝冷蘂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張其梅蜂蝶競集驚怪求之補之業已物故

毛理淺深

牛虎畫毛馬不畫毛沈存中謂虎小可畫毛馬大則否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余謂虎之威在聳身振毛牛大虎小毛皆可畫馬在神駿驪黃牝牡之外只著色不著毛此古人微意

元章亦去

米元章少名黻其印文曰火正後身之印生于皇祐之辛卯卒于大觀之庚寅出守淮陽軍將發預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櫬時坐臥其間閱案牘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謂僚何自謂來從衆香國其去亦然昇歸葬丹徒五舟山之原增吳激爲金翰林直學士有文才

墨梅

趙文敏喜畫墨梅印以水晶宮圖書杭州有瑪瑙寺或戲以爲對遂棄此不用而梅亦少畫此可與滾馬之說相表裏

常國賓

世廟末以書學校士入穀者隸于官金陵人常國賓爲首久之以印局大使爲府照磨縣丞數平巨寇有功致仕歸色養三十年向學刻苦自勵能詩歌恬澹超然物表亦奇士也

逸致

蔡一槐字景明晉江人僉楚臬貴有蘇子瞻祠鄉貴人請以爲居室不許貴人他請得之一槐過黃則貴人室已成必復之毀而重建乃已尋遷東粤參議坐前搆失官有逸致愛法書名畫善小楷行草作墨蘭石竹具有意態琴奕奇意對客奕至忘日夜拳石片硯古董小物玩弄移時不知饑飽一草一花靜覩獨會罷官後遨遊江湖間十餘年敝履布衣莫識誰何也年八十餘卒

似王韋

陳勲字元凱閩縣人魁庚子辛丑鄉會榜歷文學博士戸部郎謝病歸終日扃門却掃嘗一至烏石山閒客辭即悉識佳山水心輙動畏客輙不往其友董見龍嘲曰世皆如子直須以環堵爲天地即日月山川皆爲空設矣大笑不爲意指庭間花石瓦水盆此非吾之五嶽江湖耶其爲趣如此多材善畫妙有詞翰雖不出戸目揣摩筆研間有以自適其拈筆造次必擇言不爲近語詩入唐人室宇與書皆精妙人實貴之見龍評曰讀其所作如入清溪梓曉月兩山倒影蕩漾于舟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近如遠其清言瑩骨雅步繩趨不失尺寸酌于古今之間動中倫慮亦似其爲人又曰元凱盛年獨居似王右丞終日焚香嘿坐寄懷清遠似韋蘇州然右丞有輞川差足樂元凱貧無一林亭可適卒而後有紹興之命視之蘇州猶爲不遇然其出處語嘿蕭然韻致則二子莫之先也

寶訓

近見鼎輿一刻謂宋有寶訓閣直學士閣中所貯乃熙寧元豐實錄正新法用事之時以爲寶訓則用人行政兩失且以名官是明爲士大夫立黨其說甚佳攷宋朝諸帝多優文事兼長書畫每易一朝必立一閣貯其著作曰龍圖曰天章各自爲名各置直學士寶訓爲神宗而立非爲新法亦非爲實錄也至徽宗乃立書學畫學博士書則米元章畫之流傳甚多佳者識以御寶非徽宗筆也

鹿馬

余鎮中有御書閣相傳爲宋高宗南渡過此留徽宗畫鷹一幅而去又趙松雪有滾馬圖一卷僧世守之袁胥臺戊我湖宿其處題曰御書閣下鷹還在名義菴中馬尚存名義一曰法華即御書所粉處也今菴閣如故而二物失之已久且胥臺見時是嘉靖初年事失去是六十年前事益小沙彌竊出歸董氏質庫中僅得銀二兩事覺僧往贖不可得訴于太宗伯潯陽公公厚贈留之然非所甚好爲茗頭持去不知歸何處乃孫青芝解部問于祖不應細訪求絕無踪跡蓋妙畫通靈必鬼神所寶化去久矣

梅蛇

鎮西北可十五里曰梅林中有大梅樹一株可蔭三十筵宋高宗過潯憩其下因稱曰上林方到巷有一巨蛇銜水吊首而至梁魚尾之日夕爲常若有意者高宗舉筆題其首作小壽流下悞之而去子鎮南五里古寺中徧焉今有康王橋橋之西爲康王寺廢已久矣一老儒每言鎮之大橋下常有巨蛇横亘如木舟碍不得行又居人數逢于路兩眼如燈火見頂上有康王二字又或蟠于店樓上第不傷人人既數見亦不爲異蓋其時人烟尚稀最初高宗過之乃一荒落見草菴景致不覺留連今聚且萬家人物日盛蛇亦非容身之所老者死幼者不及聞離人口角且五六十年天下大矣何所不有姑記之亦鎮上一件志惟典故也

好譚

王弇州不善書好譚書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自聰明人說話自喜自命自占地步要之鬼豈獨在腕而眼中之神亦未必是真是何等神明也此說一倡于是不善書者好譚書不善詩文者好譚詩文極于禪玄莫不皆然而袁中郎不善飲好譚飲著有觴政一篇補所未足嘗見某公文集門門皆有議論皆有著作亦是此意此法要之可傳者別自有在決不以兼通並曉推而冠之九流百家之上也古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玄宰于書畫稱一時獨步矣然對人絕不齒及戊

戊分獻文朝齋宿余問曰兄書法妙天下于 國朝當入何品曰未易言也再問曰兄自負當出祝枝山上且薄文徵仲不屑耶玄宰曰是何言吾輩浪得名耳枝山尚矣文亦何可輕比因舉筆寫十餘文宇曰着意寫此曾得徵仲一筆一畫否看來此句是真心話又黃昭素嘗曰假如各經咒佛過佛方解得講得雲棲和尚曰它鄉人說鄉語只是自家曉得佛圖澄聽鈴音與麻襦問答豈容它人插入片語耶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三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三

湖上朱國禎輯

元定推演

紹興辛巳蔡元定在順慶堂推演後世子孫休咎賦云順慶堂將後世推子孫紹復承吾書四傳學業家還在五世因貪入產除紳俗流風六七代繼興遺跡八九渠數終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爲吹噓厥後子沆集書經傳註盛行于世而孫模杭輩相繼表揚曾孫希仁以貪酷籍沒成化丙申巡按御史尹仁入閩夜夢一老人囑求棲身之地即其姓名曰蔡某也及至建陽訪蔡氏子孫得其所傳家譜閱之見西山推演後世之詩中預有姓名不覺悚然即捐俸爲建傳心堂蓋其賦毫不爽云晉江蔡松庄先生云周子出則生一卲子知數學朱子出則生一季通知數學其揆一也

興復舊窩

洛邑水南兩農相鬨訟于府言耕時有石一方出田中共一云已耕田而得之一人云出自已田中

紛紜未已守郡者异其石于府視之有文曰大明景泰巳亥知府事者虞廷璽爲我復與此篇博古者辨其地知其爲康節也往視之盡爲禾黍遂於其處闢地建祠一區復上書巡撫大興殿宇殆至百楹

太乙數

我湖甘泉先生吳琠精皇極太乙之學人有就學者多不能盡惟何天衢盡得其術自知咎徵死兆何湖廣營道人字道亨官湖潘臬長平湯毛九之亂陞工部侍郎

石蟹

鄒浩謫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飲汲于數里外後所居嶺下忽有泉湧之極清冽名曰感應泉亂石之下得蟹二枚自放于江曰余至五嶺不覩此物數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邪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實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矣未幾泉忽涸疑之有人至門厲聲呼曰侍郎歸矣求之不可見次日果拜赦命以龜山乾詩有泉甘不出户客至豈無神之句

龍駒

葬梓翁政和人朱季爲太學生元混一天下遂歸隱于滿月山嘗言其先世家九峰山下畜一牝馬舍側有龍潭馬入浴其中龍與之媾而生駒爲龍首馬身狀如負河圖者有父老曰昔仲尼筆削六經而麒麟出今朱晦翁表章四書而龍馬生聖人之瑞也晦翁聞之遜不自居謹視舁徙後牧於山椒竟失所在

蛙鳴

錢恭惠王鎮明州浚治前湖涸池以禦火既而太守李夷庚復浚之以其土益鎮明嶺之庳薄莊州治寨山之勢池與州學泮池春間蛙大鳴夷庚禁之不鳴鳴時必兆掄魁有驗

寶山

平江伯陳瑄以四十萬衆修海塘八百里於嘉定東南築土高三十丈爲海舟表識文皇賜名曰寶山親爲碑文先是居民夜望其地有山影至是

乃成若有神兆之

巨儒之象

宣德癸丑溫州守何文淵于明倫堂集諸生講書有羣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聞如雷顧謂諸生周旋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子必當之周果及第第一

晦菴

劉文靖官修撰時有薦為督學者文靖筮之得咸之九五爻其晦無悔公曰此周公教我也自號曰晦菴今人皆誤書為晦菴如祖遜字士稚今俱誤曰士雅如此類甚多

甲乙之料

章楓山先生居白露山下好獎接後進和易不事邊幅每對諸生云甲子以後天下必多事乙丑孝皇賓天果有劉瑾擅權之禍豈心靈豫識抑別有術數致之耶

旂兆

劉五清瑞成都人以檢討忤逆瑾告歸時江水險惡奉母僑居澧州有姦人謀害倡言曰斯必逋逃人也奏于司禮監可立殺乃寄懲一惡少持奏北上闔境洶洶謂禍且叵測劉亦自分必死禱于城隍神兆曰此蠹賊庸何傷印綬自天在火之年瑾得奏快甚將捏 旨來逮忽眩而止既甦擲去不省明年寘鐇反果肆赦瑾亦及誅奏者遁去姦人迄不敢逞計其數庚午六月也為作記著其神後官至禮部侍郎

肄器修祀

漳州學樂器久壞太守陳洪謨遣人求泗磬請神樂觀知音樂羽士選俊民百餘人肄習仍刻大成樂譜傳焉適琉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合掌擦手稱歎而去一日習儀開元寺見寺後有朱文公祠已敝壞祠後有峰僧廬其下仍舊額扁為芝山書院以事文公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峰為配又遴選庠生數十人讀書其中士習丕變郡父老相傳文公嘗遺一聯云十二峰送青排闥自天寶以飛來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蓋若有待云

守漳之三年俞人居海濱者見有大鳥飛過遺一尾于水邊長七八尺五采炫煥衆以爲鳳尾拾以來獻俞寘之庫中略不爲異後鎮守太監遣人來取答以火焚乃得止

書院燕巢

繁昌縣治舊俯大江後有縹緲臺形勝極佳天順初縣內徙其阯爲豪人所占後奪歸官又有侵者萬曆四十年贖出建同仁書院凡有名士出則院中結一燕巢

閣額

四川梁山縣舉人來知德字矣鮮有高行遂于易學督撫交薦授翰林待詔不出額其閣曰優哉郭青螺素相善聞之曰來不久矣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未幾果歿

讖乩

吳淞江久湮童謠云要開吳淞江須是海龍王人謂工決難成後巡撫海忠介倡議開濬而董其事者則郡同知黄〻推官龍宗武也其言始驗是

時兩月不雨工亦易集殆有天意焉　又江山縣久無城議立輒不果有叩乩者批曰江山縣欲成直待金龍與後知縣佘一龍至城之蓋合佘之姓名也

吳江一士夫家扶乩者有神至衆未問而笑乩曰諸生何笑對曰我笑汝未必神耳乩曰諸生能解謎否閱且笑曰我輩能做文章何況於謎乩曰有二字作一謎與汝猜詞曰長十八短八十八箇女兒低處立混沌看來一箇字四面看來四箇不衆皆不解又曰我輩只會文字何服及謎乩曰爾說會做文字如何考了四等第二蓋爲首一生近考名數如此乃大駭服又曰費氏到至誠裏面拜我蓋王母在內行禮已先知之于是衆咸拜問謎是何字則楼米二字也

拆字

郭中丞青螺與蔡見麓冢宰同官於浙是時冢宰爲右方伯有引去意一日坐弘濟堂冢宰曰予爲我拆一字指堂扁弘字郭曰公爲何事曰予只拆

乎不必問事郭曰公意將引去而數未能公曰何也郭曰弘乎左為乎而無丨是未能引右為厶而無上是未能去公笑曰奇哉郭又曰非徒如此也堂扁有濟字公將開府齊魯武操江又不徒如此也堂字尚書而後歸土公笑曰是太字鑿後其言一一驗

贈硯錢

盧其號東樓扶溝人嘗供鄖城傳役見分宜舍人橫索鄉卒仰而呼天輿日幸有兒貴願勿效若人

為也王者聞而異之以一硯為贈曰此經生所遺為若子兆受之出遇人操一大錢狂呼於市曰蚤登科第因以相贈又受之視其文喜曰天所賜也歸示諸子且告之故使各勉焉一日有羽衣詣門與語語竟入語婦曰道人來呼我我行去矣遂卒子傳元萬曆丙戌進士副使兒弟五人皆有官職

堂上金紫人

建陽家民吳璋以財橫鄉曲親疎甚憚之每坐堂上無敢過其前必窺伺不在方敢入弟十九郎因窺隙見金紫人向堂立後有服朱綠數人少長儼立驚異之疾走入門乃無所覩私喜為家慶未幾璋以不法為邑丞所治至竄流遠方弟亦連坐黥徙袁州家貲皆籍沒劉侍郎岑買其室居錄是為請袁守免其弟歸因得服役門下適劉當歲除享祀偶於壁隙窺之金朱綠袍恍然曩日所見者始以語人

蹇太師父子

蹇英太師忠定公之子也娶馮氏久未有子忠定

公請楊文貞製詞禱于神樂觀齋沐親往夢有人語以道士寫祈文有誤視之果然遂生二子長曰霖中書舍人次曰霈尚寶丞英侍忠定鄉有隸卒服其侍郎之役疽發背委于塗見而憐之延劉御醫療之得不死遊句容寓崇明寺寺有中官一僕亦患背疽垂斃延醫士張榮療之而愈後英患肺疾甚劇醫勿效一夕夢神人告曰毋憂吾為汝增福壽矣疾果平

木龜

鄭賜爲禮部尚書待漏直廬夢神人肩一龜遺之公盛以槃視之乃木龜也覺而語同列曰吾其不食已越三日俟命 內庭日將晡忽眩瞀不能支僚吏掖出登肩輿至部喉中有聲轟然湯藥不下咽夜二鼓逝矣

際昌時

楊石齋少時嘗夢天門開遥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題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三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

神人紙署

嚴文靖公嘗夢神人出二紙一署文正曰此以授華亭徐相公其一署文清曰以授相公後華亭謚文貞解爲正公謚文靖點畫亦相近而徐方當國嚴居冢宰同心輔政神告之矣

高沈徐先兆

高文端南宇少遇老僧與談意合畱之僧言未然

事前中高論以科第名位年壽皆得其槩所欲問卜葬處久不敢言僧令擕榼過藕花居向一桑柘隙地坐即偃臥少時而起公亦未解何意後公卒賜葬卜穴正其臥地處也又沈繼山少遇一星士推筭終身事歷歷皆驗江陵奪情上疏謫竄自病垂死數日某言皆驗獨此乃大謬耶後日榮遇付之鬼錄矣少頃筭者至細問前書曰已悉必無他慮疾果愈數起至右都壽七十卒卒之年坦坦無恐怖亦不服藥蓋術者之言已定知必不免也徐文貞少年得一夢自登探花翰林謫官復召漸大大拜歸田葬處皆了了故所處夷險都不動心而末年卜葬湖州亦夢中所兆不以人言爲勸沮也

李姬

袁宗伯以興府長史從 世廟入承大統拜相賜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中酒迷寢偶夢一美姬扶掖起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公驚覺對黃夫人與語異之繼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沒入官至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宛

然夢中人也辭之不得夫人置酒令薦寢詩得疾
卒

五曲異人

翁東崖以僉都請告削籍歸遊武夷至第五曲有
異人揖手曰別久矣記得巖下授受秘語解公大
阨乎今可回頭矣言已忽不見東崖恍然趣歸得
疾卒於清流舟中又二日抵家眉宇欣欣如生蓋
公原以本兵召値庚戌之儆疾進以四十日到京
上猶逡之將從丁楊之戮夜臥夢一仙官自天冉冉
至御榻前手翁字下拜上旣寤釋然乃得以僉
都祝三關云

東崖貴時門前仆樹自起卒後樹卽仆

行通神明

平泉陸公試南宮時郡守王華夢謁帝庭庭下數
百人羅拜曰與善人則公名也守覺而異之比得
公會元報守語人曰此君冥行通神明他日祿位
名壽必皆第一至後果驗而公自少至老數過奇
險如頹垣墮木皆不能傷每出遊天日必熙明卽

甚風雨無不頓霽至老强健九十七歲歿贈太子
太保諡文定

紀夢

陳恭介有年未卒之先月餘嘗自作紀夢云萬曆
丁酉十二月十八日之辰余臥畏天樓之從吾齋
夢徘徊一山館中已而吳滁州敬夫倪博士章偕
至余曰此中儘有佳處吳曰適來舟故在試共一
遊遂相攜入舟中舟無梢人亦無僕從漸能自移
有頃轉入山口峰巒聳拔山椒一老桂盤根樛枝
下臨清澗飛花飄灑芳香襲人逡巡稍前遙望前
山中房舍甚都相與歎賞倏忽已至艤舟而登自
石磴次消泉出石間若微雨新過狀徐步入舍明
廠軒揭四無隱几寂不見一人徧除久之忽老僕
自外來詣前報曰館罷矣余第頷之又回指偉衣
冠數人自舟而陸若相就者二友曰此吾輩適來
泛舟路也遂欠伸而寤帷見隙際月影朣朧而已
念昔嘉靖丙辰南宮被放與吳倪同舟東歸中間
區區聚散亾論已卽二友化爲異物不啻一紀而

頃刻之夢堪爲惘然若老僕之言莫可致詰豈余病侵尋預爲捐館兆耶枕上漫成二調祀之夫人生爭壞所白晝明月而爭于善敗之場者千古一夢也勝紀乎哉又爽然自失已其二調云山之幽鬱盤丹桂臨清流臨清流花泉溶漾馥襲蘭舟筒中秋思空淹留覺來牕外寒蟾浮寒蟾浮同遊安在千古悠悠人翩翩挧來携手穿雲泉穿雲泉依稀玉宇不見神僊筒中徵明胡來前皆然孤覺成高眠成高眠萬緣如夢何在何捐蕊寄憶泰娥云

明年正月既望環非介宅而居者丙夜聞車馬雜沓聲竊窺之見籠火隱隱不下數十度聽馬橋而來上下橋址間呼聲甚微鷄再號始返呼復如之輒訝何物官人適爾深夜過訪詰朝走問則屬烏有越數日恭介卒

夢泉

有僧宗靜欲于杭州無垢院立三門土石無所取夢神人語之曰但于嶽下取之得泉而北且贈以詩及穴地果有泉湧仍得石刻雷斧劒神人詩有海變桑田因禹力持竿之者絕跡跡巖巒拱聳巨鰲形林木參差碧波色岌業峯前鋪像教僧夢中以鐘聲而覺祇五句耳又齊雲院僧文思等念香積所不可無井因施九朝之力地凡三易無一及泉鬱鬱不樂忽一夕夢有告之日鑿非徒勞良爲師苦泉之通塞緊吾是主念師之誠投師之所語竟指西北之隅覺而駭然驚恍然若有所得詰朝設香几揚梵音語所指之地鑿之僅丈餘脉絡寔通盎湲之而寒泉迸冽井於是而定焉

判土地

劉崇之兒時書齋文籍爲鼠嚙戲判土地云爾不職杖一百押出齋門是夜其師夢老人日某實不職煩一言於侍郎免斷次日其師以告崇之遂毀其判夜又夢老人日謝教授救解有少白金爲謝次早于書几上得銀一片後崇之果侍郎使金渡黃河先一夜河口舟人夢岸上軍馬數百有神人呼日明日劉侍郎渡河見泰嶽府指揮令我擁護爾等須禁小心次日崇之至值河水泛漲中流失

柁舟人倉皇無措其舟自風浪中直抵岸開河望水中若有數十人操舟而行者

夢真

茫湖李封翁名萬乎年四十八時得奇疾氣絕三日而甦云至帝所伏庭下遥見殿中紫衣者尾黄衣人掖以出道遇羣狙圍之翁躍馬奮刀殺狙晚至酒肆主人持簿相視覽之即翁詩稿所與語皆身後事病旦愈後二日盥手狙之毛血凝爪甲間夢非真夢真奇事也翁年八十三卒子遂尚書孫材都御史

索命

戴謙爲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即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三家獨瓦房入門有男子臥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傍曰欲救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鬭而死告以所夢舉家皆大哭婦人乃其妙歸寧者即捕居眞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教授王禮五經博士陳贄皆有記時正統八年四月有殞石之異

夢韓

陸浚川粲以給事中奏彈張永嘉謫官遷永新令爬櫛奸盜邑以大治上下多噎媢意鞅鞅求歸一日假寐堂中若有來訊然者曰君奚知韓子韓不謫陽山耶驚起曰異哉生平極慕韓然念不到陽山也後改其堂曰夢韓而洞山尹臺爲之記洞山蓋先生所識拔計偕者先生遂不復出榮過與昌黎有間而文章氣節則先後一揆矣

訪故址

陳鋼南京人成化乙酉舉人知黔陽縣有惠政陞長沙通判議役岳麓書院初渡江有僧來迎公曰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君來訪故址是以來公喜掘砌得故甓識曰陳某造適同公名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

傳佛

得作而江陵人爲吏部主事時削臣諫江陵奪情者或錮以計典執不可與夷陵王篆爭之强因求補外江陵沒鄉人株累無遺公獨皎然所部嶺北捕陳卿盜千餘人鞫訊僇渠魁餘盡原之虔人稱曰傅佛立祠祀焉撫贛中丞張岳與公兄作舟不相中遂怒公草彈文其母聞而驚曰是非所稱傅佛耶何可以兄故誣之事遂已後數月不令母知坐客室理前疏而屋梁忽墜碎其案夜復夢關將軍語之夷齊不念舊惡醒而駭汗急邀公及他僚

言其事旣悔且歎公神人所共與遂更爲知己薦于朝曰貞心足耐歲寒履柔梓獨挺琴杰懿行可表天日遺荊棘不累連枝

登龍門

魏廷川新進人父時雍少遇異人得丹書工鍊氣術里有祟厲治無不立驗寧庶人召而問之陽爲不驗者庶人怒囚之得間亡走或言之　世宗徵拜太常博士春詔蒐天下異書所至郡國守相給上意致金帛交驩亡無所受三年謝病歸耻與諸方士伍而一意督課廷川兼以儒成名閒青衿中嘗叩鄰溪神夢若呼登龍門者覺而殊自負後以歲貢授龍門令終

夢剖腹

盧柟夢至東海上遠望見霄椅雜駁金根雲霞照耀上下海水振盪遂作滄溟賦將半倦睡夢一人以刀剖腹抽腸尺五許瑩潔有紅黄色沃以水復內之遂醒終篇

神人送詩

宣德四年楊昺爲浙江僉事有賊據百丈山掠出金衢剽掠昺夜夢神人送詩云影入菱花秋月裏人如枯草洛陽邊昺寤曰賊在吾目中矣明日進兵圍其山盡平之後辭疾歸正統二年東西二楊學士薦昺可大任召見操鄉音擢廣東按察使西楊曰何爲土音對曰某世楚人奈何效齊語媚時至廣冬大雪人咸異之致仕年八十六終

彈擊汪鋐

馮祐山汝弼工科時汪鋐爲冢宰科道交彈汪猶

奏辯不已馮疏第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爲所斷馮佇立良久不得渡有人從橋下操舟菲橋則寤外雞鳴矣同疏同年潘十泉于正時在刑科上疏之夕夢一大缸缸内大黑魚一小魚數十大黑魚翻身一躍缸水皆渾小魚爲其所吞吞而復出若死若生者數枚有頃始甦不甦者二枚大黑魚亦死時汪復上疏力訐馮疏留中不出者三日矣衆慮 聖意不測時居漸山應奎爲翰林侍讀謂馮曰昨 聖上置公本于几上連看數次怒

形于色急召閣老李序菴時費鵞湖宏入 上大怒曰如何不與我處我怒不能進午膳矣二老進曰臣等待他自陳 上大怒連呼曰他肯自陳他肯自陳汪不得已疏上翌日 旨下汪罷去科道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愷曾翀而馮及翁溥等八人俱謫外汪亦尋死

星鈇

王鈇號蒼野以進士知常熟縣有盜輕兵襲倭與鄉官參政錢泮俱死之時嘉靖乙卯五月十四日也王贈太僕少卿錢光祿卿王以正德甲戌四月十四日生父母各夢有星若鈇者墜于蒼野因以名號曰蒼野兵出先一日邑有周解元夢兵還持與神主入城懼以告王王惡聞而言已邑人感其誼留一子占籍

夢桃

呼良朋隆萬間名將也既致政一夕夢上帝符召偕漳南吳司馬渡海征蠻見桃爛甚時司馬已卒曰及桃吾兆逝矣果庚寅三月卒司馬名華號小

江呼號益齋官都督僉事

鷹禽入窻

有鄭老人夜得惡夢占於善卦者卦云三月十四日己卯有横禍宜避匿不出城南潘家外孫也是日避之家臨水窻中靜誦蓮華經適待夾欧内官使從者放鷹猴於孫郭林野鷹逐一禽直入聰内同陞蓮經上老人驚以兩手亟按鷹禽俱死從者追及見鷹死執老人送欧内官所痛鞭幾殆追鷹值八兩乃知横禍之及不可逃也

虎跡龍風

平湖尹劉漢樓初第時嘗宿蕊山驛門外從人忽扣門求入問之云適夢神人促起曰虎將至汝可急入昨途中欲傷汝因見劉進士失跌而去明早視路傍稻田內見一頭兩膝之形深入泥中儼然虎跡也又丁左旗營雇舟往光化時薄暮微雨舟數十俱不解纜漢樓力强所雇舟獨行途中懊惱之聲不絕是夜抵光化次日報者云左旗營昨夜龍起舟數十隻一時顛覆溺死百餘人信乎死生有定數也

江夏來

正德年間華陰學久無舉者有蕭先生誨生徒勤甚一夕夢有告者汝何自苦舉子須江夏來爾久之尚不舉後有黃先生者來任衆曰黃爲江夏郡應矣仍不舉後有黃珵先生以江夏訓導至衆欣然曰江夏來矣果一人發解嗣後不復乏科云珵號逸菴雍丘人

夢兆相同

沈慶之年八十夢人遺布二匹曰吾數盡于此乎謂八十尺也果以其年賜死嘉靖間叅將薛騰霄夢人贈錦二匹擡之其末微少亦以七十九卒古今人夢兆乃相同如此

五老人

俞琳初爲行人嘗使周府舟次歸德感疾甚篤仰天歎曰丈夫志在四方即不幸客死命耳奈老母何因痛哭失聲是夕忽夢五老人鬚眉皓白語琳曰爾母壽高爾壽亦遠病當尋愈毋多傷琳扣姓名答曰此地五老人耳旦訪之則宋太子少保杜衍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平年皆八十廟食玆土者

禍淫

陸中丞垹嘉善縣人子中錫穎悟絕人一日與其生倚門有美婦過焉中錫心動其生忠之投牒神祠曰願得陰庇以遂柔中雖也中丞方寢夢神來訪曰若子無禮吾得請于帝矣若子當魁天下今且削爲老儒其生者本無祿玆將抽其腸旣寤召

中錫責問之以實對語未畢忽報其生祗腸痛絕
矣中錫自後日愚鈍終日痴目顧黎議中立知其
事嘗語人謂天道禍淫如此

衡山君

屠宮諭應埈乙巳冬病甚夢至衡山拜衡山君而
進之見大屏兩廡間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官至二
品增壽一紀覺起呼諸子曰我殆將死矣我宦遊
二十年官不踰五六二品增紀者其易歲之兆乎
如期卒

館賓爵位

梅司馬國禎為孝廉時時冢宰王公國光為子覓
禮經師未得其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
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王公同頃之即見
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參瘤以告王王明日往
謁麻城劉錦衣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曰有
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即托劉延之後王與公夜飲
夫人竊窺之依然夢中人也王語梅以故第遜謝
而已一日王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
易涯也少宰王篆曰孝廉已非壯年即明年得第
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老矣將恐不得待也次年
即成進士為縣令未滿十年為大中丞晉少司馬
贈尚書夢中之言始符梅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
不殺之報也

大司馬前驅

萬曆中廣平一時有五大司馬肥鄉張學顏邯鄲
張國彥曲周王一鶚廣平王遴威縣賈待問賈擢
陝西巡撫遷卒于臨洮巡按楊在雞昌夢兩別駕

同入告請為制府前驅寤而異之門啓報二人卒
午而公訃至二儒生驟白母買公召我母曰夢也
頃之又白如初是夕亦卒

大士題絹

郭青螺與劉淳宸同官閩中為左右方伯一夕劉
夢郭汾陽李鄴侯引之同謁觀世音大士為郭問
功名大士云取黃絹一幅來題其上云仗鉞終為
夏地遊長城大解聖人憂若期八座還京國暫為
馮唐渤海覓光祿云不甚解大士復批云問郭生

自知之次日光祿語郭亦莫之曉也又地意以爲寧夏尋晉撫貴州貴州昔屬明玉珍亦名夏非至貴州不悟也後以平播加右都則解聖人之登官亦至八座矣然在貴州者十年得請去豈非京國難期冀遂渤海留之驗哉

夢墨

唐子畏乞夢仙遊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名年五十四卒無子唐自作夢墨亭祝枝山有記

還環

唐維城字邦翰號兩峰莆田人嘉靖乙丑進士爲青州知府有惠政官至都御史卒見夢于所屬臨朐參政馮子履以玉環投之曰贈此爲爾子寤而舉子命之曰環明日夢復來曰吾爲郡神且滿舉公自代期以某日故以環聘公馮沒應曰諾遂病下血斗餘日忽忽與神接對語神趣之急馮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神曰若爾還我環從兒上取投之環遂暴卒馮霍然病已馮即禮部尚書琦之父維城守土時尚書以童子試見賞後乃爲立傳云

鐵杵

於杭陳其學夢兩僧趺坐室旁自後夜中時見火光熒熒正值坐處陳異之掘視得破鐵杵長八尺厚五六寸入冶不化時聞碧霞僧方募造羅漢貲徃施之鑄成二像宛如所夢焉今供寺中

十八尚書

禮部尚書李長春五世祖本南京禮部尚書爲諸

生時常有所徃其主人延接甚恭且出酒饌惟而詰之曰夜夢神語曰有十八尚書來故供帳以待公既始有文名聞其言益自負後行巴江有雙魚躍入舟中其一尾帶金綫色仍即躍出夜夢神人告曰君知魚之兆乎典謨要須再讀再者兩尚書也至長春而驗

薛公劍

蔣雲漢巴縣人徐州監倉夜夢白面大耳冠巾者來見曰我薛公之神也賜汝劍設有他虞擊之言

已忽有鬼物擁隨公如其言擊之輒仆既覺莫知所謂明日舟經濟寧下閘爲急湍衝覆見者謂不可救矣頃之手擊舟底解閘于外人趨救之舟即自正

觸舟沈香

萬曆戊戌副總兵鄧子龍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沈香一段把玩良久日宛似人頭發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于倭截屍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

龍南昌人驍勇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值一偏裨屢爲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沈香具殆憐而先知願與作伴作而日乎

夢之真幻

孔子夢周公志也不言文武莊生蝴蝶寓也不言鯤鵬今人學爲儒者必曰夢孔子學佛者必曰釋迦大士學老者必曰廣成老聃其耶幻耶是乃夢夢耳

呂翁夢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粱店李長沙詩云舉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粱憑君莫向癡人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崇慶詩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真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

夢報

楊雄蜀本紀言張儀築城依龜行迹築之後龜殼藏酒庫長六尺高崇文截爲帶胯龜夜見夢曰無事相屠一一相報後崇文詠死尸二十餘段如帶

之數此與漪妃毀玉爲釵同然龜刳于生時而報仇于朽骨者何可見發塚棄骨而得斯禍固不虛也

神對

劉珙少時宿謁夢于大乾忠應祠夢金牌上有曲巷勸回風五字未曉所以迨登第除諸王宮教授一夕上幸宮邸問諸王何業珙答以屬對時月照牕隙上曰可令對斜牕物明月諸王方思索間珙遂以曲巷勸回風對上曰此神語也

位不副夢

陳軒字元輿末第時夜夢一官府前有兩高門門各有金書額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其後履官至右丞軒止龍圖閣直學士軒暮年語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昔守杭州有違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餘七十不應杖遂聽贖俄違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復呼入亟命行決即死于杖下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以自咎也違法狥情殺人招譴宜不登

顯位汝等戒之方軒夢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後始以爲執政豈法令變更幽冥中已預知耶

道人攜手

霍斎井陘人爲倉曹椽其父生日歸上觴留其僕張斗于倉郡大夫詰問斗倉粟若何今有幾斗不能對予杖創痛數日死斗父躡門而訴汝飲酒樂而令吾兒代汝死乎斎聞之驚怛喪着疾驟起咽如車輪轉召醫藥之不受卒先一夕夢道人赤肚子攜其手而吟曰兎葵無草蟻酒無水一人來叩緑有色吳莫解其故卒之歲爲癸酉識者曰道人蓋隱語癸酉命絕四字也

施藥

許叔微字知可毘陵人嘗獲鄉薦春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叔微曰某家貧無資可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知慧叔微輒寤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舉又中鄉試赴春官艤舟平望復夢

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思之不解其意姑記于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二名不合陞爲第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晚歲取平生已試之方併記其事實以爲本事方取本事詩詞之例以名之又擬傷寒歌三卷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脉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

農占

旣生兒人性鈍不識牛馬家貧歲大飢臥古廟中奄奄垂絶忽夢其三世祖父母跪于廟神前泣訴曰家世單傳此子死血食斬吾輩皆餒鬼矣久之神傳示曰此子無祿命祿汝等皆惰農故天以此報然農亦良苦罪不至絶延之亦上帝生生之意耶如此人終難存活姑授占術生一子以續神再再升天而去旣寤心忽開朗則異泰伯廟也出與人占無不驗汝南刺史桓臣範嘗以入考道過異適得東京緱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事旣云

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奴即死仍偷兩貫錢桓問今去改得何官旣又曰東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須愼馬厄及行至揚州府東奴果偷兩千而去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愼馬厄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艱於行有一人解針針訖其痛轉劇遂請告經一百日停官其針人乃姓馬歸至東都于伊闕住其緱氏莊買與盧從愿方知諸事無不應者後娶妻果生一子

瞽術

毛昇字伯時御史節弟也少穎慧讀書過目不忘七歲喪明夢遇異人授以前知之術玩物聽聲大類邵子皇極數近在眉睫遠雖數千百里決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得喪若目覩也占者坌集日不暇給愧之則一無所受雖稱精甚撫巡諸臣因以上聞永樂間兩召至京師凡軍國事有疑輒問之無不神驗　上喜甚欲加顯秩昇辭曰臣賦命貧薄不得祿食獲守本郡陰陽正術足矣　上益賢之以老疾乞還因命中使護行宣德間復召入覲

賚有加方昇之少也父母旦夕期其大成忽失明傷之特甚昇賦一詩以慰父母曰失却雙瞳未是災暗中常得好襟開隔聰聽竹消消晝扶杖聞鶯步緩苔儘有好音供醉耳更無邪色破靈臺老親何用多傷慨錦片光陰看過來灑然自得一無煩惱非夙世智慧能超一切前塵妄想安得若此此其術之所以通靈而夢亦甚奇矣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三終

涌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四

涌幢小品卷之二十四

湖上朱國禎輯

百壽

大壽字一軸，御史張敬之家藏者。張始祖日子成，贅周景端氏，景端無子，壽産遺之，此亦共一。自子成傳六世至敬，書籍多蠹腐，此貯神龕中，得獨完。取而裝潢之，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之六，楷體異文，共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體，滿百無一同者。自庖犧成八卦，頡皇創六文，而字書浸繁。秦有八體，漢有小學十家，世增人益，至吾徐安子，已集五十六體矣。齊王融又圖六十四書，韋仲定為六十九種，謝善勛增九法，合成百體，繁不已劇邪。庾元威書十牒屏風，作百體，若懸針垂露、金錯玉文、鶴頭虎爪、倒薤偃波，與夫日月風雲、仙人科斗、麒麟龍鳳、龜魚馬牛、猴雞犬豕，以及銘鼎幡信、摹印刻符、界胡蓬相、行草飛白，無不備矣。然他書若填蒝蝌脚，猶有所遺。蓋書之作，比類象形而成文，物類無窮，則文字亦無窮也，奚啻百體哉。

今壽字百體多晚出而鮮古傳然非精書者不能爲考其間時有疎繆蓋傳摹之本然大字宏壯若樓閣小字精微如刻鏤而一字百體世所希見足以聳奇觀資博識亦可謂難得者

宰相具慶

唐至玄宗宰相二親具存者惟郭元振一人 國朝則常熟嚴養齋訥興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

母壽

趙隱父存約死李絳之難隱與兄騭廬墓十年閭門誦書躬耕不仕後親友敦勉始應舉歷官宰相騭亦至觀察使既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帥百官拜恩于庭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皆有母遂踵其禮于光逢光裔光胤皆顯

永樂中夏少師原吉元宵奉母觀燈 上撤御膳以賜仍賚鈔二百錠庭臣往賀 世宗朝熊太宰浹唐太宰龍各有母年九十餘生日皆被賜賚

宮詹孔公恂大學士李賢之婿其子彥喆賢而早世配王氏守節表閭年至百二歲

三世高壽

世廟朝崇德隱士周德茂年百有三歲子年皆七十餘孫且五十扁其堂曰上壽其曾孫爲給事中猶及見之

章皇帝時韓王護衛朱氏者父子皆幾佰歲又皆身見玄孫 詔蠲之復其家月 賜石米二帛

大臣壽考

我朝閣臣壽最高者惟劉洛陽健年九十四我浙魏尚書驥年九十八蕭山人胡尚書拱辰年九十四淳安人陳尚書雍年九十三餘姚人皆官南京皆高壽皆致仕歸皆存問完保名節先後相望眞盛事可述我朝茅鹿門坤孫昇石銓皆嘉靖戊戌進士皆憲副皆九十餘皆多子皆過後戊戌數年近年陸宗伯樹聲九十七華亭人楊太宰魏九十三海豐人畢司徒鏘九十二石埭人方侍郎弘靜

九十五歙人

壽而死難

壽高是美事然儘有老而受禍者高要人梁致育字遂初以明經舉鄉試爲訓導六典文衡志行高潔致仕家居與修郡志天順二年被流賊掠去逼令講書厲聲罵曰爾奴若曉禮義必不爲此賊不忍害以竹輿舁之時年九十六目瞽謂舁者曰至溼口深處白我遂投淵而死嗟乎篤老盲人何不先一二年考終而搆此難耶子滋孫琦曾孫鏞皆

舉于鄉有清白聲

王英字邦傑益都縣人性剛果善騎射爲莒州千戶至元中毛貴兵至英年九十八謂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雖不能事戎馬尚忍食異姓之粟求生耶自餓死嗟嗟命當餓死乃與高壽數固不可逃耶

前身

大明寺前有平山堂歐陽公守揚州時所搠負堂而望江南諸山歷歷在簷楹間與堂平故名公政暇輒往遊觴咏竟日而返公殁後有右司郎中欒師旦慶元十一月遊堂中蒐如疇昔所經獨歎惜壁間字盡堂前楊柳之不存耳翌日渡江適其兄侂京口即移柳數十本屬揚帥趙子固爲補植且寄詩云壁上龍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省後身是夕舟行兄弟對語至戊夜方寢晨起師旦逝矣先是公登第時過婦家姑蘇之黃渡飲於園亭夜半忽屏間有大書太師字秉燭聚觀墨影漸滅人謂公他日必遠到

至是始悟歐陽官至太子太師益驗後身之說云

萬曆中我郡吳平山秀來爲守見堂額同其號大喜曰此爲我也大加藻飾復築梅花嶺增亭館其上爲一郡勝槩後爲忌者所毀而平山石刻二大字攜歸列于家園玉皇祠之下曰歐陽子有知必能亮我心也

傴俠

寇萊公有妾倩桃隨南遷再移光州倩桃泣曰妾前世師事傴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託願葬杭

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公當爲世主者閻浮提王也公不久亦必有僧克僅見公於昔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僅詢問後騎曰閻浮提王交政也

萊公謫雷州道經我湖至安吉有霧山寺僧異其貌禮之留款數日題其壁而去

嚴闍黎

王梅溪少時有鄉僧每見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王不曉所謂既而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

曰嚴闍黎字伯威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湖間爲士俗所推重汝父母以無子爲憂禱求甚力至政和壬辰正月師卒汝祖一夕夢師至其家手集衆花結成一大毬字汝祖而遺之曰孝祖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凝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符所夢又謂師死之月汝即受胎故云王幼從學鹿巖人有指其眉垂目藏而斬之者表丈賈元達曰此子眉目類吾伯嚴闍黎他日能文未可知王曰闍黎智慧縱未脫輪回當復生人間世爲大善知識胡爲於滅度之後現此窮薄困苦之相王嘗寫字作文詒寶印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殊不同何邪嚴闍黎尤工筆札王頗拙于書故云因自嘲曰嚴闍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我于今生食肉何許遲因爲之記

丁友鶴

成化中大宗伯周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周官南京翰林日以詩訊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輪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訊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歿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王即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迥合羊祜房琯之

事云

張明經

張越吾三輔人明經待試中煤毒死無子止一女曰喜姐字同鄉李上舍子死之日李在北雍因經紀其喪檢閱篋中裝有珠一封題曰備喜姐女粧李悉識而封之爲護其喪歸甫抵家張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爲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曰先亡問未至爰有夢夢夫若倉皇歸家言死後得君周旋令我爲江都城隍當暇時歸家視汝李異之凡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曰我得

投生人世在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爲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該選當武某邑時喜姐計已適君子當携之行經高唐幸爲我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與女一面來童其故臧也李驚寤識之及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携家過高唐遣來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猶門內有兒坐其間者即其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即呼之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已則李夫婦與喜姐來兒初持李泣兒謝之已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州守曹某上其事于郡郡伯羅檄召之林生抱兒入兒長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語前生事歷歷

侵隣居

朱瑄鄞縣人弘治中督漕運晉以微疾卧鄞舍謂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共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

氏者姦而横侵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已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皙數歲游于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邪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誘之終不答一辭稍長荒淫戲傲辟所不爲家蕩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朱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亦皆曰信後朱遇人必以告焉

薛瀚八

薛鳴岐閩人父曰如岡生三子長即鳴岐少穎饋

不馴而有幹濟才以倭難同父母避居三山貿易爲生饒權變射利如俾不十載累千金騎以驕奢妻俞氏杖婦人也相與計吾夫婦勤苦有尺寸而仲季安坐享之不能平因時相鬩鬩母從傍解之擲鐵器中母額幾殆父屢誚責不悛將訟之官鳴岐挾利劒恐喝其父曰訟我我卽屠若家父無如何則以丙夜焚香書其罪狀訴之帝如是久之忽〔蔵〕一道人語曰汝前生嘉善人也尉嘉祥家二十口有金三百兩遇强賊薛滿八盡殺死沒汝全今

來爲汝子父醒書之籍心念此兒以償債來其不久矣遂罷不復訴未數日鳴岐疾作徧體如刺號呼之聲人不忍聞屢自經求死家人持之則叩頭求哀曰速與我死免人磔我也其舅臺山先生方爲諸生往視入門卽呼舅救我曰何方可救曰與我死卽救耳如此者兩月乃死俞氏娠舉子不育妾遺腹生子未周歲亦death

供養報德

咸寧胡叔元字允卿第嘉靖乙未進士時終南有高僧淨敖戒行脩潔始居寧夏寧靜寺與元大王父建友善嗣後元王父襄陵尹汝楫至咸寧而淨敖亦來居終南豐德寺論交益厚襄陵子姓以師事之敖每言曰吾受若供養厚吾當爲犬以報若德正德甲戌四月十九襄陵假寐見敖入室已而變虎躍出驚寤語其子佑與之語甫畢佑之室生元矣時漏下乙夜及明聞叩門聲訊之敖弟子來曰師夜二鼓示寂矣襄陵益異之歲當甲戌其爲犬之驗乎遂以和尚名之及長不茹葷飲酒弱冠

登甲午鄉薦明年連第忽忽不樂無何病大漸乃言曰功名誤我時父佑在都爲裹巾幘元攬鏡顧視笑曰原一僧也易形爲儒今乃裹巾若道士然本來面目固如是邪語畢而逝

樵陽子

蜀灌縣青城山有樵子大足縣人雖雷方誕育有踞而募于其門者父母因呼之曰化緣可二歲隨父母徙安縣父母皆死縣民陳和養爲子凡十餘

歲陳夫婦亦死逆投靑城山下童翁家童又貧無所得食則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持升米或碗許米市其柴葢一擔樵子不計也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失道益深雪盈六七尺許所見惟高厓萬丈古木架陰蹔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頎腹便便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曰是中爾前身所托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甚恭號之曰樵楊子人因

以稱云老人旣去樵楊子徘徊巖谷間往往聞隔匡彈琴聲或人聲及跡之無有也結跏趺大樹下凡百數十日敗衣掩形頹然槁木采藥人遇而怪之佛耶仙耶頗以語灌縣人轉相語卒走物色識爲童家兒是兒陷雪窖一年久矣曷不死寒餓死虎狼乃作如是相事聞灌縣令吳某駕而之山中臨問狀所對斑斑應古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前身在樹中令便使人斫樹樹轟然若雷震者火發其腹劃然開現委蛻焉冠履領指爪繞身

其貌像則樵陽子也令驚嘆而返尋抱蛻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緇樵陽子先自有劒劒柔繞指令失所在其時令下敎製龕奉樹蛻築菴居樵陽子於是其名一日傾動州郡士庶競來瞻謁樵陽子遽能談人未來事又能已人疾來者愈益多苦之乃避匿安縣之天池山士庶則亦走天池趾相錯其自鄉薦紳以迨官長車葢相望而獨石泉鄧令某僭畧吏也問丹何居樵陽子云爲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誚已而

係弁某將因緣爲功陰敎令名之妖人上變告臺司追捕毋釀亂事下成都張丞某逮治樵楊子朴野至則箕踞而詬丞大恚罵何物囚敢爾痛掠之無苦也縶囹圄三月獄上而王觀察某持廉其非辜覆丞牘身爲白艾中丞彬是夫童而好脩安所涉人間世而惑衆爲事得解久之諷中丞希思來檄所司卽句所築菴建大道觀遣還山厭後凡開府及領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子率一再往不拒覩其意忽忽不自得會毘陵吳參政捧　表過家

課授之來江南樵陽子洒然從焉來則止永慶寺
亦數過錫山龔方伯勉城南別業稍一游武林西
湖所至江南人就徵未來事若丐巳疾者麇集樵
陽子不甚答間露一斑即往往奇中共在山專餌
生黃精出乃復火食食止蔬素然終歲廢便溺良
有絕異者故未名强而自名曰思道亦書出山後
事未幾辭去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
文肅同榜友善父鳴春

三生照水

川中王李趙三生幼同學後王官都督僉事李官
方伯趙則老儒家貧讀書不輟一道士能知輪廻
三人相約往扣令注水自照都督見一虎出穴獵
夫覘而彎弓方伯止一猪首老儒則垂髫諸生鼓
樂迎緑亭榜曰神童云

白李

洪武巳酉吳山三茅觀雷擊曰蜈蚣長尺許廣可
二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
雲南趙州永樂間雷擊死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木
子唐朝一佞臣罰他千劫在牛羣而今進脫為夷
十霹靂來尋化作塵火烙字曰李林甫

夙慧

凡早慧者固天授之奇亦因前生夙習未及發而
轉寸後二見其奇也相傳闘戴大賓少年及第未
幾死櫬歸父發而覗之瞿然一白鬚翁也可見老
而久煉則復少容少而速殞則見老態去住總只
一人老少亦何分別

升座詞辨

員半千之孫假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乃
李長源之甥也

遂初老人

王應麟之孫厚孫八歲能詩十歲能詞賦為衆山
敎職調衢江歸養累薦不起自號遂初老人性介
深文法三代兩漢有遂初集三十卷

神童詩

汪洙字德溫鄞縣人九歲善詩賦牧豎貧宮見殿
宇頹圮忍竊歎之題曰顏回夜夜觀星象夫子朝

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
官奇而召見時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
耶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
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詮補成集訓蒙學爲汪神
童詩登元符三年進士仕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
莊仁厚忠孝著聞于時子思溫思齊孫大猷皆至
大學士

雞聲詩

劉崧字子高吉安府泰和縣人舊名楚　國初改
今名性仁厚且穎悟絕人七歲能賦詩世父夜寢
聞雞聲因命爲題應口成一律末云喚醒人間蝴
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力學不倦遊南昌有稱十
才子者推崧其下

蓮池黃花

陳宗逵海衛人性穎悟異常初城南蓮池忽生黃
花一莖其大如盤色艷甚一術者見而異之曰是
花世所罕有城中當出一奇士未幾宗果生四歲
能書五歲書文號神童尤長于篆刻十八成進士

任刑部主事、宣廟奇其才陞爲尚寶少卿卒年
二十七遣官諭祭

韓五泉

韓苑洛先生之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有奇質少
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若有所思父蓮峯先生問
故曰若是則武王非乎蓮峯爲福建按察副使渡
江母子各一舟五泉泣請同舟曰豈以波濤叵測
父母皆不可離耶以百餘錢擲于地命一視即收
答曰錢若干悉如其數百試不差皆五歲時事嘗

與客奕背坐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着
與苑洛公二十一同舉進士二十二同爲部署二
十七同以進諫罷三十四同起用爲參議然三十
六竟卒而苑洛爲尚書五泉孝友過人詩亦清發
奇士也又先後同下獄

士榮議論

苑洛外孫張士榮南陽人九歲讀書皆識其義年
十七從苑洛于京問以致太平之道對曰今之舉
子業與前代不同經書傳註皆　祖宗之制律例

者國之成憲今爲文不詳傳註治獄不依律例祖
宗制度違越如此況望其學古議事欲致太平必
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在郡縣而它日爲吏
皆庠序之士也范洛又與僚友賛一大臣士榮屏
後聽之客去進曰所論兒妹未諭大臣與言官不
同言官遇有缺失即當言大臣審其必見納方可
言若明知不能行身徒竊虛取美名使　朝廷添
一過舉四海加一瘡痍非大臣忠愛之實惟曰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范洛大奇之後卒年僅二十八
范洛深痛惜之

染巢鵲

王佐字廷輔山西遼州和順縣人父義爲渾城驛
丞有中貴駐驛久不肯去人厭苦之佐方幼夜窃
令人取庭樹巢鵲黑身朱喙而縱之中貴見之驚
詰館人皆驚以爲不祥遂去佐舉成化戊戌進士
官南戶部尚書号雲鳳號虎谷官僉都佐廷試時
黃榜塡畢少一名求之不得或曰狀元卷封內若
有一啓之則今也遂足榜尾名之首尾亦有數如
此

捷對

郭中允希顏泰和人幼時與一長者浴於池偶一
龜浮水上長者出對云龜浮水上分開綠中允對
云鶴立松梢點破青長者奇之妻以女
尹文和公直少入學堂嘗穿圓領墊師砂一日出
對嘲之云牧童也學穿圓領應聲對云瞎子何曾
見大衣衆皆失笑
翁邁字仲和崇安人年十三以聰慧爲郡舉首邑
宰歐陽練試以對曰筍出鑽鑽天應聲曰蕈生釘
釘地郡守元暉以幼不甚禮之問曰小解元讀何
書應曰詩之相鼠篇蓋諷之也守無以難迨宴鹿
鳴小妓就之覓詩即題云年未十三四嬌羞懶衆
頭爾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大稱賞
陳祁山汝弼之子敏助少慧九歲從祁山鄱陽舟
中祁山指筆架作對云筆架如山應聲曰碁盤似
路又曰蘇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對曰程門二弟兄
德義堪尊未幾卒祁山平湖人進士官給事中彈

汪太宰鋐請官詩文清麗長子敏功亦舉進士官
布政
蘇福潮陽人一日惠來人有夙慧再歲而孤五歲不言
一日見道上死蛙曰出字也問者驚異時有驛丞
過福拾穗隴上戲曰拾穗與神童應聲曰折梅逢
驛吏矢口成章下筆若有神助率多此類所著有
秋風詞紈扇行及賦三十篇卒年十四此段一作董玘
周一經貴谿人六歲從父入郡晨旭方昇領使屬
對曰東方日出天開眼應聲曰西獄山高地出頭

又玉格京山人五歲父讀書蘭若來省侍几側令
對曰春臺四角正應聲曰佛殿兩簷高後皆舉進
士爲顯官
張宸陝西安定人穎悟絕倫二歲從父官上黨所
過山川道里應罷若城郭廨宇園亭久而不忘指
畫成圖所問響應不窮父嘗以句屬對云晚霞高
掛無煙野火燒空應聲曰新月初懸沒綫銀鉤釣
海平涼趙中丞淡谷父之受業師也聞其奇使侍
立而試之曰一日心存十二時對曰九重策獻三

千字又故難之曰秋雨連綿落前如奏九霄音丁
丁當高鶩廻幽閨淑女髮髮不成夫戍蕭關對曰
春雲繚緲空中似放五毫光往往來來動起危峯
游于思思無窮紀西瀚海以諸生老于國紳進士
戶部主事
公車有名
崑山張玉山廷臣與吳中英歸有光俱有名公車
玉山父寬爲錢唐令方五歲署中火覓公不得乃
自寢抱印出差矣有僞檄至公識之問何所得曰

以前檄竊得之有繫客逃公飲西河而主其乃一
吏捕衣歸偵之則吏以僞檄錢見告是時甫八歲
後不第死孫樹進士都給事少卿有直聲文柱舉
人爲同知猶良吏
袁氏神童
後人貢道蘇州晤袁衆之之名延見唱和累日贈
以奇珍時年十餘歲郡中譁傳袁氏有神童
袁後年二十四發解次年登第二甲傳臚庶吉士
張羅峯娥諸吉士請外補習吏事得刑部主事改

兵部官提學僉事辛胡端敏深重之

袁陂武選主事部署忽火莫知所起須臾焚盡與陳侍郎俱下獄部有巡風主事楊姓者宜往公代之未及入而火作公獨承不及楊楊掠百餘謫戍湖州過潯中題詩于御書閣壁間至湖寓慈感寺郡守長樂陳 令諸士從受業拒不受凡三年哀冲太子[illegible]赦歸又十年薦起爲南兵部

識難字

嘉靖戊間御史余光薦開吾縣異童董應嘉年三

歲未言四歲始言一言自能誦千文及大學序能識千文難字共父董才抱以視光光試之得實且知俯伏與拜從容循序略無嬉懼奏聞光江寧縣人子孟麟甲戌及第余官南中識之年七十九生子後竟無嗣也

書大字

萬曆甲午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與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四歲時貢驛馬御史文卿按廣東召之見抱膝上令寫手甚小握比固作字如碗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憑之未可知

丘養浩晉江人三歲父抱謁外氏他日潛往家人愕不知所向覓得詰之答曰門墻紅圬折而小巷知爲外家也蓋外家巷連學宮公早慧即能辨一日游戲外氏閫中拾巨珠以奉外祖祖曰何不與爾母答曰是翁家物安得奉母

異林記

所輯夙慧數欵甚少惟異林記詳備今并大年一

款稍正錄於後然出於玄禪二門者洸漾又當別論削去之

黄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出密子）顓頊十歲佐少昊（帝王世紀）禹年十二爲司空代鯀治水（出傳子）蒲衣子八歲舜讓以天下（尸子）皋子五歲贊禹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列女傳）周靈王太子晉八歲辯服師曠（逸周書）魯仲連十二折田巴於稷下（魯連子）甘茂之孫甘羅年十二爲文信侯見張唐使之相燕羅請躬說趙王趙因獻秦以五城（秦策因）漢楊烏九歲與其

父子雲太玄有荷戟入榛之語劉向別錄張霸七歲通
春秋號張曾子益部耆舊傳張堪六歲受業長安號曰
聖童死人任賢年十二明詩易春秋號任聖童後漢書
孔融十歲盛憲見而異之下車執歸結爲兄弟
升堂拜母會稽典錄楊周七歲時孔君平詣之設楊梅
孔問楊梅是君家果耶周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
家禽金樓子何晏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奇愛之養於
宮中欲以爲子世說新語賈逵十歲暗誦六經王嘉拾遺夏
侯淵之子榮字幼權七歲屬文日誦千言經目輒
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榮一覽
即能歷舉其鄉邑名氏郭頒世語魏武幼子蒼舒生五
六歲智意所及有過成人孫權曾致巨象欲知其
重舒令置象大船刻其水痕稱物校之即得輕重
魏志王弼十歲便好老莊通辯能言何晏題曰斯人
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世說注陸士龍六歲便能賦詩
時人以爲項託楊烏之倫世說注何遜集初傳入洛
元文遥時年十歲一覽便誦邢邵謂此殆古來未
有後魏書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

六經簡文帝六歲能文攬筆立就武帝以東阿目
之梁書顏歟六歲作賞鵲賦謝貞八歲作春日閑
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爲尚書王筠所賞虞荔
九歲往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俱出
南史王勃六歲善文辭九歲作顏師古所注漢書指
瑕以擿其失李百樂七歲知瑯琊之稱出左傳注
開元間召能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童子員俶九
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是日俶又薦其舅子
李泌泌年七歲召入使張說試以方員動靜說因
賀帝得奇童新唐書賈言忠數歲諷書日萬言七歲
以神童擢第世說注聞喜人裴敬彝七歲解屬文性
大端謹號爲甘露頂舊唐書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
王討王行瑜入覲獻捷昭宗異之曰此子有奇表
可亞其父賜以鸂鶒酒卮翡翠盤因號李亞子北夢
瑣言宋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其大旨父積書坐
旁命各就試酬答如響出宋史晏文獻殊楊文公億
皆舉神童晏年十四楊年十一真宗親試九經不
遺一字又試詩賦請不五賦乃已葉少蘊避暑錄金太宗

特東平童子劉天賜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傳語孟章宗時益都童子劉住兒年十一能誦大小六經工詩賦所書行草有法孝行夙成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賜經童科出身（俱出釋史）

國朝李文正東陽五歲以奇童舉楊少師廷和年十二舉鄉試高等（弇州別集）李文正公東陽六歲時與學士程敏政皆以神童舉　純皇召見過宮門不能度　上曰書生脚短李對曰　天子門高時上御羞有蟹　上持示二子曰螃蟹一身甲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絲綸敏政對曰鳳凰過體文章純皇賛曰他日一個宰相一個翰林卒如所言（李濤小書）群臣皆賀

佛言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增一阿含經）舍利弗生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義摩伽陀國嘗設大伎作樂談義舍利弗便陞論狀結跏趺坐問答之問辭理超絶（智度論）釋道安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師與光明經一卷不減萬言安覽畢即還其師覆之不差一字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皆鳥爪朱氏婦聞其啼梯樹取養之七歲依鍾山僧出家修習禪業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釋法聰八歲出家卓然神秀陝郡人辛七師十歲好浮圖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俱出神僧傳）曇無讖本天竺人十歲誦呪聰敏出群日萬餘言初學小乘後得樹皮涅槃經讀之驚悟（北涼錄）

大年

周穆王壽百一十四歲召公奭一百八十歲（出王充論）衛武公百一十九歲（竹書紀年）太公望百四十歲（金石錄）老聃生于殷時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入大秦時蓋二百餘歲（高士傳）卜子夏一百三歲（出容齋隨筆）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目皆盲（出桓譚新論）齊東宮得疾隱居嵩岳壽三百餘歲（出嵩山志）後魏正光初有隱士趙逸來京師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號為聖人不聞養生自然長壽言郭璞為吾筮壽五百今始逾半蓋二百五十矣（洛陽伽藍記）魏侍中羅結一百七

歲猶總三十六曹事百二十餘乃卒（出北史）梁鍾離
思遠百一十二歲凡七娶妻有子十二人（出南史）漢
丞相張蒼年老吮婦人乳汁得百八十歲（抱朴子）荊
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髭
元始百一十六歲乃卒（出南史）梁武帝太清元年海
中浮鵠山有女人年三百歲遣使獻紅席有女道
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歲（出南史）、唐開元東封太原
人于伯龍詣闕年已百二十八歲其子老死兩孫
隨行各年七八十歲（出舊唐書）唐南昌人錢朋累官光

祿卿百七十歲乃卒（出一統志）唐會昌五年胡杲吉旼與
白樂天于東都履道坊為九老會洛中遺老李元
爽年百三十六歲杲八十九旼八十八劉眞八十
七鄭據八十五盧眞八十二張渾七十七白居易
七十四（出白氏長慶集）宋初羅浮山有陳崇藝者年百二
十自言兒時見山下有船數十今去海四里矣（羅浮
山記）宋太宗時瓊州人楊遐舉年八十一其父連叔
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並存猶有九代
祖居雞窠中如小兒見人出頭下視不語不食（北[illegible]

徽志）又池州有一村皆查姓有翁媼兩人是其村祖
不知幾百歲各長三尺腦後一髻擁以綿衣唯露
首面兀如土木但目能運轉舌能舐酒（夷堅志）
國朝親郡王壽考者肅恭王貢錝東阿王泰㦤俱八
十一益恭王厚炫堵陽安僖王同鈇內江莊懿王
友墦襄陵恭惠王範址樂平定肅王沖煲俱八十
三襄陵安穆王徵鈴唐山恭懿王助激俱八十三
慶成恭裕王表㯳八十七安化惠懿王秩炵八十
八襄垣安惠王俊埏九十一埏子成鍥襲封年九

十二見封長曾孫充熄乃卒（王弇州別集）
國朝大臣眉壽至九十者陸文定樹聲九十七（于穀峰集）
江侍郎治九十二（謚議公冊）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
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書胡公拱辰尚書
陳公雍大理寺卿葛公浩俱九十二王尚書學夔
九十四湛尚書若水應尚書大猷俱九十五南兵
部尚書郭宗皐九十刑部尚書錢邦彥喻茂堅俱
九十一（王氏別集）
大臣八十以上者胡忠安濙韓司寇邦問蔣恭靖

瑾方尚書鈍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寇從倹李太宰裕張太保子麟馬司寇岳俱八十八王恭靖璟潘恭定恩俱八十七馬端肅文升林司馬瀚韓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珙劉清惠麟董宗伯份嚴分宜嵩俱八十六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焦泌陽芳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翺賈文靖詠朱恭襄希周呂少傅本俱八十四黃文簡淮胡賓客儼君安和直陳太保金謝文正遷毛文簡紀羅文莊欽順顧宮保應祥胡司寇松俱八十三俞司寇士悅雍司徒泰洪太保鍾徐少師階王別集禮部侍郎習禮八十九月侍郎萬廣恬大禮卿夏時正八十八右副都御史孫日良年八十七都督同知吳良洪武中以蕃將來降成化中卒年九十九弇州別集太守林春澤一百四歲太史王華一百[illegible]王同軌耳談韓府郡牧所千戶朱政言其曾祖信百六歲而終祖全百二一歲父鏞八十二歲俱見存弘治中太倉狀元毛澄祖毛弼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洪武中崑山耆老周壽誼百十六歲入見賜宴及鈔幣天順中京師人茹大中百有四歲入見便殿賜宴并冠帶命禮部尚書姚夔送其第賀之成化癸卯濟寧人王士能自言百二十又三年乃卒弇州別集北京良鄉人孔無似年四百歲御史金燦召見與之飲食郎仁寶七修稾内鄉李子田爲池州同知時有老人百七歲來見內丘有向指揮百十七歲浙川縣人貢大用一百三歲順陽趙相百歲新野李老百十餘歲鄧州郭陵母一百七歲穎州姚老百有六歲其妻亦百歲內鄉人羅紀可歲催舉百有二歲出李子田於埛浞筆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五

湖上朱國禎輯

御藥醫

御藥煎二服爲一服候熟分爲二器御醫先嘗次院判次内官其一器以進　御

戴元禮　國朝之聖醫也　太祖臨崩召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太孫即位誅諸治疾無狀者拜元禮院使諸王奔喪　太孫道太祖語哭問狀勞之遣王題仁義字大軸肅慶二王爲賛詠以賜

景皇帝御醫徐樞有名帝嘗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人以爲藥諫云

性藥名言

吳傑號賜谷武進人學無所不通更精于醫遇奇疾尤效正德末爲院使嘗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孝出性字方可言醫人以爲名言

太醫用藥

列聖大故太醫俱罪未見確據惟　孝皇有疾太醫進藥與血躁崩益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醫官施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藥大不敬當斬是時刑部尚書閔莊懿珪左都御史張簡肅敷華尚書掌大理寺事楊康簡守隨皆名賢也僅引交結近侍官員例絞當時議者猶恨獄未蔽法方朝審奄李榮阿内意欲從矜疑康簡泫然曰　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幽憤方殷君父事誤與故同律以春秋許世子之義豈可曲貸李亦

泣下乃加杖盡法

劉文泰即是領王三原大宰爲丘瓊山所庇者瓊山未幾捐館而文泰竟坐大辟人謂有天報焉然此輩皆以醫官坐誤而方士又當別論方士外道其書妖書其言妖言李孜省王金是也孜省是房中之術觀萬安所進御篋之書可見其初進成後以内侍蔣琮之力方罷之死琮之功大矣王金是杼篠斬之非過而招中引及　先帝遂爲高中玄籍口

武皇疾甚諸内侍皇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頓者鋒起自效大學士楊石齋上言聖體違和臣等殊切瞻戀昨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令臣等擬旨博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選其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况治疾之術調攝爲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效伏願 皇上慎重啟處勿使勞逸之失宜調節飲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但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

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干 聖慮自然百體康豫萬福駢臻上可以慰 九廟在天之靈下可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矣事遂得止此辛巳正月初旬事時去晏駕尚六十餘日未必非從容調治所延爲一如内侍言藥投仰有他故石齋何以自處以近事觀之普天同恨可以永鑒矣

疾病大約多起于酒色而帝王爲尤甚 武皇病根已深南郊一獻嘔血而暗景象可知輿賜谷爲院使先一歲在臨清因日病急矣幸可及還内耳還而猶能支持百餘日則藥之功也 貞皇之病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黃劫泄後猶能延見羣臣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温平之劑緩緩滋養自然平復乃進紅鉛功火之物一夕遂致大故誤之一字罪安得免况 武皇時内臣縱恣極矣凡事閣臣不得自專而此事尚傳閣擬旨閣臣猶得執正今一槩順從自以意行之可乎

或曰誤則坐罪甚輕今當如何擬議曰在齊民有誤有故天子共可誤乎誤則大不敬與盗大祀神

御物僞造御寶同科皆斬若曰故直以謀大逆論蓋共下註曰謀毁宗廟山陵宮闕天子一身宗廟之主也故下它藥不利于君非大逆而何故必有謀謀則有主使矣在十惡中俱服上刑不忍言不可言暗暗藏影使人理會乃誤字入第六款有分別有次第律意之精如此楊康簡曰誤與故同今猶以爲多一層不若從天子身上起見看得誤字大更自直捷其誤而杖止一百者乃小小出入無關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錯引

禁獄

我朝制度嚴密尤慎于刑獄　二祖多由錦衣衛鞫落此所謂天斷也不必言自後必經法司招擬以上然事中官禁如天順丁丑徐正嘉靖壬寅楊金英兩獄事如何成招成則非臣子所敢言不則事體重大無徑自下手之理若曰　旨出宮中自來無內降極刑之事況刑人于市誰人蒞之即如郭中允之戮亦必會議題本方票嚴旨行事則以前兩事諸公試設身處此當如之何大約變出理外

事外傾刻立决并其藁削去與逆人骨肉俱化爲灰燼而亦不沒其實著之録中春秋內大惡不書諱之也諱者不忍言也甚之也文字簡嚴書法隱然自見況又有素臣之手在至劉文泰一案雖不可並論然　武皇未登極即已下獄　孝皇未葬加杖盡法則罪人既得無煩它說矣

醫民

徐應明號澱溪陶溪人少與趙文懿公同學趙曰有名應明意不自得一日謂曰汝醫國吾醫民各行其志可乎趙曰國醫躋且不必遂民醫實人求我而應之造化在手矣遂從時師遊厭而去之遇異人有別傳決生死遠近或預訂或逆定皆奇驗遊楚中諸名公爭致之有欲傳其術者曰必有活人心地則可蘇中翰惟霖有隱病診之言狀約于一年前無一字虛發蘇將師事焉忽一日卒人以爲僊去不死也

用時文

辛酉余有不寐之病徹夜宛轉心火焦灼諸醫束

手不得已檢古方試之無一驗愈用自分必殞命孫子信手抽架帙指入字定吉凶初得龍爲祥之來五字甚惡之又得用時文三字不可解館客邵生持王宇泰證治一書至悟曰得非醫家之時文耶檢不寐一款其方自丹溪遞至末有戴元禮二方平平無奇恍然曰時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即臥次日稍平漸漸調服而先一月鴈病上下如分兩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繆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即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爲最甚去死幾希僅存

之年可不自愛乎

書蠅

諸生俞某久病家亦貧不能具醫藥几上有醫便一冊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忽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于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如方製之而苦無犀角俄出門失足踏坎中甚痛以爲石尖視之犀也服數劑得愈

本草

唐高宗時于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幷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銘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灰性

醫書云燒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見萬劫成灰性未嘗不存今[illegible]陷溺之後四端時露即灰枯骨猶能萌後惟業重毒火燒然不留則性滅天地聖人無如之何

醫不治老

賈敦實曹州人唐貞觀時歷懷州刺史永淳初疾篤子孫延醫却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寒疾免禍

武元衡遇盜之時裴晉公首裹氈帽雖傷不死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一日六月三日晉公嘗有寒疾盛暑裹氈故也

熱疾得寶

貞元中淮南一小將得熱疾生癰皮肉如水晶臂家以銀鑷剔之堅不可入氣香絕俄有鼠嚙破大呼而起墮一物五采燁然堅滑有紋甚細貨之得十千病亦尋愈

奴婢瘧

瘧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瘧晉人曰君子不病瘧蜀人以瘧瘵爲奴婢瘧

指瘤

楊佛子頦下生瘤大如覆椀一日由市歸中途値

一採瓠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瓠者乞佛子雨蓋即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瓠者用左手指佛子瘤右手捫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子笑曰勿欺我瓠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瘦先口授折背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傾聽其人遽不知所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悔不得治瘦方明旦視頦下瘦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瘤還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異人

胂字

正統三年八月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手左胂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賓以聞逮至京驗治釋去

指紋

成化二十一年有莘里民王典左手大指著紅紋形類曲僂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寧典慽焉欲剗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典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三日午候公伸手指于窗櫺外余其逝諸至期雷雨大作典

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性病

滁州孫存字性父號豐山與霍渭崖同榜最相得自禮部主客郎中守贛州長沙調荊州與吉府承奉李獻相訐待理凡四年復職補處州官終河南左布政以拾遺調簡抗辯自明請致仕一生强項清節過人而卒無子其同年二人相遇問豐山何如曰好固好只性子尚在其一人對曰雖是性子却解得快豐山聞曰此所謂性病也終身不瘥二

字最佳亦何用瘵
豈山方待理上疏極口詆撫按之畏縮嘉興孫璽
爲楊州同知亦以抗中貴被係待理致書勘事監
使者極口詆其徇畏至不忍聞孫後事白陞叅議
即纍川尚書之父也先輩之抗直如此而用事人
孤媢不職固在在皆然矣

二國公

國朝上公有疾者二人一日定國徐永寧二日成國
朱時泰永寧中山王五世孫讀經史通書法襲爵

時年甫十三忽遘風疾久漸洗瞀間出覘戶外有
貴近臣侍寵驕縱者道路側目莫敢近永寧密伺
奮擊之共人策馬走僅得免若是者往往而然或
疑非病其中介介有黑白及問之輒失度時操筆
研析簡通親舊或作高昌西番字蓋少所習也卒
年六十四妻丁氏侍病日夕不懈至是亦自縊予
旌曰貞烈時泰東平王七世孫善鼓琴工詞翰
嘗之舅氏飲聞爆竹聲驚起繞室求之不得遂患
心疾父定襄王希忠僅一子治之萬方不效居室
內簡直自縱任性而行家人莫敢違至見賓客循
循威儀未嘗有失其疾數可數發更十餘年定襄
薨疾益劇至不能執喪傾時時哭泣詔准襲爵強
起受命竟不能拜表稱謝尋卒年二十九夫人陸
氏錦衣炳女亦以痛悼卒凡越五十三日不得旌
陸甚賢夫既有疾儷其媟嫂正顏肅容勿與一婢
笑逐不敢化念其無子廣置妾媵每一當夕輒使
傅母守有娠遷煥室厚奉養凡四子二女皆如巳
出一襲封一出繼叔太傅希孝竊謂陸誠可旌而

一病兒多子雙承兩支並茂則東平陰平之餘澤
也

二主事

天順二年十一月乙酉浙吏部主事曹恂已陞江
西叅議至通州以病回京尚書王翺以聞　上命
仍爲主事歸家治疾恂不平晨入端門遇翺捽胸
捆其面大呼錦衣衛官曰此老姦當擒也忠國公
石亨陳狀　上命錦衣衛執訊之欲重加以罪王
憫其實病但損歸不用且勅有司閑其出入旣至

家而病愈

萬曆九年十一月壬辰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司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相值不引避巡撫捶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而走隨與衛至柵門拉之什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爲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

二御史

胡莊肅公松滁州人讀書講學不見乇客性尤高簡以大叅家居有臺使者素有心疾不事事飲醉怒公却掃爲媿已遣吏發兵圍其第夜且昏黑家人懼竄立盡公不爲動秉燭坐堂上讀書自如或勸公質臺使行李撫其不法事訐于　朝公但頷之曰吾方愧仁禮未至內自反爾敢與較哉會使者醒解悔而捨去

嘉靖十三年御史李新芳行部至廣平縣城門發鎖驚而怒笞鎖手并笞知縣周謐又用左右譖逮及典史田經付推官楊經鞫訊謐等不服經以獄不就恐新芳怒緘重違其意乃文致他事誣謐經侵分修城錢緡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府知府李騰霄不能平詣新芳辨折辭氣頗厲新芳愧憤遂誣騰霄主使謐謀害已并奏之而遣推官楊經恭新氏馳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衆自衛新芳復劾其拒城爲亂檄兵備副使楊彝勒兵三千人往捕之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佩經歷吳

尚質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甚衆新芳復遣數百人追騰霄等下令得騰霄者予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執騰霄繫唐山縣官舍而子孝佩尚質歸皆笞之數十尚質立斃騰霄謐經屢訴于朝巡撫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經新氏怙勢作威彝發兵激變之罪　上勒新芳回籍遣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檟往勘得實以聞遂逮新芳楊彝詔下獄俱奪官

四中書行人

中書舍人劉芬真定人嘉靖己未進士有文才而

見所用者渠遼彼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出城即用八轎馳驟入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臺遼撫為韓雍杖人也來拜稍遲不納大相忤且自誇之命　朝即為吏科給事中先期咨訪賢否得失韓聞之囑隨行者凡一言動一禮物皆密籍以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其二親亦死原命殺身其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陽以給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余以書諷止之至閩與撫臣徐學聚大相左僶勉了事而歸陞太

常少卿未幾歿夏本仁慈人乃止于此可憐也

病舉人

廣東舉人王樂得病因為祟所附或學日者或相士或堪輿抵掌譚論若素習并其聲音笑貌無不酷肖時亦奇中兼亦索謝好事者因以為戲傀之銀錢得即付酒家自歌自舞稱月三通道士家人百計禳而醫之無效一夕墜水死

星相堪輿

相法堪輿三代前已有惟星命起于唐之李師中來自西域在今日士大夫人人能講日日去講入大有講他人命者講者甚的

無生日無相

馮道之相酷似杜黃裳貫似道之相酷似韓魏公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為上相晉帝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豹者工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可不用亦省許多事

庚甲相同

保祐中孟無菴共開閫荊襄嘗單馬出巡見漢江一漁者狀貌奇偉提巨鱗避于道左無菴問其姓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己同異之邀之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則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為活自足若一旦富貴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强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如也

江右張見庵鳴岡吳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時張第庚辰徐第丁丑同縣令同臺徐爲通政使家富一子登鄉書多兒女之戚張爲侍郎其家與子則非徐匹同時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縮如此乃知天有所奪必有所予不必營營矣

鶴雛

俶儻之初生也母許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僊託化既誕則一鶴雛也遽家驚駭將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開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有契乃追至江濱開視之鶴已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寸餘旣月乃落

黃葵莆田人正統庚寅母林氏夢虛空中紫衣人呼投以物舉衣承之得鶴雛是歲臘月十有八日生公豐形者謂之鶴相冠帶衣履青盡百物精緻處潔居守絕一塵旣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人謂得鶴之性

李口許頭

李固言口吃接賓客厲寒暄及人主前議論乃更

詳辯吾師許文穆公對人頭常岑岑動入侍直凝定如山

官太師

張憬藏神相也劉思禮從之學相術憬藏謂思禮歷位刺史官至太師後果得箕州謂太師非佐命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成大事謀洩坐誅所累名士三十餘族死者千餘人然則太師之相信憬藏所憬抑劫運不可逃憬藏明知而亦竟無如之何也

高低眼

趙方爲京西制閫容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

識張羅峯

王相以御史謫判高郵相有精鑒張羅峯以落第候除相一見奇之謂曰寸有異相他日所就奚止科第因厚貽之羅峯旣貴上疏曰相以忠鯁蒙誣宜卹詔贈光祿少卿諭祭相光山人字夢弼爲御

史有風力廣劾錢寧江彬

侍郎昇

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參之後也父思明嘗夢數人以車載儀至門問曰汝曹某邪思明應曰是也其人開儀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思明受之二人後至謂其人曰曹某當得一侍郎兒何故以隸體與之其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已散盡奈何後至者顧視儀中良久曰此不一侍郎昇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　國初果為刑部侍郎

形似

相法謂人形似禽獸者必大貴不知禽獸形中亦有似人者否世間原有不作惡及吃苦為善之禽獸轉生為人此得人身若不作壞地位更進可省可省

神術

星士胡宗成化間遊京師謁吏部侍郎尹旻漫戲曰此誣人者將何之胡曰明公未試以為誣試一人存為驗當知小子神術耳因出翰林那讓支干示之曰明年八月此公必死那亦聞之明年六月以祭酒陞禮部侍郎矣會餽錢事發忿甚言引罪坐除名過滕縣見岳蒙泉岳問何以不深辨至此曰術者謂余今年當死今但失官薄同事者罪所謂有陰功者不爽正此類也至八月朔拈易自占得臨卦投策數日許謂胡宗驗乃至此蓋卦辭曰八月有凶故也至十八日果卒可見死生有定原不可移而那或先辭官不做侍郎則又未可知要之數已前定無可奈何而術者偶驗未必盡是通神也

長人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三尺日飫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衆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僊橋専舟焉又江山寺有稚童肩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觀之宣傳禁中詔給俗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塡

竈香施斧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于人妖矣

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轎前示威我湖有陳姓者與焉余庚午年應童子試經縣治前見之長亦丈餘倚屋簷食入縣門求舟帽與楣齊縣尹方工亮辛未進士見而哄笑曰何舟可載選最鉅者與之僅蹲于前不能入艙中也

資表不足恃

近地有沈姓者少聰慧年九歲應試知縣奇之命題作破以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爲題應聲云政平于上猶有干政之人俗美于下不免負俗之累大奇之以爲神童後以驕惰無所成流爲訟師有汾姓者少亦負俊讀易以四日畢能七步成詩後亦無成微人有方姓者生當大雷雨龍掛屋脊比長方面大耳垂手過膝咸謂貴徵終身食肉凝蠢而已天資既不足恃而奇徵亦豈盡驗耶

尼山龍虎山

孔子以萬世爲土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則張眞人雖異敎與吾儒不可並而延世並天地則同非但天意抑亦地靈尼山龍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風水也又有異焉成化五年衍聖公孔弘緒坐罪當死以大學士彭時救奏免枉梏散行就理黜爲民此二月間事至四月眞人張元吉淫暴坐罪凌遲後免死謫戍久之放爲民是何吉同而凶亦適合且又同歲耶

楓維梓鎖

襄陽有萬山在上遊形家謂襄若筏隄若維萬山砥柱江流則其楓也山有寺曰幽蘭經言道安鐵佛夜遊因而布列圭峯以講經棲宿其中旦暮鐘鼓謂之周楓巖維以壯形勢寺後改曰積德吳江城當太湖之衝舊有詩云長橋爲鍊塔爲梓垂虹爲鎖鎮吳江有塔倒長橋斷吳江依舊白茫茫然其地與蘇州諸山相聯浅時可褰裳直至治平諸山乃余所親見者

照天燭

范丞相致虛家居東田朝山有石尖甚峭夜每發
光名日照天燭時范族仕途滿朝後爲堪輿所賣
鑿去其頂僅不踰時悉褫職以歸

狸眠

楊萬大建安人好恬靜結茅武夷漁樵山水間夜
則懸燈獨坐弦琴詠詩以自娛山下有津渡一夕
有道士黃冠玄服貌甚瘁往武夷宮暝不得濟扣
門止宿自後數往來萬大禮之久而益勤一日復
來謂曰吾非世人也今當歸洞天特來別汝吾觀

汝所爲甚善天必有以報之汝老矣其在役人乎
命舟欲與偕去萬大始異之既而厎然告曰吾二
親喪未卜宅窆豈可去道士曰待汝襄大事與汝
偕往未晚因與北嶺至泥岑豐樂里指示溪灣秀
峯下曰汝于某年月日葬父母柩於此俟有白狸
眠處卽葬所也白狸起卽葬時也萬大俟期奉柩
至山中果見白狸如所言葬之不逾年而他處子
孫問其地饒衍多來居之因名其地曰楊墩墓曰
白狸時年已九十有七嘗晝寢夢前道士來迎曰
汝今家事畢當與俱去覺卽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太師文敏公卽其後也
文敏歿後謀勑祠堂御史伍體馴郡太守劉鈛共
門人也謀于公之孫景通以第東廢廩與之後有
鉏齬者請于 朝允之至成化三年落成距公歿
二十四年矣

天馬山

葉少師臺山居玉融東南六十里其山自黃蘗東
行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東逶迤三十里爲

黃鍾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連絡如綿只曰三
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許有山秀而拔曰福興山
逆折而西亦五里許曰天馬山復自南而北舒爲
橫阜如列屏然其居負之而向天馬山其中有石
隆起曰大石山右曰鳳跡山左而下者曰鐵臺山
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象山倚居之肩天馬山
破裂如火燄形家謂之廉貞居人稍嫌之少師將
樹而脊蔚焉以告青烏李生生曰君謬矣君居所
以住在此山也樹焉將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

矣樹可材也而鄉無寧歲後斮其樹遂無恙于是罷不敢復言樹而居之左右僂爲李生復勸去之少師曰此青龍也何傷生曰君但知青龍而不知爲劫方耳遂徙其樓

蝦子

舒梓溪先生微時館於海㫁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主爲羣盜所誣係家産求脫尚不能給賚其妻以給先生方歲暮解館歸其夫婦相向泣甚楚即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先

生旣貧甚其內子以先生歸遲不舉火者二日須館金甚切及歸恐室人徧責不敢以捐金事告內子見先生之歸爲可恃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先生愈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怨勞之扣得主人鬻妻之故即問留館幾何何不即捐館金與之使其夫婦如初先生輒折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若身免之殃而去其累了不知朝夕之計無復之也內子乃持筐出於屋旁澗中漉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

生酌之時已夜先生忽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夾于盂外因偶出聲曰蝦子脚兒蹻兒即于門外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鈿鈿簾捲玉鉤鉤先生與其內兩相錯愕焉明日雪甚先生出貸于知親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至其家先生覺有異事之謹形家者感其恭而憐其匱乏乃問先生有先人未葬者否曰正急此恨貧無能葬也術乃指其近郊某所語先生曰此中有大地尚無主余周視數載矣爲美女梳粧形前有銀環金鈿珠簾玉鉤莫

若乘急余爲君家卜之乃爲檢其年月又只在火日最利先生聞喜其與鬼語合而謝以匱不能舉棺及封窆術竟爲畫策且出家金資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鄰無知者不數年先生廷試第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其鄉人至今能道其軼事如此

預卜佳地

公東塘先生名家臣臨朐縣人隆慶戊辰進士庶吉士編修謫廣平推官陞南戶部主事過里中椅墓至黃山下謂子鴉曰此佳地沒而葬此可矣碣

聞言恠之既抵南病作爲往迎至徐州見夢曰吾
不歸矣黄山葬地無過趙氏北牆下爲大驚起赴
公已卒滁州益即見夢之夕也既尋得地葬有日
矣即不知所言趙者何爲臥柩側夢一蒼頭馳告
曰闕前遇一石橋奈何相與往視之儼然古塚堂
宇宏麗朱扉四啓隙中見一燈熒然已而朱扉開
燈爆有聲光大起如晝北壁有銘而缺其角曰宋
貴主葬處也生嘉祐至道間一轉爲某官再轉爲
戸部主事推官云旁有書四厨劒四皆銀室爲拔

劒舞遂覺覺而悟宋貴主之爲趙氏也越數日方
葬而甘泉出芝草生至萬曆辛丑爲成進士庶吉
士編修今爲侍郎文行一時推重余曾通書得蹤
跡亦奇實也太史官不達身後得吉地昌其後豈
偶然哉

墓水禍福

李景隆未停爲時傷墓山口忽啓一泉衝其冢後
樹木漸枯不久禍作幽廢死道弘治初復有燗石
横墮中流正逆阻衝處水遂分散且　傍前後徧

生彝松不三四年翁然交蔭未幾求其五代孫璿
爲南錦衣指揮使嘉靖中紹絕封進臨淮侯祿千
石

崇明三沙

地氣感則土增如蘇州崇明縣在南海中唐武德
間湧二洲號東西沙宋時積漲姚劉沙與東沙相
接建中靖國初又漲一洲於西北今謂之三沙此
則蘇郡東方門戸羅星也

禮部井

穆廟時關西馬乾庵自強以大宗伯入相後三十年
絕響司官止歷太守又以東封事至空署逐其餘
忤旨遷謫者尤多江右范含虛謙既爲尚書故精
形家言部有舊井已湮復開新井范熟視良久欣
然曰得之矣閧舊塞新必有奇驗果司官穩帖聯
擢京堂吏部若督學無復作知府者而范乃暴卒
其以大宗伯即家入相者歸德沈龍江鯉山陰朱
金庭賡又數年李九我廷機以左侍郎署印孫鑨
淵如游以尚書皆大拜可見堪輿未嘗不驗特不

驗于起念之人耳叔（又于敘峰以書宗伯召大拜）

土龍

相傳吉地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顧涇陽先生之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宅左右介以水氣厚脈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五人皆魁梧俊爽而先生與弟涇凡禮部少以文章著名晚節先生以理學稱重最長涇白公爲光祿丞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祿于西徧掘土上中有龍形頭角皆具役人驚而剗之其膩如脂光祿聞亟往止而掩之則散奪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而東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詆天乎人乎地乎亦關氣數凡又何尤

八卦獻地

蕭齊唐宰相復之後家廬陵楊行密割據稱吳王用爲武寧令時縣令握兵故稱將軍吳私茶禁嚴過客袁八卦犯令當死蕭釋之乃獻墨潭石牛潭爲葬地石獅潭以居潭今吉水螺陂是也後之子孫貴盛廬陵舊宅爲蕭將軍祠然則袁乃地仙蕭遇而釋之必有仁德得天非偶然者

坏土善祥

張弘範涿人建炎中劇賊李成掠淮南遺骼蔽野張躬負畚鍤埋瘞之一夕夢四人前告曰某等避難死淪某所眢井中人無知今閤郡被公德而某等獨不得一坏土幸公哀憐收之覺視眢井得骸瘞之未幾復夢四人者前致謝張居郡逡巡懷仁樂善人有病予藥死予棺卹貧不能婚姻予財無吝不樂仕出鹽揚之柴墟鎮尋謝病免樂其風土家焉將葬其父有田叟迎立問曰若非求地者耶曰然因問之故叟曰余晨起田見前溪兩豎相撲往觀無睹既還復然已而更往問如也是必善祥子易往試乃見後山隱起綿亘左右兩溪滙流其前屈曲逝卜之吉遂以葬焉他日郡守趙善仁通堪輿家言以其地有浮牌須水溢即應未幾官浚濠堰下流東堤潴水會雨暴漲水環塋是歲範子登第範妻鄭氏尤賢常先意佐範施予如不及里屋有病不能自食者爲糜置門俾自取不問所

從也後嚴爲參政至太子太師推恩範如其官少子嵩力學知名出作守貲盛絫衍人皆以爲隱德報云

不可求

風水可遇不可求尚矣看來天壤間大地自正結都會外如郡邑如村落共大家世族皆一一占定占得者累代相傳即中發必復興間有不盡然者又當別論非地之故也余嘗謂帝王之封建雖靡天之封建未嘗靡要在脩德以承之所謂祈天永命者是也如何是祈決非禱禳之類其有求而得者亦是天意乃善祈之驗祈字含蓄求字淺露先聖所以陋僥倖者余求之三十餘年陋已甚矣急急味祈字已晚噫誰非天乎不若息心之爲得也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六

湖上朱國禎輯

山

泰山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嶽之長

華山如立嵩山如卧華山如峩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寤者也盜天地磅礴之氣至中州開舒二室室者藏也蜿蜒奇譎拱亘其中數十里余老矣尚須裹糧一盡其勝

恒山為北岳在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唐以前皆于山所致祭石晋割賂契丹宋承其後以白溝為界遂祭于真定府陽曲縣文之曰地有恒山飛來石入　國朝未及釐正北平遷都則真定反在其南弘治中馬鈞陽疏請改祀渾源禮部尚書倪岳覆寢止建廟于恒山之下萬曆十六年巡撫胡來貢又申鈞陽之說禮部尚書羅萬化覆如故夫倪公最博洽精于祀典鈞陽之言確然可據何以不行豈以事非已出且有所不足致然耶事益久玄武之神終不得復正六典矣

金山四圍惟東面有石[illegible]外有硬砂三面皆懸空泊舟無礙郎郭璞墓甚近然中間隔水最深相傳其底如蓮花單擎然安得假江枯而親閲之嘉靖某年大風江水翻于東有見之果如所記

鳳岩山前世人所不見郎謝靈運好遊亦未曾至宋真宗時建玉清昭應宮因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于外近年葉少師開禍廬山頂亦相稱蓋皆藏于海邊[illegible]時人跡難到非帝王卿相之力又有

世外遐踪不能搜出也

牛首山延袤四十里或曰以形宛肖牛也或曰疏勒國有牛頭山佳麗相同故名華嚴經云南牛首北五臺俱文殊顯化所

建昌府西芙蓉山升魚蛤山為雲雨之府天將雨則有白雲冠峯頂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唐詩云風吹山帶遙知雨又曰霧似山巾蓋指此解者以為嵐非也晴有嵐雨有霧

風門山在麗水縣西三十里上有二穴深邃風從

中出每夜靜月明白氣自山麓上徹霄漢

廣州府西百二十里曰西樵山高聳千仞勢若遊龍周回四十里而皆內向若蓮花擎空上有平陸唐末詩人曹松移植顧渚茶于此人遂以茶爲生諸名公都以自號自矜云

滿陂

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水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聲聞數十里名爲滿陂村人具車乘競拾魚鼈載而歸

泗源

即滿陂所溢也陂在泗水縣陪尾山之西畔按沂州方隅昨水俱洞其聲如雷古名雷澤山之下有泉林寺左右出泉夾寺環之一匝寺右爲山之西面泗淵之泉出焉初出分爲四故名常有澤中器物流出其狀爲石洞洞門高二尺許其水漬瀑沸騰匯爲池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山洞門直瀉埒石竇而大又流而西至波之泉出焉爲渠悠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川光射之如繪如織過寺之左泉出平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合爲一溪更相灌注大木千章輪囷離奇凡三里抵卞橋古有卞縣姑蔑之水經于其間上下數十里泉石最奇達于曲阜逕孔林北西流至濟南府東分而西北與沂水合又西至泗水縣城東復合其自曲阜分流經孔林復西南合于沂者曰洙實一水會諸泉入濟者也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尼山之麓一出鄒縣東南六十里合于泗一出汶山合于汶

汶源

汶水一出新泰縣東四十里者曰小汶河合南師諸泉西至泰安州一出萊蕪縣之寨子村納海眼諸泉一出原山之陽納水河諸泉並會于泰安州泰安之水出仙臺嶺至靜封鎮合萊蕪之汶曰大汶西南流受洋水又西與新泰之小汶合是爲入濟之汶達于寧陽東平過于戴村壩南流至汶上縣城東北二十五里受濼當諸泉爲魯溝又西南流城北二里受蒲泊爲草橋河又十里爲白馬河又二十里爲鵞河又十五里爲黑馬溝至南旺分

汪南北漕河其曰洸水乃汶之支流自寧陽而分會蛇眼諸泉又西南流至濟寧州

濟源

濟水在兖州府滋陽縣城東五里即泗水下流出曲阜分流入境達于濟寧者蓋諸家之說如此然濟水洑流時出地上原無定體定形故汶泗皆有源有委而濟獨無可以概見乃萬兩溪謂泰山諸泉皆濟水所沸滙于汶則東省之水惟有一濟汶反爲下流而據滋陽之說則濟又爲汶之下流矣

攷濟水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即汶水入濟之道水經濟水故瀆又北合洪水註云洪水上承鉅野又北經闞鄉與濟合則前說爲是沇一曰泲則古兖字也

泉源

山東自兖達于濟南地勢故高諸山蜒蜿宛如人身之脊骨泰山峙于東宛如昂首諸泉涌發或自山趾或自平池或自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時堙時闢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過舉大凡耳數實加倍不止也土厚氣盛泉亦如之我明因元之舊溝通舟楫此乃天地大運所關夫豈偶然

大江南北水脉也自岷山迄于海雖有數千里然不過地軸將盡之一帶自山陝湔闢以下磅礴于嵩岳迤邐入山東極于東岳此南北之地脉而泉乃含蓄溢出三代盛時無論已周衰其瑞氣盡鍾于孔子爲萬世斯文宗主越千五百年泉盡引出爲通惠河瑞乃鍾之國脉矣惟黄河爲梗　國朝

景順間决張秋嘉靖初决南陽末年决沛縣今乃决邳州自西北漸徙而東南在西北土稍堅患衝突難禦在東南土鬆患散漫難收李霖寰决計走泇河其言曰黄河者運河之賊也舍黄一里即避一里之賊其咨之如此世灼灼言河神信有之王浚川之言曰正祀無神耳有則上爲國下爲民可以理禱取應夫神受封爵得效其靈亦如人臣自致立功名即鬼怪伎以驅除而反惜惜不可問者耶

山東不但有泉其湖陂甚多動經百十里所在相望想井田既廢水無所歸瀰漫而成湖古云山林川澤原因地勢結成然不問東土之爲澤國也獨鉅野之名見于禹貢在宋爲梁山泊王安石欲開水利未爲無見水可入海何必另開一泊耶

河

通惠河開時時修濬南北通津自然永利惟黃河遷徙不常頗費人力然審察豫防亦自有法先朝如劉東山徐元玉劉松石治之亦未見有極潰濫

不可收拾之苦朱鎮山潘印川號稱艱難然亦兆政若當事者故爲張大侈功而議者乃舉與俺答吉囊並幾許可笑又欲議海運濟之此事非開天之主不能行若平世人命爲重安能作出格事亂世則咽喉且不能下而欲尾閭之通爲救命之良法其可得乎元達子草芥中國人惟恐不盡委之朱清張瑄悍然不顧二人姦蛟[illegible]世助元爲虐七八十年間宋之遺民葬海魚腹中不知幾千萬故太祖一行深以漂溺爲痛旋即報罷王敬所銳然從

事所運僅二十萬石據奏溺者八艘艘不下千石已去二十之一矣今　主上端拱穆清而任事之臣如敬所者恐不多見久不諱及亦事勢使然余以爲正不必諱也

衆河不但通漕凡各邑進貢朝臣眷屬所在水利與公私一切應用貨物皆賴以濟海運有此否且畀力于河猶恐不及安能分之及海也又以防虜倒遼牆且不能守而欲守豐州會州開平可乎

運河一帶平江伯陳瑄用力于南工部尚書宋禮

宜勞于北宋用臨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老人白英言築壩戴村亘五里遏汶水至南旺分析兩河以其七北注臨清度地降九十尺闊十七三南注豐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闊二十一禮歿李燧爲恭追訟其功立祠附禮太子太保一子入監白英先以平頂巾執工凜立于傍亦賜冠帶坐世令一人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

永平府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窿如塚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東南之灣與諸家

所栽碣石之狀甚相合則九河之地在滄平之間無疑故曰朝鮮崑崙嶪嶫髻于碣石爲此也九河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而爲九派以殺黃河之勢今河身既從而南則九河已爲平地又何形迹之可求且今河入海之處去古河入海之處將二千里豈惟九河之地雖河身故處今皆爲田廬爲城市已不可辨況九河乎河之故道自濬縣歷懷衛彰順名眞數郡今止長垣開州清豐界見其迹然亦非禹時故道也觀此則九河宛在目中矣永平海灣謂之南海洋此洋東西長而南北狹如江河之狀則河當從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

河中砥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爲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日始上執標指揮者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縣樊得仁鑿石崖爲窩植以栢木樁鍊鐵爲索橫繫樁上凡四十餘丈往者以鐵鉤挽索而上頗易爲力

嘉靖中高郵湖隄議用石河道都御史陳堯謂石取道遠而湖勢薄不至嚙多樹木隔以板茭土實之費率省半及萬曆中卒易以石費不貲于隄不足有無大半實用事者橐余親見之如樁木估用杉則以隄楊代之採石不及十一而賦民輸辦凡中戶以下階砌及市屋石硯無得免者零星湊成不久即潰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爲帥議將般法貲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爲湖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

漳河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源出山西一出長子縣曰濁漳一出樂平縣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漳縣分流至館陶入衛河與清渠合萬曆初年漳河北徙出魏縣入曲周釜陽河

狐子河在濮州東南七十里乃漢武自臨塞河口作瓠處

桑乾河陸路止八十八里而水程至七伯二十七里河之紆曲未有比者

永樂元年三月潘陽衛七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河路幾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置倉厥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是之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俟民力稍甦行之

成化間有議疏天津水運至宣大省兵餉王事揚讀相度地有游沙不可濟水勢相懸有至二百丈又多天險人力難施遂止

泰陵復上戶部郎嚴經督役轉輸爲艱經言以舟自潞河達天壽山甚徑且安從之省費萬計今不

知可行否

由天津至定與可以舟行定與至易州陸路四十里

劉松石人知其花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于治河如開河之底深淺不同故盈涸難定公于涸時一以東休閘爲准高者窪之低者量置底板閘如一遂爲永利

西原先生薛蕙亳州人正德癸酉與庠生同應試至長蘆戲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衆驚異相傳示復投于河其年領鄉薦

凡河水有時洶湧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至丙申年七月十一日將夕河水忽涌起二尺餘少選復平如此者三不知何祥

江

長江衝出大海長千里闊百二十里皆淡水文丞相詩所云過淡淡者此也不知黃河如何梯雲關之混混黃色斷出亦可想見第有漲落大小之不

同耳

海門縣東料角嘴江海交會處海鹹江淡二水不相混江視海水較高數尺

蜀江自南而西曰夷甲

江上灘險

江自嘉州至荊門灘險地凡千百餘舟人一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於宇書今載其畧洞疾流也（江中有建洞構木洞）水流沙上曰磧（江中有和尚灘）水出尾下曰瀵（今地名七瀵）回流旋轉曰漩（今有南陀三漩）

石積水淺曰磧（今有上磧下磧）水疾崖傾曰徧（今有嚮徧燕子徧）

灘積相湊曰林（音子今有石提林析林抱林）水如轉轂曰漕（今有丹猪漕）

水澀不流曰茫灘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能

盡書也

湖水與江相連者惟洞庭最闊夏漲則江濁而湖

高以清秋落則江清而湖低以濁

鄱湖出江處地名曰八里江舟至此皆泊于江北

蓋南有湖口稅關故也風濤盜賊之患歲無虛月

盜猶可言若夜半大風陡起千伯艘一捲無跡矣

議者欲于北岸鑿渾屯船建一堡移衛軍守護余

致書南操江下改亭合江省撫臣議之丁欣然力

任竟以江撫異議不果行

進北有海無江蓋水之通海者謂之江而北則無

海可奔其曰海者猶江南之湖之漾京師城內有

西海子城外有南海子塞外尤多大約水滙者皆

是故河源亦曰星宿海其臨鵪初會處也大而長

始曰河最大者始曰濼　文皇賜名玄冥池是也

朧胸河亦賜名曰玄冥河蓋兩水非一水也

瀆

江淮河濟爲四瀆瀆獨入于海也今淮濟皆并于

河則止二瀆矣繆仲醇言山骨即海可穿惟江則

兩骨中心湊合不相穿未知然否

祭海香雲

吳元年大將軍平定山東次年　上即皇帝位改

元洪武正月巳亥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

海神原德未至前數日竝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

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

煙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聲應故事父

老皆忻喜相賀爭至原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

年矣今聖人應運太平有兆海濱之民有何幸身

親見之原德還奏　上悅

風報

吳中五六月間梅雨既過必有大風連數日土人

謂之舶䑲風云是舶商請于海神得之凡舶遇此

風日行數千里雖猛而不爲害四明錢塘南商至

夏中畢集者此風致之也府境嘗七月大風其於

舶艄野人駭異皆傳以爲孟婆怒聞者笑之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云山海經帝之二女游于江此孟婆也以帝女故云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則此語雖出鄙俚其傳之有自來矣宋徽宗在五國城有孟婆吹轉之詞葢取諸此

溫州自夏徂秋常觀雲以候風苟日間其雲或黑或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時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有物驅之此

邦謂之海動既而暴風起其色如煙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懼覆壓也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於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風癡已可懼然比歲常有而風報或無果有則勢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盧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萬其高廣閎偉甲於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起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柱離於礎尺餘矣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擬哉至於官宇民廬往往摧圮修復久之尚未如故郡人云數十年來未見此風之比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爲虞凡風雨作則無雷惟得雷而後測霽止之期迨秋冬交衆皆相慶謂可無虞矣其風之來狂暴而喧豗不止故謂之癡二廣則謂之颶大率海濱多有之韓退之問龍吏詩云颶風有時作掀簸眞差事者此也

海舟

洪武五年昌國縣督造海舟其最鉅者方求材爲檣不可得俄有大魚一鐵梨木二各長三丈五尺漂至沙上刳魚取油七百觔木畫檣恰如數事聞
上曰此天所以蘇民力靖海寇也船至外洋必遇順風出沒波濤遠望如龍後 太祖崩一夕風雨失去而舟中人拋出無所傷如有提拉者

宋嘉祐中海上一舟遭大風桅折信流泊岸舟中三十餘人著短皁衫繫紅鞓角帶類唐人見人拜

且慟哭語言書字皆不可曉步則相綴如鴈行後
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新羅島首領陪戎
副尉也又有上高麗表亦稱新羅島皆用漢字蓋
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特善大夫韓正彥宰崑山
召至縣犒以酒食且爲修船造桅教以起仆之法
其人各捧首致謝而去船中凡諸穀皆具惟麻子
大如蓮菂土人種之亦大次年漸小數年後如中
國者

邊海有夷船飄至者多掩殺報功甚反爲所掩者

即匿不以聞近日惟交趾一船以舟中空無一物
且無器械得全因檢宋仁宗時胡則在廣南有大
船因風漂至食匱不能去告窮于則出錢三百萬
貸之諫者皆不聽後夷人卒至輸上十倍在宋政
寬今則犯通海禁下獄矣

萬曆辛亥六月海風大發溫州獲異船三初獲爲
裴暴等七十三名自供爲阿南國升華府河東縣
人五月奉上官差往長沙𦫵黃處薦禮祭祀靈神
而被風者再獲爲武文才等二十五名供爲升華
府河東縣人六月往歸仁府維遠縣販貨飄至海
中爲盜所劫而被風者三獲爲弘進等三十七名
於瑞安縣獲解稱文穫等五名共四十二人自稱
爲升華府維川縣人五月就富安府裝載官粟併
各物回本營而被風者阿南即安南國其君黎姓
後莫姓纂之今復歸于黎有五道四宣二京都城
市有古殿舊跡人皆被髮裸下足盤屈蹲踞爲恭
聲音莫辨飲食無分生熟所奉上官令爲欽差節
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內外同平章軍國重事太

尉長國公又鎮南營都督府掌府端郡公雄義營
太尉端國公君所被者黃衣黃冠也臣所服者純
衣純冠也問讀何書曰孔孟五經四書念何佛曰
南無阿彌陀　唱何曲曰張子房酉侯傳史譯審
無他各發原土安插沿途水則從舟旱則從陸馳
檄經過地方官司差兵押遞每人每日各給米叁
冬月嚴寒行令溫州府查取貯庫贓衣各給綿衣
一襲令遇病撥醫調治以保生全皆叩頭而去

海塘

范希文爲興化令修捍海塘數百里宋末詹士龍役修之初發地得希文石記云遇詹而修此事古往往有之然係希文所留不獨名臣且拉康節之數學矣賢者固不可測如此

海沙

萬曆甲午余至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爲塘東直海鹽煙墩相望次年沙沒海水直叩塘址以長篙測之不得其底衆洶懼將徙城避之無何大風雨衆盡潰縣令亦挾印走既息城無恙令率衆復歸未幾塘外沙露尺許久之復舊

海井

華亭市中小常賣鋪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黠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某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即此魚腦骨也）

海錢

乾道丙戌夏樂清縣海門有蛟出水長丈餘既而塔頭陡門水吼二日而海上浮錢甚多有一父老識之曰海將錢贖人也風必作亟係船于屋里人咸笑之至八月十七日海果溢一縣盡漂其家獨免

浮提異人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僊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曆丁酉年余同年葉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舉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縠償之過其直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其逆旅永襲則無一有此早復來甚怪之請得大搜索葉不

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為江右土語然不諱為浮提人亦不詗黃白事果難為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置之于案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錢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顧持此二者為獻業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速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

瓊海

嘉靖十六年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

高丈餘朱髮長鬚冠劍偉異衆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譟拒之神忽不見少頃風大作三舟皆溺

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涉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址與焉并失縣印其考貢之年地遠不至者亦不復補　神宗初即位吾師王忠銘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即請于朝以備兵使者攝之得免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立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巡行一府地方以學鄉人共建生祠祀先生題曰崇德先生不敢當乃祀增公而先生祔焉呼為德于鄉而食其報若先生可以永矣先生諱弘誨贊直忠厚工詩及書滯于名利幾入相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尚書先己丑與許文穆公主會試得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館選廿二人余居第十一先生即以是年南行至萬曆戊戌再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正盛迎于郊外二十里自四衙門而下凡八十餘人余又與焉極一時勝事得士報國若先生者即不入相其

又何憾

瓊在大海中廣數千里海角下見大星數十皆非星經所有

海潮應月潮廣福等潮俱有信瓊州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

杭潮

宋末杭潮三日不至及元末亦如之又度宗梓宮發引至江上候潮將渡過日晡不至已豫為之兆矣

杭湖三日不至人謂天之祐胡元以亡宋固是一說然虜人間諜甚精山川險夷國之虛實盡知之矣伯顏大將蓋代英雄屯于皐亭山豈有錢江如山之濤全然不覺宿兵其地之理宋之叛將降卒充牣其幕自說效忠卽宿兵豈有不諫止之理以鄙意度之三日不至事誠有之元兵必不駐此傳者文以爲奇史臣仍襲不改耳

珠池

池在海中蛋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蛋丁皆居海艇

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絙別以小繩繫諸蛋腰沒水取珠氣逼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絙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沒水取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把取之所得尚少最後所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墜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旁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矣

渡海

金道玄字仲昊吳縣人少孤父友長橋萬戶府鎮撫陳某養爲子至正間方國珍起兵海上江浙行省參政朶耳質班督師與戰時陳已進官都鎮撫統軍以道玄從初幷師期集建寧之補門關國珍以書詐降陳受之意稍解道玄曰賊志未可知也不如嚴備之陳不聽國珍以艨艟數百艘驅以赤布蔽日而下勢漸逼官軍猶晏然國珍乘風縱火矢石交注陳戰死不知所在道玄求之不得乃從舵樓躍赴海祝曰吾父有靈幸使我不爲賊所得也已而恒若有人抱持之自旦及晡隨波上下忽

覺身在石上登沙瀨數百步得小徑行里許乃知溫之奧水山也迨歸張士誠已據吳或薦其名于僞司徒李伯昇道玄聞之挈妻孥去隱具區賣卜終身子問禮部侍郎

普陀

南海普陀山梵云補怛落伽或曰怛落伽或曰補涅落伽音雖有殊而譯以漢文則均爲小白華樹山實則一海島也

先師有四配南海觀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藍祖師

彌勒地藏

紹興十八年史越王浩以餘姚尉攝昌國鹽監三月望偕鄱陽程休甫由沈家門汎舟風帆俄頃至補陀山詰旦詣善財巖潮音洞洞乃觀音大士化現之地時寂無所覩炷香烹茗但椀而浮花而已晡時再往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瞰公攀緣而上忽見金色身照曜洞府眉目瞭然齒如玉雪將碁有二長僧來訪云公將自某官歷清要至爲太師又云公是一箇好結果的文潞公他時作宰相

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二十年當與公相會于越遂辭去送之出門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鎮越一夕報有道人稱養素先生舊與丞相接熟典客不肯通刺疾呼欲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議論風起索紙數幅大書云黑頭潞相重濟蒿里之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淸話擲筆不揖而行公大駭遍覓不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是身僧及此道人昔大士見身也

丙午年余在南中有高明宇者談多奇中謂余阨在後丙丁二年且曰過丁巳秋或可免蓋剛六十之期也時去之尚遠不以爲異至丙辰冬長孫痘殤丁巳三日季弟風疾暴卒哀傷日覺精神恍惚形神俱淡且有惡夢自忖岌岌決符高老之言乃發愿泛海禮普陀且曰死于牖無若死于海爲快且函與諸貴人作話柄也時東風急駐者三日四月二十六晚風小止開舟浪猶顛盪行不五里停山灣遙見前舟已沉矣次日轉西風掛帆半日而至登殿作禮宿一僧舍通夜痠不能寐甚苦甚疑

之歸來忽忽徂夏入秋日展書只以不語不動過拂意決不惱怒爲主至八月十一日飲藥酒忽有異香透徹五臟五官又三日夢若有授曆者覺而釋然偷活至于今剛又三年矣追憶過海景象模糊不能辨姑以意書其仿一或真或幻皆不自知也

由定海掉舟自北而東過數小山可三四十里爲蛟門北直金堂山此處山闊水青宛然一箇好西湖也將盡望見舟山曰橫木洋潮落時舟山當其

衙其一直貫其二分左右左爲北洋右則象山遊
海諸處入舟山口山東西亘七八十里南夾近海
諸山山斷續望見內洋舟行其中如汜光月河可
愛盡舟山爲沈家門轉而北卽蓮花洋洋長可三
四十里過卽普陀矣
抵普陀之灣步入一徑過二小山卽見殿宇本山
皆石吐出潤土蜿蜒直下結局寬平可三百畝卽
以二小山爲右臂一小山圓淨爲案左一長岡不
甚昂絫石臺上結石塔爲左鼓殿三重宏麗甚乃

內相奉　旨敕建殿之年隅爲盤陀石山勢頗高
聳巽方爲潮音洞吞吐驚人正後迤邐著蓮峩最
高曳而稍東一石山其下卽海潮寺也去前寺不
過三里萬曆八年所建今已燬兩寺之間東濵于
海一隄如虹海水上下卽無潮猶洶湧駭人東望
水面横抹諸山起伏如帶色黑曰鐵褁裟又東望
微茫二山曰大小霍山極日闊尾紅光盪洋與天
無際惟登佛頭峩能盡其槪若在半腰牽引諸山
宛如深壑窈處飛帆如織彼中人了不知其與且

險也
大約山勢爲前後二支支各峯巒十餘前結正龍
卽普陀寺轉後爲托卽海潮寺二大寺外依山爲
菴二百五百餘所皆窈窕可愛環山而轉除曲徑外
廣不過三十里
舟山有城有軍有居民金堂最近開其中良田可
萬頃悉禁不許佃作何居大謝山直舟山之南田
亦不少此皆可耕之地然邊海之人都以漁爲生
大家則宦與遊學遊手不爭此區區粒食計故地
方上下無有言及者袁元峯相公欲行之有司以

爲擾民而止
余任定海三日看來潮汐分明是天地之呼吸人
非呼吸則死天地非呼吸則枯以月之盈虧爲早
莫其曰大小未必然也天下惟錢塘潮廣陵濤著
稱則其海口最大與口外卽大洋故然此臆度之
言不足據惟識者叅之
近時諸公議曆法有形章奏至相軋者或以問余
余曰我騃人安知曆但看月一回圓則一月矣亦

如夷人不知歲但草一回青則一歲矣其人不能
應令見海潮初一十六必以子午刻餘以次漸遲
遞至晦望一日之中早在辰末晚在酉末所差甚
多而次日子午必不爽此又非曆法一定不易之
準乎節令亦如之即差不過一日無甚關繫天本
以顯道示人人不察而紛紛作聰明者其謂之何
問以語朱大復深以爲然

上招寶山見一秀士㒰面甚偉與之秀士亦睨余
余不顧數遣從者蹤跡若有意者遂進與揖方知

爲劉都督草塘之子今都督省吾之弟也其名國
楨爲南昌諸生是時方欲爲草塘立傳喜而問之
因得其詳且曰君固將種又材器如此一續先緒
取玉帶如芥何事從鉛槧自苦答以爲父雖上將
數爲文臣所抑末年已平九絲蠻寇曾省吾撫臺
雖驕橫猶能假借代曾者某公初履任循例設席
邀宴某至大怒謂此昔糜軍餉欵我保富貴取賞
賚不就席而去遂恚甚瘍發于腦而卒故切戒某
棄武就文而竟未有嘗也余聞其言深憫之蓋勢
之偏重久矣我輩于節制中要須權衡毋徒恣文
墨輕天下豪傑也

時倭警狎至從者三人甚恐勸無行余不聽出海
僅十餘里諜報衝風棹八槳而過者可接皆曰警
警急急余皆不顧既抵山則先一日果一倭舟泊
于山之東厓舟純黑色上若城堵不見人高可五
丈長三倍焉連數日東風漂至我兵船圍守發銃
彈如揚沙着石壁紛紛下墜一小舟直前逼之倭
發鉛彈一透死五人遂退是夕風轉而西倭揚帆

去我舟尾之余作禮之又次日舟師皆歸有登山
者問之曰盡境而還計倭舟入閩及廣風稍南出
大洋矣

山有兩寺住持後曰大智前曰眞表大智戒律精
嚴爲四方僧俗所歸眞表雖領叢林性驕驁悍破
戒萬厯十年間其徒訟之郡太守行郡丞龍得孚
勘問龍爲人好道醇直廉儉時役奉監司他委勘
金塘山及補陀衆鞫眞表夜夢羣僧泣來告眞表
過惡且屬丞三分道場奉大士香火到山處分悉

如其裝且詞衆僧曰此非吾意佛告之也仍戒飭衆僧查僧房總三十六命取蓮華經三十六部來燬之火而令衆僧跨其上誓無再犯時吳秀將稍從旁止之乃火一部衆僧悉跨焉處分畢至後殿拜禮甫拜下即覺兩髀病輙不可動兩人掖之以拜過體陡發大熱急扶入禪房疾遂委頓胃間結一片大於盂堅於石楚不可言漸至昏憒見沙門雲擁霧集若有所按治有人若伽監者奏曰此罪得罪大法顧其人實奉道愛民居官清淨內傳佛

旨曰奉道燬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故罰三石牛齋官三石牛齋官者不省其云何丞念此必冥官之號如是死矣且入惡趣力懺悔某不知燬經之罪大乃爾自今而後願奉齋持戒終身亟免官入道自贖沉沉無有應者即有人送三石牛齋官剳子到因辭不受大智亦爲之祈哀誦經念懺願以身代又久之始得兆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城中死人纍纍並裸臥丞亦在臥中獨不裸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人掖出之而甦丞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咸曰我輩給孤園耆知識也汝何故燬經犯此大戒丞曰知罪矣願以百僧一而捐捧齋萬僧衆僧稍稍散去其夕家僮於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鬟髻手執幢蓋遶牀而過者然有聲幢脚拂僮面僮驚起大呼丞病良已是時不粒不瞬十日矣屠長卿目擊爲之記

普陀是明州龍脉最盡處風氣秀美雖不甚險遠而望洋者却步即彼中士民罕有至者若非大士見形何以鼓動人心成此名刹弁冕盡天下凡西

僧以朝南海爲奇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橋爲奇梁之南有曇花亭下數級即爲梁橫亘可十丈脊闊亦二三尺際北絕壁有小觀音廟在焉余坐上方廣寺親見二十餘僧踏脊如平地共一行數步徹裳慴凝立少選卒渡衆皆目之口喃喃不可辨問之山僧曰幾不得轉人身也普陀一無所產歲用米七八千石自外洋來者則蘇松一帶出劉河口風順一日夕可到自內河來者歷錢江曹娥姚江

盤嶼者四由桃花渡至海口風順半日可到兩地皆載米以施出自婦女者居多自閩廣來者皆維貨恰幻歲刑本山之僧亦買田舟山其價甚貴香火莫盛于四月初旬余至則朙然矣卻氣象清曠幾欲久駐而竟不果則緣之淺也細訊東洋諸山一老僧云有陳錢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難下碇又無嶴可泊惟小漁舟盪槳至此即以舟拖閣灘塗採捕後仍拖下水而回馬蹟又在其西有小渾可以泊舟但有龍窟過者寂寂一高聲即驚動波浪沸湧壞舟再西爲大衢與長塗相對其西有礁無嶴不可泊舟且亦有龍窟宜避東面有衢東嶴可容舟數十隻但水震蕩不寧舟泊于此久則易壞大衢在北長塗在南相離不過半潮之遠潮從東西行兩山東縛其勢甚疾舟遇潮來與落時皆難橫渡俟潮平然後可行近昌國爲韭山形勢巍峩島嶼深遠此山之外俱遼遠大洋舡東來者必望此爲準直上爲普陀矣

海水本遼濶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更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極大西北風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嶴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船安嶴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船何嶴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沿海之中上等安嶴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處曰馬蹟曰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潯江曰列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曰梅港湖頭渡曰石浦港曰猪頭嶴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嶴曰玉環山梁嶴等嶴曰楚門港曰黃華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嶴曰女兒嶴中等安嶴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蒲門曰觀門曰竹嶴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閘門曰九山曰爵溪嶴曰牛欄磯曰旦門曰大陳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嶴其餘下等安嶴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山霍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

又恐風反别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閩土無一面之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由此觀之沿海萬里之遥處處有處處要斟酌此惟老漁船知之而漁有世業有岡傳又善占風望雲氣履如平地多夜行不失尺寸也

近日有茶山王之説傳者歷歷若親見且謂聚至數萬人販米于蘇松等處庚申湖廣至禁米不許下江曰恐茶山王糴去也米一時踊貴斗至一百五六十錢時非水非旱田禾蔽野秋成在即而所

在恇擾平糴抑價吳江縣立破一百二十餘家亦自來之異變也攷海中誠有此山自嘉定寳山出南匯嘴一百六十里可至無泉無港原非駐足之地其它處遠而同名者或不少却屯聚如此之多幾比琉球一國大海中固邈無涯際要之自開闢以來人力所至船隻所通凡島嶼礁坎之類靡不登之載籍而獨遺此大山窟奸人爲東南隱憂似不可解且海寇飄忽乘風萬里所以難制若山居土着必爲衆所窺即如米尚須糴它一切所需非天降非地出何處得來若曰倶販之中國何不散居内地伏草澤間爲所欲爲而以海自限日與風濤爲伍決非事理所有而少年喜事者至自請于當道往彼説論招兵各使臣欲收之爲用曰折簡可致遠近若狂數年不絶發一笑可也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七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七

湖上朱國禎輯

勝遊佳境

江南花木勝遊梅時玄墓菊時婁江桃華時嚮蝺芙蓉時西湖朮時菁山萬佬非陽梅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而時令佳境則太湖月錢塘潮兩天目松石棲賢猶洞山茶虎窠普陀山看海及日出熊幾得之

梅丈人

客有三人與梅丈人論理趣淺深日玉雪爲骨氷爲魂耿耿獨與參黃昏逃知雲臺溪上路玉樹十里藏山門一客日碧瓦龍睛煙霧繞藐姑之仙下縹緲風清月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曉一客日在洞娥金屋照雪羞銀燭直從九地底陽萌知獨復丈人日初得吾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復乎

占年

興化縣木塔寺殿材皆紫桱美材也買人以木伐

武黃梅一株樹之殿傍胡僧坐其下忽不見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盛則俱豐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鼠之耗農人多驗之

月中佳子

紹定間舒岳祥讀書僧中會中秋月色皎然聞屋上聲如撒雹甚怪之其祖拙齋啓門視之乃曰此月中佳子也我嘗得之天台山中呼童子就西庭中拾得一二升其大如豫章子無皮色如白玉有紋

如雀卵其中有仁嚼之作芝蔴氣味爨之雜菊花作枕清芬襲人其收拾不盡散落甎罅者旬輒出樹子葉柔長經冬猶秀幸徙植盆中久之失其所在

花

杜鵑花以二三月杜鵑鳴時開一名映山紅一名紅躑躅有二種其一先敷葉後著花者色丹如血其一先著花後敷葉者色差淡人多植庭檻間結綳爲盤盂翔鳳之狀越州法華山奉聖寺佛殿前者持異樹高與殿檐等而色尤紅花正發時照耀楹桷牆壁皆赤每歲花苞欲拆時寺僧先期以白郡府守率郡僚往燕其下邦人亦競出往觀無虛日寺僧厭其擾陰戕之蓋宋時已彫枯矣郡齋有杜鵑樓天衣雲門諸刹皆有之又上虞釣臺山上雙筍石其頂有杜鵑花春夏照爛望之若人立而飾其冠冕者舜廟記宋太祖太宗真宗過密之時花枯悴三載乃復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嘉

泰志云近時又謂先敷葉後著花者爲石巖以別之然鄉里前輩但謂之紅躑躅不知石巖之名起於何時今江南在在皆稱石巖

並頭蓮前未經見晉泰和間生于玄圃謂之嘉蓮其後見者不一柳宗元張仲素俱賀表今所在有之不爲奇有一本而三萼者

蓮有四面者徐文貞詩云四面花開玉露滋曉風翻雨葉垂垂泉明酒思濂谿興憑仗盆池借一枝太華峰頭幾度遊若耶輕舸亦難求小池寂寞憑

誰遣面面華邊看白鷗

唐時四川忠州有木蓮二株其高數丈在白鶴山佛殿前其葉堅厚如桂仲夏作花狀似芙蓉香亦如之每花坼時有聲如破竹

蜀西雪山有佛果樹高數丈葉如芙蓉花白兩出若蓮瓣大如掌參差相掩陽則展數陰則斂合果在其中至冬殷紅類紅消梨

蜀主昇平常理園苑有青城山叟申迅進紅梔子花烟紅六出芬香襲人結實甚大用以染素則成

赭紅

廣西太平府有羅望果自外皮剝至見膚凡九層食之甚甘廣東人呼為九皮果

石榴傳說以枯骨置枝間石壓其根則結子繁盛杭越之間呼為金庵蓋避錢鏐諱云剡中者佳地近東陽多榴房

華容縣觀音寺有玉蘭一株輪囷盤鬱高十餘丈遠望如玉山

潯陽陶狄祠植山茶花一株幹大盈抱枝蔭滿庭二月三日祭時花特盛好事者分種之竟無一活紹興曹娥廟亦有之止加拱把之半土人云千年外物

蘄縣有天棗在天門寺春時吐華結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實皆熟次日遂空

宋淳熙間泰中有雙株海棠其高數十尺脩然在眾花之上與江淮所產絕不類荊南官舍亦有兩株略如之姿艷柔婉豐富之極

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丈花甲一週始一作花永

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視之取花以回

宋淳熙三年二月如皋縣桑子河堰東孝里莊園有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盛開則紫牡丹也過者皆往觀之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見花甚愛欲移分一株掘土深尺許見一石如劍長二尺題曰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有生旦値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為壽間亦有約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多不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直至

一百九歲而終

嶺南無牡丹移植不花花即不利其主梁文康之孫中舍紹績攜至家花開召客飲疾發即殞易數主皆然

陸展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花朵茂盛顏色鮮麗有李氏者欲得之主人已許俟開後乃移既移其花朵朵皆背主而嚮强之向人不能也未幾萬殘零亂無復前觀

紫微一名滿堂紅

越絕書句踐種蘭渚山王右軍蘭亭是也今會稽山甚盛餘姚縣西南並江有滿亦產蘭其地曰蘭墅州自建蘭盛行不復齒及然移入吳越輙潤有善藏善植者售之輙得高價而香終少減以野人論之更不如山谷間取之甚易而且多貴所賤少所見豈虛語哉

慈餘姚江迯多產之因名慈江今惟閩爲最盛遍下江南有譜

黔中緋桃花夾竹桃花甚蕃另有一種名日月桃一枝分花或紅或白又有六月柿莖高四五尺一枝結五實或三四實一樹不下二三十實火傘火毬未足爲喻條似蒿葉似艾花似榴種來自西番故又名番柿

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生水之義然梔花四出潘笠江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四出而金色且開于秋云然蒼蔔亦六出

木

楓木之老者爲人形故曰靈楓其曰靈楓則顯以壽言矣謂帝座曰楓宸蓋侍衛臚列不動有如楓又曰丹宸即丹楓也

金剛纂生天目其樹長不滿三四尺多屈曲雖春夏亦無葉每網其枝曳裾不前曳犧國有是種相傳刲其末以漬水水必毒飲者立死日人嚼又能借之以爲誘淫之法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森秀若相廻避然謂之讓

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樹皆有皮惟紫荆無之木皆有理惟川柏無之花皆有種皆可染色

宋南渡時高麗進陰陽栢二株初僅二尺種之永懷寺殿庭左右久之高與殿等每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金荆榴樹色如真金密緻而文綵盤蹙有如美錦細膩而香隋煬帝時朱寬征流求得此木數十片用以作枕及案面沈檀所不及

雲南太平諸郡有木肌柔膩而色白如銀名曰銀木用以製器絕佳

松蘿樹唯安南有之唐大中間裴休建宣州廣教寺黃蘗禪師求得此材以神通力皆自井中踊出寺成尚餘八株植之殿前輒敷榮長茂過僧有異行者即開異花數色

橫州產鐵樹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類石南而質細厚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一開累月不凋

蜀地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間作紫花散落滿地冬月之望雜百樹中榮枯各異

松栢聖跡

都昌柴棚鎮有古松一株　太祖征偽漢時憩其下萬曆甲申知縣王廷策即地建亭掘得白獅當之江又建前亭是時有赤鯉從空飛下　高皇帝自將兵十萬取婺州過蘭溪縣見古柏甚奇駐師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　聖天子也吾之

賜以詩箋令得遊天下栢後朔亭繞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輒有蒼龍繞伏其上王世懋詩云何年古栢尚青青曾是　高皇玉輦停不信　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

佛菓樹

浦城縣村中有白果一樹世傳以為仙人擲樹枝於上其枝班生每年果熟時不生於枝節惟於樹身腫成大塊破之可得二三斗多至石餘形視凡果差小味則同

神楝

古楝樹在江濱埜田中土人呼爲黄楝高不過丈許而週匝可布十肱從地抜起色類精鐵望之如百十恠石磊磊峻峭週而眎之莫辯其爲植木也緻以老榦亂枝拳曲夭矯而枯瘦削立又絶似坡公筆意野人相傳有神宅焉樵牧皆不敢近必千年物也好事者裴徊其下移日忘去惜峙大荒非塗轍所經故賞識者少東天目自化城寺側轉有松樹一株亦如之根在崖下頂高走路僅二尺許俯視如葬規圓可三畝牧童蹣跚其上不動也

水檀

蘭溪黄溢之下大溪岸上有檀木一株其大合抱高十數丈不知幾何年矣每歲春夏時溪流漲後始生枝葉其發生早晚必以水漲爲則如或漲後而不發則必復有大水鄉人因以占水之候

柿石

青州蘄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柿樹圍三丈許㪅數百年物崇寕二年冬雪寒甚木凍忽裂在根中有奇石長數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聞者爭觀莫測其兆多以爲祥然自此家道凌替售宅於他人居之後不寕洎宣和末不及三十年屢易主人矣

射樹

爲箭樹在永昌府天井山北段氏時撲蠻爲盜出没於此故過者射其樹以厭之樹高五丈餘箭鏃如猬毛然

綠衣乞命

太倉州吳伯一夕夢兩綠衣丈夫桎梏至公前叩頭乞命默念是且有當死者比旦起行伺門閒無所見見有人腰斧鋸趨而前問之則曰適有木商措得村中二銀杏樹約券已成且伐矣公驚曰木乃有神如其値償之乃免

竹

人面竹剡山有之竹徑幾寸近本逮二尺節極促四面參差竹皮如魚鱗而凸頗類人面俗雅稱救節

戴凱之竹譜竹之別類有六十一黄𥳑直以為竹
歸類至多竹譜之類皆不詳欲作竹史不果成今
所錄猫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𦔮大而厚異衆竹
人取以為舟四明洞天記毛竹叢生洞邊又金庭
山毛竹洞天有毛竹

月竹産於蜀新定州每月生笋

桊陽縣有龜紋竹惟貿陀縣産之竹僅一二本製扇
甚奇則今亦絶種矣

高潘有疎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

竹八州有無節之竹羅浮有龍公之竹臨賀有十
抱之竹瀛州有扁竹占城有藤竹員丘有䈕竹東
方有丹竹焉邦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
與長百丈

澄州産方竹體如削成可用為杖滁州産通竹直
上無節而空洞

成都有竹青黄相間謂之黄金間碧玉辰州有龍
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鍼桃源山有方
竹兆彈尚有徑尺越竹可以為舟羅浮山有龍公竹

其大徑七尺一節長丈二尺葉若蕉

熊耳山有丹青竹其葉黄碧毋相間交廣有思摩
竹笋自節生笋既成竹至春節中還復生笋黒竹
如藤長丈八尺色黒如鐵每節長二三寸名觀音
竹産占城國

蘄州常産十二時竹其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
十二字安福周俊叔得此植之家庭十餘年笋而
竹者十之三

草

茶陵州雲陽山有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一枝萬
葉百年而開一華已開不謝陰卷晴舒狀似芭蕉
名曰經劫草

蘆葦茭荻皆草之屬也惟葉與色稍異苕尾紺碧
可愛然皆生于水次洲上惟我湖廣苕山高二百
丈過山生苕望之翩翩作鳳尾形苕水所由出自
頂及麓處處涌溢草水山合為一以此稱奇

綏寧有蔓花草其莖如藤其花黄白累條如絲有
嗜昔得夢而遺忘者嗅之即記又有草名八角蓮

可以伏蛇諺云識得八角蓮可與蛇共眠
廣西有都管草一莖六葉能辟蜈蚣又有蛆草能
辟蚊蝇
紅草產廣西太平府亦名草紫彼人用以漬水作
紅飯或以染帛又有胡蔓草葉似挪而大蔓生着
黃花一葉下咽立能殺人亦名斷腸草又名香茵
唯甘草汁解之
鴿子草形如飛鴿當夏作花有雙蟲生葉間食其
葉久則蛻而為蝶女子佩之號為細蝶北戶錄有

無風獨搖草曰媚草即此類也
杜林有睡草見者令人睡握之久睡一名醉草亦
名嫡婦箴
金州西北五里心山有草雖大風不偃
雜品
蒼梧之蒿可棟高潘之族可杖蘇門荅剌之瓜茄
一植而五歲儋州之荷四時作華北荒有七寸之
棗南荒有三尺之棃東荒有三尺之椹木蘭皮國
有五尺之瓜二寸之麥暹羅之稻粒盈寸也雞足

之麻實如蓮菂
松為百木之長蘭為百草之長桂為百藥之長梓
為百木之王牡丹為百花之王葵為百蔬之王綸
組也紫菜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
木也
棗杏之屬為核果梨柰為膚果柳胡桃之屬為殼
果松柏之實為檜果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
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竹萌謂之筍蘆萌謂之虇
穀稻萌謂之秧

苔為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為宣蘚南人呼為姤草
倪元鎮庭中苔滿落葉以長竿揭而去之不欲踐
傷也
今人稱茄子為酪酥出于宋龍圖閣一書曰貽子
錄或曰當作落蘇未知孰是
寇宗奭本草衍義曰白冬瓜一二斗許大冬月收
為菜又蜜煎代果可以禦冬故曰冬瓜今皆誤書
曰東蓏因西瓜之對也又有青色黃色而形類越
瓜者本名胡瓜晉永嘉後五胡亂中原石勒僭號

于巽國諱胡尤峻因改爲黄瓜胡荽爲元荽胡麻爲芝麻胡桃爲核桃江南曰羌桃

相傳西瓜種乃元世祖遣人入西域所攜者然金王寻可雲南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卷隴頭雲則又在元之前矣

温州乳柑冬酸而春甘太和山騫林茶葉初泡極苦澀至三四泡清香特異人以爲茶寶也

薔薇露出回回國番名阿剌吉此藥可療人心疾不獨調粉婦人容飾而已

甘露

其凝如脂懸樹上有方三十里積至十餘日者則宋文帝十七年高平鄉富民村也徐州刺史趙伯符以聞

元祐八年南城縣東界山甘露降沾結數十里逾月不散

嘉禾

正德六年如皋縣嘉禾一本有至百莖者其一本二十莖者尤多

狀似

漢靈帝中平元年濟陽濟陰宛朐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雲雨

符堅圍姚萇營中乏水殺馬矢以吸多渴死者俄大雨營中數尺周營百步外寸餘而已堅怒推案口天其無知乃降澤賊營河朔三鎮叛自相推爲王築壇就位是月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方

任征討望而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先是其地土忽高三尺獻諛者以爲益土之兆嗟乎天與雲豈無知乎借爲叛逆數之所值自不能遮祥瑞原不獨爲君子設也

鴿[illegible]

嚴分宜禮書時因宣召旁午寓頗遠艱于趨赴移之西闕外搆堂來棐正寢群鴿自雲外止于上朔鳴良久乃去（意當時方士所致）衆成駭異分宜自作記因思齊武帝葬皇后其墳上有白兔來棲畢事乃去

此皆世間祥瑞事乃嚴氏權寵不及廿年敗没齊朝健所傳廿年亡国則祥亦終非永福也太原相公亦有來鶴堂余寓其中相公述其異然來止獨鶴不數年相公父子孫俱没

獺祠

宜興長橋下舊有白獺若出穴四望而嘯則爲兵兆神而祠之禱必有驗或賦詩云渝淵不作捕魚作攙報人間赤白變世道清平祭屏跡吳宮舞類按神方

犬逐通判

嘉靖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有犬作人言語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乞往恐相奪請趙從忽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懼躍踰牆遁去乃得停徵

三巨人

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陝西會城初昏時陰黯忽大雨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袂飄搖翁翁如飛既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咸寧王濯未第時同二三友人丙夜過泰邸見一巨人從東蹣跚而來高三丈餘衣鶉百結若乞者狀至蕭牆東南隅扶牆內望若有太息聲萬曆三十五年二宗室出門又見一巨人從北著白衣白帽耳有鐶高二丈餘兩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

物異

正統戊辰秋南城縣丁祭是夜三更學中明倫堂暨東西齋從空飛石而下皆水中久浸尚帶苔衣重可四五斤惟有聖殿飛石不到

遼東廣寧等衛狂風大作晝暝有黑氣墨墜地大如斗龜久之俱入土又數日鑽土而出飛去堯堯如螃瀋陽錦州城堞攜爲大風所仆者百餘丈野火燒店帽山堡人馬多死傷者

成化二十三年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群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

男女無弗見者耆老梁秉高言正統間亦有此異
地方不寧本縣頻年旱災民力耗竭復見此物莫
不震懼
世宗中正月望前三日有蟇數百萬大小相負自
高郵蛉蜊壩過入皆礙足不能行入興化界散沒
無迹負行蟇爪入膚理乎移之不能脫識者以爲
水徵云
萬曆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
頷下有白鬚竟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

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
可食余赴科試在杭州昭慶寺夜步階除微風吹
積屍腐氣不可忍又一日登保俶塔望山後積柩
幾至山半流液成川
萬曆十七十八年楊州府大旱下河茭葑之田赤
地如焚有黑鼠無數延緣葑田食根至盡葑土墳
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北之牛耕其功百倍鄉民
賴之墾田十之一二
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晡時山東臨邑縣蜻蜓蔽

空勢如颶輪東西亘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
俱盡
十八年夏初乳源前江多蛇啣尾自下而上至燕
口巖穴中二日夜始盡人擊之亦不爲害
萬曆四十四年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
爭刲羊豕禱神神有蒲神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
之家止嚙竹樹茭蘆不及五穀有朱共者牲醴悉
具見蝗勢且逝遂不致禱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
七畝盡嚙而去隣畔不損一苗相傳有怪書投其

神曰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
色異
弘治十四年馬湖府底濶江水色變白明瑩可鑑
翌日白濁如泔漿經于兩岸沙石上者如土粉至
十七日始復如舊
敘州府東南二河水變色白如雪瀋如漿者凡三
日
水旱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揚州海潮泛溢溺死竈丁三

萬餘人松江海鹽亦各二萬餘人是時江淮之民殺戮至慘豈猶未滿耶

萬曆九年十年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三五十處處處俱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剩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叫喚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玉念

其節義將挑花紗衣一套棺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飯晝夜哭三日而死

地震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河南山陝同日地大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華州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連震數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漲華岳終南山鳴河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南兵書韓邦奇南光祿馬理南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米仲良家八十五丁陳朝元家一百十九丁俱沒如此者甚衆其不知名未經奏報者復不可數計

地震之夕王祭酒侍其太夫人漏下二鼓太夫人命歸寢領諾歸未即榻而覺乃奔出急呼太夫人時太夫人已就寢睡熟祭酒反被合墻壓斃太夫人雖屋覆因無恙也富平舉人李羔與其北道叅議耀州左熙內兄妹丈也同會試抵華陰鄉店宿

聯榻而臥李覺地動走出呼傾時左被酒寤聞未起既李被崩崖死而左賴牀榻撐支止傷一指其初發也自潼關蒲坂奮暴突撞如波浪騰沸四面潰散隨各以方向漫綫而受禍亦差異焉省城之西漸輕東則漸重至潼關蒲坂而極輕者房壁之類尚以漸左重者則一發即傾蕩至盡輕者人之救死尚可走避重者雖有倖活多自覆壓之下掘挖而出如渭南城門陷入地中華州堵無尺豎潼關蒲坂城垣淪沒他如民庶之居官府之舍可類

推矣縉紳被害自前三人外又有渭南郎中薛祖
學員外賀承光主事王尚禮進士白大用華陰御
史楊九澤蒲州參議白壁而渭南謝令全家靡遺
其他如士夫居民合族而壓死者甚衆受禍大較
潼蒲之死者什七同華什六渭南什五臨潼什四
省城什三而其他州縣則以地之所剝別近遠分
淺深矣受禍之慘者如韓尚書以火廂坑煨爐其
骨薛郎中陷入水穴者丈餘馬光祿深埋土窟而
檢屍甚難其事變之異者或涌出朽爛之船板或

涌出赤毛之巨魚或山移五里而民居儼然完立
或奮起土山而迷塞道路或一山分移相去四五
里其他村樹之易置阡陌之更反盖又未可以一
一數也時地方乘變起亂省城驚傳回夷反久之
始覺為訛言如渭南之民搶倉庫以鄉官副使南
逢吉斬二人而定蒲州居民掠財物以鄉官尚書
楊守禮斬一人而定同州之民劫鄉村以巢人王
命手刃數人而定此變之後次年固原地震其禍
亦甚至隆慶戊辰本地再震自是以來無年無月

居常震搖迄萬曆之歲未甚息焉是以居民雖此
荼毒勉造房屋而不敢爲安業有力之家多用木
板合廂四壁上起暗樓公術之內別置板屋以防
禍焉

地震有連數省者有一省者有一府一邑者有一
村落者即一村落有微震大震無聲有聲聲至如
雷者萬曆戊午十二月六日花林莊中翰任家地
震聲如雷自西而東約十餘里距南北各二三里
外都不覺有與遠近大小之間迥別如此真不可

解一老農云有一家動搖或止一楹而餘家餘屋
不然此又以尋丈尺寸論矣山中泛洪亦如之戊
午七月十三四日大風雨自寧國而東至吾鄉安
吉等處泛者數百處水高至數丈漂沒無算而餘
年有十餘處數處只一處者其地若有物奮起或
曰蛟爲之然又有突屋透瓦徑出而不發水不害
人者山樵云雉與蛇交生卵入地每歲雷發隋下
一尺不知若干年始生又不知生若干年始出大
約隨其大小強弱以爲勢之低昂不可一律論此

固是一說而余謂山壑中亦必有眞蛟蜃久伏而出決不止雄虺之毒氣也

山崩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午時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崩

血湧

萬曆十七年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舡到入都地名茅家浦口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壓濺到舡上舡即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即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閩人陳申從琉球來報稱倭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見在福建査審許豫朝鮮浙兵裹征死者甚衆

都城大水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六月京師大水平地丈餘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閏六月二十四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圮及人民渰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坍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

甲寅更漲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渰死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者尤多公私拾物民間田廬一切流盪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奔湍洶湧輿馬不得前城堙不可渡誠近世未有之變也有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露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七 終

湧幢小品目録卷之二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蔣山佛會記

宋潜溪集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于是恭默思道端拱穆清閔有三三輿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下上𢌿奠靡宸衷蕭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至竺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

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卻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于城社之神具宜　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于爐復再拜　親臨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山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月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薌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

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桃瓣名菲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駐之意初斵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

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侍
儀使溥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
詔已引入殿致恭佛之禮聽法于徑山禪師宗泐
受毘尼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執範師
咒斛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羣臣
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
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同前事二日婁風戒寒飛

雪灑空山川條潛不辨草木　鑾輅一至雲開日
明祥光沖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
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
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
格君蒿悽愴發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
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　皇上自臨
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
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與
泉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

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
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
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
及朽骨而況于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拯其靈明于
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廣衍無際將不間
于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
歟盛哉祠部郎中今顏王事張孟兼蔡秉彝藏哲
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
昭　聖德于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

弗獲既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皇鑒九有
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孰將使
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
祲盪摩白日爲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横縱
委溝溢壑其二霜月淒苦涼颸酸嘶茫然四顧精爽
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鉞爲心寧免涕洟其三
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
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祭彼家野其四皇輿載臨
稽首大雄遐瞻猊座如覩晬容香凝霧黑燈類星

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鐘其五鬼宿渡河夜漏將半瞰
輪羽幢其集如霞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
還清淨觀其六廼陟秘殿廼覲慈皇間法去蓋受戒
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明朗白晝康莊其七
法筵設食厥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
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八鴻恩旣廣氛
祲全消乾坤清爽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
大庭擊壤康衢列謡其九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化咸遂史臣職文承
庥來裔其十
欽錄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卽蔣山寺建廣薦
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命宗泐撰
獻佛樂章旣成進呈　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
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遍應曰妙濟曰善
成凡八章勑太常諧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爲定
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欽奉　聖旨御製廣
薦佛會榜文命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
人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
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祥
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
撰疏文至鍾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
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
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　上悅勑近臣
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蔵事如記言
及事畢夜已過半　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
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
及蒲菴以高僧被　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
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
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
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
互見而備文云

又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爲儀曹諸官所請而作
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敎之懿意雖有

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真乘同爲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猶歟休哉

又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　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慊仄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之切不欲固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于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傳衣　郭青螺集

萬曆乙酉予入韶州間道棹小艇入曹溪六祖像精彩莊嚴寺僧因出傳衣寶鉢並履衣似今羊絨褐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眴布緝木綿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爲廣東提學魏莊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墮諸地僧以漆膠乃似鉢形而寶色無光華履云是六祖遺履也今履差長耳衣是釋迦佛所遺者有言是達磨所遺有言是武則天所賜未有定說高僧等傳釋迦佛有衣名金縷僧伽梨衣釋迦知化期將近命摩訶迦葉迦葉敬奉佛勅後持入雞足山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於是寂然入定則釋迦衣未傳也又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多并授僧伽梨衣後斯多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得勝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吾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以顯師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大信即請其衣秘于王宮則師子衣未傳也今曹溪傳衣定出達磨考達磨傳菩提達磨傳法慧可命之曰我傳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爲法信惟恐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爲驗以定其宗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

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毋傳衣鉢慧能稟敎竟止不傳及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衣鉢就內贈禮肅宗崩代宗即位永泰元年夢尊者請還衣鉢天子敬其法七日即詔使臣持還曹溪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磨長逝於魏莊帝廢立之際是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貯曹溪危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石鼓泰太山碑晋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

之生托根於地如孔之檜子貢之楷老之栢漢之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取肅宗之取唐宮不能留寶鉢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內千年之物獨此衣存

袈裟

桃林代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稍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毠毟蓋西域以毛爲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陳養吾象敎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或從毛作毠毟一名無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稍畦帔一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乃知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也

五銖衣

桃林代山又云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若以爲天女玉肌之衣不知諸天人皆衣五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三銖一銖半銖者不獨五六阿含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又云天衣飛行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韻註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五銖六銖尚不及半兩微乎輕矣

二教

魏道武除沙門法令至嚴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謂然寄寄弛緩故道武沒後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辟如燒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並行久矣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語闢乎

宋晁文公以道欲將儒釋道合一著書曰法藏碎金凡數萬言不出此義編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為耄志餘書湛師以為不見正法眼可恨然則三教合一之說令人不過拾其唾餘耳乃詫以為異何耶

三教互相攻擊此低秀才涴和尚癡道士識見儒者能容之用之駈禁末流方見廣大

白浮居黃冠而攻儒為仕宦者不少惟唐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少警悟工為詩李太白異之授以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僧已而復冠仕至太常卿益涉歷三教然于義俱不甚解也而憸躁最為時所薄

天下之變幻莫甚于釋次則道術而儒家獨稱拙儒者之說平實原不露奇為勝而業為儒者恥以奇自見以此差足勝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廢以奇濟平則平乃盡變益見為奇故儒猶青天白日也二氏則日之珥月之華以及雲雨露雷總之皆天也離而廢之不成為天合而混之麗天者又幾無辨矣

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唐時虎銜一小佛像置于胼山之巔有朱道人建菴以奉之至今靈驗

大士湧出

至正元年閏五月二日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思氏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涌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即其地立大悲閣

佛牙

萬曆辛卯浙僧真淳得佛牙于天台山中獻于曾東溟時陞五臺為南尚書曾以轉屬陸大喜雕紫檀小浮屠龕以金絲文龕送入天界寺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閩人或問年幾何曰此袋與虛空齊年化後復見于東陽

遺蛻

無量壽佛遺蛻在廣西全州張口眼露二齒歲昇入城西汗出如注以巾拭之背濕後燬于火僧拾遺燼和泥像之昇入城汗出如舊又全州臨江一峭壁凡數十級半壁有一木櫃歲久不腐人稱兵書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儆訪異書入全張雲梯募健卒探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二鋸牙垂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塞之

長耳和尚

定光佛初爲和尚號法眞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吳越王賓禮之居定光院既寂漆遺蛻曰翁曰徵張以院爲寺正殿居中龕蛻居左費以樓殿屢燬不及樓

頗得地

地藏菩薩姓金名喬覺新羅國人在池州東巖修習久土人閔欲齋之地藏謝不願願得一袈裟地閔許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閔即付之舉家悉成正覺去

捨宅之始

捨宅爲寺自吳呂蒙始今建安之開元禪寺是也或云其子孫爲之

兩京諸寺

慈壽寺在阜城門外八里太監谷大用故地也

聖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于萬曆四年至六年秋成殿宇壯麗僧房羅列一塔聳出雲漢四壁金剛攫拏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隱隱眉睫間如西天龍華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雲寺瑰壯靡麗正德中于經大璫所造經爲御馬監太監以便給得幸　上請贈父泰爲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王氏夫人役導　上於通州張家灣等榷商賈舟車之稅極爲苛悉歲入銀八萬之外即以自飽斥其餘羨爲寺於香山而

立冢域於後所費金以萬萬計　上亦親幸焉故
爲之　賜額及勅而經後隨　上南幸其寵亞於
諸貴倉　上得疾久多所恚惡一日忽厭經而逐
之盡華其官與所　賜璘玉使辮髮從小璫受斡
林師敎誨嘉靖初下獄庾死籍其家而寺與基獨
存

南京三大寺爲鍾山靈谷寺鳳山天界寺聚寶山
報恩寺五次大寺攝山棲霞寺天竺山能仁寺牛
首山弘覺寺雞籠山雞鳴寺盧龍山靜海寺弁中

刹小刹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與視六朝四百八
十益有間矣

報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莊嚴雄偉益悉
成祖　宣廟財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雷震一
夕俱燼僧房無恙今皆化爲酒肉場矣塔焼琉璃
磚爲之不可焚今尚完好惟踏級刓不可步爲級
者九登五六級南中歷歷可指鐵頂左欹僧雪浪
修之乃復舊雪浪予及見之偉長而美有才氣橫
行南中郭明龍爲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
所終益妖淫之尤也

報恩寺永樂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
年方完蓋十六年矣塔九層通高二十四丈六尺
一寸九分

瓦官寺在秣陵城西南隅起自晉長興年陸地生
蓮花兩莖有司穴地視之則一僧儼然在瓦棺中
其花發于舌根芳馨異常朝廷聞而神之賜建慧
方寺民間仍以瓦棺稱之它志所謂銅官鹽官之
類非也南唐改爲升元寺後燬于火　國朝歸魏

國爲菜圃數見神光有比丘覺恒自伏牛來禮魏
國復之掘片石刻畫巨闕形製中坐釋迦次及三
大士旁列天王筆法精良寺遂復振

葛屺瞻寅亮爲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刹有　賜田
者稽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分別與所
在有司往復甚苦旣有緒與補隳廢約束僧祭秩
然可觀云何爲狂生所辱同鄉人暨學者又助之
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
所爲今已蕩然矣

女中天子

宋章獻明肅皇后本成都之華陽人家以播鼗爲業隨父龔美遊汴過荆門止玉泉寺慕容禪師夜夢金剛報云明日女中天子過此因厚遇之贈以金時真宗尚爲壽王居潛邸知客張耆引后見王王悦遂納之無何壽王即位自貴妃冊爲后天禧末慕容已往長蘆后日于帝召之不至帷曰玉泉無僧堂長蘆無山門詔建二寺門堂遣中使齎白金三千兩安寺市田兼賜龍眉龍角鎮山勅建皇

后行宮焉

石佛

嘉定州凌雲峩眉三山並中天下今人只說峩眉不知凌雲豈世間兩大不能並耶凌雲石佛高三十六丈唐開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濱鑿石爲之未就而殁韋元初韋皐尹成都完之貴以十層閣額曰凌雲寺

寺門風水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開正門鳴鐘鼓并毀寺前第一叢林牌坊香爐旛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朱鑑之言也

戒壇興廢

杭州昭慶寺建于石晉天福元年宋太平興國元年始爲戒壇屢燬于火入　憲宗時議修復按察使楊繼宗領其事我湖富氏吴瓛捨萬金爲倡落成甚麗并開戒壇嘉靖三十四年倭冦至當事者恐其區廣爲賊藪焚之旋即修復後復火孫織造隆又復之壯于前觀矣

鶴

嘉定南翔講寺在縣南二十四里梁天監間里人掘地得石徑丈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得齊即其地作精舍每鶴至止必獲檀施後鶴去不返僧方悵然哦詩見石上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語因名焉

造塔

越州寶林寺宋元徽元年製法華經維摩經疏僧道猷等與法師惠基于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寺

時有皮道輿捨宅連山造寺山之巔有石岫岫有靈縱旁有巨人跡錫杖痕初晋末沙門曇彦與許詢玄度同造甎木二塔未成詢亡久之至梁天監中岳陽王將至彦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岳陽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即入寺尋訪彦望而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詧彦曰未達夙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復修塔塔加壯麗唐會昌中廢乾符元年重建改題爲應天

寺宋乾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層高二百二十尺號應天塔崇寧三年八月詔改崇寧萬壽禪寺三月八日又改崇寧爲天寧每歲天寧節郡祭祝聖于此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禪寺既又改廣孝爲光孝專奉徽宗皇帝香以本天寧祝聖之地也時有長老滋須者有高行會改當十錢爲當五郡守召須及能仁長老密告之且曰明二寺方大興造有未還瓦木工匠之直倘蓄當十錢可急償之明日文字一出皆大折閱矣二人既歸能仁呼知事僧告以將赴他郡之請凡有負者皆即日償之於是出千餘緡與之抵夜乃畢得者皆喜明旦遣侍僧問天寧則曰長老歸自郡齋即以疾告閉方丈門熟睡至今猶未起也及令下須始以當五之數償負能仁乃大愧服乾道末藻繪尤盛置田五千餘畝

水墨羅漢

會稽華林寺舊有水墨羅漢十八幅形模奇古凡視之初則隱隱模糊久之漸明顯可挹喜怒愛憎

其狀不一宛然如生世稱僧筆相傳昔有自矜其技者寺僧延之乃獨處一樓謝接談對惟令日供飲食既浹旬僧疑而瞰之見其以盆水自照自圖始及半身覺而絕筆遂盥其手棄其水于地泉逬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別而遁收其所遺得羅漢十六幅半至李唐時一僧全其半而續其一筆法精妙絕似釋氏以爲畫者後身又云乃僧貫休俱未可知且靈異凡懸掛失其倫序則陞降不停 國初有盜者利重貲竊而齎於杭即託夢以指示寺

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三寶者咸務持去將渡江風逆十晝夜則夢僧人數千驅其登高涉險神思不寧懼而醮祭還之弘治丙辰寺僧建戒行忽一夕王僧夢羣僧負擔相率辭去越三日罹于火遂燬盪無存

群飛蘸油

淨土寺在會稽淨土山唐開寶五年即舊善名寺遺址建名彌陀院宋太平興國七年改號淨土寺後山有塔每夜令行者添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

海道途之人望以為號紹興中塔上燈至三更忽滅寺僧疑行者乾沒油錢問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盡時則有如人形一群飛自西來啾啾呼啾集塔上燈即滅寺僧疑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餘果見一群約千餘人來塔上各蘸油傳瘡僧直前問之衆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陣亡卒也見三寶慧光乞油傳刀箭瘡痕即愈便可托生僧問此番托生何道衆軍作四隊前後應答後世當生為富貴人只得此燈油瘡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買油更益燈滿塔上每夜鬼衆仍集取油傳瘡半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

百尺彌勒

新昌寶相寺在南明之陽東晉曇光開山齊永明中僧護嘗隱於此護始到夜聞鐘磬伎樂之音又時現佛像煒煒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最異者像自石中鑿出令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光如大車輪正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佛身高廣則

咸平僧端辨嘗記之云按劉勰舊記齊永明四年有浮圖氏厥號僧護嘗茲矢誓期三生夥造彌勒之像梁天監十五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洎畢龕高一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廣五丈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如之目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尺鼻長五尺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足亦如之兩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壯麗殊特四

八之相罔弗畢具諒嘉慶并邪石像外至於斯天下鮮可比擬者後梁開平中吳越王錢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東西七間高一十五丈又出珍寶鉅萬建屋三百餘楹後鏐之孫俶又列二菩薩夾侍閣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間邑人石湛鑄銅鐘一口蕭遂良等捨錢百萬粧飾金像又詣闕請經一藏石氏又起轉經藏并寶殿以安之賜額寶相厥後侍像亦壞元元統二年僧普光更爲坐像一高六丈五尺又以銅絲爲網護于其前　明永樂九

年住持僧脊重建三門毘盧閣凡三層五楹高十三丈五尺正統中燬于火萬曆三十一年復爲石龕置之永絕火患

馬房燈光

貴陽府萷州永洪菴在印山中去城十五里高僧月溪所搆僧江安人以罪戍赤水役于陳百戸所棲馬房夜有燈光照數里陳異而遣之遇禪師爲示三乘既得正覺選地以處因廬焉是爲宣德二年越二載　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溪亦與焉別號于語曰此招提中徒衆慎無踰四十踰則殃抵京將召入　上令中使齎置經檻下覆以錦諸僧履而入月溪伏不前　上召之意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藉經爲罪非　上所以召臣意　上異焉翻經入之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何故曰黔都火焚四十八戸用禳之　上未信後十餘日守臣報火作如其語　上遣遞送示寂黔都後有檀越廣其居成福地林麓點蒼豬洞鏤錯中有磨刀溪大石橫其中爲石佛口水從兩傍流

大如瀑雷細如鳴絃北有峭壁隆起瀑泉掛巖爲珠簾三重寺中緇衣四十人每自外來者過五人則有一死過三人則有一病過一二人則有怪

誌公塼塔

臨邑縣東有塼塔云是志公所營四面有石獸迅猛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所損今猶在彼云

刮金

諺云佛面上刮金譏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

璜奏沒入正德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千三十餘兩正合諺語可笑

羅漢化米

廬陵能仁寺當宋時旱甚米價翔貴一羅漢變爲僧去化米於贛縣得粒兩舟抵郡城謂舟人曰吾歸領人來取米方及岸失足水中兩履盡濕舟人遲之兩日不至亟詣寺僧問故寺僧曰此無有也舟人行殿上見羅漢中有絕似僧者而足尚濕乃知羅漢所爲今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氣酷類行役方息汗泚泚在其額

麻衣書字

折梵宮者必受其毒吾師陳禹陽建壽塔于峽石山有觀音廟直其右以計毀之果有滿指揮之死累其長子問斬坐獄十年破家十萬指揮未死前一麻衣僧各書一夫字于店門上凡七十餘家惟一老媼沽酒者不書指揮死地方人懼禍放火欲燔屍滅迹因延燒凡書夫字皆盡老媼家獨免考滿指揮之先乃以夾人歸附實姓矢　成祖爲改姓發海鹽衛夫字近矢復近火益其兆巳豫定矣郭青螺又言其郡曾議撤快閣尹合撤南臺皆斬其祀吁可畏矣

獅巖

黃文肅公讀書大雲山下水際屢得採藥尋其源遇二僧忽二獅子驟至僧叱曰勿驚地主公因捨地立寺額曰獅巖其山盤曲深秀一達官利其地縱火焚寺火尖鋒結如毬其人一日入山忽有獅啣入洞中驚絕久之有僧撫其背復甦乃叩頭願

重剏寺贖罪僧囑曰勿言汝且歸既歸罄所有集大木千章印其名姓忽風雷龍伸爪攫去無一留者其人亦竟死未幾一老叟過之發願修復方闢土前所失大木俱在惟姓名都削去若新衆歡趨不半歲告成老儒丘良久居山下素知其事歎曰昔何遭劫今乃重興偶然如此何佛何僧空中若有應者曰公言誤矣彼畜業重福何從與有發心者即佛即僧

龍湫

李元陽滇人駐十九峰下見水漲衝城裂其門沙没民居閔之以問祖秀眉曰郡本龍湫漢書謂邪龍雲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彈壓民始得安今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公受命默識既貴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其鐘魚條其科教其法漸備水患用息

體玄僧帽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遥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心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二字爲匾遂相揖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曰歸省乃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困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仰可歸矣翁笑曰山

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耶君且燎濕衣俟爲之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爲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遥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逍遥翁之名敢以爲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嘗居逍遥谷中吾世業爲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間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采藥南來結菴少憩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爲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火衣乾懇還翁起謂曰郎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濘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不能留姑以此爲贈敬辭曰吾爲書生平生志氣將期匡濟天下翁爲長者既家訓敎安得以此帽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脱不然豈復

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桶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却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遂窺籠中諸物悉箍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翥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遥從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若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爲一黒虎而去室中人盡

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龍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佛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閬夏日宿西禪院詩仰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蹤歷歷尚存焉

坆潘閬字逍遥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爲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詔能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背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闕預有謀焉多遜敗宅臨毀廢閬時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逮即奔避多遜鄰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閬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閑愁事稍解服僧服髡鬢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曰此必潘逍遥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爲秦理掾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處之

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藏題往來詩誦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閬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閬罪以爲滁州參軍卒酒上

僧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至道安始言佛氏

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元時僧度牒以羊皮爲之

住持

僧家住持各據席說法未嘗有崇卑位分之異宋末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所謂官署然有服勞其間最久者乃出主小院俟聲華彰著乃拾級而陞致王大寺得至于五名山則如仕宦而至將相爲人情之至榮元亦因之　國朝兩京考之禮部省直考之府官其氣勢不如宋元之烜赫僧亦

不復倚之爲重矣

募緣問子

元至正間嘉善張臣伯貲雄一鄉生子曰巨森年十歲不能言甚以爲憂一日有僧募緣建吉祥橋過其家臣伯紿曰問吾子欲爲即可僧詰其子問之巨森應聲曰吾家獨成臣伯喜從之巨森由是能言

水火二相

自來僧家幻異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剛叔惰牛和尚既說偈已即沿麓至磯界步大江如履平地徐至中流乃跏趺而坐宛宛浮水上回旋久之乃沒越十三日出下流沙洲上衫衣襪履無少脫遺趺坐儼然如生群鵶野鳥環鳴于席外舟人聚觀乃輿歸荼毘焉奇矣奇矣兼火水二相矣

殿左施帳

黎文僖公淳劉忠宣公大夏少肄業于華容縣之西禪寺僧大鏡夢殿左施金龍帳二神端冕坐其中曉起二公在焉正夢中所見也資給之良厚二

公既貴貽以金怒却之曰吾豈望報者耶終身不出寺門

入棺趺坐

東阿城北有香山寺寶燈禪師寶駐錫焉築高閣棲其中寒暑昏曉未嘗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謂其徒曰吾將逝矣扶服入棺趺坐而化時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首座宗璽亦有至行年八十先逝

我非真我

許童子鳳陽亳州人父爲序班母感異夢而生手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節年十歲即通佛書如素習語皆縣合夢大士道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歸路云何一鶴下庭中甚馴未幾病危語序班曰我非真我也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何從來幸自解正襟趺坐而逝年財十五

佛奴母脇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女產一女從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母腹即痛死以僧家法焚之寘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金氏青蓮

德清金氏女嫁湖城馬軍巷之張生素食僅十年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九前一日洩于桶中寘別室喪事稍畢于廿九日移桶則叠爪起寸餘旁吐青蓮花一枝駭視之中有數藥次

日吐一葉又三花當日萎又次日爲七月初二吐五花又次日吐四花時余在郡中寓家兄襟湖宅金氏與吾嫂兄弟余遣人往視果然其桶中復有四藥觀者填咽花凡十二葉茄色中有金粟四五粒真奇事佛家驚動人如此人惡得不信而奉且趨之耶

胡御史僧異

爲氏御史胡濤無錫人任俠喜佛事歿前數日與陳氏子度西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梵字一赫蹏授胡曰視之胡笑佛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後一月有僧持枇杷召一鶉鶉飛一真柩前諷唄移時去竟莫可踪跡客遊惠山泉亭者遥見胡幅巾行咏入黄公硐怪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在此歿前一日也人皆異之胡素趫輕健矜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白龍觀橫墮水且濡忽矯起呼空上觀者數百人咸駭之以爲神頗令以覩入與飲甚適掉臂曰吾臂任御史胡躍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今臂

嘗與客遊匡廬泰餘諸山客方飲山阯睥睨間胡
已獨身取間道陵巉巖而登箭闞握湅雪下勞客
矣

痴和尚

余四歲見一僧長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
分明自南柵栗樹橋過我門衆童子羣擁而北號
曰痴和尚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氣蒸如雲余曾
坐其肩摩頂戲加拳亦不怒也惟過一貴人門娭
駡初猶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趺坐受挺都無
所傷放歸再出再駡無如之何拘于別室絶其食
可半月暗窺之帷閉目運氣亦有寄餉棗與水者
又旬日貴人大悔加禮許爲造寺未幾沒間題二
詩于壁時余尚幼不能錄記至今以爲欠事安得
再遇此僧從之入山脱苦海耶

拳棒僧

董青芝祠部閗倭儆集敎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
少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
矣祠部憫然亦不復講

王龍谿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爲于府府集敎師
二三百人與試約角死勿論咸俯首願受敎後卒
死于倭

達觀始末

達觀和尚曾見之西山戒壇雄爽直可籠葢一世
對士夫尤箕踞嫚駡嘗出一對云睡魔喃眼珠將
閤諸對者皆不稱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
詰問曰睡魔對餓鬼喃眼對斛牙眼中有珠口中
有舌對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兩件更
何處覓和尚笑曰原只此一箇

和尚辟滿天下諸貴人無不折節推重却不知族
家何處自稱曰吳江人又曰你若到底曉得余見
之戒壇相別爲文送我甚屬意寂之日余方艤舟
震澤普濟寺前夢和尚下舟肅肅帶風狀早入
寺門緃桓古栢下恍惚如有見此栢乃數千年物
能爲神永樂中吳江一糧長在京師遇老叟與語
相合問其居址曰在震澤寺門左側後尋之止有
此栢並無人住意和尚樹神轉世修行與余相近

故末年示意大不偶然此栢奇古蒼举近年轉茂當是和尚得道復歸遠過老樹精乞靈洞竇矣其侍者錢山死跟不去痛杖無怨色形似猿猴余因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稱曰紫栢道人

和尚被執爲曹郎中所撻創甚歎曰駐不得矣即獄中說偈理襟斂手足而逝屍不仆首微欹有笑容荅存時只夜坐不貼身臥席者已三十餘年矣龕歸徑山有內臣某穴龕摩得其頂奇之捨五百金助葬初遺命塔五峰之內有競者伺其徒法鎧

入蜀塔于外移仲醇先生見而驚曰淩殺和尚矣會余亦至議合亟發之淩者三尺起龕流血水凡三晝夜可見屍尚未壞或故假此示驗動人耳目也久之荼毘得堅固子半升衆弟子分去爭和尚者既極口以爲達磨寶誌之流而毀者又以撻時叫苦乞哀爲言各有所據乃余則親見親聞非勦口說也

梟禿像

楊璉真伽等三髡畫諸佛像以已像雜之刻于飛來峰石巖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陳仕賢擊下三髡像梟之三日棄于圊田汝成爲之記亦快亦快

僧假王子

僧王明河南人嘗出入　周王府中能言周府事至姑蘇遇遊僧太空與謀說一監生裴巨舟奉大佛自稱鎮國王招集棍徒十六七人泊無錫時府知事詹在廷署印突入搏之知事走召集兵快明踞公座傳呼甚厲時縣丞王建中謀印不得利其

事陰遣兵快未即前觀者雲集明始疑懼率其徒跳遲舟中會謀者爲邏卒所獲衆請知事廉訊知其贋率兵往捕盡縛之縣丞仍匿其資明自吐爲鎮國王賢垿之子名勤棨別號能雲因父溺愛幼子勤煌已乃讓國削髮出遊更言其母妻姓氏居址甚詳於是撫臣移咨河南聚實并疏狂僧猖獗由署官塋輕速除新令以安地方時明羈候眞武堂久之防禁漸疎潛逸去追擒之河南回咨言鎮國將軍勤焠並無兒勤棨出遊其所稱父母姓氏

居址盡不符乃當明假王大逆不道論斬餘從坐有差縣丞亦奪職太空先被毆死此妄男子誤入縣傳入一時張皇殊甚至比于宋李全元張士誠束手無措而縣丞又因以爲利可笑如此二日有微其不至瓦解無幾矣

商丐

余初歸有一丐者自稱川商遇盜掠簪盡幾死跪而乞食余視其貌獰甚疑之稍稍詰問語支吾色微動逡巡欲退余直前揭其破帽則禿頂髡蓬鬆皆假裝掛于衢者方俯首叩頭忽直立馳去衆欲追之余亟止尚回首曰靜靜欲殺人可畏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八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九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九

湖上朱國禎輯

玉梁

漢武帝時民以旱蝗祈王笥山有驗因置觀既搆殿少中梁忽一夕雲風大作明旦霧乃天降白玉梁一於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後魏武遣使取之未至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爲黄龍乘雲飛去

白玉蟾

紫清明道真人白玉蟾或云姓葛名長庚號瓊琯兗州人天資聰敏少應童子科自言世間有字之書無不誦讀文筆灑落頃刻萬言善草書有鶯翔鳳翥之勢足迹半天下遇泥丸真人陳翠虛授以丹訣往來名山又於黎母山中遇異人授洞玄雷法能請雨無不響應嘗贊朱文公遺像云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泰木壞泰山頹哲人萎矣兩楹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已草嗟文公七十一年玉潔氷清空武夷三十六峯猿啼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燭火之像頼何人仰之彌高鑚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兮有像未喪斯文惟正心誠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說爾其自讃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嘉定間徵赴闕對御稱旨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於鶴林宮與衆作别而去嘉定己亥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法冠僊師

當陽縣福真萬壽宮髮冠僊姑封悟玄秀化妙靖

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爲寓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邨洞槐上未幾寓西邨總祠中又未幾寓東原民孫輝家竈前又未幾寓睽之嵋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蓋真人本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後歸同邨孫氏自合巹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爲不利逐之無所於適距村十數里有槐如樓横生洞有洞深叵測真人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逼其寓於古祠也年少見而媟之俄而媟者

若空縣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榎其竈隱於民家也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甚至真人有許教術日惟啖棗數顆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滌器或代執爨皆不辭自歸道二十餘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生叢合高尺餘其端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目爲髮冠僊師云

石函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石函長三丈其上鑿鳥獸花草文理纖妙蹄於鬼工緘鎖極固泯然無隙相傳爲尹喜真人石函真人昇天時約曰函中有符籙慎不可開大曆中清河崔公爲守欲開之道士曰真人遺敎啓函者必有禍崔以巨索繫函鼻拽以數十牛日石函乃開有符籙十軸崔曰向者謂有奇寶今符籙而已令緘鎖如故崔是夕暴卒既而乃蘇言曰有冥吏攝吾至一官署冥官即故相呂公諲也謂吾開真人石函下法當削壽祿即泣告呂公曰故人何以爲救呂曰法不可逃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廩耳崔既拜謝蘇而問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於使者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二年而卒

廬山老人

桑維翰宋齊丘黄損同憩廬山盤石上有老人嘯而至謂桑曰子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指齊丘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指損曰子有道氣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曰有才何患無位叟笑曰非所知也衆相晉宋損南唐損在南海雖位僕射祿視州從事損字益之連州人有學識工詩好山水遊卒以壽終著書三篇類陰符鬼谷云

吳翁

張陳二將者閩太傅章氏之愛將也後奔南唐南唐主命查文徽征閩以二將爲副也軍於九夫里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之曰吉未幾王廷正降二將同文徽歸復次五夫因召翁與語賚遺甚厚翁辭焉二將曰不意有大賢居此因名其山曰

居賢語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爲林泉交可乎翁乃爲大將卜居隱僊巖之旁今曰大將村村爲小將卜居於賢山之側今曰小將村其駐馬之地曰馬鞍山埋皷角之地曰皷角峯藏刃劒之地曰劒山棄旗皷之地曰鼓亭一曰文徽辞二將餞之於鵞山之陽文徽顧巖石奇磊登巖長嘯聲出金石役人因名其巖曰將軍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道皆百餘歲而卒

泥人生鬚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凡十餘日乃止

蛻骨

武夷張仙巖蓋晉張湛飛昇處巖高百丈遺蛻在焉兩手據髀卷其一足首稍右顧非土非肉非漆又有王子騫之頭骨瘞之山巅華山西峯陳希夷蛻骨函以木甬峯安眞人肉身坐石龕不宍衣履猶存玉女峯韓姑姑遺蛻在棺可啓以視韓我州人也臨江蕭侯廟遺蛻藏木桶韶州碧落洞骨皆勾聯貯以石函天台茅師肉身猶存至於暫戾六祖杭城丁僊潼川雲臺皆香泥果漆爲之無異土偶也

判官精

程伯昌閩人授雷霆秘訣祈禱驅除大著靈驗尤妙儺生符法好象戲對局終日不釋間有急叩之者則隨以一碁子與之持去其胎即下一日有人於郡城下指昌罵曰饒舌哉雷部判官精蓋昌其降世云

水僊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難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泛艚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達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甓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

樂一部奏淸商曲逢有過與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問名朝廷又値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有親戚爲南海守遂往省焉郡守嘉禾來當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三尺許環挂四寸海船昆侖奴摩訶善游水遂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迴棹下白芷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摩訶跳浪而出焉爲毒蛇所嚙遂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讐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素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殉所好莫知其他且棲于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權混迹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要須一別襄陽江山後老吳郡也既入襄西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

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汨投波際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環劍吾之三寶今也既亡環劍汝將何用必須爲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已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力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視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迴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江湖矣久之飛昇而去孟彥深後遊青瑣出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是文學乃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杜甫爲飲中八僊歌有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獨孤吹笛

李舟越人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蟇蟇吹笛天下第一逸使蟇開元中吹笛第一部近代無比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讌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醵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敬之如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

一人以日晚方記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爲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之後昏曀齊開水木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爲鈞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生以爲輕已意甚忿之良久又靜思作一曲更加妙絕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

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率所不通會客同誚責之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爲復是好手獨孤生乃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獨孤生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

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麤通耳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悋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蹙踖不敢動至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之

李金兒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丘人李素女也明敏妙麗

誦經史儒佛百家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之亂衆家被俘兒未及笄作僞大妣曹氏帳中以卜筮見知士誠據高郵爲元丞相脫脫所圍城垂破兒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觀良久曰龍文虎氣見我當上急擊勿失候衆脫脫制官爵鐵甲軍皆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既屢驗號稱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

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爲江南不可居且有大患以隱語托爲詩諷士誠不悟遂取常熟破姑蘇改爲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召問引古今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思耳姑見士誠橫驕毎有所論動之久不敢犯及是冊爲金姬曰事成進爲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往辭於曹出而拜跪祝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矣士誠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玉殉未幾大明兵來攻士誠屢敗思其言加封仙

妃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除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葬所則先爲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朱王尚在盡取還章丘二子長冒李姓亦不復知有張也洪武末其季捧爲赴都下母誡之曰京師某所有育姆殆八十餘可密訪問之猶在寄聲我倘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育姆聞聲捫其面披

二掌日向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亾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即擁出拒其戶蓋姆即士誠妹得赦不死當時預聞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其子孫至今編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金雞墩蓋訛以姬爲雞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爲雞時夜鳴其上云

白鶴僊

俞允文嘉言華亭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拜楚府紀善改魯山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遲報

失期謫判長沙少時爲人疏節倜儻不羈然能力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允嘗與道士某者俱一日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爲父命侍食侑以美器道人執隕其一允殊不爲意遇之加禮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於市旋博得一器以歸其器絕類昨隕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允耳乃允固不爲動而少年者輒恚奮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與之博必得其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鬭咸竊駕

異之允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有奇氣異時嘗奉大對爲　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去允乃悟始折節爲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經學失傳允獨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春秋舉鄉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官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既革以易簀待槪於沙門七日矣忽有賢者賫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嘔鼓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饒以金帛酬賢賢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僊廟盍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爲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允允始爲言疇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爲者復以毛詩舉隆慶辛未進士假守潮州

三大事

張文僖公昇爲舉子時北上會試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爲手是編不置耶曰書須溫乃熟曰書一目便了何待溫曰子請書能若是乎曰然即舉是編授之道士一目即成誦公心計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復拙洪武正韻難之曰此書亦可覽記耶道士曰此書難卻須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爲異人乃叩以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饒正己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曰我徐慧也字予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劾閣臣劉吉姦邪貶南京工部員外便道過南昌兩院槩三司諸公慕其直聲乃於滕王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遊鐵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繙閱之見所謂徐予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僖後居饒正己故址一如徐仙之言

白衣道人

盛鳳岡訥讀書青柯坪近嶽神之參陽洞同學子偶因諧謔昏仆地公為致禱伏見光耀如月研辯至舍同學子頻蘇問之云見白衣道人焉比公卒其夕光耀復見如異時

逢呂僊

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為本縣令朱倜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榜緊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為延譽行取即此一節其賢于前後折君多矣朱後

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僊曰士夫踐清華者非佛與僊即精靈也從僊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很獸類

李太宰戴延津人晚年酒肉不御好養生家言靜坐調息時誦黃庭延方外人甚衆而不試黃白服食之術嚴事呂純陽子叩之輒驗一日下庭中酬酢致慇勤因構靖紫團檻王屋太行之勝杖屨時及焉時時遇之卒時有道人及門忽不見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目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知公無分即出庭中微吟踏鉤乘雲而去蓋呂僊也 國朝官至腰玉極矣然文臣得之往往遲暮在朝在野無絕久者惟劉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貞三十三年呂文安三十四年申文定三十一年故閣臣也六卿獨高戶部尚書耀一人三十三年其

非一品而賜者不在此數然間之長老謂在朝文臣玉帶至六者即生得失有爭 今上即位之元年七相皆玉六部居四可謂盛矣

臥木

葉廣才為諸生有異才生平壯健無疾至老不衰將終前三月即絕粒日惟飲水一盂顏面如故一日忽衣冠詣宗祠展拜呼子寵公及族子見山交拜拜畢謂寵公曰擧木來而父將往寵公大驚大人無恙何得為此言公怒訾之急侍者曰公謬言

耳姑聽公乃舉木木至揮手而入卧其中戒勿斂歛若我也頃之若將瞑者已復張目顧龍公有一偶句而爲我書之句云辟從身輕總把清高遂造化降生任重尚憐忠孝謝君親語畢㳫然而逝人皆異之屬纊時指堂前燕巢謂見山曰汝晚無子今歲當有子如此巢矣于又且貴未幾生章山先生官至大學士少師

劉羅陶僊遊

劉僚郇邑人以鄉舉爲文水令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純孝感德好神僊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其甥都御史韓公邦奇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僚名紙入報韓驚起遽使張公連問之韓公云舅氏死久人傳僊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仰其人也遽使開狀門者言此人戴古鬼笠青緞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送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遂識之遽起迎侯下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乎

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别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别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歎之狀韓款留不可即起别去一僚曰聞公已死今何尚在曰我不死汝則要死别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出門復携童子飄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此僚及邦靖相繼死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盱江羅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亨爲工部侍郎攝部事時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計數月矣忽一日曾以直洲爲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溪健甚前來就余講昨又來皆充日議論風生勝昔時問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子爲余覓之直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狀問甚詳次日乃以實告曾偏詢皆如之深以爲異始知先生僊遊去也

陶石簀之兄與齡舉南都蜀禮部尚書李公長春貢以諭德主試事甲午其子李生自成都試還盛氣自得中路有道人迎焉笑語謂生勿妄念也解

元恭于甲乃生怒撻之道人曰爾不識會稽陶與齡而辱長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其名怪其言爲令而去歸以告尚書公公歎曰噫是余門生而編修君兄也死矣何爲見之及夜惕言皆符於是兩川皆傳與齡責償去未曾死也

山子道氣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大旱祷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可種山僻弗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祷信步

探幽凡數里忽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雨關天行非旦夕可速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大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一孤樹下指曰君欲活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香美異常急令民間收菜子自捐私宅銀鼎酒器與内人簪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又三日率衆訊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因令百姓菜蕎並種後大旱四十日而苗盡槁久之忽霪雨無常恬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常年數倍民收菜賴乾充糗得以卒歲此事甚奇訊龍之法令力士繞潭極口呼噪詈駡潭中漸有波浪以致雲與雨霈而獨無雷梅凝坐不動曰龍亦歇耳我今奉　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見而稱山人者造其室父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在登封輯嵩書刻雅有體裁此大雅士余與同生明盛之世而不相識心甚愧之

一字散

傅仲良洪武間冬日從如臯縣回時值大寒見一人卧路傍遂跣襪袴寒顫不已仲良憫之携至家爂以爐火不就與之食亦不受因令擣草而同天明失所在矣几上但留一紙列藥五十九品仍書紙尾云留此方治風疾用以報汝仲良依方製藥過有風癥者治之輒效名曰急風一字散至今猶傳

開嘗

許某閩人少治易能文稱邑弟子中年病目積十載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于逆旅至卅次問渡將走海上其人擁而長烏巾布袍挾一囊囊中雙潄鍑耳逆旅人頗疑怪其狀詰所由來因與爭言客自言吳人善爲方治諸病至眼尤雖瞽可明許生有所親在側聞其言馳報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許生曰予爲廢人五年矣諸醫方無弗嘗者傾貲爲費且盡然効如捕風客

且爲司命能還予瞳而生髓乎烏頭白兎角其若予何貧無以爲客費敬謝客矣客笑曰故而不費何如乃下拜請處方客爲方不執古書間用諸奇貴藥家人出簪環購買日夜搗治藥成味極苦惡許勉服之客居逆旅間日一過許家人謹奉侍爲具酒肉客不食進飯一盂而已客所衣藍縷然微視其内衣皆綺綺着膚處潔白如雪當暑不汗污以此異之因製葛袍㡔鞋以獻受而不用許既服藥久之覺上睫漸輕眶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日左目劃然開右亦漸豁覩物如薄霧中望見妻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許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爲具勞我矣然無更設有豚魚麪可供也許實無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傾盡酒數斗然不見醉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揉之如脂几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謂若取銅鐵錫器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若若能離家予偕若游許謝曰生幸有薄田頗具飦粥盲人微先生惠

復見天日于願足矣不願得祕術亦不願出游也客笑頷之乃授一册書皆眼方其用藥神奇與古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予將海上游還更過若于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効且老然能籌燈作蠅頭書自謂目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眞儒爲主祀于室動止必視頗著驗萬曆末年許尚在當訪其名實之

偃桐道人

不知何許人萬曆辛卯遊曹縣定清寺敝衣垢面恒如酢狂寺有枯梧一株爲僧所伐止存朽根道人手持木尺作禮佛前趺坐根上曰此樹由我再生索水噀之寺僧莫傾也夜半聞道人歌曰木有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梧樹活我去人不識人不識眞可惜上天下地遊八極翻身跨起雲間鶴朗吟飛過蓬萊側昧旦起視已失所在越三日枯樹中頓發萌芽逾月枝葉扶疎圍大五六尺許遂成茂樹縣令錢達道勒石記之士夫遊

覽多所題詠云

僊椿

福州之壺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巓有椿一株翠蓋亭亭榕葉槐身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片葉三年一結子如紅豆一道士夜半出門月明見樹頂霞裳羽衣者數人隨以鶴鹿盤旋其上五色雲靡映遠近隱隱笙簧發非人間所有雞初號乃散道士居武夷第七曲年已九十餘余庚子過此至其地日將暝投宿道士已先知令侍者延入

爲語如此且自述所寓僊跡甚多蓋眞有道者

僊骨

侯鈇東阿縣人少年游古廟見一羇翁步入自稱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遁僊殊巧揭胥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并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肖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鈇皆識貌爲一小箋書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鈇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羣盜劫以爲質鈇使從者還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

石上笑語盜稍親狎進謂公行作吏若遇吾輩何以處之鈇曰此在豐年法必不貸歲荒困於饑寒而吏不䘏求旦夕活奈何獨罪公等盜相顧嘆息羅拜而去鈇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鈇後官至都御史

回首神僊

英雄回首即神僊此語要解得好英雄只是一氣字用事回首則氣平而心和自樂其樂便是神僊景界非有所感慨舍伯王卿相而從事于服食飛

昇也

肉芝

李豐南郊有朱姓者治圃爲業忽一日鋤韭畦叢草中得物如嬰孩掌當腕截斷尚有血痕朱駭異持歸以爲不祥氣遂索然不振家漸替俗傳爲祟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僊

土飯

滋陽縣大饑衆皆欲携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掛孤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可食忽不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氣饑者捧而吞之膩如稠麵下咽甚適衆爭啖至飽一方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不沾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俯地若有所拾坑已滿再掘仍沙土不可食矣余友莊復我爲崇仁令云縣亦有此異此皆出事理之外或曰僊人點土爲飯猶之乎點鐵成金也然金之所點三千年後猶能誤人飯之所濟救人死生之際其功尤大其德尤遠凡僊人必積功德而後可成可久若夫齊

僧視施乃能稱人裝飾好名圖報其意有一恐不足爲重輕也

全眞教

近日有全眞教一門從中又分南北二宗青巖叢錄云昉于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筆叢則云始于宋南渡皆本之呂巖巖又傳爲二宗而全眞之名立自王重陽至于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江南龍虎閣皁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大抵道家之說雜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自清淨兼煉養趨而服食而符籙最下則經典科教蓋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蓋馬端臨之說如此最爲精當今全眞一教大約是服食符籙又在二宗之下余所見醒神翁者其一也若　國初鐵冠冷謙三丰之類乃眞僊應　大聖

人出世又不可例論

醒神

其人狀偉堅悍白鬚髯甚盛自稱一百六十歲其徒詫言爲前威寧伯學道不死復出人間者所至傾動我湖茅鹿門先生年近九十人以地僊目之先生亦自詫長生不死宋饒諸子供養極東南水陸之奉座客常數十人醒神驀而悅之一日來赴形貌既肖機辯更豪先生大喜留之欲禮爲師不可曰公是我輩以上人也愈益尊奉事若真僊日

久大嚼每一發列數十餘盤立盡諸少年傾首趨風稱曰醒神翁謬相傳能知休咎生死以爲鍾離呂洞賓不是過也余方外艱居病一友曰見此翁可立愈不聽深爲所笑曰無緣故爾後其說無驗茅氏亦益怠乃辭去赴南京夜行跌傷腰而死追思當日景象若以爲太平奇遇奇事余獨憒憒若不聞不見有共飲事敬信甚篤依方採藥于武夷食之幾死將抵任問休咎諭令服花含帶逕行或以爲不可大聲曰此是本等當更有進者不數月

麗察典歸家卒

符籙

其法盛于元魏寇謙之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翟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蘿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皆爲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尚世襲至我　憲宗時有李孜省鄧常恩施爲房中之術　世廟時邵元節陶典真超歷張真人之

上大抵符籙之說自佛教業緣因果中流出又竊佛經之緒餘作諸經懺動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淨本指乃寇謙之一出魏大武緣之盡毀寺刹誅諸沙門殆盡宋徽宗于林靈素亦如之至改僧爲德士　世宗時焚佛骨至萬二千餘斤佛之神通能資方士竊美而不能保其居與骨若諸弟子輩此亦業報使然耶

引儒釋

神僊家必引儒釋爲重胡元瑞筆叢中言之頗詳

并老子化身名號皆錄于後乃儒釋未有引神僊者此其分量可見葢後世神僊之說雖原本道家實與道家異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夫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其初氣運醲厚團作一塊于人爲三皇爲五帝三王與諸名世大臣于教爲孔子爲釋迦爲老聃衰周以後氣運漸薄各各迸散千奇萬態莫知底極天地鬼神不得自主總難收拾且爲所使矣

孔子爲水精子繼周爲素王緯書一曰元宫上仙酉陽雜俎一曰太極上真公治九疑山一曰廣桑山真君太平廣記一曰儒童菩薩下生世間造天地經一曰淨光童子化身顔子爲月明儒童俱清淨法行經一曰明時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已見尼言後夏殷亦爲明晨侍郎見仙鑑一曰與卜商皆修文郎見太平廣記後樂子長亦爲此官見仙鑑仲由在唐爲律混太平廣記施存在漢爲壺公施存亦仲尼門人亦見真誥及尼言然術覽兩引壺公姓謝名元未知孰是

釋迦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宫主酉陽雜俎又爲忘歸仙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口爲釋迦見化胡經一曰關尹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爲釋迦道經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衆參會衆說而備錄於後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皥時化身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文王時號燮邑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

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爲河上公在見真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黄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吴爲陶朱公右俱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造天

地經云摩訶迦葉徃爲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丈玄妙篇云初生時名玄錄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國復還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

道於老君適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事老尹喜傳悉同恭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乃化服胡王過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爲有徵出散關事漢前舉籍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混之一事爲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參考

老君母玄妙至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夫人體爲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老君像

皋亭山爲武林左托南濱錢江黃鶴峰最高峰下有石硐頗幽邃一老人周姓者常憩其中見有老君石像高止尺許瑩淨隱隱有生氣捧歸寘堂中夜發光彩因募柴精舍爲龕貯之塑八僊像鶴鹿各二于傍晨起禮拜不替一日有絲竹聲非人間所有起窺窗間見石像有笑容僊像隱若搖動鶴

鹿亦如之良久乃止推窗入香氣充滿餘像皆如故而老君獨起肯若改削成者甚駭且甚以爲幸日午一道士揮扇入賀曰知君大有瑞應然此像不宜久留當以見還亟捧而走老人奮起爭之搏空無所見惟一道白氣冲天遂棄家雲遊不知所終今其子孫尚居山下俱樵夫問之曰此遠祖相傳已久謂其年硐邊桃花盛開羣鶴徊翔花撲起鶴翅皆黃故以名峰

峰高可三千丈挾羣峰而東若馳與兩天目相應

圓整秀拔獨峙錢江上江海連接所謂海門石壁

巽峰起者可咫尺接也乙卯余登其顛忽一鶴飛

過墮羽適當余左肩上知非佳兆几二三年間患

難疾病無所不經無所不剌因泛海上普陀山中

故佛會鳥復有飛鶴墮羽當右肩喟然歎曰此所

謂鎩羽且再兆可知矣歸來復大病口占曰骨格

原來定精神漸已非橫空雙鶴度海上有魚磯息

心待燕更覺快然自得而舍東有虞庄因棄家捿

其中魚鳥日夕相親即其地改葬先祖月溪府君

每晨起東望紅光盡漾庭栽二鶴來歸又以占曰

渡海鶴飛還脩然只閉關幻緣元不著去住總閒

閒雖病不服藥聽之而已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九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

湖上朱國禎輯

虜衆來歸

常郎公既擒納哈出其衆駕濆河水一夕大深斷其後路皆曰天也其帥五十八亦曰天也非不得已也五十八阿速人習其國書入太學廣涉傳記頗醇謹在元爲平章既歸賜姓歷官數有功恬退不爭以壽終

職官走虜

也先之變山西榆次縣李員外亦走虜中爲之用蓋利其賞賜且政寬不受文法苦楚也時見獲姦細李喜孫荆㢤之言如此係景泰五年御史鍾同審出

路河

自廣寧東二十里至海州東昌堡凡一百七十里緣路濱河謂之路河海運由此河直達廣寧嘉隆間增築河隄人馬通行其上近年隄頹河塞內水輒豬爲湖而虜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擄掠此邊之大患也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衛被圍久月糧既缺舍餘馮瑤捐萬金代發圍解不即償且以朽幣抵之瑤訴訟經數年楊虞坡還本兵知狀　題奏乃以馬價給之

壯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東關莊壯夫李愷挺身角虜手刃七八人身被十餘鎗授所鎮撫仍坐堡提調

虜欵賞恤

俺答欵貢每五年守例奪部加賞一次銀三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表裏貳八貳六中間小酋人犯能制馭罰服者加賞銀五十兩有差萬曆九年十二月死與祭七壇　勑書一道綵段十二表裏布一百匹降眞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于前馴服于後智哉可謂裂夷而享榮名者矣妾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以居請名賜曰歸化寺曰弘慈

俺答爲順義王其子黄台吉封龍虎將軍台吉襲
王封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將軍封亦如之三娘子
稱一品夫人不稱妃也黄台吉更名乞慶哈嗣封
三年死卹典如父襲封亦如之

虜勢日分

把漢那吉旣降得歸俺答命手板升之衆號曰大
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以哈台吉輔之大成台吉
死三娘子欲以其妻與少子不他失禮哈吉不從
三娘子以兵攻之各落酋講和未定扯力克自以

兵收比妓爲妻扯力克者黄酋之長子也從此與
三娘子成隙而虜勢益分板升之衆日受蹂躪不
能自存丘富趙全之子入赴于總督鄭洛求以千
百人入附洛以貢市好言却之大約部落夷人殺
盡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于萬曆十一年四月三
十日射生墜馬死邊臣以聞得　旨那吉首克歸
欸忠順可嘉給與辦祭綵段六表裏布三十匹此
賞猶薄當照俺答例減半可也

賜經像

虜旣互市　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始出塞官爲
制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葢爐香前引至虜帳數十
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綵綾使者奉所　賜經像
蹈以進旣入施設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
起起受　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
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有無佛法降汀使
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
斷刈剝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
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酋聞輒誓指咋舌胡騎

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唄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
羅拜額擊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
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
飾綃絹巾帨紀結紛糅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
一琖供佛飯僧皆設大齋辭而行舉戀浹旬不聽
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　國法乎曰中
華　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者四人人俑馬數十蹄
爲禮

耗雄心

王鑑川司馬云俺酋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以後虜中得西僧輒奉爲活佛中國因而縻之儘得其力佛教之有益於國家如此但今之學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虜性獷變爲弱中國慈則變而險虜性直變爲和中國智則變而詭將來未卜所終而其端已見矣

市易

互市起於漢武帝所謂關市不絕以中之是也有謂起於開元者別是一說然魏絳和戎亦是此意

而要之三代柔夷狄亦必有所餌而羈縻者非獨自漢始也

番族

西番烏斯藏等處將命者部下番僧有闡教闡化輔教贊善護教五王大乘大寶二法王以 文皇神聖亦迎法王至京禮之甚重今靈谷寺左尚有法王殿基蓋彼中惟知法王所以收之若曰建醮薦福此特假爲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命司禮太監劉允往烏斯藏賫送番供等物時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以鉅萬萬內庫黃金爲之一罄劉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遣行相續至臨清運船爲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艕艫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

近城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値銀二十萬鎭巡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 上已登遐矣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　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毎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後虜常鈔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於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莽剌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輙復得之萬曆十九年副將李魁方大酺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鞍自白魁輙拔刀斫之虜大譟射魁創甚還營死督臣撤大帥劉承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爲虜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略使切責順義赴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番僧專以進貢爲生業邊吏因而爲奸毎一起必用大車數十輛所裝玉石雜貨以箱計者不可勝數各色番人附麗者尤衆禮部雖執舊制限起限數終亦不得盡行其說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納妻妾酗淫賭博靡所不至而所謂西方活佛者代推一人爲主能前知頗有靈驗其稱修者亦自不少葢自白馬馱經以來歷晉至梁蜒于達磨其西來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其後用兵設州縣屯戍終於傾陷宋爲西夏所隔元無所不包遂窮河源帝師國師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羈縻之車書萬里固不得而盡廢也乃主者毎欲減削夫國家浮費甚多柔遠人其得而輕議乎

與虜角射

馮仰芹子厲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吉入市操强弓請與麾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躬

射虜射爪近寡稜遠其候公連射皆中酋盡輸其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候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辛卯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城走郎中項公德楨過署中策曰民方惆疑未可驟止闔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烽堠

一邊將爲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用彼計先擁入邊俟舉烽相傳即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舉烽

又從他道入俺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即提兵往
撲既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以候傳報軍門他道
失事者盡推之烽堠不明以解堠卒坐斬并及其
次其是可憐此際必當躊設一法出入以單雙為
別互而用之可也

報功之弊

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
至健而審譯無他者留為家丁柬以帕服其老弱
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墻垣嚴扃之食以虜法

不改椎結俟有失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
上驗之真虜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賞人皆不疑蓋
一參將曾守邊者為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無有
發之嚴禁者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雲南未發乃衛童卽謠于道求其故知
為土地神所戕因謫之雲南後馮巫于府治之西
山故名其山曰進耳山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 二曰浪穹詔今浪穹縣 三
曰鄧賧詔今鄧川州 四曰施浪詔今施浪縣蒙次和之地 五曰摩
些詔今麗江府 六曰蒙巂詔今建昌

五開銅鼓等處俗獷悍其不逞羣而歃血立盟推
其豪為之魁號曰華款有犯者家立斃人畏之甚
於盗賊

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誤用者至作
為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貨易又謂里為牛凡幾十幾里則
曰幾十幾牛

南人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
索貝之為索猶錢之為緡也

苗納稉一石有至五兩八兩者

鮮卑聚語催昂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
羅實自難解宋史曰嘍囉

弱下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木以居名曰
弱下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入
唐此二字成雅語矣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

益也殺而啖之曰麼粉立誓以埋奴爲重埋毛鼓十人有埋奴銘

北戎南蠻都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輒死叅夷落不啖鹽醬卽胎毒無所觸不發

進北地寒不產鐵進南地煖不產硝故戎虜苗獞國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雖曰地氣亦天意實有以限之

諸葛擒孟獲散青羌于五斗壩此凌霄都蠻之自來宋元豈中征之國朝成化中征之萬曆再征

皆因大雨而克

萬曆二十八年流民徐應龍爲紅苗所擄詐稱親王假傳詔吉嚇詐苗擒獲論死後遂誣紅苗僭稱名號欲稱兵者可笑紅苗介蜀楚貴三省之中卽古三苗遺種也

揚安地界

播州前宣慰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多開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武爲之謀曰以鹽浸紙曬乾爲券三年必碎爛然後與之爭地彼無憑據且以還我如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碎爛水西討窮而地終不肯歸後告督府勘明亦不肯歸則以贖屍事尚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絕楊應龍進兵又讓後屯信地以報成功卽李霖寰總督亦許之有近地可撥　朝廷不愛惜之詔及事平蜀闘齮齕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獻印便獻印責擒叛便擒叛可謂恭順之至矣乃蜀撫喬璧星欲

取安氏爲功坐以侵佔播地爲罪而喜功之輩緣以爲說馴至以受賄棄地彈前督臣王霽宇中丞逐之此別有所謂非因棄地也

兵兆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奪牛黎憤拔刀殺數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參將倖功鬬於兵使者姚善率衆掩之大敗至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深入得老弱首數百顆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蘇東坡碑刻示用兵之兆吁奇矣

其東坡先見抑後人添飾耶總督爲江右張鳴岡余同官南中識之

寨鎮

海島寨中必立一銅銃爲鎮失之則災眚立見中國以計取之方制其命如閩中東埔寨失銅銃皇皇無措約獻賊腹心并我兵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爇香頂受齎金書牙蠟來獻誓擒賊報効且請歲貢以爲常

屬國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爲朝夕之朝鮮字讀作鮮明之鮮

平壤府其西京也　天使至列兵江上護行觀察使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郊列香亭龍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　詔樂人皆着幞頭束帶執仗者背着戎冠葵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環繞作百獸率舞態幡幢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蹈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海東無事樂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面各樹鰲山綵棚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遣使來問安拜　詔所至皆如之

朝鮮有成均館宣聖廟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櫺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秋丁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官有大司成少司成館生曰生員府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着儒巾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爲之

朝鮮使臣洪武四年用禮部尚書侯斯宜論遣命斯冊封其用內相起于永樂中成化四年朝鮮國

王李瑈卒遣太監鄭同持冊封世子晄爲王巡按遼東御史侯英奏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禮使非其人必爲所輕且遼東瘡痍未起歲復不稔內臣沿途繹騷勞費百端乞追寢成命選廷臣有學行者以往　上是之以詞林充正使給事中副之

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於守禦所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逝姝溺海唐王勃事與投江楚屈平

安南遣使必以詞林爲正使將至則國王躬率臣僚馳百里外立迎道側使者以守國辭則退至數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焉分階陞位正東西拜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凡四上不報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炎荒忿懟無聊故襲道路傳聞之語以冀一當李古冲貽書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君而亦非封疾之相蓋希元貌使詐之也林閩人有文學後陞僉事罷歸

莫登庸之亂安南黎寧遣陪臣鄭惟憭以聞後赦登庸爲都統使惟憭不得歸處之長樂給城中宅一區田五十畝從者三十畝吁獨不能量才處以小小職銜耶即才不堪用百金百畝之產中國何吝焉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內服面縛萬曆二十六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容狀悶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

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然諸大臣其未之攷耶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最爲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萬曆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餼廩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四五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

萬曆三十年壬寅當封吾師許敬菴中請於朝允領封之說不從次年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丙午年方歸夏余同年生相厚駐閩與撫臣徐學聚牴牾徐困之月給十金爲費交詬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
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牕玲瓏開爽
明應與若浮屋然不覺其為船也此則艙口與船
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
出入面雖啓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
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
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
尺分為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
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

層上安　詔勑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
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
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
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
可得而小也脚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
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為難得勺水不以惠
人多備以防久泊淋通船以紅布為圍幔五色旗
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弓箭之數多多益辦佛郎機
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

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占城

吳惠蘇之洞庭山人進士有膽氣父子皆能武藝
而有文名惠使占城舟過颶風有一大山石擁出
如刀戟隱隱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
國小土城乘象者持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既見
疾入衛卒兩行跽結趺地坐三伐鼓乃享使其人
極弱夜鼓以十更為率

成化中給事中馮義與行人司副張瑾齎勑印封

占城國王孫齊亞麻勿菴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
東聞齊亞麻勿菴已死而其弟古來遣哈那巴等
來請封慮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
封之後即為古來所殺而安南已以僞勑立其國
人曰提婆苦者權掌國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
幣授提婆苦封之為王得其賂黃金百餘兩又經
滿剌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
其事且納僞勑于朝禮部劾瑾專擅封立當正典
刑命下錦衣衛獄鞫治始得其狀法司比依大臣

舉擅選官罪坐斬時占城哈那巴在館禮部譯問
之云古來實王弟孫亞麻勿巻之死以病不以殺
而所謂提婆苦者亦不知其爲誰乃命哈那巴等
暫回廣東令有司以禮優待俟提婆苦謝恩使至
并審其情僞別處之踰後亦減死赦出

日本

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深意宋末來
降諸將范文虎等與部下何止數十萬聊羇海上
恐爲後患故驅之入島勝則棄海外奇珍貢我不

勝而死盡除内患遣達子儘有算計關白遣淸正
行長與朝鮮爲難亦是此意二酋決不敢歸亦何
苦殺入中國來中國人全然不曉儒者爲封貢之
説躁者欲盡兵力跨海長征中國有甚兵力學得
倭子襲人只備禦爲上漸漸消耗他
關白信急時上封事者謂十萬入廣十萬入閩十
萬入浙十萬入淮十萬入山東十萬入天津瀉如
何余在家聍笑道關白坐七十二州儘自得意要
中國來甚麼獸離穴即擒彼難道全不思前算後

孟浪發六十萬人渡海幾許人看家當一箇大人
家發出五隻哨船也自不易入夜來便覺虛怯中
國大矣分八枝兵攻楊應龍費了多少氣力不請
日本便能大舉
或曰海上儆急難道可置度外曰天下事你道那
一件可置度外人家近了小漾小水也要隄備況
下瀕通番之人勾引竊發東西海面不啻萬里在
在事體不同隨方備禦顧其人何如耳
海寇莫甚於孫恩盧循却未開通倭當是倭尚微

細孫盧在海邊播擾透入內地受其殘破中國只
禦之于陸不聞戰于海洋比據廣州便窺伺荊江
建業爲劉寄奴所滅
倭一名韓中以其鄰三韓而國也
海寇之起緣邊海之民與海賊通而勢家又爲之
窩主嘉靖二十六年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有一
妹賊虜去因與聯婚往來家遂巨富考察閒住僉
事某放誕挾制尤屬無賴甚至占官兵爲防守一
方苦之甚於盜賊及朱秋厓開府巡視行保甲法

破碎其謀而謫言大與今承平六十年恐復有襲此風者

嘉靖三十一年春三月倭登黃華勇士某等三十六人接戰死之勇士者梧人也驍悍無比皆衣楮甲用鐵揚與倭遇即前突之而淫霖不止甲濡且重又兵寡不敵欲少退擇利顧橋已斷矣蓋土人畏倭而以勇士委之也倭凡數百千人尾勇士數人而行勇士迫則舉揚反擊逐賊賊走復來如是者數四莫敢近土人隔水望見者莫不壯之於是勇士乃從埭渡埭崩而梧人不善水遂沈水中賊從上射之宛轉死矣其後河上常聞鬼哭聲焉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餘從吳淞弃至上海百計攻圍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窺西南隅地曠而俯作竹梯三乘高與城等置兩輪於左右端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布梯濠上匍匐渡者百餘人昇梯倚城墻推輪而上一賊躡級將登適守城鄉紳徐鳴鸞不寐心動促諸生唐州巡城瞥見驚呼城夫楊錮躍起登女墻吶喊賊

從下以銳戳之錮墜城外壓梯上賊亦墜城上砲石如雨賊不能支退而涉濠偶潮決浦口堰水高數尺相隨溺濠中城上人未之知也平旦賊棄皆壘走偵者往濠上見衣裾浮水面拽之得死人爭入水搜得六十七人者披重鎧持利器頭顱大如斗口鼻而小色黝黑知爲真倭其精銳盡於此矣是日賊從浦中南去至六月七日復回舟從浦出海自後雖有警報更不入境云

嘉靖丙辰倭寇淮陽李克齋遂爲督撫予見羅材時上春官年方二十餘適在署中見攻圍勢急援兵未至自於父匹馬散服出門召淮陽城內諸豪問計發漕司庫金大陳廡下明賞格令諸豪縋出募通泰沙上敢死士三千縋入給兵仗夜半縋出自將乘雨後奮擊大破之斬首五千諸將追歷盡殲之克齋以此晉南大司馬見羅馳歸不斷其功沈晴峯在圍中親見筆於書嘗不誣也

王長年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

膽勇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爲賊
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
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長
年既被執時時陽爲好語媚賊酋甚親信之又業
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來間謂同
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
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僇今幸
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挾柁飽帆
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

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爲媚
歌唱迭勸賊乃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
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所五十餘賊
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
擊斃一酋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
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因私刻其舌別藏之挾金
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卒見之盡奪其級與金
長年亮而黃鬚類夷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
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

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
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嘖曰若言斬賊級豈有
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
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
皆實用長年爲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
示諸營三日予金帛遣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
軍欲奪其功者長年今尚在老矣益亮貧甚猶操
舟漁

馬勇士

我湖人失其名倭自松江出掠湖郡嚴僉民兵勇
士與焉時烏程尹張公諱晃有膽氣部勒東出禦
倭至平望登岸止勇士隨之忽有十餘倭突出張
窘甚勇士奮而前揮張使去竟死之張尋得其屍
傍有死倭六人其首已爲土人刎去得賞益皆勇
士所殺也爲塋于峴山之麓

倭官倭島

關白倭之官號如中國兵部尚書之類平秀吉者
始以販魚醉臥樹下別酋信長爲關白出山畋獵

遇吉衝突欲殺之吉有口辯自詭曾遇異人得免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稱曰猴精信長漸委用合計奪二十餘州後信長爲阿奇支所殺吉討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擅政盡併六十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破高麗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閤王以所養子孫七郎爲關白

日本原六十八島各據其地至平秀吉始統攝之及老且病子秀賴尚幼托於婦父家康代攝其位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内二島歸賴賴既成立索其位於家康不與忿還其女致爭鬬賴兵敗走入和泉焚城而死又有言逃入薩摩者其位遂歸於家康傳其子爲武藏將軍倭俗簡易寸土屬王倭民住屋一楹潤七尺歲輸銀三錢耕田者粟盡入官只得枯稿故其貧者甚於中國往往爲通倭人買爲賊每名只得八錢其人輕生決死飲食甚陋多用湯日只三飧以苦蕒擣入米汁爲醋其地多大風夏秋間風發飛屋瓦震人立欲飛乍寒乍煖氣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即挾纊九月以後即大雪至春止矣大小終日圍爐婦人齒盡染黑閨女亦然以雪拋擲孩子穿紅綿紗踐于雪中不惜其酋長喜中國古書不能讀不識文理但多蓄以相尚而邑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若自鑄其國年號則不能成法有斬殺無決配倭人傷明人者斬倭王見明人即引入座我姦民常假官詐其金留倭不歸者往往作非爭鬬賭盜無賴有劉鳳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有二三萬人此輩亦無法取歸歸亦爲盜只講求安民之策可也

東湧偵倭

萬曆四十四年閩撫臺黃與參遣義民董伯起出海探倭五月十七日於手館頭施七同言伯起同李進葉貴傅盛二六人十六夜自館頭開洋十七天明至竿塘二更至橫山十八早至東湧二路兵船縣各澳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隻泊

山後南風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連逢檣俱卸但
掠定海白艕船藏南碓隱處伯起即將海道紅票
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列宿手爲證忽見南碓船張
帆來施七曰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趕我也李進
曰今勿走走則銃打立盡少頃倭船至通事同倭
過船搜問汝何船也弃應曰討海船通事問見有
兵船否應曰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兵
船他以五十金催我來我欲去他不肯去說有兵
船他方去也衆曰我說恐殺我通事曰不怕不怕

汝但開口作說話狀我爲汝說又曰汝既討海人
爲我取水衆見倭坐我船中不得已爲取水訖彼
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蕭貴二人徧
相之即搖首汝不是討海人老實說不說殺汝衆
未應倭以刀恐之者數衆慄慄相視伯起知不免
大聲曰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等是軍門海道差
來聞汝造船三百隻我軍門海道已備有戰船五
百隻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
殺我也由汝不殺亦由汝汝殺我兵船即至矣于

是羣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　事曰他琅砂磯國
王差往雞籠風既不便歸去恐得罪欲將你首軍
一人去回報國王免罪決不害汝即問誰是首軍
衆指伯起首軍者彼處老爹之稱也遂呼伯起過
船伯起奮而過曰我今拚命報國矣即索網巾
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蕭貴
等借衫通與之倭首軍陪伯起食飯此十八晚事
也十九亭午帶所掠船併我船送至臺山外伯起
爲請放即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疋

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呼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
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來
便要殺說彼國簡易說中國即皺眉倭亦能寫字
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即寫日本人無情伯
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却有字仍寫無
字七又言倭人與吾人亦無甚異但喜美刀或以
刀作銃形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此差原係方輿輿
爲伯起自代傳盛等三人皆方輿所遣三人歸而
伯起不返可憐明年三月以討給之送歸得爲海

上裨將

籌倭

禦倭之策甚詳大要曰禦于海使不得上岸爲最緊着數其次曰將曰兵曰船曰器械然倭之言曰兵船至我卧而殺之兄弟兵至我立而與敵兄弟兵者謂漁船也蓋漁船不畏風濤膽壯能識風勢水勢第不敢帶銃若招募編隊給以土食資以刀銃而不廢其捕漁之業又漁人中聽其自推擇爲長良有司約束隸于兵道獲級之賞一如官軍而所謂懸間團操遞送朔望祗候之類皆免則人自樂從故從來海上破倭多得漁船之力今登萊天津用此法防奴酋綽然而多用兵者何

平倭

世廟時南倭北虜並急其時竭天下之力禦虜南方急時所輸于北者不絲毫減中間悉力拮据終得蕩平者胡襄懋力也事平之後襄懋中讒死同志如茅先生鹿門幾至破家有功秀才蔣洲陳可願至謫戍生平受襄懋卵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諱之不敢出聲一切戰功惟有鹿門徐海一篇爲最難致者王直却又不及問以詰其子孝若曰尊公與襄懋情誼如何乃不詳錄者何孝若蹙額曰弁此篇幾削去賴長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縛一草賊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尚建牌累牘以求必傳于世而公令壁之功十餘年出生入死辛苦泯泯至此安用太時文士爲余老矣無由訪求不可得聞有譚者年遠未可信近見忠愍筵菴先生胡少保傳極爲詳贍喜其訂錄數款惟王江涇之捷的係張半洲經李承菴天寵在事調度襄懋方爲巡按適不得因之掠美也

初爲益都知縣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衆至數千撫循爲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示之恩信羣盜解散擇其可用者千人編爲義勇會有　詔令巡撫督銑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一不以擾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入至官兵屢敗南兵書張經帯部務總督軍務公爲巡按方至嘉禾賊自武

指將過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賊包如
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賁冠服文牒若犒兵者
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逝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
犒兵也呼類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
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
會雨㵼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
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
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窪柘
林爲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
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泫
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
進勦至曹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
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衆于是賊知狼兵不足
畏夜排掠如故五月張經從倭于王江涇大破之
經素貴倨以文華浙民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
大掠即奏經畏懦失機玩寇殃民　上怒逮經及
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珫代經尋以珫
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超公僉都御史代天
寵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宣諭日本復允比得旨新
受事檄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得弟子貝蔣洲陳可
願二人因令充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尚禮
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賚文以往公
密授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二月丙午至日本從
山口豊後二道宣諭王直故爲船主原徽州人因
令養子毛列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
計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圖我拘
收家屬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母

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
犯浙直吾令毛列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
覆軍門吾與蔣先生宣諭畢日亦同歸順但倭國
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順偕毛列以仲冬
閏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
十級效功以表我意公詢得其情奏聞且厚犒之
趙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列率倭兵百八十人助盧泰

將擣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㟭山屯于山巔
公奉　旨賚列等金幣且令回諭直早歸順列感
激因送商伴夏正童華邵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
晤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
辛酉賊數百自岡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趣
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
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
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
賊由上浦潛渡曹娥江見官兵出對山出海塘轉

山陰壬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操小
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
可知若覩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
果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罔謀者
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
之一晝夜用火器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
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公
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戒勒之少避不聽明日五
鼓賊乘霧突犯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

九餘賊逸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賊敗麾
揮兵追之少卻復遣土兵及于蒲岐亭斬六十級
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
所至炊宿無所得暮入山巔小菴饑甚道人具酒
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
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
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
目也不得食必饑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
時陳東屯于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軍楊

宜馳新場倭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
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將勦之可立
盡既敗報踵至　上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
文華入懼而素與吏部尚書李默有違言因訐默
出題謗訕欲敗國事初罷楊宜即當以宗憲代而
學使自用推舉周玧玧老悖致殘倭復熾　上大
怒收默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總
督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四月鶚敗于崇德昭
驍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論解之文華兼副都

復出督視七月收徐海陳東詳鹿門集 公授計把總張四維雪夜渡舟山出賊不意大破殲之

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閩廣攺鷄撫福建公兼兩浙巡撫不更設王直忽駕舡艦擁驍倭突進舟山涔港任泊以送蔣洲爲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涔港形勢正還報直語甚肆謂必待奏 明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使得稽歷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陳東作俘囚也而畫工所圖形勢甚險惡四

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公覧之謬曰此絶地也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爲書遺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曰兒騃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斬首僇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激桀宗蒲隨方大忠蔣洲至軍門輸欵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狀于 朝公念激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引入

臥内留共宿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請戰書十餘篇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激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牀席俱沾汚侍者皆就寢激聞鼾聲滿室竊起翻案間見疏稿回顧公鼾益熟因錄其疏復就榻乆之公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猶囈囈語我爲兒子輩苦心開生路乃猶遲疑取死耶晨起激即于榻前告行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棊布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

出激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決激等力勸之乃留夏正爲質自挈妻孥稍須制府公大喜厚賚曰兒來何晩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尚禮迓舉館伴至杭叅謁監軍次日即回軍還杭具述始末聞于 朝又爲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 上意罪止于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 上萬勿宣之 明旨時倭賊諸奸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爲媒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飄奉 旨悉勦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尚

禮往說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滶葉宗滿來杭滶
等以候 吉為辭而寄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
等四散探 吉童華以告公分遣將吏寄擒之明
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涔港諸酋復
叛朱尚禮先聞脫身走夏正遂為所錮公即移師
寧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
得入公曰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惟坐困不
憂不全勝也時及汛期新倭稍至或抵普陀過烏
沙門或自岣嶕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

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
平台州溫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突
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場山者諸軍冒險奪嶺
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
無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比而我將士久
戰膽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
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因甚
閩有賊在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涔港奔沈家門
援之又從響礁門出碇礁奔沈家門皆為我師所

邀俱敗入巢公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
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月為倭船招之賊
不疑登舟來廷等佯稱還報易八刺虎先行砲從
舵後發舟為煨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
二百五十七沈溺者無算賊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
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為夏正所誘支解之
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皆為墮淚賊自知
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
殿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官軍擊之賊乘

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斬首九十有七
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四舟生擒賊
首汪印山陳禮許得脫者不及十一矣是時賊至
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于崇明
之三沙洋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
枝據揚州之如皐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殆盡
三沙賊為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為小舟以
遁飄至江北亦殲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駁
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于市妻子沒

官兼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
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
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俱正千
戶
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礦會令缺丞尉率鄉民遂
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戕鄉民民怒奮力於鬬賊
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賊悉戰死公聞之喜曰處
賊稱悍烏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
不得儻新尹任事淛可不征調而强矣會江陰趙

大河宰義烏謁制府郎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遂
令戚繼光與之偕給餉甚厚繼光行役語曰江南
所以不能戰者以未諳節制耳吾每思倣六花陣
法訓練而驗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
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
事調用遂以為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請定節制禮儀視三邊事
例　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從所請
閩寇告急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參將
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淛兵至急遁出海水兵
邀擊洋中碎沉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廣賊
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入閩解嚴
提督遂以餉乏令舒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衆
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敗公復發兵攻之戰于
桐山壽寧追至楓亭血戰于仙遊前後俘斬幾二
千餘賊遁入海
四十年九月討倭屢捷加少保
四十一年十一月被逮仍其官不補陞趙炳然兵

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撫浙江
四十四年再逮疏辯尋卒　上憐其功免勘　二二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鶴

楊子曰鶴羽族晉也而變小大不同金九火也而變生焉七年一小變十六年再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變極而與聖人同應顯晉其至矣

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視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即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血胤形悲影吊爾幸再來當如孤山逋老共此殘年遂別之歸為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已像置一鶴其傍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拏鵲招鶴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

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鸛横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群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鸛復作聲若允所請暫而上擣巢啣之赤蛇吞之群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鸛搏蛇相救也

徐司訓觀宅近啓聖祠縱奴射鶴合邑之鶴無不帶箭者一日鶴銜火焚祠有鶴數百盤旋烈燄之傍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瘠啞事在 世宗初年

燕巢

宋時淄青一民家燕巢累年增廣至三尺燕雛既飛忽一旦野禽來集庭除甚衆驅之不去已而巢破有白鳳雛長三尺餘往西南飛去諸禽皆駭散其家亦燬

烏之屬

烏之孝者名曰戴鵲

梟鳥雄大雌小惟鷙反是

梟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鸚鵡兩指向後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紅今之紅鸚鵡或此類也

烏鵲之掌縮於腹下

鳥之雌雄別其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雲南百夷中產黃鸚鵡永樂中常貢此金文靖有黃鸚鵡賦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翠裳沈啓南見而圖焉

隆萬間稲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鵝其鳴似

鴇能飛而不能遠其繞胎生飛行則負雛于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北方有慈烏狀似大鷄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有瘡輒啄而食之往往致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亦食焉虜人呼爲沽濯

禿鶖似鶴而大高八尺善與人鬭尤好喫蛇萬曆壬辰春武寧山中有大鳥高七八尺似鶴而蒼頂禿無毛其喙有觚稜七八痕所在之處無物不喫魚鳥爲之一空蓋禿鶖也

蜀中山谷間有一種百舌鳥毛采翠碧蜀人多畜之一名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百舌也往往矜鬬至死不解挂林有烏鳳如鵲而紺碧戴頸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為百蟲之音生左右江谿洞中澤州產石英處有鶉如雉體熱無毛腹下毛赤飛翔不遠常食碎石英

廣西有山鳳狀如鶺而鳳喙巢兩江深林中雌伏卵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僅留一竅取食子

成即發封不成則窒其竅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則羽聲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

皂雕一產三卵內有一卵為犬子灰色短尾隨母景而走所逐之禽無不獲者陶九成云北方凡皂雕作巢處官司必窮探之如一巢而三卵者其一必狗也取以飼養進之于朝但尾上多毛羽數莖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

海鶻神俊善辟蛟螭鄴城鎮將得而寶愛之南陂蛟常為害持鶻往忽投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且盡

新寧縣有鳥其大如鵲其色蒼其鳴自呼曰獨足獨足云

東海有鳥文身赤口而一足唯食蟲豸不害稻粱其鳴如人嘯聲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譟之俗名觸觸或曰山鵵疑即商羊也

木客鳥大如鵲千百為羣飛集有度俗呼其黃白色有翼有綏飛獨高者為君長居前正赤者為五

伯正黑者為鈴下細色雜赤者為功曹左脇有白帶者為主簿各有章色廬郡東多有之

越王鳥出新州似鳶而勾喙喙中可受二升南人以為酒卮此鳥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啄百草蟲魚唯啄木葉糞似薰陸香可治雜瘡

山經言顒鳥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見則大旱萬曆壬辰七月初豫章城中此鳥來集承寧寺屋上高二尺許燕雀從而羣譟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

鷺萱錄號碧繼翁陸龜蒙號綠衣三輔黃圖號屬玉東坡詩號雪衣兒所稱不同皆言其白性畏露畜之雖馴至白露必飛揚而去

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今咸陽有鳥鼠山唐詩中往往及之

成都福州貴陽省下多梟各府亦如之無一夕不聞梟聲成都學道署稍樹叅天上有梟巢在事者伐其巢得九子福州下令獻一梟賞三十文無日無獻者貴陽用烏銃擊之其聲稍遠然銃聲背背

不絕宜其地者初至甚惡之竟亦未必爲殃益多則不足怪也

紫荆山無翡翠或豢置其中輒飛去汴梁城內無螢火無蟀聲太湖洞庭山無虎無蛇無雉雁宕山無荆棘有虎不傷人

史載昌邑王求長鳴雞夫雞安得有長鳴者滇志雲南鎮沅州有雞形矮小鳴無晝夜與中國雞聲異得非長鳴雞耶

漢時公膳日食雙雞庖人竊易之以鶩因此知雞貴而鶩賤雖然日食雙鶩而易之雞不又曰鶩貴雞賤耶

工部徐諡興化縣人畜一天鵞徐有往鵞必從之或入朝則鵞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以鵞卜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鵞又同縣鮑氏鴈媒飛去年許矣忽聞網中鴈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鼎頭來也合網得之則見鴈媒將群雛俱麗網中不怖不驚而居銅環宛然

烏田

吳越春秋禹崩之後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下有群鳥耘田水經注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

白鹿

世廟末年進白鹿甚多胡梅林在浙獲而進者二齊雲山一舟山舟山在海中不甚深遠亦產此異矣蓋天生以應　世主之求不在山之淺深也

萬曆戊申七月望日嵩由馬峪居民獲一小白鹿通身如雪月睛周圍如丹砂而瞳子如漆獻于縣官畜之凡二年角將生遂縱于玉柱峰之下踰月中使來求之不得乃已抱朴子曰鹿千歲白五百歲黄此一說也令幼鹿而角漸露可見又有奇牛别種不可以歲年論也

張魴字叔魚江曲人有學行晉明帝時爲合浦令英敏有惠政白鹿羣遊因魴所築城及南山皆以白鹿名志奇政也因取一以獻韶徵爲尚書郎夫

白鹿稱瑞而至于羣遊則又千古所少晉史中多載奇異小說而獨此不載何耶

異獸

永樂己亥秋海外忽斯漢等國各遣使來進麒麟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駝雞（高七尺）福鹿（似駝而花文可愛）靈羊長角馬哈獸（角長于身）五色鸚鵡又交趾進白烏山凰三尾龜

獅象

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若速檀阿黑麻王俱遣使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牝牡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睹西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黄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與今所貢正同而華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備者蓋不常有或夸言也軒轅紀帝登黄山于海得白澤神獸能言語達于萬物之情穆天子傳狻猊日行五百里爾雅狻猊類虪猫食虎豹世謂白澤狻猊皆即獅子耳

豢豕類也張腹而絨畢露者也今人謂豕曰畢世而不知其義可乎

犬

李明道豐城人家富于貲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附陳友諒及見獲于鄱陽大海　太祖命之爲行省參政令與曾萬中等守吉安兩人不相能明道復叛附于友諒及友諒敗滅明道復走歸豐城剪其鬚髮逃隱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

上數其反覆之罪明道無以對遂礫于鮎魚口沙上明道宿有所畜犬爲我軍所得攜至武昌犬見明道被戮嗥鳴躑躅不已銜聚其肉跑沙瘞之　上

義此犬因命斂葬明道

泰邦者家饒好貨殖永樂初年巳四十將往京師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畜一白犬相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犬忽呼號躑躅躍入舟中啣邦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灣有寇登舟俱被刺死于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嚙一盜手幾殞衆持刃來逐犬赴水遁賊既去犬潛尾到家默認其處晝則覓食夜伏水次守邦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延河御史呂希望至見白

犬號吁岸傍狀如泣訴異之曰此必有寃命吏卒從犬足爬地果見邦屍犬嗥叫屍傍不去希望曰此必故主被謀害但不知兇人何在犬能指其處乎犬搖首遂行命吏隨之里許至一室賊方會飲犬徑入嚙之吏縛賊至拷掠未服忽一人啼而前訴曰某乃泰邦僕也吾主被刼死某亦被刺落水幸而不死此屍即吾主也賊遂伏罪其僕舁主柩還犬亦隨到家晝夜跧伏柩側時或悲號葬甫畢犬觸樹而死許氏義之埋犬塚傍許氏守節終身

被旌

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嗚嗚啣衣挽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虎跡縱横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散其徒讀書中年傳家政于子堅坐二十餘年淳熙元年年六十五正衣冠泊然而逝

殺狗磔縣四門起于秦德公蓋狗別賓主善守禦故以為禳以辟盜賊月令曰犬者金畜抑金以畢

春氣使不為害令萬物遂成其性今惟夷狄行之中國則否

狗後有懸爪者曰犬善齧苟食故目人之卑污者曰狗古者有田犬有吠犬有食犬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指食犬也

江口備倭官宋偁畜一黑犬至夜輒踰出或竊隣肉以歸隣患之訴於偁偁因伺之良是售之狗屠得百錢旦日啓扉犬已逃至搖尾就偁作乞憐狀偁與犬約自後勿復竊隣肉則貸汝一死仍以原

縱歸屠犬即彌耳馴伏授以骨一一嚙輙去甘守樸
毀見者咸歎異云

佘氏有老僕畜一犬甚猛僕怪其嚙人每欲殺之犬輙遁去異日復還嚙人如故也後竟殺之犬忽憑僕之妻佯狂而啼具言我前身猶徒也再世爲秀才今爲犬後身將復爲人我無罪何妄殺我始我匿竹中數日謂汝意已解故復來歸汝竟殺我我何罪耶啼數日尋愈後亦無恙

虎

昔有人北試道經彭城過鄉落間見一義虎橋詢諸父老曰昔有商於齊魯之境者夜歸迷失故道誤墮虎穴自分必死虎熟視不加噬晝則出取物食之夜歸若爲之護者月餘其人稍諳虎性乃焉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于難吾有父母妻子久客于外思欲一見仗君力能置我于大道中幸甚虎作許諾狀伏地搖尾招之商騎其意上虎背躍而出置諸道旁顧而悲跳分去後歷數載商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歸將獻之官熟

視乃前虎也虎見之回睨其人感泣遂與衆具道所以亟出重貲贖之衆亦義其所爲相與釋縛縱深山之曲後人於其地爲橋表焉

長興臧進士隣人薄暮爲虎所啗聞空中呼曰紫畜莫轉牙背而行如風雨聲天明擲一大寺前僧百餘驟覩襍襍問之曰天台方廣寺也旁店老婦人倚端立一子可五六歲見而招之曰汝久飢當以粥啖汝泣拜謝之因謂曰吾已無夫止一子肯留否又拜泣告以思家不能再笑曰去此不知幾千萬里家豈可到遂大哭求死老婦沉吟曰當令吾子送歸第命合眼隨而行風雨聲如前久之喝曰已到看看其子忽不見時夜半月明識其家扣門妻子兄弟皆以爲鬼不敢應比明入也乃抱而慟哭忘更坐時離家已念餘日矣其人至今尚存

處州蔣姓者善殺虎人問其故答曰百獸難殺惟虎易殺蓋它獸見人奔走逐之或不能及虎恃勇見人負嵎振威磨牙掉尾欲撲人而食之吾得鐵

又對虎中立二人執鎗旁佐之比虎令前徐以叉
按其項二鎗夾進折而仆之無難者使其見人即
走吾烏能盡得志可爲好食人者之戒世有猛而
貪利者殆此之類也
正德十年中秋淸河縣有虎自梁山而來踰城入
察院升大槐枝顛耽耽下視咆哮甚厲知縣張綸
用壯民李萬等擒殺焉
小說中力士尤昌四殺虎以鐵鎗爲弱削堅竹炙
以油未畢而虎至兩手挽其腭一手擎定一手取

竹刺殺之其說未知果否而要之竹刺之可用明
矣丁巳杭州有虎入城營軍三百尾之出錢塘門
將官多力者持鎗進輒被拉斷一醫生見而笑之
衆因就問請計醫士取鎗覓試皆曰輭不可用亦
削竹如前法刺虎中之按竹蹲伏隨轉虎亦隨轉
就斃蓋難不在刺而在轉轉時鐵鎗都折折則虎
奮猶能傷人惟竹勁不可折得施全力故也
醫士又云凡虎蹲定不肯去作咆哮狀攫拿勢者
一人以鐵叉直立候之虎跳而撲叉中口二人持棍

擊其腰可以立斃其曳尾前行不睨人而睨地目
光反照見人緩急因之行止又不作聲勢此殆有
神未可易視蓋虎性燥烈發勢可畏能怖人却亦
易竭可擒惟沉沉迤邐無所懲不作聲勢因自難
制少年在處州山中曾見其一狐士數百人隨之
一人援矛而前虎反躍嚙其項棄之直衝而馳仆
地者十餘人有死者竟越山去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
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噬文牙

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棓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
奪則躡文足自後撐之虎乃釋文走恩度必復來
于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
于虎何讐虎殺吾兄天尚相與殺此虎復見讐少
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
擗之虎挪失足旁逸若是者凡數四鄰族聞者或
匿林薄間呼恩棄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
不能無撓我今日斷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
虎欲噬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

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既而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大夫蕭嗚鳳傳其事而爲之贊

何兆三山陰人弟紅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條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爲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爲弟娶以

延宗祀若有子即吾子也于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云

曹小娥黃巖人嘉靖二十一年二月晦同其母范及鄰居二十人採筍陸婆坑范爲虎所得衆悉驚潰娥執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脊脊然命之去娥叫執愈疾亟行數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熟視娥以身翼母推之下山尚喘息會救者至以布衾裹歸母死而屍得完里人弔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夏孝女少字阿九亦黃巖人時年十五一日隨父與其鄰樵于山父前與虎遇鄰人惴亟升木避之女見父陷虎口嗷號直前執薪鞭虎且鞭且泣踰十步虎棄其父而啖之

餘杭方祥買山于古城山主朱氏既畢事朱復詬謂未受直與其徒三人邀議于山舍方弗校即更與之第指天矢之曰吾苟負若出門即死于虎若負吾當亦如之朱出門上馬已覺體戰栗輒顧虎

突來攫其騎咥其胛方奮呼舉火燎虎虎乃釋去朱以縕著厚得不死乃自訟而語諸人方又一日黎明凌霜過潘阪橋橋布木狹而修下瞰湍流甚險行將半見彼岸縞衣偉男子大言梁斷矣勿過因即返俟明覘而渡視梁果斷霜路無僻人跡意村叟也訪謝之通村無此人而旁有周赧王祠疑神助每過必入拜焉

神考某年夢有豹掉尾來噬惡之令豹房絕食俱餓死獸亦遺阸至驚動　聖天子也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即辯釋臻父子後鞫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清代州人成化癸卯鄉薦

生善道

平陽縣初築壘楊埭屢築屢圮官用巫者言將以

牛祭時有了典法師在萬泉鄉牛徑啣刀奔至師前避者踵至師止其殺解架裟付之曰若以置埭址下埭自可固愼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兜牛曰汝能練泥乎牛俛首受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十餘日不散

兩牧犢相衛

程史有牧犢相衛得免虎患　太祖御制文集稱滁陽亦有此事唐時劉秉爲歙州刺史野媪將爲虎噬幼女號呼搏虎俱免

相牛法

古之視牛者以耳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詩云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是也齊又云牛相瑩堂欲闊膺廷欲廣豪筋欲就侈骨欲垂插頸欲高排脇欲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肉角欲得細身欲得圓眼欲得大口方易飼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懸蹄欲如八字亂䯊好胸䏚頸突目好跳毛拳角令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壽

常有似鳴有黃嘉泰志中州榨漬取酥酪以擁酥爲冠晉王武子指羊酪示陸士衡云卿江東何以敵此疑當時南方尚未有也

牛禁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爲業巡城楊御史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諸大臣知狀弛其禁乃定此戊子年事若禁殺牛自美事而京師不可行想各邊亦當然

韓晃以戒非牛酒不爾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犯

令者誅及鄰伍濕特禁屠以盜賊爲名可哂其罰此撲變也

猴

汪中丞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遂飽所欲有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窖內推殺之絏其猴從已亦作戲乞錢而汪呼導猝至猴忽嚙繩斷脫走車前作訴冤狀自令人隨之至破窖內得屍又令人行捕得後丐者鞫問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號鳴赴火抱屍共爲煨燼

猫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猫催租者持去賣之閶門鋪商忽小民過其地識之懷爲鋪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啣一錢帨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豕

萬曆初滸墅關王序三家養一豕忽啣王衣若行與之隨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家遂大饒自是飼豕以飯濯以泉衣綿簾塭凡十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觀稱其家金爲豕金

獸之畏

凡獸自虎豺而外久馳則血耗而肉不佳虎爲尤甚

山中夜靜時無雜獸之聲則必有虎虎去月餘而後獸稍有至者山之居人以此爲驗

貃似虎而白無前兩足者

馬八尺爲駥牛七尺爲犉羊六尺爲羬彘五尺爲

豝狗四尺爲獒雞三尺爲鶤此皆就絕大而高者名也

梅聖俞有馬曰鐵獅王元之有奴曰青猿曲端有馬曰鐵象

虎豹一躍六丈熊十二丈虎豹可擒熊難追及圍守亦不可擒蓋毛深而滑受射若飛沙著冰柱紛紛墮地人既難近鎗戟亦無所施

正德十年十二月麻城縣有熊飛過縣治獲之此可證飛熊之說

狨似猿猱而長尾尾色紆去來林間如飛能食猨猱猨猱每出采山核狨至莫不俯首帖服狨擇其肥者噉之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曰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遇男子必負去求合或刺殺也至死以手護腰間剖視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

雲貴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獼猴而白毛巢於高樹之上其子孫以次巢下枝老者鮮出唯居下者出覓果物傳致其上老者已食眾乃敢食名曰宗彝尚書傳所謂虎蜼也又有神鹿生而兩頭能食毒草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尤健勁

遼東有跑鹿重三百斤彼人能效其聲致而取之

涼州狗大如驢漢樂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川南郡出果下牛亦高三尺

松潘出六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多角郭青螺在蜀得二隻歸行以送周友山大參周名思敬

猿山家謂之猢猻皮陸俱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園蔬所過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萊菔蔬果竹萌之類多被殘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猴被以衣巾多爲細縫使不得脫縱之使去老猴喜得脫逃跳趨其羣羣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猴趨之愈急相逐日行數十百里其害稍息

猫一名烏圓其目睛旦暮皆圓子午時卽斂如線鼻極冷惟夏至一日煖蓋陰類其應若此

蟹無腸兔無脾鱉以眼聽

似馬而小者曰驢驢與馬相牝牡而生者曰騾尤相健能負物致遠

唐弘道初涼州倉有鼠長二尺餘爲猫所嚙羣鼠數百少選聚萬餘鼠州發人擊之乃散

龍

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大獲龍骨吳江史鑑爲之志云

龍墳在今秀水縣復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六七十里初由村氓耕田往往得龍骨而未識也永樂間有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于蘇州南濠徐氏藥肆中歲以爲常一日徐問有龍角否其人曰有乃以一枝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驚問得之何所曰適有人來售朱問其人去遠近曰未遠因急追及之蓋是時有左璫號李黄子者方受 命求采珍異朱以貿薪戸出入璫所欲以爲奇貨也遂偕其人告於璫璫檄郡縣調夫船具

畚鍤躬往掘之初入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神者數輩儼然如生衆方駭異及見風隨化塵惟餘骨爾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艦獻于 朝竊取者不與焉時方貴龍角帶自非諸王勳戚不能得一銙直十餘金及是價爲之頓賤秀水在當時猶爲嘉興宣德間始分爲秀水今其田可六十畝許不加糞治而收穫倍于他田歲每大風雨則拔木發屋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時得龍骨田中意當時已盡取不應有遺豈其地爲龍所窟而潛蛻其中歟至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之文不知出于何書歷考吳越春秋吳郡志蘇州志無所經見不敢强爲之說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不同公知之乎曰不知其夫笑曰不知如何輕自下筆洞微悵然曰子能言之乎曰能因請其狀曰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鬐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㸌㸌雌者角靡凹平目浅鼻直鬣圓鱗薄尾壯于腹洞微曰爾何人能知之其人曰吾卽是也化爲二

龍飛去

陳容字公所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善畫龍世稱所翁龍者是也

宋文帝以宜都王自江陵入卽位江中有黑龍負舟人以爲瑞梁武陵王紀自成都率兵下峽亦有此異且江水初尚可揭及登舟無雨驟長六尺咸以天贊爲賀未幾敗死文帝亦終死于元兇之手瑞乃爲禍如此要知黑龍非瑞必如大禹神聖黄龍負舟乃始爲奇耳然禹視如蝘蜓原不以爲瑞

也

温州府樂清縣嶺店驛居民至七月二十日皆閉戶不敢出其日必有風雨滿街積有蝦蟹相傳百年前有女汲于河龍神見而悦之化為男與交遂有娠後生二小龍剖腹而出龍神即攝女屍葬于山頂蓋七月之二十日至今小龍以其日至若祭墓然晴刻不爽

嘉靖初揚州石壩集民家夜嘗有物獨蹴水主人每伺之不得一日黎明將秣馬遂行忽見中霄火

光燁燁欲騰而上主人急以田器擊之鏗然墜地有聲覘之金龍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數十襲而藏之禱神乃出之赤金也身及尾皆銅錢其家今富四紀無過稱金龍邵氏

嘉靖七年寶應知縣聞人詮處特陽為患奏開月河試築記工方類地祗二龍戲水鱗角畢露時四面皆大雨獨不及工所人咸異之

廣西左州横邨有岩林入岩二十步即幽暗中有野龍潛伏邨婦欲見龍者則盛飾入岩唱土歌以動之龍乃出婚村婦懷中良久乃去土人遊觀則龍伏不出

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

北庭西北沙州有黒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濫蕩室廬壞禾稼人多遠徙開元中南陽張嵩為都護召吏訊其事云黒河中有巨龍嘗羨特大祟故漂浪騰水望祀河濟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矢伏其側及至河上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

然昇岸漸近漸循至於几筵繞長數尺嵩發一矢衆矢並集龍遂死焉上進其果斷部斷龍舌函以賜嵩子孫且承襲沙州刺史

隆慶壬申睢寧大雨河溢有五龍見雲中雷火霹靂鄉人言是日有龍為蛛網所罩不得脫須臾火龍焚其網龍乃脫去蛛死山中絲網尚彌山谷或截取為馬鞭

長阿含經云真龍十二種始不為金翅鳥所食此頭尾相去八千由旬其目則利有大勢力投龍

宮中搏諸龍啖之其說荒唐不可信攷南齊太子長懋與宗人西昌侯鸞意好不協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故也太子一日臥小殿中夢見金翅鳥飛下搏食小龍無數後鸞竊政纂位太子子孫無遺焉鸞每先一夕焚香嗚咽流涕則次日諸王必有誅殺人約責藥以待嚴幼者使保姆抱以入此身乃變爲帝王于族類中行此忍心事忍而又嗚咽流涕則心固未嘗死也總之自爲子孫計忍而至此要之終不得免

冤冤報復作業何所底止豈乘除固然然亦枉用勢力矣

天地間水下注氣上升神龍出沒其間爲之宣洩皆有神焉故所在龍池湖洞穴處處有之有神龍則必有毒龍惟龍五臺山下有池約二畝餘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禁之中必有所以生而養之法若殺便增出許多事來

龍鳳名狀

鹿角牛耳駝首鬼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龍之狀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鳳之狀也麐首牛尾狼頭馬足圓蹄肉角麟之狀也有角爲虯龍無角爲螭龍有鱗爲蛟龍有翼爲應龍鳳之青曰鶡赤曰鷃黃曰焉白曰鷫紫曰鸑麟之青曰聳孤赤曰炎駒白曰素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麐

龍之鱗八十有一鯉之鱗三十有六麟肉角而不觸鳳肉啄而不啄龍骨脆雞骨實蛟骨青鳳骨黑龍珠在頷蛟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魚之珠在目蚌之珠在腹鼈之珠在足蜂目圓蛟眉連蜃鱗逆螭鼻反狼腸直鶉喙曲羱羊之角重於肉斷木之舌長於喙犀體兼五種肉象體具十二少肉或云有百獸肉

神龍所經盆盎涌焉海犀所涉江河圻焉麒麐之鬭日月食焉鯨魚之死彗星出焉狸牛之搏海水沸焉越睽殺犀疾雷及焉

術龍

濮陽郡有續生者身長七八尺剪髮齒二三寸不

著禪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績生郡人張孝恭疑之自在戲場對一績生又遣奴子到諸處凡戲場果皆有績生天旱績生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夜中有人見北市電火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電裏至曉見績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龜

趙清獻入蜀携一琴一鶴一龜今人都言琴鶴不言龜

廣東興寧縣金龜見長丈餘金光四射泝河而上所過田陂皆壞其年嘉靖辛丑歲大稔

龜首俯者靈

蛇

有大蛇穴禹門下巖石中常束尾崖樹頭垂首于河伺食魚鱉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爲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旋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耶抑蛇爲水之怪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是蛇負其險毒穩其貪婪以食于河所恃以安者尾束于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遂死于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可爲怙强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爲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謂害物必報之戒

余家南潯東去舍數百步有舊窖土人馮姓者得之毀其基中有蛇千餘俱縱之去大者數圍長十

丈一角往東行未幾馮一子暴死

萬曆丙戌建昌鄉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端一角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民因呼羣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遺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己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蘄蛇一名褰鼻蛇諸蛇鼻向下獨此向上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脅有二十四方勝尾尖有一佛指甲腹旁有念珠斑剖之置水中則反尾滌其腹長尺

餘

乳羅山縣南三十里相傳一貨郎過此山得青卵置之箱内既殼爲蛇馴畜稍大復置之故處名其蛇曰乳羅其後截道噬人甚厲衆覓貨郎使禁之貨郎著刃于地叮嚀作念蛇引頸自刎而死

蛇一名曰蜀猜

毒食

嶺南人慣食蛇云其味肥美萬曆間南海有諸生數十人聚學宮見大蛇自梁間墜地取烹之將熟

忽報學憲至未及餐而出釜中溢汁流地二犬進飲之皆死竈旁諸生歸大駭埋其肉階下數日出一菌甚嫩學宮卒誤食之亦斃餘姚毛僉事患風疾覓斷蛇酒飲之半月發膠痲遂不起晉中有人採菌于木以爲天花菜也獻之某侍御食之盡一器已入房臥久叩不啓門役者倒門視之僅有白骨在牀肉盡爲水矣因告令索菌木下得大蛇數圍焚之煙觸人鼻咸斃或曰鼈與蛇同氣凡三足者無鬚者赤腹者白目者腹字者皆蛇產食之潰體潮州有人取一巨鼈食之腹裂而死或曰亦蛇化也有韓姓者園產一梨如斗大適諸客會飲剖食之盡死一生獨不食得免使人掘梨下四蛇盤焉東海林姓者園產大瓜客二人過食之入口皆死主掘瓜下有蛇如柱凡物異常者皆有毒匪直異物古人曰厚味必腊毒

山海經曰從山上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山谿間多有之色赤

瘦蛇噬人必落齒舌虎豹食人必缺耳角自來獵

戶見缺耳之虎缺不過三人則何如矣不落不缺越做越狠

魚

葛原六海門縣人魁梧豪俠以布衣詣　闕下獻鰣魚百尾時　國初法嚴衆爲危之則笑曰爾不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　高皇帝大悅問之曰魚美何如蒲伏前頓首對曰魚美但臣未進不敢嘗耳又大悅　命大臣賜酒食仍選一尾還之曰勞汝勞汝其後歲貢魚九十九尾皆爲

令
闔閭十年有東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
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憇歇令
憇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
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
收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相
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
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
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踊躍夷人一魚不獲

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
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亭之名肪
此吳王回軍會群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
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著
魚是為鯗字今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
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為石首魚
其魚似黃魚而稍大本草和蓴作羹開胃益氣加
鹽暴乾食之名為鯗土人愛重以為益人雖產婦
任婦亦可食炙食之主消瓜成水初出水能鳴夜

視有光頭中有石如碁子又野鴨頭中有石云是
此魚所化
海魚以三四月間散子群擁而來謂之黃魚因其
色也漁人以筒測之其聲如雷初至者為頭一水
勢洶且猛不可捕須讓過二水方下網簇起潑以
淡水即定舉之如山不能盡水族之利無大于此
者益散子既有時必近海多山氣稍暖可倚以育
若在溟渤中無所著如何生得此造化自然之奇
而或謂内水衝出故魚至未必然

漢水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頭斷水因謂之
槎頭鯿宋張敬兒為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
六櫓船置魚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
我郡有此魚以碧浪湖灰色者為上蓋深潛土中
得氣厚其它形相似而色白去之遠矣

冰井魚

臥冰得魚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乃王梅溪大父病
思得鯽方盛暑不易致子釣于井得巨鯽梅溪年
十一親見又奇矣

神魚

金山神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名黑臨大者如山彈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退

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泉涌金魚躍出遂雨

進鮓

湖廣進魚鮓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太監其初止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皆布政司進献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

七年數船止二隻　神廟三十年以進鮓粗惡參布政使程正誼官則又爲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必言矣

雜物

有物如小龜土色雜灰土以居蟠動而步速好居柱礎下或牆壁下鑽軟土上下人畏雞食之生育亦番至冬時穴土取驗之始見三昨散居不加食何物人傳能食白蟻至盡有李帥者經撫州金谿宿饒泉大姓鄒氏堂中地未潔乃遣從者淨掃之方

設榻主人再三戒且告以前物形狀曰吾家新創室屋不意歲被白蟻傷食梁棟內空無如之何有人教以往川中求此物寘于礎下灰土中今數年來白蟻皆盡即棟柱遂遂然了無一蟻存若令人掃地上遇此物幸為保全勿傷之夫能食白蟻必奇物也亦龜類大不盈寸塊然不動能鑽土而出名曰蟻虎

余祖月溪翁云蟋蟀促織叫　宣德皇帝要養宣廟有此好采之江南者蘇太守況鍾被敕索千箇

不許違誤此宣德九年七月事也

沮洳之區素多蚊蝱五六月間舟中蚊蠛不可宿但每至高郵望見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影者相傳呂祖有煉陽卷在泰山之陽或有偃氣驅之故如此恭屢驗云

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採蜜者不與焉王荐將九江速牽晉朔守郡不降有飛蜂附朔車爲漢兵所誅晉陶侃表袁謙爲高凉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蜂蔽川下謙船已而皆不利近則南中黄侍

郎見第十二卷

楊遂菴致政歸一日遊鎮江由□□閘見群蜂擁蜂王出遊過鷙鳥攫蜂王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遂菴瘞焉表其封曰義蜂塚親作文祭之未幾有蜂十餘隊約可數萬繞公廳事首皆內向飛鳴良久始去蓋蜂王之族感而來謝也

蝺蝝即今俗語所謂沿油也一名托胎蟲能制蜈蚣

蚪蚪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蚪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所訴異之下輿步視而蚪蚪皆跳躑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擎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逡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有兩筐適市皆蚪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難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不公罷玉

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張剛人石楚人皆有清名石之子有恒已未進士自淳安調長興蘇人請之調常熟（父原蘇州太守）長興人又爭之得止

物理

麻敗酒蟹敗漆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鵝鶵之脊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風生獸得菖蒲則死鼈得莧則活蜈蚣得蜘蛛滑則腐鴟鴞得桑椹則醉貓得薄荷則醉虎得狗則醉橘得糯則爛芙蓉得油則敗番蕉得鐵則茂金得翡翠則粉犀得人氣則破人食礜石則死蠶食之則不飢魚食巴豆則死鼠食之則肥萱草忘憂合歡蠲忿倉庚已妒鵜鶘治魘索芭治畏金剛石遇羚羊角則碎水怪遇犀則不隱石鼓遇桐材則鳴龍漦遇煙煤則不散

狼倒草以卜虎坼地以筮鸛禹步寫篆印獺祭圓豺祭方蚍蜉向子鵲巢而歲燕伏戊巳蝠伏庚申虎奮衝破倉庚知春分伯勞知夏至度鴞知來猩猩知往狒狒自知死生虎識字角端知四夷之語

象知地之虎䝰槖駝知泉脉之所在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鵲知風之高下鵶鴈知人之邪正鵲鳩向日而飛玄鱧向斗以遊兎恒向月而息鵲死于七夕海鶚見乎上巳鴞鳴𧉋于孟冬短狐上弩于孟夏之朔蜉蝣群死于白露之朝數丸之蟲丸土三百而潮至移風之雞當潮至而輒鳴鳥鳳曉百蟲之音反舌解百鳥之語風貍遇風則行𩤢槖駝遇癘風則埋其鼻鵰將風則踊鼍將雨則鳴鸛將風則啼商羊將雨則起舞鳩暮鳴則雨喬朝鳴則風蛤暈隨潮以數其文獺肝隨月以生葉

食品以鵞爲重故　祖制御史不許食鵞今東南大家以鵞乃發氣之物俱斥不用唐制御史不許食肉

蟹入海至春散子即枯瘠死矣

蚌無牝牡爲雀蛤所化故久者生珠專一于陰也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終

湧幢小品目録卷之三十二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陳三將軍

湖廣興國州南接江西瑞昌縣陳友諒襲其地改爲路封于陳三將軍守之國初平漢其遺孽改姓柯氏與部曲談吳王三家通居與瑞連吩之所子孫蕃衍跋扈不軌劫略占奪逋負錢糧莫敢如何都御史趙賢題請立爲興瑞里擇各姓子可教者教之冥頑自如又議立界首堡以衛官統軍彈壓

狎視如嬰兒嘗劫羅繼萬家極慘毒又劫羅繼淳家殺九人反縛繼淳兄弟獻瑞昌縣謂爲陣獲強盜請賞

諭賊

伍驂安福人景泰中以御史往福建時汀賊方熾公單騎趨上杭詗賊出沒時俘賊婦女械繫苦楚悉縱之一致仕教官耄且病不能從賊獨家居公遻二老卒自隨造其家教官猝見公至拜且泣曰家屬皆爲賊驅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若可召親戚來吾諭之因留宿明日自寨來者十數人公諭以利害仍給以帖來歸者萬餘人乘勢驅兵破其彊梗據寨者鎮守內臣欲上其功公耻之力辭得免還、朝卒

正統中閩寇起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憚莫敢往惟儒士周鑄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行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周不爲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

亾有且設草具周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返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匕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亾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 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殺老人先從賊屢敗乃請降甯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鬭自茂七起事殺伯孫繼逆尤倚仗之周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被

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

縣令討賊

鄱陽劉公祿以進士爲浙之平陽令時礦賊殺吏僭號重兵討之不克公請却兵獨任其責有士民葉光家蓄死士能制賊公抵其家諭之光感激用命遂平之有海寇十七艘將登岸公親禦之挽弓命中殪一人又一矢貫篙工手賊駭遁去而公初未嘗習射也後終工部主事子洵南宮第二人三甲第一

流賊

成化二十一年大盜席英先爲達官指揮使犯法避罪達舍王永者亦殺人亾命以驍勇善射相結行刼于固安霸州諸處從之者役數人一日忽騎馬露刃白晝入京城尋其仇不得去而忿肆錦衣指揮陳璽令正千戶趙承章捕之二人皆無謀率衆遽往旗校二人爲所殺　上怒降承章爲副千戶令璽等戴罪追捕繼又降璽職命指揮同知劉良代領其事論中外懸賞購捕二賊欲走出關不果其黨漸獲勢亦孤乃遁去久之不獲后東廠太監羅祥緝知在河南差千戶王英往跡之二賊匿新鄉縣人唐慶唐恕家慶恕以報寧山衛指揮臧綸知縣王素合兵擒之適陽川王遜嫪亦遣校尉王彪至苦闘就擒檻車械至命廷鞫　上以其罪惡深重非他盜比磔于西市

張茂者文安縣大盜也家有高樓列屋深牆窖室招集亾命劉宸六（即劉）劉寵七（即劉）齊彦名李隆李鋭楊虎朱千戶皆其徒也茂又納賂交通豹房諸近

侍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邇茂結之爲兄因得徧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中嘗侍　上蹵鞠倚是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閒河閒參將袁彪數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吾弟也爾今後好相看無相阨又舉酒屬茂曰袁參將今日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寇河閒彪畏忠不敢誰何旣而都御史甯杲欲擒賊立功有巡捕王簿李姓者承杲意僞作彈琵琶優人入茂

家且知鄉道梟率驍勇者數十人乘其不備入擒之斧折茂股車載以歸餘賊相率至京詣出首遂釋忠與禾成爲之請于　上　上曰必獻銀一萬乃赦之寵宸計無所出潛令楊虎劫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肖署寵宸知事敗乃四散逃去其徒日多叅將桑玉又受其賂不肯盡力以攻嘗相遇于文安村中寵宸匿民家樓上欲自剄玉故緩之有項齊彥名持大刀脅官軍敗衂者數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我矣無恐也寵宸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玉大敗引還時辛未六月也及都御史馬中錫奉命討之中錫家在故城懼賊殘其墳墓乃爲招撫之計嘗與賊會飲于桑園時已有　詔旨劉六等不赦又懸賞格募能擒斬者即與中錫酒中云云宸曰無多言我已知朝廷不赦我我死矣中錫曰無之宸乃出　詔旨于袖中撫劍而去凡京師動靜悉先知之以貂璫爲之奧主也自是數盜横行中原殺人滿野村市爲墟又之太平被亂之慘乃百十年所未有者

蔣恭靖按畿內時劉六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居蔣謀自脫公與巡撫李舫齊議招撫遣固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雖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遂連疏其事乞赦不報會竊上賊劫關管軍器太監張永疑爲劉發軍圍其家敵殺指揮官軍圍解與鄉里慟哭別去禍遂半天下矣右初匿天津王長治指揮家追捕甚急王故錢寧腹心告急于錢遂匿舫齊爲兵部侍郎蔣亦得代去劉始出柙不可制

令人能說劉六事而蔣公在事初末之及

正德七年磔反賊趙鐩等于市鐩即趙風子少爲文安學生每大言自負楊虎劉惠等作亂鐩與其弟鐇鎬以五百人從之于河間虎死立惠爲首惠即劉三也僭號奉天征討大元帥鐩改名懷忠稱副元帥有陳翰者常從計畫稱侍謀長史又僞授其黨以都督指揮等官分爲二十八營統衆至十三萬分掠州縣鐩說惠盡返虎所爲禁焚掠屠戮嘗附奏言舉奸在朝濁亂海內以古所聞未有不

亾者請梟群奸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群奸屢攻南陽不克獲舞陽僧德靜者詐指為唐王宮人所生置諸營中欲資以為名號又攻泌陽欲執焦芳致之芳走匿乃毀其居掘其先墓而去鐩每歎曰恨不得為天下誅此賊及兵敗鐩輸與前後所獲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以剝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 祖訓有禁 上不聽尋以皮製鞍韉 上每騎乘出入

劉六等攻河南西平知縣王佐使義民賈得山督城中兵禦之得山驍勇戰三日夜殺賊數百人會城陷得山與佐俱沒于賊一門遇害者三十七人嘉靖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贈本縣主簿仍從祀

王佐祠

劉六過趙州有炊兒年十八九歲與母妹同居賊三人至其家欲犯其妹炊兒怒乘不備提刀盡殺之

振武兵變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營曰振武三十九年庚申二月二十五日殺侍郎黃懋官懋官福建晉江人鄉舉時夢千餘人持梃相向官府尹以嚴辦稱改前官署中多聚蜂結巢甚盛謂為吉徵變之前數月遍體皆栗寫一神牌祈禳無故自焚家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徐徐引去曰是我家先人也卒不察是何祥既以苛刻失衆心有數十卒鬨于院門親戚多請自便不聽然內懼出其眷屬匿撫臺署中而竊以帖邀內嚴何穀督府徐

鵬舉李廷竹大司馬張鏊少司馬李遂至懋官出迎諸卒隨入懋官以金帛布地餌之不退益大桀殺等皇恐將往估計廳俟變而懋官自後踰垣體魁壯不能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抵一民家羅姓者口出語不可辨但曰馬石渚方員外誤我馬為前尚書坤方則名攸躋贊其事者第中切掠一空載其故妻之柩跡懋官得其處時殺鵬舉等亦至懋官牽鵬舉衣呼諸卒為爺曰發廩發廩鵬舉稍諭止之罵曰草包何為張鏊呼曰幸

爲我貫慭官不聽數卒翻屋上木飛瓦及鵬舉冠
乃各棄去曰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
舍一侍者手撥之乃脫卒持梃亂下其家僮臥腹
上受捶無數面決眼突挺及慭官身一卒持銃擊
腦後垂死拽至大中橋以繩裸懸坊上紐不解結
每一縣輒擲下初猶作呻吟聲數擲絕矣劉世延
後噴其屍瘞而歸之

鄖陽兵變

萬曆十五年李見羅材撫鄖陽改參將公署爲書
院十月初三起工是日參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
春繼之會于離城六十里之遼河鋪方有忿言米
數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
鶴等鼓譟而入毀學牌搶掠圍逼軍門凡諸不便
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銀四千二百
兩充賞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飛柬速之又次
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任釋戎服晉見仍
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仍
仍收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閱操行賞啃官傷

世華云乘此月賞近千坊廂米佯怒而心是之即
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惟寧入城一見米即云各官兵將推汝爲主帥米
大怒擁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
是反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應
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殺梅林王所事得定而訛
言閧數年不息

黃梅盜

萬曆十六年三月黃梅賊首梅堂詹三漢劉汝國
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
參永李家搶掠事聞撫按衙州守徐希明慮左右
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潘家者托以擒盜家設計
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古坪嶺擒堂父子并獲劉
汝國之妻具知各盜踪跡次年正月燒竹前驛往
來長溪山三郎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殺
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作賢家近二百人楚撫
約南撫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竹麻尖
被收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

而遇獲陳策屍身中二鎗蹁旬餘面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吽賊先兆

吽拜未反前一年有雀集拜之左肩旋右繞者三匝凌雲而翔拜喜曰煙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學夏軍亂衆欲推拜父子拜因其日乃先歲雀翔之日也遂從之據城稱王抗官軍未幾敗滅凡自來帝王眞正成事者必有奇應草竊者亦必有異如吳賊所見乃天奪其魄而送之死也

盜儆訛傳

嘉靖末倭虜交儆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處盜賊蜂起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府沒于黃河于是林慮縣有賊聚且數千雎州亦有賊百餘突犯南關比知前言非實乃始解散當時景象如此危矣危矣

妖人物

宋紹熙時河南邳徐間多妖民惑衆而陳靖寶者爲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錢達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我識陳靖寶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於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斯須顧蔡厲聲一喝蔡爲席捲起騰入雲霄迴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於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爲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而靖寶竟亾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韓佽在桂州時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嘗行野

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書數卷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匹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滿下小銅佛大如麥不可勝數是年韓卒

唐元和三年兗超元隱居華山羅敷水南冬夜有一女子來容色絕代謂超元曰妾南塚妖狐也學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從凡例祈君

活之耳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於伍坊箭下來晚獵徒過者宜備酒食待之彼必問所欲郎云親愛有疾思一獵狐因山東素與党曰得妾之屍請夜送舊穴乃拜泣而去至明觜東素以市酒食爲待賓之具其夕果有伍坊獵騎十人來求宿遂厚遇之十人問所欲超元如前云云乃許諾而去南行百餘步有狐突走遶大塚走作圍圍之〻箭而斃持與超元超元奉之玨素既去超元洗其血臥於寢牀覆以衣衾至夜分潛送穴中以土封

之後七日女子復來泣謝因致藥金五十斤再拜而去且曰金烏未分青雲出塚上妾去之候也超元明旋專視如前云云後胡客酬金價每兩四十緡

會稽有物方長如一尺肩飛空中映日作金色數鷹逐逐之時繫獄者名劉朝忠見之祝曰如祥也則墮此已而漸近果墮獄中則炭之草席也禁卒持白於官知縣古文炳命祝瘞之

汪直立西廠之日妖狐出見朝房傾倒貽士林之禍甚烈後雖廢逐南京至弘治十四年尚存營謀復用　孝宗憐而許之與王越同召噫惡根之難斷如此

成化中山西崞縣民王良學佛法於彌陀寺僧李金華見人輒爲奸言勸諭之忻州民李鉞聞而悅之願爲弟子所談皆虛幻事從之者至數百人遂謀不軌相與言曰吾佛法既爲人信服由是而取天下亦不難但邊兵密邇慮或相撓阻若遇韃虜通謀令其犯邊因與官軍山架乘間而起事可濟

也於是良與鉞撰妖言數十篇謂皆夢中佛所授者衆皆跪拜爭覩良曰干戈炒不得水不得了有一人能曰水居北方韃虜是也必韃虜犯邊方能了事良即撰表欲上遞北小王子請犯邊當爲內應令何志海等四人馳馬負表具旗號器械以行至朔州胡汎莊失道爲守墩者所獲良等知事敗即集衆欲攻墩縣遞巡撫翟瑄等遣兵剿捕良等率五百人奔定襄縣洪泉寨山間嘯聚剽掠州縣官招撫之不服乃督民兵入山攻之會大霧賊不

爲備兵至倉卒不能敵皆奔竄獲艮於五峯山搜各山獲百二十三人及妖書器械衣服馬匹頗多瑄會太監劉政及叅將王昇御史吳裕等遣人械艮等五十四人至京師命法司會官廷鞫得其情悉斬之瑄政等各賜勑奬勵于是右都李秉等奏錦衣衛鎮撫司累問妖言罪人所追妖書圖本舉皆妄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鄉民咸知此等書籍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其書

有番天揭地搜神紀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天定世繡瑩關九龍戰江神圖天宮知賢變迁神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達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晶珠經金鎖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七返纂天經八寶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曆劉太保泄漏天機伍公經奪天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天記緊關周天烈火圖玉盆經換天圖飛曆神工九轉玉甕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天神珠通玄濟世鸞鳶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滚雲裘銀城論顯明曆金璋紫綬經玉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天無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金曆地經奪天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曆七傘金華蓋水鑑書照賢金靈鏡經銖砂符式坐朝記普濟定天經周天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金輪經智鎖天關書惑天迷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三世陽曆玄元寶玉鏡傘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曆彌勒頌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

等經龍女引道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首妙經玉賢鏡透天關盡天曆玄娘聖母親書太上玄元寶鏡降妖斷怪伍家經金光妙品奪日金燈紅塵三略照天鏡九關番天揭地神圖金鋒都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紫金船銀城圖樣龍鳳勘合

李了龍本侯姓名得權係定易州民幼名立住兒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遊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汀朝推其命後當極貴又遇道人田

道鄭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
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
盤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眞
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推其命若
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以與朝所言符信之又
遇道士方守眞者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
道仙有僞劄章勘合幷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
崔宏長隨鄭忠王鎧常浩左少監宋亮右副使穆
敬得權乃得夤緣出入內府石忠等皆爲所誑敬

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
石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稱
有貴相乃傳於亮等日久情稔往還各遺以鞍馬
服用等物石骨報織染局內官韋寒設饌每得入
內府石忠稱爲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爲禮勢日張
大爲錦衣官校所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
出衛門忽報曰韋寒死矣鞫實得權及道仙廣石
皆伏誅餘黨俱發充軍已而都給事中雷澤等言
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幷有

餘辜乃止將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
俱獲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
之法乞追究悉誅之　上以事旣行不聽兵部言
錦衣官校孫賢等俱都指揮李彬提督能捕獲妖
賊例應陞賞詔命陞彬俸一級賞白銀十兩綵段
二表裏賢等各陞二級同時有陳廣平山東濟寧
州民假以黃冠私習兵法遍歷秦汴楚蜀間僞爲
星象陣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
爲都督府都事十馬翀誘獲之執至京下都察院

獄鞫之恐有隱匿奏請差官勘實　上命太監汪
直錦衣指揮陳曐會南京守備內外官拘事干證
佐者械至京幷鞫得其姦惡罪狀坐死以上皆成
化年間事也時方士業已用事故妖書盛行
成化十七年有妖見于晉府寧河王宮中或爲神
像或爲王侯需索酒食時時舉火將焚宮羅拜求
請妖叱嗟甚震且曰還我故地至明年冬夜火大
發居第冠服器用皆盡妖亦隨絕
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美艷正德初嘗與選入

內既而罷歸耻不肯適人數感夢謂必有䕶典者
來聘乃許其人貴不可言一遊僧出入智家知其
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鋹挾妖術因潛易姓名且賂
僧使謂智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明日鋹至
問其姓名與夢協智家備呼羅拜之即妻以滿堂
鋹乃出妖書轉相煽惑鄉民神其夢從之者日益
衆鋹恐事覺携滿堂遁山東嶧縣儒生濟保道孫
爵策杖從之時稱臣王鋹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
往來牛蘭神仙二山久之鋹爲蘄城人所獲并得

其妖書撫按官以聞詔釋其詿從者鋹及儒道爵
皆斬于市滿堂有　中旨特令全之乃送浣衣局
尋入侍豹房上晏駕始復出云

嘉靖初年乾州有狂人樊仲者多貲而誕方士集
其門諛曰當大貴于是傳播遠近集無賴子部署
又以符水法惑之隣州結者近萬人乙酉秋寇乾
州遠近震動立營鐵爐庵候諸部並發不至蓋皆
爲隣縣及土人所擒而逸者又二日于敖等兵至
悉縛斬之

妖僧行果者術能使人出神而成仙郎中劉景寅
其員外吳維新雅信之其法扃室守以童子景寅
得所指授瞑甚有盈寸小人自口出歌如蠅聲語
劉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見而駭呼小人忽亡劉
遂偃仆得病而卒維新故折足行之亦瞑忽絶呼
入仙至矣起步趨若不跛者俄躍空中語曰將採
孤行龍髓續爾筋將家中有帷朋作犬登竈學兒
反接啼會行果至維新罵曰汝刳任氏二稚爲幻
將訴殺汝矣果驚走維新亦病悸未幾卒兩家亦
月衰

嘉靖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園造妖言惑衆
入京師千戶陳贇家僞授贇安國公殺其庶祖母
劉善秀及欲舉首人曾廣以滅口東廠捕獲併贇
與伏誅仍命行保甲法榜諭中外禁止

四十三年京中白蓮教有逆謀其黨執僞告身二
卷省糧藥一包首之首撿徐存齋問之兵部楊虞
坡以兵往北人皆奉此教傳有飛刀飛鎗之法無
敢前者徐之家人與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縛

四十五年馬道人爲妖遠近大鬨各戶多縣鏡籬鏡籬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

萬曆庚辰年余館于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外洶洶人聲如捕賊者稍寘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狀大呼擊撞主人懼以小舟遁去余步增外火光四合焰在樹端與人聲震動天地漸漸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知妖術不爲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滸中亦嘗蓋廣袤且百里矣此妖術所爲捕兵遇一舟有人方剪紙人馬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雷峯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嘉靖時塔煙搏羊角而上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蚊耳隆慶庚午孟夏流福溝甃石忽動掀起見鼈如大車輪紅白色蝕頭而三尾作馬鳴屠者果懸肉鉤曳投市魚箭中擊之鋸牙齧人市衆聚觀竟日惡妨其業磔焉胡孝廉文憲竹園在金沙灘門東有三足蟾氣沖人輒死一日園丁報蟾出從廂窺之皂色如甖瓮張口如丹漆盤盂紅光盈尺金目爍爍與龍舌嗤曳錬之猴潚覺衢遮道之蟒併蟾爲三害地不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廁者中其氣立死膚色如蝦有方士捕得蟾如三斗甕籠之月下吐光接月一日忽殰氣不可近倏失之巫迎邑神周宣靈王必先見翠蟾三足如芝每躍入神袍袖而沒或曰此月路也

黄鶴樓雄峙武昌萬曆丁酉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黄鶴之磯民淘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攸傷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除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巡蛇大鬨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壞全楚如虎傅翼擇人而食爲捶死及逼死者不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擾金之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

潮州城西有潮山上多怪石民歲羅忠宣德間知

府王源命除之至下果獲石骷髏復掘丈餘又得石刻回風二字先是郡有挽回淳風之謠今果應之源字啓澤福建龍溪人進士

揚州掘港場沙中露一船桅幾二丈許相傳爲大業中征遼所遺每陰雨輒聞其下有鼓吹聲萬曆丁酉守備翟紹先命軍士發之甫幾及船驟雨如注旋爲土塞已再發又再塞翟懼而止近爲雷擊其桅粉碎鼓吹聲亦漸稀又李新泰有莊在立發河近歲莊戶濬河深三尺許得一船艙甚大隨掘隨陷入土船形製特異其長未可竟也衆共駭異下土實之不復敢窺

江西人最喜溺女民有連生四女者皆溺之瘞於寢室最後溺一女瘞已月餘忽見女手出地上疑爲貓犬所發以土覆之次日兩手皆見又深瘞之次日兩手兩足皆見乃惟而焚焉近丙辰冬龍游河南民婦有產得巨虺者蟠踞屋棟一晝夜猶連聲呼媽媽索乳徑投母懷母驚而殞虺亦自斃旁人訊之則此婦先產七女皆溺死巨虺之報宜其及巳

假番物

成化中京城外有軍民葉玘靳鸞等與番僧謀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爲葛巴剌椀并數珠假以爲西番所產競市之獻中官因轉世妙法得利甚厚前後所發墓無算至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曰律載發墓其罪皆死況此輩取人髑髏市於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宜即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丐販

弘治中山陝人孫騰霄等三十人三五爲群道遇丐者以衣食誘之爲傭隨其所至令守舍給炊爨騰霄等遊行市間視有富商巨家輒持貨與之貿易論直高下則以言激其怒相毆罵隨號咷而去夜則殺丐者舁至其門舉哭之揚言欲訟于官其人懼出財物求解乃復舁去焚之名曰販苦腦子前後殺數十人事聞　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

爲貨殖姦巧横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雖輕貸其
爲首者夌遲處死爲從者斬並梟首示衆仍榜諭
天下知之
近日浙西丐子寄爲羣散各處抱人幼女逸夫别
其眼令行乞于市日責錢若干夜則行淫積財甚
富事發捕治有一人利而居間衆大鬨丐者適械
過市衆揮殺之乃散
長至警報
萬曆丙午冬余爲南司業長至當詣　孝陵上香

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　陵
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閤城洶懼
余往聚寶門報渴所親從者皆無人色往返三十
里並不見街市一人次日云已擒得四十九人付
應天獄矣爲首者劉天敘斷指挑䏶筋内外守備
會鞫促桀者七人餘皆斬奏聞一得　旨不時取
決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絶且三日矣
細訪之天敘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挖一小佛像歷
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襪之類至南京妄言
有法術能晝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
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
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攜與俱去行淫如是而
已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
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者數四軍
逼之愈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
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過何暇試
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卽告之操江
豐城侯李某李遣人告之内守備太監邢隆外守

備撫寧侯朱某尚書參贊孫某俱會守備府旣内
懼且色動幷告者執之擬以爲功豐城侯忿甚來
爭拒不納更罔跡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假頃間
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實天敘等數人皆
庯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踏麪人也漸有
覺者藉藉耦語時丁敬宇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
刑部大理事知其詳旣得　旨下法司則丁爲政
守備參贊盛氣來言謀逆大獄不可縱丁素和煦
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姚行之曰某不

才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緘其詞致之叅贊乃敗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叙已亥如法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霪雨枷大中楷不一夕巳有死者沙壅其屍俟滿日方埋丁間亟往視召錦衣若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以鬼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此等事必殃及子孫亟捨席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十七人者皆得免時余巳轉諭德自家北上抵滁告歸寄過南中宿售署親得其事私記如此

方士

憲宗信用方士李孜省等　世宗信方士陶典真等故一時妖黨最盛所在見告訐　宮禁中亦不得安靜說者謂方士能役鬼并挾五雷法取信人主且惑人耳目也一時氣運如此英明之主且落其中傾府庫甘爲之役何況其他因思我　太祖信佛歸併寺院雖微名僧建醮追薦而終不殉其說別為崇重　文皇亦如之惟待法王稍過然旋即送歸撤其殿而于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則因默祐之功竭兩朝物力表其巔至今奔走四海似是天開地闢大聖人因而成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至我　神宗皇帝與　兩皇太后各于城外建寺頒經督以內臣又開經廠頒賜諸名山殆遍遣去僧人使人俱另給路費不由驛遞達和尚駐城外三年雖　御劄親問答有　御汗一點爲萬世津梁之語然終不大加賞賜又百計欲開戒壇中貴人日夕慫慂竟不許而所謂張真人者其術益衰入朝建醮只了進香故事獨持大柄享國長久聖謨深遠矣

僧道之妖

家居以來惟平日父老相識者來扣始一見餘無至者至亦不見僧道亦如之然此輩浸淫日盛蹤跡詭秘只據所聞僧某來自江北領其徒二十餘人所至傾動自縉紳以下無不納交即富翁恭稱

慳吝者亦迎至其家謂之供養於贈甚厚僧有閑
閱一二年者亦潜出謁見凡見者勿論男女大小
皆有所獻多者始得其解願一言執筆作數字餘
頓之而已凡收數千金歸此僧妖也一道士來自
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博衣大
帶亦領二十餘徒至門傳呼禹步而入入即危坐
茶至含而四噀顧盼若有所見若有所指揮張跿
甚盛次日延入令病人東首臥仗劍遶數處下橛
加釘議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爲謝其家疑懼而
止此道妖也

妖黨

近年妖徒以余所見庚子年有徐州趙古元一事
余同年郭一陽光復以叅政飭兵請於總督調淮
兵三千廣發總督則余師劉晉川先生東星也謂
凡四十日深以爲非郭閉門求歸而撤軍之牌遽
下余典閩試還京適在署中郭見牌恚甚問計余
曰將隱忍守此官乎抑權宜稍全憲臣體貌也總
之一去要去得有些氣概耳郭曰爲我籌之曰非
徒譁之且將爲君斷之命停牌毋發亟出視事諭
將士已申文撤軍東裝待命至第三日郭曰將久
且奈何余曰未也至第四日之夕余曰可矣下令
明日具威儀巡城各廟拈香告慶抵戲馬臺讌賞
方始懸牌上下帖然余至濟寧劉師已知狀迎問
曰子乃爲郭叅政畫師耶總督牌可擅停且抹改
曰子否余曰事有之郭叅政初欲擊碎此牌掛冠
單騎出城去幸門生勸解乃得止且此等舉動吾
師實性急失體寧本道請兵已許已行且久駐而

不使之請撤徑自下牌者乎上下不和生出是非
如何幹事師冁且拊曰子可謂秀才進步者矣郭
亦竟解官歸後起原秩爲左轄改撫遼東勞瘁沒
于任可惜至癸卯妖書事發若從歸德之言星星
之火勺水可滅乃震驚、宮府擾動朝野以一無
賴子嗾生光債抵眞是可笑此際月月報內庫進
奉之銀時時允內臣叅劾之奏　宗室殺巡撫刑
戮于湯沐之鄉半相被惡辟題逐于端門之下大
水幾壓都城大討幾于留用則祟乃移之　朝廷

矣然猶曰乾綱獨擅未盡下移也丙辰以後一切縱横都不恐亡而祟乃自上及下自大及小遍移于山林然則今之在在蠢動以妖變告者誰定積之階之也古云妖由人興此語到今其很最遠其禍最大最烈者人心上妖孽不除反使之美唇舌逞干矛而欲禁其末流必不可得

吳建

甌寧吳建之亂初亦以幻術誘衆妄言世界將更令人照水見出富貴冠服動其心人皆信之久之徒衆益多遂欲于謝屯舉事施甌兩秀才發之建寧道行府捕焉或爲之請曰此齊徒耳何能爲遂釋不問建乃益聚衆恨兩生欲殺之兩生逃之順昌則跡之順昌順昌戒嚴當事者不得已遣甌令諭散建衆建以客禮見謂令曰汝是好官姑出不然吾衆不可犯也令與從者皆失魄去建遂欲焚某村村有爲巡檢者多智遣人謂建焚村無益幸聽吾言緩而兵我醵諸富人得數千金以犒是實利也且使各村聞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許之

巡檢陰集鄉兵以待是時官府方發兵捕建兵覘建不敢前會江西有俠者詐以五十人投建說建曰公衆未練未可用吾爲公練則分調其衆于他所乘間縊殺建而跳身走建死衆亂巡檢鄉兵適至鬨殺之投溪水幾盡其脫者又殲于順昌建禍始息巡檢超三級俠竟逃其名去莫知爲誰或曰建濟樞黨也其衆與殲有脫而竄藏山海間者今福寧之泰寧興化之某所連江之徐臺長樂之種坂往往有奉温州教主其咒詛君父有非臣子所忍聞者種發馬全十實行其教浸于閩之壽昌偕而奉之者鄭七也其幻術與建類令人盡賣其產業以供衆曰亂且至彼蚩蚩者業皆汝業也其人祀祖先神祇以預絶其心惟祀教主號曰無爲皈夜則聚男女于密室息燭而坐不知其所爲至有誤認襟服者子恥其身見苦其弟赤沙李氏之門尤甚許七妻李氏女也初從其教見其弟婦兄弟之女淫穢恥之吐其事或曰吳建初教亦不如是全十曾謂人吾教初有小難後乃大福今年三月

有大船迎汝去也逛則八月其衆日夜望不至地方首之開捕笑曰我且縛而去籍而歸耳指其傍人曰汝他日跪求我救我不汝救也居獄中獄中人又信之謂其衆曰今難已過無慮益自投死地如此大約太平已久人情愈僞千態萬狀劫運承之聖人亦救不得

除妖

文中子云止謗莫若自修息爭莫若無辯此二句可與諸葛武侯寧靜淡泊句並傳一則立身之法一則處世之法即尼父聞之亦當首肯益皆深予易道就中體貼出來余謂守此四句天下無難事無變事惟妖黨盛行當用何法除之兵刑二字自不可已其他正人心厚風俗等語又迂遠非救病急法余謂莫要于擇守令守令得人協以紳士之賢者一切鎮以安靜狀勿輕准詞勿輕罰民間自然寧帖即有妖人密密訪而驅之又甚者摘而捦之亦非難事况人心不甚相遠彼見上官如此鄉士大夫又如此即有不肖之心自然潛消嘿奪古言得良二千石一人可當精兵三萬良縣官一人可當精兵三千意正如此余謂良縣官一人可當精兵十萬紳士互相砥礪亦在在之干城也

小匡

余服日行曠野不覺十餘里忽丈執陸吶齋翁招小舟至同入古廟中翁素諱嘿不輕發一語忽謂及地方妖興事慨曰司成公即隱尚喜論事試問今爲有司官者當用何術可以致治潛消此變余舉數端皆笑不盡謂然翁曰大道爲公四字全不可見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僅可做得余悚然問狀翁曰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黠猾領袖無賴于開賭博張騙局借道念佛則挨入司香火社飾出會則吝身醵金錢甚至販鹽窩賭與訛造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爲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興訛可疑之人因而附麗凶爲民害猾釀亂端若有司官于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錮于獄從中時加撫操開以生路勿攻其家勿牽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

于吾掌股上而又來即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顧重自然震慴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解處瓣一二人矣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與發遣根株未除猶自頓熄地方便帖然有數年安靜總計前後五六年間一任官下下過去再無意外之徹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臣而何余曰此言極備當極新後抑自悟中樹來乎從讀書中得來乎曰天下亦那一件書中不有那一件不自書中悟得既讀矣又有遇有不遇遇矣既得另有一番作用一番精神且凡所讀[illegible]待時命方謂野人之語可以[illegible]乃又有[illegible]之耳謂爾余有所中傷爾復對余一[illegible]得之乃得解要之一日小臣即一日太平一家小臣即一家太平一方小臣即一方太平推之天下皆然寧論大小耶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二終

湧幢小品三十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朱國楨撰國楨有大政記已著錄是書襍記見聞亦間有考證其是非不甚失真在明季說部之中猶爲質實而貪多務得使蕪穢汩沒其菁英轉有沙中金屑之憾初名曰希洪蓋欲仿容齋隨筆也既而自知其不類乃改今名其曰湧幢者國楨嘗構木爲亭六角如石幢其製畧如穹廬可以擇地而移隨意而張忽如湧出故以爲名云